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十四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3輯，雜史 / 周斌，孫錦泉，粟品孝主編 — 上海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4

ISBN 978-7-313-11956-8

Ⅰ. ①日… Ⅱ. ①周… ②孫… ③粟… Ⅲ. 日本一歷史一史籍一叢刊②日本一歷史一雜史 Ⅳ. ①K313-5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4)第 199077 號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雜史

主　編　周　斌　孫錦泉　粟品孝

副主編　陳小法　尤　佳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　北京人天書店有限公司經銷

(上海市番禺路 951 號 郵政編碼 200030)

電話:64071208　出版人:韓建民

北京中獻拓方科技發展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889mm×1194mm 1/16

印張:946　字數:18920 千字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13-11956-8/K

定價:23800.00 圓(全二十八冊)

統　　籌　陳建華　施　維　劉邦權

責任編輯　陳建華　劉邦權

裝幀設計　陳燕静

第三輯目録

第一册目録（總第62册）

雜史

佛教

第二册目録（總第63册）

第三册目録（總第64册）

第四册目録（總第65册）

第五册目録（總第66册）

第六册目録（總第67册）

第七册目録（總第68册）

神道

第八册目録（總第69册）

雜紀

第九册目録（總第70册）

第十册目録（總第71册）

第十一册目録（總第72册）

第十二册目録（總第73册）

第十三册目録（總第74册）

第十四册目録（總第75册）

第十五册目録（總第76册）

第十六冊目録（總第77冊）

第十七冊目録（總第78冊）

第十八册目録（總第79册）

第十九册目録（總第80册）

第二十册目録（總第81册）

第二十一冊目録（總第82冊）

第二十二冊目録（總第83冊）

第二十三冊目録（總第84冊）

第二十四冊目録（總第85冊）

外史

第十四册目錄（總第75册）

十三日、天晴、法印被來談、
十四日、天晴、入夜桂月淸明、俄大雨如注、須臾天晴、東南雲晴(暗イ)、
十五日、天晴、入夜參院、深更名謁退出、月蒼然、少將自内出、語云、十九日高陽院殿行幸、翠日御逗留、夕可還御、其間警固云々、入夜宗宣催賀茂臨時祭舞人、(十二月十三日、)即令領状、
十六日、天晴、月蝕、(非時云云、)仁和寺僧都過談、未時參岡崎、令出給了、謁女房、(経家卿女、)退歸、今日有賣螺鈿野劒、美麗、予年來所持蒔繪野劒相具他物等買取之、以當用物替遷延用物、可謂狂氣、但隨小男所好也、
十七日、天晴、行九條、參左大臣殿、夕歸參院、(番、)深更名謁退出、明後日行幸、依上皇御衰日、沙汰出來不定云々、
十八日、天晴、依有御消息參大納言殿、終日申承大嘗會事、昏黑退出、明日行幸之儀、改如前岡崎殿、御方違云々、

十九日、朝後陰、時雨間降、夜前小除目云々、雜任等、兵部權少輔平範資、宗嗣辭退歟、黄昏相具少將參内、(行幸装束、)於鬼間謁女房、(刑部、)後在小板敷邊、光家參七瀬使(御衣為指合御修法等所、不足員數取替間入夜云々、)相待歸參、資隆下﨟早參、取中御門近衞御撫物向了、太不當、雖觸無謂由、行事家光幼少不知由陳之、何樣可仕乎由、來示次第尤不當、向後難堪、尤可愁申、然而依如此事、日忘出之儀猶非公平、只示向後事可勘由示含了、供奉人等參入之後、僅取御撫物回河原云々、凌遲驚耳目者也、如此雜務、惣無知行人歟、源大納言參入、被行召仰、(頭中將通方朝臣、)少時出御、右將渡、雅清、清親、時賢、敦通、實經、親平、公卿列立、通光、師經、忠房、雅親、忠信、實宣、賴平、實氏、公賴、清長卿、下官、公氏朝臣、關司奏、顯平鈴奏、寄御輿、左將公俊、通時、家兼、定親朝臣、爲家、親通、賴平卿開蹕入御劒、(先旨兩三位前行、御劒之間予前行、)臣騎馬之間、内大臣殿令參給、於三條辻令騎馬給、入御岡崎殿之儀如例、無版位、(不得心、)有奏、雅清朝臣問名謁、良久内大臣殿觸所勞由女房令退

出給、御共無人、予奉送、褰御車簾、不可然由御命、還入、少時向例小家、與阿闍梨閑談之間、少將無題歌二首可被進由示送、難堪事也、構書進之間、曉鐘已報、即歸參、無程出御、所殘公卿只三人、忠信、實氏卿許也、近將公俊退出之外不出、實氏卿役劔璽、予前行騎馬、自法勝寺北雨漸降、取笠了、（不待宣旨前行者近例也、）入御三條殿如例、甚雨之儀立不徹雨皮、寄御輿、頭將退出之間、通時賜笠、隨身副中門廊檻立溜下、（太不審、留者取笠立砌、自砌可進來、退出者入中門更可來歟、）少納言立中門扉東奏、（無聲、）其所不知可否奏了由、予示通時朝臣之間、自溜內過來問之、三人名謁了退出、爲家云、名謁儀如何、予答不可然由、於途中源兄弟奉仕雨、雖無別替目、太未練遲々云々、又張莚不著針、仍風吹無便宜、其間太無骨、通方朝臣頻除云々、但通時朝臣終始持鞭奉仕之云々、今夜少將家兼朝臣語云、今度御禊點地依奉行宗宣譴責勸仕勅使長官次官已下著跪座供奉諸司著了後勅使著座、（對次官左中辨座、長官藤中納言橫座、）豫居饗、但無勸盃、又不著召、陰陽寮等次第事了、上卿目勅使・勅使起座進寄・先例有差席、其上敷疊、仍存徒跣儀之間、今度只河原石上敷疊之間、雖無便宜猶徒跣・進寄跪取笏（插笏也、圓座也、）退出、令持隨身參內、（八車、）付女房進之、（宮自閑所申出返之也、去年宗經中將不申出宮失了云々、）雖非殊有識、依所語記之、建久通具卿勤之云々、

廿日、天晴、依窮屈終日平臥、女子退出、即歸參、常被召仕由語之、爲奉公本意、

廿一日、天晴、藏人少輔資賴來門外、與少將同乘參內云々、此次云、明後日（廿三日、）行幸高陽院殿之由俄被仰下云々、今朝木工親長重催七條院御棧敷御幸、已及三度、御懇之由云々、此等事且爲相尋女房、未時許參院、人々云、十一月中他所行幸可憚乎之由忽有沙汰、被問人々、近衛入道殿下此條如何由（事次乎、）被仰給、仍被問菩提院禪閤、誠可憚乎、但可被問人之由申給、仍被問三公、左右相府有先例・何事乎之由被申、內府雖有先例・其事不爲吉例、今月宜乎由令申給、叡慮頗在來月、夜前事不切、今夜猶有御案、忽可爲明後日云々、已被仰下

了、但還御廿五日直可御大內云々、此條召仰、被仰裝路、而廿三日被仰院御所出、廿五日無音御大內之條又如何、內侍所又非裝路渡御、此等事先例辨沙汰等未聞分、今日臨時祭定、右頭遠忌、（著直衣雖參此院不參內云々、）催左頭申障、五位藏人雖有勤御之例、是頭指障憚咋事也、猶可責之由被仰云々、使消信朝臣之外不可催他人由被仰、舞人已仙狀、（隆俊、成實、雅具、爲家、資宗、資俊、實仲、今一人忘却、）今日俄御幸七條院云々、廻北面出御之間、列居之後退出、御棧敷騎馬事、申入無術由、可催高通由有御氣色云々、爲悅、今夜承明門院令渡春日殿給云々、向大納言亭、實信賴相伴、閑談之後昏歸廬、少將來云、經通朝臣書定文了、行幸事猶不慥聞分云々、

廿二日、天晴、不出行、入夜侍從光家來、秋後不見來、極爲奇、

廿三日、天晴、黃昏參內、（少將先是參入、）秉燭以後、左大將殿令參給、良久漸々參集、隆衡卿行召仰云々、次出御、右將渡、家信、家嗣、時賢朝臣、實經、親平、公卿列立、內大臣殿、（不踏中門橋、自其北經樹北令進給、）師經、隆衡、雅親、忠信、光親、有雅、範朝、公賴、家衡卿、（踏橋、）下官、（經橋北、）顯俊朝臣、闇司奏、少納言顯平奏、寄御輿、左將公俊、通時、家兼朝臣、爲家、親通、先是左頭語云、今夜無公卿將、近日無博陸出仕、仍於彼御所雖可取御劍、上﨟猶可候御後由存之、仍右頭取御劍、非職上﨟可取璽歟、將地下者憚歟、予云、於地下者勿論也、自余之儀尤可然歟、又云、右頭未役劍璽、仍御所出御、有所望氣、仍讓之了、先入御劍之間、顯俊朝臣予等、次第前行、右衛門權佐成長雖在門南、適引陣、人々馬倫引懸各競乘之間、於事有恐怖云々、又不去之遂乘了、尤忘禮歟、三條東行、洞院北行、大炊御門西行、入高陽院殿東門、列立殿上屏南、左大將殿令入御之間、予座地、立定給、又立、師經卿離別進立庭中、（去中門二許丈、向東立小揖、）入中門奏之、還出進立本所、目左大將殿復列、次入御、御輿過御之間、磬折如例、御輿可奉舁廻歟、而直入御中門、今更又奉退舁廻、中門內地上東向奉安、次將今夜左北右南列居不可然、爲家

在此中、被引傍外歟、尤爲奇、左大將殿入內、御輿坤方御座云々、安御輿之間、公卿皆座地、入御訖各立、不見入御儀、賴平卿參會門邊、定取御劍歟、大將殿即令退出給、予廻北面、數刻待名謁、山月東昇、適事了即退出、

廿四日、天晴、午時許束帶、無文帶、蒔繪劍、相具少將直衣、從緌、帶野劍、參高陽院殿、於春日面眞築垣之外町、四午時許、下車參入、於東中門廊邊令帶弓箭、雖無殊事自然日暮、申時許於東面御所有御對面云々、博陸此間退出給、家兼朝臣直衣、弓箭在御共、少時自馬場殿密々出御、御覽御禊地云々、此間退出、今日參人人、九條大納言殿、直衣、藤大納言、同、參、通帥別當、從緌、不帶物具劍等、光親卿、皆直衣、家衡卿、束帶、經通朝臣、束帶、野劍、懸緒、老懸、不帶弓箭、通方朝臣、直衣弓箭、中將家嗣朝臣、紫浮文指貫、直衣、弓箭、少將親通、直衣、弓箭、五位藏人三人、束帶、實信朝臣經脫字アラン等、束帶、宗行朝臣、衣冠下車如日來陣、自余不見及、予參中宮、謁女房、秉燭之程退出、今日女房可參五節由俄有二品命、爲示合其事、祖母老者可參謁之由被命云々、仍入夜參入、此事兼不存、猶貧經營重疊失計略者也、難堪云々、女房晴出仕、旁人之費也、又非身光華、太無益歟、

廿五日、天晴、重服房來談、夜前上洛云々、自昨日咳病之氣太惱、少將午時參內、如昨日、夕退出、秉燭之程相具少將參內之間、人々云、今夜可有御見物、兼告此由、頗可令刷之由有沙汰云々、各周章返進、雜色令著尋常裝束、其外事忽難直、人々漸參集、御裝束了、又御對面云云、此間見出御方、寢殿南庇東面妻戶以東、經透渡殿東對南廣庇中門廊、悉有指筵、其上敷絹、猶自中門可御御輿云々、然而御輿儲中門、如例行幸、予問五位藏人等云、自中門可出御歟、南階進御輿定而歟、答云、自中門可出御、予云、然者御輿在中門如何、棟基云、頭中將所行也、予案之、定院御氣色歟、近代事惣故實等涌出、不肖者口入可爲尾籠、仍閉口、又資賴語云、今夜出御蔡路等事、仰上卿、上卿可仰外記也、內侍所渡御又同、於中宮行啓者、於大內可召仰云々、此等事不知先例、各今案歟、少時左大將頗令參給、予申此等事、仰云、此事等惣不審、且無所見、無陣座無役上、計、不立臺盤也、又院殿上臺盤已下皆如、只

疊、二行數仍無其所、今日不兩得之、但宇治左府、於一本御書所、依無陣座召外記、於小板敷被仰下、以此例、只於中門邊仰下歟、有何事哉、予申云、尤可然、此間信能朝臣、家信朝臣等御輿之間事、面々成不審示合、予云、前前中門寄御輿之時、御輿在御輿宿、刻限次將相副見御座從奉逢（進イ）之、然而今夜御輿兼在中門、仍次將作法惣不知、只成恐閉口也、予猶案之非無不審、又大將尤可分別給事也、仍密々申大將殿、被仰之旨已同愚案、仰云、此事尤可口入事也、招頭中將可散不審也、予以知長令觸頭中將、頭中將進參大將殿、令問此由給歟、問答無指子細、只可出御輿之由下知、今見此事、上下各無所存歟、爲辨即出御輿、如從安御車宿、今夜賢氏卿雖可參、依內々（殿脫アラン）御氣色被止、公氏朝臣又依別仰參中宮行啓云々、是三爲中將不仕寄恠態令所役料云々、供奉人大納言師經 中納言忠信、光親、有雅、參議範朝、三位基忠、清長、家良、宣親、下官云々、親定、家衡、公氏三人參行□、左定親、右時賢參行幸、又可參行啓之由被仰云々、

左親通、右清親、（今夜右少將不參）職事棟基參內侍所云々、少時內大臣殿於中門妻令下日時給云々、又出御云々、此間予出中央門、騎馬、後聞、基忠行取御劍、家良仰取璽閉蔀戶云々、此間無殊事、抑中門乘御之時 次將居樣、說說不同、一夜左將之儀、無殊難之由聞之、大納言殿又有何事哉之由被仰、猶承不審、今夜申左大將殿、被仰之旨同予案、仍爲家犯相交右將南列（留）向北可座之由訓丁、後聞之、定親朝臣同存此由云々、信能、通時在北、公俊向西中央座云々、此條殊不然、左大將殿中門之外御輿艮方御座云々、人々騎馬漸來、洞院北行、待賢門大路西行、御車立細小路西、松明嚴重、入待賢建禮承明門 列立如常、紫宸殿新造甚以壯觀也、每事如例、但基忠卿劍璽役、言語道斷、諸人歎息、先乍懸裾昇南階檻西、超檻進寄、事了不閉蔀戶、出額西間、經本路下加右將上、此間頭中將通方放聲勘發、御輿長追下、更召上、次將閉蔀戶（云イ）、是又過分歟、守通昇云々、次復本列之間、來去、予下見人々氣色、自後漸加立、非尋常失

錯、可悲事也、少納言家時奏了、中將行能問名謁、稱籍退出、經宜仁靑鎖門、暫在御後、無程退出、內侍所入御訖、今夜入御本殿之間、右頭中將爲家付內侍云々、今夜右將守通、雅淸、家信、家朝、時賢、少將實時、親平也云々、出御之間、實親卿在公卿列、前行騎馬、又寄御輿之間、公卿歸跪地、伴人獨立云々、今日知長於御前如例歌舞、二品賞翫、有恩賜等云々、後聞、兼忠卿不開禁戶取御劒、主上令仰御劒御之間、久而思出開戶云々・

廿六日、天晴、參左大臣殿之間、今朝御中御門殿了云云、水驛歸廬、依長途窮屈又不出、沐浴偃臥、

廿七日、天晴、參內大臣殿、明日御供奉事等申承退出、依招請向大納言方謁申、秉燭歸廬、少將參內、今日召仰、光親卿行之、右近中將守通朝臣、（涌數政門之間、踏橋上云々、）左少將爲家、右衞門權佐成長、自余尉等供奉、一依入夜名謁如例云々、

廿八日、天晴、未明士（マヽ）騎馬（殿上人役、）傍進了、（如形儀等相具、）馬鞍自行事所送之、只相具下人等引進也、（所從狩冠四人云々、近代相具二人、今度依事煩只一人、又不冠、一人付之、不當也、）次出車進院御所、（新車、牛飼赤色出吹袙、）遲明光家來、即參左大臣殿、辰一點少將參內、（裝束如恒行幸、紫緂平緒、兼紅糸（葉イ））蚕一人來、格子布蒲木山吹袙、（蘇芳單衣）今一人遲參　隨身不來、奇恠也、隨身打衣之下著蘇芳袙一領、濃單衣如例、蘇芳袴同布也、不付風流、馬狩駮、（自夜前引給之、）鞍、（如去年、）和鞍付杏葉、鞍六、鞦三、（おもがい三、）結唐尾、舍人朽葉靑袙、又相副水干袴舍人、次參左大臣殿、御裝束之間也、（紫緂平緒、餝劒、）自內催促使頻參間、無催御參內、今日者瀧口爲馬副、手振等如例云々、二位中將殿扈從給・隨身朽葉小袴、（狩緂給、）如例、侍從光家在御共、（螺鈿細劒、）次參內大臣殿、能季卿在御前、又御裝束、紫緂餝劒、御隨身官人上下裝束如式、巳刻御參內、時賢朝臣遲參、御共無人、次退出歸家、即向棧敷、（二條南、室小路東角、牛童丸家也、）巳刻御幸御棧敷訖云々、供奉人不委聞、右大臣、大納言師經、頭中納言隆衡卿、殿上人五六人之中、資平中將、衣冠供奉、又被裝束參行幸云々、女院御同車、出車五兩、資平朝臣、家嗣朝臣、公俊朝臣、通平、（侍從、）具實、（同、）院御方出車、淸

親朝臣、爲家朝臣、雅經朝臣、同進之由雖兼聞、今日不見云々、（若先參歟、）國通朝臣車、本被催院御方、七條院出車闕如、被替淸親車、依切物見被渡院御行、數刻相待、申時先陣猶渡、供奉所司存式歟、不追記、隼人正成重、次第司次官式部少輔、左衞門佐家季、頭代不見、保季朝臣云々、遂電歟、左兵衞佐保敎、督代知家朝臣、（雜色持弓、不具隨身、）（如例、）御前長官右兵衞督有雅、（隨身六人、看督六人、火長四人、馬副手振如例、）節下左大臣殿、外記左右各一人、騎馬、右御馬副之前、次馬副八人（令二人張御幽口、）次手振、次馬副、調度懸、侍從代督道隆、隨送之外不見、馬助以康、（不具隨身、）俊光、（具隨身二人、）左馬頭兼信、（□人、不具隨身、）少納言家時、參議賴俊、中納言忠信、（□□隨身八人、）公宣、雅親、忠房、大納言良平、通光　近衞將監六人許、右大將、左大將（垂纓、□□、）官人騎馬、近將御綱將、左親通、右宗平、左將中將賴平卿、實氏卿、經通朝臣、雅隆朝臣、資平朝臣、家行朝臣、少將通時朝臣、公俊朝臣、定親朝臣、家兼朝臣、基保、實俊、爲家、親通、右將中將敎家、公氏朝臣、通方朝臣、公雅朝臣、雅淸朝臣、家信朝臣、家範、、、範茂朝臣　實時朝臣、時堅朝臣、少將敎通、實經、師季、親平、宗平、基保　範實、經親、平遂、放御輿、各中絶、一人渡大路中央、八藏人、五位宗宣、資賴　六位康光、（職事）維長、範經、（非藏人）政季、右兵衞督代經時、佐實仲、御後長官宰相中將實氏卿、右衞門督代公長、佐成長、女御代每事美麗　此間及黃昏黑、秉燭以下先陣且西渡、戌終許還御了歸家、今日上下、無染裝束、又無付風流人、基保裏形木透杏葉紙鋪歟　不委見、少將今夜不出、返送裝束物具、

廿九日、天晴、依咳病不快、不出行、昏黑少將歸來、語昨日事等、最前早參、帥著衣冠候御前、其後人々漸參入、奉行職事申右大將遲參之由、數刻相待、猶遲々之間、出御南殿、次將皆兼在日華門方、仍爲家、親通付內侍、次經靑鎖敷政門向日華門、著靴次第如例、右大將參會列立、中宮權大夫殿劒璽役無遺失、出御路頭等存例、直入御々輿、安御輿敷板上、左大將北、右大將南、相對座地、次將向東群居、劒璽役同前、先開禁戶取

御劍、入排御屏風置御劍還出、（其北間、）進御插鞋了、（入時入中間、）
（依開發也、）座置弓所、（如森所也、）次入御、（御裾人不取、）次賴平卿進取裾、
置之還出、次左右次將引陣、右將右、公卿幄南、左將東
上南面、御禊之儀了寄腰輿、寢儀出御、役人如初、入中
間取御劍置御輿、次乘御、左大將以下警蹕、御裾無奉
參入人之間、通方朝臣置弓欲進寄之間、經通朝臣直又
進寄役之、次賴平卿又入取裾安之、御々膳幄、此間大
將已下立替、御劍役同前、先自御輿北昇緣置弓、上御
簾（突張之）取御劍、直置大床子上、進御插鞋、入御、（御裾又人不參、）次取
裾、又置同所還出、垂御簾、此間內侍候左右、而直置大
床子、人頗成不審云々、天仁依內侍遲參、次將直置大
床子云々、後日可散不審、寄御輿之間、大將已下公卿
皆跪也、擬大將之儀如例、於次將者只向西群居、次公
卿還著幄座、次將引陣、依胡床員少、上臈少々祇候西
上南面幄艮、（其所幄北之脇也、非尋常階前之儀、）右陣在幄南、退其陣東上北面云々、是先
例也、次將等依催取祿、各著淺履取之、相跪授之、（爲家二位
中納言云々、）還御之儀如例、公卿列立之人、源大納言、大納言
殿、少納言家時、奏、中將雅經朝臣問名謁、二位中納言
顯俊朝臣、入御、中將家信、時賢付內侍、
卅日、天晴、少將參內、入夜來、心神殊惱、昨今不出行、

〇十一月

大嘗會　少將任悠紀國司

卯日（大略略之）　辰日　午日

一日、天晴、左近大夫清範來臨相逢、依仰來問云々、節
下大臣手振不着半臂之由、論義之時所申出也、其間事
委可尋問云々、予云、惣件間事、論義以前以後、共以無
沙汰、僅所見出即申了、所詮小野右府長和元記載天慶
之例、延久土右記載同例、康治宇治記注裝束色目、手
振裝束無半臂、依之所申也、又云、此　一門之中慥所被
着有其例乎、於其條者分明不覺悟之由陳了、此事依不
達申、左大臣殿一日已被着之云々、御返事云、此事驚
可驚、彼日懸參入、不申出此事、又依遲參不見手振、忩
忙之日每事不可被仰之人、尤可申事也、恐鈍之性、爲
耻無極、重申此由、又有御返事、光家來、五節新車不可

出來由示合之、於今者力不及者也、手振事依經營多、一向示付前内府、其身其裝束偏自彼家出立、不來出立所、去年彼六臣節下、依予敎訓不令着半臂、舞今年可調半臂哉、於建禮門前雖來會、恐眼全不顧見、恐鈍之至也者、

二日、天晴、今日淸暑堂御神樂、院拍子合云々、傳聞、今日延引、來五日拍子合幷國司除目云々、爲家所望事度々令示付左近、未知許否之由、今日猶示送、去年天氣快然、依横災公私如此、誠惡緣歟、心神殊惱、咳病相加、

三日、天晴陰、入夜雨降、今朝重示淸範朝臣、猶不知許否、心神太不快籠居、親房朝臣内大臣殿五節下仕車闕如、少將進哉由示送、即申可進由、空織房來談、入夜爲方違宿臨司小宅、時雨間降、

四日、天晴、曉更歸、申時許淸範朝臣消息云、今日伺天氣頗以快然、但不知其許否、所申只聞食云々、心神彌物忩、予所申非望、今度加階、只廻立殿行幸夜、着私小忌、帶平胡籙、供奉少年者榮華爲養老眼之由也、昏黑任吉經國宿禰來談、依堪管絃、淸暑堂所作人等事、粗伺聞語之、亥時許敎通少將來談、地下次將五節之間出仕事、不案得之由也、予云、此事不似他節會、右近又西廳五節所殿上人成群、殊以無便宜、稱所勞不被出仕、可無疑歟之由陳之、但時儀猶難知者也、良久之後謝返、丹波所領爲重輔喧嘩出來、難安堵云々、時形勢誠難測者歟、

五日、天晴、微霰零、寒風烈、今日國司除目云々、去年短命女院御法事、於四條匣被修云々、宗親兼日催之、申所勞了、終日無音信之人、心中欝々、春日祭中宮使權大進經兼借馬於少將云々、近衞使不示摺袴事、太大切、申刻許、女子告送云、越中內侍云、近江介事內々被仰光親卿、事已成就歟、披見此狀、心中如聞天音樂、予本自偏不貪官爵、只思境節之榮華、於廻立殿行幸之□、兼國次將裝束太彌重也、若有勅許者、喜悅更無物取喩、每事施面目、可謂至孝之子、酉刻淸範朝臣又

告送可成就由、毎聞感悅千廻、答深恩之由了、博陸參
入給、只今其沙汰最中云々、束帶裝束劔、平緒笏送之、
尋問除目事實者、除目了、進殿上口可拜舞之由示送
之、遙授拜賀大略雖斷絕、今度事面目已過分之上、是
故實也、遙授之賀內裏申也、不申他所之由載北山抄、
仍示此由、深更範列爲裝束送之、歸來云、除目了、束帶參上拜
賀訖者、先是少將示送、近江介時賢、權介爲家、丹波介
清親、權介親通被任之、猶々自愛云々、此兩人更不存知爲家所望之故、存吉事也、忽被申任、
六日、天晴、俄經營等加增之間、且爲申合向亞相亭、閑
談之後參內大臣殿、見參移漏、未時許歸畢、親房朝臣
語云、昨日頭中將奉行被問兼季、可供奉者不可任替、
申云、雖所勞無術、扶得者可供奉者、有病者不可待出
仕歟由有御氣色云々、夜前拍子合被遂所作、本拍子有
雅卿、末經通朝臣、付歌隆仲、、、範茂、、、資雅侍從、
箏前右大臣、花山、依度々仰出仕、琵琶通光卿、今度奉習上皇彈之
云々、笙隆衡卿、笛公頼卿、篳篥忠行卿、和琴家嗣朝臣、

亥時許事始、無程事了、兼隆奉行也、於凝殿東透渡殿
有此事、敷圓座、少將退出洗髮、
七日、天晴、宗行朝臣書狀云、明日鳥羽御堂供養可參
云々、所勞申無術由了、
八日、天晴、入夜右源中將、時賢朝臣、不慮過談、兼國之間
事等爲示合也、始終可相伴、可有同心之由示付了、且
又其間事等大略示之、予云、長途供奉難堪、自三條邊
可出之由相存、於其邊如同所會合可宜歟、許諾、閑談
良久之後退歸、
九日、天晴、明後日各場所御見物御幸出車宗行朝臣催
之、即令領狀了、早旦行向朱雀大路、見事體、三條大路
朱雀以東河水也、車馬有煩、又出大路見北方、相向朱
雀門事、甚近如寸步、仍次第巡檢、出自四條坊門可宜、
其邊相國勝地家人等宅多、仍於其所喚出大夫忠賢、此
邊小屋一所可借取由語付了、依爲土左前司定家聟住
彼家也、即歸來間、左大臣殿仰云、只今在中御門殿、有
可示合事、即參入、仰云、頭中將夜前消息云、可令造進式

給之由、只今被仰下、仍明旦參入、可申此由、且內々所申也、此事一旦欲辭申、治曆大殿爲一上、御座土御門作進之、承保又如此、康治宇治左府、蒙可作式由仰、被申云、無才年少、以有職之人可令作、其後賓行公作之、今案之、才不可及百萬里、年又同前、仍欲申此由頭中將、即參入、御對面之後歸參、無程以書狀申云、猶可令作進給、即領狀、仰云、午日開門不思得、又揷頭拜事不達、且內々可伺御氣色歟 開門事、延喜式所載、開門訖奏宣命、是定時平大臣有所存歟、延喜式尤爲規模、而貞信公淸愼公已下又定有所存給歟、承平天慶以下式、悉奏宣命後開門、而西宮北山共用延喜式之儀、治曆大殿令用此儀給、其後他人又不用之、法性寺殿御記又可用此儀由被載、仍於我勤仕者、無異儀可恭隨大殿法性寺殿由存之處、至于作式此事思煩、次揷頭拜、上古以下悉進御揷頭了拜、次賜臣下揷頭、寬平九年只一度賜臣下、了後有拜、此儀當時之事體尤有便、而去年上皇御習禮被用寬平之儀、此事又有猶與、未思得之、長兼卿歸參入、對面之間依無心歸畢、入夜參院、臨曉漏名謁訖退出、

十日、甚雨、入夜凌雨參左大臣殿、承式之間事等、右大辨參入之間、予退出了、予付越中內侍奏聞、以爲家加階、老父叙正三位哉、仰云、所申雖似可然、上﨟已有十八人、其中十一人可訴訟人也、不知誰人云々、耳歟、其外無得、奏其中相國子、公經子等有之、然者不叙而可待後歟、申云、以及賞申父恩、是依殿重賞、爲超少年有若亡上﨟也、而依其人多不被免者、父漏恩子爲人被超、全無其益、早以爲家可被叙、但賴平實氏兩卿、依今度國司可叙人也、爲之如何、又仰云、兩國司宰相今度不可叙、只各待後歟、猶申云、人不超者可待後、其身有超越之人、父漏恩者、只早可被叙、此上不承左右、今日令揩小忌、賀茂保孝尋送山藍、以之揩也、

十一日、微雨間降、早旦參左大臣殿、雜熱自夜增氣、今明不可出仕、且是申院之處、今明相勞於前行者殊可參由有御氣色、叙位强非不可闕、能々可被加療治云々、

惣了、式已出來了、其間被申請事等、各有御成敗、管三品執筆書也、其中書、是爲其字惜也、漸及昏予退出歸廬、叙位、明日御裝日今日御行者、右府參入云々、少將合參內、直衣、紫指貫、院行幸日裝束也、秉燭以後予束帶、無文衣、太無謂、參內大臣殿、一昨日有召、依舞姬出立也、長兼、有家卿各直衣、參入、實氏卿又雖聞參入由、刻限以前逐電、無詮歟、殿上人雖有催不參、光家參入、又依叙位役參內了云々、實信朝臣一人僅伺候、太不便、近日惣無人、下仕車公雅爲家進之云々、同扇今夜付所司了、爲寮分、此間大臣殿修明門院御幸御參、未還御、數刻之間、長兼卿觸所勞由退出、只二人闕從之間、夜從介入給了云々、出車毛車等在南庭、良久主人御裝束、堅文滸色指貫、白御衣、濃打御出衣、無紺、出御客亭、依仰大府卿予着端座末、親房朝臣申事由其何殿宮、闕還出、諸大夫一人持參舞姬裝束、置之退出、經中門妻戶、親房參上、又出召御使、隆敏同座、朝房參、持笏、不着圓座、親房朝臣取女裝束給之、朝房下拜出中門、次如初申事由、童女裝束也、諸大夫一人置之、次召中宮御使兼隆、如初給祿、次叢物使又參、如初、次第了、諸大夫取此物等入自西弘庇了、自東置、自同方進取之入西方也、此間自院潸房參入、夜已欲明、可被忩由申之、出車一兩忽闕如云々、有雅卿領狀、今夜稱不覺悟由云々、仍忽遣取實氏卿車之間、彌遲々、予等申行且令寄出車、實信朝臣寄南階間車四先乘了、申イ實信退、予進寄命作車、招以經令昇板、每事只以早速爲事、乘了、此間主人且御參內云々、予寄車之間不見其儀、御出了、即退出歸家、雞鳴、叙位亥時許云々、光家今夜寄事叙位役、束帶云々、不可然、今日未時許各場取御覽御幸、公卿殿上人少々供奉云々、國通朝臣爲家出車二兩云々、借們都牛間、其牛頗臥似耻云々、甚遺恨、天明少將來云、預加階由人々語之云々、

十二日、天漸晴、午時雨灑、未後快晴、正三位藤賴平、丹波權守、同實氏、近江權守、從四位上藤忠明、院御給、源時賢、近江介、藤長季、中宮御給、同清親、丹波介、從四位下安倍資俊、近江大掾、和氣長成、丹波大掾、正五位下源雅久、承明門院御給、藤公廣、丹波守、同爲家、近江權介、同親通、丹波權介、安部道昌、丹波大掾、藤親仲、修明門院

御給、同親平、新院御給、源頼茂、近江守、從五位上和氣親成、近江權大掾、中原師兼、父師直、大承元四年昨日行幸行事賞讓、藤伊平、簡一、同道時、宣陽門院御給、藤家時、七條院御給、顯平、從五位下藤長寛、賀子內親王御給、安倍業昌、女御琮子御給、高階仲成、上人、藤頼茂、式部、紀宗尚、民部、中原師胤、外記、源定宗、諸司、大江清房、同、平康元、外記、惟（衛イ）宗則忠、近江掾、安倍時貞、同、同貞光、同、同忠朝、同、丹波茂經、同、安倍昌言、同、中原爲季、同、紀文經、同、高階兼重、同、佐伯爲尚、同、安倍資定、丹波掾、菅（原カ）野長親、同、安倍守長、同、同光重、同、中原盛以、同、小槻宗定、同、大中臣爲長、同、安倍忠高、同、同清俊、同、高階盛定、同、外從五位下、三宅光弘、（同イ）諸司、建曆二年十一月十一日、此下闕文アラン、紫薄樣白單衣、隨身虫襖黃衣云々、是所相計也、見物雜人等說云、祖（机）及狩衣不辨色、但未乘燭、代始嚴重之儀似無詮、近代事萬事只遲怠、後聞左頭遲參之上每事遲怠云々、入夜參院、近習之輩爲見物多徘徊、相待之間及丑時無音、人々云、只今女院淵醉事始、是相國遲參云云、代始嚴重事、次第遲々甚無心也、母后御方淵醉、依一人遲參臨曉更、世間似冷然如何、及丑終適參入、於東對代西面弘庇御覽、但不經程舞如形二巡之後、殊被下御點、此輩忩歸參、早速可終事由有仰事、少將在此中、明日晴供奉者太難堪、猶可參出示含了、歸家、已鷄鳴以後也、

十三日、天顏快晴、天曙了、少將歸來、拜舞經了退出云云、此後御前召歟、太奇異也、午一點少將令裝束、紅梅日蔭、左右各八筋四筋ヲ一結也、四葉紅梅結花、件心葉晉通二（一イ）付之、通具卿久我相國自筆秘藏一紙被借送、心葉四枝付上緒由有之、仍四枝、二ハ左右ニ上緒へなびかして附之、二ハ巾子ニそひて立揚樣ニ付之、ふしたる枝のしたに付、日陰組、是皆青色の如苔組ニ付也、件組、綴の上ニかたかきニ結也、或綴下ニ結、又二ニ結、樣々也、予案之、如老懸皆懸上、仍上ニ懸流ヲ用也、日陰ヲバ一組、四筋ツヽ、上緒の前後へ引分てさぐる也、垂纓小忌赤紐付右、半臂、下襲、紅打衵、紅梅匂衵ニ紅單衣、表袴、大口如例、可着淺沓、巡方帶、無魚袋、螺鈿細大刀、海貝有紺地平緒、紺梅、童如昨日、隨身兩木同布袴、付昨日梅、垂袴壺口口、乘軒車先立入四條坊門坊城小屋、可待刻限由示含共人、少々來會、又少々可向彼小屋由兼約束、長邦朝臣、花田狩衣、白衣、八條院前判官代某、青紗狩衣、例指貫、薄色衣、紅單衣、左

近將監康房、(狩袴、紅下袴、帶地散緻、)有調度懸、此三人ハ乘車令向彼所了、侍、右衛門尉三人、(□弘、中原行盛、侍從三位被催送、□原、、宜陽門院侍、高倉中將被催送、)兵衛尉二人、(藤久世、中原、、二條中將同、)馬允三人、(藤友兼、入道大臣殿給之、平盛綱、中原盛康イ忠、帶刀六角、少將借送、)內舍人三人、(宮道光兼、高倉中將同、藤穗重、橘、、侍從三位、)瀧口源時廣、武者所二人、(源親從、中原口口、已上二條中將、、、前左京進宗友、已上十五人、追々來會、)予爲見物馳向四條坊門朱雀邊、山僧都被同道、法印又被相儲此所、數刻相待、遣使者源中將家、數度問答、可被相伴事也、且又少々事等問送、未刻御幸朱雀門前訖云々、御車邊有增、供奉公卿殿上人以下數輩列居、北面同之、出車(家信朝臣)、又例別女房御車多、標山漸進來由聞之、四條邊之程、少將可進寄由催之、乍乘車在大路東邊、悠紀山先過了、次主基山過了、供奉人數刻不見來、先辨、次守、次介、次權介以下可行列、然而又必不守次第云々、介權介相伴且進、三條坊門邊可 相待余人由相議進行云々、介時賢朝臣裝束大略同前、無違亂、隨身四人、(崩木狩袴、壺垂、衛府)侍七人、壺一人、權介行粧存外似宜、共人等面面刷之、不具如木雜色、隨身二人、壺二人、先在其後、

次奴袴之張侍等相交、各調度懸在其後、人數無過失、尤存外也、是人々省略之故也、於押小路南相待次第渡云々、次悠紀辨、辨侍追前、着深沓侍十人許、頗不優、次守武勇家也、定有相傳家人等歟由人存之處、殊以無從、自余雜人等面々着小忌、付日蔭、或左付赤紐者等有之、次供神物、定存例歟、不委見、但八女之員不足、若相儲上方歟、其中法師兩三相交、人夫舁供神物、太不當、次主基辨口沓、辨侍等同前、共侍五位相交三十四人、調度懸一列、侍之體各知耻、黃門結構歟、人似不依貧、辨是非人如此、辨日蔭靑組結纓下、定有所存歟、次國司等面々不尋常、兩介不見、在三條以北、供神物之間、伺隙歸、又立二條北大宮大路、相待御幸還御、日入之程還御、殿上人衣冠、公卿直衣々冠相交、公卿通光、隆衡、忠信、(御後、)光親、有雅、賴平、實氏、顯俊、殿上人經高、奉行保季、資平、(衣冠、)經時、實時、(束帶、)兼隆、實俊、師季、北面供奉如例、出車等用他路、後聞、付供神物法師等、於御車前被追止、又悠紀標欲入朱雀門西

間、而引懸柱不入之間、依仰引返入東間云々、辨毎事
如泥如此云々、秉燭以後着打梨束帶參內、密々入職
人町、相尋少將、參着之間淵醉已了、人々廻五節所
以後云々、即向五節所、御覧童、昇降等扶持云々、丹
波兩介逐電了云々、只今中宮淵醉亂舞之間也、密々
雖伺隙、不能寄付、又行廻立殿方、少々伺見之、歸
於右近陣、伺見行幸儀、御輿先在日華門、臨期自中重
外廻日華門云々、(此事不得心、雖自西出御御輿何可廻乎、於御輿在西門者、尤可渡歟)出御南
殿、左將渡、信能、資平朝臣、爲家云々、小忌公卿經階
下列(四カ)立橘木東、左大臣殿 大納言殿 公宣、範朝卿、又
出面廻廊外見物、出御陽明 修明門 公卿前行如例、
無殊事、少將[illegible]通今日赤紐付左、不足言、(又渡大路之後不參內裏)
後聞、移御腰輿之間、取忘御草鞋、良久待御、頭不
存之歟、但內竪逐電之由各稱云々、大忌公卿定通、
隆衡 實宣、公定、顯俊朝臣、又無小忌公卿幄、依內
大臣殿仰、忽取渡他幄等云々、不委聞、劒璽役(藤頭中將)
(信能朝臣云々)予乘月歸宅、

十四日、天晴、日出之程家光送使云、只今左大臣殿還御、
即又可令參給、日蔭赤紐螺鈿釵等可給、予聞之不信、
頻示此由、即借送之、忠弘自內歸來云、少將圭基供神
物之間、歸參廻立殿睡眠、天明行幸官廳、忽可有鈴
奏由被仰、職事催之、仍候奏、着殿重裝束、兩度勤此役
尤爲面目、後聞、件奏(蹕)無指證據、又非勅定、但依有警蹕
可有奏歟由、忽有儀被催之云々、是猶不可然歟、通具
卿等無奏由有所見由、各兼日相示之、隨分見舊記、無
此事、是又當座之張行歟、不甘心、二條中將示送云、夜
前移御腰輿之間、次將不見御座、所存如何由、右大辨
奉書到來、爲之如何、予答曰、如先日申、此事一切不
知其子細、如舊記所不見及也、誠不可論、御輿之體乘
御之時見之、何難在乎、送消息清範朝臣許、爲家榮華
自愛之餘頻出仕、若可無骨乎、無指難者有出仕之好由、
可披露之間也、即答云、具披露了、早可出仕之由、天
氣太快然云々、巳刻內辨已御參由傳聞之、未時着節會
裝束、乘少將車、(着綱)先參內大臣殿、仰云、頻有催、所

從不見來、前駈只一人、隨身一人來、爲之如何、中云、如此時何疑殆哉、只早可有御參、出仕之體太見苦、旁雖無謂、定家又可參御共耳、即御裝束了令參給、入郁芳門宮幽東門、昇東廊門北壇、御隨身褰幔、於端座末之地上揖、脫沓懸膝板蹴昇立、經異座奧、令加着通光卿上給、顯俊朝臣平伏在座、（內辨之外三人也、小忌大納言殿也、）依座狹予不着、大宮大納言隆衡卿、實氏卿等追々參着、隆衡卿入幔北而西端、（本也、）通光卿昇奧座末、（召使褰幔揖云云、是非通路、）師經賴平卿等不着座、少時內大臣殿經本路令出外辨、通光卿又用此路、（召使取沓近說之、昇降相違、）隆衡卿又出此路、實氏卿依父卿家禮先出、次第相引出東門、入民部省東門、（無門之跡也、）小忌先着座之間、無宰相床子、上卿召々使、取末座床子、令立小忌宰相座、仍次第引下兀子、末座已無座、人人又召寄床子、令立加幔外南、次第着座、東有三幔門、小忌大臣北、（納言中央、）參議以下東入云々、內大臣殿、大納言通光、公經、師經、中納言隆衡、參議賴平、實氏各着、納言以上自兀子下着之、宰相上﨟超着、下﨟自下着、予超床子揖座了、引寄裾、顯俊朝臣自下着、幔綱在冠上、座了與予相議、召々使令解綱了、上方着後床下了、少納言家時同着、案之此外辨少納言不可着歟、內大臣殿召々使令參進、令召外記、稱唯退召之、外記參進、令問諸司給、（先是、左近官人久員參進、申開門訖由、）次內大臣殿令立給、諸卿立令進出給間座、通光卿下座直進、次第立揖出幔、（土間可定歟由雖存、各壇窄出也、予立揖、更入幔東而、是今案路也、更出第一間經行南門外、）小忌不立、內大臣殿入南門東間、令練給云々、諸仗立、（近將皆悉陵沓、頗無念、）內大臣殿令通悠紀標西給、自余皆同列立之間、中納言後太狹無可通便、今日無三位中納言、然而計其程歟、參議以下依無其路、更經標山東立標艮角之東、予自參議列南去一丈許之程、相並東方立、顯俊朝臣依四位納言後、（標西、）今日標示西樣々、（之カ）頗雖無謂、散三位難放三位宰相、仍慭隨也、祭主取副榊於笏就版、次跪間、公卿同時跪、良久祭主退出、公卿立、次辨奏多米都物、（自公卿列東進就版跪、右手取文、左手搢笏、開文披一通、又開、取今一通披之、次取二通）拔笏取副立、右廻退出、諸卿跪、搢笏拍手、（但自地見之、無的手之程早速拔笏、）拔笏小拜起、大臣殿揖、左廻直令練出

給、次々同左廻退出、師經卿右廻、自隆衡卿前并予東
退出、次隆衡卿又同前、次賴平卿揖經列前退、已上三人入標西、
實氏卿左廻退出、予同之、次第出南門、先是右府參入、
立兀子被着了云々、着靴、外辨次第於幔西邊着靴、各
歸着、此間忠信、實宣、光親、早參在御所方、不交公卿、公定卿參入、
大納言之外兀子只二也、隆衡卿座了、殘一、其下無所、
人々沓不着、賴平卿進着床子、自余不着、雖忠信卿猶
着之、少納言入南門、如承明門儀、如何、少時召了云々、次第起座之間、不
着人々自幔西各加列、進南門外之間、兼宗定通卿參
入、此間及黄昏、今度三位中納言多立之間、民部卿進
標西被立、仍下﨟二人相隨、一日中兩度替、無謂歟、其下狹少無極、
然而猶立標西了、敍列訖、兩謝如例、次第自左仗前進、
昇南面東階、各着座、大宮大納言入前不座、更歸出被
退出了、是兀子之殘有一、師經卿檢校、仍被讓之故歟、着奥之人入東面柱、副北端、直
自座後昇長押、自餘納言以下向階揖、右廻經階下座前
入東、昇廊邊、忠信卿不揖、予本所存揖昇階、自簀東
行、自東搬可下登廊也、而諸人如此、末座者背衆議、近
代於事無益、忠信光親等卿若伺御氣色歟、仍心弱同其
儀了、當時抜群昇降、有屬目之氣之故也、後聞、彼人々
儀非伺天氣、猶可經上由有御氣色云々、後悔々々、宰
相四人皆着座也、次供御膳、不警蹕、不經近仗前進寄
東西、太爲奇、然而不被追返之由人々奇之、公卿近仗
見之漸立、次々事不見之、一獻了、内辨仰着登廊兀子
給、被催獻物云々、奏風俗之間、國司將可立其前由辨
頻催之、予抑留爲家不令向、時賢朝臣取笏行向云々、
此事國司次將相具例分明不知之、仍留之、節會最中取笏臨事之儀、准他
事不覺悟、三獻御酒勅使訖、進御挿頭華云々、入昭訓門代昇
立砌下、檢校大納言以下搢笏昇之、大納言右前、中納
言左前、民部卿右後、宰相中將實左後、各以片手昇之、
曳裾、此次第不似兼日之案、經左仗後南前、昇中階立御帳間爲云
云、不見之、次昇和琴臺、次第如先、時賢朝臣兼欲搢笏
云々、予不可有笏由含爲家了、昇立同所、辨一、時賢二、
爲家三、守賴茂四、昇之、還出之間、爲家降中階、經左仗
北後還着胡床、自下着之、實宣卿見之有感氣、此事不見指先例、只以今案訓之也、

次内辨、令挿御挿頭給之儀、暗而不見、臣下挿頭之間、辨催爲家、予云、次將勸此役非不分明、自余國司寄人等不候歟、辨云、雖尋不候、是不識仰之故歟、大臣三人挿頭、宰相取之云々、右大臣分、(實氏卿歟)頼平卿取、其次上薦在後如何、若依悠紀在前歟、次辨取三人挿頭往反、又云、建久公繼取挿頭了、有近例、予强不可辭申、早可被召立胡床由答之、以陣官人觸之、爲家來取挿頭、先端座、(不知其人、辨又取之、爲家□□、)又入與挿之云々、次參議已下挿頭、史取之云々、辨云、所獻挿頭歟、予云、不着座、又可早出、不可給、次挿頭拜了、有行酒云々、予招爲家云、早可歸着陣、爲入御警蹕可伺候也、又有傍將者可觸此旨之由示之退出、入夜之後雅親忠房卿參入、見物各退出、馬助以康奉衣、招予云、明日節會已一點可被始行、不可待人々參、催有參者々、(家カ)可始由被仰下、爲家候内云々、早々可裝束由可觸定房由有仰事、又少々申人々也者、仍聞此事、密々告實宣卿、其見物之間也、不告自余之人、彼人依有勞意也、不見此後事、

十五日、天陰、午時許微雨聊降、即止、申始天晴、今日不出仕、辰時參左大臣殿、自院御使下人往反、申可有御早參由、即御裝束了、不被待盛(威イ)儀令馳參給了、予與權大夫殿見次第等、今日次第追以人々令書進、又明日次第等見合也、今日大臣殿仰云、御酒勅使樂不訖以前仰之、(カ)失禮也、是不知音樂身也、終歟由觸右府、答之(終脱)由、仍所行也、而不終云々、予申云、御膳不警蹕、經仗後不被追返由、人々頗有傾氣、仰云、是依追返雖經仗後無非所令供也、家宣不覺無極、宇治左府自南中階可供由(仰カ)行給、(挿頭大臣路也、何不用乎、)而師能辨强自東供之、有土御門右府自筆次第由稱之、雅定卿應音稱此由、仍許之、辨所行如此、家宣惣無音不便也、頼平稱主基國司由、不取挿頭、無謂、仍强所令取也、下薦後雖無便、依惡氣强令取、師經卿存不可然由云々、右府問云、主基國司不取悠紀挿頭、有證據歟、師經卿云、無指證文歟、右府云、けうがるかな、無證文事論するやうやはある、若獨言歟、頼平卿内府御挿頭指冠上緒、仍取隆衡挿頭之

人ヲ語天、令差直給云々、後聞、召寄爲家令指直給、嘉
定奏之時歸路、又奇異云々、歸家書明日次第等之間日
辨了、日不入之前、忠弘歸來云、主基節會舞等始之間
也云々、内辨參以前御裝束了、欲渡御正廳云々、乘代
之儀尤可貴、今日公卿參集、奉待内辨、皆依内々仰云
云、謝座公卿、小忌三人、内大臣殿、右大將、通光、公
經、師經、定通、隆衡、忠信、寶宣、賴平、實氏、三位中
將、（不知何人、後聞家具、）公氏、顯俊十七人云々、在陣將、左信能、雅
經、爲家、右時賢、兼保、親平、今二人不委見云々、入夜
聞、顯兼卿女子家兼少將妻依產終命者、可悲云々、親
（祥カ）姓等御神事之間、周章歟、後聞、昨日在少將宅、褰櫛拱
從之、忽有其氣、到父宅無爲遂產了、今日頓滅云々、今
日左大臣殿仰云、背雜熱之間、有不思儀勝事、子日見
出之、付鹿角、丑日朝更增氣、仍付大黃、不參敍位、是
先日所聞也、其後彌更發、卯日見之、又有更發氣、於今
者存決定可増由、猶沐浴勤前行、明日定及灸歟由、心
中存之、終夜勤了、歸家見之間、件物消滅如無跡、可謂
奇異、社稷神明加護歟、可貴々々、又仰云、昨日主基謝
座拜向東拜、是聊秘事也、而今日參不定存也、仍昨日
（脫字アラン）恐作法了、

十六日、朝天陰、巳後雨間降、時陰不定、天晴、巷說
節會可始之由傳聞、左大臣殿御裝束云々、仍參官廳、
（乘毛車下自郁芳門、）公氏宰相同時參、先是民部卿、新宰相顯俊參入
云々、見節會御裝束、小忌大納言殿、藤宰相等徘徊、先
是少將參入云々、裝束如日來、卷纓、帶螺鈿野劒、猶令
付魚袋、相具綏尻鞘弓箭參入、先引陣、帶胡籙之時、解
取魚袋、秘說云々、師時卿如此、已御裝了、被待内辨參
云々、乘代之儀視聽催感、此間逢頭中將問加敍有無、答
云、祭主敍正四位上、賴尙敍從上、昨日予加詞、申左大
臣殿、以假名御書被付二品、已成就、太感悅、件御書予
草之、良業依深恩、偏存子息儀由也、即以使令賀之、人
人漸參集、内辨御參、權大夫殿御座、被問諸司等如例、
頭中將（通方、）奉下々名、公氏朝臣（在端末、）起座出幔外、民部
卿自奥移端、（立突膝座迴、着座之時被昇奥末、如一日通光卿云云、大納言父子不然、不得心、通光卿其後用端末、）曾

入加叙之儀、人々競見、遠而不見、内辨召外記、召使召之如例、召莒持參、入之付頭中將被奏、頭取之持參、進御前、莒給隨身令返外記、次大外記持參外任奏、先是被召也、付頭中將被奏、返來經下、頭作反路如公卿出入東幔也、次内辨起座、出幔外着靴、此間召大内記敦倫、乍立被仰加叙事、即出東福門代賜下名、令下二省給、其儀不委見、二省賜下名了、頭中將在東福門邊、仰可引陣由、近衛引陣、出御云々、先是外辨雖被起座、依甚雨佇立東福門代邊、内辨已謝座、各見物不被出、外辨謝座了着座之間、内大臣殿先令出給、右大將以下猶逗留、人々前後不守次第、行向民部省東門邊、於門外各着靴、猶甚雨之間各不被着小忌三人、内大臣殿先着給、隆衡卿顯俊朝臣着、自餘自幄北群集南門邊、過南也、事頗狼藉、此間被下位記莒了、幄公卿又召以前起座、猶被入南門邊之間召成了、各參入如例、異位重行、無違亂、依無標也、小忌三人、内大臣殿、大納言公房、兼宗、通光、師經、中納言定通、隆衡、雅親、忠信、實宣、二位中將殿、三位、參議公定一人、次予、次四位參議二人

也、被仰般尹、謝座謝酒如例了、次第揖放列、經左仗前升東階、階下有揖、遥東升、皆入南西東一間、自入門、先右定、端人如例、奥人經座末、但隆衡卿入東面、二位殿、民部、予在奥、各座定間、忠房卿自腋參入、入東面、令立加兀子、内辨不令行給、自令立、着座、兼被奏遅參由歟、不知之、内辨仰末座宰相令催叙列、起揖出東間催之、輔代進間還着良久、叙人參入、少輔代二人先進立、先是實氏卿云、留輔先可進由存之、上﨟不同心之、如何、予云、此上﨟必不可背御命、只可令行給、而雖被留大輔代、少輔先立如何、兩宰相中將、少納言二人以下四五人、廣基子依四位立少納言上、兵部叙人、時賢朝臣、四位一人、爲家在後列、親通今日無着尻鞘引陣、親平紅打衵、紅梅白衵、紅單衣、其下猶重着衣云々、不委見、内辨召左衛門督進參給、宣命復座、其儀無違亂、太優也、末復座以前、二位殿予等起揖、七歲超床子、予依末座今日總不超、自下立座、出東面入腋、依家禮也、次第下殿、小忌以下内辨、令經仗後給、此間右大臣參入、直下登廊壇、南行加拜禮、忠房卿出東面自齋廻升降、公氏朝臣又依右大將禮、立出事如予、各下殿、二位殿予等自齋廻下東階、右廻向階揖、經

列後立定拝異位勤行、如例、此間時賢爲家退列一許丈、依家禮也、左金吾經左仗拝列前、有曲折揖、就版宣制、是共二拝也、而顯俊朝臣二拝了、搢笏立如何、立後更取之、宣命使復座、此間又甚雨、次第昇着、忠房隆衡卿廻簷入東面着奥、自余如初、今度實宣卿依座狹不着、自簷出登廊方、公卿昇殿着座之後資平中將座胡座、定有様歟、如恐案者叙人退出之後仗座、次式部叙人公卿先給位記、大略如例、賴平卿給位記、取笏取副乍座一拝起、左廻復列、富氏卿同取副笏一拝、右廻復列、四位等進寄之間兵部不進、久而時賢朝臣以下次第給之、後聞、爲家示告云々、時賢内大臣殿昇殿之間復列、爲家子過了後之、時賢取副弓一拝、左廻復列、爲家進自四位後跪、輔左搢弓取位記、拝、取弓立、右廻自列後復列、親通大略同之、亦維付前右方、親平經列前復列、皆取副弓拝、各賜了、各進立、公卿斜乾進、立定拝、少納言等同式部叙人、見之多有拝者、兵部又進立、皆悉舞踏退出、今度時賢又右廻、爲家右廻、次内辨仰顯俊朝臣撤莒案、次予等又起出如前、衆宗卿以上進立之間、又甚雨、此間不待下﨟各有

拝、人々成悦逃隱了、即復座、予等不復座、中宮大夫以下出被向五節所、通光卿一門三人不向、但中宮大夫自五節所前被歸了、如何、其路出東面、經登廊東福門代同廊正廳等北面西登廊同中戶西廊、小忌大納言殿、二位中納言已下皆悉到向、先例雖座弘庇、自昔當節會之眼路也、仍脱靴入簾中着座、二行座、南座大納言殿、二位中納言、公宣、實宣、有雅、公氏、北座隆衡、光親、二位殿、公定、範朝、予、大納言殿、行非給、諸大夫居前物、各二本、四五人以下不居之、一獻、時賢朝臣、經南座後進寄、瓶子諸大夫、二獻、民部卿、瓶子知長歟、不憶覺、不可巡流、猶今一可然之由大納言殿催給其後朗詠、別當、令月、三獻、隆衡卿、瓶子顯資、次催馬樂、席田、美濃山、次實信朝臣取榔柳莒、敷薄様入榔十余裹、獻大納言殿、次々知長衆隆等殿上人下﨟料、諸大夫次第與之、各取之、競立出簾外、大納言殿可訪若狹五節由、示中納言給、公卿可訪受領所乎、不知可否、予等先着靴歸東方之門、者イ去立舞程云々、先是改雨儀了、予猶着座、即立箸七、笏倚几子足、三獻被催程也、次第如例、予不沃酒、依末座也、次

內辨起候氣色復座、召民部卿被仰御酒勅使、其儀大略如例、各取副笏、進立簀二間柱西、有揖、右廻復座、次大歌別當（兼宗卿）下殿、（不拔七、拔箭、）次內辨目公氏朝臣、令召別當、公氏進參承之、（如御勅使、）出東面進立召氣色了、右廻下登廊、次別當復座、次公氏朝臣復座、次仰顯俊朝臣移大歌座、不可小忌大歌、次被催舞妓、而殿上人懈怠、舞妓遲々、此間始上五節所儀、次第參上太遲、舞妓次第着座、（カシツキ等數箇、）白（白イ）甚舞妓今日初見之、此間大歌不發音、又仰顯俊朝臣被催發聲、後舞妓舞々了、有舞妓拜、此間又依禮立、（但拔七了、不可歸也、）予私廻北面伺見、殿上人亂舞、此後事不委見、宣命使公氏朝臣也、公卿下立之間、此所敷祿所濫幣、仍令撤之有此拜、了又敷之云々、於昭訓門代廊北第一間簀宣制、公卿立同廊南第二第一間拜了、祿所顯俊朝臣云々、先是內辨令奏宣命、見參給之間、右大臣退出、右大將又退出云々、此等事不委見、但入大內方云々、此間頭中將云、可供奉行幸乎、答可參由、又云、可及昏黑者、予即退出、此間內辨御退出、

路濕之間不令脫靴給、予又同參大內、入藏人町解裝束休息、食了、黃昏歸參、不改儲劔參着之間、還御已被催間也、自院濟範參入、招頭中將、中還御可被忩由云々、左大將殿即令下立給、此間範朝公氏參入、相共示合列立事、予範朝西上北面由存之、御即位日如此、一昨日入御又如此、何有異儀乎、公氏彌以難澁不來加、予密々中大將殿、仰云、西上北面立砌也、此間光親卿參入、又云、西面北上可立、二人猶稱本儀、納言云、所存猶北上也、然者兩樣可立歟、予等答云、所詮只可奉隨上﨟申所存許也、爭兩樣可立乎、被引上﨟時、更不可及子細、予如例行幸立、公氏朝臣來加、少納言顯平奏、寄御輿、御輿過之間、公氏持笏揖、放列副御輿如例、即役劔璽、此間予等前行、（先是又各云、可經一夜出御門、少時又云、被問外記、左大將殿同令申給、不可依出御歟、入御用他門之例、不可勝計、隨又修明門可當太白方云々、仍用建禮門、）經建禮門、（神祇相儲大麻、右衛門權佐立其列、）承明門列立如例行幸、公氏朝臣終在本陣、不前行、即役劔璽、退御輿之間、復公卿列、左中將留階下、少納言奏之、問名謁、稱籍退、昇齒蘂方、少時召殿上人

於御前、其儀如先々、朗詠今様萬歳楽了、又二人舞、此
間予退出、天晴月明、舞妓昇降了、爲家參院可拜賀之
由、示合令參、以藏人家賞奏之云々、叙列了、付魚袋、今日家嗣
朝臣裝束、小忌下濃打衵、紅梅衵、二濃單衣、白日蔭、
紺緑綾將、羅半臂、資平朝臣濃打衣、蘇芳裏濃衵、二青單衣、小忌
平緒、白地青文繡之、紅梅句色、日蔭、其色濃淡白三色也、基保紅打衣蘇木衵、二紅單衣、着之云
云、左衛門尉康光、又小藏人等紅日蔭、自余皆用白、右
頭中將帶樋螺鈿劍、今度地下次將出仕、只雅清中將一
人也、卯日同供奉行幸着小忌、
十七日、天晴、左大臣殿仰云、明日可歸八條殿、今日
來臨哉、未時許參入、被仰日來事等、午日中納言忠房
卿無申事由者、推而着座、自他雖成不審、依無令見不
問之間、定通卿問被申事由歟由、答云、以內豎申了、歸
來所申可召寄由也、案之內豎自由示此事歟、內辨不聞
之、右府加宣命之列、猶奏聞之後可進歟、件日又云、主
基國司不取悠紀揷頭之例見出之、後悔者也、又仰云、
九條大納言殿每度昇降用西階東々階西給、極以不違、

未問答其事、我內府皆如他人用東階東西階西了、更無
所見、後日可問申之、巳日訪五節所、其座如午日、但
大臣料敷茵、主人座例幄也、一獻主人勸杯、大納言殿、
公定、實氏卿等在其座、件日中納言遲參、頭中將以近
衛將可爲代由來仰、問其人、答云、爲家可宜、仍已仰外
記了、而少納言參入之間不勤之、申云、此事未承及、極
以驚存之、其作法未分明、不申定之間、若勤之不便歟、
爲之如何、仰云、所存如何、申云、猶出南門外者、外辨
遠見、太無所據、不着外辨、在其眼路、尤無骨、仍只在
陣、召後取杵、就版召之宜歟、仰云、然者於此事者、尤
有便歟、豐樂院儀少納言自延春門參入、准此儀少納言
可入昭訓門、而皆不覺所入南門也、依此說者、陣引時
出入門尤可有便、予申云、此條尤可然、殊勝々々、兼
申定此事、不敎訓之條後悔百千、但大內之儀猶以建春
門儀、欲出日華門如何、仰云、彼儀大舍人猶於建春叫
門、仍出也、大舍人在承明者、可替此儀歟、申云、事猶
爲大切、便宜只捨大舍人叫門、偏可用建春之說也、仰

此條、又强無難歟、予案之猶可用此說耳、深更退出參院、信能朝臣語云、寅日頭中將以下家嗣朝臣等多昇常寧殿、不通反橋下、而卯日又皆悉通反橋下、兩日不同如何、又自朔平付女房之人、可在筵道東、而左右、仍我示基保令立左、見之人々又立左、中宮權大進經兼一人立筵道右、又淵醉一人祖左、是定經卿例云々、頗不足云々、件夜左頭立貞觀殿北面之東、上﨟多立西歟、但泰通卿立東云々、淸暑堂御神樂夜、前右府我不接節會、前官也、仍不指插頭、出自東戶入可着座由被存之、而見上﨟通光隆衡等卿、自東入、於隆衡者示此由、更歸自西令入、經通朝臣無左右着公卿座前、右府云、於院御所雖被召加公卿末、御前之儀不可然、藏人頭可罷着殿上人座、即被追立了、壽永父卿爲藏人頭勤仕此事、尤可見前蹤歟、予辰日不昇殿、自階下退出、隨上衆由申仰、奏聞了、仰云、於我者可登由存也者、後悔云云、賴平卿被寄插頭之儀、大相國深欝憤、於右府者可問由被稱云々、亂階被寄事也、自讚之詞等太多、此人頗有此好、又器量尋常、不似父兄之故歟、名謁訖退出、寒風殊甚、又他人說云、通光卿見前右府、忽撤插頭花入東戶云々、不足言歟、

十八日、天晴、自座主御房、賜定圓灌頂淨衣濕衣等生一褁云々、淸範朝臣奉書云、大嘗會午日還幸、少將殿令着魚袋給云々、是本儀候歟、而近代說多不着云々、隨御所見可令申給之由、內々御氣色候也、仍以言上如件、內々言上、此條御事やなどとて御尋候ニハ不候、只爲聞食御所見、尋候由沙汰候也、重謹言、予申云、爲家午日還御付魚袋候事、別付魚袋之由所見全不候、件日還御、偏不改節會裝束垂纓取笏供奉、此上限魚袋可解取由、管見不及候之上、事理未案得候、惣次將之身着闕腋用巡方帶螺鈿日、不付魚袋之禮不覺悟候、可(所カ)謂祭使、至于如臨時祭使幷內宴出居、入夜帶胡籙之時、解魚袋、只北山抄所載、叙列日引陣間此事候歟、件儀猶裏書破(記カ)之、秘說以付魚袋爲可云々、依思此等事、限此還御可解魚袋由、不諷陳候也者、以此趣可令披露給、

此事誠不存事也、案之忠親公於事以今案稱秘說之人
也、如此之輩云出事歟、依不改節會裝束取杄之儀、至
于魚袋何撤之乎、如何云々、更伺彼仰之處、御氣色宜
之由示之、
十九日、天晴太寒、今日院童女御覽云々、光家猶付
內大臣殿下仕云々、此役未得心、先例被英華事也、而
被召光家、被合他人、爲本所爲身失面目歟、彼男事不
及口入耳、（後聞、五位藏人二人、依召祗不參、仍二人付之、大臣殿下仕在堂上云々、）仍消範朝臣奉書
云、大嘗會辰日近將先着淺沓、蒔詞奏了改靴事、御存
知之由其聞候、何程可着改候哉、御所見何記候哉、可
令注申給候、此事可然之由被思食、且被御覽及之間、
爲潤色御尋候之由、內々御氣色候也、仍以言上如件、
頻勅問、恐惶無極、申云、辰日近將先着淺履事、惣大嘗
會之間如舊記、依其用否一切不尋見、只去年衆論議之
催之時、僅所借出少々引見候許也、此事兩說之由粗雖
伺見、更不知可否、去此事次伺申內府候之處、淺履爲
宜說歟之由被處分候、於着改事者、上古記惣不見及

候、但外辨出南門外着靴還着云々、着靴之人參列之後
可無便宜歟、何此間相替各可着改之由、廻愚案候許
也、凡依無身至要、如日記不尋見、萬事向暗夜、僅所存
如此候也、但內辨任所存申此由了、權辨兩府其禮異
他、仍後參入以前、可退陣由申含了、仍此事惣不沙汰
候也、定被處不覺歟、散木非人所見不可過之耳、依寒
氣難堪不出仕、
二十日、天陰、微雨間降、阿闍梨來談、來廿四日灌頂、
同廿二日許可、此間事頻有懇望之氣、隨堪雖相訪無
力、愚父更不及隱耻歟、前院主倂都來談、
二十一日、終夜今朝雨濛々、申時休、今日加小灸頭、風
熱、以空體房加灸點二所灸之、傳聞、相國有惱氣云々、
二十二日、夜風吹雪、沙庭僅白、午時許着束帶參內、於
鬼間謁女房職事、爲畏申爲家國司加階間朝恩事也、委
細示付、退出之間治部大輔知長、於諸臺招留予云、只
今聞食參入由、賜櫛五裹之由相示也、忽拜領、恩賜之
忝淚先催、其體太以美麗、不論事之輕重、聞食賤老參

入、拜領節物、感泣之至無物取喩、陳謝返失詞、相計可有披露之由示付、即退出、故不向他所直歸宅、今日聞、依節會遲參、五位藏人三人召籠云々、明年二月十九日法勝寺九重塔供養可有行幸、三月兩社行幸云々、申時許清範朝臣奉齎給題三首、可詠進和歌廿首者、近年此事無沙汰、殆廢忘之間、老風情尤可拙、爲之如何、今日阿闍梨許可椀飯、猷圓律師訪之、頗過分云々、

二十三日、天晴、美福門院御忌日、雖欲參鳥羽、寒氣太難堪、又無催、仍今日猶休息、廿六日欲參、明日定圓入壇事、人々之訪無實多、自身又尩弱之間、事多闕如、約束之羅已以無音、太失本意、但左京大夫并三位資頼等各相訪、被物尤爲芳心、阿闍梨灌頂前日椀飯成時法師送之、又過分由答之、入夜之間、明旦之料、忠弘又今夜調送之、依番參院、深更名謁訖退出、頭中將語云、廻立殿行幸安御輿月花門事、出御自西之時、猶安日花之儀、通方無所見、如此事不達之時、問官外記、又定事也、仍以出納令問國家云、可出御月花門、御輿猶可安日花門歟、先例如何、答云、自昔御輿可安月花門由申含之處、于今在日花門、返々奇恠、只今所令廻也者、即自中重廻之、此事誠雖不覺之至、此上依不覺悟不加詞、輔平中將等以人觸送云、官副御輿自中進可廻由申之、可然歟、答云、御輿安月花門者、左將可被渡歟者、於此條者相副廻之條不穩便歟、次公卿又經階下被立西、是又僻事由左府被承伏申、自他不知案內、誠可謂遺恨、但官行之間、存有所見歟由也者、予問爲家魚袋事、是限叙列人、有漸不達付之無難由、御覧出了云々、修明門院還御、殿上人多改小忌着束帶、輔平中將作小忌供奉、先例自眞言院還御、更不改小忌、尤奇恠云々、家嗣中將在此中、相國風病更發之間、不被伺候之由被申云々、時賢等之所爲也、近代之人改裝束事如咒師、日來此事被處穩便、今見舊記漸被直歟、清暑堂御神樂之夜、昇高御座、見物之人有之云々、五位藏人等不當歟、又御前舞了後、於仁壽殿觀音御前有女犯人、親通、主上聞食之云々、又丹波介清親獻物取副笏云々、明日

於西坊城可有相撲、親定卿奉行催廻、右大辨並左中辨等在此中云々、宗宣依此事、此夜職事等被免召籠云云、歸家之後、定間入撿布施等取入長櫃、曉更可送遣由含忠弘了、少々先度送之殘也、都合自是沙汰送物、大阿闍梨布施、被物三重、(御綾一、織物一、綾一、)裹物如例、懸子三、綾一、五疋、絹一、三疋、綿一、七十兩、讃衆料、綾被物一重、裹物一、(僧綱二人絹裹、)凡僧施料、錦横被一、(不具物也、無裹、隨尋出、)水精誦兜、(付打)枝、此外大幕一帖、兼時朝臣訪、直可送由先日示之、座主御坊淨衣一具、濕衣二具給之、椀飯都合四具沙汰送、此外事予不知之、或勸人如奉加聖人、或勵微力依爲善事、相構令遂之也、

廿四日、丙寅、天晴、巳後陰、入夜甚雨、

廿五日、夜雨止、朝天晴、巳時許院主法印消息、阿闍梨灌頂無爲無事令遂、感悅之由被示送、一度大事已成就、誠以感悅、毎事不具之由耻思之處、丁寧沙汰本意之由有感歎、尤爲面目、阿闍梨又悅送之、女子相伴或女房向九條之由云送、且依招請也、借送車了、入夜少將退出、語云、親平經列前後列之儀、上皇仰也、後日敎訓失錯之由有勅定云々、丹後守公廣取右大將插頭、久招冠額、遂稱穴見由、滿座解頤云々、召籠職事等儲飮食招請、爲家、惟長、稱候御前由不到向、爲長卿兼隆等向其所、三品早出、兼隆終夜醉鄕、酩酊迎中宮半物、此事達仙洞之叡聞云々、少年者顧傍難、感情催落涙耳、

廿六日、自夜天陰、依召參左大臣殿、見參移漏、入夜退出、是光家事爲被仰合所被召云々、光家依此殿仰參鳥羽院、殿上人少々被催之上、又自大臣殿被催之云々、遠章實茂等也、常磐殿御佛事了、僧以下參鳥羽云々、遂遠有煩歟、

廿七日、天晴、以消息與督三品問答此事、成約束訖、後次第遲引、歲内又稱無日次由、期明春云々、太失本意、

廿八日、自夜甚雨、夕雨止、

廿九日、天晴陰、參座主御房、爲畏申一日恩賜也、見參之後退出、今日若宮渡住此御房給、有御營云々、傳聞、來月十七(日脱カ)六條宮御元服、藤大納言(師)奉行、五位院司左

少辨家宣云々、右將軍不承此事、如何、
卅日、天晴、依遠忌籠居念誦、於嵯峨修恒例事、入夜一寢之後、北方有火、泰忠朝臣新宅燒亡云々、少將昨日退出、今日參內、夕退出、明日行幸一定云々、

○十二月

一日、癸酉、天晴、僧都被來談、秉燭之程參內、先是阿闍梨入來、依獻行啓出車乘檳榔、少將介先參、經陽明建春宣陽和德門參入、於鬼間逢左頭中將、奉行、昨日依院仰被分行啓人、公宣、實宣、基忠、基行卿云云、又依今夜勅定、被差定賢所供奉將、左實俊、右師季、行啓々陣、左定親、右敦通等云々、爲家依爲下﨟可用意由雖示含、依別仰被仰彼四人云々、人々漸參集、無程出御南殿、國通公雅中將付內侍、先是有召仰事、頭中將出陣、不見其事、予即着靴、相儲宜陽垣邊、藤大納言、師經、土御門中納言、定通、左金吾等在此邊、人々漸來加、右將渡了云々、即列立、經宜陽壇上軒廊二間、師經、定通、忠信、有雅、賴平、基忠、親定、家衡、家良卿、予、次闈司奏了、少納言行定奏了、寄御輿程遠不見、安御劍、已乘御、此間予揖前行、出承明東間、於春花門外騎馬、經待賢門大宮三條、入東門如例、次第列立、敎成卿參會、入御如例、奏名謁了、暫昇中門邊、即退出、左將、國通、雅經、家行、忠明、通時、基保、爲家、右將、清信、公雅、家信、家嗣、時賢、實經、宗平、師季、爲逃步行、不參內、騎馬在路頭、仍假依別仰、實時中將供奉賢所、右佐定痛惱歟、雖有下﨟被仰下間如此云々、
二日、天晴、妻女出關參詣社頭、男女子息相具、女子七ヶ日參籠、予依老病寒氣不參、又是依詠歌事也、清範朝臣奉書、和歌今日可進由重仰之、即如形書連進上已了、老風情盡一首不尋常、但又不可遁之、
三日、天晴、宮內卿送昨日歌草、披之全玉瓚、彌增心中耻了、傳聞、第四親王御元服來廿二日云々、此言年來有稽古之心、殊宮文章才名之譽遍天下、而自去夏之比、稱上皇之嚴訓、偏好弓馬事又水練角力、忽以如此不善之陪從等添色激勵、已拋好文之思之由人以歎息、而昨日上皇召爲長卿、偏可勵文道之由被仰含之、是

只凶徒之所稱歟、更非叡慮所好云々、午時許社參人々歸來、方遂宿忠弘宅、

四日、天陰、巳後雨降、今夜臨時祭調樂云々、少將束帶、未時參內、一昨日同被行、舞人二人參入云々、深更退出、語云、以藏人所屆長角女院侍居也、爲其所、有樣、仍脫沓昇綠了、侍從宣家最前參着、乍懸裾在座、相示令下之、兵衞佐成實殿上人帶劒把笏、爲家藏人二人不帶劒、先着座、勸杯等如例、次舞、竹憑者中實、次神樂了退出、去秋十首歌自院被申之、御覽了被賞爲返上云々、雅經朝臣第一之由有沙汰云云、今日或物依志送奉柑子、入道大臣殿女房返事云、

一昨日假御風、昨今雖無爲、其後不食御座云々、

五日、終日雨降、申後如注、依召參院、一日歌御製以下被書連可立次第由、清範朝臣仰之、但夜前書連之云云、其次第無可直事、仍返之、即奏聞清書云々、恐歌尋常之由、有御氣色云々、爲面目、大嘗會之間爲家出仕、於事存可存事由、內々有御氣色之由語之、殊恐悅、除目來十日云々、昨日以宗宣大納言無出仕之條、爲身爲朝尤奇思食由、被仰關白殿云々、尤可然歟、申時許退出、依甚雨不參番、

六日、辰後雨適休、未後天始晴、今日仁和寺御幸云々、明日灌頂後朝御布施取、經時朝臣奉行催之、先日領狀、今日以消息示付觸犬死穢由了、遂所晴參、云窮屈云不具其際太多、末座賤老交衆、無詮之故也、少將參內、予在他所由可披露由示付了、非社稷之勤節者、只可發老身耳、

七日、天晴、參左大臣殿、秉燭以後退出、

八日、天晴陰、未時許僧都被來臨、即爲沐浴向法印許由稱之、其後明曉自御社退出、使等沙汰送了之間、有法印書狀、急事云々、披見候處、此御有樣危急無力限由許也、假名帖、尋問使者、入道殿令絕入給云々、乍驚以忠弘令馳參、今夜依調樂少將未參之間也、秉燭之程忠弘歸來云、今日猶無爲御坐、盡御膳雖如例、惣此間御不食、雖不見入給強不驚之間、事外苦由被仰臥給、即令引入給了、大納言祗候院之間、被馳向云々、女房別

宿、折節更無計略、然而依有事恐、忠弘宅與有別屋、大炊御門面通也、仍隔中垣可渡坐由相議、予少將相共先參向坊城殿、中入之間僧都被出逢、且女房御中可有披露由申之、宰相法印皆被出逢、各云、去二日忽振給之後、又溫氣事外病惱、自翌日落居給、心神無爲云々、然而一切不食、自三日被始懺法、(恒例二季、今年延引及此日、)移坐堂廊給、(件所不取入魚類、)一昨日戸部被參、事外尫弱、今年難過歟之由被仰、但病翌日ハ不能立、昨今ハ行步無煩由被仰、又令剃頭給、今朝 如例開障子聽聞、(每時如此、)此事猶如例、而依尫弱無偷、溫可念佛由被仰臥給、仍告申法印之僧都許、馳參之間、不及御言語令終給了、善人之命終已如此、可謂不思議、大納言只今於北宅(知信屋、)被謁女房由聞之、仍後可被申由申之退歸、以忠弘此由令觸內藏人等、歸宅後女房以與渡忠弘宅了、折節寡居、於事煩多、

九日、天晴陰、雪紛々甚寒、巳一點物詣人歸來、以祖母書狀示越中內侍、除服早可參云々、然而今日重日、明日衰日之上、午日明後日滅日、十四日除服可宜由內々存也、入夜向刑部少輔宅、此事等不審示合(含イ)之、輕服之後未出仕、 明日可除服由示口參院、名謁之間淸範承仰、明日申時許可參、例連歌殊可被嗣由仰之、除目日太以中間歟、承了退出、寡居閑寂、

十日、朝雪積地、黃昏參院、除目沙汰未訖、執柄御坐云云、又今日於馬場殿有鳩合負態、左金吾經營、其風流只金銀錦繡盡善盡美云々、去春過差如何、相國自其所被退歸、(其人數之內又有龍蹄等、相國已下得也、)次除目評定、(馬場)戌終於殿上有若宮御元服定云々、其事了又出御高陽殿、各應召參入、無心宗之輩在東、有心宗在西云々、是御所也、先立隔屏風、各宗連歌折紙一枚訖、撤屏風寄合、賦鳥魚云々、其物不覺悟、太不堪、東、光親卿、顯俊卿、宗行朝臣、定高朝臣、重輔、(未至、被召加、)仲家、家綱、淸範、(執筆、)西、御所、定通卿、予、家隆朝臣、雅經朝臣、賴資、(執筆、)家長撤屏風後淸範書之、子二刻入御、折紙六枚、御句如流、天氣太快然、卽退出、藏人次官棟基、仰少將除服出仕事、

十一日、天晴、早旦侍從申出、執筆折紙送之、五位以上事似穏便、惣任人不幾、但雜任之體只如前年、父拙官內舍人諸成功歟也、侍從源淸房、（不知其人、朝臣歟、後聞淸信卿子云々、）左京權大夫親綱（近臣勞太過分、）修理權大夫長經（不知其人、）圓宗寺 法花會定云々、秉燭之程人々漸參入、行幸殊被忩云々、公宣卿着陣行召仰、頭中將以使者、院御所御裝束等訖歟由尋定高朝臣、少時使歸來申事具由、即出御、右將渡、中將、雅淸、家信、家嗣、範茂、時賢、少將、敎通、實經、師季、親平、宗平、公行、列立、右大將、定通、公宣、敎成、忠信、實宣、光親、有雅、範朝、賴平、基行、有能、家衡、家良、予、公氏朝臣、列立、少納言顯平鈴奏、寄御輿、左中將、國通、資家、公俊、家行、忠明、少將、通時、定親、家兼、基俊、實俊、爲家、親通、右中將、實時、加公卿將、放列副御輿如例・賴平卿開犢戶安御劒、此間前行召使來云、鹵路改（本三條洞院中御門云々、今烏丸二條西洞院云々、）騎馬、烏丸北行、二條西行、入高陽院殿四脚、列立殿上屛前、右大將入四脚立北方、光親卿顧退列、脫靴着淺沓、步進向御輿、揖入中門進南庭歸出、又揖左廻復本列、御輿入給、公卿磬折如例、次异廻御輿東面、奉安中門也、右大將立御輿艮方、次將在南、安御輿之間、公卿幷近將皆跪地、家良卿立右大將東、召寄前駈令下尻、（此所无便歟、）此間公氏朝臣居右大將東、（四尺許、）家良卿雖其兄弟〇以下闕文アルカ敎成、實宣、基忠卿着座、自余於幔口名謁歸出、公賴、高通、有家、有能、忠行、家衡、予、顯俊朝臣、（散位九人、希異也、）其後光親（定通）賴平卿參入、定通卿加座、光親賴平名謁歸來、光親卿云、院司雖不重間遲參人、只名謁由所存也、仍用其儀、人人有奇氣云々、事了行香、及基忠卿云々、（此兩人加間、基忠卿前近寄上臈來、次第被坐下、）次祿了併退云々、次下薦公卿次第參加、副東西面坐、（是例也、各有揖、）顯家一門三人早出了、名謁了、次第揖自下退出、近日所衆武者所不和喧嘩、今朝事有限、不可有奇恠之由殊被仰下云々、然而武者所打籠强、同時名謁、返々奇恠之由藤中納言高聲揚發、不可退出之由仰成長（本行院司、）令抑留武者所、巳亂拍子ハヤシテ退出之間、止聲列立中門內、中納言以成長奏事由、御定云、上

三人口一人（二イ）先可召籠小庭、即仰成長召入小庭令閇戸、武者所等申云、所衆猶不存例者、武者所又可有其儀之由盡申上了、是和平時、所衆送使者、依先例罷寄階下之由相觸、其時武者所問閑所衆最末名、是例也、而不送使、仍一人難存穏便云々、定高朝臣又申此由、仍又被問所衆云々、予此間退出、

十六日、天晴、仁和寺僧都被來談、淨快律師來、秉燭以後依佛名參新院、良久定通卿參入、着殿上始事、次着座、四位院司隆宗問名謁、定通、清光卿、予、顯俊朝臣着座、御導師昇了打磬、置笏如例、此後清長卿獨持笏如何、堂童子資隆知親等、此間賢宣卿參入加着、今夜寒風殊烈、南面屏風垂幕等破損不法、飄風甚難堪事、行香及資經、事了又帶劒、次上臈三人取祿入東二（賢宣卿已下）間、經公卿座上前取之也、經僧下公卿下自簀子遶着、定通卿自座上遶着、次名謁了退出、

十七日、天晴、賀茂臨時祭早速之由有頂催、已一點參內、無人寂寞（內大臣殿、大納言殿、參行職事外無人、）少時中宮大夫參着殿上、次使右近中將清信朝臣參入、布衣前驅二人、侍六人、蠻繪隨身四人、雜色八人、（花田上下黃衣、）舞人遲參之間、良久相待、少將敦通適參入、行事藏人家光猶遲參、久出來侍從宣家參入、御禊始定、內大臣殿大納言殿着給殿上、（內大臣殿自上戸、大納言殿入無名門云々、）此間予入無名門當座末、揖昇沓脫々沓昇坐揖、（端末也、）先是通光卿奧有雅卿在座、少時忠房、家衡卿、公氏朝臣各着加御禊云々、通方朝臣（藏人惟長傳之、）於小板敷取御贖物、自上戸持參、（經年中行事北、）宗宣入中門緣北腋戸、（惟長同用此道、）同取之、經年中前、（不可然、）次撤之、其道各同前、御禊了歟、敷庭座云々、後聞、今度御拜八度云々、是尤可然、上古如此、近代只四度、今被改歟、少時經通朝臣入上戸坐小板敷、此間藏人康光維長入上戸昇御倚子了、經通朝臣即立參御前、（無其程、無謂歟、）主上出御、予此間揖着沓、下揖出無名門間、經通朝臣奉告出御之由、大臣殿即下小板敷、揖出無名門、令着壁下座給、次第着座、中宮大夫、源大納言、九條大納言殿、二位中納言、已上着座、宰相中將賴平、三位中將家衡、予等在後座、

各於座後拝、脱沓各拝、次通方朝臣經後座後庭座北出幔門、召使歸出、使着座、紺地平緒如何、自余裝束如例、兼宗卿、通光、大納言殿、忠房、定通、實宣、頼平、基忠、家衡、予、次第拝舞人了、次保季已下殿上人取陪從花、公卿取花後皆着殿上、予不着、使以下立、今日自下立退、次撤庭座、敷御着圓座、右頭中將召公卿、即坐小板敷、内大臣殿以下次第參着、予此間退出歸家、脱裝束、與少將密々見物、八葉車、兵衛佐成實騎陸梁馬之由聞故也、但無殊事、庭座中央之程、兵衛佐實仲遲參追加着、件人新舞也、随身朽葉香萌木、二人、雜色赤色皆拔布、仲親取物、此外無之、亥時許歸參内、與家衡卿參中宮殿上、範宗朝臣知長等來談、範宗云、夜前參殷富門院御佛名、上衆左兵衛督先解劔、笏置簀子大床御屏風邊、空手着座、俄而起座、把件劔笏、於中門賜随身復座、行香之路又違亂云云、次空手進寄取祿、次能季卿挿笏取祿如恒、次祿公氏朝臣在座不取、雖相觸奉行人不聞云々、甚不得心、隆清卿又取之二返、祿未曾有歟、是非一人恥、已朝廷勝事歟可悲、明月皓然、招請左頭中將、有連歌、終始之間使歸參、有歌笛聲、各起行殿上方、暫徘徊、權中納言參入、少時出御、着御々倚子、是近年不見聞事也、聖代復古儀可貴、頭中將出殿上召公卿、公宣卿着御前、範□家衡予等着長橋圓座、頭中將參進、蒙天氣下長橋、召使以下□、次使以下着座如例、舞人參、次勸盃有二獻、保季範宗五位藏人等也、次各起座、人長作法如例、各還着、韓神了、人長召上卿、權中納言起下長橋、徒跣、入幔門、坐舞人座末中央程、即起復座、次召使、又可舞、行事藏人陪從二人召之、陪從無亂舞之物、御前之儀似無興、予此間起座退出、寒風難堪、于時鷄鳴以後也、人語云、舞間着座、忠房、定通卿、据懸檻欄、自余不然、云々、傳聞、傳聞右少將教通、右兵衛佐成實、說歟右衛門佐信俊、侍從資宗、侍從資俊、少納言顯平、祭北昇殿云々、近日雲路甚固云々、近日所加五人悉凡骨、如何々々、光俊、家光、經長、今兩人、

十八日、天晴、早旦家長奉書、今夜可有有心無心連歌、

可參之、□□(水明カ)門院御佛名僉領狀、仍此由示申奉行資經、秉燭以後着布衣參院、夜深月昇、出御馬場殿云々、依召參上如一夜、但昨日源大納言結構御事(此歟)積數多紙、仰云、有例連歌、隨句員數書之取紙云々、仍有催、有心在西、源大納言、同中納言、予、雅經朝臣、家隆朝臣、賴資、家長、無心在東、兄弟兩行兩辨、家綱、重輔、仲家、清長、上北面殲二人、在無心方、五位殿上人成實基保在有心方、　每人書一句、　取紙一帖置其前賦縣白云云、首何丁、仰云、紙不盡、又々可會合、又算紙數、御所十四帖、予十一帖、雅經九、光弘(親カ)卿八狀、家長七帖以下云々、名取紙可出云々、十一帖甚重、公卿所持還有耻歟、取退出、置綠着沓退出、上北面取之給從者云々、雅經中將同乘歸家、語云、花山三位中將逐日猿鱗、祈療已空云々、一子之上器量尤宜、嚴親心可察、中將且依此事明後日參春日、營神樂云々、前按察寶數卿出家云云、六十三、

十九日、天陰、辰後雨降、前齋院年潔御祓、二條大路見物、軒騎馳云々、仍凌雨見之、公卿殿上人布衣騎馬、衛府等其身帶劍一人、不具隨身、信雅卿子治部輔宗時、隆經(兵衛佐)、親長(平禮)、賴房(右少將)、清親(右中將)、資家(衣冠、左中將)、伊時(左中將)、散三位親輔(直衣)、家衡(平禮)、隆清(平禮)、有雅(直衣)、忠信(直衣、淺沓)、雅親(同)、院御車本宮出車三兩、國通、公雅、家信車、前駈各二人、其車皆引入衣、次前內府前駈六人布衣、牛飾車、其後雜色步行、無他物、見了歸院、御車立二條烏丸西方云々、見物之間以使問二條中將、從三位右近中將忠賴此曉絕入、依其告中將馳向、遂以事切了、今朝分散云々、年十四、爲相(將イ)家一子也、家譜久傳器量、又二親心中無比類歟、藏人宗宣消息云、佛名公卿五人領狀、參不如何、最前領狀了之由答之、連夜寒風雖咳病無術、強可扶參、秉燭以後參內、(少將先參)、今夜雖出居座勸盃杯、於杯酌歌遊座者不可接之由示含少將了、久徘徊年中行事障子邊、大納言殿御座、不着給殿上之間、依無便宜也、奉行宗宣良久催所衆、滿口稱未參由、不參事不始、門前更不可催歟、如何、經時刻稱各參由、欲申可

始由、此間大納言殿着殿上給、（經無名門、）予同着殿上、今夜上首兼基大納言參入、入中門妻戸、徘徊年中行事邊、次入上戸被着殿上、（此事頗凡歟、入無名門直着殿上可宜乎、不參御前人也、）定通卿、公宜卿端、在座、次職事宗宣入上戸、豫上卿氣色奏事由、還出觸上卿退歸仰鐘、打鐘了、出居猶不進、予相示右中將家信朝臣、左中將公俊朝臣、少將家兼朝臣、爲家等、經小庭參上、于時不開青鎖門、須先開、予粗雖示其由、出居不聞過了、暫佇立小板敷前、僅開之後昇、（今夜皆悉不突膝昇）云々、次公卿次第着座、（觸氣色於下﨟了、拍起座、恒例也、）範朝卿（不着殿上、）以下跪殿下、稱籍還着殿上、予名謁還之間宰相未着、先着本座了、（經端座也、）次公氏朝臣經奧座歸來、範朝卿又自端來加、堂童子火撥等聞相催音、不經幾程栢梨云々、兼基卿、大納言殿、奧、公宜卿次第還着、（公宜經上﨟後、）左將列坐小板敷、相催瓶子藏人之間、良久適出來、藏人未練殊甚、一獻國道朝臣（經西一間、）勸坏、藏人維長取瓶子坐、下盞了、勸坏人退立、維長經大納言後次第入酒、太遂例也、上首可被咎歟、直惣如泥、藏人家光可入奧座、而經臺盤上進、予稱遂例由、國通卿仰、又自小庭可進由示之、又來欲出女官戸、喚返令入奧座、不着沓、太不便、儒家庭訓不可嫌、卑賤役失東西、尤不當、入大納言殿酒、早可退歸由被示、乍取瓶子出女官戸了、仍瓶子失墜、官人周章、又自屏外招請、次二獻、公俊中將欲進、予觸範朝卿云、藏人頭可被召付乎、可被伺氣色、宰相示權中納言、權中納言雖見〻、﨟無其事、仍默然不答、勸坏即進坏、直下如先、三獻、又不取敢家兼朝臣勸之、同前流下、自二獻程脂燭之光在下侍、頭中將音聞、是爲招請用意來儲歟、尤不便、冷然而還去云々、上卿不被下箸、次々第起座還着御前、又不經時刻催行香、不足、仍各置劒笏於座前、次第參進、藤中納言（光親、）在年中際子邊、同參進、依所狹、下﨟對北坐廻及二間、各昇長押坐、次第取下、（及公氏朝臣、）次各立如例、行香路大略如例、返輪了次第退出、予出中門方招寄少將帶劒、（聽劔笏取之、可儲閑所由取示含、雖違例依事煩也、）祿人今夜六人也、而兼基大納言行香了逐電退出、（出中門戸、）仍藏人來催、即參進、範朝卿取了後入増、自簀子西進

跪指笏、宗宣授祿、取之入西第三間、光綱卿範朝卿入二間云々、上首入此間、歟人等云、御一門人如此歟、是不可依貴人、只可隨存旨歟、自公卿座上僧前進寄、賀最末僧前、拔笏退歸、本路自公卿前幷末退出、次御導師以下退出、兩頭在東面緣方、頻雖催出居、出入不入輿、僧不舞、天下無爲之時尤可有此輿也、次範朝卿以下次第參進着座、有拼、光綱卿取祿直着座也、公氏朝臣向西坐、依無座也、殿上人貫首已下參入、左頭問之、次第名謁、殿上人退了、公卿自下排退出、予即相具少將退出、入夜後雨止、退出之間霧深月晴、上首亞相每事如泥歟、傳聞、齋院出車一兩、伊時朝臣車於粟田口軸折、遣取替軸之間數刻遲々、家信朝臣車於大江殿、女房入水車破、脫衣乘今一兩云々、不知實否、

廿日、天晴、向九條、日暮向坊城殿門前、招請僧都、少少撒不審、少時亞相被出逢人、戶部法印次第相謁、且語世間事、宰相中將元三出仕不可然由存之、但父申不可出仕由、其上可隨御定由、內々可申入由、諷諫了之由被語、法印落々云、女房佛事雖嚴略猶不可默止歟、但其體省略更不可有難、最略猶以無計略、偏雖可現恐（被カ）耻可難堪歟、兼不可有披露、答申退歸、行向東宅示合此由、高陽院殿翠簾荷貴、旁仰天之間、一事難叶、無爲方者也、貧賤之果報、悲而有餘、

二十一日、天晴、不出行、入夜佐渡親康來談、終夜閑談、臨曉退歸、京官除目之比、院御所有口首（落カ）、親康父子罪過爲妨忠繼御給意趣云々、忠綱取之令見親康、未奏聞、依此事七ヶ夜申泰山府君、每夜向齋庭云々、人心不思儀云々、

二十二日、天晴昏雨降、入夜滂沱、午時行向法勝寺、講房令破壞之間、以大湯屋爲其所云々、此僧非本知音、以難去緣殊招請、如此事非殊可歎之外、强不遁避、仍到向也、證通僧都信弟子也、參新院佛名、次妹女房懇望云々、弁沓脫入南面簾中、母屋敷高麗帖爲公卿座、講師出逢、欲居經、予可略由相示、即出、明日可給綱所祿云々、參法勝寺、直着堂、前座經舞人幄北昇講堂西石階、經壇上南廻於長押下揖、懸膝昇着座揖也、壇上破壞有恐、左中辨閑談、良久待上卿實宣卿之間、二位

中納言（忠房）存外参入、着座給、（辨还進入堂中了、）被問予云、直着此
座、若近代之儀歟、先着金堂西廊仰鐘、相引着此座歟、
予申云、近代常如此、是略儀候歟、次辨進寄示申、予氣
色上卿、被問云、非其乎、雖々参乎、予傳示、辨申云、三
條中納言可参、事大略具了、外記未参、納言命云、雖
外記不参、餘事具者仰鐘何事在哉、辨揖昇進上卿前坐
揖、上卿仰云、鐘カネ、辨承了揖、立下長押着沓揖仰
鐘、（仰召使等、）打鐘了、講讀師進、（於南階下下輿、相並昇着座、）各着座了、打磬
置笏、堂童子（左右各一人、）進寄、行道了、次論義朝座了之間、
賓宣卿参入、此間予揖下長押、着沓揖自壇上西廻、（賓宣卿此
間漸寄着座、）下西階退出、大藏卿相逢西大門内在（右カ）、下﨟、予
参座主御房、入見参、入夜退出、五卷日明日也、昨日經
仲卿母逝去云々、仍今日經時不隨役、
廿三日、辰後雨止、巳上自高陽院殿被出、宣陽門院昨
日曉入御、御元服儀了深更還御云々、彼儀可尋見、次
第粗以後聞、傳聞、申刻上皇出御、（南庇西北屛御簾、宣陽門、修明門兩院、各御座北内、）
（女房等祗候、）御座龍鬢之上茵云々、其東敷親王座、茵、親王参

着給、（赤色闕腋、例童裝束、）次院司参上、蒙御氣色喚加冠、童子敷
茵、左大臣殿参着、五位殿上人昇二階立之、理髪經通
朝臣参着円座、理髪良久退下、次加冠進加御冠復座、
親王退入休息所、次加冠退、次又召加冠、如初参着、給
祿退下、出對坤程庭上拜舞、次召理髪給祿、拜舞、次親
王直裝束黄袍無品、下中門進南階前拜舞、（右大將取御祿、到于中門橋下
祿云、）付上皇御膳賜、突重三品以下也、次召公卿、次親王
加着座上給、次勸坏、次御遊、次親王叙品之後、又改着
三品袍、如初拜給、次上皇入御、親王於御休所供御物、
先是又依召介参御所給退出、御前物事了、又着直衣介
参院御方給云々、女院御衣以下自院御方二品被獻之、
（女房以下大略每人有此事、）通光卿所進馬場殿風流棚、今夜被獻此御
方、女房之料云々、是只萬々一觸耳之事也、次第役人
等可尋見、入夜参院、（番、）人々云、昨日公卿等親王御起
居之間、其禮可何樣乎之由、内々取御氣色、仰云、大納
言以上不可座、中納言已下可任意、御拜之時公卿以
下定堅見歟、不可有人由被仰、皆被退云々、仍其間無

人、令着殿上給之間、忠房定通卿不動座、有雅賴平範朝以下皆動座、但其內座動、又下緣入各別〔列カ〕、（有雅賴平範朝顯俊淳下）云々、令着奥座上給之間、右府殊有恭謹之氣色、左內府只如尋常之儀云々、殿上勸坏、昨日朝顯有氣色、早速可催事由被仰、仍兼隆行之、以知家朝臣獻坏、左府任本儀令追返給、而不申御定由、須臾又勸、又追返、如此事及三度之間、左府仰云、此儀已及三度、非本可存次第、若別仰歟、其時又殿上之方非別仰由有其音云々、然者猶可返由被仰、知家猶獻置盃退歸、其後更仰由兼隆申之、仍然者可獻坏由被仰由、公長朝臣重申、進寄取瓶杓、乍持其杓退歸、次公賴卿勸坏、知長取瓶子、次別當勸坏云々、有能卿布衣上﨟、東對腋外殿上北御休廬邊、交衆見物往反、或交坐公卿中云々、役送公卿、範、賴平、公賴、忠行、家衡卿（已上三人伶人）、公氏、顯俊朝臣、兩頭加、猶與返云々、依無催不參、而無人如何、左府給祿下東對南階、爲寄、自余物御下襲半臂許持之、拜舞、（基定獻御帶）此間引儲御馬、頗無便宜、拜了退入之間可引歟、拜のうしろニ引立、馬頗失便宜云々、又取綱一拜如例、左頭召親王、召公卿役再度、又理髮、又給祿、御遊、（所作）、箏往反十一度由稱之、右頭仰叙品、給祿拜舞、

二十四日、天晴、左大臣殿予有申事、御返事之次副給一行、仍寫取之、侍從藤原敦忠、刑部丞源資宗、（大嘗會主基功）、藤原高俊、（法勝寺南大門金剛力士功）同吉茂、（刑部丞政宗讓所帶上法勝寺九重塔用途功）、大學權助平義滿、（九重塔功）、大藏丞惟宗康助、（大嘗會御禊大藏省功）、壹岐守中原廣經、（止史巡上、大嘗會主基所用途功）、左近衞將監惟宗廣賢、（大嘗會御禊木工寮功）、藤原盛遠、（大嘗會主基所功）、清原季俊、（刑部丞保信止所帶任之）、右近衞將監三善景清、（法勝寺御佛修理功）、大江宗俊、（大嘗會主基所功）、藤原康能、（法勝寺御佛功）、中原友長、（同功）、平宗茂、（法勝寺九重塔功）、左衞門尉大江信元、（九重塔功）、紀久澄、（府奏）、右衞門尉有道宗朝、（九重塔功）、少志紀職政、（大嘗會御禊功）、左兵衞尉藤原能忠、（大嘗會御禊功）、紀遠賢、（大嘗會主基所功）、大江光平、（大嘗會主基功）、右近衞尉橘公頼、（大嘗會悠紀功）、中原爲行、（有官止民部巡上、九重塔用途功）、藤原朝政、（九重塔功）、源親綱、（法勝寺御佛功）、大江國政、（國道讓史巡上、大嘗會主基所用途、）左馬允伴惟宗、（法勝寺南大門金剛力士功）、右馬允平有忠、（法勝寺佛修理功）、建暦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從三位藤原公氏、源通方（中將如元）、藤原顯

俊、職人頭右大辨藤宗行、静快猷圓兩律師來談、猷々
猷々入宇治云々、秉燭以後依佛名參承明門院、土御門殿、於
御堂可被行之、仍撤劒笏謁女房、自十八日御風氣事
外六借御、仍渡御此御所云々、奉行範資來云、今夜佛
名每事新儀不審極多、先去年以後御出家之後、可爲御
堂之儀之由沙汰、去年忽撤例定御裝束被渡御堂、○以下闕
文アリ於去年屏風已下物具大略如例、諸司供之○以下闕文アリ
只御帳壁代許無之、於今年不可有屏風○以下闕文アリ等立障
子、公卿可坐其內、內侍座不可有之、四位院司不可問
名謁、公卿不稱籍、事了一度可名謁、事儀大略可似修
二月、自後戸可取祿之由、新大納言兼被示送、而今夜
如去年、諸司供御裝束立屏風、仍觸大納言又撤之、凡
此儀尤不審、上東門院皇嘉門院如此之由雖傳聞、各
不知其儀、極難計、公卿參、又遂亂、重遣人、此間民部
賴房云、少年時皇嘉門脫カ院所伺見也、屏風以下只如例云
云、今案之、新大納言議定甚不得心、出家所皆如例、何
限此說有新儀哉、良久定通卿參入、問同佛名之儀、有

嘲哢氣、於後戸取祿者受不可跪、又是非祿、只布施歟、
六位手長乍立可取之也、又丈六前例小燈臺等、於事不
符合歟、惣新議儀カ條有不甘心氣、源大納言兼領狀、被申
所勞、仍申事由、早可始之由示範資申事由、來示是非
殿上座、只例公卿座也、殿上此饗云々、中納言仰鐘、即
着座、入障子、次予又入、同障子東座、入了開障子、次
僧着座、北上西面、弟子僧其南連座、御導師升、堂童子
親長以忠入東面妻戸、其座妻戸前也、指油澁人同出入
此妻戸、三座了錫杖之間、範資六位等又入妻戸、行後
戸取被綿、各給之如例、事了、中納言行後戸取祿、予同
取之、各復座、隆宗朝臣又取之、僧退出、次隆宗於堂童
子座問各名謁了、予出障子退出、今夜儀甚不得心、納
言語云、一昨日着座不動座間事、預御問間事、此納言
語云、一昨日着座之中當其末座、而保延家成爲中納言
動座、汝不動座如何之由、內々預御問、更無存分事、依
恐此事今日猶出仕、猶與內々尋、女房只御不口許也、
不可有出仕條由有御氣色云々、人語云、妙香院宮少納官內

（侍眼）、依人口喚々被預長厳僧正訖、於母者猶可祗候由雖
有御氣色、件女可遂出家本意由稱之、不歸參云々、顔
知物耻歟、家宣法金剛院（明後日）樂行事催少將、奉公太背貴、
此辨本自尾籠不當者也、問答可費紙筆、仍予示爲家物
詣之由、
二十五日、自朝雨降、九條今日參二品局、病後未復尋
常、依參籠日吉宿願爲謁見云々、今日修明門院御佛
名、內侍所御神樂、明日官奏、御書所作文、明後日中宮
佛名、御前、二十八日座主修大法令給、公卿少々可來
臨、且爲每年事、自院可被催由一日有御命、仍欲參、歳
末忿劇無極歟、近日僮僕或病惱、或逃亡逐電、或喪父、
彌不具、取正出見苦歟、親厳法印來談、臨昏九條退出
給、謁云、去年可被志充足利事、即反掌收、而可爲宗行
之恩云々、早速如夢、可謂比興、欲參女院御佛名之間、
使者奔來云、可有連歌可參、仍布衣馳參、（甚雨）實氏宰
相中將被限過了、初參、可候連歌座由被仰云々、依甚
雨先相儲馬場殿、少時出御如例、俄始、賦木人名、人名
ト八當世人名字ヲ隱題用也、不可嫌高卑云々、此中有
隆忠名、雖戯事丞相名如何、太不便、如一夜每句疊紙、
（今夜懷紙）百句了入御、予十六句、御句十九、定高朝臣十一、
以之爲多、定通卿女院佛名了追參加、（摂如例）光親卿又爲佛名
參入、不交其事候此座、顯俊朝臣予等布衣祗候、事了
予即退出、有以御何、兩卿、予、賴資、一家長也、佛名公
卿、右府、定通、高通、有能、公氏等、自餘三人不憶聞、
廿六日、天晴、今日洗髮潔齋、始精進、印圓禪師來談、
是兵部卿子息云々、少將參內、今日御書所作文、式部
大輔宗業被聽昇殿云々、當時之政蔽耳目事太多、是賞
文之故云々、孝範又追其跡歟、雲上太狼藉歟、又有官
奏云々、
廿七日、天晴、未時內竪來云、荷前午時可被始行、可早
參、申承了由、重再三催來、即參內、（予時及申始）公賴卿在殿
上、予坐鬼間、實宣卿參入、大納言殿御坐御前云々、棟
基付女房申事具由、大納言殿令出給、予奉問使御勤仕
歟、仰云、使者不勤仕、猶可行事由別仰云々、正曆例太

吉也、仍可參也、即令着陣給、予不着、依不可經程也、棟基進中事由、又仰間食由歟、（奥座也、）即立陣座、直自屏内出西、令着端座給、（端座也、有揖、）其座二行也、西上對座、次實宣卿入軾門、於座末揖了、脱沓經末着奥第二座揖、次公賴卿入軾門、出座後揖着座、揖之間予入軾門、於座末揖了、脱沓突膝、立經座末着奥末座揖了、引寄裾、次上卿召々使、召使稱唯參、召辨、辨參着軾、令問幣物具否給歟、辨退、此間雖可有勸盃、先可申含候由、令觸中納言給、次召々使、令召外記、外記參着、召合外記、退持參筥、上卿引寄筥、軾座後也、頗顧以右手、左手ニ端ヲ持て、右手ニ卷寄て覽之、引寄筥給、覽了端ヲ置天、是ヲ卷返天取笏示氣色、令着遣給、（文下ヲムケテ令落給、）實宣卿取之、右手ニ綬持て見之了、綬方ヲ置て卷了、取笏氣色、突遣公賴卿座、公賴卿取之綬持見了、取笏氣色訖指置、予及て取之、置笏右手綬持見了、綬方ヲ置て卷了、取笏氣色、又突遣、次第返上、上卿取之、端一行之程又披見、又卷て入筥、召召使召外記、外記參着、以右手指給了、次上卿揖起座給、予動座、自上﨟次第揖起、着沓揖出軾門、列立陣座屏前、此間大納言殿令退出給了、中納言山階使可用意事也、假示此由、太無謂、予此間召寄雜色解劔、猶持笏列立、納言先昇幣物、乍立指笏、次官昇右、上卿昇左、入中門南戸、（同中門、其内有幔、）立爲上跪、拔笏退立戸内、次公賴卿同昇之、又還來同昇之、（二度也、乘兩所也、）次予指笏之間笏落、以召使令指了、（裝束コハクテ指ハツス、）昇之、入テ立之、跪拔笏立、返來昇之、次官同昇之、二所昇了、又昇之、（今度次官昇來、）又昇之四度也、今度拔笏列立戸内、次上卿又昇出之、次第昇出、又四度昇出了、予帶劔出門、次官二人送來、早可被留之由相示、出三條洞院乘車、洞院北行、（深草衞士可待路由示含之、三人留之、）彼田邑衞士前行、二條西行、實任近代儀不行向、是太有恐事也、但見幣物只空外居也、無納物、雖參向已無實幣物歟、又可有恐、自二條大宮密々歸廬、太奇怪事、

廿八日、天晴、巳時着直衣參座主御房、被修大法會、爲院御沙汰、可被催公卿殿上人之後（役カ）、此兩三日被申云

云、又可爲每年之儀云々、右中辨爲奉行參入、僧等皆群集、被待親王渡御云々、忠行卿參、束帶、與辨三人在懺法院、作合之間、親王入御、尊長法印扈從、信能持御劍、不見知布衣俗三人許供奉、此間各動座、令入給了復座、此作合爲公卿座云々、辨座在奥、頗無便宜、次源大納言直衣參入、自院口辨進其前、○闕文アリ儀始、少時大藏卿直衣、參入加座、此間辨觸大納言歸來、導師咒願布施、下﨟公卿二人可取、予案之、此會可擬仁和寺舍利會之由、可有御命、彼會公卿取布施事不審、恐非院御前、如此事公卿布施必不可然歟、左右可隨催、辨退、又來云、布施事不可然、諸大夫高階資通雖參可勤手長之由所催、固以對捍不存之由申、仍可寄殿上人、資通對押甚雖奇恠、布施御免尤神妙、即殿上人取布施了、長淸、隆範、藤原親長、數返取之、出西出東奔廻、可有堂童子之日兼催、雖儲其座各近參、資通對押手長、辨猶憤不令取布施、布施之後藤原隆綱參入宮退出、大藏卿早出、忠行卿又出、日徐暮、龍王亂聲之間予又退

出了、今日公卿以下參、頗無詮、又大納言在廣廂座、親王御座簾中頗無便宜歟、又親王供奉緣者僧俗群集簾中、見物又無便歟、於非人者、勿論院殿上人何不隨役哉、不得心、是親王少年故歟、於親王家者、上御簾出座給、其前可儲公卿座歟、簾中儀頗失便宜、大納言在座、不可然歟、於法會舞樂事者、惣不知子細、舞臺新調、金銅照耀、每事委不記、有家卿語云、夜前中宮佛名、內大臣殿、大夫、權大夫殿、賴平卿、公卿五人、事了退出、晴夜頗倒云々、自他老屈如此、窮屈失度、欲付寢之間、爲家長奉行、忽有召、周章騎馬馳參、可有例連歌云々、今夜依官奏、光親卿兩辨皆參行云々、被召寄彼等、又被相待之間、及子夜出御、應召納言參入、辨未參、今夜立隔屛風各連哥、其內撰尋常句、爲五首哥可被合由被仰、兩方連哥即撰出五首哥被合、無心殊不得骨、次有例連哥、依夜深限卅句、叡例檀紙卅帖、事了退出、天氣太快然、歲末有此事、尤爲物吉、

頭注 此間南方有火、以西面令見、樋口烏丸云々、滅了、

二十九日、天晴、依昨日御會和哥歟座主御房、此會料內大臣殿中宮權大夫殿給御哥合點、進（予イ）酉時許參承明門院、御不例事、依聞驚也、逢前民部大輔、問御有樣、答云、自十一月二日御風氣不快、是只尋常風病也、但其後御不食、去月一月惣無御減、自晦比頗令復例給、去月二十五日姬宮御髮令垂給之間、奉見給、今月又無爲、十六日新院御佛名御覽道場、自其後殊惱御、三ヶ日許、如霍亂令度給、其後御身腫、醫家等已稱水腫令逼迫給由、御灸不可叶由、時成朝臣辭申、然而猶依別仰、少々奉灸、此上雖非無御減歟、有恐之由、申之處、大略御項、於今者無憑歟、雖非指所緣、聞之催悲慟之思、又謁女房、所陳大略同前、樂盡悲來、是人界之習也、新院昨日密々渡御云々、秉燭以後退出、參院、番、御馬場殿、宰相中將又有經營事云々、盡善盡美、御馬五疋、牛二頭、金銀過差如例、（牛馬等於牧家偏弃營云々、時儀也）其事了、戌終許入御、名謁早速了退出、宰相中將元三不可出仕由申入、已有勅許、四日入夜布衣可參由云々、女院御幸始、少將被催、猶申障了、於四方拜御劒者、近習者尤可存事也、近代御劒憚輕服事等出來、其事不輕者可勘由示含候、當時不可憚由有沙汰云々、

三十日、天晴、螺鈿細劒、（皆給云々）進從內大臣殿、（黄門局不遑云々）少將參內、申時許歸來、傳聞、承明門院已及御役沙汰（已刻事歟）、通方朝臣可籠其事、長兼卿同參籠可行事由、昨日有院仰、然而於參籠者辭申云々、今日可有除目由聞巷說、□□□案此事、通方去職事任參議歟、近代之儀殊有禁忌沙汰之故也、終日蟄居、少將令參追儺、（臨時祭之日應召參院、自其日有寵愛之瑞、近日物吉、）依仰改名實忠云々、是從父兄弟生得名也、如何々々、近代事萬事無是非、

建保元年

○正月

一日、（癸卯）、天顏快晴、曉更少將自內退出、候四方拜御

劒云々、其儀、南庭供御裝束、立御屛風八帖、以西爲口、
棟基爲家供御裝束、頭中將候御裾、爲家取御劒前行、
座御屛風口南方、北面座、棟基獻御草鞋、頭獻御笏、藏人永
光脂燭、御笏莒式莒等一身勤仕、自余六位不御云々、
夜前追儺、藤中納言、光、上卿新宰相、頭、次將公俊朝
臣、出納弓、美服近立南庭云々、是本式也、近代無此事、爲家不隨、除目、侍從敎忠、前左府二
男、日來散位、其年及三十云々、從三位公氏、通方、顯
俊、皆臨時、藏人頭宗行雜任成功物數多云々、今日拜
禮早速之由有其聞、午刻參内大臣殿、殊可早參由定高
朝臣内々示送、其人々未來之由被仰、未時許御裝束
訖、出南面有御手水、依事遲々、東帶之後可有手水由被仰也、陪膳長俊朝臣、衣
冠、役送、前駈之祗皆束帶、奉行人衣冠、即令出給、予
令引入御車、此間資家朝臣參會、予褰御車簾、中將取
御裾、御共參院、于時未刻、左大臣殿、右大將、在宮御方座中、已下廿
人許參云々、定高朝臣申事由、猶可相待之由被仰、此
間云々、廻東中門方、大外記持參叙位勘文、宗宣取之
付女房進入、返給莒、其莒内書外記二字也、經時刻右

府參入之後出御云々、人々次第下立、下臈先下、予不列立、
於取上屛内伺見、殿上人等少々在此所、大臣三人、大納言公房、通
光、師經、中納言資實、前官、今年出仕云々、忠房、定通、隆衡、雅親、
公宣、去年歳末與實宣卿勅授云云、所殘兼基雅親卿許、敎成、忠信、實宣、光親、有
雅、二位中宮權大夫殿、參議隆清、範朝、賴平、顯俊、三
位公賴、親定、有能、忠行、家衡、通方、今朝拜賀訖云々、此間高
通卿來、相共見物、二人在屛内、傍官二人異他人、人定屬目歟、隆衡卿申織、作法如先、
先、左大臣殿令練給、自余次第列立、今日中門外皆無揖、是可然、先々或揖、參
議以下在後列、亦高通卿予出屛戸加其列、殿上人頭中
將以下、及五位成長等、上官廷尉等揖如前、頭辨不立、
依上臈多歟、舞踏了、殿上人自下退出了間、通方卿揖、右退
出、予同之、大納言已上留立歟、左大臣殿經列前令練
出給、次第如初列立、光親卿申織、良久還出之間、藏人
少輔資賴出屛戸取沓還入、敎成高通卿予又出自同戸
列立、拜舞同前、此間及昏黑、即退出、雅通騎身所束於南山門乘車、隆衡卿同來、
歸家、密着改裝束參新院、三公參入後也、少時出御之
由傳聞、人々下立、奉行院司隆宗上結伺候、只今遂電

之間、三位中將謂之、無中沙汰人、公卿擬奇、三位中將中繼、次第列立、人數不幾、雖有所二位中將殿以下猶後列（一列可宜歟、人數少）、三公、公房、通光、師經、忠房、定通、公宣、實宣、二位殿、賴平、公賴、家衡、予、通方卿也、殿上人三人拜舞了退出、內大臣殿御共參七條院、（押小路殿）以主殿司申齋院女房、兩大臣殿同令參兩方給、又御共參內、良久小朝拜、着靴列立、頭中將中繼、三公、三亞相、中納言資實、忠房、定通、雅親、兩宣、光親、有雅、二位殿、參議範賴（範朝顯俊カ）、顯、三位親定、予列立、殿上人職事五人、六位一人、（在後列）拜舞了退出、改節會御裝束、經數刻、例事也、右大臣以下着陣、（左大臣殿自宮御方令出給了）頭中將仰內辨、以同人奏外任奏、出御南殿了、外辨出各着靴、入敷政門着座、內大臣殿、大納言通光、師經、中納言忠房、定通、兩宣、參議三人、予也、被問諸司儀如例、少納言顯平、辨長資也、開門訖、召舍人之間、少納言、（直自座出着座之時、少納言自後超床子拱座、辨自前立）（應拱座、）次大臣殿令立給、諸卿立、大納言直進、自余還座、次第立拱、出敷政門雁行、此間召了、次第列立、予立、顯

俊卿巽方謝座謝酒訖、入軒廊東一間、（此廊只二間也、四間有九子等）各着座、大納言二人、範朝、顯俊卿在端、中納言二人、賴平卿、予、在奥、兩宣納言無座退出、內辨仰參議催御膳、顯俊卿下殿催、警蹕進、諸卿立、顯俊卿此間還昇供了座、供腋御膳等、次催昆屯、顯俊卿下殿催之、居間復座、居了申上、內辨候氣色、御箸鳴、臣下應、（取箸置其上也、依不得立）也、供御膳了間、內大臣殿立令拱給、（早出也）予即立拱出軒廊、副北檻下令出給了、還昇副南檻昇復座了、（依末座不超床子、自下起居）次內辨仰參議云、居了、又仰作座由、顯俊卿作座召內豎、仰云、居了、居了居飯間各取箸、在昆屯上箸也、置本箸臺上令取昆屯也、內辨子自下起、居飯汁ヲモ了ト仰事、又顯俊卿仰、汁物早可居由、內辨又急居由頻仰之、居了申上、如前立箸七、（先七、次箸）此間入御、諸卿拔箸、取笏磬折、內侍出取御劒退入間、各座立箸、次內侍又取璽、此間兩大納言退出、內辨被催一獻、宰相仰巡行、（定通卿不取花垸、彼家說云云、予不沃酒、末座有此說）內辨起座下殿、參議以下拔箸取笏、磬折下殿了、各座立箸、國栖發聲、內辨還

昇、又立磬折同前、次催二獻、巡行如前、次示合納言、兩中納言又示合申在座參議、（藤宰相左宰相中將宰相云々、）次內辨氣色絕朝卿立揖、超床子進寄、（內辨猶在杌西、宰相立其杌東揖、）承仰左廻下殿召外記、（次人々出入間、）取交名進立、作法如常、（進退皆右揖、）次三獻了、內辨下殿、（磬折同前、）催立樂、直着陣、此間良久、定通卿聞云、臨時人御之時蹕了、在陣次將取所立杌退出歟、予云節會不訖之間、取杌出事總不知之、節會訖退出之時、取杌自本路出歟、又云、只今右將入御之間、乍持杌出了如何、予總不存由答了、良久內辨復座、（禮同前、）次召賴平卿、賴平卿立揖、超床子出東庇代、更入東階間、進立之儀如絕朝卿、但立幔內、內辨給宣命、持笏進寄、如搢笏、右手取宣命取副退出、揖右廻經本路復座、（立間拔笏、不拔七、）內辨以下次第下殿、予拔笏七、（依不可復座也、）人云、又同前歟、次第列立了、賴平卿就版、（無曲折、揖斜行、）宣制二拜、（宣不用、只磬服、）又宣制舞踏無性體、宣命使還昇、宣命取副笏、人々多有退出氣、予先退出歸家、節會已前雖經數刻、未及曉鐘、

二日、天晴、午終許出門先參承明門院、女房云、除夜事外尋常御叶、□定悅入也、御氣力宜令起居給云々、且承悅退出、欲參大納言殿之間、於蓮花藏院北邊奉逢下車、前驅下馬、光家下車、被抑御車令過給了、光家來寄龍、予乘車、仍不參彼殿、參前座主御房、申入早退出、參座主御房、即見參、申昨日事等退出、參五條齋宮、謁女房退出、參宜秋門院、女房達多被出逢退出、參左大臣殿、見參之次令問夜前事給、予申云、依不知子細、不分別可否、但每事似安不行、每出一言先取出扇、當燭光委見之、或又見笏紙、太丁寧、每度如斯、不仰進物所御厨子所詞、只次第事皆とぞと仰、又飯汁催時モ、詞（調カ）物と仰、宰相又同仰其詞、仰云、花園など誹謗說歟、我等不存事也、但宇治左初度ニモ名ヲいはんか、はづかしくてハ、次第中など云由被誹、於後ニ者每度仰飯汁也、故殿飯汁と被仰き、又仰云、東禮御所御輿寄中門之時、左右近猶可立替由、上皇頻被誂仰之間、松殿關白皆實ニこそ候けり、家記雖不見可然由被申、於我者未承伏、但有御問答、被擇仰者、其時若心弱歸伏歟、如

今案者先兩大將入中門座內、正說也、大將入內座右東左西、次將左右向北座、於不背此說者何可立替乎、又代々次將座様、如此家記無之、故入道殿故殿御記許ハ不可用由院被仰云々、法性寺御記、入中門座內由有之、是即有家記由存也者、日入之後退出、參宜陽門院、謁女房退出、未乘燭、於六條院前逢兼基大納言、依暗互不及禮、聊抑車、前駈不見入、顯平在共云々、

三日、天晴、午始許參陰明門院、謁女房、以人令伺相國方、被參院了云々、即向其方、又乘車、衞門大夫家邦衣冠出合、即出參院、參今宮御方、不逢人、只對巽角、二行數獻、次參修明門院御方、申入新中納言局退出、參仁和寺宮、令出給、解劔參入、依召參御前、二棟南面二間敷高麗帖、爲公卿座、其西障子外開障子令出給、是例也、見參訖退出、於沓脫下帶劔把笏退出、於一條壬生邊逢左衞門督、次向前內府亭、千壽萬歲入興之間也、太無骨、着客亭座、衣冠諸大夫來示、御簾中以然由、此人之習、總無可逢由之詞、是例事也、即退出、向六角尼上御許、謁申退出、少將下逢、次參內、參宮御方、謁女房、次參渡殿方、藏人判官家光、來示、有女房可謁命由、參鬼間邊殿前、御殿節會料取拂無便宜、蒙恩言等退出、二位中納言被座殿上、出中門妻戶退出、參新院、備前內侍心閑謁談、日入之程歸宅、今日予出門之後光家來、依有暇可共之由、存而來之由稱之云々、依遲歸了、內裏之外依無昇殿所不參云々、今夜殿上淵醉云々、

四日、天晴、雲飛風烈、未後甚雨、今日御幸始云々、軒騎向北馳、心做嵇康不出門戶、聊構蘭湯、獨臥蓬屋、可憐無始生死以來、僅今日得休息、少將着尋常直衣參內、御幸留守雖有催、依中故障由、與藏人家光同車見物云々、藏人康光、教實、乘資賴車相伴歸來、語云、供奉人內大臣、直衣、大納言通光、同、師經、束帶、中納言公宣、同、教成、直衣、實宣、束帶、光親、同、有雅、同、參議範朝、直衣、賴平、束帶、通方、同、左衞門督、束帶、在御後、殿上人三十三人、宗行、資平、資家、家信、範茂、前木務隨身、雅清、通時、清親、家兼、定高、公長、衣冠、親忠、長清、衣冠、定親、重邦、地下無官猶束帶、知家、同前、時賢、敦通、實俊、衣冠、資經、成長、成實、野劔束帶、

資宗、雅信、資隆・知親、親通、親平、家季、範資、衣冠、頼茂、束帶雜色持劔、是彼家習也、師季、保教、宗房、不見知物一人、衣冠、大略皆悉束帶、細大刀、近將隨身多紅梅袴云々、是尋常儀也、次將染袴、太無所據、範中將度々以使者示合、予答云、過元三以後、白馬以前之間、尋常侍人之儀、於次將者紅梅袴也、而近年號入道左府説、如大將隨身令着改染袴人々出來、此事不知可否、常時有職之説也、於恐身者只存紅梅之由、被問可然之人、又可隨御幸歟、推而難計申者、依無益如此返答了、而今日令着崩木云々、更無可據、先々用他袴之體、今日多令着紅梅、於資家朝臣者本自令着紅梅也、少將又歸參內、女子今日可出始由隨示送、依雨止了、入夜風雨殊甚、少將又退出云、右大將自元日熱物見付、而對妻室飲七坏、出仕之間更發、自二日致冷治、將家等恐怖云々、今夜修明門院御幸始云々、終夜風雨、

五日、天晴、風寒、雪霏々、叙位明日云々、今日凶會、明日衰日、而明日被行云々、入夜參承明門院、謁女房、元二兩日事外宜御、自三日多猶不快云々、然而不似去年、猶尋常御云々、參院、深更名謁退出、實俊少將云、昨日隨身袴多着染袴云々、水無瀨殿十八日云々、

六日、天陰、晴イ依御消息參內大臣殿、仰云、明日雖不可勤、欲行節會習禮、即有其事、前中納言、予、親房、信定朝臣以下供奉、召取白馬奏給無右大將儀也、之後還着、仰宰相代、仰白馬可渡由、中納言申云、於白馬者非內辨可知事、但遲々時催之、故實之由所承也、花山右府殊非內辨可知事由稱之云々、御覽次第遲々者、可催由載之、無左右催儀失也、予申云、於御監者若可異他內辨乎、中納言其事雖似可然、猶無差別由申云々、此外事無事、仍被略習禮了、其後暫御談話、予退出、入夜依節分行忠弘宅、又宿北屋、此間女房宿所也、其後於便所小浴付綿、歸家念誦、少將夜中退出、書取叙位折紙持來、從二位實宣、修明門、從三位基嗣、正四下安倍孝重、從四上中原元、藤能成七條院、每春加階、讃岐內侍夫勞、急於權官、安國道、從四位下成實、

基定、親綱、頼、實俊、實經、隆俊、止佐叙、正五下知範、頼、今年遂
叙、家季、從五上實忠、院御給、藤隆綱、新院、信經、呂門、兼平、
忠定子、中宮、源康綱、止使巡、平範資、輔、藤家長、頼、從五下惟長、
藏人一﨟、康光不叙、已一點着節會裝束、參左大臣殿、即御裝束訖、
御共參內、西陣、權大夫殿令參會給、暫令參鬼間方給、
御殿取拂其代也、召宗行令尋給加叙、若一兩可有歟由、今朝有不
審云々、以假名文申院女房歟、俄而大臣殿令着陣給、
相次內大臣殿令參給、光親卿着陣、九條大納言殿又着
陣、予此間同着陣、於仙仁門代外蒙御氣色、一上、入於
横敷南、馬路程、揖脱沓懸右膝昇、座揖引寄裾、先是外任奏
在內辨御前、召官人召職事、宗宣參院、棟基着軾給、外
任持參、良久奉下內辨、令結給、棟基仰伺、又申事、
若馬頭代歟、蒙御目退、次召官人、召大外記、大外記
着軾揖了、給外任、給之結申、又有仰詞、馬頭代歟、外記稱
唯、右廻退出、次少外記參小庭申、代官內辨仰云、イマ
シメタリヤ、外記申了、稱唯退出、俄而宗宣着軾有申
事、無加叙云々、退出之後內辨令揖給氣色、予揖下着

沓揖出、內辨出仙仁門代着靴、更經陣座前、立蔀內令
進中門給、外辨內大臣殿以下又多出、於殿上邊各見
物、天皇出御南殿、內侍出、內辨進東階下、指笏了昇兩
三級、懸膝令取下名給、內侍歸入、退立披笏取副、着兀
子、召內豎、內豎參、承召召二省、二省遲參、尋求令參、
兵部小男也、給下名之儀如例、予退出、仙仁門代外着
靴、人々皆着靴、近衞引陣、內大臣殿入軒門、令着外辨
給、次隆衡卿、多記兀子、光親卿、範朝、顯俊、家良卿、予、次
第着之訖、中宮大夫參入、被入陣座方了、開門訖、內
記逐電、尋求之間雨漸降、內辨令奏宣命給了、先召辨、
外辨長資、納言朝臣、少辨參入、承改雨儀由云々、此間頗久、雨漸密、
內大臣殿令立給、群卿起如例、令進給了、隆衡卿已下
皆各座、又次第起、揖出防外、非召成、只避雨也、各在中門廊外上
下、宣命版已置中門砌、進仗猶陣階前、尋常版未改、少
納言成不審令尋、中務官人云、尋常版先例不改、更不
可然由各示之、令撤宣命版南、此間次將起、各如臨時
立、空手寄北退入、資宗朝臣云、是臨時立退由存也、而

同時皆立之間、頗似可有樣歟、予案之、依改雨儀立也、自取笏可立歟、但未見先例云々、各成不審、皆退了、位記案立中門南廊柱之融、平頭、笏立其西、胡床在廊中央程、人々又不審、資家朝臣不可然由陳、予云、先々雨儀胡床之所如此、於笏者不立得、或倚柱、或倚後壁、又一兩人之外不引、人々猶成不審、此間召成了、少納言就中門下版、外辨參入、定通卿以上也、權大夫殿不進給、仍宰相以下不入、謝酒了、內大臣殿御隨身取御笠令進給、自余召使取笠、兼宗、師經、大納言定通、雅親、二位殿、饗朝、顯俊、家良卿、入軒廊中間、於東階下家良卿請無座由、被退歸、予進寄見之、有座、仍示告、思返昇殿了、其外無座、仍經本路出中門了、廻御後方、暫伺見、雨儀無指事、顯俊卿催敘列之間也、予即退出歸廬、後聞、今日兩大臣殿以侍多、令入軒廊一間給云々、在外辨之間、資平中將參入、隨身萠木袴、如何、進入中門、俄而隨身取靴奔、後聞、着淺沓取笏進出庭中、更歸着靴云云、朝夕蒙勅命人也、思失歟、可驚奇、此外無殊事、敘位清審顯俊卿勤仕、今朝退出云々、今日少將不出仕、左將、資家、雅經、信能、資平、定親、家兼朝臣、右將、雅清以下不委見、夜宿東、後聞、資平中將不出庭、只取笏雖立中門、思出更沓靴、以陳宜令立笏了云云、倚外愧歟、

八日、天陰晴、朝歸宅念誦、少將參內、今夜猶宿東、

九日、天晴、入夜微雨、參左大臣殿、心閑見參、仰云、一昨日雅親卿宣命使、進內辨後之間、先如尋常之儀、進來更思返立第二間、迦東第三柱、內府座猶當柱西、授宣命間、其身隱柱、指延右手取之、滿座咲壺、主上令向西給、內府殆音出給、次就版之間、向南就、示合令向西了、日來悲說、左大辨宣房依宗行超越、有逐電晴跡之聞、是大無實也、所望參議、在其家云々、昏行九條、入夜歸廬宿東、

十日、天晴、昏向坊城殿、例講之間云々、聽聞訖、亞相佛イ戶部法印僧都各會合諷、少時少將相具仙經已下來、密ゝ付僧都、各示合以明遍律師富小路入道之子、以然僧一和尙也、可爲導師由被定、輕微佛事、依失面目稱不知由、但不可過之由、各有饗應之詞、此間左近大夫奉行、只今可參由、自家

來告、此間實信朝臣來會、着垂髪袴、年始雖喪家頗不宜、此間可參詣熊野之由、窃年結構、依重厄年有此願之由、付宰相中將申請云々、年來成父子之儀、中陰之間物詣、神慮如何之由、亞相不被免之間、愁來臨云々、如布施事猶可沙汰由示置忠弘、即參院、例連歌云々、左中將依爲法勝寺行事辨、衣冠參入、不候連歌座者、可無其興、可催遣經高由有仰事、仍伺候、假而改着布衣、爲長卿參入、談云、嫡男長貞今夜參省門、日來經營出立了、參內裏御作文、候其座之間、藏人次官次男公良、公輔朝臣無子、仍爲傳彼文書、爲後日養子以內擧給之、給學問料之由告之、面目餘身、可馳參也、誠繁昌之時歟、近日儒家光華過上古之明時、驚耳目事不可勝計、至此事者尤可謂理運、宗業朝臣昇殿、右府骨張、其所作偏依假彼文章也、資實卿奔營、是又言詩之外偏懸彼之教訓、其上此間忽爲光親卿家人、仍三人廻秘計、內外奔營云々、紀納言善宰相之後、未有如此事、其器量如何、雖齊名、以是不蹈青雲、末代之儀更不辨是

非、或云、宣房依可任參議、又可被借、宰相戸部重服之間、借用相具、左大辨可返給云々、官途出擧之利、可謂此與、是又必非浮沈歟、依宗行幸忽有登用、依宣房訴訟更經營、厚緣犯人之進止、於事如反掌、宗行今朝入熊野精進屋了、資賴奉行除目云々、每事失首尾、兵衞佐保教飾會以後追加敍、可給同日位記由被仰云々、深更如例連歌始百句、置檀紙如例、年始尤可祝、以然予十一句、鷄鳴退出、月未入、人衆如例、雅經朝臣不參、是又不知其由、無催云々、定通、實氏卿、賴資、秀能、(候西面之緣、)西座六人也、宗長參八幡云々、少將早可歸由依有其命、即退出云々、布施令運置後戸方云々、佛阿彌陀、(一鋪、)法華經、(一部、)開結阿彌心經、如例布施、導師被物三重、(綾二、唐綾一、)裹物、懸子三、(絹三、綿六十、紬絹五、)布一結、十、請僧被物、裹物、省略此如、定有輕微之謗歟、於涯分又何爲乎、依大臣入道殿五七日、少將令參向、年始依十五日內、態不可請外人由、亞相被示之、依風病發沐浴、申時許見僧事聞書、驚目事多、天台座主權僧正公

圓、道暹禪權僧正、申請律師替、如例事歟、法印圓能、豪圓、權大僧都良雲、已上四人皆座主御房吹擧歟、僧都五人、律師七人、法眼四人、法橋十三人、秉燭之程少將歸來、今日佛事前左府密被修、導師隆圓彼相府請定給云々、公雅朝臣、賴房朝臣、(故一條入道猶子之故也、)家行朝臣、實行朝臣、實信朝臣、爲家、諸大夫十人許云々、請僧布施、被物、裹物、布一結云々、導師布施濟々、又云、別祿出紅梅匂衣、(與家別祿其色如何、不得心、前相府御計歟、)

十三日、天晴、早旦少將參內、申時許歸來云、除目入眼猶今日也、一日云々說等已以成就、辨官可昇進云々、今日依御衰日(卯)被延入眼十五日之由、一昨日聞之、今又被縮、是狂人等所望火急之間被縮歟、抑叙位御衰日被行、入眼又如此、兩度重畳之條、尤足驚奇、六日爲御衰日、雖凶會日、於式日者可被行之由、兼日被定、院仰云、陰陽家所忌、凶會重、衰日輕、不可依式日、可用御衰日云々、是只陰陽家輕重也、非叙位之例、今又被用御衰日、尤可奇、申時許阿闍梨消息云、依座主得替事、法印俄下山、可以然居洛外由被支度、且無其所、嵯峨令居住乎者、座主事誠驚奇之間、今有此消息、憤欝尤可謂道理、嵯峨此五六年不召寄之間、破壞傾倒、已以如無、然而若令渡宿者、可爲面目本意由答了、近日天下之政更以不足言、緇素昇進只如振子小家遊、或一日、或借用、可返可倍利云々、雜盜鋒端、秉燭之程少將着束帶、御幸供奉料、先參內、除目事伺得者、先可告由示付了、即參院了云々、內裏事未始、御幸被忩、初夜鐘程御幸已成、大炊御門東出河原云々、新院御所門前歟、雖幸路太上皇門前頗珍事歟、今夜去年所來之醍醐尼來談之間、不見御幸、內大臣殿遲參、令參會東洞院大路給云々、後聞、資平中將被寄御車云々、曉鐘之程歸來、供奉人、內大臣殿、(出衣、)通光卿、隆衡卿、(束帶、)雅親、(同、)教成卿、實宣卿、(束、)光親卿、有雅卿、賴平卿、公賴卿、家衡卿、家良、(具隨身、不出衣、)通方卿、(出衣、帶劔、持笏、隨身有唐紙、)殿上人、公長朝臣、(衣冠、)伊時、(束帶野劔、)清信、(同、)資家、(細劔、隨身紅梅袴、)雅清、(束、)(野、)賴房、(同、)雅經、(同、)資平、(同、)家嗣、(衣冠、)公俊、(束、)

野、家行（同）、知家（衣冠）、經時（同）、實信（束）、長清（衣）、時賢、（束、野、）重邦（衣）、隆範（衣）、親忠（束）、定親（衣）、信定（束）、家兼、（束、野、）資經（束）、成長、教通（衣）、賴資（同）、師季（束、野、）爲家、（束、細劔、隨身蘇芳袴）親平（同、隨身萌木）、資宗（束、劔）、保教（衣冠）親長（衣）、資隆（束）、家時（衣冠）、不知物、知親（衣冠）、判官代橘政季、路大炊御門東、河東又同、是古來幸路也、經房卿申行、爲故齋院御墓所、被棄此路了、今復古事定有沙汰歟、

十四日、天晴、朝霜如嚴冬、未後細雨、入夜雪降、依風病猶不快、自不行向、以忠弘送院主法印許、嵯峨事不被嫌破損之急、可被渡座由示之、又有消息、同報其由了、辰時許少將參內、書取夜前折紙持來、全無驚目事、按察使光親（束）、山城中原康能、大和安部資朝、上野藤信綱、石見藤範宗、紀伊源家方、筑後藤親政、大隅高光經（藏人）、壹岐源康實（使）、右衛門佐藤朝俊（元兵部輔近習者也）、右兵衛佐藤忠嗣（藤大納言子云々）、從三位雅行、公明、從五位上藤兼成（能成子、近習、讚岐內侍子）、左少將時通、右少將具親、可止所帶云云、日來風聞事不被行、誠是聖明世也、可貴、四位少將當時一人不還任、實經不便歟、今年已被止七人（雅行、公明、時通、具親、基定、實俊、實經）、去年拗當武者所一﨟藤信員任掃部允、

十五日、天晴、少將參內、歸來云、夜前御齋會內論義、公卿通方、定通、賴平、公氏卿、出居資家、雅淸朝臣參云々、出居五人、領狀、二人參、後聞、爲南殿儀出居二人共不揖云々、馬允盛時子知親、自關東上洛、遂熊野詣在京之由來示、喚出言談、詠和歌男也（歟依予撰進、讀人不知入新古今）、月出之間參承明門院、依若宮令入給、不謁女房退出、此間牛童等來云、錦小路東洞院邊下人等有喧嘩事、車副男接其事、爲馬允某（前內府家人）、被面縛云々、其男本自不善不當之外無一得、今年元日無故破車、今更交喧嘩、無一事勇幹高名、爲人被面縛、更以不足言、不及口入、

十六日、天晴、早旦前內府使者右衛門尉某來門外、相具車副男、昨日下人狼藉、依奇恠所召仕靑侍、召取張本之處、聞御車副由、仍所令召獻也者、被示送之詞頗非尋常、致狼藉靑侍奇恠、仍下人召取送之由、有一旦

會尺之詞者、可爲普通之儀歟、無子細可返送、今被面縛凌轢、男一人被送之、更以不足言、此男不當不善之外無他、本自可追放之由思給者也、今聞食家人由、送給之條、面目已足畏給了、但本自不可召仕者也、可申此由答了、即永不可召仕由、仰令追放、次第更不足言、秉燭之程爲節會見物推參、雅淸中將今日昇殿云々、奉公拔群之故歟、相逢賀之、殊有喜悅之色、予在小板敷之間、賴平卿來座揖、存所存歟、又不然歟、不知之、俗騎之間、爲家來召、即參御前、人々多參入、內辨右大臣、良久不被參、源大納言兄弟二位中納言、源中納言等在陣、月昇之後內辨參入、先昇中門逢職事、棟基、即着陣、公氏、家良卿同着陣、棟基仰內辨、久而奏外任奏、同人、下之後外辨又久不出、待出御、此間出御南殿、近仗引陣、外辨出着靴、入幔門着之、通光、忠房卿、自余又相讓經程、九條大納言不着給、爲見物歟、隆衡卿、公宣卿、賴平卿、公氏卿、家良卿、下官等着、外辨上卿台々使、令下式莒、又召之、召外記問諸司、久而開門、開司着之間、少納言家時立出幔門、辨家宣也、上卿立出幔門、依納言他人不起、如例、次第立排、出幔門雁行、大納言

殿、中宮權太夫殿立加給、召了、次第參入進行、家良卿左公氏卿東三尺許、予所存不去東頗退南、假令可立宰相斑方由存、而去東卓頭立、不知可否、予立其傍了、後日申左府、家良儀可然歟云々、兩謝了、次第參進、入軒廊中間昇東階、過南檻、着座、家良卿入巽盤間、故殿仰云、里內猶可用北一間、予用此御說、奧散位三人、雖狹強着之、內辨仰公氏卿令催御膳、令警蹕、參諸卿立、供了座、內辨次第令催供御、次仰公氏卿令催昆屯、如前下殿催之、即居也、予着仰內豎令居加箸匕、床子前、本儲四人料、近代無人故歟、持來置之居了、公氏卿申上、內辨申止、御箸鳴、臣下應、次又催供御等、次仰云、飯汁、公氏朝臣下殿催之、次第居也、內辨奧座上雖無人、猶可居飯由被行、仍交居也、又居汁了、申上如前、次第立箸匕了、次催一獻、公氏卿又下殿催之、一獻巡流、予如例不沃酒、下了問入御、各拔箸取笏立、內侍出取御劒、各座、此間兩大納言退出、次內辨下殿被催國栖、不座兀子、乍立催還昇、又立座定座、次二獻、乍座可催由被仰、公氏卿乍座催巡流了、內辨被示合定通卿、在座參議

非上如何、使中納言申了、被召賴平卿、賴平卿立拜、不起床子、經上進立拜了、更進寄、如宣命使、若思誤歟、內辨見之進被示歟、更退出、本可揖、右廻下殿、是又思誤右廻歟、召外記取交名、昇進立儀如例、復本座、次三獻、同乍座催之、巡流了、內辨被催立樂、宰相下殿催之復座、此間權大夫殿退出、今夜予致別禮、大臣之外、每人禮敬進退谷之故也、次舞樂四曲之間、內辨下殿禮同前、次被催舞妓、先敢莚道、逝之間久跪、於軒廊前高辨催之、妓女出一廻還入、立軒廊、被取奏、少將定親朝臣取繼、若桃大略如予案、被進弓場之間、令持官人、奏了復座、相隨可三廻之由、雖有沙汰、已徹筵道之間、不殊仰、大臣下殿又致禮、過了復座、次自上﨟次第立拜下殿、內辨着陣歟、各立定、西面北上如例、拜舞、予起座間拔七了、不復座、隨上﨟如還、入軒廊適東砌出中門、昇中門廊暫見物、內辨奏宣命、見參了復座、公氏卿先出着祿所、宰相二人之時、御酒勅使祿所相兼宣命使、一役他人勤之常例歟、御酒宣命兼之、非一人時不聞之如何、賴平卿宣制大略如例、次々第給祿、不委見退出、今夜定通卿承行下名事云々、節會以後云々、

臨曉自內賜聞書於爲家許、仰事云々、參雜仕（任イ）濟々如例、兵部權大甫藤經長、從四下重輔、止宮內權大輔、正五位上家宣、雅身云々、從五位下家光、藏人、爲家語云、內辨向西拜、突左膝云云、此說不聞事歟、定有說歟、

十七日、天晴、以書狀訪前中納言、長賞辨超越事也、有述懷返事、清範朝臣奉行、生涯詠歌廿首可撰進云々、此事更不思得、難撰之上定背叡慮歟、午時許先內々書送清範許了、未時許參最勝光院、以使者問向中納言參時刻、依上卿也、顯家卿參入云々、不經程高通卿參入、上卿又參、即被着堂前座、仍三位人着座、朝座講師遲參、仍以夕座講師先令勤之云云、公氏卿參入加着、朝座了、僧退下、講師猶下參、頻加催、參入、辨又進如前、僧自北廊北引參如例、夕座了、行香不足、長俊朝臣、辨藤親長、定衆也、事了、予即退出、參左大臣殿、山月出之間歸廬、依番參院、不經時刻名謁了退出、圓能法印依前座主御房御命、補祇園別當云々、前院主法印今日渡座嵯峨由有消息、

十八日、天晴、居住草庵本意爲悅之由、送法印返事了、

旹、左近大夫將監家綱入逆門見柳、可歸參由有仰事由示之、相逢乍立歸參、去年所召柳皆枯失了云々、少將御幸供奉着束帶、(其野劔)、先參内了、給牧御馬、秉燭以後參院云々、御幸早速、馬可急引由示送、女房此間退出、自明日八幡御精進、水無瀨殿、次可有御幸、但御神事訖可參彼御所云々、 出大炊御門面見物、御幸殊被急云云、大炊御門東、洞院南、二條東、富小路南、三條東、京極南云々、殿上人信雅卿子、治部輔(恐クハ誤ナラン)、讃岐内侍子、(八省輔)相撲子、(刑部有教)、少納言家時、兵部範資、前宮司親長、讃岐資隆、但馬賴資、侍從宣家、資家、少將親通、爲家、敦通、廷尉資經、四位親定、重(忠イ邦カ)判、家兼、定親、長季、通時、(具隨身)公俊、經時、家行、知家、雅清、家嗣、資平、公雅、國通、公卿通方、家衡、基忠、顯俊、公氏、賴平、有雅、實宣、敦成、雅親、定通、忠房、大納言師經、通光、内大臣殿、少將供奉之後退出、可歸參内裏、(依中風發之間伺候、只小食亂舞等)、歸入小念誦了付寢、不守三戸、曉鐘以前少將歸來、自内出、自二條打出、供奉還御云々、

十九日、天陰、巳後微雨、入夜天晴、自九條告送云、成時法師此十日許有病氣、(不重)、夜前頗增稱申向他所、(日來在家中)、終夜高聲念佛、臨曉不斷念佛聲遂終、日來知行事等依爲外孫、以瀧口時廣主令繼之、祖母姑等只如年來可隨順由、可云含者、仍召仰時廣主、即可除服由仰之、件法師成人自予父母家中、自少年伺候八條院、近年出家、日夜念佛、心操頗穩便、不似近代者、依之臨終爲善人歟、自外祖藏助季時法師時、知行細河庄、予去年令知小森保、彼細河九條存命之間、儻懸其名歟、可爲權門領、翌日收公歟、尼上不慮存命、此法師先他界、極運者也、去九日行向之時、稱年始之由、隨分祝言、不經幾日逝亡、無常之理浮眼、入夜參院、月卅夜深名謁了退出、少將語云、一昨日隆清卿(射禮分配、日來頻申障、分配有限程可參、若可僣人由院)宣、參内、立透渡殿、喚藏人、依射禮、參入刻限如何由問之、此間主上不知食、出御鬼間邊、不退出、即座透渡殿揖、(其揖左右足共逃之云々)、入御之後、藏人於大内大場所由示之、仍退出、不具弓矢云々、前途之樣不知之、自古雖有慕

唯非器公卿、未聞如此事、末代陵遲足慟哭、
廿日、天晴、今日院尊勝陀羅尼云々、依無催不參、昏參
坊城殿、緇素四人被謁、例講始之間、各聽聞之間歸廬、
廿五日御法之事束帶云々、深更少將退出、三月十日八
幡行幸、翌日朝覲、爲羽殿十五日賀茂行幸云々、運々晴、原憲
失計者也、
廿一日、天晴、今日水無瀨殿御幸、午時許云々、未時
許參承明門院、女房語云、今年惣似御減、御腫逐日令
復本給、各成悅之間、自十三日御不食、又殊令增給、但
於御腫者已令復例給了、一昨日御湯、猶令苦身給事
無御減、昨今猶又有怖畏之思云々、退出參內大臣殿、
旬御祓了間云々、良久見參、入夜退出、京中早梅白花
縱開、大臣殿仰云、蓮花王院修正夜、通光卿於座召寄、
預與光親卿問答、取布施路度々之後、經佛壇南路、
佛壇左右有路、出後戸、共有腋戸、出後戸、群卿相隨、於後戸又各議定、入
同北腋戸、更經北佛前北行、師經卿相議之時、可用此
路由約束變改、自後戸北行、取布施從之訖、群卿皆經
北小道、通光卿出路、出後戸、又經南道復座、通光卿復座之後
大成憤、相議之時一同、一身出了後變改、太無術事也ト
申、九條大納言、藤大納言、師經、一言不答、通光卿又向
我訴此事、予先年見此事、故院御時、公卿經殿上人座
前大廻後戸取布施、又廻歸、今爲不長步行、雖經馬道、
遂自北可取布施、用師經卿議可宜歟、但下﨟公卿等猶
從布施、可用本路歟、更赴南頗無謂歟、先年依大通廻、
在座殿上人各其若又勵座也、但只可隨便、又可隨上﨟
耳、
廿二日、天晴、入夜女房參內裏、今年未參、即退出、少將自晝伺候、
廿三日、天晴、入夜淸範奉書云、歌百首許猶可撰進之、
廿四日、天陰、飛雪紛々、昏束帶參內、今年未乘遊車、
迎調出之間、日來只乘少將車也、仍以宜日乘之、參宮御方、謁女房內御
方、禮部退出云々、仍退出、
廿五日、天晴、午時許參坊城殿、束帶、不帶劍笏、先是少將諷誦
物布結之、如恒云々、相具文奉送、寢殿南面庇三間本自爲公卿座所也、懸伊
豫簾、以紙上之、以白革懸之、高麗帖二行敷之、爲公卿所、公氏、高

通、基行卿在座、予加之、俄而隆衡卿、（追前、帶劍把笏、如座上、高通卿不帶劍、基行卿不取笏、）次實氏卿同帶劍把笏加着、（不追前、自余不追前、殿上人一人追前、不見其人、）申時亞相開際子、導師公胤僧正已來臨、可有御着座由被示、仍兩人起座、解劍撤笏、次第着堂前座、依座狹予不着之、以同東面爲殿上人座、實信朝臣今日行事、予招寄公雅、實信朝臣、（皆談）殿上番殊可勤由被仰下、河陽參入、除五六人、皆可令勤由、經通朝臣承之云々、被除業、（輔平、家嗣、定高、親平、清親、賴資、）實宣朝臣來到加座、（不帶劍、）實氏卿經上﨟前正面着南座、（本自敷之、）說法了、供養法讃等了、公卿起座、諸大夫取被物、進西渡殿緣下、（緣與小、）各次第取之、隆衡卿院年預、實景卿同稱院司由不被取、被還着南面座、自餘取之同還着、（不着堂前、依爲布施路也、）殿上人諸大夫次第取之、布施四十餘云々、不委計、公雅朝臣、資家、、、賴房、、、家行、、、公棟、、、信定、、、實俊、、、（無官遂拜）（實出仕云々、新四位今日不可然歟、）隆經、（兵衛佐、）光家、（事始後來云々、）諸大夫十餘人、（六位押交、）路狹物多、其間良久、次殿上人一人、次第取、讃衆初布施、口別被物三、例布施絹一懸子色々、布二結、疊隨羅

供讃衆布施、殆不見員數歟、兩三口取之間、導師退下、（不終布施之間、讃衆不相從、）事訖之間及昏黑、人々分散、以馬助宗保、明日同來乎由被觸人々云々、公氏卿一人直衣拔群由歟、兩輿可催送由、入道左府約束云々、今一人也、賴平卿又依消息領狀、今日依參修明門八幡御幸御供、相國又被示送其由云々、人數布施太過差、餘慶照耀歟、少將依所勞不參、（實依乏也、）

廿六日、天陰、辰後雨降、終日滂沱、午終着直衣參坊城殿、（少將在車、雖打梨依甚雨猶相具也、）事始後也、基行卿予追着也、（實宣高通卿在座、）狹緣濕、進退谷、實氏卿（紫浮文奴袴）追加、隆衡卿又被來加之間、相公起座了、（皆座横入、）聖覺僧都辨說聞者拭淚、說法了各起、相公以下取布施、（如昨日緣狹問頗見苦、）公雅朝臣、賴房朝臣、家行朝臣、時賢朝臣、實信朝臣、信定朝臣、爲家每事如昨日、事了人々退出、予語中家主、此後可有一品經供養、（今朝安樂行品相副被物奉送、女房分也、）其後例時布施訖、各可歸本所云々、於出仕者頻雖被仰、今月猶不可然云々、退出、甚雨有煩、昏黑以前歸廬、

廿七日、通夜甚雨、今朝猶不止、杜門不出、
廿八日、天晴陰、北風甚寒、午時許山禪師來談、日來下山、明日登山云々、聖覺僧都弟子也、予爲子、未時許參承明門院之間、自今朝新院渡御云々、便宜頗無骨、仍退出、參內大臣殿、良久見參、昏黑向亞相方、清談之後、深更歸廬、別當微行入蓬門、見柳樹二本、可堀渡高陽院由、被命青侍云々、仍以使者雖示返事、閑門無音、空歸、今日聞、全兼律師一昨日有勝事逐電云々、年來穩便尋常、於事有興者也、今如此、人情更以不足定、人非木石、傾城之色是也、可悲、増圓法印愛胡遊（從イ）女、頃年漸推頹、而已以如妻、彼上綱迷々傳奏之間、朝夕出入彼房、自然出來事歟、不異齊莊公入崔杼家、房主宥如、其身無事、但於女者已追放、近日爲天下口遊云々、新藏人季俊年十一、夜前隨事云々、兼時朝臣子、
廿九日、晦、天晴、以使者與大理問答、柳間事也、二本可堀取由云々、是又稱勅定由、近代之儀、草木猶如此、午時許侍等引率數多人數堀之、傳聞、從三位平時實卿今曉鐘、昨日無爲念誦之間、聊乎シビレ斷山稱之、其後飲食如例了、心神漸違例、臨曉入滅云々、去今年之間亡逝之人太多、老病之身殘日幾少、以青侍（前左京進宗友也）問兵部大輔時房、（於門外逢之、）又問妹女房、（院近習女房、）宰相局、（件女房在別所云々、入夜此家女房等行向北門相謁云々、）入夜掌侍奉書、（御神事過了、）新黃門可急參由云々、

○二月

一日、天晴、二品御消息、女房可急參云々、仍假借求牛馬令參女房、用輿、（彼御所築垣之後、閑所無車便云々、）從女等乘車、（於垣外下云々、）忠弘、時廣、宗友等令相具、清範朝臣消息云、禁裏近臣等恩有沙汰、多被留、少將殿有殊御沙汰、令應清撰給、先年令申入給間、始給良藥歟云々、披見其狀、先拭感涙、且是始終芳心之至也、自愛所休由返報、去年付彼朝臣申入此事、被聞食置之、始已以芳心也、心操穩便之譽、男女共聞傳言之說、生涯不運之身、只依子息事適開眉、是若思意之所好、爲人無凶、爲國有忠之所致歟、（人本性不依賢愚、所好思各別也、）付青女房車便參入八條殿、終日見參、此間藏人少輔賴參入、奉下宣旨、上下諸人紅下

袴停止、可着合袴云々、「出客亭令取之給、遣召右中辨丁、左中辨在河陽、入夜辨參入、申祈年祭事、此間車歸來、予退出、已亥刻歟、今日春日祭使、左少將定親朝臣、少將依輕服不送摺袴、（侍從送之云々、）

二日、天晴、今日御神事隙云々、仍少將參內、（昨日春日祭、明月祈年祭、）（前出、）法印被來談、六條最末姬君、（延壽御前、）去廿八日借法印車、行乳母許出家遂云々、存知間尤可謂神妙歟、過中陰輙音之條、殊穩便歟、中將許閑院造宮所有喧嘩事、着鎧者馳夯云々、不聞惜說、檢非違使川政與造宮東人鬪諍、搦取明政子姪一人面縛、作所木屋路人競見云云、以使廳威與武士鬪諍、爲王法太見苦、可謂不覺、未知實說、少將入夜歸、被止近習之儀、大略皆悉云々、不惜閑、範宗、家宣、資賴、雅隆、棟基、經雅、是皆坊官祿人也、不知非根源、當時所殘近習、只知長、爲家二人云云、人以驚云々、先雖喜悅、猶懷恐惶者也、向後何爲乎、」

三日、天陰、午後微雨、東風頻扇、午時許參吉水御房、即見參、被仰全雅事等、只今可參向月輪殿由有御命、仍早出、入夜甚雨通夜、

四日、天晴、入夜向亞相亭清談、及深更歸廬、來十二日初參水無瀨殿、被密語云、全雅隱居戶部家歟、身體不穩、太不便事也、予案又如此、

五日、天晴、風寒、秉燭以後、着束帶出門之次、先參內、謁女房（藏部、）之間、藏人康光戀歌三首可詠進由傳仰、即持來硯紙、（合持主殿司、）予亦可儲小板敷由、近臣恩免之體只範朝卿、範基朝臣、（仰云、雖爲近被追可候者也、）知長、（仰云、如行房者不候者御徒然歟、）爲家四人、指名被仰之外、詮分被止他人云々、此三人已別事也、面目只在一身、又實經日來半似近臣之由聞食之、太不可然由被仰、件人敍留事、又固不許云々、（此條尤不便、）督典侍、引舉近召寄云々、入道中納言、（範光卿、）足腫增難存命云々、於小板敷萱異樣風情、以主殿司送康光許、即退出、（道イ）（月未入、）參最勝四天王院修二月、藥師堂事始了後也、此間藤大納言退出、（只今參入云々、）予加南座末座、（今夜北座無人、）通光、公宣、公氏、顯俊卿在座、（南此座殿上人料歟、辨在座上、保季在其東、他人在西殿上云云、）不經程家衡卿（束帶）參着、實宣卿又參着、（自余直衣、散位二人束帶、）

(太無理歟)辨、(定高朝臣)觸予云、布施末座役歟、予即諾、顯俊卿
云、去年此御堂殿上人被取也、本御堂菜取之、不知其
故、權辨稱仰由所行云々、辨云、兩御堂一夜之儀、相
替之條頗無其謂歟、左右可隨上卿命、即進寄申也、可
隨去年儀由被示歟、(源大納言)歸來示保季朝臣令取、於座前
取之、(手長僧持歸、以預令傳也)經公卿前入正面間置之、今一人殿上
人在西、遣喚之間遲引、導師先退出、仍不置褁物、辨示
事訖由、予先起、(非御前儀相引者、上臈先可立歟、隨人々氣色也)各出障子外、大納
言以下相引廻本御堂、入西面北間、次第着座、甚狹、家
衡座了、予寄事於座狹退出、依寒風也、辨語云、遣宮所
可聞諍事、召仲章朝臣於河陽被搦貰、被召下手人云
云、善政歟、(後聞、武士殺損、猶搦人面縛云々)
六日、天晴、夜霜凝、寒自嚴冬、園韓神祭可爲中丑云
云、仍少將早旦參內、日來依祈年祭前後籠居也、阿闍
梨來、法印依母儀所勞(不食之上、夕咳發、又痢氣、年七十九云々)歸岡前、當時明
禪僧都共看病、此病若減、若事切者、猶可住嵯峨由有
消息云々、又云、全衆去廿六日來嵯峨、其日言談只如
例、又增圓法印事傳等示之、即借增圓牛乘之云々、退
歸之間於路次聞增圓捌尼公男由、急逐電云々、法印不
聞此事、後期僧正後房召寄、成源律師令語給之時聞
之、
七日、天晴、今曉冷泉宮參水無瀨殿給、信子大夫供奉、
兵部卿借馬鞍、借忠弘馬、依無鞍也、此奉公太無益、此
間禁中番、殿上人濟々伺候、藏人敎實止近習、束帶候
殿上、少將親通御鞠時許被召加云々、宗長朝臣着直衣
伺候、天氣密々無御甘心云々、於事知食物由尤參少將
早旦參上、今日行向仁和寺公仲朝臣後家尼公家、件尼
公予姑也、年來疎遠、自去年連々送書、可逢之由招請、
遠路雖極無由、少年之時在一所、依不忘舊緣行訪之、
其子貳、(名松若、伺候仁和寺宮給、宿所居住云々)來月可出家、其間人々相訪之
例也、其日參宮乎、又爲令見知招請之由陳之、此人姉
猪隈女房、去月十一日參籠日吉、七ヶ日退出、廿日出
家、即籠天王寺之由雖傳聞、依程遠未音信、今日委聞
之、於出家者尤可然、年來猶遲引也、天王寺居住頗過

分、逗傍難出來歟、申終許歸家、數奇出行也、寒風太難堪、
八日、朝霞晴、天顏朗明、入夜參左大臣殿、侍逢門前云、此院鶏鳴、仍假令立給、御座東平三位家者、聞驚參御在所、見參之間及曉鐘退出、宿九條、自明日始精進、冷泉同宿人憚之故也、
九日、天晴、於九條洗髮、始精進、家主復平常、尤爲悅、
十日、夜雨晴、朝陽鮮、巳刻許出京、參詣日吉、未始許直參寶前、少時奉幣宮廻了、退宿所休息、又出登坂奉拜八王子寶前退下、又參十禪師御前、秉燭以後退下、二位入道（公時卿）參籠奉幣云々、親成宿禰來談、服者同宿不可有指憚、始精進日別火可渡他所者、亥時許通夜夏堂、
十二日、天晴、曉退下、少時歸京、於辛崎邊天漸明、秉燭以後參歡喜光院、（束帶依打梨也、）奉行院司、（五位、）時長（前氏部、）在座、予着座、招寄問、公卿參無他人云々、僧參入了、然者可始歟由示之、布施取殿上人樂人等不參云々、予云、漸始者定參會歟、又可被示合僧達、可令早始由相議、初夜導師昇了、勸了退下、次問樂人參、（初夜進了後亂聲了、）只令參會云々、即大導師昇、（有樂、）又三十二相樂之間、隆範朝臣參入、錫杖之間、置導師布施、隆範奉行取之間、予起座退出、（出入跳角南面了、）歸廬極早速、
十三日、天陰、終日微雨、夕密、忌日事等如例沙汰、赴嵯峨、少將參内了、資頼祈年穀奉幣使外記催領狀、必可勤仕由示之、最前領狀之上、重可存由答了、神事臨期日可存之也、
十四日、天晴、細雨頻降、入夜二條中將過談、曉鐘以後歸、
十五日、天晴陰、念誦不出行、内裏此間有雀小弓云々、
（此事不聞事也、太凡卑如何、）

〇四月

一日、壬申天晴、未時許少將著白重參内、酉時許歸來、平野使左衛門佐家季著闕腋袍、（巡方帶、螺鈿細劍、）隨身壺（纓イ）垂袴云、平座隆衡、公宣、公氏卿等歟、委不見之由語之、又

著衣冠歸參、伊與中將送書、謝少將相伴由、今日實時中將著染重束帶參內云々、是宿老者所爲歟、壯年近將尤不可然、後日聞、或識者遊云、上官職事之外、近代不著之云々、近代何代乎、足爲奇、文治建久之比、自他大略著之、依如此說出來、末代彌衰微歟、

二日、天陰晴、兼時朝臣示送云、恒例御八講可爲四日五日歟、所勞扶得之可參由報之間、使來催、來八日行幸龍華口、申參由、

三日、天陰、朝微雨、終日或灑或止、少將退出云、今日侍從參內、著染重云々、更衣之後三四日之內、猶不甘心事也、不具之令然歟、八日行幸、還御九日曉、高陽院殿、十一日還御本宮云々、

四日、天晴、巳時許參法性寺月輪殿、束帶、小時被始八講、左大臣殿、大納言殿、直衣、著座正面東西間、檻下給、予著西座角、堂童子秦敎、兼敎第一座、講師良能、問定範、讀師玄信、自余顯舜、範丁、從玄弟子律師、長範、貞雲、聖覺弟子、一座訖、陽景難堪、予起座、久主、又起座、令入內給丁、第二座丁、予退出、

五日、天晴、昨日遠路病氣彌增、心神太惱、

六日、朝天間陰、巳時許雨降、傳聞入道中納言、範光卿、昨日申時許遂入滅云々、年六十、光華權勢之後、十七八年歟、浮榮只如斯、執權之後所歷辨官、大藏卿、春宮亮、大貳、參議、衞府督、檢非違使別當、中納言、民部卿、當時二ヶ國、越後讓資平朝臣、丹後讓範朝卿云々、是定被替歟、

七日、天晴、下總前司信實來談、入夜向亞相亭、閑談之後參院之間、名謁訖之由、實信朝臣相示、此間博陸退出給、今夜祭除目任人、只今被書下云々、後聞、右少將實忠、宮內權大輔家光、從四位下恭輔、侍從歟、雜任等云云、

八日、天晴、未時許參承明門院、束帶、雖有御裝於御所被行滅例、仍帶劍把笏、先參新院御方、謁備前內侍、少時土御門中納言定通、參入、帶劍、即相共廻西中門方、以西中門廊爲殿上二間、有裝束、八間等、納言三位中將兄弟、在端座、予自座末入奥坐、納

言云、布施藏人可取傳歟、於何所可取乎、中將云、置臺盤時自可取歟、納言可相議由有氣色、自取可有便歟相示、此間納言召奉行、院司棟基申事由、即仰可始由、次揖搢笏、取布施進、予不揖、搢笏之間、帶劍不指得、仍懐中取布施、參進置机上、取笏右廻、經座末自簀子座揖、次三位中將同置之、拔笏左廻、自座末著座、次導師昇、次第如例、(置笏、)灌佛了復座、納言揖起座、下簀子更昇、一間進寄、此間予右膝有恙、不能灌佛由相觸中將、揖起座退出、(出西門、)歸廬、今日三位中將密々云、堵供養延引由有聞、巷之說未聞一定云々、不知其故、秉燭以後帶隱文螺鈿參內、於鬼間謁女房、(越部、)少時出南殿御後方、人々參集、御裝束訖云々、藤大納言(師經、)著陣、被行召仰、(宗宣供奉、)即出御南殿、國通、公雅中將、付內侍、殿下候御裾給云々、左將經青璅敷政門向本陣、公卿經青璅宣仁等門列立、依人多不見上藺進儀、三位中將實親著靴之間、布衣(出褄、上下、)男取松明、突片膝伺候、又有如權隨身近衛者、(其時如□夾物著胴冠、)小隨身二人、都合四人取松明

師、左右公卿大納言二人、(師經、大納言殿、)中納言、光親、參議、(賴平、公氏、賴俊、)三位、(基忠、基行、家衡、家長、資親、予、)實親、經仗座前小庭入軒廊二間、自餘賴平以下、皆經宜陽壇上軒廊橋二間、家良卿出軒廊間曳裾各進立了、少納言顯平鈴奏(闈司奏訖、)訖、衛御輿、(左將國通、雅經、通時、公棟、定親、家兼、爲家、親通、右將守通、雅清、家信、敦通、宗平、)公卿將等前後揖被列、面々副御輿、(上下藺心、心狂纈、)賴平卿役劔璽、安御劔之間、予前行了、先是宗宣云、幸路二條東洞院三條云々、而先陣皆赴南之間、更以雜色問彼人、又云、西洞院南三條東云々、更赴南入三條殿東門、列立如恒、入御之儀又如例、但公卿將不警蹕、(左將基忠有若亡、右將待之歟、)國通朝臣以下稱之云々、(出御之時又如此、)實親卿所從四人振松明渡、馳道赴西歸東、布衣者松明未見事也、近代有職逐日巧新儀如斯、鈴奏了、國通朝臣問名謁、稱籍各退、即昇殿通夜伺候、

九日、天晴、聞曉鐘、人々出宿所集會、(又乍立徘徊之人多、)無程出御、大略同前、人々少々退出、烏丸北、二條西、西洞院北、入御高陽院殿、公卿列殿上屏前、(如例、)博陸立門內

給、大納言（師經卿）、放列進出拜、（參博陸氣色）、入中門申由退出、立初所拜復列、御輿入御、奉安中門訖、列立公卿跪地、入御之間事不見、即退出、於洞院東乘車退出、病競發、終日平臥、午時少將參内、束帶、（自夜前染匝）、老懸、野劍、（相具隨身）、入夜退出、博陸以下近習公卿（大納言殿光親、有雅家衡直衣）、次將等少々參入、於東對西面供日御膳、陪膳中將家嗣、撤弓箭劍等、不撤綏云々、少將即著衣冠云々、又參入、深更退出、

十日、天晴、少將退出、二棟北壺忽被儲切立、有御鞠、宗長、雅經朝臣已下應召、其木被立之間、忠綱、家綱等布衣行事云々、私案之、仙洞已爲皇居、殿上人上北面四位五位等豈著衣冠乎、近代於事多略儀、如何、至于此事歟、更不可及人煩、又時賢朝臣布衣伺候院御方云々、身帶近將爲雲客、又非如資平、親平等朝臣近習、布衣入陣中太不當歟、事理可然乎如何云々、頭中將今日著直衣云々、入夜又著衣冠歸參、臥御所云々、

十一日、天晴、少將今日始令著直衣、（青衣白下袴新調）、午時許參院、頭辨出東中門方、召寄御隨身三人、（賴武、久清、秉廉）、仰云、祭使饗事殊可存丁寧、出立所近代多不向由聞食、不可然、必可召問、但去年餝馬以下渡南庭時、可張口由被仰、於今年者自不可張、只相具可召渡、又大略（路イ）始終丁寧可相副、於内裏先御覽餝馬、於引馬者番長以下爲饗、時官人等更歸又可引也、此等事尤可存穩便、各不及左右存知聞申之、少時御隨身等退出、其外一人不見退出、於滋乃井西乘車參御室、自去年御背之井子御坐、醫家等不可及療治由申之、自去比令出來、似熱物、今度事限病也、更不可及療治由被仰、而自院猶可有御灸由頻被仰、仍只今御灸之盛之由、僧都寬（覺イ）被語、驚此事所參也、只今不可被申由陳之、良久清談退出、參宮御所、無人、藤三位親輔卿出來相逢、即退出、日入以前歸廬、少將只今退出云々、今日主上、上皇、博陸、前相國以下御蹴鞠、博陸推而給襪、忽拔下袴上括參給云云、御遊興之餘歟、別當雅經朝臣、範茂、親平預此列云云、入夜少將又著褻直衣參宿云々、此間愁爲家、家光、

清定等臥御前、不被寄女房由、密々有不請之氣、清定
聞之、非召不參、於兩人者猶隨御氣色推參由語之、頗
有憚歟、如此事必可招讒言歟、
十二日、天晴、少將曉歸云、今夜還御延引、明後日曉可
還御云々、警固者無止公事歟、依賀茂祭有此事、已兼
神事歟、而無召仰沙汰、有先例歟、如何、尤可有沙汰事
也、閑院御所聊有被造直事、其事不終之間還御延引云
云、依小事被止重、極以爲不審、春日祭猶不可有行幸
之由、先賢已定之、況賀茂祭廢務日也、行幸之條如何
之、少將以書狀又問、知長返事云、還御猶爲明夕云々、
尤可然歟、但召陰陽道、被問太白方事、此御所彼御所
正方等、以丈尺被打云々、此事兩方共無便宜、只祭以
後有行幸者可宜哉、夕召使來觸還御明夕由、入夜依番
參御所、(但束帶、)依女房(殿部、)示、相謁語云、明旦早々此
御方近習等、於上臭御前可蹴鞠、少將在其內、頗可存
歟者、聞此事心中周章、可修諷誦之由示送蓮屋、又夜
中示付親法印、此事奔走之間名謁訖云々、人々云、未
及遲々、猶可稱籍、即一身稱之、其後經長又稱之、暫
與左近大夫清談退出、今夜馬助以康示合祭使出立
所裝束事、寢殿東方有作出廊、(只上小棟、非別屋、)即是皆通歟、殿
上人座後也、以件所爲陪從座、以中門廊可爲諸大夫座
之由等也、予所存、諸大夫座強非要須、無便宜時大略
止之歟、如此之所、必中門廊爲陪從座流例也、強入奥
在殿上人後之條如何、粗雖答此由、強不及謚、件所北
(即舞人座之後之敷也、)簾中使次將勸坏之時可出之云々、是又公卿
著穩座之後、更入奧簾中之儀、頗似主人大臣歟、雖無
便宜其家此外無所云々、自中門廊外使出來之儀、又不
可然歟、仍出此事歟、承伏了、
十三日、天晴、日出已前少將早參、(直衣、抽下袴上結、)辰時傳聞、
(後日左大臣殿仰云、故入道殿執柄、故內大臣殿大將之時、行幸寄御輿於中門時、二大將已下相對坐中門外、南北儀度々有之、御記無可不沙汰也、被用歟云々、)
御鞠始了云々、巳時事訖云々、此間介書々狀、相具摺
袴、送使少將、(親平、)母堂家、(督三品白川家出立、二條南、萬里小路西角、)雖雜造太
狹少云々、未時許入道三品(前刑部、)忽枉駕、良久謁談、舊遊
之好互拭淚、女子事之後自餘日修行、此十餘日歸京、

明曉下攝津國、十七日供養堂、其後可入高野、百ヶ日之由存之、但可隨時云々、發心之時還無緣歟、隨喜之心深、秉燭以後著行幸裝束參上、不經時刻御裝束訖云々、出殿上方著靴、出御之儀不委見、賴平卿、基忠卿、劒璽歟、公卿列立屛前、師經、隆衡、雅親、教成、光親、有雅、雅賴卿、寄御輿於中門、次將在南方、北面群居、安御輿了之間、公卿坐地上、安御劒歟、不慥見之間、予立揖、放列前行出門、洞院南行、步行、入東門幷日華門代列立、供奉公卿如先、忠信卿加、御輿入御、大略如例、近將左賴平、基忠卿、經通朝臣、不見此列、國通、、資家、、雅經、、、通時、、、定親、、、家兼、、、公棟、、、爲家、親通、右家良卿、雅清卿、家嗣、、公雅、、敦通、宗平、入御了、公卿將來加、少納言顯平鈴奏了、國通朝臣問名謁、稱籍了、揖退入、公賴、有雅卿出日花門、予、家良卿以上經軒廊二間宜陽壇上宣仁門靑瑣門、昇御後方、予直參宮殿上、謁女房、雅經朝臣語云、今夜國通、資家朝臣相論、資家欲居御輿北、國通欲群居南云々、此事猶不知可否、南群居是近代先達悉用說也、中將又語云、今朝御鞠間、少將無指失姿、尋常之由有沙汰、此事家綱所來語也、以無失爲冥加之也、又語云、昨日御鞠之間、宗長朝臣承上鞠事、其作法惣非所存、尤以爲奇、法住寺殿高倉院行幸時、法皇令立給日、祖父卿上鞠、一度上之奉法皇、御賀日上鞠、又一度上之、讓泰通朝臣、當座上﨟、後所記如此、而今度只蹴弃之、一度上之、鞠落地、仍別當又上之、無詮歟、件日自身著夏直衣、白綾衣、面赤帷、著之宗長打梨冬衣冠、其時尤足奇驚云々、博陸御鞠尤可謂神妙云々、主上、上皇、博陸、相國、宗長、雅經、忠信、有雅、是末代勝事耳、退座之後少將語云、今朝非御覽之儀、即令立御、殊令立傍給、御氣色快然之間、忘事怖伺候云々、今夜主上御宿博陸御直廬、坤角也、被忌大白也、抑警固事、上卿著陣、仰外記云、依賀茂祭可解行幸警固云々、此事如何、中日召仰已有例、只可有例召仰歟、可奇、外記告六府云々、

十四日、天晴、令伺使出立所、巳一點人々多來會云々、午一點少將令出仕、先入使所、聊示案內、早出向典侍

（光輔狐落室、）家、即可參內由含之了、祭使事更不可論親疎、傍官非有意趣歟、必可訪事也、隨身二人相具之、帶劒把笏、（登櫻、）相具弓壺老懸、是例也、未一點見物背侍等歸來云、使出立儀了、參內了、初獻兼季朝臣、二獻中宮大夫、左少將親通、取瓶子、三獻中納言隆衡卿、左衛門佐家季瓶子、次移穩座、片餅、次使勸坏、右衛門權佐成長瓶子、次公卿已下退出、忠定、敦通、自餘次將三四人留寄車、參內諸大夫二人束帶在共、（一人忠廣、）侍三人云々、童二藍萌木衣、白生單衣、付山吹、雜色萌木（背拔布、）薄色衣、同單衣付薔薇、其色不優、舍人一人朽葉付杜若、一人虫襖付牡丹、牛飼（桴迦丸、赤色萌木衣付卯花、青生單衣、）礒賴武袴付菝菰子籠、久濟、（紺地平緒、玉帶付之、）兼康布虫襖、髮ソギの具山菅山橘等付之、賴弘浮線綾白襖、泥繪扇付之、今日中宮使、此四五日申院御隨身、御氣色不快不給云々、內府御隨身又聞之訴訟、不行向、太勝事歟、使出立所西廊（南庭西、）撤唐垣、其屋懸掩御簾、庭尤狹云々、酒部所在南築垣邊、到訪人不委見、家兼、少將範茂、中將成長（延尉、）等在間、出

之人不見云々、車本車（杜若丸、）透之笠上花田唐綾、廻山吹御綾立牡丹云々、敦通少將注送云、穩座瓶子成長取了、下官褻車簾、車出後兼季忠定朝臣三人引卒參內、儲月華門、待從參、相伴進弓場、召時徘徊仙華門內、此間忠定朝臣逐電、猶廻二條油小路佇立、行列事沙汰、使渡後退歸、向騎馬所宗業朝臣宅、裝束師仲家上（仰、）來會、令騎馬出立所公卿昨日聞、二人之外顯俊卿著座云云、殿上人兼季、忠定、雅清朝臣、著座一獻、（兼季云々、背侍說非也、）自餘無勝事、中宮使亮長季朝臣、礒左大臣殿番長、𢍰近衛清弘等取引馬口、傍馬副取之云々、（或人後日云、此使御見物之間太不快、被追隨身、猶以有不可然之沙汰云々、無術世也、）日入以前見物車還馳、夜半許宗宣書狀、解陣左將闕如、參乎者、少將付綏、仍申不參由了、

頭注　季能、宗俊、成經、無指、放埒、近衛舍人不給之條不知其故、

十五日、天晴、少將直衣參內、未時許取寄裝束物具云云、後聞日入之程按察參入、行解陣、召外記問諸司、此

間六府出敷政門向日花門、左少將爲家、右少將敎通、
左門佐家季、右門權佐成長、左右兵衛尉二人云々、內
竪告召由、將佐入日花門、左近爲先、自庭上進立軒廊南砌
外、左近當上卿後揖、六位在後列、上卿仰云、陣解ヶ、稱唯右廻、經
下腐前退出云々、近代不仰本陣解陣事、又本自無不張
也、事了又著直衣伺候、曉鐘之程退出云々、老屈之餘
依病齒不出仕、
十六日、天陰、傳聞、侍從資俊、少納言顯平、祭比外殿
云々、近日雲路甚固云々、近日所加五人、悉凡骨如何
云々、光俊、家光、經長、今兩人、
十七日、天晴、參左大臣殿、烏丸、今日令渡東院給云々、
見參移漏、黃昏退出、向九條、今日自日吉還向、入夜歸
廬、東洞院大路見物車多立、今夜通光卿娘參六條宮、
雅成親王云々、依心神不快不見之、
十八日、天晴、齒病逐日難堪、遣召老嫗、先年度々來、令取折
齒了、雖欲穿取根不取得、大苦痛難堪、終日痛之、以使
問清成朝臣、此事不可然、漸々可減由示送、前民部大
輔仲範、本名賴房、示送昨日吉事、亞相先參六條殿、巳始、御
所裝束了歸亭、其儀、以寢殿母屋東一間幷南庇一間東
妻廂、爲女房御方晝御座、傍母屋南柱立御帳、吉時午時、南
庇西障子下立厨子二脚、當母屋調度、以東妻庇中間爲
平敷御座、立庇調度、御帳西間母屋立衣架一基、是保例當二基、依
狹立一基云々、懸御衣二具、常公卿座辨備饗、上達部東面殿上人座、本所儀、
中刻以後人々來集、自院御牛御使、御隨身秦兼澄、祿主人御衣
一具、召階下給之、修明門院御衣御使、範茂朝臣、少將師季、中次大納言授
祿、女裝束、宣陽承明　蕊物使、宜敦也、藤相公顯俊祿、女裝束、承顯任三位中將祿掛、御書使公
雅朝臣、中次雅清朝臣、勸盃、一獻通時——二獻顯俊卿、瓶顯平、三獻雅親卿、瓶資俊、祿女裝束、
自簾中出、使進寄肩之、下庭再拜出了、次二品光臨、日
網代外金物車、車副、稱髻躍、前驅六人、衣冠、羽林相公親平、
扈從、爲著裳結腰也、引出物女房御衣一具、二品還給之後寄御車、
毛車、大納言羽林三品寄之、卿相下立、殿上人執松明、
可列居南庭云々、然而皆出騎馬了、諸大夫前驅十人、
自院被差遣、家長次廉業家外不知見之、路頭一門他門殿上地下十六人
歟、諸大夫前驅等相交、無行列、無位次、是先例也、御

車出來、(毛七兩、)内一㝡女下仕牛物網代車、(雅清、親平、)次公卿六
人、亭主、土(定通)、唐(雅親)、按(光親)、藤相三品(顯俊)、羽林(通方)、六條殿東四足門
税餝懸揖、前驅等貴賤執史如御幸儀、雅清朝臣申事
由、左司(家宣)予出逢、於中門内示御返事、歸出之後、御車引
入寄南首、其後公卿著饗三獻、一獻頭辨、二獻三羽、三
獻按察、瓶子如先度、其後人々退出、
十九日、天陰、巳後雨降、傳聞、竹園吉事有三ヶ夜儀、
(如夜前、)御裀(自女房方調儲被之、大納言妻作之云々、)後夜車、彼御所依無便宜入南
庭、(無他車寄、)但南階可無便、仍寢殿巽角(南面、)其御方南也、
放楹可寄之由被定云々、昨日吉事出車顯俊卿妻(所實守卿娘、)
(春花門大納言局、)乘之間、定忠入道娘相向、論左右忿怒、翌日退
出云々、入公卿室之後、更出車太不穩歟、當初在祖母
別當三位許、稱猶子由、參春花門、其後爲顯俊愛物、已
爲妻、又依外孫之幸招請歟、
廿日、天陰、巳後微雨、今日法勝寺習禮云々、
廿一日、天晴、今夜、初參院、三位中將通方卿暫相談、
一夜供奉宗行、雅清、通時、家兼、師季、顯任、定衡、中
務、有敎、刑部、資俊、顯平、仲能、資頼、棟基、泰光、長資、
(通方卿縁歟、)十五人云々、清信、守通、雅具等不伴云々、雜人
等今夜云、以此女房名號可稱女御乎、可稱御息所乎云
云、末代人心曾不知物由、不異猿猴歟、天無二日、尾籠
之至也、成長云、聞世繼有式部卿宮女御、是若親王
妻歟、戴冠奉公者年餘三十、所存如此、末代之極歟、世
繼之外不見及歟、可悲々々、若是重明爲平娘事歟、奇
異奇異、不經程名謁退出、中築垣已被築始、御讀經所
南寢殿北對北也、如承香殿北、又有如佛町(后イ)廊、(不壞之、)陣
座殿上皆可被渡云々、依近不憚、依遠憚之條、驚而可
驚、當世之古老吐阿意順旨詞歟、上皇不可入御禁中、
行幸仙洞之時、御覽公事、不可憚云々、被渡陣座殿上
内侍所以下歟、何所非禁中乎、嗟歎而有餘、禁中之名、
不可限二條洞院西大路、
廿二日、天晴、依召參内大臣殿、爲被見法勝寺南大門
額、雖非其骨候其座、但新額三字様太以優也、昨日内
叙覽、可被用晉通法勝寺云々、又古文、一又法勝寺等

之様也、但叡覽之額猶被直其様、今日所被定尤神妙歟、伊房卿本額本自被寫置、當時之時太不尋常如何、目不及歟、法勝寺云々、予モ古老之説モ、行成卿書法成寺額、三水太遂書去字、御堂仰云、此字如何、被申云、此伽藍鴨水尤近、有水恐、仍爲遂去水書此字者、御堂御感云々、往年聞此事、今伊房額又水尤遂、若倣此字歟、又猶去白河水歟、人々始聞此事之由云々、前中納言在傍、多雜談之間有興定等、其中頗有興事等、關白春日詣之日乘車、左資實卿、後日云、汝乘車左之由有人々難如何、答云、不知物之間如此、但難者之説如何、彼卿云、周文王車之文歟、答云、於我朝之有職之説者尤可承伏申之處、以件文有此難者更不可恐、所見分明也、信陵君迎夷門候生之日、空車左、注曰、車貴左者、於文王右者非貴右之儀、只以渭陽之賤老忽同車、爲過分之面目之心也、聞之後無所答、故親經卿後朝送書云、昨日令乘車左給、尤有其興、是夷門候生貴車左之儀歟、有所見之人辨是非、太有興事也者、此文王車右之句、年來予奇思之處、今聞此説尤催感、四君傳之法、年來彼是成不審者也、車事此兩事之外無所見、今所陳、博覽之人、猶同前歟、又云、朝覲行幸（元久御元服後）、役送、罷寄取御汁物、御盤陪膳依例取鳥足一盛返自餘、仍持歸、而縡沙汰者、依惜銀器深成不審、尋無鳥足由、家宣不知事趣、來問云、鳥足不候、如何、長兼答云、鳥足はほしう候つればたべ候ぬ、上下聞者同音咲壺解頤、後日入道左府謂申之次、能（態イ）心被感、此事存外事也、昏黑退出、

廿三日、天晴、洗髮精進、依塔供養事也、（後日結縁殊潔齋、）男女子息令參日吉、日來宿忠弘宅、

廿四日、天晴、巳時物詣人歸來、午時許少將相共參法勝寺、欲見塔邊雜人群集、埃塵難堪、不得入塔中、只巡見諸堂等常行堂御前、即歸來、入夜依番參院、不經時刻名謁退出、土御門中納言參會、淸談、一日習禮雖甚雨被巡行、博陸左大臣以下、公卿行事辨等參入、無御幸、樂行事不參、公卿座其日八人著座、大略無餘分、

押西二面云々、檻檞高而難見物歟、行幸供奉公卿廿四人云々、
仍西方之儀未思得、院渡御御塔、又公卿可參云々、
廿五日、天晴、入夜束帶參三條殿、七條院、兵部卿參會、直衣、院御幸之後可出御云々、良久親長可寄出車由催之、雅親卿參入、少時寄御車、各下立、中納言寄御車之間、隆衡卿參入、直進立庭上、兩納言束帶、知家朝臣付御車、衣冠、予前行騎馬、經三條東洞院大炊御門尊勝寺東、南行之間、殿上人等過冷泉赴二條、乍不審相隨之間、前陣二條東行、予進寄問云、此路所被仰下歟、知家云、本所承冷泉東也、今如此、不得其意、予云、二條東古來被憚路也、今所被仰又冷泉云々、然者何因被用路乎、急可被還御、即馳歸之間、閑兩納言等相問、應答此由、各競歸、尤不甘心、御車未御之間也、即冷泉東西大門大路南行、入阿彌陀堂南門、如御八講御幸、列立御車寄、又同之、此間出車、連御車各競入、在列前、事太猥雜、予即立逐電退出了、先是上皇勝明門院御幸常行堂御所了云々、

廿六日、天晴、日出之程少將參內、行幸裝束、青地丸緒、青平緒、巳一點予參法勝寺、隆文帶、螺鈿劔、乘毛車、入北門徘徊金堂坤方、此邊無人、當時參入之人、大臣以下被候常行堂御所云云、御幸無別催、依恐推參不出、暫佇立阿彌陀堂後方、經時刻、巳四點許上皇女院御御塔云々、左右丞相以下扈從、後聞、右府先寄女院御車引出、次左大臣殿令寄院御車給、次爲先院御車、渡御出車候云々、先是內女房出車寄塔西面廊、此間行幸、先陣漸入西大門、上皇渡御了、左大臣殿、大納言殿、著金堂西廻廊座給、北上二行、座、他公卿徘徊御塔邊云々、行幸供奉公卿等漸列立、御幸公卿又加列、淺履、虫襖、散三位等在閑所、予又不到於幔內見物、左大臣殿、右大臣、大納言通光、良平、中納言忠房、定通、雅親、忠信、下襲、鵰襖、教成、實宣、光親、有雅、參議顯俊、三位親定、有能、公賴云々、博陸進立給、以通光卿被申事由、還出本列前程、向西揖、加本列、此間好樂、樂人等遲參、數度被催促、良久適參進、發音樂打壺、次入御、兩大將不替、內大臣殿カイネリカサネ襲、左將中宮權大夫

殿（蘇芳下襲、内大臣著かいねり張表袴檜扇、萌木褂、）宰相中將賴平、實氏、（檜扇下襲、萌木褂、）經通、國通、
伊時、雅經、家行、通時、家兼、基保、爲家、親通、右
將公氏、通方卿、済信、雅済、家信、範茂、實時、時賢、教
通、師季、宗平、入御之後、公卿等上臈著廊座、下臈徘
徊、或逐電退下、依大臣座儲一、召掃部寮令加敷、内大
臣殿令加給、少時、頭中將經通朝臣來召公卿、（左大臣殿御座後有軾云々、昨日申大臣殿、御次第云、座座上頭召之云々、予以此由示彼中將、而有軾云々、）次第起參進、予通方
卿以上皆悉相從、昇塔西假屋緣上、但著座及實宣卿、自
餘只徘徊、（或早出、）此間忽然雨降、（雖大雨不濕地、即随風雲晴、）即依引陣、次
將皆立入、天晴了、待胡床乾、雅済中將還著、自餘不進
坐、南庭之儀惣不及伺見、出仕 太無詮、八部衆等供花
之、著座之間、内大臣殿暫令退出給、予奉送、依窮屈無
術、即退出歸廬了、只爲結緣所參入也、不期一役久佇
立之間、脚氣難堪、入夜還御了、少將歸來、鑾路二條、
東、洞院、南、三條、東、金剛勝院西、北、押小路東、延勝寺
西、北、大炊御門、東、法勝寺西大路、南、入御 西大門、御
輿寄假屋北面、（有階、安御輿、地上敷筵道、内侍在其中、次將取劔璽昇階居、授内侍、即還下庭上云々、）次今夜

取内大臣殿御祿、（依所狹、院弓作懸裾取之、進寄間、家兼取右府祿、置内府御前、仍有其煩、可置右府前由、有内府御氣色、仍置之退歸云々、）置弓懸裾事、可依所便、何事在哉、勸賞在
別紙、式次第等、昨日申左大臣殿書寫之、今日事惣恐
眼不見及、頭中將仰度者之由稱之、式、前一日堂莊嚴、除
御塔裳層、南北面 中央各三間云々、外八面懸御簾、其
南面西一間爲主上御在所、敷繧繝端疊二枚、其上敷東
京錦茵、爲御座、同東第一間爲太上皇御所、敷繧繝端
疊二枚、其上敷東京錦茵、爲御座、同巽面第一間爲修
明門院御所、敷同疊茵等爲御座、阿彌（陀脫カ）堂東庇南第三間
以南爲七條院御所、御塔西假屋東第一間敷錦毯代、立
螺鈿大床子、其上供菅圓座、爲御 休息所、同以庇爲御
裝物所、御塔裳層坤面三ヶ間、爲内侍女藏 人等候所、
東假屋三ヶ間爲修明門 院女房候所、御塔南廂正面東
間迫南、東西行立床、其上敷兩面端疊一枚、爲證議座、
南裳層 正面間東西行、敷同端帖二枚、爲唄師座、坤面
榮敷兩面緣端等帖、爲公卿座、巽面榮 敷同帖等、爲院
司公卿座、坤壇下敷黃端疊、爲 殿上侍臣座、巽 壇下敷

同登、爲院殿上侍臣座、東假屋南砌敷同帖、爲修明門院殿上侍臣座、西假屋南砌敷同帖、爲上官座、南門北壇下東西敷同登、爲式部彈正出居座、（占西壇東）去御塔南壇一丈五尺、東西差退立遮隔座各一脚、其中央立禮盤二脚、其南去二許丈立舞臺、其上北端立佛布施机、其東西立行香机各一脚、（件机倚御願文咒願杖、）其東西頭南北相並立草墩代各八脚、舞臺東西各去一丈餘、立八部衆草墩代各十五脚、八部衆座東西各去一許丈、立散花机各二脚、其東西各去一許丈、敷黄端帖、爲堂童子座、舞臺南一許丈立金鼓臺、其南去五許尺、敷小筵、爲圖書官人座、御塔壇巽坤面各去五許丈、南北行立十四丈幄各一宇、爲衆僧座、南門北壇下北去一許丈、東西各立丈幄一宇、爲左右樂屋、其北去一許丈、立左右大鼓鉦鼓各一面、其前立並桙九柄、舞臺東西立龍頭桙、各懸幡、左樂屋東差退、東西行立五丈幄、爲積御誦經物所、南門外壇下東西立五丈幄各一宇、爲八部衆集會所、其南立同幄各一宇、爲衆僧集會所、八部衆幄以西差退東西

相並立五丈幄二宇、爲式部彈正座、西廻廊西而北第四間以南三ヶ間爲公卿座、其南際一間爲上官座、御塔乾立幄二宇、爲殿上侍臣座幷御厨子所、五大堂南砌立幄一宇、爲御輿宿、其西立幄一宇、爲御藥陪從座、其北立內藏、大膳、典藥、內膳、主水、幷侍從等幄、東堤外立左近衞府幄、其東立左兵衞府幄、其北立左衞門府幄、西門內北腋立右近衞府幄、同門外北腋立右兵衞府幄、同南腋立右衞門府幄、當日寅刻發小音聲、（神分、）同刻御佛開眼、卯刻分送法服、同剋打衆僧集會鐘、僧侶著南門外幄、威儀師召計之、同剋行幸、乘輿暫（留カ）南西門、（被中事由、）此間發亂聲、亂聲止、樂人參向、壹奚婁進而鼓、舞樂船出而奏樂、（已上各奏鳥向樂、）著御御塔、次式部彈正著座、（辨少納言參加著、）宸儀著御座、（先是左右近衞陣向壇下、）次王卿著座、次發亂聲、（先新樂、次古樂、各一節、又共一節、）師子出臥舞臺巽坤、次調子、（一越調、）雅樂寮率樂人、出自南門進立、衆僧集會幄下發樂、一、從僧等入自南門、敷草座於東西幄、（豫立標各座前、）樂人經本道到樂屋前立、（樂不止、此間師子起舞、）治部玄蕃省寮（各五位二人、六位一人、）率衆僧等、經

同道東西、相分進僧座前、留標下、八部衆分立舞臺、左右僧侶到 座前、而立樂止、各著 座（引頭者衆僧著後著之、）畢、省寮引還、次雅樂寮相卒堂前所發樂、（胡飲、）經前道到樂屋前立、（師子起舞如初、）省寮先行、導師咒願乘輿、到舞臺坤巽、省寮留立、導師咒願下輿、經舞臺著禮盤、禮佛（衆僧惣禮、）畢、各登高座、省寮幷執蓋者引還、次堂童子（左右各八人、爲先圖書、）進著庭中座、次圖書寮打金皷、樂人發樂、（十天樂、）迦陵頻八人、胡蝶八人、菩薩廿六人、各捧供花二行相分、經舞臺上、（此間八部衆起座、供花之後著座、）到御塔揃下、傳授於僧了、樂止、迦陵頻、胡蝶次第退著（舞臺上草墪、）菩薩留立舞臺上、即發菩薩樂供舞、次迦陵頻胡蝶各隨音樂舞了、次打金皷、樂人發樂、（從金樂、）唄師四人起座、經舞臺參上著座、樂止、次度者二人進自東西登舞臺、禮佛了、就案下取火舍立、次打金皷、唄師發音、度者隨音徐行、次堂童子起座、取花筥分行了復座、次散花四人、各登舞臺北面而立、引頭卒衆僧隨之、此間樂人左右相分立、（八部衆加立著隨下、）散花發音、樂人發樂、（渡河樂、古、）東西相對、（樂人爲先、取物爲後、）登舞臺進、自衆僧之中加物度者之前、（師子花前、每塔僧侶散花、）度者、散花、引頭、納衆、讃衆、梵音、錫杖等僧、次第步列、經舞臺上、左右北行定爲一行、經舞臺東西大行道了、還著如初儀、（度者立案下、）（衆僧出之時亂火舍、加錫杖衆來、）樂人列樂屋前、衆僧著座、八部衆著草墪了、樂止、樂人入樂屋、以打金皷、樂人發樂、（裹頭樂、）讃衆起座、登舞臺唱讃、（音頭持鉢、自餘持花筥、立定樂止、先東寺、次天台、）唱了又發樂、（即君子、）讃衆復座、樂止、次打金皷、樂人發樂、（慶雲樂、）梵音衆起座、登舞臺唱梵音、（音頭持香爐、自餘持花筥、）唱了又發樂、（陪臚、）退歸如前、次打金皷、樂人發樂、（蘇莫者、）錫杖衆起座、登舞臺供錫杖、（皆持錫杖、退時倒持、）供了又發樂、（越天樂、）退歸如初、次堂童子起座、取花筥退出、次打金皷、導師表白、次有御誦經事、（若度者此間可扣、）咒願了給衆僧祿、（先是見、○闕文アリ）云東西僧（座前侍從等賜之、）導師咒願降高座、樂人發樂、白柱、著禮盤、禮佛退出、樂人省寮相引退如入儀、次打金皷、左右遣供舞了、賜樂人祿、次奏龍出音聲、次還宮、此間樂、奴奏樂、（海青樂、）

正四位下源雅、（院御給、）　藤家嗣、（師經卿上﨟讓、）　同知家、（七條院御給、）

同公俊、（修明門院御給、）　同長季、（遣國司賞、）

從五位上中原親清、行事、檢非違使賞、
從五位下藤季能、同賞、從如元、
大工駿河權守櫻島國重、　致信甲賀吉貞、
　以上各賜一階、
行事辨定高朝臣、　季康、金堂并廻廊修理造賞、
繪師有家、　兼康、　俊識、同行事賞、
　以上賞追可申請、
權律師公緣、別當公胤賞讓、　能全、修理別當尊長賞讓、
法印院範、佛師院實賞讓、　湛慶、運慶賞讓、
法眼宣圓、定圓賞讓、
檢校法親王并繪師良賀、　尊智、
　已上追可申請也、
　　建曆三年四月廿六日
九重塔供養、左方行事左中辨定高朝臣、右方權右中辨經高朝臣、
　樂行事、右中將家嗣、、左中將公俊、、
御布施役人、
證誠、

內御方、
　被物、　右大將、
　布施、　經通朝臣、
院御方、
　大褂、　源大納言、
　布施、　雅清朝臣、
七條院御方、
　被物、　源中納言、
　布施、　知家朝臣、
修明門院御方、
　被物、　左衛門督、
　布施、　經時朝臣、
咒願、
內御方、
　被物、　土御門中納言、
　布施、　隆仲朝臣、
院御方、

大褂、　四條中納言、
布施、　保季朝臣、
七條院御方、
被物、　左宰相中將、
布施、　親長、
修明門院御方、
被物、　大宮宰相中將、
布施、　雅經朝臣、
導師、
內御方、
被物、　三條中納言、
布施、　實時朝臣、
院御方、
大褂、　權中納言、
布施、　公長朝臣、
七條院御方、
被物、　修理大夫、

布施、　家時、
修明門院御方、
被物、　新宰相、
布施、　範茂朝臣、
堂童子、
左、
長淸朝臣、淸實朝臣、以經、家綱、行經、
業基、以康、康綱、
右、
隆範朝臣、重輔朝臣、家長、仲家、業家、
泰敏、信說、仲俊、
九重御塔供養守護武士、門々事、
南面、
大門、
駿河大夫判官惟信、豐後左衛門尉能直、
源三左衛門尉親長、
東脇門、

山田次郎重忠、　熊谷左衛門尉實景、
西脇門、
加藤次郎兵衛尉光時、　金持二郎廣成、
西面、
大門、
遠江守親廣、
南門、
權二郎刑部丞忠季、　江左衛門太郎能實、
南次門、
江右衛門尉範親、　民部右衛門尉能廣、
北門、
佐々木左衛門尉廣綱、
北面、
大門、
中條駿河前司信綱、　同馬助範俊、
同小門、
佐々木中務入道經蓮、

同彌太郎左衛門尉高重、
東脇門、
內藤左衛門尉盛家、
西脇、
加藤左衛門尉景廉、
東面、
朝日判官代賴清、　內部藏人、　宗左衛門尉孝親、　重原左衛門尉次廣、　備前國守護代、
河內國守護代、
人々裝束、博陸、（薄色綾下襲、例紋綵綾袴、裏如例生衣、）相國、（蘇芳下重白帷、）右大臣、（二藍下襲、例有文薄物也、）家嗣朝臣、（青下襲、蘇芳袴、）忠信實氏卿、（三重袷重、朽葉面白中へ青裏、）式部大輔宗業、（白帷青朽葉薄下重、取布施云々、）
頭注
後聞、御幸公卿左右兩府、大納言通光、師經、良平、中納言定通、公信、三位高通、家衡、予、依無催不參、
近代事不知可否者也、
廿七日、天晴、窮屈平臥、光家來、昨日取僧布施之由語也、秉燭之程少將歸來云、今夜不可供奉行幸、宿衣可

參儲之由有仰事、雖不知其由、仰上不及是非、此間召使來云、今夜行幸可早速、只今可參、即參內、博陸召職事、並可催由被仰、少時隆衡卿參入、行召仰云々、無程出御南殿、公御著靴下立、經青瑣、宣仁、宜陽、擴上軒廊內、同列立、隆衡、雅親、教成、忠信、實宣、光親、有雅、顯俊、基忠、公賴、家衡、下官通方卿、先是右將渡了、國司奏、鈴奏顯平了、近將見御座、此事近不待其程、只右將渡後持立御輿可見之歟、太遲、即寄御輿、兩將放列副御輿、基忠卿次將昇坐、階之後可昇由存之、久相待云々、前驅進寄下其裾、太畏様、次將不昇之間、愁昇久坐待、次將昇坐置弓、立開聲云々、與忠明朝臣存立隔者歟、予前行步行如前度還御、列立高陽院殿南庭、南殿撤御帳上格子如例、南殿御殿東對陣座、車宿其上內侍所如例、殿上作小板敷沓脫等、入御之間、基忠不驚蹤云々、定通、公宣、公氏、參會供奉、入御之後只供夕膳、階間雅清、行臺盤、無他事云々、參院御方、通中築垣戶、有北后町廊渡殿、中央子午、築垣如承香殿北、自此渡殿兩主朝夕可有御會合云々、偏是新儀、於北面、顯俊卿定高朝臣等清談、

宰相云、昨日與實氏卿入金堂、休息睡眠、行道之程歸參、依座出來著座、通方卿同著、此間左府被仰赦事、其詞太分明、御聲備聞堂下云々、次取導師布施、就高座南頭置其床下、次退出、按察宿所休息之後歸參、供奉還御、定高辨云、堂童子長清坐圖書寮座、寮依無座、欲居左近胡床、仍令追却、依無座坐地上、是一遊失也、又云、四位仲房此間聊病氣、昨日自云、心神已不辨前後、太惘然、是已及死期、試差將棊、即與侍男始將棊、其馬行方皆忘、不終一盤云、已以不覺悟、是即死期也、太心細終カ、欲見家中、懸侍男巡見家中了、安坐念佛二百反、即修命、不幸短命、太可悲、生滅之理聞之心中不安、彌恐怖・

廿八日、天晴、少將昏黑歸來、每日御對面云々、女房御共、密々渡御、已無中築垣之詮歟、已有隔名、今聖上出息居、渡御仙洞、百司不隨、思之猶如何、以忠信卿被獻御馬、被具御鞍、時々可有御騎之料云々、是又上皇御宇之時例云々、誠任意吉例也、又案之、若叶末代之儀、可爲長久之計歟、兩不知、夜半許以經朝臣示

送、明日中宮行啓中御門殿、供奉出車啓將等相構乎、卒爾行啓尤不便、雖有供奉之志、自今朝背骨忽逆、苦痛難堪、仍不能領狀啓將事、又非愚父進止、仍出車可獻由示達了、曉鐘之程少將歸來、只今御裝之間退出云云、

廿九日、晦日、天晴、宮司職事、又以經朝臣私狀、方々催行啓、申所勞了、啓將又闕如云々、但近習者自由領狀、太有恐、仍令申障了、今度行幸之間、仙洞御沙汰、惣無后宮行啓之儀、定西面雖廣博、格子空下籠之云々、事頗非尋常、定有事故歟、退出本宮、行啓私亭尤叶道理者歟、形勢大略不異長門賦、前後沙汰如何、朝間院牛黃藥王丸、禰兩カ物、來門前、示有可相觸事由、以忠弘令問、吉富庄預所相傳文書有之、可補給云々、問答之詞不足、定公覺謀書被召出使廳了由、粗答之、近代之儀非無恐、更不可存理非、以書狀示遂按察辨淸純朝臣了、各有返事、生涯之計逐日惘然、何是何非、嗟呼悲哉、傳聞、榮西法印所謂葉上房是也、送證誠已下衆僧布施、差副院廳官被送獻法親王、十物十云々、叶事理乎、先例如何、當世之儀只以貢獻爲善云々、然者葉上房坮歟、夜半許少將退出、於皇居西門內故春華門院殿上屛前、御鞠云々、上皇、天子、每事依有恐委不問、最勝講於此內裏可被行云々、或後魏西河之遊、連日連夜、已如文王爲世子、或周穆驊騮騄駬之與、同月令郊外之儀、但至于神堯之入紫宮者、未聞和歌之例者歟、百王八十余代、家神祭存例神劍沒海、卅廻于茲、事理可然、是則非人力歟、五月依大卷切之、

頭註 後日案舊史、漢高祖宴未央前殿擧玉巵、起爲太上皇壽、有此事歟、

○五月

一日、辛丑、天晴、夜前出車歸來之間、天曙、是又如何、後宮遊事、每事遲留如此、啓將左忠定、右時賢云々、背苦痛猶不宜、行啓事問忠弘、出車三兩、是秉燭、實氏卿、下官、供奉內大臣殿、御車、大夫實宣卿一人云々、

二日、自夜大雨、巳後休、天猶陰、雲赴西、心神猶不尋常、仍不參法勝寺、兼依催領狀、今日示行事辨、小五月競馬舍人、自左

方被催少將、奉行中將國通朝臣、內々示送難參子細等丁、右公雅朝臣奉行云々、騎射事又催之間、示送障由丁、是皆淸貧過度之間、有限所役、猶難勤之故也、有恥有恐、今夜爲方違宿忠弘宅、

三日、天晴、自今日院最勝講、昨日催、第三日第五日可參由領狀、今朝又明日無人由示送、權辨經高、又領狀丁、肩病頗宜、左近荒手組、忠定、家行中將著給云々、入夜少將來云、今日榮西法印可賜大師號由有其聞、又有議定等、今日無其事、不云定說云々、閑慭不少、存生大師號我朝先縱無之、誰人何議定乎、可謂勝事、先有僧正之聞、其事止有此事、凡非筆端所及、

證義者、前僧正寺、公顯、長史、前權僧正成寶、

初日、

朝座講師定範、權大辨別當、　問者、山、聖覺、前僧都、　讀師、寺、顯尊、權僧都、　唄、寺、隆圓、大納言僧都、　散花、信家、右衛門督僧都、右衛門督家道子、　行香咒願、公胤、三澄、興、親緣、　暮座講師、顯尊、　問者、賴惠、　讀師、定範、　唄、聖覺、　散花、貞乘、大夫僧都、

第二日、

朝座講師、隆圓、　問者、信家、　讀師、聖覺、　唄、賴惠、　散花、道性、尊勝院法眼、　暮座講師、賴惠、　問者、顯尊、　讀師、隆圓、　唄、定範、　散花、圓經、興、帥法眼、

第三日、

朝座講師、信家、　問者、隆圓、　讀師、賴惠、　唄、顯尊、　散花、親儀、　暮座講師、貞乘、　問者、圓經、　讀師、信家、　唄、定範、　散花、道性、

第四日、

朝座講師、道性、　問者、親緣、　讀師、貞乘、　唄、聖覺、　散花、圓經、　暮座講師、圓經、　問者、貞乘、　讀師、道性、　唄、顯尊、　散花、親緣、

第五日、

朝座講師、親緣、　問者、道性、　讀師、圓經、　唄、隆圓、　散花、貞乘、　暮座講師、聖覺、　問者、定範、　讀師、親緣、　唄、賴惠、　散花、信家、　行香咒願、

公胤、　三禮、親縁、
一番、公縁大法師、答、興、光圓大法師、問、寺、
二番、覺舜大法師、答、寺、隆圓大法師、問、興、
三番、忠觀大法師、答、寺、光憲大法師、問、東大、
四番、圓順大法師、答、寺、隆俊大法師、問、山、
五番、公全大法師、答、寺、公暹大法師、問、山、
六番、濟顯大法師、答、寺、親寶大法師、問、東大、
七番、命圓大法師、答、興、豪性大法師、問、山、
四日、天晴、午一點束帶參院、公賴卿一人在殿上、相共著座、良久公宣卿已下人々來加此殿上、只三間也、太狹、上﨟多著座之間、予起座、賴平、顯俊卿佇立道場方、經高朝臣自御所方出、見出御氣色、各立者在廊緣邊、經高朝臣告出御由逐出、仍鐘了、公卿著座、右大將、中宮大夫、藤大納言、師經、權中納言公宣、冷泉敎成、左衛門督、左宰相中將賴平、宰相顯俊著座、公賴卿予依無座在殿上、朝座了僧退、公卿不起、僧還昇、堂童子退之間、公宣、忠信兩卿退下、公賴卿加座、予同進出脇戸邊、雖伺座末猶道無所、仍還入了、與辨消談、夜前大師號事、依無存生之例無宣下、但諸可已被催儲、重退出、今日猶可有其沙汰歟、所疑僧正歟、國家重事甚無可黙歟、夕座了則退、仍重退出、參內御方局、女房禮申之間、存外出御、拜龍顏、成恐逐電退出、頭辨稱有可宣下事由、求上卿、所疑彼僧事歟、外人々山大衆騷動、京中武士馳奔云々、不知何事、此僧勝事、殊ニ猶有不吉事歟、思國家人、尤可有斟酌歟、件僧開門云々、未聞上人開門、內構賄賂外成懇望、先非上人之法、如何云々、今日御鞠興、仍被忩講筵云々、御所北面有便佛壇、北面被憚之、仍向東南、北有高座等、南面立散花机、公卿座以西殿上之間、散花机在下﨟末座之南、頗不似例歟、道場之儀當時臨幸御同所、猶以失便宜、如何云々、緇衆無處于搖動、狹少不便、入夜少將退出、今日於院御方密々御覽鞠云々、上八人之裝、其體布衣云々、中宮大夫著陣、行太神宮々司御卜云々、不聞委事、次定通卿著陣宣下、榮西僧正事、不聞其間剰加歟、猶々可謂勝事、傳聞、山門騷動、神人出舉

之間、天工定繼打神人云々、但横河法師抑留、當時無事云々、今日聞、廿四日還御閑院、二十五日最勝講云云、昨日十九日還御山有聞、又延引、

五日、天晴、午時許參中宮、宮中無人、庭草如不掃、催懐舊之涙、謁女房、良久退出之間、自法勝寺告來事具由、即參彼寺、左中辨語云、參院申請定通卿、仍只今可參、其外無人、今日最勝講、大相國源大納言以下云々、少時中納言參入、即始事了、納言即退出、與辨清談、第二座始後又退出歸廬、酉時、僧都來談、山門猶不靜、或說、今日小五月衆徒抑留、不日ニ還云々、

六日、天晴、巳後雨降、終日甚雨、

七日、天猶間陰、未時雨濺、未一點參院、為伺布施刻限、雖存遲參由、事未始、殿上左大臣以下御座無其所、只佇立一間落板敷邊、堂童子一符在此邊太難堪、二間中門廊、僧群居之外、無餘所、少時經高朝臣自御所方來殿上、申始由、歸出仰鎰、大臣以下著座、大納言二人、通光、師經、中納言三人、忠房、定通、公宣、參議二人、公氏、國俊、三位家衡著、予在殿上、堂童子成長、資宗、收花莒之間、按察參入追加座、家衡卿起座來殿上、夕座始之間、右府參入、被過之間、兩人平伏、事訖行香云々、不見其儀、宰相已下起退來、各佇立、事了各還著、右府出召前駈、被帶劔了復座、次大臣以下六位一人每度授之、忠房卿以上於布障子西跪、搢笏取之、入南面北第一間、定通卿於障子東、搢笏取之、入第二間、立散花机間也、僧十二口、予當最末跪僧之前間、笏落云云、帶劔不指得之所致也、為恥無極、但無為方、以左手取隱之後、啓布施、猶如拔笏、聊逃右膝取笏、大廻退出、適御前事失錯、物惡之令然也、心勞無極、左大臣殿御退出、奉送出門前退出、入夜布衣自中御門方參入、待名謁之間、三位中將來談、初日行香、關白左府經座前、座行香机北給、自餘公卿經簀子、次第列座其末、在參議北座上、公卿座北几、庇西上南面末座、一帖南折西面、上々御佛庇東頭也、其東面佛庇第二南間、道掛北一間、一間不敷座、中門廊融也、其南間立散花机行香机也、是中間也、其南妻戸間也、講師座在件間、過南西上北面末座、一人在東座、西面、妻戸間也、威儀師在其座

北端、傳輪丁、立入中間、經佛後出西第一間、於東布障子下（大臣障子西、納言以下障子東、）作輪次第還進、返輪皆悉自障子復座之間、下﨟先立、佇立北線邊、博陸過給之間、師經卿深居、忠房卿不見入、其日仰云、博陸左府解劒置座前、笏頭ヲ西、（劒柄方、）平緒の總の下ニ置隱之、大納言已下笏平緒上ニ頭ヲ東、（劒柄方、）置也、忠房卿又如此、彼三人樣々、不審者、其行香路、偏博陸御存知歟、頗わづらはしく見云々、落笏之恥心深痛、如此事不入耳、如敗軍將不言勇、慚愧云々、深更名謁訖退出、今夜聞、師季少將娶範茂卿妻、（坊門姫、）三位中將有彈指之氣、

八日、天晴、未後乍晴大雨如注、行潦如池、自今日精進、讀嵯峨結緣經、（六部、每年始此願、）

九日、天晴、獻御幸出車、（輕資、資俊、）後聞、車、（済信朝臣、實時朝臣三兩云々、）大宮大納言以使者、必可來棧敷之由、再三有命、惣領狀、忽求僕從等、卒爾之間不出來、倩案之、日漸闌、見物之所旁無便宜歟、又精進念誦之間也、仍重遂卒爾難參由了、今朝聞、關東勝事出來云々、傳々說、和田左衞門尉某、（號三浦黨、）橫山黨（兩人共其勢拔群者云々、）合謀、去二日申時、忽襲將軍幕下、其時將軍更無警衞之備、或杯酌淵醉云々、忽然周章合戰、其夜曙、翌日又暮、且而戰、見星未已、將軍與外舅相摸守義時、大膳大夫廣元等、間行而入山、脫身而隱去、賊又隔大威、而夜遂引去、但悉燒城郭、室屋無不殘破、梟主金吾又死戰場、散卒儲船、自海上逃去云々、天下勝事何事過斯乎、又巷說云、彼賊徒之黨類枝葉在京者多、且追補滅亡目前、京中又騷動云々、樂盡悲來是天罰歟、竊思之天下又無聊歟、末代貧者定及餓死歟、嗟乎悲哉、入夜自見物人許傳取結番、貧老涯分以之足、

（初五月五日）競馬、鼓、隆仲朝臣、奉行、（左、國道朝臣、右、公雅朝臣、）

一番、左、敦久、（乘勝、）（纏頭三、）右、清員、

二番、弘遊、儲勝、纏頭二、國文、

三番、頼幹、儲勝、纏頭二、清弘、

四番、敦近、武延、儲勝、纏頭二、

五番、久員、武隆、勝員奉重之間被追入了、
六番、助文、敦久子、弘員、儲勝、頸頭二、
七番、賴常、取落、持、各頸頭一、國近、
入夜召敦久、按察承仰、助文所行太不覺、不可召仕由被仰含、
流鏑馬、
一番、秀能、
二番、醫王丸、
三番、左衛門尉藤原助清、
四番、左衛門尉源康景、
五番、右衛門尉藤(源イ)遠綱、
六番、源康重、
七番、源康重、
戌時許參院、中宮權亮粗語關東事、二日申時和田左衛門(義盛)、宿所忽(怨イ)聞甲兵之音、去春謀反者結黨之由有風聞落書等、件義盛爲其張本、而自披陳、聞子細、已以免許、有和解之氣色、如尋常之時、在近邊宿所、而猶有內々議、可爲鯨鯢之由聞之、因茲更聚黨成其計、是只以韓彭葅醢也、其近邊宿所者(又左衛門尉、)聞之、即備戎服、發使者廣元朝臣、于時件朝臣賓客在座、杯酒方酣、亭主聞之、獨起座、奔參將軍在所、相共逃去其所、赴故將軍墓所堂、(去七八町、或云二階堂、)此間義盛甥三浦左衛門義村、(本自與叔父、違背爲仇讎、)告義盛已出軍之由、依而人々告母儀妻室等、僅逃去之間、義盛兵已進、先圍廣元宿所、酒客未去、大軍忽至、醉鄉之士依救彼客、即放火燒其城郭、室屋不殘一宇、自二日夕至于四日朝、攻戰不已、如三周弄不注、義盛士卒一以當千、天地震怒、此間千葉之黨類(常胤之孫子、)揀精兵、自隣國超來、義盛雖兵盡矢窮、策疲足之兵、當新羈之馬、然尙追奔、逐北至于横大路、(鎌倉之前有此路云々、)此時義村兵又塞其後、大破義盛、因茲遂不得免、多散卒等出濱、棹船向安房方、其勢五百騎許、船六艘、其後廣元消息飛脚到來、昨日申刻許參著、其後公經又無音信者、京畿有骨肉之讒、未知其存亡、在京武士等雖申可下由、且

有天氣被留、爲京中警固也、遠江守親廣依塔供養在京、去二日下向、聞之揚鞭云々、或云、近江守賴茂、去比下向、最前終命云々、又侍從能氏(高能卿子)、正月之比下向、死軍陣云々、相摸國司兩息、親能法師子、廣元朝臣子、皆死云々、不知實否、亥時許名謁了退出、

十日、天晴、未一點參法勝寺、(束帶)、宰相中將、(公氏)、兵部卿著堂中座、加其末、兵部卿云、昨日舍人之中、紅下袴有沙汰由聞之、是新制歟、予云、去春所被宣下也、(例カ)又云、宣家已欲參之間、俄有所勞止、不聞此刻、尤可謂冥加歟者、師季少將取馬口之間、被各仰退出、(自余未隨役者)(又退出云々)、先是以忠弘令伺問前入道(範光卿)、五七日所、遍來云、講筵已始及半、於堂修(當イ)之云々、予即退出向彼堂、是太無由、太理一日送消息、爲家寫直禁中之好多、但近臣等七條院南山御幸(十四日)以前、仙洞被忌此事、(過三十日了)之間、不可向云々、仍爲子息代官、恐老可行向也、入中門妻戶、著堂弘庇座、東西各一間、高通卿在東、賴範在西、依便坐賴平下、無程事了、予起座、同官二人取布施、(布施カ)(六位衛府藏人體把手是不得其心、如此亦諸大夫役也、多不聞事也)、賴範依御師該不取歟、殿上人資家、時賢、定親、基定、實俊、範資等、範宗朝臣行事、予即退出、參大納言殿、爲聽聞渡給彼堂由侍示云々、即退出、高通卿參法勝寺云々、予不參、近日事無益之故也、即歸廬、請僧三人、籠僧歟、講師兼尊律師、事頗似等閑、夜半許坤方有火、驚出見之、已以近隣也、二條大納言家云々、雖風不吹猶以周章、良久不滅、其北故範元卿後見宅同燒亡云々、此間於大炊御門東洞院辻、殺害騎馬者、左近將監云々、基長法印房人・同房中山僧有意趣伺之、得火事便遂宿意云々、拔劍雖打合、僧徒類多間被射落云々、下手等法印搦取、今夜渡檢非違使親淸云々、皇居不遠、太奇恠、

十一日、雨降、夜前行房布衣著冠、候兩主御前、猨狖取其冠云々、(例事也)、又負猨踊進前之間、此燒亡出來云々、雖被弄尾籠者、猶可著宗行衞袍哉、

十二日、晴陰、雨間降、昏黑參内大臣殿、見參移漏、深更退出、有被仰事等、不遑記、

十三日、天晴、覺景僧都來談、是弟子法眼季頭事、相示之次也、

十四日、天晴、巷說更不靜、關東無重來使者云々、或說云、賊軍猶任(存カ)絕其粮道、將軍雖未沒、如母郎之在晉陽、事太急、故不得發使者云々、京中幷近江美濃等武士各令下向之謀、國土人民之煩已以千萬、已忘東作之勤云云、嗟乎悲哉、仍及乎、兼時朝臣妻今日死去、(長正朝臣女、年卅三、宜秋門院少輔是也、)遂產後病依難存、所生子息藏人季俊一昨日敍爵云々、左近將監敎賓、(上臈、)依頭中將讒奏(不隨貫首所勸之由云々、此男頗舊使廳案者也、如何、重代者道有練習之氣、)被除籍云々、(去十日事歟、)此事主上又內內被咎、仰經通朝臣(不奏聞而直奏院云々、)雖內々奏聞、不可被妨訴訟、今不申事由、無左右申院之條如何云々、卷舌云々、京中又有可討聟由風聞、相互嫌疑、驚悶者多云々、人云、新大納言(通具、雅通、)家有放火事、依其事搦嫌疑雜人之間、件男主人馬允(景康、捕、)平中將侍、聚黨打入大納言家、拔劒昇堂上、搦宿直男向中將家前、內府聞此事、喚寄馬允之間、自院被召出、給檢非違秀能訖云々、權勢家人所行如此歟、

十五日、天晴、時賢中將示送云、(予一昨日聞此事、)岡崎布施取之猿、兼日風聞、七條院御進發以前、不可院參云々、而昨日御奉幣以前、不可參由有其聞、仍出仕者、予聞此事、示送淸範朝臣、返事云、舍弟男(修明門院非藏人、)依女院令召彼、後日向其所、今此沙汰出來、太難堪、又予事太理極無心之由被稱、暫不參何事在乎者、京中浮說、自院有御禁制、各無事由風聞云々、故親弘入道養子左衞門尉、(實父三浦之黨云々、)在六波羅宅、依本姓其弟警固、檢非違義成子左衞門尉成時自筑紫上洛、欲討彼金吾之由、前有其聞、今朝無事云々、昏向亞相亭、廣綱(サヽキ左衞門、)共今日到來、脚力(仰)參院、退出之次入來、件脚力見戰場者也、委語之、大略無爲、有死傷之聞聲多存命、謀反散卒行向方々、各差遣官軍云々、此說太尋常、有憲廣綱等武士六人明日下向、各乞馬、悉與之由被稱、數多武士下向、路頭定枯槁歟、向後飢饉不可疑、

十六日、天陰、午後雨降、少將爲家近日日夜蹴鞠云々、

遐雨主好鞠之日、愁爲近臣、依天氣之宜頗有得骨之沙汰、聞之彌爲幸、楚王好細腰之日、如宮中餓死人、不見一卷之書、七八歲之時、僅所讀蒙求百詠猶以廢忘、是皆一家不運之令然、應緣積惡之祟也、慟哭而有餘、聞之獨悲、猶恨侍從大納言成通卿、末代之賢者、明經史之文、何好無益之鞠、遺其道之名譽、如長實卿素飡醉鄉之麤尤可然、於彼卿可謂其恥耳、予元來胤子少、僅二人之男、已不書假名之字、家之滅亡兼以存眼、非分之近臣、即惡緣也、悲泣之餘注此事、爲後鑑也、謂其事即禁省鞠、而爲茂草之文、宜哉末代陵遲之期、此事之盛矣、十七日、天晴、昨日自關東有到來書云々、所仰廣綱也、廣元能時各加判、又有將軍判云々、在京武士不可下向、可守護院御所、又謀反之張廻西海之由有聞、可致用意云々、入夜參承明門院、女房聊有云合事、私事也、今夜宿忠弘宅、方違夜前又忘却、仍更又宿、依爲本所也、十八日、天晴、入夜侍從來云、大臣殿被仰可給山田庄一鄉由、先年所給予也、仍觸家主、聊有受用之氣云々、神妙云々、

十九日、天晴、老尼古老カ之通身無故辛苦、心神恍忽、而徒在臥內、僅見舊史暫慰心緒、只思後學、有楊子雲之才、有金日磾之忠、少將入夜退出云、於院御方御鞠、每日有此事云々、一寢之後曉鐘以後乾方有火、人云、近衞町邊云々、久不滅之間、西風頗扇、仍參承明門院、無人、申入女房、暫退出、參中宮、著冠出門也、女房被出逢之間、天已明、廿四日可有御入內云々、郭公數聲、

廿日、遲明甚雨、終日如注、自宮退出之間漸雨降、歸廬後如注、午時許藏人永光、奉書、被召宣進カ十首歌、即書進之、入夜範朝卿以兵衞尉某爲使、明後日法事相訪乎、殊無相親人、有存旨申由示送、兩度招請太無由、予本自不好如此交衆、但不似平生權勢、今無到訪人歟、已依此所憚、被止院中參、少將寓直內裡、年來雖蒙彼入道不請、已雖去所催也、向後可存芳心乎、外祖母中陰佛事、先考招請、有好人々之時、人數不幾、故贈丞相相具、此入道來訪、思當初之好、非無芳心、成此案

即領狀、人以處追從歟、
廿一日、天晴、朝行九條、沐浴偃臥、申時許歸廬、尼上
今日又歸入嵯峨、
廿二日、朝微雨、即晴、少將每日蹴鞠無闕怠、摧心所好
之云々、可貴幸人之瑞想歟、定昇三位、衛門督、正二位
前中納言非據、按察使歟、但不皷琵琶、不吹笛、不堪郢
曲、其得輕微如何、又非七條院催者、非宜陽門院兄、非
狩獵之師匠、所欺如何、向後之體可悲、貧老之長命只見
可慟哭事多、往年光家爲家誕生之時、至恐不覺之心、
悅其爲男子、心中願求古來賢才、必不依父母(祖イ)直(幹イ)衿、以
言之躍更非重代之家跡、所恐之倩力若不空、而有冥罪
之助歟、有社稷之器量、雪先祖之恥辱、自漸及五六歲、
且暮泣含此意趣、兄先逆父命、齡及三十、未書假名之
字、弟又同前、寄事於近臣之忿劇、不隨惡父之敎訓、
不孝不善者、二人愁成人、觸視聽心府如摧、悲哉、午時
許參中宮、謁女房、未時向岡崎堂、公胤僧正曼陀羅供
云々、公賴卿在座、予追著、賴範忠行等卿追々來著、
(忠行著予上四座、)事了三人取布施、修理取別祿、(自簾中押出萵蒲捻重、清範氏一人喪家儀、頗警固、如何、近代流例云々、)殿上人名號之躍、經時、(不取布施、院司歟、)範宗、範
資、(兵部、)家長、(民部、)定衡、(中務、)手長六位等僅五六人、數
反往反、太無便宜、無人如何云々、無故一身奔營、比與
也、布施三十許歟、過差、但被物皆用白、(近代多如此、喪家尊卑鈍色也、)
絹綠綾等入懸子、皆以色々薄樣餝、云々、(喪家之儀不用錦並繪等例也、)(美麗殊勝如平生、何事只任意歟、)又裹布顯文紗、色々村濃、惣非喪家之儀、
讃衆布施各五、(被物二、)忠行卿云、近日被聽院名謁、兩度參
之、而今日無人、可到訪由有二品命、又云、至于來廿五
日、可憚院參者、此間微雨、予退歸、歸廬後終夜甚雨、
光家來云、山田庄自院被召了、勿論者、時儀不足言、
廿三日、天晴、昏黑參中宮、入夜宜秋門院渡御云々、(密々自山門入佛、)其後退出、
廿四日、天陰、午時微雨、漸密、少時休、午始許布衣參
岡崎大納言殿御佛事所、(如日來、)中陰三度、世以爲追從歟、
身已依此事被憚、院中面々願主難去之間、不顧傍難、
太似無由、是偏禁裡微忠之由存之、但於亭主等猶不出

好詞、光家相共、能季卿先在中門廊格子裡、以親泰、無人間爲悅之由有御命、少時告始由、相共著堂前座、四、聖覺說法阿彌陀佛事訖、各取布施、賴範追加座、東、不取布施出了、雜人雲客諸大夫可守位次云々、此事極不便、然而參入之後、不可背御命旨歟、光家取布施云々、大膳時綱不存此儀由、構之退出云々、分別諸大夫歟、地下公達又與雲客有等差、其公達又有勝劣、太難分別事也、基定朝臣泰光等頗宜人也、雲客又只保季光家二人也、依事難分、予不加制止令取了、但於爲家者、如此事惣不令交衆、太無益、事了即退出、脫法之間甚雨、出入取笠、微雨、前後雨止、今夜行幸本宮、少將可供奉、中宮行啓、予獻出車、明日最勝講始、上皇御水無瀨殿云々、女房所參、只八條宮爲事、馮長事有例、御點讀賞云々、雖有水火責、力不及、國通、雅經、範康、清經、資賴云々、爲家在此列、未知其由、誰人望君乎、入陶朱之撰、後聞、行幸供奉人、博陸參給、左右大將、大納言通光、師經、中納言定通、忠信、光親、有雅、參議賴平、公氏、親定、通方、左將國通、忠定、資平、公俊、家行、通時、公棟、家兼、爲家、右公雅、家嗣、家信、範茂、宗平、內侍所、基保、師季、諸衛保教、家季參出、御御輿之間、左大將殿以下警蹕、右大將家多立、不見之令立定御之間、間警蹕訖歟由、聊謦屈云云、行啓供奉、隆衡、實宣卿、權大夫殿、左將親通、右將教通、出車、權大夫殿、實氏卿、三兩、左衛門督局、少將親平、不見其裝束、不供奉行啓、寄其車迎送云々、大納言局光親卿金吾、扶持、是近日推幸人二人也、以兩人夜々被押入御臥內、御寢以後、或時御覽付令逃其所御云々、時儀每事如此、每夜自院御方以人被伺見、雖無其實、此女房等在御傍內、稱中叶御意云々、勝事也、

廿五日、天晴、最勝講始、出居堂童子今日闕云々、爲家令申障不令參召、勤堂童子也、五位藏人資賴勤仕之日、相對可勸下﨟、又雖非可然人、御乳母子若冠等、可相比之由、密々敎訓、而以經長可爲下﨟由、粗有沙汰云々、予云、堂童子重役也、有失錯可無由、近代已希也、不可勸由可觸藏人由示之了、日野勸修寺雖似無差別、祖父追傳戎人跡、父爲年來非人、母實尼而生子、裘

壘踏弑之、其後嫁爲雅生經長、如此事親々無由者也、仍令辭退了、於光家者雖每日可勤仕由教訓了、當時職事非職壯年之輩、皆有賢處、常改易妻妾、珍重事多、入夜參左大臣殿、今夜三條坊門、依明日御參內也、見參申日來事等、仰云、來月御忌日八講申事由、於蓮花心院可修由存之、寺家御忌日參會往反之間、極熱、自他難堪之故也者、申尤可然由、廿六日寺家御忌日被沙汰侍了、其事了、可始此八講、廿七日結願也、院沙汰、於安樂壽院一日八講有之云云、今日最勝講、博陸、左內丞相、大納言通光、師經、中納言定通、已上束帶、公宣、光親、參議顯俊、三位高通、通方、基嗣、出居兼季、國通、淸信、公雅、家信、淸信夕座不著、公雅朝退參、堂童子宗宣、兼隆、成長、光家、博陸、夕座說法之間退出、自小板敷下給、出居家信之外不動其身、師經卿云、博陸退下之時、出居起座例也者、此事如何、予申云、多年所見只必動座、不見起例、是若閑院程遠之故歟、於予等は爲御共立奔出、是別儀也、外人不見其事、於動座は、公卿之外皆動座流例也、夜前行幸、天皇御南殿、儀昇出御輿之間、賢所入御、御輿依此事、於中門內庭逗留、鈴奏、自其傍趁出、次將不得出日花門、勝事之中勝事也、賚賴被召息狀云々、是只末世之令然耳、講以前賑給定了云々、深更退出、

廿六日、天晴、午時內豎來告可早參由、即參內、乘毛車、暫在宮殿上、少時左大臣殿御參、扈從參殿上、此間大納言殿、顯家卿在座、予加其末、藤大納言師經、參入、立座末揖、脫沓經座末被著奧、頭辨入無名門、經小庭昇女官戶、還出入神仙門、昇小板敷、申可始由歟、還出無名門召辨歟、經高朝臣參小板敷、還出仰鐙了、頭辨催出居云々、自高遣戶方、經小庭神仙門、桂東、昇靑鎖門著座、忠定朝臣、雅淸朝臣、家兼朝臣、親通、此間少將通時朝臣、入無名門加著、地下、親通更出無名門了、座狹歟、次卿相著座、左府令參給之間、顯家平伏、予動座、上臈進之間、賴平卿加著、自西第二間著座、五人之外無座、予還座殿上本座、公宣卿參入著座、問御前人數、又揖立進寄、顯家退出、來座揖了、示可早出由、即退出、一身睡眠、堂童子左方知長、今一人不分明、右方經兼、光俊、按察大夫云々、勸了

還出之後、經兼昇小板敷長押、向東座、（見物歟、）漸良久雖尾籠之至、頗似無禮、藏人、（行事、）永光在小板敷前、予招寄問云、彼は殿上人也、なんぞ潛屈、無所答、予云、殿上人ならば、可被追御障子前小臺盤下、非殿上人可坐之所、太不當也、聞此音、愁退之間、見之、其東光俊同長押懸尻坐、予不知此事、見之頗後悔、稚少有父之人也、尤可見忍其過、故似咎、極以悔思、但隨人不覺、當時無禮、且是依失世間之禮儀所示也、人定處怨氣歟、少時按察參入、又源大納言參入之後、朝座訖、聞打澀音、經兼奔昇欲出上戶、爲出居被咳止、此男有若亡歟、猶劣恐兄恐父歟、公卿自下﨟退、賴平卿經奥座不安坐、即自座末下沓脫、東行著沓退出、（難不尋常路也、）公宣卿經奥座末、大納言殿經通光卿後、著本座給、（予又動座、兩度雖難堪、此禮後存、）藤大納言、（奥、）各復座了、藏人等備氷、次第居之、經兼居大臣御前、以下六位役之、（持通折敷、）予在末不向臺盤、藏人等云、無臺盤所、乍折敷可居之、削氷不待居訖食之、食了所居樣々也、不知可否、師經、公宣、光親卿置臺盤下差入土器、予心中思案、居臺盤物食了、皆返置臺盤、何限削氷指入下乎、又立箸、時箸在器內、扱箸之時在器外、食訖之後箸置折敷上、今以折敷爲臺盤代、予器同返置其上、識者定加難歟、次頭辨申事由儀一如前、召辨仰鎰、又同前、次第著座、藤大納言不著、最末及按察、各著座之儀、藤大納言揖起、被出下戶、次予揖退、著沓下揖、出無名門、入明義門退出、於宮御方屏外（相德門歟、）逢定通卿、即退出、日猶高、少時少將著直衣參內、（御物云々、）予參內大臣殿、見參移漏、深更歸廬、事次被仰削氷事、昨日博陸大臣二人、（左內、）通光、通方卿、食了返置臺盤上、（箸在器傍、）師經、公宣、光親、顯俊卿等指入臺盤下、箸在器內、此事不知其說、有故實歟、予所案符合賢慮、爲面目、予申云、取祿（僧綱講師、）者入南第二間歟、仰可然、又凡僧祿、公卿或取之、或不取、說々如何、仰云、可然人少少有取例、俊賓通俊等卿自余猶有之、慥不覺、不取ハ尋常多シ、取ハ少々有之歟、多申承世上事等、又申往事等、

廿七日、天晴、朝微雨、未後大風、少將今參出居、青朽葉、半臂、下襲、青淡平緒、新調細太刀、（莊螺麥花、鯛樞、白金、花橘ヲ黄ニアラハス、）於堂童子者、可辭由含之了、未時向中將被立入、作熊謂談、最勝講事也、全無指事歟、粗答之謝返、今朝三條猪隈邊山僧神人等、責出衆之利狼藉、家主又語、惡僧及鬪亂殺害云々、其凶徒等弃新院御所北門前之間、爲武者所被搦留云々、頗以無由歟、酉刻少將退出云、朝座内大臣殿、大納言殿、忠信卿、實宣卿、有雅卿、公氏卿、夕座公氏卿不座、家良卿著座、但依座狹、無程立了、出居朝座清信、（忠定、雅清、家信著之、）公俊朝臣、範茂朝臣、敦通、夕座清定、敦通不坐、家信、依仰事爲家著座、（忠定朝臣）（夕座著座、堂童子退間退出、）堂童子、左家季、經長、右資隆、家光云々、即著直衣歸參了、語云、頭辨云、最勝講ニ青下襲きる人も見えず、院仰云、汝人のすべき事ヲ必する物也、而平緒も又様有げ也者云々、又或人云、件辨毎日注進此間雜事云々、頭辨今日著唐裝束云々、建久元年五節日、故大納言宗頼卿貫首之時著之、語予云、初後浮文、第二第四日堅文、五節日唐裝束常說也、今日依著唐裝束、昨日著唐裝束、是又殊說也、在今年用此儀歟、尤宜、宗宣裝束同昨日云々、博陸今日著座給、進退之間、出居皆悉動座云々、是先々所見之儀也、

廿八日、雨間降、少將先今參、（昨日裝束、）午時參內、（微雨、）右大將、二位中納言、（出居、）四條云々、右宰相中將公氏、三位侍從等在殿上云々、實宣卿相共參著、實宣、公氏卿外皆外座、此間右大將喚寄隨身、（凡在校書殿北砌、被喚入小庭、頗不見習、）令喚藏人、（不知北由、）隨身雖還去、藏人不來、有能卿來著奥座、（著奥人於座末沓脱下、揖昇脫沓懸膝、座末更立、經下臈末入奥座揖也、有能卿突膝座廻、他人只入奥向南坐也、）證誠一人、堂童子家季、等遲參云々、良久師開下戶入、經奥後著座上、俄而頭辨出神仙門、經小庭（依雨止、經庭中曳尻、）參御所、（入女官戶、）還出小板敷并長押、（依納言歟、）向西坐、仰可始由、出無名門召辨歟、經高朝臣同昇小板敷長押、同相向坐、承鐘還出令槌鐘、頭辨頻催出居云々ハ頻有尋傍官音、（後見之、資平中將參入、暫立去云々、尋求之尤可然、）公雅朝臣、資平朝臣、薄物二藍下襲、樋螺鈿劒、紺地平緒、壯年好事、出居帶蒔繪螺鈿之由、故土御

門內大臣說聞之、於今日は樋螺鈿也、雅清朝臣、已上三人、通時朝臣、敦通等入無名門、開鐘聲、大將隨身等列居校書殿簷下、不知其由、塞出居之路歟、今日土泥、可經簷下歟、出居著了、大將間頭辨、立無門外、かう人候歟、頭辨諾、大將揖起座、公氏卿勵座、隨身進入列居沓脫下、番長及懸て引直下蹲尻、二位中納言後也、未見堂上裾隨身觸手之儀、次師經奧座、次範著座、及實宣卿、自餘公氏卿已下、在殿上之間、堂童子職事等頻往返小庭、雨不下、經高、棟基、家光等曳裾、宗宣、資家等取裾、宗宣觸目、良久顯俊卿參著、兩侍從在最末間、無其所、入自西第二間昇著座、論義始後、九條大納言殿開下戶自西門參歟、入給、予勵座、著奧給、移時刻論義了、各退下、藏人居削氷、皆居棗盤歟、返折敷、三位三人在臺盤外、高通卿前居席、上、有能予前乍折敷居之、是二頭之外無折敷歟、今日居了後、上﨟以下下箸、顯俊卿食了、指入臺盤下、自餘在臺盤上、上﨟遂不被取上、如食飯乍居食之、又各過半被殘之、削氷不殘、是故實云々、予如一昨日置折敷、箸在器外、次頭辨權辨等如前往反、出居、伊時朝臣爲上﨟、自餘如前師經、實宣卿不著、大納言殿、公氏卿相替、各著座了後、師經立出下戶了、

實宣卿退出、顯俊卿已下數刻言談、著褐襖袴男、負壺不持弓、入小庭巡見諸人沓、還去、又來見沓、或手取之見、又還出、人々奇驚、又來見之還去、此間高通卿予等同時退出、彼卿於南殿、與頭中將言談、予參宮御方、謁女房御上御局不參女房也、即退出、堂童子、左方家季、資俊、右方資家、家光云々、少將云、朝座、出居著座了即退出、敦經上野庄司、如例布衣在月華門外、與資平中將問答、件男本自彼中將奉行者也、倩時不放身歟、如親、予不參之前、大將召隨身、令喚藏人、隨身昇女官戶小階、瞋目呵叱、在渡殿殿上人云、藏人參候、再三召之、爲家云、藏人不候、聞之還去云々、世間儀式逐日如此、公經珍事、新儀不可勝計、蓮花門院執行書狀褒三通、課無貲有之外無他、

廿九日、晴、通夜甚雨、巳後休、巳時少將令參內、今日二藍下襲、午時參內、事已欲始由云々、忠行卿徘徊御後邊、圓經律師來、中納言談、博陸自月華門參上給云々、忠行相共參殿上、二位中納言、三位中將基嗣卿過西第二間西柱被坐、忠行便加其上、第二間頗西無便宜歟、予於座末揖、昇脫沓懸

膝、昇立入奥座、向南座揖、引直裾、俄而有能卿來入西
第三間、坐忠行上、是大納言座席歟、太見苦、此間九條大納言殿出下
戸、經奥座 著給云々、予動座、座定了、殿下入上戸著
座上給、三位以下平伏、予同、此間公氏卿揖、脱沓之間
諸人平伏、暫遲留、御座定後、經座末著予上、次頭辨蒙
氣色、昇小板敷候、蒙仰參御所、出神仙門、還出中可始由退下、殿
下召家宣云々、參小板敷、仰云、鐘、即退出、槌鐘、出居
著座、國通朝臣、伊時朝臣、資家朝臣、公俊朝臣、親通
堂童子云々、次殿下目下臈了揖給之間、宰相以下平伏、進上
戸下給之間、各安坐、次大納言立給、予聊動座、二位
中納言、宰相中將有能卿等著座、三位中將被坐末座、
凡卑上臈等强加座上、諍著座、太見苦歟、於予は、若當
著座は可相讓如此人也、暫而定通卿參入、於座末間揖
昇、乍立昇長押、下イ經予後不坐、而即進著御前座、此間中
宮權大夫殿參給、不奉見之間、出小庭給、太雖無礼、不
可下小庭之間、不能致禮、著奥座給、予云、何御著座不
候乎、可令進給、忠行卿又遙目有能令立、暫不得心、漸

知其事、起座來之間、經奥座、太見苦、權大夫殿即著座
給之間、藤大納言參入、又入奥著座、公氏卿立座歸來、
經奥、大納言著座、其後顯俊卿參入、件卿立沓脱上揖、是思失歟、公奇、次右
府參入、各平伏、直進出上戸被著御前座、次別當參入、
著奥、事了僧退下、諸卿退下、博陸御座定、居削氷、博
陸、棟基、右府、經兼、皆作折敷居之、納言以下六位居之、取折敷歸、不居
訖各食之、今日顯俊卿指入臺盤下、頭辨申事由如前、辨又同前、出居
著座、忠定、、、家兼、、、爲家、親通、兼季、、、又加
著云々、公卿著座、博陸、右府、各平伏之、兩大納言、二位、土
御門兩中納言也、太理以下在殿上、夕座出居昇之間、家
衡卿參入、加著中將上、堂童子賦花筥了、頭中將加出
居座、堂童子收花筥了、頭中將進仰度者、不見其儀、先是爲家
起座退出了、早速如何、頭中將還著出居座、少時退座了、論
儀了行香、別當、中宮權大夫殿解劍、置座前參進、出居
皆悉起座、博陸、大臣、僧過上戸給、依程遠不平伏、行
香了、兩卿還本座帶劍、二位中納言於小板敷、召寄保
季、帶劍被著殿上、自餘不出御前、次右大臣起座、被立

上戸前、召寄祿、棟基取祿、進寄上戸內、相府向艮跪搢笏、手長跪戸內、猶喚下手長令出戸外、取祿立進寄、（不見其後、）次第取之、（大略同前、）九條大納言殿跪搢笏、立取祿給、（手長又立膝屈獻之、）自餘皆同、右府、二位中納言、同出戸外、（自殿上出、）跪搢笏被取祿、別當同之、（經奥、）中宮權大夫殿跪戸內、東面、搢笏取祿給、以下於戸內取之、有能任意往反奥座、尤奇、僧綱未及忠行、凡僧諸師祿家衡取之、予不預一役、各歸來復座、（此次、）大納言殿經奥座出下戸給、少時予揖起座之間、大納言殿招寄命云、今日替人作法等少々有之、人定惡歟、是隨分父祖一門之所用之說也、跪指笏立取祿、從祿右廻退、（他人左廻、不得意、）行香之時、他人經簀子居疊上、我進自前居板、二位中納言同此說、（從左廻、）此等事也者、此間殿上人等取祿、不委見、爲家著直衣奔融西對方、予云、盍取祿、如此役偏奔毀、太無謂歟也、依可有御猶忩改云々、（頭中將只猶也、）右大臣復殿上座、博陸經下戸參御所給、此間公氏、顯俊、有能、忠行等在渡殿、御殿已直御裝束、上鬼間格子、（日來下之、）博陸又入日御座給、無路、各不出之間、又參御所給、此間予經日御座逐電退出、（右府猶在殿上上戸、頗無骨、）歸廬、親通引花筥之後、更渡出居座、不帶劒、堂童子中間在出居座、可謂奇異、忠行依緣者、兩說歟由、粗陳衆中、片腹痛識者歟、先年所詮也、著堂童子座了、又爲經兼下﨟、太見苦、出居將職事等不隨人後、職事不論左右方、必勤上﨟、出居必勤右方上﨟、出居有二人者非此限、未聞如經兼者、立次將上儀、然以不足言、兼季朝臣於南殿御後問予云、地下將入無名門歟、予云、先年所聞及如此、通具卿又謚此由云々、答云、一日無所存、只經小庭了、是非習說云々、今日經無名門邊、則勿憚改此儀、宜近代横謀之難、以失禮稱家說、尤奇恠事也、忠行兩說甚見苦、取僧綱講師祿路、有說々云々、南第二間尋常公卿路也、仍用之、（上﨟僧綱勿論自座前置之、東西行座也、右廻經本路出、下﨟在南北行座、公廻四、）猶當二間座、僧祿同前儀、其末并凡僧等、當一間取件祿人、又有說々、猶入二間置之、歸時出一間、是一說、又入時同入一間置之、又一說也、雖此座祿、猶出入庇二間母屋一間、又有例云

云、此儀尤不甘心歟、入二間入、東西行佾與南北行佾之間ヲ融置之、出一間也、又説、入庇二間入母屋一間置之、出自同間云々、予所存、佾座當二間ば出入二間、當一間ば出入一間、有便宜歟、又搢笏取祿、所著座人上戸前、在殿上座人上戸内、此説可用之、非英華人、不經貫首往反奥座、惣無此儀、可然之人猶有便用此路時、雖下﨟經、頭人在座ば相觸通之也、後日内大臣殿仰云、我又跪指笏立取祿、是故殿御教訓也者、又後日申左大臣殿、仰云、取佾綱人、不論其北面東面佾、入二間置之、北面佾右廻、東面佾左廻、還出一間、置東面佾前歟、經其兩座間可歸、是知足院殿、中納言中將時、經給路也、在殿上公卿、跪御倚子前取祿、是資房説云々、行香經簀子進自座前、是舊兩説也、非今始事、跪指笏取祿、是又一説也者、通路事令聞此事、已是貴人御作法云々、可用之歟、

○六月

一日、天晴、少將兩度參内、下官念誦不出行、

二日、天晴、參陰明門院、隆賴（爲季改名）來談、退出參新院、平知親言談、此御方馬長奉行、悉對捍無其人、公雅、雅清、保季、家兼、顯平云々、來八日七條院還御、隆平、成家、公賴卿領狀云々、又參承明門院、申時許歸廬、

三日、自曉漏雨降、未時止、傳聞、少將明日騎馬可向雲林院方云々、所相伴、少將親通、藏人康光等云々、可苅草云々、於禁裡被飼御馬、殊爲被飼美草、差專使被苅云々、古今未聞如此事、或堀前栽尋虫、取小鳥、先蹤太多、以雲客被苅馬草、若及外聞ば人口如何、以衞士令苅云々、是勅定云々、猶甍出時、臣子與往、末代幸人出自蝸廬、曾不隨庭訓、只暫辨是非、人聞此事、依恐叡慮不能制止、是又康光等之所申行歟、抑又入權門領之及喧嘩歟、

四日、終日陰、傳聞、康光風病發、猶甍不出云々、終日假臥、

五日、大雨、未後天晴、間雨猶降、入夜讃岐國司來臨、此間於陰明門院密々可遂歌合、可接其事由、少年等結

怖之、予答云、皆所事不可遁避、但如此交衆、衰老者於事難遁傍難、大藏卿、宮內卿、接其座歟、尤可豫參、其間事重爲示合云々、大藏所勞、宮內又長病、兩人大略難出來由也、予云、大藏卿非殊大事云々、若有減氣者、被延其程乎、其病減愈程久者、宮內卿又於有指事歟、先々扶出仕人也、狂被相語乎者、承諾退歸、

六日、天晴、今朝少將幷藏人康光、淸定等向白河方云云、但以堀前栽爲名云々、京中乘車、於河東各乘寮御馬、令衛士堀之、又苅之云々、午時許歸參內、入夜歸來、近日自院被進御書了、必尋爲家所令取之由、有仰事、而兩度不參會云々、尤爲恐、今日取進了、

七日、天晴、未後陰、入夜雨降、申終許神輿入給、皷聲喧々、或人消息云、今度河陽亦蹴鞠與狩獵無他事云云、先年神泉麋鹿被歸故山、世以稱善政、去年春召當世才卿、被問理亂安危之基、人又以爲楚莊王已任伍擧、齊威王已用即墨大夫、今年又新儀多涌出超往年歟、

八日、自夜雨降、巳後如潑、未時暴風加、酉時天忽晴、七條院自南山還御云々、向納言借轅、兵部卿又被借雨具等雜物、隆範朝臣借馬、入夜後入御稻荷、夜半許還御七條殿云々、今夕資隆示送云、無令[會カ]事、相國出京之次被聞此事、下官家隆朝臣等參會事尤嚴重、天聽有恐、可止由有命云々、欣悅無極、冥加也云々、古老猶不似少年人歟、

九日、天晴、午時許參內大臣殿、見參之後御出、[宜秋門院、]退出、參承明門院、淸長卿參會、依小瘡病、百日許籠居、今日初出行云々、申時許退出、雷鳴、吉富庄權門使苅取麥云々、此庄其境近秦、今趙政立而欲吞天下、寧爲人力所及乎、凶所竪命、四面受敵、是又宿運耳、

十日、天晴、午時許參左大臣殿、長兼、爲長卿前後參會、多聞文談、不遑記、又仰云、妙香院法印師、入滅、去三日、依輕服不可參仗儀由申了、十三日行幸以後、於高陽院殿可有議云々、前納言相共、安樂寺事問爲長卿、委聞其事、依非其身、日來不知此事、今聞委旨、彌悲末

世之無法耳、昏黑退出、
十一日、天晴、左大臣殿、行長奉書相副院宣、(家行、)小森保有相撲、(北名小藤太、)早可召進云々、不日可召進由申了、知行小所、有惡來、是又物惡令然歟、若有依遺歟、如何、
十二日、天晴、昏黑參左大臣殿見參、仰云、除服可參仗議由被仰下、無日次、又未參仗議、而初度下薦奉行事、頗憚恐、是又非可憚事、只申所勞由了、顯俊卿頓病、無宰相云々、曉鐘退出、
十三日、自朝微雨、夕止、行幸高陽院殿之後、可有仗議云々、兩度催、申可參由了、申時許少將還來云、供奉公卿十九人、三位十餘人云々、散位十餘人、太左道、如此事沙汰出來之後、自他太無由、仍書拾文、付少將送頭中將、(奉行、)所勞由也、(後聞備叡覽云々、)行幸早速云々、秉燭以前少將歸參、戌終歸來、供奉賢所、(秉被仰、)但依無人、出御之間、付與內侍、(少將內侍、)御劍、(辨內侍、)公雅朝臣付之、關白不參給、頭中將候御裾、右將兼季朝臣、公雅、、、雅清、、、時賢、、、敦通、公卿右大將、源大納言、(通光、)中納言隆衡、實宣、光親、有雅、二位(權大夫殿、)參議公氏、三位基忠、公賴、高通、成家、親定、清長、家衡、實親、通方、基嗣、已上六人、散三位十一人、右將伊時、資家、忠定、公俊、家行、通時、公棟、定親、家兼、基保、親通、劍璽役二位中將殿云々、內侍所職事棟基、左將爲家、右將師季、(今夜適供奉神事、尤神妙、)出御入御無違例、入御之後即退出、仗議未始、公氏卿一人可讀書云々、殊勝聰敏歟、若付點歟、雖然爭不陞上乎、冥加歟、不詳歟、可謂天下不思議、或女房密語云、予敍上階、偏勤公事、甚叶叡慮、常被仰此事、或權勢恐有其賞、以賂親近、散三位奉公不可劣由示含、因茲未載冠之躍、涌出勤公事、
十四日、天晴、昏雨、深更休止、著束帶先參中宮、謁女房退出、參院、(番、)依陣中也、頭辨語云、終夜間仗議、在壁外、公氏卿讀兩外記勘文之間、右府云、載前讀勘文條々、不可重讀、拔其不載文可讀者、此事尤有煩歟、彌經程云々、誠以有牢籠歟、善惡只逢無人之時、勤此役、

過後涯分耳、爲長卿在座、又嗟歎之、馬長參集、如例可被
渡云々、入東北門、入東中門、引廻御前、出御廐北小
戸、太狹、成長行之、上下競見、事雖口人々所爲、頗有不
逹、於北對東妻粗伺見、侍長法印、實信朝臣以下、上北
面等見之、卅餘騎云々、雖非重事、各所爲區分、差縄様
様、大略以例、差縄二、如公卿馬張之、侍從通平、具實、
頭中將實時等過半如此、或上手用差縄、二筋、下手用引
指縄、一筋、相國兩孫、中將家嗣朝臣、兵衛佐忠嗣、中將
資平朝臣、按察大夫等如此、或依例指縄一具引分之、
以一筋引張、如標、國通朝臣以下三四人如此、或差縄
乍付上之、以引差縄左右張之、劒又三様、或馬長帶下
藺隨身劒、大略如此、家嗣朝臣已下皆有之、或令帶自劒、隨身皆帶劒、實時等、
或童不帶劒、隨身帶之、基保等一兩、或伴風流、或伴
花、不追記、陰明、、、新院、、、明院内々多不委聞、勝、其後猿樂少々參入、亂舞
退出云々、人々分散之後參內、謁禮部歸家、江州麥秋
非法事、仲重申狀被送遣云々、只爲奏之心歟、今日濟
範朝臣密談云、相參之次、委奏先日示付之趣、仰云、あ
はれ宰相やと、人之運不思議事也、彼于今不居其職、
而如此懇望者、先無他勅語、予聞之、彌知運命之拙、慟
哭而有餘、是誰力乎、嗟乎已矣、禮部女房、又吐詞、褒譽
男女兩人心操、左右雖悅耳、身上日夜逼迫、何爲送餘
生哉、入夜凌雨歸參、布衣、忠行卿在子夜名謁、予先令
兼信左馬、稱之、次忠行、予、公雅、隆仲、實信以下、今
夜無骨、近臣仍成恐、以兼信爲先也、後聞、新大納言今
夜拜賀、侍從具定一人扈從云々、
十五日、天晴、向亞相亭、述愁緒之趣、心閑拾謁、次參
相門、此間御不例云々、以人被仰重惱由、與親房朝臣
言談、歸廬、乘月參內、公卿散位員數過一昨日云々、今
夜殷富門院入御院御方、主上御對面云々、及深更、中
將實時朝臣帶弓箭、一身往反、諸人奇之、去春行幸還
御思渡歟、太不便、數刻雖無召仰、遂不解之、月漸停
午、出御南殿、博陸候給、右將渡、不委見、公卿上臈猶以美得滿庭上、大納言師
經卿已下列立、大納言殿、中納言公宣、忠信、實宣、光
親、有雅、參議賴平、公氏、三位高通、公賴、成家、有能、

家衡、家良、實親、予、通方、基嗣卿云々、半分已下斜
折、下﨟向南立、家良、實親卿等進上﨟前、三許尺、西向
一揖、傍行退加列、不揖北心、實親立定了、予直立其下揖、通
方卿已下又如此、園司奏、鈴奏、顯平、、寄御輿、次將不委
見、左資家、忠定、通時、公棟、定親、家兼、右公雅已下、
故通以上太多、爲家改裝束、晩景歸參、臨期不見、予
問知長、答云、稱病發由退出云々、父子不相知、未曾
御劒以前、上﨟氣色下﨟、可前陣由有命、厭人數歟、予
揖了出、冷泉辻有女房見物車、立損、三品、、有他車等、入御
之儀如例、顯平卿劒璽云々、退御輿之間、御輿不出中
門控庭上、在公卿末、予通方卿等奇間、御輿長等云、可安宜
陽殿、故不出云々、此事太無謂、御輿雖安宜陽殿、是審儀也、
何控公卿之傍乎、雖示其由不承引、鈴奏了、資家問名
謁退出了、近邊人々無名謁、氣色上﨟、皆退入之間、
不待次第名謁揖退、公卿競奔、青侍雜色雜人扈從、或
東或北、太以狼藉、予北行入軒廊二間、參議以上如此、之間、向
東人々又還競奔、或一間或三間、或內庭、太以狼藉、

從者遍滿、實親卿小隨身、假隨身、衞府長等圍遶、兵
部卿侍奔走驚目、予出宣仁青鎖門、改履即退出、通時
朝臣立止會釋、逐電歸家、少將腹病更發、有痢氣云々、
月淸明、
十六日、天晴、少將依腹病不參內、昨日申時許又有冷
氣、身聊溫云々、若瘧病之始歟、
十七日、天晴、未時雷鳴、昏大雨、即止、可止多賀社新
儀由下文、自二品御許被送遣、又有芳意、異他御消息、
他筆、面目已足、生涯又安堵、臨時而感悅千廻、不知所
謝由申達了、是誠存外佛天之助歟、親嚴法印過談、示
無爲悅了、夕靜快律師來談、
十八日、天晴、陰雨灑、新法眼實曉、過談、少將雖參內、
依腹病猶不快、賜暇退出、今夜方違、宿本所也、心神太惱、
是咳病歟、
十九日、朝天雨止、日者雖見陽景、雲雨更不止、巳後又
雨如注、通夜心神殊惱、
廿日、朝天漸晴、辰後太陽鮮、午後又陰、今日修復井

云々、貧屋井塞、不及修造送旬月、汲冷泉而井云々、下官無處于成敗、不知家途事、今日雑人共、稱日次宜由相營云々、

廿一日、天晴、心神殊惱如昨日、雖犯土依旅所無術、昨今不他行、嵯峨人々今朝歸九條、五十日結縁作善結願訖云々、少將今日參内云々、夜深歸、

廿二日、天晴、病氣同前、頭殊痛、少將出仕復例云々、辭快律師來談、今年無盛夏炎暑、今日始暑、猶不似例年、

廿三日、天晴、病氣猶同、井終功云々、令修土巳祭、清範朝臣奉書云、松尾歌合三首題（七月廿八日）、可詠進云々、老風情怱連歌太難堪、

廿四日、天晴、病氣猶同、昨今炎暑難堪、少將宿侍、（晉云）云、

廿五日、天晴、風吹、咳病增氣、心神殊惱、

廿六日、天間陰、辰後雨時々降、辰終許參蓮華心院、（相具少將、雖不可然者束帶、夜前強行水、心神頗宜、）木工頭親長爲院司參入、行御佛事云々、平三位在座、親長云、儲堂童子座之處、以殿上人爲堂童子者、公卿可被取布施、而無手長人、依無其人不及催、予示合平三位云、如此諸寺御佛事、殿上人堂童子、公卿布施取惣無之、强雖不可有難、於此御堂は本願御沙汰殊丁寧、舊臣女房等大略參入、猶以如在之禮、各休懷舊之思、何事在哉、手長役左大臣殿有御參云云、其御方諸大夫定祗候歟、何不被借渡乎、如何、親長云、其條又難申請、予參左大臣殿御宿所、即見參、且申此事、仰又兩樣、予申所存了、頗叶御案歟、親長又以仲資朝臣申此間事等、抑御誦經文、院殿、以主典代送藤大納言家之處、稱不存由、不被加署、因玆重遣人相待云々、予即申手長人事、保行基邦當時祗候之由被仰、親長又觸仲資云、五位殿上人不參、只爲家賢茂許也、奉行雖可召寄少將、勸仕示由可觸三位者、予喚寄爲家、仰含早可勤由了、最勝講之外、近將堂童子不聞事也、然而予所案、聖靈御忌月之儀、一事以上不可准他事、不知對揚、於無五位は、無異儀可令勤仕由存也、是別儀

也、不可爲例、大臣殿御八講之儀、僧皆參、遲引不便、只可忩始由頻被催、親長只書誦經文、推而加大納言署云々、即事始、親長相觸平三位、予著座、大臣殿先是令著西座給、請僧遲參、頻被相催加座、御導師皿能昇禮盤、堂童子進、爲家實茂賦徹了、先是兵部卿被參、說法了、兵部卿被取被物、保行手長淸季、、、長淸、、、隆範、、、爲家、實茂等取布施、長淸二反、少將即退出了、次改堂莊嚴、僧座左右立高座、事了仲資朝臣來觸、三人又著座、初一座了、有御經供養、布施平三位、先是退座、予取被物、範宗朝臣取裹物、予即退出、依窮屈也、明日結願又可參、遠路雖無術、相勵老骨、依思舊恩也、堂童子、諸大夫也、保行、基邦、

廿七日、朝天漸晴、午時參蓮華心院、束帶、三座論義已訖云々、長兼、成家、光盛卿著座、皆直衣、予加其末、第四座即始、堂童子、國時、基邦、論義訖各起座、次第取布施、向別被物公卿取之、自餘殿上人諸大夫各組交取之、假令公卿一人、殿上人二人、諸大夫二人也、四人取了後、四位取被物、自餘同前、被物一重單衣裹物絹一懸子童裝束卷裹之、範宗朝臣、長淸朝臣、隆範朝臣、經高朝臣、基定朝臣、實茂、知國、親國子、國時、基邦等也、事訖乍立謁女房、依大臣殿召見參、少將退出之次、向長尾尼上宅、即歸京、

廿八日、天晴、今日上皇還御、但三條坊門泉殿、未時許入御云云、女房退出、入夜參、東方有火、法勝寺東花園邊云々、即滅了、無程名謁退出、來月五日法勝寺御幸云々、關東事人々浮說、猶不靜云々、

廿九日、少將自院有召、即馳參、給御書參内、進御返事、歸參内云々、法印被來談、夜前二位中將基教卿薨、去比聊病惱、減氣之後經十ヶ日許頓滅云々、禪閤悲觀無物取喩云々、又人云、兵衛佐保教妻、園融法印娘、宗行朝臣猶子執聟、妻卅弟、也、不遂産一昨日逝亡、夜前送蓮臺野方云々、以書札吊法印、祇園別當混合云々、又以使吊武衛、申假蟄居云々、非近代之儀、頗有人偏之法、尤可謂穩便、入夜之後巽方有光物、其光偏如炬火、蒼卒不見、其物體只見光明、後聞流星云々、人云、可有公卿勅使、七月廿五日、大納言師經卿、路頭國又不安歟、

卅日、天晴、小雷鳴、承明門院黄門局來、入夜被如例、

○七月

一日、庚子、天晴、入夜參院、早速名謁訖退出、今日於川崎泉御鞠、只今返御云々、九條人々今日歸本所、夜前參二品御局、依被命宿、今朝退出、

二日、天晴、早旦左衛門尉某來門前、稱二品御使、對馬起出逢、有書札、披見之處、越中内侍奉書也、爲家依爲奉公者、調賜裝束之由也、（納長櫃、爰生絹、）予自取之、招請御使、蹐屈不昇、即自授請文歸入、直衣一具之外、又被加唐絹直衣奴袴、先人語云、保延之比、調唐絹直衣奴袴賜、夙夜近臣雖施惡各著之云々、予事次此事語清範朝臣、達天聽歟、即然投之由示被朝臣、只今參入之由達之間、御幸已出御了云々、仍不參狐坂云々、頭中將催來十三日祈年穀奉幣使、領狀了、入夜參院、（番、）付宰侍投申今朝恩賜、甚有御尋云々、即申入之、少時名謁訖、忠行卿相共廻二品御局車寄、又示付其事女房、即退出、

三日、天晴、午時參院、爲長卿參、頭辨讀貞觀政要、此間出御云々、仲家持硯、清範相共引李部參御前、（白河陽此事始云々、）俄而左中辨參入云、今日法勝寺八講發願、領狀公卿五人、定通卿、（發心地、）高通卿、（脚病、）親定卿、（若宮御共、依無人參坊城、）三人障今朝出來之間、奏其由、以女房書被仰親定卿、又被仰按察、親定卿參、猶極難叶歟、參仕尤宜歟、予雖爲奉幣使、依期日遠早可參由、承諾退出、即求雜色改裝束、未時參、按察車在前、同時參入、公氏公賴卿兼著堂中座、少時親定卿參、（昇乾階來加、）相待本上卿（藤大納言師經、）之間、移時刻、諸人窮屈太難堪、申刻適參入、昇乾階自簀子被加座上、先言談（人々極忿思歟、）之後、適召召使、召使稱唯參、仰云、外記召セ、召使召外記、外記在北方樹陰、又良久不參、遲怠無心事太多、僅出來、被問堂童子事等歟、不聞之、外記唯退、左中辨進參坐上卿前、渡座召口仰鐃、僧等起座、出後戸經簀子更著座、次第如例、堂童子左右各一人、邦季有贄云々、朝座了行香、（辨進中如初、）上卿以下次第各出座後、自簀子進坐於簀子南端作輪、又北端（同前、）

還坐返輪了、予直退出、窮屈難堪、動熱無爲方、俗水備
休息、予參院之間、上北面臘、少將 召由頻奔走、仍可著
參由云過（遣カ）、束帶參入、予退出之後給御書、參內歸參、進
御返事、歸來未參彼寺前也、又著直衣參內云々、
四日、天晴、早旦少將參內、夕來云、叶、近日和歌題五許
可進者、題者事本自不堪、不當其仁、常有此仰事、定又
不叶御意歟、且有恐、
五日、天晴、法勝寺御幸云々、內女房見物之料被召少
將車云々、未時許聞前陣騎馬由、出大炊御門見物、（爲丸北、二條東、洞院北、大炊御門東云々、）六位重經、殿上人治部輔（任雅子、）廣通、資隆、
家季、資宗、師季、敦通、賴資、資經、家兼朝臣、親忠朝臣、定
親、、、長淸、、、通時、、、雅淸、、、家信、、、知家
、、、親平、（取御劔歟、）公雅、、、公長朝臣、公卿基忠卿、顯俊
卿、有雅、光親卿、忠房、、、通具、、、良平、、、通光卿、御隨
身弱冠御直衣、（淺紫生御指貫、）忠信卿在御後、北面等 如例、路
頭無殊事、晡招醫博士忠元朝臣令見腹、小熱云、雖非可（二字恐ハ分註）
恐、猶可加療治鹿角、仍雖欲參院 不出行、今夜少將靑
侍忠康忠弘猶子初參藏人所、（四字恐ハ分註）（所衆等推而猥濫云々、）
六日、天晴、療治事 即時有減氣、仍止鹿角了、昏黑參
院、此夕御幸川崎泉云々、少時還御、良久名謁、夜半許
（忠信、光親、親定卿已下、）訖退出、直行九條宿、
七日、天晴、在九條、洗髮始精進、松尾歌台歌送淸範朝
臣許了、
八日、天晴陰、入夜大雨、同門在九條、
九日、夜雨止、朝天晴、亥時許大雨、早旦出九條參詣日
吉、入長信宅休息、炎暑遠路雖用輿、究屈无方爲、申時
許奉幣、輿不登坂、候寶前、入夜雜人狼藉喧々、亥始又
參大宮寶前、雲陰月黑、退下宿所、大雨如沃、雷鳴兩三
聲、
十日、天晴、雨猶降、辰後休、遲明出歸洛、凉風湖水、微
雨隨行、雲過關山之後天快晴、巳一點歸著、忠元朝臣
來、示減氣由了、今日按察招引內女房、向川崎泉云々、
爲家康光可伴由有沙汰、夜前可候內由雖伺、相容猶可
罷向由、有天氣由重示送之、雖一言遁避、頗叶 思意、

予元來不好衆遊放、只思社稷之奉公、少年賢者雖不隨教訓、密々奏不可罷向由、至于此事太以甘心、入夜騎馬歸來、按察自取平裘可改裝束由示之、仍著其者烏帽著其直垂云々、即又直衣參內由語之、是昔時儀歟、不及加詞、先人命云、我依公能公請、當初向泉、懐遠故師家故人也、相儲汗取水干袴著之、遊宴臨昏、各退歸之時、脫弃閑所、著本狩衣等訖、我自少年不著人物者、近年之儀只以改衣裝爲幸、不能加微言者歟、可從漁父之誨耳、

十一日、天晴、午時參院、爲長卿云、貞觀政要聞食事、今日可終日、每日午時許、一時候御前讀之、淸範依仰令讀出之、或一文、或一斷、是又委加點云々、職事頭中將棟基、辨經高、家宣等參入、付按察奏雜事、明後日奉幣、五位人數極少、沙汰喧嘩被付吉上、八幡使太理日曰イ五度謂貢、別納、各有欝氣云々、使八幡有雅卿、賀茂顯俊卿、松尾滑長卿、平野下官、四位仲資、、隆範朝臣等云々、未時退出、今日可御川崎云々、巷說云、秀康搦強盜云々、酉時許瀧快律師過談、秀康宅所搦取之犯人之中、兵部卿家侍進士成淸雜色自吉并童法師忠賢子母彼卿妻弟、本在予家生、此子先年遂背在彼家云々、阿闍梨某等有之由雖風聞、不知子細云々、驚歎不少、依爲非常事不聞得之間、不及問是非、深更在女房局靑女等來談此事、兵部卿家偏追捕面縛、其阿闍梨兵部卿夫妻、以女子頻有申旨等、二品不被聞入、其詞云、年來所行皆所聞也、兵部卿何可歎申乎、是即爲其身也者、又被命繼父之由、衆中皆聞云々、今逢斯時預此命、只運拙也、耻而有餘、年來此事可歎息也、今如此、孔父昔不能治閨門此謂耳、末世之法不善事又非無之、有途者不逢如此事歟、疎遠雖非胡越、所生已爲骨肉、天下口遊定在此歟、出仕尤所耻痛也、然而案之、末代只忘耻、況連枝事不可思入、飲食言咲如平常、先賢之所同如此、只忍恩顧耳、

十二日、天晴、時々雨降、以傳傳說聞昨日事、已以爲實事云々、以範列爲使、只示送驚承由、不及他詞者歟、更以不足言、未時許爲大夫將監家綱奉行、只今可馳參由仰事、不具雜色、相具靑侍前院小侍等、例衆馳參、家綱中女房越

中、內侍奏參入由、還來云、十六日於松尾社可遂歌合由思食、有家家隆三人參向可詣上者、奏畏承了由、但家隆常所勞持之、當時灸治山中由且披露、內侍云、仮召成恐歟、答云、心中周章恐惶、必不可恐存、吉事由何難乎由、戲て即又參、歸來云、刻限各可相計、成恐馳參由申、殊令咲御云々、即退出、觸此由消範朝臣、又召伴朝臣、可催由有仰事云々、予即退出、依骨肉之耻成心府之恐、今天氣之趣殊以爲悅、入夜聞、狂僧已被免云々、本自非可被召取物、非分有此事、被搦取之後、依爲奇恠者、不可恩免由二品被申之、其後兵部以書札必度申請、仍被免云々、始末無性體事歟、近日只如斯、夜深女房忽腹病更發、太以辛苦、有濕氣、度々反、予依恐神事不能看病、

十三日、天晴、曙後病者聊宜、夜前辰時可參神祇官由有重催、午一點上卿右大將參陣由聞之、爲當日定猶雖不可忩、太理使八幡先是參內云々、依恐懈怠即參神祇官、太理同時參入、自餘方參入、ﾞ可許也、仍先參入、著乾角半帖、三方座、各氣難堪、太理即被來著、巽角半帖、兩人數刻、或言談或睡眠、右少辨長資裹幣云云、內侍遲參之由度々催、適參入、新藏人車其軸戾不入門之間、忽以鉏切破門はをたて之由召使語之、太理予等雖不可知頗似珍事、車有寸法歟、不破門穩便之由雖示合、已以前了云々、車入了、事了內侍歸參、辨又退出、後聞、此辨吏參內、定可始云々、凡存外炎熱無爲方、中時許左京大夫參入云、以人令伺之處、只今辨爲內覽參殿云々、猶早々雖難堪、依各早參慭所參入也者、三（參）人（入カ）之後又以移時刻、酉刻辨又歸參、次新宰相顯俊參入、昇坤著艮、如例狹少失便、次上卿參入著座、西向著云々、召召使召辨、又召外記、問答如例、次召內記、伊勢宣命相具著平張座、今日內記相隨、辨不隨、著了之後、辨入此門行向、次第如例歟、上卿還著、內記獻諸神宣命、次第被立使、使各無別事、太理有揖、自餘無揖、但顯俊卿太理進寄之後、直移坐端座、引直裾、又召召使取坤角杳令置座後、八幡使出了、恐（窺カ）予上卿氣色揖退、著沓揖進寄如例、予乍向坐出て氣色、頗坐退、揖起又跪、著

沓遐向、揖進寄、不揖昇坐受宣命、退立出門外、與辨相揖、依無次官、乍取立幔門內、次官憲俊來授宣命了、出幔門取裾、出郁芳門、次官未練、不出是非詞、頗雖奇恠、是丹後所生備前弟也、依可芳心、只取宣命了乘車、（今日乘毛車、）參社著舞殿座、（儲手水、仍洗手以休念慰、）四度拜 讀宣命、又四度拜了、付祠官申祝了、遐向拍手、予揖 起座、退出、日沒了、暑氣無爲方、終夜辛苦、病者宜、

十四日、天晴、送瓮供 於嵯峨小堂、又帥 殿御瓮等事、示付後僧等、如去年、入夜參院、（番、）亥時許名謁了退出、（賴平、忠行、清忠、）

十五日、天晴、炎暑難堪、念誦不能丁寧、只以平臥、亭午月夜出逆門參內、人未參、與左中辨（番、）閑談、少時來行宗宣參、曉鐘之後人々多參集、天明出 御南殿、博陸候給、資家雅清 付內侍云々、公卿著靴、次將經敷政門 向日華門、公卿漸進軒廊以北、（宜陽壇上、）右將渡了、上衆次第列立、（入宜仁宜陽壇上軒廊內、出二間、）中納言忠房、公宣、光親、有雅、參議公氏、三位基忠、有能、家衡、實親卿、下官列立了、閑司奏、

少納言顯平奏、博陸鳴笏給、寄御輿、次將昇階坐之間、有雅光親卿自列後 退出、上下萬競奔、仍予 先陣、二條東烏丸南入院御所（三條坊門北烏丸西、）東門、列立殿上 屛前、訖光親卿退列、脫靴著陸履、曳裾立本列、博陸進御輿前給、（家衡卿等跪立定給、又予磬折、立定給同立直、）光親卿放列進出、相揖入中門、向南階立定、揖遐出、出御中門二許丈、相揖 加本列、博陸入給、（家衡坐、自餘磬折、）次御輿入御、公卿磬折、於中門奉舁、廻安御輿之間、公卿坐地、左將在南右將在北、（頗不得心、）入御訖、予先立、即退入逐電、（太理同退出、）其後列 公卿立、各揖 退云云、予即出北門、少將追來、同乘歸、日未出、基忠三位前駈、被踏馬頭仆、被踏其目血流、逃去云々、申時欲參院、雜人云、御幸二條泉了、仍參中宮、昏黑 退出、入夜少時來云、只今御腹病令發御云々、即歸參、今日 著先日恩賜直衣蟹固、

十七日、天晴、少將參內、束帶細太刀、（弓箭、）又取寄直衣著改云々、清範朝臣云、歌令參入可賜之由 有御氣色、但清 書未訖、申時許 可參、申始參入 束帶、在院 殿上、

例北面也、此間出御云々、公卿以下禁固、直衣太多、皆不帶物具、可
有御榻、人々廻南面云々、頻尋左近、又參御前之間、
良久猶不書訖云々、日入之後持來、以紙二枚裹之、如立文、予取之
云、講了可付祠官歟、答云、猶持歸可返上、不可留社
家者、予懐中退出、即乘車馳參、於西院邊及昏黑、共人忠輔、
盛綱、康切、廣行、於梅津月陰出雲嶺、參社頭、大藏卿束帶、兼在
舞殿座、敦盛掌燈、家長衣冠、下逢、相謁著座、相議移著掌燈
下板、對、以榊爲文臺、予可讀師由相讓、披即詠之、家長讀上、講
師相共詠吟了、家長須臾之間署取之返授、予又懐中各
退出、大府卿赴七條、未終非嶮難云々、予歸四條、未申
尖堀切、太以不平、月未及停午歸京、歸參御所、無程爲
清、親定、範朝、忠行云々、依身悩後稱歟、歌合授清範退出、依
勞熱難堪、浴水休息、
十八日、天晴、傳聞、左中將伊時朝臣妻前内大臣落胤云々、出家爲
尼云々、是近代念佛宗法師原之所爲歟、天下婬女競假
尼形歸從狂僧、已爲流例耳、酉時許召使來云、今夜行
幸可爲秉燭以前者、秉燭以後參入、人々前後參集、月昇
之後出御云々、不見其儀、列立屏前、如入御時、三位中
將等或來此列、舊親更赴御輿方、或兼在御輿方、於兩
宰相中將者役劍璽歟、安御輿了間、依人多且前陣、予
出北門乘馬、入御本宮、無殊事、公卿濟々、及中門許、
公卿雜色以下雜人百餘人許立列後、無制止之人、朝威
追月追日陵遲如此、上無被仰間、人不見咎、大小事只
以狼藉爲先、主殿官人有訴申事云々、立明僅六七人
許、其傍地上皆雜人、宛如夷狄之地、太神宮八幡宮神
人、東夷西戎之習君、徒貪財利、不知諸司之衰弊、人多
聲喧、不見問名謁者、僅見上臈役弓、惣名謁、即退引入
軒廊、法師童競奔、予内府御共出宣仁門、令參宮御方
給之間、暫徘徊其邊、御退出之間奉送、參御車下、資家
時賢朝臣在御共、今夜供奉人博陸參給、内大臣殿、大
納言通光、中納言忠房、定通、公信、隆衡、光親、有雅、
參議賴平、公氏、三位基忠、公頼、有能、家衡、家良、賢
親、通方、基嗣、家良卿庭上曳尻往反、例事也、是本或夜陰雜人
之中、太無便宜歟、通光卿經公卿列後加列、定通卿他人皆自前列

立、左將國通、、、資家、、、（但不供奉行幸、大納言局車寄云々）、忠定、、、公俊、、、家行、、、通時、、、公棟、、、定親、、、爲家、、、親通、右將（兼季、、、公雅、、、雅淸、、、家信、、、時賢、、、隆茂、、、敦通、家平、職事皆參）、少將獻出車云々、今夜依熾盛光法御幸、今日御輿之間遲參入、

十九日、天晴、午終許自院被召少將、（御書御使云々）、先是參內了、更送牛車裝束等、雜色一人不見來、只具雜人參入、即給御書歸參、又給御返事歸參、又歸參內 裏返車云云、

廿日、天晴、巳時參內大臣殿、見參之間、亞相方有院御書、建仁三年春日詣大臣殿御裝束、委可被注進由有仰事云々、御少年時不覺悟、其日奉行人等之中有御尋、予又所見聞皆忘却、更不覺悟、又仰云、一昨日行幸、通光卿參入、召仰丁歟由尋諸人、尤奇者、退出之次、向亞相方心閑語、申時許歸廬、暑氣更難堪、上皇御方遊御幸水無瀨殿、仍雖番不參、歸華之後引見愚記、彼日御裝束注付旨等、委注進了、

廿一日、天晴、傳聞、正三位行左近衞權中將藤原朝臣實嗣今朝薨逝、或云頓滅云々、但多年病者也、近年幸人家嫡多滅亡、彼家之恐歟、內外出將相之門、若不相應末代歟、可悲、近日居住所坊門院頓滅給、一條南室町東也、自院賜之、自歲末爲槐門云々、朝自河陽還御、又御幸川崎、御輿云々、入夜參院、深更名謁、顯俊忠行卿退出、今日實經朝臣還著少將云々、善政歟、少將自內出、腹病發、身温云々、

廿二日、天晴、或青侍云、兵部狂妻不堪法師鬮免之恩、忽然進納錢五十貫、（一昨日收弁座云々）、纔以志深庄所當云々、彼卿自加判文、同以法師令加判云々、非恒規、追年月繁人耳目歟、爲父祖可悲事也、近衰姻滅其身、彈指而有餘、無指事故追補三位以上家、面縛闍梨以上僧、無後日沙汰、無音放免、納受其賄賂、世上之儀如何、是又雖解巷談、卽可及權勢之所爲歟、生涯何爲乎、秋節、夜二品方遊國通中將宅、親通廣通三人狎營、垸飯送物如山岳云々、近日又定被行除書歟、如此事相積之時、

必有臨時除目耳、酉時參尊勝寺、御八講結願、入西門經鐘樓北東登金堂壇、四階有幔、作幔南、曳据自東上廻南、立座後脱沓、懸膝昇著座、別當右宰相中將公氏在座、未及須臾夕座了、即行香、上卿以下進坐机下、下臈自座前進、辨、經高、殿上人親長、堂童子基邦、六人立東行、立御簾前、垂御簾、御前儀歟、次經机内行香行西、即立其西間、大略、返輪復座、次殿上人取布施、一人、予即起座、宰相中將相共退出歸廬、日入以前也、

廿三日、天晴、天明參吉水、依熾盛光法結願、賴資儲之直衣、高通、忠行卿先參入云々、西面又庇、北間儲間中許也、有座、北上、御事始了、公賴家衡卿加座、事了賴資觸有布施由、次第出取之、絹裹、渡藏人手長、伴僧自西坐廻、一行、殿上人七八人二反許取之、各退出、入夜參院、俄而自河崎還御、深更月出、名謁顯俊、範朝、親定、忠行、之後退出、騎馬、夜前實嗣卿葬送、一條東行云々、嚴重大路也、有先例歟、侍步行、用平生車、女一人奔其後、不堪悲者歟、

廿四日、天晴、炎旱、日數雖不幾、陽景太盛、草木多枯槁、暑氣又難堪、未時許二條中將過談、自關東被示草子等事云々、此間蹴鞠連々喧嘩事、又云、明日供奉可束帶、只今參、前右府命云、猶具隨身可帶野劒、此事如何、予云、嚴旨已有限歟、何可有異儀乎、縱雖非普通語、只可被隨彼指南歟、今日又川崎御幸云々、謝返之後靜律師來、入夜承明門院渡御春日殿云々、女房借車、送光家車、大夫忠賢來談、

廿五日、天晴、公卿勅使發遣日也、上卿内府、巳一點參陣給、寶信在御共云々、法印被來坐、見物之料休息云々、午時勅使已出内裏由少將告送、又雜人云、神寶已出了、此間出門、於大炊御門烏丸西見物、神寶過了間也、神馬三疋、未時按察兄弟兩卿出勅使精進屋立同所、別當、此兩卿訪來云云、裝束直衣歟、各川中置、不具侍、良久上皇御車未出御云々、少時御二條東洞院由聞之、前陣即進、諸大夫前駈十人、六位一人歟、大略著生衣、或綾狩衣、或打狩衣、又有綾指貫、所雜色當色面々華美、壓巾、木干小袴、次殿上人或不見知、是又侍從伊平、衣冠淺沓、備前守資定歟、成定中將布衣也、讃岐資隆、衣冠、侍從資雅、束帶二人、藏人棟基、衣冠、綾指貫、經兼、束帶、藏人、資賴、束

帶、廷尉資經、(衣冠、有調度懸、)基定布衣、少將資經朝臣、(平緒、細太刀、隨身、)二人、(束帶)辨經高朝臣、束、中將時賢朝臣、(束、細太刀、隨身、)雅經朝臣、(束、野劔、平緒、隨身、)賴房、(隨身二人、細太刀、)公俊朝臣、(野劔、束帶、無隨身、)閑院一身供奉、不似先年歟、忠定朝臣、(同前、)少將親平、(束、細太刀、隨身二人、)家嗣、(束帶、平緒、隨身四人、)家子束帶太不穩之儀歟、次主人、(衣冠如恒、)右將曹賴武、左官人賴資褐衣袴、張馬口、次兵衛佐忠嗣、女郎花狩衣、(縫物、)紅綾生單衣、二藍指貫、童二人、隨身二人、雜色六人、皆纈染、如鹿子結結之、其下皆悉著帷藍摺、有調度懸、次侍七人歟、五位資兼、衛府之中有平禮上下裝束者、又左衛門尉行康襖袴付雲、(院所衆有、宣云、)女千歲子也、見了歸廳、入夜少將退出云々、今朝遲參、不見以前事、信能朝臣御馬毛付云々、自院依有召即馳參、給御書歸參、此間南殿御拜了、還御之間也、入御之後給御返事持參、出御之間、御書以家長付女房了、退出歸參、相伴藏人淸定宗仲出見物、歸參之後著直衣、只今又可歸參、今夜御拜(束帶)、可候御劔、不經程歸參、頭辨候御裾、御草鞋(藏人淸定傳之、)御笏同供也、御劔(爲家頭中)

(將迎參、出入第三間、御路顯間也、)深更歸來、今夜依夜陰、懸裾合候、傳聞、淸水寺法師建立一堂、其地在淸閑寺領之由、彼寺法師憤欝相論之間、淸閑寺爲山末寺之間、山僧又咎之、淸水本自依爲奈良末寺、南京又怒云々、事定及不善歟、今夜山法師燒件新立堂之由風聞、(後聞、非大衆所爲、或云自淸水方燒、)後日尋取之、忠廣注送或人許云々、前驅十人、(京出裝束也、於粟田口改著水干)裝束、亮淸、(伊賀、馬助、)烏帽子、(平禮、)靑丹打狩衣、白引倍木、(黃帷、)練淺黃奴袴、半靴、皺尻、鞍、(平鞦、唐切付如常、)當色、童、(眞紐、)木蘭地水干、紺小袴、淺黃帷、紺脛巾、(文車輪、)雜色六人、(立烏帽子、眞紐、)紺水干、小袴、(文連錢、)白帷、脛巾、(同眞、)舍人、(同雜色、)藍摺水干、白小袴、白帷、脛巾、(同雜色、)邦廣、(京出、滝藏人大夫、)烏帽子、(平禮、)香織襖雁衣、(文杏葉、)褶縫、(黃帷、)淺黃練奴袴、半靴、皺尻、鞍、(平鞦、唐切付如常、)當色、(童折頭、)木蘭地水干、同小袴、登頸右(歸諸)褶、袖以紫革替之、白帷、褐脛巾、雜色六人、(立烏帽子、眞紐、)褐水干小袴、(門自切黃唐綾押三連錢、)白帷、紺脛巾、(文三連錢、)舍人、(立烏帽子、眞紐、)紺水干小袴、(文連錢、)藍摺帷、紺脛巾、(文連錢、)笠持、(立烏帽子、眞紐、)白水干小袴、同帷、同脛巾、(京出、)忠廣、(高左衛門大夫、)烏帽子、(平禮、)濃靑計丁鵰

衣、紫二格子而連錢文在中二藍裏、朽葉生衣一重、白生薄、薄色織奴袴、但祐折吹
返、半靴夾尻、水干鞍、蒔絵骨、(在伏輪、熊鳥付)豹皮切付、(行騰形、紫革以)彫鞦、塗泥障文散金鐙、打突指
縄、鹿皮鞍覆、藍摺裏、紺地組手縄、當色、童、黄櫨焦水干、折頭、同小袴、
登頸右髻袖以色々革袴之、紐左袖括等紫革、右袖括厚
平組、以赤革閇之、淺黄帷、褐脛巾、雜色六人、折烏帽子、
赤革烏帽子懸、紺青丹水干小袴、文大早文、上下各一通、以赤革閇之、白帷、
褐脛巾、舎人、折烏帽子、眞紐、同烏帽子懸、引桶水干小袴、
以赤革閇之、淺黄帷、褐脛巾、笠持、折烏帽子、眞紐、白水干、紺小袴、有
季、橘藏人大夫、立烏帽子、紺打鴈衣、文洲濱、欵冬引倍木、重
帷、瑠璃色織奴袴、半靴、夾尻、水干鞍、當色、童、眞
組、紺葛水干小袴、以黄色紙押半文、上下各一通、藍摺帷、紺脛巾、雜
色六人、立烏帽子、眞紐、引桶水干、半文一通、紺末濃小袴、淺黄帷、
紺脛巾、舎人、折烏帽子、眞紐、京出、櫃力、革烏帽子懸、紺水干小袴、半文、
白帷、紺脛巾、光季、相兵衛大夫、立烏帽子、青唐紙織襖狩
衣、文長名唐草、薄平括、白引倍木、重帷、薄色生指貫、半靴、夾尻、
鞍、半鞦、唐皮切付如常、當色、童、眞紐、黄葛水干小袴、立涌雲、上下各一通書之、
淺黄帷、褐脛巾、雜色六人、立烏帽子、眞紐、引亂摺紺水干

小袴、白帷、褐脛巾、舎人、立烏帽子、眞紐、紺水干小袴、文連錢一
通、白帷、褐脛巾、家邦、源左衛門大夫、立烏帽子、虫襖打鴈
衣、手本白糸綴非胸、閇一、薄平括、朽葉生衣、重帷、薄色織指貫、半靴、夾
尻、水干鞍、蒔絵骨、有烏付、木鐙、白余如常、當色鞍、童、折頭、引桶水干
小袴、淺黄帷、鞭摺紺脛巾、雜色六人、立烏帽子、眞紐、白水
干、切褐布拶鞭摺二筋、褐小袴、紺帷、鞭摺紺脛巾、舎人、立烏帽子、眞紐、
鞭摺紺水干小袴、白帷、鞭摺紺脛巾、季宣、中斐橘守、立
烏帽子、薄色計丁鴈衣、白三格子筋、二藍衣、薄平括、黄引倍木、重帷、
淺黄生奴袴、半靴、夾尻、水干鞍、當色、童、眞紐、引
桶水干小袴、文大蛙、藍摺帷、紺脛巾、半文一、雜色六人、立烏
帽子、眞紐、褐水干小袴、切白布押半文一通、白帷、紺脛巾、同文一通、舎人、
折烏帽子、革烏帽子懸、眞紐、紺反水干小袴、文連錢、白帷、紺脛巾、同文一、
京出、為清、藤大膳大夫、立烏帽子標櫃力打鴈衣欵冬練衣一重、白生單、薄色
織奴袴、半靴、夾尻、鞍、平鞦唐皮、切付如常、當色、童、折頭、計丁
水干小袴、淺黄帷、引亂摺紺脛巾、雜色六人、立烏帽子、眞紐、
組、紺水干小袴、文大扇、白帷、引亂紺脛巾、舎人、立烏帽子、眞紐、
紺水干、文鞭摺中車輪、白小袴、引亂紺脛巾、顯綱、若狭藏人大夫、立

烏帽子、薄色織襖鴈衣、（張袈組括、文尾長烏丸、）萠黃引倍木、（重帷、）
淺黃織生奴袴、
（頭註）路次令持銀劔、不入尻鞘、
半靴、夾尻、水干鞍、常色、（蜜眞組、）朽葉鹿子結水干小
袴、薄色引倍木、白帷、紺脛巾、（文鞭摺三筋、）雜色大人、（立烏帽子、眞組）
褐水干、（切白唐綾押鞭摺二筋、）白小袴、（切綵綾押同文、）藍摺帷、紺脛巾、（同蜜、）
舍人、（立烏帽子、眞組、）紺青丹水干小袴、（谷文、）白帷、紺脛巾、（同
蜜、）源忠繁、（左兵衛尉、地下、）立烏帽子、二藍布鴈衣、（無蜜、平本直賴能云
云、拔形區之、其中置秋花紅葉等、）白鴈袴、（縫目伏組、）朽葉生衣一領、濃下袴、
地散劔、（無尻鞘、）黑栗毛沓、（織物花仙色革帶、）尻懸劔、水干鞍、（蒔繪骨、）當
色、鯛皮懸、（折烏帽子、紫革烏帽子懸、眞組、）青丹卷染水干小袴、藍摺帷、
鞭摺紺脛巾、懸矢弓等如常、蜜、（眞組、）朽葉卷染水干
小袴、藍摺帷、鞭摺紺脛巾、雜色四人、（同調度懸、）青卷染水
干小袴、藍摺帷、鞭摺紺脛巾、舍人、（同調度懸、）薄色卷
染水干小袴、藍摺帷、鞭摺紺脛巾、賴武給、八月五日
給之云々、色目、單重五領、（色々納平裹一、）蒔繪劔一腰、（丸鞘銀作、）
（七金二足裝飼、沃懸地、）已上納長櫃一合、（着白狩袴二人舁之、出納相副之、又有入目六折紙、）御馬

二疋、一疋（印束栗毛、）被置鞍、蒔繪骨、黃伏輪、豹皮丸形切
付、（差縄色革拔鞘、）人泥障、白差縄、綾表敷、（在表腹帶、）鏡鐙、木鐙、
（黃伏輪、）紺手綱、腹帶、鹿皮鞍覆、畝鞦、一疋、（栗毛、）不置鞍、
不著衣、御使下家司著束帶、賴武出合云々、及給了
之由申之、賴次給、單重五領（色々、）納平裹一、蒔繪劔
一腰、（同前、）已上納長櫃一合、（同前、）御馬二疋、一疋鹿
毛、鞍、蒔繪骨、（無伏輪搨見、）色革表敷、豹皮切付、（行縢形差縄、）阿
膝毛泥障、（差縄、）鏡鐙文散金鐙、畝鞦、白差縄、紺手綱、腹
帶、鹿皮鞍覆、一疋國司、鹿毛、不置鞍、御使同前、賴次
申他行之由云々、頗故實云々、御厩舍人金黑給、單重二
領、（納平裹一同入長櫃一合、有入目六折紙、）馬一疋、（不置鞍、）已上御使出納、金黑
出合之、入目六了、折紙ニ合懸之天、與ニ憤給了由申
之、居飼末友給、色々五段、納長櫃、以出納欲送遣之
處、末友參上、仍給了、
廿六日、天晴、少將自院有召、即參入、例御書御使往
反還著、直衣歸參、此御使事不可限一人、頗不得心、申
終許依先日召、參內大臣殿、見參之間、大府卿參入、相共

評定百首歌題、炎暑雖無術、如形令書連、秉燭以後長俊朝臣令書了、予先退出參院、今夜仁王經法、（作僧廿口、）成賢僧正始終（六條殿、顯資奉行、）御加持、訖有名謁、定通卿淸長卿等事訖即退出、内府朝仰云、實嗣卿聟用坎日云々、人以爲奇、今夜内裏御拜、兩頭供奉、國通朝臣御劔云云、

廿七日、天晴、午時共侍（盛綱、）等過光家許、今向忠定中將、神寶已出了、此間出門、於大炊御門烏丸西見物、神寶過了間也、神馬三疋、未時按察兄弟兩卿出勅使精進屋、立同所、（別當此兩卿訪志云々、裝束直衣、與各用牛童、不具侍、）良久上皇御車未出御云々、少時御二條東洞院由聞之、前陣即進、諸大夫前駈十人、（六位一人歟、）大路著色々生衣、或綾狩衣、或打狩衣、又有綾指貫、所雜色當色面々華美、（歴巾、水干小狩、）次殿上人或不見知、是又侍從伊平（衣冠淺沓、）備前守資定歟、（成定中將、）布衣也、讃岐資隆、（衣冠、）侍從資雅、（束帶、隨二人、）藏人棟基、（衣冠、綾指）其、經兼、（束帶、藏人、）資頼、（束帶、）廷尉資經、（衣冠、有調度懸、）基定朝臣布衣、少將實經、、、（平緒、細太刀、隨身束帶二人、）辨經高、、、束、中將時賢、、、（束、細太刀、隨身、）雅經、、、（束、野劔、革緒、隨身四人、前木狩、）頼房、（隨身二人、細太刀、）公俊、、、（野劔、束帶、無隨身、）閑院一堂供養可已宗周忌、先日所相觸也、散三位成群云々、仍催送此男、申終許事了、分散之由聞之、以牛童等説傳聞、兵部卿、大藏卿、家衡、三位兼季、頼房、雅經朝臣以下七八人、布施濟濟、數反取之、兵部卿向佛供養由、示含牛童車副等、所從等不知其所向、淨土寺二位佛事所下車入、著座之後驚出、更副著此所云々、此人々體、若失本心歟、閫門狂亂之間、無其正念歟、路頭事不分別乎、又於途中彼堂供養訖、右大將、四條中納言以下、多過其路云云、旁爭不覺悟乎、人又嘲哢歟、太悲事也、至此事尤非直也事者歟、少將夜不歸參、今夜時賢朝臣候御劔云々、

廿八日、天晴、夜雨始降、不經程、人云、源三位中將室產後危急、或云逝亡、以使者問納言三品兩方、歸來云、今朝殊危急、加護身、只今聊落居之由、兩人共有返報、今夜忠定、、候御劔、（今度此人々皆入南第三間、取御劔出同間、御路御出入經同間云々、）

廿九日、天晴、三位中將室遂亡逝云々、昨夕歟、參左大臣殿、見參移漏、行九條、即歸參院、名謁之間也、追參稱籍退出、今夜公雅中將御劒云々、

○八月

一日、幸運貫首入勧修寺云々、所乘瀧口各十人、其衣裝偏用錦繡云々、所乘皆著紅袴、予示合忠康狂著濃袴、又相具宗嗣、車、其後侍十五人、皆二品遣者云々、二品車立二條東洞院云々、見物上下如堵、嚴制依人歟、只慈覗聴耳、忠康錦替鷀袖昇付結紅葉、少將申寮駿介乘云々、此事等尤無便事也、予所存皆同杜伯山、入夜參院、名謁退出、忠信、光親、親定卿、定高朝臣、語世間事等、

二日、天晴、不出行、少將自夜前給宿所、（以從少々數五節所屋云々、今夜不）出、

三日、天晴、傳聞、山僧少々入祇園鎖其門、議燒淸水云云、戒服、淸水又自日來城守云々、所々堀切之、（皆蒙甲冑、三條）坊門、仙洞被召官軍、爲制止歟、在洞院大路、（三條坊門押小路、）又或被遣淸水云々、又云、山惡徒追來加、橫行河東云々、炎旱已久、兵革不靜、將奈何、申時許閭巷說云、山法師籠長樂寺、欲寄淸水、遣上下北面衆主典代廳官等、頻被仰可止由、更不承引之間、遣官兵、被搦召其法師原之間、多死傷者、又縛僧十餘人、參御所邊云々、路頭太騷動云々、日入以後參御所、搦取犯人、武士等各分散之間云々、博陸只今參入給、御坐寢殿西面、依無通路、與實信朝臣徘徊、問今日事、淸水寺構城、山僧集會長樂寺、先遣檢非違使被破淸水之城郭、制止武備、急著法衣可在佛前由被仰含、寺僧承伏、穩便之儀、相次遣廳官長樂寺、被制止之處、所司法師等僅出合、更無承伏之詞、廳官猶逢衆徒、可傳綸言之由示合之間、惡徒等出來、妄吐奇恠之詞、更不可惜身命、不及承綸言由、呵叱殆及放言、廳官爲遁當時之耻迯出之間、以飛礫打門扉、馳歸奏聞之間、忽然被仰西面之輩幷在京武士近臣家人等、圍彼寺四（ロカ）至、不泄一人可搦取由宣下、須臾之間各馳向、白月未及移晷、已稱其什七八面縛生虜、各獻

俘、觀音堂佛壇帳中、走者相騰踐奔殞、箭孔刀痕充滿
堂舍、流血如池云々、惡徒非法本自雖爲我朝之瑕瑾、先
王之政、猶被宥三室之假名歟、未聞如此事、就中山門
訴訟古今皆背理、然而此宗有事必爲不吉之徵、心中深
恐歎、誰出口外乎、今夜無見聞事、按察爲御使往反、不
知其所、大法結願明日延引、可被延修云々、日來司天
頻奏兵亂之變云々、深更名謁、與以經清談、鷄鳴之後
退出、西面壯士先登之輩、或有死傷者云々、官軍之中
多有之、未聞定說、近江守賴茂將伏兵遮嶺東之險阻、
多搦逃山上者云々、後日彼朝臣語云、逃者多赴險阻、
早罷向指出旗於嶺上之間、更還奔、登嶺者者不幾、仍
不及狼藉、只兩三人剝甲冑、相具可參也云々、所謀尤
穩便、
四日、天晴、炎旱暑氣如三伏、依難堪蟄不出門、介伺巷
說、今日無指事云々、引送馬按察許、先日消息、今日不
入勸修寺云々、返馬、
五日、天晴、凌汗參院、博陸參給、依無路在殿上、經高

辨棟基等粗語此間事等、或云、法家申云、穢物不入京
云々、不可有穢云々、又院中沙汰云、朝雅時穢は追討
也、何有穢、於今度者只制止也、仍無穢云々、雖不聞實
說、太以爲奇、官軍已獻俘授獄、寧無穢乎、更不可依
事起、法家所申尤有私、依此事有御卜、可被定穢有無、
頭辨夜半許齎狀與奪、棟基明日可行釋奠放生會御卜
云々、棟基今日參入、此事不可釋奠放生會歟、只可卜
穢有無歟由奏之、仰可然云々、近日此頭萬事如此與
奪云々、何可下々﨟乎、今日公家御衰日沒日可憚歟由
棟基申之、尤可然云々、仍明日可行御卜、公宣卿依此
事參入、承明日由退出了、此卿放生會上卿也、先卜穢
有無は、不可召彼上卿歟如何、無事不得心、一昨日被搦
法師原、即恩免之由又人々稱之、始末迷是非、舉大事
之後、又更宥免、如何々々、山門事又無聞分事云々、
伺事體、當時時政惣以無是非歟、儀及合戰、今又采女
披露歟、先被殺害山門法師、次被穢放生會、兩方神慮
如何、足驚奇、顯然穢不及卜筮乎、博陸相國以下預議

定人々眼（无カ）見心識歟、退出參宜陽門院、依聞御不例由
也、女房相逢、自去月廿五日御發心地、昨日重令發心
給云々、事體定令長引給歟、初御惱云々、貴賤長年之
後、初發心地、更無詮方故歟、即退出、深更僧都爲方違
入坐、終夜談此間事、但無殊事、山僧只無音流涕、西塔
僧昨夕今朝渡東塔、密々相議只離山事云々、
六日、天晴、遲明巷説云、終夜今朝山衆徒多下山、欲燒
尊長房、又云、欲燒香樂寺（吉水御房）、官軍又備戎服云々、日
出以前營參、無殊事、以西面幷力者等被檢知歟、且歸
參云、大衆多下山、但皆著衣裹頭云々、大略一同説、
下山不知員、但無會集之所、雖如河水之流、無其朝宗之
所、推之自然隱居緣々家々歟、非兵具之姿云々、又云、
昨日大略議定了、只流涕離山、打付中堂三昧堂、滅常
燈、截落七社以下御簾神鏡、鎖固門々、追放祠官宮巫覡
等、各嗚咽皆同下山云々、是只天台佛法斷滅之期歟、
人々漸群參、無聞分事、爲按察奉行召集僧綱、僧綱末
皆參云々、午時許退出、吉富庄又有謀書、狂者撫庶民、

如此事不絶、太奇恠也、秉燭之程又歸參、過按察示付、
似例事、人々説云、召聚僧綱、被仰旨申間等、大略無殊
事、各退出云々、大概各申旨、雖聊、無被謝彼日狼藉之
沙汰者、無處于和衆怒歟之由云々、今日穢否事有御
卜軒廊、各申不淨由、仍被定三十日穢、釋奠止、放生
會延引云々、北野祭一昨日行了、如何、又被遣召僧綱
歟、今日各申旨、聊無所募は許、雖和彼等心由云々、仍
有所被計仰歟、僧綱六人參入、但又無殊事、按察仰云、
依座主不參又人數少、今夜猶可退出、隨召可參者、即
退出、名謁了退出、今夜頭辨去朔日入勸修寺、所召具
所衆、破制由有其聞、爲御覽被召所衆裝束、仍頭中將
召具所衆、相具裝束（入長櫃一合）、參入云々、件裝束頭辨更稱
化野由、剃唐錦令押作錦云々、路頭見物之雜如堵、頗
然虚言不恐朝威歟、如此事只不如無制、
七日、天晴、未時俄陰、大雨忽降、法驗也、不經一時而
晴、參院、少時按察參入、使内侍（今朝予又此事示付、已聞食了）、奏謀書事、
仰云、早可給御教書、尤以爲面目、僧綱又參入云々、

在中門方、博陸御坐、仍不聞仰旨等、成長語云、仰旨大略、彼日事非衆被仰下之儀、只帶制府兵具、恣入洛中事、依奇怪、可剝物具由被仰合之處、自然及狼藉、是又依爲不虚事、殊不及致加刑、然而今滿山衆徒、有所殊歎申者、西面之輩、有官者解却見坐、無官者可給檢非違使、以之忩可令歸由云々、大雨之間暫出御、有感悅御氣色、雨止入御、此間二條室町邊、武士與路頭僧鬪亂、及搦其身者、法師拔太刀相距之間、已被殺害、武士又蒙疵云々、太無益歟、退出、今夜始布秋氣、雨後涼風歟、

八日、天晴、未時許雷鳴、大風小雨、入夜參院、頭辨自神泉參云々、語云、今夜被始請雨經法、成寶僧正、此法永久年中後九十餘年斷絶、今度被修之、江闍梨以人夫百人許、修治池并庄上、悉拂其垢穢、是故實云々、祐晉法印(四段者)、昨日孔雀經法結願、已凌耻云々、名謁了退出、

今夜西面之輩五人解官、三人給檢非違使云々、此間事愁以不知是非、如何々々、今朝按察被書送御教書、申殊恐悅由了、差專使下之間、又一昨日重謀書到來、持來之、世間有如此者、尤足奇歟、

九日、朝天陰、辰時雨如注、巳時許天漸晴、午時參院、昏、僧綱等今日登山云々、未聞彼等申狀云々、申時退出、謁亞相、一昨日給周防國、面目由被語之、入夜歸參、名謁了退出、

十日、陰晴、昏後雨如注、今日有僉議事、亞相以下參集仙洞云々、不知其事、蟄居、昏仲章朝臣來談、後聞、宗行含綸言出殿上、進左府御座邊仰事由、即起東行、至于端座下方、懸片尻於長押、(右尻在長押、左足在簀子、)暫坐、漸見廻世間下座、忽在簀子、(顯俊卿後云々、)聞定詞之間、次第坐寄其人後、最後至左府御腋、人數、左內、相府、大納言公房、師經、通具、中納言資實、隆衡、實宜、光親、參議顯俊、、、、儀之間、通具卿頗雜言、右將軍忩怒氣、

十一日、天晴、午時著直衣參院、(仁王經法結願、)少時公卿五位殿上人上庇御簾、次公卿著座、(是山僧綱等少々參入、大略有和解之氣也、)右大將直衣、新大納言、(蒔絵螺鈿劍、有文帶、依考定也、)通具、四條中納言隆衡、束

帶、蒔絵無文、新宰相頭弁、右文、三位中將基嗣束帶、濃紫、檻襴、在座、自余散位在殿上障子上、殿上人甚多、保季朝臣褰幕云云、次藏人次官宗宣、進上卿前、仰勧賞事、上卿許直進大阿闍梨座邊仰之云々、追可申請、次結願了、公卿自下起、中將先引入稱揖立、各來立中門廊、藤大納言師經卿螺鈿劒、參加、次第取布施、裹物、保季束帶、公卿遂乍立指笏、殿上人同取之、番僧廿口、事訖賓宜有雅卿參入、今日風聞、山門已和解、但相待下山僧徒、可開諸堂由申云々、昨日僉議、日吉祭日可被遣勅使事云々、大略依衆議多同、可被用近衞使、如賀茂由、内々已被定了云々、此事定遊向後之煩歟、尤可被案將來事歟、僉議旨不委聞、或云、可遣五位殿上人、御隨身如例、或云可遣散三位、公房卿云々、依人數多歟、太無所據、若異說遊行之里歟、或云、上卿辨向行祭禮如何、尤宜歟、但多是可遣次將云々、末代國家更不可驚覺歟、又六月會可被寄用途、又云、學頭之一可任律師、以此等三ヶ之事被和其心歟、不聞一定、歸家改著布衣、參高陽院殿、奉謁大僧正御房退出、向亞相亭、謁談之後參内大臣殿、粗被仰昨日事等、又有和歌沙汰、夜深退出、今朝巷說云、關東謀反之聲、夜襲將軍幕下、已以滅亡云々、可然人之中未言此事、且相憚歟、但將軍終命歟、誰人發使者乎、

十二日、天晴、昏雨灑、巷說猶不止、推之有實歟、少將依召參、例御使云々、入夜參院、名謁了、深更退出、

十三日、天晴、夜月蒼然、仲重朝臣以書狀重借歌文書、案之關東事浮說歟、將軍好和歌、求如此文書、欲下向由密々語之、

十四日、天晴、僧都來坐、予有申付事、其事大略以許容由也、但無其居所云々、又々可問答少將事也、阿闍梨來談、謀害法師在二條中將因幡庄、亦不恐嚴制、招聚凶徒、欲致狼藉云々、入夜月明參院、少時自岡崎還御、亥時許名謁了、親定忠行卿以下退出、法師事猶示付淸範朝臣、此間地震良久、今日以米百斛賑給長樂寺僧等隨喜感歎云々、日吉祭近衞使事已一定云々、神輿還御之後、參社頭、可行束遊云々、山上六月會、辨官登山可行之云々、學頭一可任

律師、當時此三ヶ條歟、近衛使遠路、定爲國家之大煩歟、

十五日、天晴、依番午時參院、依早速無一人、漸々人々參、清房來、少將可參由示之、即遣召參入、給御書參內歸參云々、申始許御川崎、出御之間各列居退出、戌時許聞還御由歸參、相國亞相大宮、依召參入云々、又內々有議定事歟、密々問宰相中將、山衆被日來和解之儀、是住山古老之僧等不褰頭各議定之、仍明日三塔大衆會合、直可承綸言之由相職、其事爲用意、直有議等云云、又遣召僧綱等、少々、但依深更又不可參由等被仰云云、子時許名謁了退出、實氏、顯俊、親定、忠行、清長等已下、關東事已以無實云々、近日造營無他事、件上棟日、欲率番匠馬嘶驚走出之間、有驅動事云々、尤不吉之徵歟、今朝司天等上地震奏、兵革并威重之人愼云々、奎宿龍神動、宜秋門院又御瘧病、三度云々、今日欲參之間、當番之上、每事依違、遠路難堪、默止了、

十六日、天晴、六角尼上被渡坐、聊有被示合事、丹口今林庄、自隣庄被打入之間事等也、泰穩公之開地隣國將奈何、更非奇計之所及歟、又少將叙留事等以同前也、末世無緣之人只如此、可悲之世也、後聞、駒牽於日華門外行之、上卿南面如例、左衛門督、宰相賴平卿、辨定高朝臣、少納言顯平、左中將公俊、右中將守通云々、次將應上卿召、當宰相前西面立、右將立其巽、馬助爲永立御馬引云々、此將去々年勤仕此事、已爲年々例歟、太不便、少將依召參御前之間、不見其後事云々、忠定朝臣番、衣冠見物云々、太無其由歟、申慶之間、上卿宰相入弓場南、如雨儀、宮文納言立、守通隨其後入同路、依公卿示還出、如取備上官立、公俊以下相隨、公俊云、四位一列五位一列云々、此等事惣不見聞事也、如何如何、牽分使守通、雅清、敦通云、院、新院、關白、於弓場賀之人、自弓場與軒廊間、入軒廊西第三間、西面立歟、奏事時立第二間、此拜上衆又如拜賀之人、下臈次第守其次也、又此拜公卿一列、殿上人一列也、若有六位□□非此限、於四五位者全不列立歟、今日不出行、
夜部律師來臨、

十七日、天晴、午時許參院、相國亞相如例參入、又被召
聖覺僧都云々、尊長法印往反、頗非直也事、不知其由、
左中辨參入、粗語駒牽事、次將進立事、御馬進立上卿
前、無其所云々、是又上卿可被示事歟、未時許進出、
今日又川崎云々、進日也、參宜秋門院、帥自朝伺候云々、暫談話退
出、一昨日未時發御、已及申剋云々、謁女房、人々頻申
時下了由、驗者阿闍梨某、大理兄云々、退出、資家朝臣取女郎單
衣重、自南殿妻戸押出、被之、懸左肩、經藥師經大般若兩御讀經
座前退出、下沓脫之間、左府御牛、御共侍右衞門尉以忠引之、內府
御馬、衞府二人引之、各法師原請取之、不具從僧云々、僧徒面目在斯事
歟、今朝亞相此御祈佛供養聖覺導師云々、又內府御沙
汰、仁王經御讀經云々、各々御營、猶以繁昌、門前成
市、此中左佐資經參入、其體打裂、更以不足言、偏如笠
井僧正梨本衆、彼可燒尊長房之由有其聞、更不可相
持、匹夫黥目、人々云、一昨日以淸範爲御使、被仰加持
距、只任意可令燒由所仰含也、可被存其由云々、又昨
日衆徒且爲綸言之趣、又成喜悅之儀、三塔可會合由
衆結構之、凶惡之徒、雖稱喜悅由、會合之時、內心依難
測、惣被止其會合、仍昨日無其事云々、吉水御房十四日
結願、佛眼法、即可參詣天王寺如法經之料云々、由雖被定、增圓
法印獲麟之間、其事止、御座吉水云々、
十八日、曉微雨、辰後甚雨、通夜不休、少將依召參院、
例御使歟、自今日服藥、傳聞、增圓法印遂以終命、年四十八云々、後聞、此
事謬說、存命云々、少將師季娶其娘、父不許其事、已水驛之由月來
聞之、今又遭喪、賢者之案不異恐者歟、是範基孫娶也、今夜又
有涼氣、於燈下披舊史、
十九日、通夜甚雨、終日不止、夜深月明、明後日行幸、
御幸于高陽院殿、中宮行啓里亭云々、
廿日、朝陰、巳後天晴、院女房、通具卿後子、能保卿娘、
大納言局、依腹病死去、年十九云々、母按察三位、入夜
參院、俄而自川崎還御、彼女房事一昨日云々、人々於
行幸者廿五日、但中宮衆御退出、又御幸明日云々、亥
時許名謁了退出、定通、實氏、親定、淸長卿以下、殿上
人殊多、歸迷以前、承明門院女房遂乘月、遊放閑庭之

秋草之中云々、
廿一日、天晴、中將搦送謀書法師、先令請取之、(但非其身、忠綱從起之上、爲法父)、入夜束帶、先參院、俄而自川崎還御、雖番參行啓之由觸越中內侍參內、出車已寄云々、少時兼隆(大進)示御車寄由、(今夜無召仰云々、無召仰之例多由、亞相稱給歟云々)、大納言殿檳大夫殿寄御車給、雅親公頼卿三人列立、被立屏風訖、予前行、(經立明前、自右大將後出中門)、於二條町騎馬、町北、大炊御門東、富小路北、入御中御門南云々、列立庭上、御車入之間磬折、左右大將在御車前、(宮司在其前、大進在御後)、入御了、兩公遂下對代南階如列給、亮長季問名謁、各稱籍、予即退出、(納言御車入、即退出)、今朝上皇還御高陽院殿、爲家依召、爲御書使御祝言云々、毎御渡如新所、依有恐、法師事不中、
廿二日、天晴、自今日二品被仰三七日逆修云々、(僧正公胤、僧都智)阿闍梨千性自院被遣云々、原憲又無其方術、定被處忽諸歟、爲歎濟絕朝臣、今朝奏法師事、可賜秀能、可付左中辨由內々示送、即示付了、按察猶依所勞不出仕云々、秉燭已下、倘書奉書到不(米カ)、法師即送遣秀能許、

入夜參院、今日無他所御幸、戌時許出御馬場殿、子夜名謁了退出、敎成、實氏、顯俊、親定、今夜名謁之間、有如儺叫喚之音、不慥在北對邊間、或人答云、藏人家資名謁之間、近日有如此騷動云々、後聞、今夜滅燈、壯年之雅闌其男、不出其中、引落袖等、是犯主殿司姫、自愛被處惡氣之上、與敎經等口論、此等罪過云々、
廿三日、天晴、入夜忠資來談、
廿四日、天晴、行九條沐浴、民部歸、秀能來談、且是謀書法師事也、御力者宇治、得珍名人也、水練秩人云々、爲此事張本由、頻稱申事也、只任理可有沙汰歟由答之、
廿五日、天晴、今夕行幸高陽院殿云々、傳聞、賢所(御間)、不可渡御、仍警固云々、覺乘僧都季頭被物、今日付使送了、秉燭以後參內、光家云、勘七瀬御祓使、只今歸參、又獻行幸出車、大納言殿行幸供奉、御共可參由申間、行幸無御參、女房今夜渡給絕朝卿家、御共可參由被仰之間、車不候者、即借所乘車了、於鬼間謁女房、不及深更、

今夜行幸殊被忩云々、雅親卿語云、近日依輕服未著陣、外祖母（長輔卿妻、成清卿母、）百歳而逝去、其子圓長法印一人殘者、新大納言參入、暫謁談、彼縁者女房病間事委問之、又有悲涕之氣、（室家最愛云々、）老少難脱平旁間無常之理、博陸參給之間、予於南殿方、與信能公棟朝臣、徘徊宮殿上方（此殿上廣敷殿如尋常、不得其心、）之間、右大將參入著陣、行召仰云々、職事下日時、未召外記以前、公卿已下悉帶弓箭、已以出御南殿云々、寢儀出御之後、予即著靴下階、藤大納言師云、強不可列立、可儲先陣云々、通具卿已下經青瑣門進之間、大將又出宣仁青瑣、於壁後漸々帶弓箭、（太久、）右將已渡了、大納言以下四五人、進立軒廊邊、顯俊卿已下有宣仁外、（公氏在大將邊、）良久大將進出、如例列立、次々同之、大納言通光、通具、中納言教成、忠信、有雅、參議實氏、公氏、顯俊、三位基忠、公頼、有能、家衡、家良、三位漸出之間、隆衡卿追參入進立、實宣卿依留守在後云々、少納言家時奏了、寄御輿、左中將國通、、、實家、、、俊能、、、少將通時、、、公棟、、、定親、、、

家兼、、、基保、爲家、右中將兼季、、、雅清、、、家嗣、少將頼房、實經、教通、宗平、安御輿了、主殿官人取御座掩之內、（間カ）中將兼季不待劒璽役、將早速昇座云々、（與舍兄忘隔如何、）次左將等昇、（時賢範茂兩將在日花門外、遲參云々、）次宰相中將昇云々、開發進寄取御劒之間、予揖前行、（依人多也、）左衛門佐家季、少納言家時在前步行、如例入高陽院四足、直入南庭、藤大納言被座中門內沓脫邊、（前陣如何、）予家衡同於沓脫邊休息、人々來立之後進立、通具卿自列前立、通光卿自後立、家良卿曳裾入中門、（出御之所於軒廊曳之、入御之時又於四門外下之云々、）入御庭上裾、未知其由、每度如此、入御了、次將各加列、（伊氏卿劔璽、家氏卿二人曳尻、）鈴奏了、國通朝臣問名謁、各稱籍退出、參院御所、丑剋名謁了、顯俊卿予二人也、退出、今朝以或女房、令伺招客修善之間、雖不觸外人、有志之人々早可被來由、有許容云云、但三ヶ日一度當七日、皆々月卿雲客群集云々、發願一七日（昨日、）過了、明後日早可參由重示了、生涯之儀只可從漁父之誨、獨醒甚無益、又非車馬之供奉、於修善之座列拜布施者、古賢之所爲、更不論親疎、小野

右府大將大臣之間、被參御堂宇治殿、是更無亘雖歟、可嘲哢耳、發願日大納言、帥、中納言實宣、（北妻時政女、已稱猶子之由、存賢君之好云々、）別當參議賴平、（束帶、相國不請云々、）三位忠行、（北妻父親經、偏稱賢君之由云々、）昨日通光卿加其座、（是又賢君也、但天下之人雖無甚乎、心中悉存猶子由者、非賢之人無之歟、）今夜實信朝臣、又明後日可向由語之、所存同予、

（頭註）後日案之、被渡殿上陣座了、有留守上卿、其祗候所太北、不審、是又何年之例乎、如何々々、凡此間事不審千萬、

廿六日、天陰、夜雨降、少將參內、束帶、警固裝束也、依窮屈終日假臥、自內大臣殿御消息云、行幸數日不被渡賢所事、其例覺悟歟、予申云、近代事惣不見記錄、永保三年三月二日爲房卿記、夜行幸、自去月九日賢所御他所由注之、此事若爲珍事者、可有其子細歟、只有其由、若又有例歟、此外所見不候之由申了、夜前傳聞、警固又有沙汰云々、同記、（正月歟、）雖御旅所、依年始無警固云々、然而有殊御沙汰等、犯者有警固之由頭辨示之、不聞委旨、

廿七日、朝雨止、天猶陰、巳一點向修善所、（二條四、）其所極（狹脱カ）歟、以三間母屋爲道場、（無庇、其奧無壁、小御簾懸之、爲臨間所歟、）無公卿座、僧座（北面）之後緣、以之爲路、其緣南有遣戶、其內二間（八尺間歟、）疊敷二行、公卿籠其內、其南又二間隔障子、殿上人十餘人群居、（每事略儀歟、諸外人雖臨此所、自地巡從之餘也、）顯圓（今日導師、自外來、）忠行卿對座、予入其所、藤大納言、（人々群集之間立入奧方、）源大納言、（光、）帥、按察別當、左宰相中將、新宰相、顯、三位二人在此所、（賴平卿又入內、但出取布施、）一時許之後講筵始、（公卿不著座、在本所、）事了各取布施、被物五重生衣二重各取之、予當裹物、近代公卿於絹裹は多取之、一人餘之間、請僧被物還無傍外、仍猶以手長令取裹物、取之了、此間往反、猶以無路極狹少、失便、殿上人十餘人、國通、、、伊時、、、家嗣、（直衣、）雅經朝臣、經時、、、範茂朝臣、範時、、、隆賴、（右京權、）資宗宣（棟基今日束帶、衞府等卷纓、家嗣朝臣無纓、直衣如公卿、不知可否、）經、基保、資隆、親通歟、不委見、頭辨、（直衣、）取請僧被物、人々退出之後、僅以退出、（每事失便、）來臨人々、皆存有其故由歟、無緣追從雖似甚耻貧者、生計非手足之奔營與雖表其志、又於布施取者、必雖非親姪皆到訪、是既堤

防歟、歸廬之後改著舊束帶參中宮、謁女房退出、入夜參院、名謁之後退出、今朝御讀經衆律師能玄追却云云、好色之聞歟、

（頭註）今日頭辨取請僧被物、家嗣朝臣不取其後被物之由云々、相國於私所歟、（者）頭可爲位次由被存由云々、此事恐意更不存事也、諸院之外、后宮博隆以下、以頭爲先歟、又是大辨也、如何々々、

廿八日、天陰、入夜雨、參左大臣殿、終日見參、夜歸廬、（檢非違使）

廿九日、（晴）、天晴、午時許自二品御許有消息、細川庄基淸狼藉事、今日基淸參入可申之、來臨（尼）黃門相具、聞其事乎云々、是更存外事也、如此事更不及予口入、有勞事飼蛭由申之了、迎黃門、夕令參向了、其後事不知之、基淸無道太以不及是非、不可爭事也、終日籠居、御讀經衆被補替了、靜快弟子、

○九月

一日、天晴、辰終許參佛事所、家衡忠行卿兼在座、此間懺法之次、僧三口各別布施一、（裹物小袖大口云々、五位殿上人三人取之、資經、資隆、親通、）

少時導師僧正（公胤）來臨、即始講筵、公卿追之來加、通（大納言）具卿、（布衣、立烏帽子、長絹狩衣、參議）師經卿、（直衣、）中納言實宣、光親卿、（直衣、）有雅卿、（束帶、）賴平卿、（布衣、）顯俊卿、（布衣、）三位忠行、（直衣、）淸長、（束帶、）家衡、（直衣、）予、（同、）殿上人頭辨（束帶、）以下廿人許不憶見、國通、、、公雅、（各束帶、）伊時、（布衣、）家嗣、（直衣、）範茂、（束帶、）範時、（同、）實信、（同、）經高、（同、）基定、（布衣、）成長、（生衣、）隆賴、宗宣、棟基、賴資、資隆、親通、此佛事無經供養云々、不知其由、今日千手觀音事訖、大納言以下皆取布施、（被物五、生衣二、）七人之外忠行絹裹、自餘三位三人取請僧被物、座狹少之餘、賴平、忠行卿、宗行朝臣、出遣戶外、敷疊一帖、坐請僧末座、被物所狹無便宜之間、自座後可置之云々、猶升長押、自兩僧之間置之、凡公卿失威儀之甚耳、案之、願主更不被過事歟、最密善事聞及、追從之讒忘耻、群集一間遣戶內、只以被免參入爲面目、將奈何、事訖各退出、來四日可有臨幸云々、今日宗行朝臣不取布施、猶有事故歟、仁和寺僧都被來談、入夜六角少將過談、不移時刻謝返、即參院、深更名謁、親定卿

一人也、
二日、天晴、夕山僧都靜律師來臨、律師云、能玄之替、
新宮供僧被補之、雖無温潤似面目、其始能玄永順補之
云々、今朝洗髮、日來依可愼可斷歟、又彼岸始也、
三日、天晴、咳病之氣心神惱之上、面上雜熱殊不快、不
出行、隨分之計略、輕微之志、今夕構出、以女房書札、
送洞院局許、絨生衣三領(朽葉摺色、淡青、各生單衣、)入一褁、定被處不
足歟、雖然時儀不可默止之故也、明日臨幸云々、涓潞
納受、有自筆返報、不讓土塊之謂也、入夜九條尼上白地
退出、今日基淸適參、此事上皇殊憖思食、奇怪由有天
氣云々、二品以重房、先有理運之勘發、私召取神人殺害
者、受前下司之讓、(非相傳之職、)不觸領家、不奏事由、不得關東
下文、妄押領御領、任意致狼藉由也、陳申旨、於神人殺
害者即禁獄、當時猶在獄中、其父猶依有罪科、召誡國
守護所歟例也、仍讓但相傳之職、以爲助實淸觸申寮(領カ)
家了、其後於關東依此男(前下司、)深恩得存命、徹彼下司爲
敵被慣、依思此恩、能潤鎌倉蒙其裁許、罷入御庄、只苅
下司分之田許也、是又基淸先年所作之田、爲今下司被
苅取報答也、全不及他狼藉、但被仰下之旨尤恐申、此
事進 去文、止沙汰之條、只可隨御定、又委旨申頭辨了
云々、即聞此由、又參御所、被問頭辨、々々有執奏之旨
等、氣色忽和平、重房又密語云、頭辨所被引擧也、尼
云、爲獻帝曹操相共可行庄務、此事御所咨思食、爲基淸
又不便、彼濫我ばや、武士事又偏勘當、非公平、且令書
起請、可存穩便由示含、急可和解由教訓云々、此上者
不申左右、除命又在旦暮、向後可爲御領 御計之上、不
及是非申之了、氣色快然、猶明日可聽聞由有命、仍不
能退出、又可歸參也者、近代事只如斯、又相具此尼上
共歸參、其又爲聽聞也、咳病又不快、事次奉彼邊了、明
日不可交衆、
四日、天陰、今夜內侍所渡御、又解陣云々、依咳病極惱
不出行、臨幸修善之所云々、雖番日 夜共不能參、所勞
之由以使示送、前右少辨同番、近隣之故也、後聞、今
日正三位雅隆卿出家云々、居住宇治邊、年六十七、賢

所供奉、次將裝束有尋問人等、先例不見及由答了、今夜臨幸修善之所云々、

五日、天陰、自昏雨降、夜前両尼上共聽聞、今曉退出九條殿、被歸了、夜部賢所供奉次將、雖相尋少將、夜深人（只可存穩便由也、）定無見人云々、基清狀（眞名、假名、）相副頭辨奉書送之、其狀云、侍從三位殿云々（女房）、此事太不得心、姉妹所領事、何可給御教書乎、然而被副書狀、入箱被送、仍不申左右送九條了、今夜御讀經衆十二人被召集、讀經間食云々、自今日七ヶ日、以定圓奉供北斗星、（今年殊可愼年也、雖少僧可有父子之丁寧、故示付之、）

六日、雨降、經高辨奉書、七條院令召少將、可調進新御堂供養華鬘云々、申庭弱不堪之由了、太無由事也、上皇御幸水無瀬殿、御方違、宜秋門院又御重惱云々、

七日、天晴、未後又陰、昏微雨、入夜月出、辰時向修善之所、今日東帶、（雖無指故、依無奴袴也、）忠定中將之外人未來、暫言談、問一日賢所供奉裝束事、先例不分明、憶不勘得云云、右將二人參、實經朝臣闕腋行幸裝束、師季縫腋壺袴固裝束云々、又駒牽事等粗問答、少時頭辨（直衣、）來加、導師即來臨、成寶僧正也、此間懺法了、即始講筵、藤大納言、宰相中將、（布衣、）三位侍從高通、（所縁遂背之後蹙眉目歟、）新大納言、（通具、褻直衣、）次々加、此間說法了、已取布施、藤大納言錦被物、新大宰相被取被物之間、源大納言（通光、）追加、高通卿暫不取、各相示、兄卿云、如此事常事也、何事在乎、承諾取之、兄卿云、土御門右府參臨時祭、二獻勸盃之間、猶以中納言令取、其次取三獻之坏、此等定事也、私案之、大臣猶參會、取四五獻之坏、其例多歟、次高通卿取之、次予取生衣、傍人々雖立、猶突左膝插笏立取之、置導師座乾方、顔向西、拔笏右廻退歸、道場之北簾中陰明門院御座云々、仍存此儀退出、直退出歸廬、心中猶不快、不參他所、今日五七日云々、刻限早速之故歟、適人少之日也、今日忠定朝臣云、取御劒之間事、祖父內府先經額間由聊被記置、又隨便經三間了、先日予所示合也、頭辨又問此事、所答同前、頭辨云、賢所供奉事、先例又兩樣共有例云々、其年々不審不勘見、

殿上人國通、、、忠定、、、雅經、、、長濟、、、以下
不委見、
（頭註）元暦例事、元暦二年賢所自西海入御、上宰相以下參
草津奉迎、左中將公時、右少將範能、其縫腋負壺云
云、
八日、自夜甚雨、終日如沃、蟄居、時々念誦、依無力假
臥、光家戀宇佐使、催奉行職事、宗宣云、資隆資宗三人
御點云々、
九日、甚雨、、、九條沐浴、女院御所固御物忌云々、仍
不參、酉時歸廬、一條宮（去春出家給、御足、禪林寺僧正弟子、）薨之由聞之、（年十三）
高能卿後家宗家卿娘所奉養也、入夜伊勢幣延引之由、
少將退出語之、
十日、天晴、夕雨降、早旦直衣詣二條、寂而無人、問預法
師、答云、依可有御幸、午時許由云々、亭主兩人被參御
所訖云々、此間家衡卿來會、予即退出、歸家休息、午時
許又向、人數濟々焉、上皇不渡御、修明門院御幸云々、
相待之間經時刻、未時許渡御云々、依公卿座狹、殿上
人以北對爲座云々、一日御幸日如此、是相國方之門內
也、其路太無便、或隔世或踏石、輕々無極、導師聖覺、公
卿十二人群集二間之中也、通光、師經、實宣、光親、有
雅、賴平、顯俊、高通、忠行、濟長、家衡、予也、恒例被物
三重、生衣二、請僧被物二重、導師裹物了、公卿取之、
不被過、□□□□與近習男等來見人數、若被加被物歟
云々、事訖取布施之間、被物等私□、但見請僧一重之
外被物不見、餘人數頗無便宜、仍早出了、入夜依番參
院、按察云、日蘸早出、如何、請僧生衣無其人、殿上人
取了云々、尤後悔由答之、皇子薨間、例幣有無、猶事不
切云々、今日午時許上皇御除服、定高朝臣陪膳、成長
役送云々、
十一日、時雨間降、今朝始例念誦、例幣御拜御劒役、俄
催少將、即參勤云々、入夜來云、御劒次將事、宗宣忘却
不催之、有御問間、忽周章、上皇聞食、以定高朝臣有御
勘發云々、
十二日、天晴、後聞、和長亂舞對捍之間、天氣不快、被

追放云々、如此事等尤不便云々、

十三日、天晴、午時許詣逆修所、(今日結願、)又臨幸云々、午終許渡御歟、導師猶聖覺云々、公卿通光、(束帶、)師經、(同、)通具、(直衣、)隆衡、(束、)忠信、(直、)實宣、(同、)光親、(束、)有雅、(直、)賴平、(束、)顯俊、(同、)清長、(同、)家衡、(直衣、)予、(同、)被物生衣相合十二重云々、而十一人取之間、師經卿忽止家衡卿、殿上人令取、(不知其由、)家衡、予、可取請僧被物由被示、只隨命耳、事了各退出之間、宗宣乘駿牛車殺洞院河落、車損亡入水云々、經時朝臣又落緣顛倒、今日殿上人可束帶由沙汰云々、狹少無禮儀、頗不知其由、長清經時布衣退出云々、依先日召、乘月參內大臣殿、光家在車、如此數寄、老屈太難堪、無入興思、依殊召參、有密々歌合、良久了後、於御內出居有此事、隱作者粗評判、知家朝臣、兼隆、光家、在座講師季忠五首定了、又有當座歌、予風情已盡了、非歌讀、鷄鳴退出、心神失度、太無益之道也、但今夜始終無片雲、

十四日、天晴、病惱窮屈如亡、

十五日、天晴、入夜參院、逢越中內侍、仰云、宇佐使事殊有思食旨、光家猶不及子細可書立者、予日來雖有申入旨、仰旨猶如此、此上不及子細、仍愁領狀、但事更不可合期、云期日云前途、遼遠之程旁有不審、仍尋番陰陽師範賓、令卜此事、占云、似有事妨、如何々々、

十六日、天晴、早旦參左大臣殿、申宇佐使事、又有被仰旨等、をとは只出立之外無異儀歟、入夜參院、(番、)按察奉召知長被勘責、又有御教訓師等云々、但不及勅勘歟、

十七日、

十八日、天晴陰、參吉水御房、申宇佐使間事、但不見參、依嶮岨不能登阪、示置奎宗律師、參寶全僧正房閑談、移漏退出、參新院謁女房、夕歸廬、今日山門衆徒、又有不靜之聞、清水寺周章云々、被召僧綱等有御尋云云、不聞其事、

十九日、入夜參院名謁、今日南京惡僧流罪云々、顯俊卿著外記廳、少納言顯平參云々、

廿日、朝間雨降、巳後晴、參中宮、少時退出、參仁和寺宮、日來御不例云々、以僧都有被仰旨等、可勸念佛由被仰、被開御堂障子、爲遙拜尊容也、書著到三千反退出、
廿一日、自未時雨降、内裏御物忌云々、
廿二日、天晴、夜參院、今日供花結願六條殿之由、人々語之、名謁丁退出、親定、忠行、於御前俄相撲云々、上北面若殿上人等也、
廿三日、天晴、
廿四日、天晴、栽小梅樹、仁和寺僧都下枝也、
廿五日、雨如注、
廿六日、終夜今朝大雨如注、朝後晴、入夜參院、名謁、定通、實氏、親定、忠行、淸長、今夜宜秋門院御不例重間、光家使節難遂由申入、
廿七日、天晴、時雨間降、參宜秋門院、忠行卿參會、宿九條、沐浴、
廿八日、天晴、參上内大臣殿、大納言殿見參、入夜參院、番、使節事被催事、資隆、資俊、隨其左右可被仰由、以掌侍被仰出、今夜右府初出仕直衣、云々、知長被遣召、深更參云々、或人云、右府初參之次、申所職辭退事、再三有不許仰、承伏退出云々、一條宮薨奏、錫紵於可有乎由、被問人、左大臣殿尤可被行由令申給云々、延喜源惟時有錫紵之例云々、委旨見師重勘文云々、未尋見、
廿九日、晴陰、
卅日、天晴、國通中將修例八講、雖兼日相觸、稱勞事不到向、遠路病者難堪之上、又有所存、

○閏九月

一日、天晴、早旦女房奉書云、宇佐使事猶可搆勤仕、宜秋門院又別事不御之由、有其聞歟、申畏承了由、又此旨告侍從、令申左大臣殿、今日令始例星供、入夜參院、深更名謁、定通顯俊卿已下、
二日、天晴陰、午後雨降、入夜甚雨、昨今日御物忌、少將自一昨日籠候、入夜退出、又依番歸參、宿侍云々、此

物忌、郭公纔入天聽之故云々、

三日、天晴、少將今日朝夕兩度參院御方、御鞠云々、此間頻有褒美之仰云々、此事極存外也、予平生所思、皆以相違、是只運之拙也、樂天樂府之篇誠邊功生遲堪武藝、遂赴胡城、父子之所存、古今皆異、何爲乎、

四日、天晴、少將又依召參御鞠云々、未時參院、御鞠之間也、上北面之輩、異口同音讚此鞠、天下第一之體骨云々、不沙汰而不長此道は無極遺恨也、尤入心可棟習事也、父不請歟之由有天氣云々、恐惶無極にや、雖何道、得其骨爲上手ば、尤可謂面目歟、但不知案內事、不能口入之條、無計略事歟、爲之如何由、示左近丁、心中所存、誠以無由、雖宗長雅經朝臣、得何益乎、此事不入興ば、可招身不祥歟、是物惡之至、家之磨滅、可悲而有餘、御幸川崎、出御了、歸廬、此非入興之儀、廻案無其計、何爲乎、

五日、天晴、參宜秋門院、昨日午時許渡御、光盛卿梅小路東洞院宅云々、昨日以御輿渡御、其後無御搰云々、左大臣殿見參、大納言殿同御座、奈良僧正御房同、又內大臣殿御參、同見參之間、入夜退出、家僕來告、自院有召由、即馳歸參入、出御馬場殿、有連歌之興、有心實氏卿、雅經朝臣、行能、無心衆皆參、折紙六枚、賦黑白、天氣快然、臨曉名謁退出、

六日、晴陰、以康房令切嵯峨木、爲切立也、爲入見參也、但稱其木有煩由、不相具歸來、御幸最勝寺云々、少將參內、

七日、午後雨降、少將參御鞠、朝、明後日行幸御方違俄有其聞云々、三條殿云々、

八日、雨止漸晴、昨日取寄木、告二條中將來臨、立其木、入夜行九條、沐浴宿、

九日、天晴、朝歸廬、入夜參內、先參院、行幸七條殿云々、戌終許出御、右大將、大納言師經、中納言隆衡、忠信、實宣、光親、有雅、參議賴平、實氏、公氏、三位公賴、家衡、予、左將忠定、家衆、爲家、親通、右雅清、家嗣、敦通、師季、少納言家時、職事兩頭、兩勾勘等通夜祗候、與中將睡眠、御前有連歌云々、

十日、午後雨降、印円來云、預阿闍梨解文、金剛勝院三人之由云々、此間少將依召參院、即歸來、以越中內侍 蒙仰事云々、御擲之間事云々、入夜又歸參、深更歸來云々、雖夜番依夜前屈不能參、

十一日、巳後雨止、未時晴、入夜 參院、名謁、顯俊忠行云々、少將宿候內御方云々、今夜聊有聞及事、不知向後事、

十二日、天晴、少將又參御擲、夜又參云々、

十三日、午後雨降、夕止、今日仁和寺宮被供養結緣經之由、印円語之、○以下兩文アリ 何有還御之儀乎、此間藏人來示廣基參由、日時勘文同持參云々、家衡卿云、明曉 參天王寺、已可混合者、即退出、予參院御方、與時賢中將睡眠北面、上皇御直衣出御云々、少時又入御、亥終許又參內御方之間、女官等舁出御物、奇思見南庭、立明已立、周章出殿上方、公卿皆著靴、出御了云々、說々相違、尤爲奇、即列立、公卿太多、委不見、上衆圓司奏了、少納言家時奏、寄御輿、鈴奏始間、雅行卿追加列、今夜初見此人、左將忠定、通時、家衆、基保、爲家、右將兼季、雅清、家嗣、實時、實經、時賢、予、以雜色雖告遂遲參、在中門外、賴平卿安御劒之間、予揖前行、先是雅行卿早速前行、步行如例、引立閑院南庭、雅行、予、有能、顯俊、有雅、光親、實宣、忠信、敎成、雅親、公宣、忠房、良平、師經、通光、淺履自後列、御輿 入御了、師經、有雅卿、私退入軒廊方了、博陸不參給、職事兩頭兩勾勘歟、不委見、忠定朝臣問名謁、稱籍退入、經軒廊二間 宣仁靑瑣門、即著淺履退出之間、賢所渡御、敎通親通供奉、實宣師經卿相 共隱門、過御了各 退出、少將 改直衣祗候、曉鐘之程退出云々、今夜右府已 上表、實時朝 臣持參云々、每事早速歟、

十七日、天晴、隆衡中納言使者來、示五節薄樣事、五節中納言、按察宰相、隆清、信乃、隆衡卿、越中、仲經卿云々、

十八日、天晴、親成宿禰來談、未時許參中宮、謁女房、相次參高樂寺僧正御房、見參、日入之間歸廬、少將參院御擲、退出云々、入夜參院、名謁、亥終許退出、光親、實氏、忠行卿已下、

十九日、天晴、朝行九條沐浴、入夜參左大臣殿、見參移

深、夜半許歸九條宿、少將參院、御鞠、又參內、入夜依召又參院、蒙仰退出云々、

廿日、天晴、早旦歸廬、今日御方違御幸水無瀨殿云々、靜快律師來談、

廿一日、天晴、未後陰、秉燭之程參中宮、謁女房退出、少將終日候內、今夜參院云々、予終退出、

廿二日、自朝雨降、入夜止、自內給歌合一帖、可加判云云、入夜參院、亥時許名謁退出、

廿三日、天晴、歌合加判詞、付少將進上之、今夕熊野御精進屋御幸云々、少將參院御鞠云々、日入以後自內退出、即著束帶、秉燭以後參御幸、予密出見物、良久出御、昏黑不見人面、又人數不幾、殿上人顯平、實茂、經範、爲家、成長、布衣、教通、資經、賴房、雅清、家嗣、野劔、隨身、保季、公卿家衡、公賴、淸長、直衣、公氏、有雅、實宣、師經、通光卿、

廿四日、天晴、昨今心神惱、不出行、

廿五日、天晴、夕向新大納言亭、灸治籠居云々、淸談之後、入夜歸華、宇佐事爲相觸也、

廿六日、雨降、夕晴、夫召出二人、送淸範朝臣許、二人送棠侍、入夜女房退出、爲始精進也、夜侍從來、今朝忠弘下向田舍、

廿七日、天晴、今曉御進發云々、山僧都被來談、入夜女房歸參、依有依違事不精進、

廿八日、天晴、依徒然、植庭樹、

廿九日、晦、雨降、未後休、入夜又微雨、終夜滴階、參仁和寺宮、逢覺寬上座、又申參入由、仰云、勞事逐日有增無滅、然而又非火急之體事者、暫淸談退出、向長屋尼公許、閑談之後、自一條路歸、向亞相御許、謁相公、法印僧都又淸談、臨昏歸廬、自內給例御製、可合點進由有仰事、即進上之、歌合之料十首云々、

○十月

一日、天明雨止、陽景晴陰、微雨間灑、少將著衣冠參內、平座出仕之人、大納言通光卿、中納言公宣、實宣、參議公氏、顯俊卿、辨範時、經高、家宣、長資、少納言顯平、

五位藏人宗宣、殿上人忠定朝臣、一人著白重云々、今
日又植庭樹、梅松替其所、依徒然也、入夜、十五日方違、
二日、夜雨止、朝霧深、辰時許行九條、沐浴宿、侍從來、
三日、天晴、早旦歸廬、九條人々相具、入夜被參高陽院
殿、自内給歌合、可加判詞之由有仰事、
四日、天晴、歌合判詞進上了、未時許參陰明門院、相次
參修明門院、即歸廬、入夜侍從來、少將夕自内退出、忽
有不例之氣、身温頭打云々、令修土公祭、
五日、天晴、少將今朝無殊事、未時許參内了、昏黑法印
僧都來坐、秉燭以後參高陽院殿、雖留守間、番日人々
可參内、女房内々示送、仍雖參入、番衆不見、北面下﨟、
依太無骨、只申入女房、即歸家、
六日、天晴、少納言顯平來門前、相伴少將向大柳、經
長、賴教等會合蹴鞠云々、未時許歸來、參内了、九條
人々自御所退出、即歸九條、自明日精進、來九日、此男
女子息、相共可參日吉料也、
七日、天晴、午時許參宜秋門院、御懺法結願云々、良久

左大臣殿、大納言殿令出給之間、藤大納言參入、少時
僧著座了、公卿著御前、左大臣殿烏帽直衣、御坐北端、兩丞
相經前次第著座、依無其便、予不著座、暫退座妻戸外、
此公卿座自南面廻西敷叠、如尋常者、東上可折北歟、而御所在北、上臈御座如此、此間帥、三條中納言實
宣、參入、相共又入本公卿座暫坐、次事訖、大納言以下
布施、但被物口別一重也、褁物近代公卿多取之、但可
隨形勢由、予兼示兼時朝臣、相觸中納言之處、同心者、早
可取由承諾、即藤大納言被物、中納言褁物寄了、殿上
人取之、次大納言殿、予取褁物了、即退出、參五條前齋
宮、謁女房退出、昏歸廬、女院參殿上人太多、
八日、天晴、
九日、天晴、風寒、北山雲慘、若雪氣歟、行嵯峨、片時見
廻、法印出京之間云々、掘鷄冠木一本歸、
十日、天晴、
十一日、天晴、參高陽院殿、實全僧正參會清談、相次參
陰明門院、隆賴來談、又謁女房退出、參新院、備前内侍
言談、夕退出、

十二日、天晴、四位少納言過談、參詣八幡之間、出京可相逢由約束、依宇佐事、送使者之故也、良久談使節之事、昏黑退歸、

十三日、天晴、季殿僧都來談之次云、關東消息、五代集可整送由也、予書古今乎云々、老眼不堪、旁雖無術事、已非能書之儀、依歌仙之數、不被厭鳥跡者、不可遁避由領狀了、即退還、內裡女房消息云、明後日少將申物詣由、後日有殊御用事止乎者、申畏承由、實宣中納言妻平安生男子云々、珍重々々、

十四日、天晴陰、時雨、寒風雷鳴、入夜宮內卿過談、少沐浴之間、周章出逢、清談之間、不覺而及鷄鳴、寒月皓然、千載一遇也、

十五日、天晴、午後大風、午時許參仁和寺宮、以覺寬上座蒙恩言、爲念佛緣結參由申之、書著到、暫言談之間、資元朝臣參入、申天變事(雷鳴事歟)、之間、京方有炎上云々、即退出馳歸、四條坊門西洞院邊云々、坤風甚烈、須臾之間及三四町云々、路次參陰明門院、忠定中將衣冠在地上、問其故、昨日與覺法印法事所取布施之間、南山方黑太重故云々、申入女房、即退出歸逢、雖不及恐坤風尤惡、已出高倉云々、又乘車、於姉小路烏丸東洞院邊日入之、三方火盛、東出河原、右大將新宅已以燒失云云、又歸入此方、白河泉殿火付云々、屋一二宇燒了、但打滅云々、近日逢屋無人、又牛車等今朝送坂本了、旁無其計略之處、火已赴東了、尤爲冥加、傳聞、三條殿、女院、前中納言、(三條北、烏丸東)、成定中將跡(同北、洞院東)、等全、火三條東行、但業忠朝臣跡門燒了、(成定東隣)、顯兼卿南小家燒、(業忠東)、其宅全、高倉東及姉小路季經卿不燒(小路北、萬里西)、其東行經家(仲賴宅也)、燒、姉北(富小路西)、悲田院燒了、出河原、綾小路東行、公明卿(綾小路南、洞院東)、門燒屋殘、其北(公光卿跡)、高倉東(師季少將與武範卿跡)、不燒、綾小路以北、皆出河原燒了、院權中納言局、(阿波三郎並母、錦洞院)、有家卿、(源時房舊宅、綾北、高倉西)、宗長朝臣、(四條南、高倉東)、公卿朝臣、(四條、高倉)、明圓堂、(三條南、京極東)、京極寺、六角堂、此間悉燒了、

十六日、天晴、未明出門、少々見廻燒跡、午時許物詣人人歸來、

十七日、天晴、巳時許、二條中將相伴伊時中將已下鞠足入蓬門、蹴鞠爲試懸云々、存外之興也、經長保敎第二子、右僧二人、烏丸子、木名人等也、退歸之後、密々向大內、見紅葉、被招引少年、老狂之至也、

十八日、天晴、行九條沐浴、頗有惱氣、依風疑也、秉燭參左大臣殿、季淸隆經闕請、右少辨長資參入書之云云、頭辨參、合談宇佐事、依心神惱早出、夜半許有火、三條坊門北、高倉東小屋、源大納言南隣云々、不經時刻滅了、

十九日、自朝雨降、終日甚雨、雲赴西北、

廿日、曉天晴、朝陽鮮、巳後又雨、間晴、今日南京受戒云々、長尾禪師今曉出京、烏丸盛綱依彼消息令送、出立自眞惠僧都擅所云々、未刻許參內、（季御讀經散位殊不參歟、但又出仕之例多、）（今度有儀、暫休御南殿御座、）左大臣殿於陣令定御前僧給、新宰相書之云々、以右少辨長資被奏、（入昔、）還出了、藏人資賴奉行、出陣事具了者、可始由仰之還出、次召同辨仰鐘云々、鐘鳴、此間予在弓場方、左大臣殿去過給了、藤大納言同被著殿上了、予入無名神仙門、著殿上末座、（公氏公賴猶本自在座、）（博陸殿下御坐、）次被催出居、公氏卿召藏人仰之、出居參上、中將雅淸朝臣、家嗣卿、家信卿、次博陸觸氣色立給、公氏卿已下平伏、次左府御著座、平伏同前、予動座、次兩卿著座、修理揖立、於上戶內伺見、公氏卿座過柱、仍還來、二人言談、別當、新宰相、（改後、）左中將忠定、（左將今日一人、）左少將敎通候南殿云々、事訖被催行香、予解劍置座前、（笏給具、）兩人經上戶、自簀子加座末（置上加著座之人、）頭辨昇長押向北橫坐、雅淸朝臣同相並坐、分輪各立北行、立荒海障子下、各立了、次第南行、行香了、經散花机西、又立出居座邊、又次第昇簀子、如本坐、了返輪、予經簀子還著殿上、帶劍即指昚（笏カ）下、引直裙揖退出、（經御後、于時秉燭、）參陰明門院、謁女房、（太理局、）戌終許歸廬、女房今日參詣賀茂云々、

廿一日、天晴、申時許參中宮、日入之程退出、著狩衣行向圓能法印房、閑談、是少年之知音也、陣座事、入夜滿歸廬、今日淸水寺法師廿人許登山、可爲天台末寺之由所望、衆徒趨鐘議此事云々、天狗之所存歟、更以不

足言、
廿二日、天晴陰、時雨間灑、今日 上皇入御、入夜參、戌終許名謁訖退出、女房今夜參、使節事逐日荒廢、無芳心之人、依炎上又以遠約、難遂前運歟、
廿三日、天晴、聊有隙不可參由、示送藏人少輔許之處、人數少由答之、仍更以出仕、未時先參院、河崎御幸以後云々、源大納言、新宰相、職事、右中左少辨等參云、前後各參內、僧遲參之間、空及晚頭云々、少時人々少府殿上、予加之、大納言師經卿、三位家衡、（皆候端座、）雅親卿又來著端 發願奏事由、仰可始由、鐘鳴之、後陣公卿移著殿上、中宮大夫（外座、）源大納言光、著奧、（外長押之間不屈膝、）公氏卿又著奧、（屈膝外長押、）家良卿同著、（不屈膝、）次上卿被催出居、中將國通朝臣、忠定、、、雅清、、、家嗣、、、次納言四人著御前座、逼其末了、堂童子左方、豫經南殿方、自東艮方儲秋戶方云々、（被甚、藏人資俊、）右衆（資宗、頭弁、）頭中將仰度者云云、不見其儀、事訖催行香、（先是藤大納言退出、）今一人不足、頭辨今日坐簀子、（予過柱外長押、大狹、頭在其末簀子、）行香如例訖、還殿上帶劍、人々又退出、予即退出、今夜雖番不參、僕從無一人、
廿四日、天晴、巳時參院、人々蹴々、申時許御幸川崎之後謁掌侍、宇佐經營難治、少將五節出仕難構、得有事八日者、無其貴樣、可有披露由也、依淸水寺寄文、山門衆徒一同納受、成寺牒、欲記淸水由、昨日有其聞、公家被仰座主被止其事歟、不委聞、是乞食法師等謀書云々、次第可謂奇異、今日自此冬、祭可被立近衞使、六月會辨可行由等、重可被仰下由有沙汰云々、被宥彼事之故歟、山門凶惡不可有間斷、佛法磨滅之期、（誤脫アラン）魔姓外一歟、退出向丞相亭、病後始閑談、摩可同坐、（早出、）臨昏黑參內大臣殿、（御直之後過廿日云々、）又見參、移漏之間、深更退出、窮屈失度、或人云、山門不公儀、淸水謀書等、或山僧庶幾構出云々、彼是之說、實否難知、
廿五日、天晴、自院朝覲少將被召云々、還御以後無召、今日始有此事、風病更發、心神惱、傳聞、故中宮大夫（家房卿也、）母儀北政所幷其姬君、去年造新宅被居住、（弘綜院東町、祖母相國堂之敷地戰角、）件家南戶有穴、自其穴指出黑小手、又常有倒

舞足音、此間又相加白手、依此事人多見之、爲人不成害、更不憚稠人、白甚有此事、因玆昨日時賢中將行向夜宿、今朝被遣左金吾太理兩卿、被檢知云々、此事尤足驚奇、不憚人之條、未聞事歟、

廿六日、天晴、咳病太惱、曉鐘之後扶起參內、源中納言一人坐小板敷、暫閑談之後、人々漸參入、頭辨以藏人相觸召仰事、納言云、輕服之後未著陣、但今日吉日歟、以此次用吉書、何事在乎、示合權中納言、公、即著陣、行之被遲來、其後良久天已明了之後出御云々、中納言定通、雅親、公宣、有雅、參議賴平卿列、近將左國通卿、伊時、、、信能、爲家、右雅淸、家嗣、通時、教通、師季、親通、渡三人之間、被渡左之後右將參云々少納言顯平、每事如例、入御高陽院殿了、鈴奏了、予即揖退出了、日出以後也、仍無名謁、山門事未落居、得淸水寄文之後、猶欲進奏狀云々、自夕心神殊惱、仍不出仕、今日又有御鞠、夜又依召參云々、還來云、白拍子於院御方舞、內禮部局所望云々、男女房竊見、今日山所司社司等參、中淸水可爲末寺事云々、

廿七日、天晴、咳病殊惱、人云、夜前密々渡御、閩食八條靈物云々、還御云々、公卿大納言師經卿、中納言定通、雅親、忠信、光親、有雅、三位家良、家衡卿、左將國通、忠定、信能、通時、公棟、爲家、親通、右將公雅、雅淸、家嗣、教通、師季、宗平、少納言信定云々、

廿八日、天晴、巷說、淸水寺事、本寺出寄文之上、不問知食之由、被仰放山門、仍山僧等入坐彼寺、寺僧取佛像逃去、或云、出奔南京云々、南北衆徒犯亂本寺、本山磨滅只在此事歟、教通少將稱惡事由、被過來、扶病相逢、披陳之旨太不思議、物惡至極之人歟、予更無處于口入耳、去月之比、九條稱宮尼公、九條院聖子之所望、是二條院宮、家人判官代爲取女向淸水邊、其判官代兄年來在少將許、稱藏人、其男相具、夜中寺僧等成奇打留之、欲及耻之間、稱六角少將殿家人由、法橋珍舞之子依相知、請受放遣、而院中教通爲取女向淸水邊、被剃腹卷、被折大刀由有沙汰云云、此事更不足言歟、只物惡之餘也、此連枝兩人、雖不同心、不運已一同歟、可悲人也、

廿九日、天晴、午時已御水無瀨殿訖云々、兩方衆徒犯亂、淸水近邊、運雜物逃亡、天下不靜云々、少將依召參院、爲御使參內、御書、御返事、御幸三條殿之間持參、召寄令取御書御、即退出、自三條殿御七條殿、又可御河陽云々、入夜聞、左京權大夫年來近習御所勞、守御讀經祭衣服巡行人、親綱於和泉國所領、思給、春日神人有南京之訴訟、今日被追却御所云々、去秋爲御使、追能玄律師、今日預此事、只可詠大行路之篇、

卅日、天晴、二條中將過談、今日參水無瀨殿云々、南山御幸御進發前日、刑部卿之侍兵衞尉引率武士、追捕女房濃州後見之家、剩斬殺醫王之先達法師、依此事天氣不快然、而于今無被仰出旨事、左京權大夫親綱已解官之山、被召返件所領了、去廿七日實經朝臣、從四位下右近少將逝去、年十八、此等事未聞分明之說、就中少將所勞獲麟之由、行幸曉人々雖相談、未聞及、慨而有餘、彼家磨滅、尤可奇事也、繁昌榮華之家、又有如此事、誠迷是非者歟、傳聞、座主今日上表云々、天下之惡事無間斷、院仰云、奈良法師發向者、可行宇治橋、不可來云々、如此事其枝葉、只使節違亂變改之基也、入夜前治部卿送使者、南祭使家兼少將、摺袴等間事也、

〇十一月

一日、天晴、六角尼上被渡、依金吾遊忌、向吉田便路云云、靜快律師來談、今日自御社出京、依御祈降魔天供、去月參籠了云々、

二日、天晴、自水無瀨殿女房示送云、少將可著小忌之由有仰事、父領狀歟云々、此事不得心、恐父爭抑留哉、但不見不歷事、惣不知子細之由、示送淸範許了、今夜宿忠弘宅、

三日、天晴、

四日、天晴、微雨、僧都過談、座主辭狀被返云々、僧綱等爲制止、可登山由被仰云々、人云、長兼卿、資賴卿出家云々、不知一定、後聞、納言事虛言也、雖假不被許云々、

五日、天晴、南京衆徒來八日必定發向云々、此事於南

京者尤得理歟、傳聞、明後日自河陽還御、俄有此儀云云、依此事歟、貧賴三位一定由聞之間、時弘示送返事云、依如病事遂此思、頗非所思、仍適以無事時、遂此思許也云々、尤可然、猶可謂幸者、秉燭以後地震、是又不吉歟、深更少將退出云、春日祭延引了、依衆徒事歟、但停止歟、五節於高陽院殿可被行之由、今日有御消息云々、兩盡定御覽歟、是中院行幸料云々、於中院行幸者已絶久、於事便宜者、適被模大內節會、渡御他所太無益歟、是只末代之猶不相應歟、

六日、天晴、亞相昨日兩度有消息、八日可修佛事、不可申外人訪來哉云々、蓮華門院御忌八講院御黙之由、長淸朝臣再賫之、依寒風難堪、申重病由、旁雖有恐、依兩度消息愁領狀、

七日、天晴、還御云々、季嚴僧都來門前、稱所勞由不逢、廣基朝臣又來門前、同不相逢、傳聞、遣武士被守護南京路頭云々、圓嚴法師今日賜暇行南京、近日衆徒皆戎服云々、

八日、天晴、二條中將過談、南京衆徒今日進發延引十四日云々、大明神可有御進發、氏公卿可參向之由觸廻云々、又氏受領可進兵粮米之由同廻云々、道長法印爲御使登山、且訓釋、又威伏之處、天台衆徒半承諾、隨勅定可存檢使由大略申之、谷々已出證文云々、於南京者召出結構寄文法師可給由申云々、予有示付此中將事、且依其事淸談也、雖恥追從、漁父之跡也、將軍被求和歌文書之由聞之、仍所相傳之秘藏萬葉集奉送山書書狀、昨日付此羽林了、廣元朝臣消息之次、下官有愁訴歟、可委承由示送之由、先度對面之時中將語之、依其事表此志也、勢州地頭事、年來之愁訴何事過之乎、予本自依不染世事不弃營、此事被尋問之時猶默止乎、仍示達其事也、神祇間(官カ)行幸之間不審、惣不知此事、自大內出御之時、大忌陣不供奉、自里內出御時、大忌近將參之由有沙汰云々、又夘日著小忌人、辰日著位袍出仕、有其例由有沙汰云々、如此事惣不知及之、偏以仰天之由答了、午時許謝返、漸載冠帶、未四點許參向坊城殿、

亞相即被謁、世上事被歎息、今度還御、大路密々申之、又御祈事申請云々、於當時之盛者、可謂忠臣歟、申時許事始、曼陀羅供、公胤僧正、宰相中將高通、基行卿、公雅、頼房、信能、（不取布施、）親長、實經、基隆諸大夫等也、不及廣云々、昏黒歸家、

九日、天陰、微雨間降、甚寒、僧都過談、山上東塔已無爲、西塔猶不隨勅定、今日殊被仰西塔、僧綱尷可加制止由有院宣云々、

十日、天陰、冴寒、未後晴、秉燭以後參内、人々漸參集、今夜可有女官除目云々、藤大納言、實氏、宰相中將供奉其事、向陣方、但相公云、物忩之間於入御之所可行云々、典侍、仲經卿女、敦通少將宿室云々、召仰了、即出御、右將渡、公卿列立、多事如例、大納言師經卿、中納言雅親卿、有雅卿、參議實氏卿、公氏卿、三位公頼、有能、家衡、家良、通方卿、左將國通、忠定、雅經、公棟、爲家、親通、右將公雅、□師季、少納言顯平、賢所供奉基保、右宗平云々、國通朝臣問名謁、入御了退出、今夜吉水御房、自天王寺送給呆絁十匹、吳綿百兩、宇佐出立事先日申之、衆徒物忩之中芳志之至也、自余人々訪寄事如此、參籠皆以變改、歸廬之後、向中將忽來臨、被相示行幸事、不過其事、不知不見由答了、猶爲伺御氣色、可書與爲目由被示、仍書不審士代、

十一日、天晴、參左大臣殿、終日見參、入夜相具侍從歸廬、少將今夜密々參入、不可交衆云々、（淸貧之餘也、爲恥云々、）侍從又參内、（束帶、太不可然事、）

十二日、天晴、鷄鳴以後、雨息歸來、（少將候御前、與左衛門督見物云々、）侍從云、貫首廻北陣之路、出中築垣小戶、經院御方南、（挑御簾、右御見物之氣云々、）以西殿上屋爲五節所、以公卿座爲帳臺、自西四脚五節參入咫尺、（越中許參入、）童昇降路又不幾、光家取按察信濃兩度歯、雖咫尺函二方兼行不聞事也、行事人々毎事如不存云々、所役只隨在、狼藉無極云々、關白殿、内大臣殿、大納言、公卿從云々、殿上人不幾、兩頭、國通、伊時、隆仲、雅淸、雅經、信能、實信、範茂、範宗、時賢、家兼、知長、職事二人、兼隆、基保、頼親、資通、親

平、家季、資宗、資俊、資隆、顯平、經長、家光、光俊、午時許少將又參內、如日來裝束、隨□居□一□、夕來云、只今祗廻了、欲參女院淵醉、在南殿邊云々、其儀了可參中宮、其後可歸參云々、戌終許侍從又參內、早速也、殿上人廿餘人云々、親平少將打衣、以金銀鍍置菊花、若保袙三格子唐織物、中將家嗣朝臣袙入綿、伊時朝臣柳厚衣、兩頭紅梅數衣、頭中將固文指貫、一﨟康光不出仕、預二﨟永光、預五郎下﨟盛方解劒云々、今日風流櫛等構出送之、按察火櫛押縮以櫛爲炭、以白物爲灰、櫛廿入之、炬屋一、以櫛莖其上爲檜皮、以薄様爲立蔀、男一人居其內、以花田薄様爲衣、紅薄様一枝之爲火、在前、送向中納言許、外辨牀子兀子等、各以一裹爲帖、大臣兀子前又置一裹、爲位記莒、送左兵衛督許了、

十三日、天晴、天曙兩人來、只今御前召、始則詠今様之間、依打梨退出、俯明門推參、久經程退出、人々遲參、只今御前試了、舞姬退下、童女昇降、扶持之間、役人等大狠藉云々、末座殿上人等入五節所乞櫛、六位藏人等來奪取裳衣、雜女又如此、凡散々云々、逐年如此歟、

午時許少將又參了、尋常直衣、猶上括、今日御覽五節所、可候御共、按察別當範茂朝臣、爲家可候御共云々、酉時許遲來云、今日無其事云々、童御覽了、又院推參、同所兩日參女無興歟、未聞殿上人別參院儀、母后以下親王以上同宿之時、參其御方歟、自此夕甲兵馳奔、明日南京衆徒必定發向云々、彼是水火之儀、蟄居迷是非、神祇官之儀等、惣不知其案內之由、日來示送清範朝臣之許、今日以女房有仕給事云々、其手跡清範書之、只任其狀可存由示合了、又巷說云、武士等明曉可向宇治云々、南都衆徒其勢不可勝計云々、吉野法師猶一人之勢二萬云々、後聞、前右府公繼公、參修明門淵醉座、亂舞云々、

十四日、天晴、鷄鳴之後少將退出、夜前參入之間、猶院推參、亂舞及深更、人々退出之後、帶弓箭、殊不及時刻行幸、小忌中納言定通卿、參議賴平卿列立、寄腰輿、左將雅經、信能、家兼、爲家、右將雅清、家嗣、範茂、師季、皆著小忌、頭中將經通朝臣役劒璽、出西中門幷西門大炊御門大路西行、入神祇官北門、右大將、兩源大納言、源中納言、雅親、權中納言公宣在大忌幄前、入御了、御滞之間

事不見、賚賴供奉御湯殿事、四位不聞其人云々、臨剋限近將陣南庭、（立陣相對、）爲家不陣列、（此事未知其由、依御氣色也、）自幔邊進出於階腋跪也、解胡籙劒倚階置弓、脫沓於階下昇開戶、（左東、右西、）左右將各取幕、取具扉抑之跪膝行、（右將師季也、作法大略同）前、進自陣云々、神供之間如此、事了閉戶退下、取兵具退給、隨身在正廳艮方、（殿上人群立、無座云々、）撤神具之間又進立、開戶之儀如初、事訖退下、帶弓箭劒、次出御之儀同前、左將在東、右將在西、扣御輿於北門外、右中將雅清問、大忌公卿、右大將、新大納言通具卿二人云々、路頭猶左將在右、右將在左、入御本宮訖退出云々、於本宮有警蹕云々、舊記無之如何之事、自余事不見不聞云々、近代穩便之人故如此歟、侍從賚俊著小忌、供奉御後云云、關白殿御坐御輿御後、（不著小忌給、例細太刀、）隨身壺垂袴、於神祇官坐北廂內給云々、右大將平胡籙、隨身同前、家光（宮內大輔、）又著小忌、路頭不見云々、未時依召少將參內、可御覽五節所云々、昏歸來、即著小忌參內、今年白日陰、借二條中將、今日小忌家嗣朝臣、親平、（次將三人、）頭中將、藏

人永光、上卿宰相、辨、少納言之外不著云々、此說秘事口傳之由有沙汰云々、竊尋先例、中古以來侍從大略著之、況次將勿論夜前著之、今夕脫之條、頗爲珍事、又今夜著之、殊拔群由歟、凡愚意不及、入夜參內、掌侍頻雖尋人參否、奉行（頭中將、）內辨頗遲々云々、良久內辨（左大臣殿、）令參給、頭中將奏外任奏、今夜小忌（賴平卿、）宰相公氏卿之外不參由聞之、仍伺陣座之處、權大夫殿、三位中將（家良、）三人在座、又挾小、仍不著、被下外任之間、又向陣方著靴、內大臣殿以下起座著靴、小忌上卿未參云々、內大臣殿先入幔門令著給了、次被催著小忌宰相、次々次第著、未有口狀子二脚、仍權大夫殿、公氏卿、親定卿、家良卿、予、著其後、經時剋、（出御遲々歟、又晩々御裝之儀等自然遲々歟、）良久近將引陣云々、內辨謝座開門、闈司召舍人、少納言顯平起揖、（坐時超床子著、辨長資自前考、其稱如公卿在左前、）出幔門了、次小忌定通卿立出、（遲々間追參入加著也、）次宰相同、次內大臣殿令起給、已次皆起磬折、令出幔門給之間復座、次第立揖、出雁行、人數太多、（或自中門邊多加列、）大納言通光、師經、通具、中納言忠房、雅

親、公宣、忠信、有雅、二位、權大夫殿、參議公氏、三位親定、家良、下官、次第入中門列立、小忠一列、大納言之末、二位中納言、(聊雖退所□)大納言後、三位中納言、(有雅、)其末二位宰相、三位等(所挾大略平頭)立定被仰敷尹謝座、謝座如例、次第參上、(親定以上之人經碍四、自大臣跡迴離、予與家良卿直自我前進行、)別當親定卿不昇退歸、予猶强昇、(與狀十三人著之、)經東廂簀欄、床子之末三四寸出柱外代、而入北一間、更經家良卿之後、自座下不超而立前揖坐、□間、源大納言起揖、自東階間下簀子、要入立都內、出北鳥居際子、次通具卿又如此、次定通卿、雅親卿、公宣、忠信卿、起出同際子、大臣、師經卿、忠房卿、公氏卿、(宰相入也、)權大夫殿、□賴平卿、是不訪五節所人也、予又起、猶經柱間向五節所、別當親定卿等紕ヲ西ニ廻天更著也、(昇御殿之間作者不昇也、是今案也、予依此事煩、强著座也、)到五節所、各乞取櫛之外、無他上衆至、太以貪欲、數反所(寄カ)至、先進之貫首猶不入受領五節所、況公卿乎、然而通光卿以下次第廻四ヶ所、末座不可獨醒、又案、受領非古之受領、即是隆衡仲經卿也、依櫛之大切案此由歟、末座者得分不幾事、□人々多雖不歸、猶復座、供白之間也、但家良卿前猶不向盃盤及立箸、況下官玄隔也、人定□歟、是納言兀子次第引下之間、過其程也、次供黑、(參議乍座皆催之、)次一獻訖、權大夫殿起座給、仍予又起揖退下、(今度待倒直下、每事有煩之故略也、兩樣有難歟、)昇降有煩、仍直昇御殿南階、竊召寄雜色令取沓、暫見物、不委見、大歌別當代公宣卿舞姬拜之間、內辨著陣、令奏宣命見參給、御後方怖畏不及、次宣命拜、予此間退出、月漸落西之間也、末座出仕非人數、見物不幾、人々說、七條院御堂御奏文延引、(正月云々、)南衆徒今日進發、在泉木津、夜前召山門張本四人給檢非違使、山僧鬱憤之思更不散、十八日資平中將可爲祭使、衆徒不可見物云々、密々說云、上皇御後立屛風御覽云々、(御帳東間、此縣殿有緣庇、)以緣庇爲御後、長押上有今一間、其間立屛風也、近日雅清朝臣亂舞頗過分、人側目、其身存賞翫之由頗危歟、生涯之案、吉凶難計、經長(惟方卿孫不知假名字、)依搦昇殿、長宗(長方卿孫、宗隆卿次男、)十一年奉仕龍樓、其分憂任筑後、被試搦不及第、資隆依亂舞昇殿、(父不昇殿、猶存生、)

行能卒頼昇殿、(與三代塵土之家、)五節不出仕、(有所存歟、)知長此間輕服依雲路事、可闕丑寅日出仕、(賜裝束、)丑日嚴父遠忌也、不憚亂舞狂亂、右丞相上表未返給、去夏喪嫡男、月來蟄居、今即前官也、參脩明門院、淵醉亂舞入興、賢者之所存古今相異、倩聞世上之儀、恩意只惘然迷是非、三人小忌淸撰、已是賤老之子也、可自愛々々々、女子又每度供奉扈從、渡御內御方、御共二日、以權中納言、(定輔卿妹、天下名人、)越中內侍新中納言(下僕小女、)四人之外、他人不參云々、可感可奇、

十五日、天晴、沐浴、未時欲參仁和寺之間、季嚴僧都來臨相逢、即參御室、依勤今日念佛也、晝著到、此次雖異樣所、乞取櫛十褁、褁薄樣進入於五節所乞得之由申也、實風流櫛殘等也、殊有恩容云々、又事外尋常御云云、承悅無極、又有被仰事、聊歌改給也、昏黑退出、乘月歸廬、寒月在東、素彩皓然、巷說云、南京衆徒先陣已來宇治、隔河與官軍張陣、且積置糧米、大軍不見後、與南京相連云々、

十六日、天晴陰、參內候鬼間方、以治部大輔知長 給櫛數褁、已爲每年事、依承此事所參入也、抃悅退出、參院御方、稲荷御幸 之間也、無人寂寞、即退出、參新院、謁女房退出、參中宮、又謁女房、秉燭以後歸廬、

十七日、曉甚雨、但明月、朝後雨休、南北衆徒事無聞分旨、明日日吉祭使左 中將資平朝臣、忠綱、淸範 二人奉行、(忠綱行姓以下事、淸範文書來行歟、)北面五位以下被催者、有礙官人云云、但其時臨時祭使之儀歟、舞人可爲府吉上云々、彼是參者無聞歟、親嚴法印來談、又巷說云、衆徒已群集宇治、或云、燒小倉方云々、不知其由、官軍引橋 相距云々、入夜參御所、(番、)今日公卿參集有議定云々、兩前丞相伺候、但無聞分事、今夜左少辨家宣向 宇治云々、非仲遠食其之器定被(使カ)歟、日吉使又明曉必定被立云々、件中將日來有惱氣、依頗宜猶被進發、其儀傳聞、未明秉燭參內給、幣如平野祭、使之儀云々、不渡京大路向加治井邊、賴武 賴次儲其邊、可取馬口、北面五位六位、騎馬可渡馬場云々、舞人如祇園平野、或人云、殿上四位引卒吉上舞人事、上卿辨已下諸司不著行祭、此使立

事、不渡京大路、又以近衛官人爲礙事、官人取口、威儀之人共侍騎馬渡事、如此事所謀如何之由密々相語、□尊長法印 又引卒數多武士、向社頭爲實癖云々、人々云、播磨國 任先例催勤仕、度々可勤宇佐使料充事由、院宣此兩三月觸、奉行職事 惣不奏下、公私可免由、度々日々夜々、如雨脚被仰之、於今者雖有御歎沓、無處于勤仕、一切不可沙汰由、今夜國司觸頭辨、曾無問答詞云々、過此時過此奉行、不運之最也、夜半名謁訖退出、歎成、實氏、忠行、具女房退出、

十八日、天晴、不出行、不聞世事、入夜 女房歸參、少將語云、昨日御馬御覽、忠定朝臣毛付記文、左右二通、經年中行事障子北參進、座簀子圓座、引出 御馬間、披左毛付文置前、廻御馬三疋之間、仰乘れ、乘了、三反之程、今ハこそ御馬ヲ仕れ、引入了、引右御馬、又披毛付如前、又仰乘、乘了、三反 さやうにて 候へと仰、立了云々、越中內侍奉、俄召少將、直衣不知其由、進覽、即持歸、今日承明門院女房奉書 送給呉綿、宇佐事也、申拜感由了、後聞、辰時使中將參內、一如平野祭使、

十九日、夜雨晴、曉月明、巳後又雨降、午時漸晴、臨時祭使左中將實家朝臣、以書札問參入剋限、答云、所存日入之程也、而只今有殊催、仍午時許 欲參、又從給隨身四人許相具、是中御門內府勤仕之時 如此者、於此事者有先例者、何爲哉、此隨身乍其身悉川咋口資平朝臣隨身云々、雜色等見知、巳略儀之至歟、午一點參內、乘毛車、奉行職事之外無一人、殿下參給、陪從下襲、少將內侍之分遲々未給云々、此間雨 雪漸休、陽景 忽晴、猶可 爲晴儀、可敷乾沙之由下知之、頻雖遣使者、使猶遲參、此間三位中將二人參入、坐殿上、予加其中、少時內大臣殿令參給、予在奧、起出無名門外、依家禮也、昇小板敷令 著給了、予又還著、次家衡卿參入、加基嗣卿上、端座、此中將被坐東二間、仍家衡卿在當通中納言座、博陸加座上給、二人平伏、家衡 卿下 沓脫、家良卿動座歟、御座定、家衡還著之後又揖退下、座次無恐歟、次藤大納言、師、奧、新大納言、具、端、土御門中納言、定、奧、二位中納言、忠、端、左宰相中將、賴、端、各參著、使參入、御秋始云々、博陸立給了、出御訖又還給、每度平伏、頭辨昇小板敷

坐、進御笏笤、（召藏人手長、）經年中行事障子南持參、還出返給、（藏人傳之、）次供御贖物、役送資頼、（經中門廊外腋戶往反、）供了還來時、資頼坐年中障子東、蒙博陸御目逼也、持物時不坐、頭辨供御贖物了、到長橋、取大麻持參返給、又如資頼坐通之、坐小板敷、宮主著座、使著座、（南北行立、其西立御贖、宮主向東、使座在其坤、）舞人中務經範、馬助爲永、（五舞云々、異様也、）行事藏人清定引御馬云々、御禊、經始道撤御贖物、次給御笏、返給了、博陸起座參給、入御了、此間大臣殿召藏人、（藏人カアル、）藏人參、（自上戶乍懸沓昇入、異様也、）候小板敷、仰、內記召セ、內記持參笤坐、向西覽之、內記退、次召職事、資頼自上戶參、相對坐、取笤持參、奏聞返給、（每度經年中南往反、）此間敗庭座、次藏人二人來自上戶、（上臈先入了、說下臈直進昇北削、上臈昇後、）次予起座、出無名門、博陸還著殿上給、（出御之後也、）頭辨並召、蒙天氣召公卿、大臣以下次第參著、座狹、納言及二位中納言土御門已下不著後座、參議頼平卿三位三人著也、予同自後著之、（依里內也、但北座極狹、）次頭辨蒙天氣、經兩座中央、召使以下、（經公卿座前、中門橫往反、）出仙華門代了、次使已下著座如例、左近中將資家朝臣、

中務經範、侍從資俊、少納言家時、少納言顯平有揖、馬助爲永、侍從定平、廣通、少將宗平、藏人兵衛尉清定、非藏人同範經、陪從仲資朝臣、兼時朝臣、（帶劔、蒔給細劔、）已下人長等、次一獻、藏人頭隆仲朝臣、瓶子所雜色、（俊光子、）帶劔役也、（可然歟、未見、）陪從中宮大進兼隆、（非職、依無職事歟、）退入了、資頼入仙華門代候氣色、內大臣殿揖著沓、起揖、經座中央、出仙華門給、予動座、自余平伏、取盃令入給之間、予又動座、（過給了座、今度無平伏、依程遠歟、）使動座、瓶子但馬頼資、持盃有起居揖、拔笏揖、著沓立揖、令著垣下給、（使勸盃御座定後復座給、盃下也、又揖給之間動座、著垣下座了復座、）左門佐家季、讃岐資隆居突重、陪從勸盃、右中將雅清朝臣、（今日無他四位、無人數故也、頗有痛歟、近代近將遁避、往古不然、）次資頼又候氣色、藤大納言起座、經座中央立仙華門內、插笏詑間、資頼廻出云、未置插頭螺盃等、爲之如何、大納言更拔笏、早可置由被命、新大納言密語云、三獻時三獻當之、又一說也、此說猶宜歟、深不可止勸盃歟云々、藏人二人、置插頭臺螺盃銅盃、（一人花副檻欄、螺盃副東長押、）退歸之間花爲風被吹落、新大納言示之令直、次三獻、瓶子兵部輔

經長、陪從盃廾後範宗朝臣、大納言傳盃被逗著壁下座、次雜色二人敷圓座、如例、兵衞帶劒如元、次右中將家嗣朝臣、左中將公俊朝臣重盃、家嗣朝臣向巽坐、瓶子取令坐右、取盃一入酒如飲、只胸程也、不寄口、返之、又入氣色擬之、盃流下之間、又如此、三度了、殘押入圓座下破之、立左廻退、公俊朝臣作法不委見、逗入間猶上﨟在前、資賴勸陪從了、直著挿頭臺下、西面座、予此間起座、所狹人往反、無骨之故也、出仙華門了、人々次第取花、內大臣殿、大納言二人、中納言忠房、已上著座、定通、光親卿早出、有雅、參議賴平、三位家衡、家良、下官、進寄揖笏、以右手聊引裾取花、立左廻經橋、跪藏人清定前、聊向巽跪、拝了逃、左足頗向東、拔笏起、經橋入仙華門、雅清朝臣令取一花、陪從花範宗朝臣取之、自余資賴取集歟、各覺立、使最後立、自下立由存歟、次撤庭坐、日已入了、予退出、昨日按察爲御使向南京、歸路於木津又問答、又於宇治問答、衆徒不見其面、偏戎服介冑之猿也、覆面出兩眼、怖畏如入虎口、含勅定趣、適有承伏之氣、每年可任給律師、改補天台座主云々、前大僧正荒々又逗著云々、昆陽大軍忽退歸、爲朝家尤可謂善政、逗立可參由雖領狀、人多者可有與參由、付少將示送職事了、曉更歸來云、隆衡公宣、實氏卿參云々、今日脩明門院御上御局御殿巽角間井渡殿妻戶二懸御簾、爲二間、有打出、西間被出二重織物御机帳、〇闕文アリ、宇佐使進發、荷前、閑院、佛名、不參、

廿日、天晴、參院、申時許御幸川崎、出御了退出、向土御門中納言亭、即被相逢、申光家遠路馬事、有饗應詞、暫清談退歸、參內大臣殿、御九條殿了云々、仍向亞相方觸申、入夜歸廬之間、光家云、明日召仰由、頭辨有奉事云々、即召忠弘宅可洗掃之由仰也、精進屋喩怙使事等也、明日可立板喩怙使也、此事雖兼日沙汰、依有事煩、通用精進屋日也、又蒙召仰之後、尤有便宜故也、近代如此云々、光家自今夜來宿、

廿一日、天陰、光家沐浴潔齋、秉燭之程束帶參內、馬允盛綱具、不帶劍、戌時予向精進屋、自閑所入、少時使歸來云、頭辨於小板敷仰云、來廿八日可被發遣宇佐神寶使、此後不聞云々、承了退

出、於門外下車入了、次敷高麗端一帖於庭中、（非新疊、）門
內立八脚、其前敷圓座一枚、爲主典座、使下坐帶劒笏、
左近將監康房、（衣冠、）居贈物、主典著圓座、祓了、康房
取大麻撫了、主典退、使向坤拜、前後兩段也、次使入
了、次散位長邦朝臣、（束帶、）取申牒簡、指入簾中、光家加
名二字、長邦返給之、（此間猶立八脚案簡云々、）次主典著座、東布障子
下敷高帖一帖、（祓之間兼居肴物、）次長邦執盃著座上、勸盃了、次
康房給祿、（是非舊時、近代如此云々、）次絹一疋也、（凡俗稱坂東絹物也、）此間馬允盛
綱（衣冠、）勸杯神部、（今在侍屋、又居肴了、紫綠疊、）盛綱給神部祿、（國絹各六丈、神部二人
也、）衞士座在東廂、（布綠疊、酒肴同前、）以如出納給祿、（白布各一段、）次退
出、稱警蹕、依所望給松明云々、酒主典一瓶、神部一
瓶、衞士一瓶之上、左右各別一瓶子由申之、仍給今一瓶
子云々、肴主典五種、（高坏、）神部三種、衞士三種机云々、
板喩怙書樣、（（　）闕文アリ、）予即參院、逢掌侍、示付內御衣所給
事等、奏院御方、可任先例由有仰事云々、少時名謁了
退出、寒風入骨太難堪、
廿二日、天晴、左大臣殿仰云、輔平朝臣所勞獲麟、前內
府每事周章之間、使節之間事等太不便者、驚歎不少、
日吉祭猶不吉事歟、不叶神慮歟、可畏云々、隆範朝臣
來、日來不音信、太无謂、以適來臨、問宇佐事等、八幡祐
清法印引送鞍馬、（但蜷[illegible]之也、以不變改爲吉、）
廿三日、天晴、午時許先參左大臣殿、見參之後參鳥羽、
（安樂壽院、）長法師爲院司行事、不經程僧等皆參云々、予獨身
著堂前座、始講莚、有御誦經（無院司者、）云々、佛一幅半歟、不
以先口堂童子諸大夫云々、（不見知一人遲參、仍以一人令勤、）講了、不取
布施以前予退出、殿上人隆範親長取布施云々、池苑皆
仍舊、對之爭淚不垂、每物催懷舊之淚、日沒以前歸九
條、不經程歸廬、仲章朝臣引送鹿毛駮馬一疋、宮內卿
調送侍水干狩襖一具、過差美麗、已以存外、入夜依番
參院之間、前治部卿引送鴾毛駮馬、輔平中將病尤重云
云、長嚴大僧正加持之云々、深更名謁退出、定通、親定、
忠行卿已下、今夜精進屋立、紙喩怙使、其式偏如一昨日、
（只板紙許樣替云々、）
廿四日、別當被引鹿毛駮馬、自伊勢空誓房送旅籠幷同

馬、是數奇之至也、詠和歌、秉燭之程參行幸、先參院御方、今日北面櫛介負態、恒例云々、有恒例事、所貢錦一段、唐物十、紙百帖歟、(御馬非此限) 資平朝臣瘧病殊危急云々、少時參內、四條中納言隆、行召仰、次將帶弓箭之後、數剋俳佪、更出御馬場殿、近臣供奉人等著沓之間云云、亥時許出御南殿云々、右將渡、兼季、公雅、雅清、家嗣、實時、師季、公卿列立、經中門橋、有道水也、師經、隆衡、忠信、實宣、光親、有雅、賴平、實氏、公氏、基忠、公賴、高通、通方、基嗣卿也、少納言家時奏、北面階、是正義也、又越事如式、寄御輿、國通、伊時、資家、雅經、信能、通時、公棟、定親、家兼、爲家、親通、賴平卿役御劒、此間予排退出、步行如例、入御之儀、鈴奏、名謁、國通朝臣問、皆如給、少時內侍所入御、左基保、右宗平云々、主上御璧下、四陸侯給、即入御了、尋女房禮部局清談、顯兼卿妻土佐內侍、今朝逝去云々、是自昔官仕之時、年來觸耳人也、年齡非幾勝劣歟、無常之世觸境催悲、少時退出之間、主上御渡、殿上人々仰早可觸由、又無路、仍不顧恐、經蘐盤所前鬼間逐電、以女嬬令排御格子退出、今夜聞、長秋宮可有入御云々、密々祝言、上皇御夢想云々、先公委細之事、付內府被不詳、只有后宮閑居怨之趣云々、依此事此沙汰云云、世上之儀是非只仰天、一條三位賴範卿、少納言家時引送小馬、

廿五日、天晴、微霰零、巳時許參吉水御房、一昨日出京給云々、參花見之新所、見參之間、鏡長法師參入、即退出、歸路入精進堂、即歸、連日寒風、心神太惱、頭打身痛、仍平臥、夕源少納言臨精進屋云々、委可被教訓由示送、依病惱不向、今日到來馬賀茂禰宜重[辛イ]政、不相觸引送之、佐渡親康駿馬皆尋常鞍、芳心不似當世之儀、先公近臣之餘執、數奇之心歟、祝部成茂先日來示可引由、兵庫頭家長、丹後守範宗朝臣、六條三位家衡卿、中宮權亮信能朝臣、

廿六日、天晴、心神太惱、不出行、頭極痛、昨日忠行卿、衛門權佐成長、調送北人水干狩襖、今日到來馬四條中納言、隆、源中納言、雅、尋常馬也、權辨經高朝臣、陸奧小馬、源中將時賢朝臣、津守經國、置鞍、荒木田氏良等各分給侍馬等、依病氣極不快、終日辛苦、新大納言消息、備前

國眼代衛門尉某、來引彼國馬、於京可引出、相語忠弘云云、其事不及遁避、懇承諾云々、相具馬來云々、懇請取二疋云々、

廿七日、夜雪積、朝天晴、終日猶霏々、今日終日人々馬到來、雖尋常物不幾、員數存外、頗過不肖之身、是自然之人望歟、內大臣殿（被同申之、有許容、令仰云、監相被申無鞍由申不及云々、本自如相之間不存事、）九條大納言殿（鹿毛、）日來不申、引給光家許云々、帥（川原毛、）左衛門督（鹿毛、）按察（栗毛、）三條大納言、（葦毛、實宜、）大宮宰相中將（鹿毛、）平三位（栗毛、）押小路三位（基行、鼠毛、）家信中將（糟毛、）清信中將（鹿毛、）雅經中將（鹿毛、）範茂中將（駮、坐下、）長清朝臣（葦毛、）公棟少將（糟毛、）實俊少將（鹿毛、）隆範朝臣（栗毛、）時綱（大膳、葦毛、）賴茂（近江、鹿毛、）資隆（栗毛、）國宗宿禰（鼠毛、）秀能（鹿毛、）伊勢歌人長延入道（鹿毛駮、二十一疋、）一日到來、存外事歟、入夜猶不止、但殊所相恐之、左大臣殿御馬已遲々、臨昏無鞍止被仰、驚歎不少、於今無力不及由申之了、

廿八日、天晴、今日太神寶發遣云々、侍從今日參內之體不異常出仕、（雜色兩三、）但相具侍一兩人、（右近衛將監廣行、）瀧口時弘、（出立之間各逐電、）相具童、（著柳上下山吹衵、）申始許頻有催云々、即參內、予昨日心神殊惱、仍不行向、少將依召參院、例御使云々、日入之程、侍從自神祇官給宣命、仍來之由聞之、扶病行向、少々語其儀、參入之時神寶御覽訖後也、不經程有御禊、入仙華門著座、（其座向坤、）宮主在西、無御幣案、堂上立神寶案、御禊了、與宮主共退出、無取御幣儀、次御拜了入御、使依催參進、（撤劍笏、）與藏人舁案、（自小板敷舁之、經上戶立弘庇、）殘案藏人等舁之、次有御覽歟、不見其間事、次又依其告、進舁出本案、於小板敷給之、（小舍人等行其事、）次改御裝束、次出御、殿下候額間弘庇給、頭辨於小板敷示告、入無名門昇青鎖門、（帶劍取笏、）跪年中行事障子東、蒙御目參進、跪御南間北柱南程弘庇、有綸言御氣色、次殿下仰、給祿とくや、此間趣左廻退出、藏人少輔資賴出鬼間、出南間、出弘庇、賜御衣、跪取之、懸左肩下長橋、進砌外舞踏了、出仙華門、頭辨仰云、來月廿一日可參著、不可久逗留府者、此間給寮御馬、次參神祇官、最前召宇佐使、參入、給宣命退出云々、上卿藤大納言、諸社使國

通朝臣、隆仲、、、信能朝臣、雅經朝臣、公雅朝臣云
云、今日送馬人々、宗淸法印、範時朝臣、但如蝶螺毛、仲國朝
臣、鹿毛、參川守實茂、葦毛、入夜土御門中納言被引送
秘藏駿馬、鹿毛、左大臣殿給御馬、有鞍、如式、古儀鞍也、兵衛佐保敎
調送中持一荷、是乘田法橋約束變改二荷領狀一荷、不
可叶由示送間、俄闕如、借中持、返事云、可新調、即不
經日數送之、志之至也、彼法橋昨日送一荷、昨日左大
臣殿給束帶裝束、如形事具了、兼日所案無殊事、亂神
事可被遂行歟、機緣尤可貴、今日灘口可來由雖觸送、
不相具、只明曉可來由令答之、小舍人二人始終在共云
云、
廿九日、天晴、風靜、未明少將令向精進屋、遲々事催促
使、法印裝束夜中相具、待辨色程、可出門由令行之、依
風病猶不快、予不向、隆範朝臣來臨云々、遲明出東洞
院面、日出以前可早出由重示之、即出門云々、神寶神
部等於七條朱雀相待、近代之儀云々、又雜人中將乘替馬等令
先陣了、御倉小舍人二人、騎馬前行、相並、其次前駈二
人、藤賴資、無官馬助敦賴經由稱之、八條院藏人五位之子、侍從家人也、源長邦朝臣、二人例布衣、
次使、直衣拍夾出紅打衣、紫浮文指貫、濃深沓、次灘口、
帶弓箭、在童雜色之前、童雜色步行、額監摺水干小袴、紺脛巾、淺色袖頭巾、雜色聯錢紺水
干小袴、褐脛巾、立烏帽子、山吹衵、眞紅、次共侍左京進
宗友、右近將監廣行、右馬允盛綱、內舍人列範重、迎參、
無官家綱、橘公篤、藤永經、老翁今度召出之、令前陣、相具子息男等、騎馬者等少々、皆著
水干狩襖、隨分所從等、或四人或二人、著水干小袴衵
等、路頭之威儀、於涯分無殊違例之闕乏、可謂存外事、
剋限又如思天明日未出之程、人々家人等殊不出見程
也、天晴風靜、路次甚善、陸地敷氷、竊案之、頗似有冥
加、欣悅不少、進發之日、若有雨雪之煩歟、旅人亦定倦
踐歟、於西七條邊、改著褻裝束、渡桂河向播磨大路、今
夜著豐島之驛家、自御室御領被支配今夜供給、私申請也、見
丁歸入、心神猶惱、終日平臥、法印僧都被來談、酉時
許聞、左近中將資平朝臣巳時遂入滅云々、又人云、親
平少將此兩三日重病、其時非尋常、天狗所爲歟云々、
近日若年羽林重死、聞之心中恐惶尤深、今夜聊祈念事

示送親嚴法印許、後聞、今夜無毎夜名謁云々、親平少
將渡御彼中將宅日御共參、即受此病云々、
（頭註）被引出御厩御馬數疋云々、
卄日、申、天晴風寒、巳後太猛烈、忌日事送嵯峨、後聞、
今日春日祭被遂行云々、雖所勞太不快沐浴、依心神
猶不宜不能念誦、只讀阿彌陀經、未明許聞、前齋宮
（高辻殿、）絶入給、清親朝臣爲御使馳向云々、又臨幸親平少
將家、雖御覽不見知人云々、入夜聞、門前猶有周章之
音云々、今年壯年羽林之厄如此、恐思無極、靜快律師
來談、如當時聞之齋宮別事不御坐歟、夜半許右近少
將親平遂被夭亡云々、年十八、當時之外嬖二人、連日
如斯、是有事祟歟、恐而有餘、後聞、去廿六日參河崎蹴
鞠、人々感之云々、（又人云、非二十六日、其以前事云々、）中將事切了時刻、少
將又煩氣云々、匪直也事歟、

○十二月

一日、天晴、少將依召參內、又有召參院云々、今日不可
出仕由、密雖教訓、依有召參、毎日夜半退出、冥顯太有
恐、深更來云、依召參院、如例給御書往反、是朔日之祝
言云々、人云、今日依朔有出御、但被追殿上人云々、
（後聞、去夜委政于關白、可籠居由被仰出、相國亞相申不可然由云々、）
二日、天晴、女房退出、依物詣精進也、巷說云、中將昨
夜於岡崎（與□公可□、）火葬云々、母儀絶入之間、左衛門督觸
穢、女院七條御所又混合云々、天下如燃、除目四日、延引
云々、毎事不似去今年之冬、親平以今月十九日按察
有執聟之經營、（中納言典侍腹太娘、）年來約束、三位中將實嗣卿去
夏夭亡、近日此羽林殊放光之間、依御氣色、忽然奔營、
已取寄裝束之寸法、儲車之網代云々、世上無常如此、
今度水無瀨殿始以長廊西妻爲宿所、作加雜舎渡坐、
自四月祭比、以馬助以康爲輔佐、日夜相副、又自五節之
比、伺候馬場殿、近日榮華之最中也、鞠被聽紫革襪、是
殊事云々、被聽人、宗長朝臣、雅經朝臣、忠信卿、有雅
卿也、若魔姓之伺隙、依近臣有此恐歟、蹴鞠之間、骨髓
疲而筋力之不堪歟、是皆可恐向後、但亡父之心操、表裏
謀詐欲殺人、能構男女之嬖寵、專讒言其惡、若殘彼家

之滅亡歟、竊思之寒心者也、倩見世間思慮事爲人無損
害之心者頗宜、子孫限此事、末代猶不容歟、
三日、天晴、雪飛、少將參內之後、又依例召、著束帶參入
御書御使、云々、夕歸來、弓始場、猶八日可被行除目、其日不
聞、今日可有常御遊由介申給云々、
四日、天晴、女房參賀茂北野等、入夜歸參、秉燭以後向
一條亞相亭、閑談述懷之後歸廬、除目、二十日比、十三日猶
可御水無瀨殿云々、相國二品亞相各百石、可追親平與家由仰云々、職事宗宣催十
四日荷前使、領狀了、
五日、天晴、親嚴法印過談、參最勝光院御念佛云々、
入夜付路人之便、有侍從音信、驛馬每事闕乏、無僮僕
存命之計、僅於一身者無爲之由示送、是著播磨國府之
日書札云々、忠綱之國務、是存之內事也、守佐驛家實
非時儀、
六日、天晴、今日改元云々、依兩平之夭亡、此事出來歟、
醫王三郞兩童之新周章奔營、如重病者云々、今度南山
於飛龍權現之御前、醫王頭倒絕入、久而蘇生、又那智

入御云々、取御籤反而懸之、御覽付被直、依此等事殊被
寄進庄、御還向之後、醫王給近江箕浦庄、別當三位停廢之、是非
後怪異之由、被表之故歟、件庄吉富之一庄也、就中件
方依外祖之沙汰、寄進御領、子々孫々可相傳由有證文
等、後白河院非分介申取給、依賜辨雅僧正也、辨雅亡逝
之剋、宗賴卿臨時給之、皆是非有故、文書等所相傳于
家也、今夜承明門院佛名於御堂被修由、範資一日相觸、
去年有此儀、侍臣著衣冠、於御堂佛前被行、改元定了、
夜散位束帶依 憚思著衣、先參中宮、謁女房退出、參土
御門殿之間、三位侍從、同中將通方卿、束帶、佛前簀子立
屛風、諸司供奉云々、予獨奉行人儆去年儀、宿衣參入、
太無便、雖可退出由相觸、即退出之間、三位中將起座
來、全不可憚間歸參由示之、答云、去年參入已以禮儀
於御堂被行、仍不成不審、著直衣參入、一身伺候之條、
於今夜已可有恐、猶退出宜歟、頻依被留勤加座、兩人
又不帶劒、不把笏、各相議、招奉行人中將問答、諸司奉
仕御裝束、立屛風歟、公卿可帶劒、然者堂中帶劒、又不

可然、今爲御堂儀歟、本佛之外、新佛諸司供奉之儀、又背道理、爲之如何、範資云、去今年共奉行、同觸申大納言、被命云、猶立屛風、公卿束帶何事在乎、隨體可有行香歟者、仍忽催此儀之間、又直衣歟由有被尋人々、又申此由之處、其條又何事在哉由被示之間、兩樣未存云々、被命旨頗不審歟、中將相議、猶令徹屛風、如去年立明障子、其中敷高麗帖爲公卿局、但件座猶用諸司帖云々、彼是隨所在、範資申事具由、觸上臈、即仰鏡、次三人次第著座、便用東面妻戸、次件著座、堂童子又如例、佛名、五位居火櫃、每事存式、予直衣極無便、立座如例、有被綿、入西間明障子、自公卿賦之、錫杖了、次第取祿、自西妻戸取、範資傳之、又如例、予起自前跪取祿、更自座前給導師上臈、自座前還著、兩人又如此、次件退出、次仲能外東妻戸、跪間、次第名謁、自不起退出、今夜之儀頗無始末、不問案內直衣之條尤似不當、但改元夜依憚思束帶、旁以失便宜、歸廬之間少將自內退出、改元未定云々、側語之、承久長應間擧之、仁治定通

卿申云々、群久恒久云々、內大臣殿、大納言師經、通具、中納言定通、隆衡、光親、參議實氏、顯俊云々、今夜院御所初有名謁、今日出御馬場殿、又可有御鞠由、令申內裏給云々、件御書、依召如例持參云々、今日有臨時尊勝陀羅尼供養、公卿殿上人濟々云々、

七日、天陰晴、尋聞、改元建保云々、（此條獻資歟、所獻僉之路、無他之政之令然如何云云、）弓場始延引廿五日云々、今日河崎御幸、少將可參會、有御氣色由、有女房告、（著直衣參云々、）今日蹴鞠之始歟、傳聞、親平少將病間有奇怪事等、或不見知男、近（進イ）入寢所障子外、或裳衣輩出入門內、今有咒咀之疑、以康等說云々、未［　］人心皆凶惡、深猜傍外人口、又狂亂、多成不善之疑、生死必滅之理、非咒咀歟、不死云々、無緣奉公之者、無俸祿之支身、有咒咀之失命、嗟何爲哉、昏歸來、蹴鞠忘、殊不堪云々、即參內、深更退出、有連歌之興云々、爲家可召具河崎、又時々可召仕由有御書云云、

八日、曉雪積四寸許、朔後猶紛々、陽景間晴、大法等

今日結願云々、仁和寺僧都被過談、四、左兵衛督隆衡
卿病獲麟、是酒之過度之故歟、大小便并自口出面（血カ）云々、
八座又有闕歟、蒼天白日仰之、不嗟乎悲哉、入夜庭雪
未消、寒月映光、眷戀催閑望、親故凋零、而老涙獨灑、
師擧建保、有自讃之氣、又叶上皇御意云々、此事非
他子細、依有建字也云々、天曆、天德、天祿、天延、永
延、永祚、長曆、長久、承保、承曆、天仁、天永、吉例代
始、皆有同字兩年號云々、其儀誠可然吉例者無之、只上
皇御宇歟、但於保字之未知可否、少將遲明參內、深更
歸來、（對之與御騎馬、又池山庭上等數等、不供筵道云々、是皆當時之新儀、即是庭訓也、）去比入道有通卿
逝去云々、

九日、天晴、昨雪猶滿庭、法印僧都被來坐、僧都西塔院
主事、頻有勅許之聞、仍可參座主御房事、亞相以下被
議定云々、昏黑風雪慘烈、依寒氣蟄居、（弃年來之好可耽西塔之座云、賢慮之敎訓歟、）

十日、天晴、少將又依召參河崎云々、辭律師來談、尊勝
法結願、經時朝臣褰幕、依大阿闍梨之命、皆悉褰之、公
卿藤大納言以下在座、職事資賴仰勸賞之間、不被見
付、良久退去、其事後異様之由、被仰按察云々、件賞慈
賢阿闍梨任權律師、當座加上臈二人上、（成源律師臈次下臈了、預紙褰云）
云、不可有勸賞由、頻雖辭申給、御修法之間、有夢之告
等、殊信思食、不可有辭退、依人又思食計之由、重被
仰下云々、往日臨時尊勝陀羅尼、同座主御房御導師、
有說法等云々、備前國被寄天台修理之料、（相國之分也、被申行云々、）
尊長法印國務一向可行云々、（國務大低祇園山平野別當兼帶、）入夜參內大
臣殿、近日資平中將穢遍滿、左大臣殿有其疑、上皇忌
御、仍無被御出仕、假除目令勤仕給由、昨日聞之、仍
所參也、良久見參、深更退出、聊申心中存事等、太雖
奇怪、偏是存忠也、頗有御甘心、予元來不憚忠言之逆
耳、

十一日、素雪埋庭草、入夜向亞相亭、前刑部會合、相次
參院、番、夜半許名謁之後、與左中辨左近三人閑談、良
久之後退出、漸及曉鐘、閑散不審等、

十二日、天晴、戶部僧都被過談、入夜參新院御佛名、與

公氏卿早參、良久人々參入、隆衡、實宣、高通、通方卿同著殿上、次召院司仰鐘了、各著座、定通卿又參會著座、五人之外三位四人高通、清長、跪膝下、名謁歸出、高通卿退出、半夜之程、公宣卿參入、追加御前座、事訖告行香由、予解劒置座、與清長卿參入、第一間南北行人多、餘間二間對北座、予在其末座、取輪了、次第立如例、猶經一間廻行也、返輪了退歸、於本所帶劒、此間取祿了、僧退下、次三人又著座末、有揖、隆宗朝臣問之、各名謁、自下起退出、曉少將歸來、內侍所御神樂、拍子、國通卿、隆仲卿、琴、家嗣朝臣、笛、伊平、侍從、相國孫、篳篥、雅經卿兼能、雅清朝臣御劒、頭中將御裾、博陸參給云々、除目事今日議定了、明日可幸水無瀨殿云々、巷說云、敎成給國、隆清兩卿辭職、太理又辭退云々、

十三日、朝間雪積、女房參河陽、送辨車微牛、從者料也、車借二條中將葛八葉、少將早旦參內、爲御使又有召云々、實清朝臣來談、隆清卿昨日辭職、有勅許由語之、任人貫首云々、是皆彼朝臣憶說也、沐浴潔齋、夕始念誦、

十四日、素雪埋庭草、朝天晴、巳時許向仁和寺相承院、圓宗寺南、是故源延俊朝臣子、法印傳法灌頂後朝來訪示由以範宗朝臣彼僧之叔也、示之、事太雖遠弱入道明賢者藤大納言殿外孫也、仍延俊入道存生之時、先人常存其好、度度來臨五條家、於事爲知音、不可發、無其人歟可訪由、去六日於中宮約束之上、又有度々消息、仍不憚人謗所行向也、撤劔笏令持雜色入門、昇寢殿西階、入卯酉廊南面東一間簾中上簾、以屏風隔一間、爲公卿座、南北行敷帖、在高卿在此所、暫言談、範宗朝臣出逢云、殿上人在屏風西、前治部卿可來訪也、仍相待之、又無手長六位辨五位、當時所來之五位上官、五位藏助と云者也、令手長如何、相計予示、當卿云、被置殿上所之外、六位手長非常事、親王大臣家以下、以諸大夫五位、爲手長流例也、而以次五位幷上官五位、爲公卿手長事頗新儀、無所據歟、兼日承令、何不相語乎、範宗頗無披□□、案之、頗自由嗚呼事歟、又觸房主來云、當時無其人如何、此間左少辨兄弟來、予問辨云、如寺家事、諸大夫不參時以何爲手長乎、三綱

等有例乎、辨云、用如口口常例也、予云、然者被用可然
僻乎、宮卿許諾、又來云、上座ト云僻候、可用之、雖似
比興暫承諾、此間京方有火云々、少時禮部兼定卿、相具少
將來臨、先是始庭儀間也、予示範宗、重令觸手長事、禮
部五位一人可相具也、滿座感悅、即事了、僻著座、引
布施、禮部所具之衣冠男、三度手長、各取布施、殿上人
數反取之、淸季、範宗、家兼、基定、家長、家光、僻退出
之後、各起座退歸、入蓬著布衣、申時許、參內大臣殿見
參、亥時許、御裝束訖令參內給、付定朝臣參會云々、御共無人、予褰御車
簾、乘月退出、思往事稱淚下、今夜例御下襲、二代令用
給、臂給劒也、御堂御劒今似遇故人、予申云、紙捻不被
取落候乎、宜陽殿壇上、故殿御路、異他候歟、各有許容、
親房朝臣兼隆等各早出、散班之身憚參內、不能伺見、
不心府之恨、
頭註
人云、殷富門院一昨日俄令絕入、令直給之後、右御
身不動御、中風云々、昨日人々聞參云々、
十五日、天晴、曉更少將退出、持來聞書、大間以前書歟、全無可

然任官、侍從實平、右大將子、實基、右府子、康光、使宣旨源盛賢、
藏人、兵衛尉許也、雜任七十餘人云々、備前尊長、國司經範兼、越
後師經大納言任云云、備前替歟、作日社功、中防丘網、公雅朝臣弟、依重催申始許參內、衛前、信能兼、若略分如元付此間兩宣納言
著陣、兩拾遺三品參云々、家衡卿未參、予參鬼間、謁女
房少將內侍、歸來間家衡參入、職事奏下了、上卿起陣
座云々、著座之所、日花之外南在廊也、經宜陽壇上、召
使褰幕、出日花門、納言仰召使令直座、納言二人座遥
奥南砌、向北敬之、其下對座、次上卿入軒門、自砌東行、
於座末揖、脫沓突膝、立著奥座、北面、實宣卿同之、次高
通卿於北座後揖、脫沓著座、次家衡卿如納言著奥、予
著北座下、次上卿召召使、召造酒正、隆康、火桶、召使申不得
由、上卿云、酒正參ト外記之口ッカラ可申、外記參
入申之、蒙許退、次渤盃諸司者不知其物、欲之、次第返授之儀如
例、諸司盃也、淮節會、末座不渡、三字衍カ次上卿召召使召辨、辨參膝突退
歸、起座揖、次召外記、召令作、外記參入、上卿取莒置前、外
記退、上卿披見、以右手如卷寄禮紙留莒內不見訖、卷返渡次人資脫カ實
卿、縿持見訖、縿方ヲ置て卷返て、取副笏目次人、置笏

授次人、次第見下、三人見樣同前、予見了卷返、取副笏氣色宗衡卿、置笏指遣、次第傳上、上卿返取、卷禮紙入筥、召召使、召外記 返給、次上卿揖起、自後出、次第起座、輕門外西上北面立、有揖人、予家衡不揖、上卿 示辨介立直幣物、東西行相對云々、公卿可昇物在北、仍令取替、此間各 解劍持笏、次第指笏、與次官昇之、高通、家衡、予入時、取具裾前立、歸出時、以次官爲前引裾、是非所習家衡說也、高通二可相兼云々、家衡昇了、予昇之間、高通卿兼則次第遞云云、忘却故也、尤失也、仍後昇之了、次予又二度昇、不指笏懷中、後々略也、各歸出立中門外、西上北面、所存可立中門內歟、次次第昇出、今度以次官昇 前曳裾、依昇後也、退了召衛士給之、各出門帶劍、予帶劍 出門、次官三人、各相觸氣色、即留了、更不拘所拘之裾、一旦問答 無詮、只加會尺訶令留也、即於三條坊 門洞院 乘車東行、三條東行、於川原常々下車、向南前後二拜、歸廬、雖可耻、是近代流例也、兩三位輕服也、不可憚由、奉行人仰之云云、

十六日、天晴、雖下長春花猶有紅藥、早晚不似例、此間鶯舌頻歌、早速先春歟、又白梅間開云々、職事資賴催明日行幸、其所未定云々、傳聞、除目之儀、太神妙云々、雖兼日之案尤催感、

十七日、天晴、風病更發、心神太惱、資賴重示行幸無人由、仍申可扶參由、爲家一昨日申假、今日令參日吉、依節分晦爲明年厄年所令參也、秉燭以後參內、於鬼間謁女房、行幸被忩、人々未參云々、與源中納言督 在小板敷、語云、南京衆徒又蜂起、山僧綱早被免、國被寄故云々、資賴觸召仰事、納言即向陣了、徘徊御後邊、新大納言參入、此間出御云々、而依相在青鎖門內、被稱未出御由、良久之間已寄御輿了云々、驚出相共列立、自餘人皆列立了、予獨憚上臈不融、尤懈怠歟、追加了、此事頗無謂、但早參之條無隱歟、公卿將立階服了、次將昇坐、賴平卿取御劍安之間、予前行騎馬、二條東行、烏丸南行入三條坊門殿東門、次第如例、通具、雅親、賴平、兼忠卿、予列立了、公宣卿參加、少納言家時奏、公俊朝臣問名謁、予退出、宿忠弘宅、僧都被來會、是節分方違也、

清談之間聞曉鐘、即歸參、少時出御、右將渡後、猶不進御輿、是左將不覺也、（公俊上卿故也、）雅親、有雅兩將、予列立、基忠卿揖時、弓弧ヲ右ニ天（シ脱カ）左手持、又副御輿間守上臈扈從、何人説乎、左將公俊、通時、家兼、親通、兩頭資頼等、左將雅清、敦通、師季、宗平也、僧都院主事、已以無實歟、參新事雖人々勸進、本所事猶難去由陳也、似尋常之儀、

十八日、天陰、無霜、夕陽晴、鷄鳴之程還御了歸廬、明日下名云々、若有勝事歟、廿五日猶被行弓場云々、僧都説云、戸部太理事、相國有許氣、亞相又有可擧氣色、其身又非無好云々、予所案歟、經大辨一宰相、近代之人、無所望之輩皆昇進、宿老之後、何强好太理之職乎、但是有權威之官也、又納言之階也、可謂榮花歟、存外之運歟、風病更發、

十九日、天晴、中宮今夜御入內云々、依所勞無術不參、出車領状、巷説云、南京衆徒又蜂起、（訴山門之國務歟、）宇佐參宮若無路頭煩者、今日可參著、明後日（廿一日、）同儲日云々、進發以後至于今日雨不降、權門之國司遍滿、雖聞難存命由、天氣如此、悅神恩之不空、行啓無人由頻有催、目眩轉不能扶參、啓將又無人云々、少將參內、伺御氣色、可參由示之、入夜來云、下名又無事云々、可謂善政、行啓供奉又勅許、即參中宮、夜半過行啓、御車云々、其後官奏、（內府御參、）曉歸來、供奉人太理左京兆二人、右將雅清、亮長季、問名闕、

廿日、天晴、少將四位勞階可入勘文由、示送大外記師重許、又示付清範朝臣、上皇還御廿三日云々、

廿一日、天晴、內御佛名延引廿六日由、棟基示送、（御神事、猶以今日被用宇佐奉納云々、）自光家出京日雨未降、可謂勝事歟、少將今曉退出、賜御劒云々、（薩摩平、）武劒也、江州庄民不當事有申請、御教書事、入夜頭辨書送之、（二品之命也、）

廿二日、曉大雨、即休、朝天快晴、心神猶惱、終日在臥內、寒風所爲歟、是只老屈也、傳聞、親平少將咒咀事、其外家親姓之人負其疑云々、甚存外事也、人心旁可恐、今夜又官奏云々、

廿三日、天晴風寒、未時許自河陽還御云々、此間心神猶不快、甚不得心、疑是魔姓之爲歟、予自少年常有如此病、臨長年之後、忍而不加護身、態不思入、或念誦、或奉公、以之不爲病、然而毎迎冬節心不快、度々又及重病、今年身衰愁深、閑居冷然之間、彌如此惡事得力歟、心神常違亂、時々剋々辛苦、又有無爲隙心歟、雖奇思、忍而不言之、戌時許北方有火、(雷司烏丸遠、令即滅、)

廿四日、天晴、傳聞、弓場始(二十一日、)又止了云々、若被行者、依見物之志欲出仕之處、聞此事猶稱所勞、可愼寒風、付便風有光家書札、今月五日到著備中國府、七日逗留、依其由也、備前備中國、如形存先例云々、是非末世歟、皆聞、只依忠綱存時儀、播磨一國之不當歟、今日聞、一昨日(廿二日、花山院、)前右大臣忠、妻室共出家云々、其年四十一、末代之善人也、現當成就歟、

廿五日、天晴風寒、近日冴寒殊甚、近年冬常暖也、仍無寒氷、今年復舊歟、夕二條中將過談、自然經時剋之間、亥時許南方有火、久不滅云々、謝返之後、判官代來云、九條向左衛門尉定綱宅火出來、萬手小路西門燒、火赴艮方、兼時朝臣親姓等悉燒亡、於此宿所歟、依爲風上、打滅了云々、尼上自一昨日、爲參高陽院殿坐此宅、(今夜退出也、有芳宣等云々、)

廿六日、朝雪漸積六七寸許、巳後天漸晴、慶算法印送例勘文、親嚴法印房夜前燒亡云々、各志最小分事、內御佛名也、依所勞不參、夜半過少將還來、公卿大納言師經、通具、中納言實宣、光親、有雅、參議顯俊、三位清長卿、出居左中將忠定、信能、雅經、右中將雅清、左少將家兼、爲家、栢梨事、忠定朝臣行事、以爲家令申、立自座前入幔、跪長押下、申上卿歸出、上卿云、可觸下臘公卿、然而退歸云々、此事更不存、定有被習之樣歟、惣申公卿事、相觸上首、於座末示下臘事未知之、尤貽不審者歟也、其後依有召、參御前云々、行香不足、頭辨立二獻、兩頭召著之、堂童子棟基、顯平、女房夜前退出、今朝頭掌侍書狀、殊有仰事、(雪見乎、歌詠歟、歳內不可參歟之由、)

廿七日、天晴、昨日雪未消、延曆寺造寺別當豪明持座

主御房御書入來、予依風病、以少將令相逢、是爲攝取凶徒所申請也、不顧歳末年始、可忽下向由示含了、志馬一疋、

廿八日、天晴、吉水御房報恩會云々、依所勞不參、獻和歌、中宮御佛名云々、雖重催不能參、左肩殊痛、心神太不快、

廿九日、天晴、風寒、曉少將退出、借給遊絹弓平胡籙、入澣樹、每物美麗弓、竹桐粗卷様蛛勝同文木地、螺鈿云々、自院所被進、解之、同付金文、面羽新物云々、女房又云、今夜依仰、可渡坐女院御方西對方局、是頗有恩事云々、御所近路有便宜云々、午時許乾方有火、坤風極烈、勘解由小路猪隈云々、火及堀河、自御所被打滅云々、少將又可參川崎由仰事云々、祗候内之間告送、即退出、馳參、有結構云々、昏黑歸來、又有召、戌時許參高陽院殿、例御使參内、歸參云々、夜半許、姉小路西洞院邊燒亡、又歸參、博陸前相國已下人々少々參入、被壞切云々、

卅日、丙寅、朝間念誦、心神殊惱、入夜少將欲參追儺之間、又自院俄有召、例御文使云々、宰相重役無從之者有恐、後聞、追儺上卿實宣卿、宰相顯俊卿、辨家實、少納言顯平、雅清朝臣等參、四方拜御劍雅清中將可候、仍退出云々、

建保二年

○正月

二日、今日事次問新大納言、元三中朝覲行幸次將隨身紅梅袴絬市比、是尋常說之由人々申之、其證據云、中院入道殿御說云々、此事誠其證候歟、被答云、人々說多如此申之、但故內府中將之時、花山院相國命云、此事中院入道殿儀命所聞也、仍被調送紅梅袴、仍件日依彼說、令著紅梅之處、久我內府見之大怒、以枕擲打に被打云々、儀承此說、祖父內府委受中院右府說、而被怒條如此、仍不可爲當家之說由所存也、答旨甚有興、仍記之、

三日、天皇拜覲日也、少將參內、闕腋袍如例、巡方帶、螺鈿劍、□梅散花、紺地平緒、弓箭、御物、隨身市比、傳聞、御遊染裝束、權大夫殿紅梅下襲、櫻崩木表袴、實氏卿裝山吹下襲崩木袴、內大臣殿櫻下重、宗行朝臣、資賴、唐裝束、不染、自餘如例云々、

七日、少將叙四位了、當時叙之罷、皆不叙留歟云々、其事本自忽然不可出所望、勞階不相違之條先感悅、以假名狀、殿中之由遣黨侍、返事云、此旨披露了、御氣色殊宜、叙留還昇事、即被仰下了、他人不然、尤可自愛云云、披露此狀、心中非悅、無物取喩、近代之叙留、自他雖無念、於去今年者、不異延喜天曆之舊儀、叡慮之趣、餘身之思也、重申其由了、賀札并使者等多以到來、內小舍人來仰還昇由、竊以猶賜位記後可被仰歟、又付黨侍申院循明門院還昇事、入夜即被仰下由、有女房返事、自內叙留事、殊悅思食由有仰、事若遲引者、有可被申御沙汰云々、而遮被仰、殊叶御意云々、今日以書狀、示送宰相中將許、請取袍、付使被送、當儀用黃昏袍、近年請相親公卿例也 已一點少將令參內、卷纓、五位闕腋袍巡方、魚袋、螺鈿野劍、紺地平緒、隨身紅梅袴、相具弓箭尻鞘、忠弘在共、引陣退入、帶弓箭之時入尻鞘、可解取魚袋由仰含了、節會早速之由云々、今朝馮頭代不可催之由、示送奉行職事許了、依四位闕腋未儲也、未時有長朝臣來臨、依歡樂不相逢謝返、自內書送折紙、

加叙、

正四位下中原廣元、[illegible]更、　從四位下源具定、承明門院當年、

菅原淳高、策、　同資高、

正五位下平業光、宜陽門院當年御給、正五位下藤清國、

叙留、

從四位下藤爲家、左少將如元、

內辨內府、

左、中將資家、忠定、隨身紅梅袴、公俊、雅經、叙人紅梅袴、信能、元日不出仕、蘇芳袴、少將通時、定親、家兼、爲家、右、雅清、家嗣、範茂、時賢、賴房、右叙列、不引陣、敦通、宗平、在叙列、叙列、式部甫淳高、叙人權右中辨經高、菅資高、兵部甫範資、叙人賴房、隨身朽葉、雅

經、信能、兼信、爲宗、平家、（乘入、尻鞘、）他人不付魚袋、
位記兼信一人、取副弓、自餘皆取位記訖一拜、宗平給
位記了右廻、自餘左廻、爲家進自本列前、（四位列後、）跪輔左
置弓、給位記、正持乍座一拜、取副弓立左廻、自四位
後加位列末、各給了、皆悉拜舞退出云々、即著四位袍、
（昨日宰相中將經賜袍、）丸鞆帶、蒔繪細太刀、參院脩明門院、拜賀昇
殿、又可參內由示合了、
十九日、午時著直衣參院、（導師陀羅尼、）右府參入、於東對弘庇
坤逃路指貫之中、突膝著座、其後實宣卿參著、（直衣、又突膝座廻、）
○以下闕文アリ、
右賜預之狀如件、
正月廿九日　右中將家嗣
○二月
一日、丙申、春日使聞頗結構由、仍出二條大路見物、前
駈諸大夫六八之中、（六位一人狩袴、）各布衣、次隨身四人騎移
馬、（紺狩襖、袴、帶狩胡六、毛沓、）次使被薄色指貫、（色殊薄、）次雜色八人步
行、蘇芳單狩衣、袴青衣、（薄平栝、）次侍七八人、若有遲參者

也、夕頭中將於西屋謁談之次、聞隨事同事、昇小板敷
座與座、切臺皿之次臺皿上程、（入道左府說、是置首座云々、）取繼吉書硯
等、皆仕藏人、（淳賴來臨、兼聞其事承諾云々、參朝于飯之間、又令持杖、是又兼承諾、）入道左府說
云、上臈貫首、昇小板敷如此、下臈貫首、昇沓脫著端座、
故實也云々、於身雖無益、依餘執沓付之、
三日、禁裏詩歌合、可參其座云々、未時許依重召參內、
（束帶、）參宮御方、謁女房之間、藏人淳賴來、告可參其座
由、（出御以前、）仍經長橋御殿簀子萩戶、參殿御所南面、（此屋如瀧口卯酉）
也、帥三位、（家衡、賴範、爲長、束帶、）頭辨、（自餘皆直衣、）候長押上、範宗、範時朝
臣、兼隆在簀子、依招請予加其座、又召著頭中將、（直衣、）
知長自障子內來、殿上人皆可昇候由仰之、次出御、
（御直衣、）爲家在御供、藏人康光被召上、人々座廻、（爲家候御後、）兼
隆參進讀上詩方、評定詩和歌、大略一人申之、又示合
家衡卿康光出狂言、依御氣色被定勝負了、次書作者、
重讀上之、御製不知之、任意如褒美之詞、露顯之時甚
有其興、帥有秀句、（脫字アラン）予不令詠其結歌、（家隆朝臣依無殊事、）雪盃草色
青、南老鬢眉殘、緞在西施、顏色自斯新、於此題尤有沉

思之力歟、花綻仙遊裏、同腰句云、唐帝淸宮唯月夜、漢皇汾水又風秋、頗雖有賞翫、予愚歌依天氣勝了、存外面目也、

河上花、

夕取川春の日かすはあらはれて花にそ沉むせゝのむもれ木

頭辨詩尋常也、次有當座歌、庭上柳、讀了講上、各退出、（深更之後）也、

八日、傳聞、少將著直垂間、於御前令脫水干、御手令著替、御參御鞠之時、被總紫革白地襪、是規模事云々、又賜蒔繪弓平胡六、以淸範朝臣可扶持由有仰事云々、雖聞此勝事、只思身之運、自昨日依彼岸、有念誦之志、依無益之惡緣、無一分之善心、運之至拙、現當可悲、

廿七日、午剋著直衣令對面公（脫文アラン）家、並親王勝、參內御方、即扈從歸參、關白候、少時主上還御、並親王令扈從、親王撥御簾、主上〇（以下文アリ）、

卅日、午時許參仁和寺御室、先日被仰付和歌、如形終篇（月次花鳥歌廿四首）、持參、御浴之間不見參、以人數度崇仰、愚歌詠進、殊爲悅之由令仰、則退出、

〇三月

一日、向實全僧正房、今度慶事、以靜快律師、殊委細被示送、外家餘執、與家之面目、感悅之由有恩言、仍爲謝其事、良久閑談、故尾坂僧正（快修）、病時、法皇臨幸、今生所望、以俊成卿、可被任參議由被申之、仰云、必可任者也、所存知也、而自然依違、遂以遁世、師殿家跡如無、心中深成遺恨之處、此慶殊感歎之由被命、追聞、往事更動心肝、又予昇進、人皆以爲善政、可堪公務由、普謳歌云々、以不肖身聞此虛名、尤如踏虎尾、適遂本望、更思家跡猶增此恨、先考年來之望遂以空、相貌自器之官途殊缺位、頗高由所存也、仍申二位者必可成就、若昇極位者餘命可恐、思惟此事不申由、少年之時常命給、猶今朝恩、更不知所報也、

三日、入夜侍從來、去月廿六日新中納言殿拜賀、內院御方、次關白殿申御出之由、（猶二拜）、退出、次內大臣殿、無

答拜、御對面、先日仰云、兄弟對面引馬、他人答拜引馬云々、被引馬、次中宮、有琵琶、次齋院、次七條院、光家御供、前駈八人云々、明日著陣給云々、

十三日、入夜藏人判官康光假入來、周章相逢、傳勅云、寛弘以往歌仙三十人可撰進者、凡如此撰歌撰人事、愚鈍之性更難辨知、縦雖所存、自由決之條、頗恐難遁事歟、只書出四五十人進上了、

十四日、自夜甚雨、終日不止、頭辨奉幣使猶闕如、

十五日、大丞物語之次、洪水之時、松尾使不參社頭歟、分明不覺悟由被語、今朝被注送、於河東下車讀宣命、共侍持宣命、相具幣物、乘鵜船參社、此事洪水時近例多由、治承之比、先公被記云々、爲後々記置也、

廿五日、兵部今日雜談之中、雖無益事注之、下官先年於故殿、見額櫃ト云物、大內以下所々諸寺額、毎數被移置、予申云、是被寫何所本哉、仰云、是皆法性寺殿御本也、當時在執柄當時禪閤、許歟、先年邦綱卿取出奉入道殿所被寫也、今日事次語云、伊經傳先祖額本事、全非父相傳、定信爲賀茂上御社寶藏、伊行不傳之、邦綱卿聞此事、召神主重保令取出之、非神物、只預置也、仍私持之、全非法性寺殿御物、而依優其家先祖所書等、授與伊經也、入道殿下更不可持行者、又法性寺殿以假名令注給公事六卷抄、在父卿許、傳得由稱之、

廿六日、春日行幸日也、辰一點予參內、馬副四人、相具雜色五人、通具卿云、雜色上右親王孫子、其員數少相具、藤氏貴二種三十人相具、近代以來惣可然人公達等、皆不過四五人、諸大夫當有之如員數可多云々、此事可然歟、

廿九日、後開、今日御鞠之間、雅經中將遲參事甚不快入御、以忠綱朝臣有勘責之仰、退出籠居云々、又有讒言云々、

○八月

廿七日、申時許依淸範朝臣告參上、未及昏黑、出御於馬場殿、家隆朝臣兼候北面方、依召自東面參入、頻應召、參長押下、先之體也、兩句共難得、百十余句之間、但事訖、各退出、各褒之取之、退出之體頗見苦、但上卿以下皆如斯、寧獨醒乎、還御以後、於庭上名謁訖退

出、於門遊開曉鐘、所賜護袋二、有緒、紫染衣小袖云々、一段、綿三帖、宮士綿云云、如例、色革二枚、紙三帖也、已上下一句歟、

廿九日、申時許出御馬場殿、如一昨日有召、仰云、一番歌更加五番結之、可定申勝負、中將又讀上、大宮大納言被候、粗申所存了退出、頻預問答、太以面目也、次御笠懸、此間又依仰兩人見物、及昏黑事了、入御本御所之後退出、已候龍顏、老幸何事過之乎、所申頻有御尋參了ヌ、件ノ十五番、早兩人書執、可披露之由有仰事、即是神筆也、退出宿所、猶以有恐、仍消範書寫可下之由、於御前申之了、即書之授之、

〇十月

一日、壬辰、及日入、大納言頭辨同時參、上卿著陣、自餘未著之間、頭辨入宣仁門、欲仰々詞、上卿入々可被著陣由被示、頭辨退歸、諸卿著陣訖、頭辨昇奥座、沓遊脫、乍立昇也、進寄仰々詞、微音不聞、退歸、上卿乍奥座官人如例參進、令召辨、其詞、辨ニ、なたへ、範時朝臣雖參、依逃隱、左少辨家宣在床子座、不持笏、參進、恐失欲進端座方、予藤相公等示告、昇奥座參進、上卿仰宣陽殿裝束事、先是裝束云々、但不居飯、不置軾、辨退、即來申裝束訖由、上卿云、裝束未訖如何、辨少納言座前不居物、不置軾、不掌燈、辨又見之驚歸、於敷政門邊召史觸發、又廻日花門方行之、次掌燈、軒廊炬火、置諸司軾、辨少納言座居机等、上卿又命、令居公卿座飯、或後居歟、實宣卿云、重陽日追居二盃、乘居飯、相公同存此由歟、重陽又有乘居例歟、猶乘居宜說歟、各居訖、上卿云、辨已申無實了、今度不重申歟、即相觸、揖被起、各移著、次第觸下臈揖起也、先是藤相公云、最末必可著端歟、予諾、仍於端座末揖、歷膝昇立、雖經座末著奥、揖直裾、公宣卿如此、各著座了、右中辨範時朝臣、左少辨家宣、右少辨長資、經宣陽壇上、次第著座、於座後揖、脫沓座揖、沓端也、江少納言顯平著奥座、經座內、於座末北向揖、脫沓突膝立著座、各座定、上卿召官人、令撤軒廊間以北幔二間、壇上南北行引幔也、次中辨揖著沓起、揖出日花門方、取坏著軾、勸坏、上卿觸、次人取盃各巡流、坏留藤相公座、左中辨直出日花門了、二獻、左少辨取續杓、後座、次內豎居汁了、藤相公候氣色箸下、立七箸、如恆、次三獻、少納言顯平勸坏、續杓、復座、巡流之後、顯平復座了、上卿云、侍從也候ト少納言に可被傳、未詞不分明、

相公不把笏、見遣少納言、少納言拔箸微唯、揖起跪著沓、立揖出日花門方、歸來復座、揖了正笏、申云、侍從不候、（微音、）相公拔箸取笏申云、侍從不候、上卿目許、拔箸取笏召官人、官人參、令召外記、（其詞外記見參持參、）外記持文杖、入宣仁門、自陣座柱內行西、更參小庭、上卿目外記進文、（此文揖樣頗違例、若籠一通歟、無横指文、）上卿向座上拔取、披見返給、又令挿、（今度指樣與始同、）外記退出、上卿揖著沓、揖自擡上經石階軒廊二間、（出軒廊之後取笏、）被進弓場、次上卿復座、外記進見參、上卿被取、外記持空杖退出、次上卿持文、（正持之、）見遣少納言方、被召之、（少納言ト召、）顯平拔箸微唯、（其音不聞、）揖立參進、上卿給見參、給之更自擡上出南方、次目辨、（辨ト召、同持文、）（是故實云々、）左少辨相讓歟、右少辨揖起、上卿已下不指名之時、上﨟可參歟由、被相示、但不及精好云々、（藤相公買、上﨟同參也、但間有下﨟例、）辨參軾、上卿給目錄、給之又出南方、次上卿以下揖起、出宣仁門、予其所アキテ可出由、相示相公、仍相公先退下、次予退下、出宣仁青瑣門退出、今日白丁、上官頭辨職事資賴之外不見、近代之人不著云々、更不可然、

（或昔云、）後日參左大臣殿、於宣陽殿召仕官人事申之、仰云、於我者無異儀、召仕官人由存之、即是依仗座近、有其便由、有古賢之說也、

二日、臨黃昏、從禁裏有藏人消定奉書、三首和歌、（時雨、水鳥、寒常、）只今可詠進、秉燭以後、落題歌等進之、

六日、午時直衣參宣秋門院、日來恒例御懺法結願云云、良久事始、兩大臣殿、（烏帽子、直衣、）藤大納言、（師、）中宮權大夫殿、三條中納言（實、）著座、依座狹予不著、能季卿又參、（布衣ホリヌキノ狩衣著、）事了兩大臣殿已下起座、令出殿上方給、各令取布施給云々、近代六條殿邊布施公卿皆取褒物、况於今日乎之由相議之間、左大臣殿令取被物了、次褒物權大夫殿令取給、抑案之、此院之儀別事歟、今日大臣手長雖四位、何不奉仕乎、况五位事宜殿上人等可傳獻歟、而諸大夫等勤仕、尤可謂奉行之不覺、又無精好、如何々々、其次鈍色裝束已下、殿上人取之、次僧被物內大臣殿令取給、（基行奉之、太簡略也、）褒物實宣卿、（已上二口僧綱、）

能季卿云、今日鈍色裝束不可嫌、先度思忘了、今度可
寄、即取之、其次々殿上人取被物、藤大納言被取裏物、
依凡僧紙裏也、予取之、布施訖之間退出、
十一日、布衣參高陽院殿、千日御講發願日、○附文アリ、日入
以前、着行幸裝束參龍口殿、藏人清定持來檀紙、此御
所意氣無題三首歌可詠進之由仰之、即求硯書之、卒爾
不得風情、
　白河の紅葉の錦立歸これも跡ある千世の徭路
　なゝそらをめくりし月のためしとて千世まて照す
　明けき世を
　神無月なへて時雨る紅葉々も猶山近き色は見へ見
十六日、今夜內裏披講松上雪、可躁參之由有催、遠路
窮屈、前後不覺、內々逹女房了、可進歌之由有勅許、其
歌闕如、
　此みゆき松の白ゆふ枝ことに千とせをかけて神そ
　守らむ
○十二月
十三日、明日弓場始、射手同闕、如依別仰催出云々、雅
經朝臣云々、公長朝臣依此事外付簡云々、修理大夫又
可射云々、
十四日、黃昏著束帶參院、新御所、逢前中納言、敎成卿、問御所
路便宜、即退出、參左大臣殿、少々申承今夜事等、藏人
佐資經參入、以仲資朝臣伺申云、後方若勝者、可被延
度歟之由、可承御存知旨、仰云、天仁代始後方雖有矢
數、被處持無拜、是最吉例也、天治後方有勝方拜、太
不便、仍偏可用天仁例由存也者、職事甘心退出云々、
少時資經申事具由、即御共參內、入敷政門、令著陣給、先是
二位中納言、宰相中將、公氏、經通朝臣在座、予加著、
土御門中納言、左衞門督、四條中納言、次々加著、良
久有召、將監名音、太音、次仰的、太高長、次左中將雅清朝臣
來召、左廻歸、此間予先起座、恐案極失錯也、存自上可立由、依家禮先起也、可自下立、定忠失歟、首書云、後日左大臣殿自下立、新儀出古記分明、仍用此儀也、兼不可爲恥云々、次經通朝臣、已上次
第自下廊起、於壁後各給笏于僕從、取弓矢、大臣以下
次第入宣仁門、經壇上軒廊東二間、各取裾突弓、過石橋了向

西、曳裾取立弓、(予弓上弦矢頭ヲ下テ右手取副、大臣殿源中納言筈羽ヲ上之説也、隆衡可如予、)於南殿坤庭、伺見座有無、上﨟金吾座揖、引寄裾之間、予歩出、先右足、於座前揖、左手突弓、突左膝、脱沓座廻、右手伏弓、揖引寄裾、以矢直沓、(沓與南向、)弓矢置沓上、(矢頭向座下也)公氏卿同(以手直沓)著座、顕俊卿依無座、来座末揖、自揖入無名門、公頼家衡卿不寄座末、立折入無名門、雅行卿来揖、経通朝臣又立入、次蔵人二人撤御射席、又一人撤臣下射席、次出居仰云、的カヘ、(聊伺上卿御気色歟、其音太高、與字無之、如何、)次矢取内竪著座、(第一者持筒立南殿坤階柱、)次頭弁出無名門、座上卿西、仰能射人、大臣殿承之、介目隆衡卿給、蒙目了、解弓扶拾、次張弓置前、(沓下脱弐方柱張之、)次綻袖縫目、次乍袖内付柄、次弓懸、次袒、顔向座下、立弓打絃、次取具矢揖、著沓起、右廻帰向、揖了引出裾、進立射、射了右廻復座、(此間推済朝臣仰云、大カイテロハ)ヽヽ、次公頼卿出無名門、射了左廻帰入、次公長朝臣(依此事、)(昨日昇殿、初度射手也、即能射、)同射帰入了、次所掌蔵人左衛門権佐資経出無名門坐上卿前、此間頭弁又出同門坐上卿西、帰入奏事由歟、又帰出仰度数射手、念人纂物等事、所掌随

上卿命書之、書了進御所、膝行寛筒、帰上卿前、微音讀上之、取札硯、著的付座、次蔵人二人昇立射分銭案、(弓懸張柱南、)次又一人懸蔵寮懸物、如例、無后宮懸物、次射手次第如恒、中納言放初矢、家衡卿立継手、中納言欲射乙矢間、三位雅行卿立継手、(迎遁有所存歟、家衡卿皆通説也、)各如此、聊有早晩等、隆衡卿、経通朝臣両人射了(前弓、)右廻、自餘前後皆左廻、一度中矢程、賜公卿突重、五位殿上人毎人役之、各居我前之間立弓、以左手立弓、指遣後左方、倚彫板、矢猶在沓上、(矢挿腰、無他物、)二度従射手先射如恒、(公頼卿進立、即矢構射之也、)家衡卿進立之間、頭中将出無名門、供射手跪地、(殿腋、家衡卿向乾、雅行卿向西、)頭出門之間警蹕、昇北面東端、(懸膝向西坐、)立御座、置物机上、蔵人次官宗宣取、第二御座、即取之立、次保季長清朝臣役送、各取居之了退下、少時左大臣殿自無名門介退出給、先是公氏卿退出、予執弓平伏、相次二位中納言退出、射手家季絃断、跪張弓、(突南方地上、其作法問、其家不射待之、)第三度之間、大納言又退出、所残只四條納言予也、次各射了、所掌執筒進、座上卿(隆衡卿)前之間入御、各執弓平

伏、雅清朝臣稱警蹕、令過無名門内御了、予揖突弓（右手）、著
沓起還向、揖了引出裾、自砌入無名門、此門射手、公卿
殿上人等群立狠藉、令夜射手、中（前）納言隆衡卿（毎度後座）、三（後、初度）
位（乙矢中、此外無中矢、前）公頼、家衡、（後）雅行、（前）參議經通朝臣、（後）公長朝臣、
（前）雅經朝臣、（後）時賢朝臣、（前）家季、（後）光家、念人、
左府定通卿、予以下、左忠房卿、忠信卿、公氏卿、已下
後云々、
廿五日、參左大臣殿、仗議事等申承了、予著陣、少時左
大臣殿御參、宜仁門外奉禮、御座定還著、被召軾了、左
大辨在殿上云々、以官人令告、即來著、大臣殿召官人、
被仰云、令持タル文書取天持參レ、官人不得心、於敷
政門奔走、還來稱不候由、予召寄、告御共前駈持由、即
取之持參奉之、大臣殿令取給之、目黄門給、黄門依程遠
欲指之間、送給文、仍不指、坐寄取之、坐定置笏、披禮紙
折付文ヲ搔遣、（右方、）折付取文、右手擦持見之、次第見
了、置擦方卷之了、卷禮紙、副笏氣色予、予正笏、蒙目置
笏、及而取之、被指遣、置座前見儀同前、卷了又氣色、

大丞同取之、又見了卷之、卷禮紙置前、可持參硯被
仰、（大辨召史仰之、）史持參、欲置座上、依上御目退、自大丞座下
置之、大丞置文、取笏蒙目、上宣可被讀由、大丞如初、披
禮紙取之、擦持讀文程、讀本解小狀等、讀了右狀一行
程讀之間、上宣只小狀許、仍其後讀小狀許、讀了、
卷之了、上宣可被定申、大丞逃座下足、正笏定申、太宰
權帥藤原朝臣申請雜事廿一ヶ條之中、十七條續文相
叶候、被裁許何事々乎、但此中可被追下管國司由申
請之、其中師重兼筑前守雖被追下、又寬德以後庄園加
納、可止由申之、凡新立庄、其域重盛被止、雖善政先被
尋子細、追可被裁許歟、其外二ヶ條事、雖不叶續文、非
重事文、似公平、同被裁許、何事乎、申了安座、次予又
逃足、正笏申云、太宰權帥藤原朝臣申請雜事廿一ヶ條
事、同左大辨定申、次民部卿太宰權帥藤原朝臣申請
雜事廿一ヶ條、大概同左大辨定申、但不叶續文二ヶ條、
猶先例間々歟、同可被裁許歟、次大臣殿又同左大辨
定申、次仰可被書由、即引直硯、取續紙卷返置之、次

摺墨、次取笏、不副紙、請益目許之後、書始之間、仰云、
さやうにて、則給筆文ヲ卷調、史參而可取硯由仰之、
予此間排出宣仁門了、次取硯、大丞又出、大臣殿揖介
出給、即各退出、予參三條坊門殿了、
廿六日、外記來云、今日位議必可參（恐衍）答可參之由、左
大臣殿介參給、相次內府介參給、實宣卿、公定卿、
師經卿、實氏卿、範朝卿、追々著座、此間師參入、欲
外奥座之間、上卿可被著端之由、介氣色給、即廻端
座、揖昇著座、（下臣人一人座）、題俊卿參、著座已無其所、次左大
辨參入、上卿範朝卿可移納言座由介目給、範朝直移
著、（著若移歟）次第坐上、左大辨著座、次按察加著、（奥）、此間
史參可掌灯由被仰、大辨催之、左大臣殿召官人、人々參
小庭、仰云、介持タル文書取て持參れ、官人取之持參、
各座定後、上卿取文介渡內府給、次第見下、（大神宮錮之事也、略之、）
（追可書加之、）

建保三年

○正月

四日、功過間事、以消息度々尋申土御門大納言有具、
返事等又定文、（今度、）土代被返之、（今度事大略被進止云々、文書等兼日預置之歟、）
五日、定文間事、猶尋申丞相許、消息云、左大辨來談帳、
（三ヶ國授之云々、）按察消息云、猶子光時勘濟公文、必可有御參、深
仰許容者也、可必參由報了、近代人兼日尋取書儲懷中
云々、仍尋取之出之、以書通尋常白紙書之、不審非等
重問答、

光時

和泉

請調庸惣返抄五箇年（給）

前司任給一年（元久三）

當任四年（同二建永元承元元二）

雜米惣返抄五ヶ年（已當任）

・元久二建永元承元元二三

勘濟税帳七ヶ年
前前司宣房朝臣任終一年延仁二
前司有長任二年同三 元久元
當任四年同二延永元承元元二
封租抄五ヶ年
前司任終一年元久元
當任四年同二延永元 承元元二
新委不動穀二千解年別四百斛 官符
率分
齋院禊祭料
勘解由勘文
美作
請闕庸惣返抄四箇年
前司任終一年承元三
當任三年同四延暦元二
雜米惣返抄四ヶ年已當任
承元四延暦元二三

勘濟税帳七ヶ年
前前司以經任終一年延永元
前司資通任三年承元元二三
當任三年同四延暦元二
封租抄四ヶ年
前司任終一年承元三
當任三年同四延暦元二
新委不動穀二千四百解年別六百斛 官符
率分
齋院禊祭料
勘解由勘文
紀伊
請闕庸惣返抄二箇年
前司任終一年延仁二
當任一年元久元
雜米惣返抄一ヶ年
元久元已當任

勘済税帳九十ヶ年
前前司實親卿任終一年永久三
次守清隆卿任五年同四五元永元二保安元
次守季輔任四年同二三四天治元
次守顯長卿任五年同二大治元二三四
次守公重朝臣任四年同五天承元長承元二三保延元二三
次守親能任二年同四五
次守雅重任八年同六永治元康治元二天養元久安元二三
次守季範任四年同四五六仁平元
次守頼憲任八年同二三久壽元二保元元二三平治元
次守為長任八年永暦元應保元二長寛元二永萬元仁安元二
次守季光任四年仁安三嘉應元二承安元
次守弘家任一年同二
次守範光卿任三年承安三四安元元
次守為盛任五年同二治承元二三四
次守保家卿任二年養和元壽永元
次守範光卿任三年同二元暦元文治元
次守為季任五年同二三四五建久元
次守經高朝臣任八年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次守經兼任一年正治元
次守家行朝臣任一年同二
前司基保朝臣任三年建仁元二三
當任一年元久元
封租抄二ヶ年
前司任終一　建仁三
當任一年元久元
新委不動穀千六百解年別六百石官符
率分
齋院禊祭料
勘解由勘文
建保三年正月五日
臨昏公卿達著陣、右府著陣、執筆仰云、院宮御申文、予進之復座、此間藤大納言召辨、被召受領文、辨家宣、賓頼持參置之、予可為見合由被示由、源亞相、左大辨拔

取帳三卷殘文書、乍筥授予、仍披撰見之、三ヶ國太多、每國一結、置
雙筥內懸耳、之間、早可申由、源亞相又被示、仍取副和泉
合否申文請答、藤大納言被目、即移端、至本解所、微音
聊讀上、畢置筥內、又取主計勘文合之置之、但燈側、老
眼不見、其字太細、僅雖見、惣以未練習事、更不堪、仍密
密自懷取出書、儲定文、卷副主計勘文內見之、與奪只今
書也、藤相公書之、
光時
和泉此四字相公先書儲
予與奪事
諸調庸惣返抄五年
前司任終一年元久二
當任四年同二建永元承元元二
雜米返近抄五ヶ年
元久二建永元承元元二三
先書之了、微音讀上、
次予取主稅勘文、實又卷副同物合書、

勘濟稅帳七ヶ年
前前司宣房朝臣任終一年建仁二
前司有長任二年同三元久元
相公次守ト可書由存之云々、仍書守了、
當任四年同二建永元承元元二
封租抄五ヶ年
前司任終一年元久元
當任四年同二建永元承元元二
新委不勘穀二千斛年別四百斛官符
書了又讀上、
次取官破立合書、
率分
次令書齋院禊祭料、次令書勘解由勘文、大辨讀帳了、
次第請益、蒙上卿命、大略如載、次第讀了、相公讀上定
文、蒙上卿命、付無闕無未進無過等字、予又取美作合
否申文、如前移持聊讀之、合之置之、大丞又讀帳、又令
書儀偏同前、今度源亞相聞被示云、前前司當任二人ヲ

如此書也、過三人之時次守ト書也、相公仍摺除守字書
直之、
紀伊國事、又以同前謝帳了、藤相公卷定文、授左大辨、
左大辨見了返之、相公又授予、予見了卷之、副笏氣
色、上卿被目、置笏指遣之、上卿取之披見、取副笏、
參進被奉之、予此間取執筆宰相筆、鉤三ヶ國、二箇勘
文外題、（六通也、）返筆了、次予揖起座退、不經幾程執筆介
書殿上給、戶部參殿上、起座參進給簿、左府令退出
給、戶部相共著陣、上卿召官人被置軾、予以官人、仰
史可掌燈之由、上卿被仰軒廊立明事、上卿又傳予、以
官人、可候諸司、皆具献由被問外記、外記申皆候由、上
卿召官人召辨、不候者、史可參由、史參、仰內記座可
敷由、掃部敷之、（軾與方砌、西上北面、未及寄相南、）召官人令召內記、大內
記參軾、上卿仰位記、大內記退、率六位內記三人著座、
相具物具、其前舉燈、上卿召內記給簿、內記立更著沓、
進軾給之、（不入筥、）復座、一々入眼、其程極久、太難堪、
六日、天晴、良久之間天曙了、位記不足、更書之、數刻之
後入位記、（加臨時位記橫入之、）献上卿、請印之後書下名者例也、予
平中無術由、起座進寄、請取簿復座、（先是中上稱令置硯、兼摺置了、）即書
下名、此間上卿進弓場殿、被奏復座、式部人數多不書
得、窮屈餘書誤、切之續之、上卿召近衛司（チカキマモンノツカサ）將監參入、
請印之儀如恒、此間書兵部下名、書了書年號月日、下
名二通、幷簿三通、取副笏、起奉上卿復座、此間請印了、
中務大輔實茂著軾、奉位記、上卿又被進弓場之間、予
揖退出、已日出以後也、歡樂心中窮屈無爲方、終日偃
臥、不及執筆、（後日書之、）太歡樂、叙位簿上卿下大內記、後日
借請柱下書寫之、

（端三寸許置之）

正三位
藤原朝臣基嗣

（此間三寸許）

從三位
藤原朝臣經通
藤原家通

此間二寸

正四位下

兵一源朝臣通言七條御給

兵二藤原朝臣實時修明門院御給

式二藤原朝臣定高法勝寺御塔供養行事賞

此間一寸餘

從四位上

藤原朝臣隆範

此間一寸餘

從四位下

式四藤原朝臣家宣

式五藤原朝臣重長

式六賀茂朝臣在繼

式七卜部宿禰兼經罷神祇少副叙之

此間不足一寸

正五位下

式八源朝臣資宗

兵三藤原朝臣信成院御給

式九藤原朝臣家雅新院御給 去年此二字後加之 後日執筆召返叙位被入去年字云々 新院去年御給

式十藤原朝臣伊平陰明門院御給

式十一藤原朝臣家時嘉陽門院御給

式十二藤原朝臣長倫策

式十三藤原朝臣宗親策

式十四大中臣朝臣永隆

式十五大中臣朝臣定經延暦二年大嘗會功

式十六藤原朝臣光時治國

此間三寸許

從五位上

式十七藤原朝臣仲範從下一

式十八藤原朝臣經長殿上從下一

式十九源朝臣具教新院御給

式二十藤原朝臣實廣殷富門院御給

式二十一藤原朝臣能繼中宮御給

式二十二藤原朝臣家佐

式二十三藤原朝臣家光
式二十四藤原朝臣範房策
式二十五藤原朝臣佐清前高陽院保元元年御給
式二十六藤原朝臣實清康治二年初齋宮功
式二十七橘朝臣以忠以經藝受領預巡年叙之
此間五寸許
從五位下
式一致言王寛平御後
兵四藤原朝臣清定藏人
式二十八惟宗朝臣以長式部
式二十九平朝臣能宗民部
式三十中原朝臣直業外記
式三十一中原朝臣秀朝史
式三十九橘基久諸司
式四十藤原朝臣成俊同
式四十一藤原朝臣有茂同
式四十二平朝臣盛高同
式四十三藤原朝臣業綱同
式四十四紀朝臣兼高同
式四十五中原朝臣光成同
式四十六藤原朝臣資綱同
式四十七伴朝臣知俊同
兵五源朝臣廣康外衛
兵六藤原朝臣爲家同
兵七藤原朝臣祐行同
兵八藤原朝臣行久同
兵九中原朝臣政安同
兵十源朝臣師員同
兵十一橘朝臣知季同
兵十二中原朝臣盛光同
式四十八藤原朝臣光氏氏
式四十九源朝臣家定氏
式五十橘朝臣經勝氏
兵十三藤原朝臣宗久左近

三百六十六

兵十四源朝臣親猶 右近
式三十五丹波朝臣利基 前子内親王給
式三十六安倍朝臣業継 前女御琮子給
式三十七藤原朝臣有信 臨時
式三十二藤原朝臣兼嗣 臨時
式三十三藤原朝臣雅継 臨時
式三十四藤原朝臣忠長 臨時
式三十五大中臣朝臣泰継 臨時

出間一寸許
建保三年正月五日

下名書様

四位
藤原朝臣定高
藤原朝臣隆範

五位 人之中皆挟中一行之程闕テ書之、為答入加叙也、前六位者不闕、
藤原朝臣家宣
藤原朝臣重長

賀茂朝臣在継
卜部宿禰兼経
源朝臣資宗
藤原朝臣家雅
藤原朝臣伊平
藤原朝臣家時
藤原朝臣宗親
大中臣朝臣永隆
大中臣朝臣定経
藤原朝臣光時
藤原朝臣仲範
藤原朝臣経長
源朝臣具教
藤原朝臣資廣
藤原朝臣能継
藤原朝臣家佐
藤原朝臣家光

藤原朝臣範房
藤原朝臣佐清
藤原朝臣實清
橘朝臣以忠
四世無位
致言王
六位
惟宗以長
平　能宗
中原直業
中原秀朝
藤原兼嗣
藤原雅繼
藤原忠長
大中臣泰綱
安倍業繼
藤原有信
橘　兼久

藤原成俊
藤原有茂
平　盛隆
藤原業綱
紀　兼高
中原光成
藤原資綱
伴　知俊
藤原光氏
源　家定
橘　經勝

建保三年正月五日

四位
源朝臣通時
藤原朝臣實時
五位
藤原朝臣信成
六位

藤原濟定
源　廣康　廣康行久七日節會日揖除止位記者也
藤原爲家
藤原祐行
太神行久
中原政安
源　師員
橘　知季
中原盛光
藤原宗友
源　親盛

建保三年正月五日

七日、節會早速云々、左府御參云々、權大夫殿同著給了、
予於宣仁門外蹔御目、入著座了、左府召官人召大外記、
大外記持參外任奏、內辨披覽之後、召官人召頭辨、頭辨
持下名、兵部一通、自杜內著軾、無加叙、榮爵二人、被止位記云々、以調中之、內辨令付
外任奏給、取之退入、內辨仰云、可召外記硯、予傳官
人、仰外記硯可持參由、即持參、自座上置之、內辨御
目、予揖著沓、揖移著座上、引直裾了、更蹔御目揖起、
進參跪揖、內辨給下名、仰云、源廣康太神行久可止位
記、給之、副笏揖立、右廻復座揖、引直裾、披見下名、卷
寄其所ヲ、面ヲ上に卷成て、以小刀摺之了、置刀又卷
寄、又取刀摺之、置刀卷返、下名副笏、蹔御目揖起、如
初參進、獻之復座、內辨披御覽了、予揖復座、此間顯俊
經通來著、土御門大納言、三條中納言實、同著、次土
御門中納言於門外蹔目入門、欲立脫沓所間、內辨令咳
歎給、依御氣色被著端座、依座狹也、宰相座前也、〇以下闕文
十六日、節會、內辨召宣命使、土御門大納言又被傳示
予、予拔笏立揖、進內辨後、頗向乾、揖乍持笏、兩三步
進寄、左手如搢笏、右手給宣命、內辨右膝令指出給、退間取副退
出、立本所揖、
注此事如搢笏可進寄云々、故殿仰云、實搢者、搢了
可步寄、如搢進者、左手在後步寄歟、見苦、只乍持笏
進寄、正取文時、可如搢之、

○八月

三日、聖覺法印消息云、來七日爲先師修佛事、雖非指因緣、成承阿闍梨不可思放者訪臨乎、早可向由、領掌了、」

十日、釋奠也、上卿別當也、黄昏參內、可有軒廊御卜云々、予聞此事同著陣、（近代御卜只一人行之、爲見物所加著也、）參官廳、頽齡五十四而始奉拜尼山、日月惜感內催私涙下、予詩（題保其爵祿、孝經、）以孝事君（此字不闕字、人々所存各異、多闕字、或平出、宗業朝臣示不闕字、予先口示合、事忝々字不可有闕字由、同予案、事我君之時、尤闕字平出可有之、又雖忝字可隨事由存也、）遂顯親、保其爵祿立斯身、豈闕老後列元愷、再作淸涼侍從臣、

十五日、少將自內出、今夕和歌、內府參給、御製有院御合點之內、又所下給也、申旨不背御氣色、秉燭以後參內、（束帶、）陣中不取笠、參入以後又甚雨、少時出御以前可參之由、康光仰之、仍與忠定範宗朝臣先參候、即出御、被仰可候長押上由、九條大納言殿則參入給、仰云、待內府參之間、可有當座歌、可献題者、愁申之、（以闕也、）粲庭出、雨中戀、即各詠之、無程被講、宰相中將、（經通、）忠定朝臣、範宗朝臣、範基朝臣、重長朝臣、康光、此間內府所勞由令申給、仍被講本三首、但結番云々、被處判者歟、大略定申、光家歌太尾籠、赦面無極、（此歌不見合、勿論事也、）次題作者御製、太以優美、內府御歌、又尤尋常、心中悅思、予夜凌雨退出、

十七日、一昨日歌合、可加判詞之由、依仰書進之、

廿一日、日入以後參內、參鬼間、少時頭辨參入、又右武衞參、此間治部重長來召予、參御前、俄而召人々、各參入、始連歌、（賦人名草、）一兩句之間、雅經朝臣參入、按察可參之由、女房申之、忽抑連歌（五十句後、）被待彼參之間、有狂歌合、（兩方詠各體、）評定了、按察參、（夜半也、）改賦物、（魚河名、）又五十句訖各退出、已曉鐘也、御所、予、雅經朝臣、（直衣、）範宗朝臣、行能、康光、（皆北座、）右武衞、（衣冠上臈、）定高朝臣、（同上、）重長、棟基、成長、（皆上臈、予獨把笏帶劔、太非時儀、）雅淸朝臣（直衣、）執筆書之、（○異本此下、明日院御供法ノ六字アリ）

廿四日、今朝進少將當番散花、（入外居、縛、居同折敷立、源樵三重給花片、批杷、書新古今歌、內大臣給之、錦花片散色紙少々、結花少々入之、）自女房局內々進之、依藏人盜取也、被仰尋常之由云々、今夜院御方連云々、

廿九日、御佛供發、公卿鳥返二度取被物、

○九月

十日、丁巳、自内名所百首可注進由、渉綸言、仍書進之、本歌有名歌之證所々也、

十一日、藏人康光來、百首和歌事傳綸言、申畏奉由、

十三日、酉時許參中宮、衣冠直衣也、秉燭參相國見參、每人百首、依難講說者、題卅首許、部類人々歌、可被講之由、先日有其定、依爲今夜之儀、先可被讀上秋由、一昨日申定了、隨信定朝臣淸書遲々、仍先被講秋、人々參集之後出御、非式法之儀、公卿殿上人圓座、御座横座之、前掌灯、二行敷盤、各可群居之由被仰、予、宮内卿、丹波前司知家朝臣、少納言信定朝臣追參、在座、以信實爲講師、業淸、有長參、弘庇、詠吟之、一卷書連、作者讀上之、十八番様、内大臣、權大納言、宰相中將、侍從宰相、從三位、被書能季卿名、僞正御房御歌也云々、家隆朝臣、知家朝臣、信定朝臣、家長、行能、業淸、有長、信貞、光家、有季、入道大藏卿、獻聞、越前、講之間太久、讀一卷了、又講春部間、曉鐘已報、止詠歌只讀上、次戀歌少々拔出可讀之由被仰、弘庇讀、講師後也、御詠并予、宮内卿、越前戀一兩取、此事人々甚歎、以之稱訖、於今者依有事煩、漸可披露被之由被定、雞鳴月未入退出、老後數奇病競發、太難堪、

越前　戀をのみしかまの市に尋ても逢にし人は命なりとも

廿三日、名所歌、先五十首、以少將令淸書、進上禁裏了、盡詠進上事、天氣快然、人々對捍無與之處、詠進之上、早速悅思召之由有仰事、

廿四日、左中將、讃岐國司、前宮内、行能、前丹波、知家朝臣、藏人判官康光、各送五十首歌、難似人望、老眼之苦耳、

廿五日、入夜少將自門退出、持來名所五十首歌、有可撰進仰、短慮迷而不知所存、

廿六日、五十首歌少々加點、返上禁裏了、

廿九日、淸範朝臣奉書、給百首題、年内可詠進云々、連連三百首、爭得風情哉、太以難堪、

○十月

一日、丙戌、自夜甚雨、酉時休止、雲漸霽、申始許凌甚雨参院、廻北面之間已出御云々、依無路便歸東方、右少辨白衣参入、招請暫談語、此間入御了云々、頭辨來談之間、仕人來催右少辨遲参由、予即参内、（此間雨止）、九條大納言殿、三條中納言實、被著仗座、予即著之、於宣仁門外、請益著座、公氏卿相次來著、（早参在小板敷云々）、此間右少辨参入、（相待辨不始云々）、藏人少輔成長進奥座、中無出御由歟、上卿此次問辨 少納言参給、申云、右少辨 長資、少納言範資候、權辨家宣朝臣未参者、上卿御命云、二人参者、二獻何事在乎、强不可待、已及昏黒歟、職事退、上卿召官人、二音、官人参、上卿仰云、左中辨（装束使辨也、仍召之）官人出尋之、歸参云、左中辨 未参、仰云、他辨、官人退告之、右少辨参、（奥座）、被仰装束事、宣陽殿装束已了、豫居飯、上卿頗被咎之、實宣卿云、二盃兼居飯、重陽之後居 之云云、上卿仰、雖須撤飯、又經 程歟、不居汁物者 何爲乎、辨退歸、來申装束了由退、予出宣仁門外、上卿當時無上﨟、過座後間似無禮、仍立也、次各移著、中納言經座末著奥、予著端、公氏 卿同著、辨少納言著 座了、上卿目辨給、（又咳驚給）、辨起座、勧盃如例、（但上卿自座下取盃給、仍辨顧座下勧之、取續杓）、盃巡流、公氏卿懐笏取盃、下行奥座上、擬少納言、把笏歸昇復座揖、次上卿目少納言給、少納言勧盃如前、二獻、公氏卿又下擬辨、次上卿仰公氏卿云、汁物、相公仰辨、辨催之、居了、相公問辨 少納言 座了 歟由、辨申云、居了、相公候氣色、上卿已下々箸、（先立セ）、次又取箸如遺、又 立之、次上卿仰公氏 卿云、侍從召セ、相公仰少納言、少納言揖稱唯、拔箸著沓揖出、（稱唯了、拔箸下揖歟）、次復座、申云、未参候、次上卿召官人、官人参、仰云、外記召セ、六位外記参、（猶用雨儀、上卿猶五位参可承歟由、示中納言給）、仰云、見參、外記退持参之、上卿目、外記進参奉之、上卿座對座上披見給、（家宣朝臣未参入、見參依領状入由外記申之、令匿者有煩、何事在乎由示合給、各申可然由）返給 外記、外記取杖退立、先是公氏卿下座間、予伺申上卿、此座臨時 能立歟、御命云、有要時何事在乎、但其要何事乎、予申云、令奏見参給間、可無便、命云、更不可然事也、依存禮

爲蒙免所申也、即進弓場給、於今者可用時儀歟由示合給、申可然歟由、即經軒廊給、復座給、復座後取文取副笏、召少納言、（北面少納言）範資參軾、上卿作向東、以左手著給、少納言取之出南方、次召辨、（微音咳聲給、）辨參、同給之、聊披見奏之、取副揖退出、次上卿披七揖、退下給、予即退下、（依在端先退有便、）雖參見間、依無便、不謁女房即退出、今日少納言起居之間、席上（衍カ）上向乾（猶多向西、）揖、他少納言於席外對北揖、跪脫沓、更立著座也、是雖末座向西揖、猶不可然歟、右相公昇降每度事也、後日傳聞、此昇降事、未勘出其例、無所據失錯云々、而依一度之失錯、遂以不改、始終如此云々、

廿四日、藏人判官康光爲中使扣蓬戶、扶病承綸言、夕歸參、百首今日可進之由仰之、猶不構出、明日可進由申了、

廿五日、自禁裏頻被召歌、先日給題多改、未承此之由、近習恣往反之間、外人不告之、其身閇口之間、不聞及、太難堪、今日更詠改間、牢籠力不及申、

廿六日、未時書出百首、（先五十首、可書出之、）更付少將內侍進、

廿八日、僧都被來談、今日戶部被語云、先公遺訓云、於公事者、隨微遲參、強無其憚、私爲人被招請之時、一事以上、早々可向其所、若遲怠之時不叶其用、爲人無詮、爲身無益、守此事、去十三日入道左府子息灌頂所、早行向、恒例先布施、次有饗、其日先饗、後布施之間、實宣卿來、禪相府云、先可行布施之處、遲參臨間、先所行饗也、よきほどに計たりとや令存知給、以外遲候、此命頗過法、聞之忽知庭訓之貴云々、

〇十一月

六日、仲家語云、內裏名所戀歌殊有沙汰、多被加御點云々、存外面目歟、

廿八日、被召御前、有連歌興、每句給楠（百句了、）各被算員數、予十四句、人數太多、而狂句速出之間、諸人無句數、雅清朝臣執筆、賦國名源氏、

〇十二月

六日、二品御消息云、明日宮女御御參、（被狀如此、）可被遣和

歌、誰人可詠進哉之由、申水無瀬殿之處、可被詠進由、被仰下、可存其由者、畏奉了、如此事、先例上﨟多奉之歟、頗似過分面目、左右可隨御定由申之、祝言雖一首、無難詠出之條、極以可畏事也、彌增沉思之辛勞耳、聞見事忘却、入宮立后之間歌、尋申内大臣殿了、雖廻恐案、卒爾風情不尋常、仍書二首進汀湯、付淸範朝臣、可伺披露由示之、

くれぬまのけふの空にそしられぬるまつは久しき千世のためしと

まつ程も久しきけふのくれぬまは契るやちよのはしめなりけり

七日、卯時夜前淸範朝臣返事到來、其狀云、御詠經御覽候之處、端御歌もの〳〵しくて殊宜候、可被用之由、内々御氣色所候也、淸範謹言、夜前進覽之後、重有思出事、くれぬまのけふ、古今貫之歌七字、頗不快、仍當時之詞雖劣、改之也、後日可申此由、

くれかたきけふの空にそしられぬるまつは久しき千世のためしと

書高檀紙二枚、加禮紙、以二枚如立文褁之、依有存旨用此字、

倶禮加多喜計布野所羅仁所志良禮怒留萬津者比佐志喜千世能田目志登

午時束帶參彼宮、(土御門北、堀河東、新所、西門高閣翠簾白砂驚目、)付前右少辨親房朝臣(衣冠候、)進入之、女房有會釋返事、(故攝政殿女房、能保卿姬也、中宮御冊儀令殁給之後參此宮、號五條局、辨内侍腹也、)自花山院、(入道前右府、)遠江權守定綱相具御帳參入云々、今夜參入之儀、公卿扈從、殿上人前駈、御車可被寄南階云々、保延依女院御所寄對、十九日露顯、以西二棟爲彼御方云々、和琴之長六尺、(鐵尺、頭弘七寸、下五寸五分、)箏、(長六尺三寸、)

建保四年

○正月

五日、己未、天晴、叙位儀、大納言殿御消息云、任納言之後未参政、仍今年々始政可参由存之、當時官廳指圖等不審注進乎、兼又件日参會待賢門乎者、注獻之、又可参會由申了、秉燭以前束帯参右府、入道中納言参入、叙位習禮之間也、予参入之後畢了、予問頭辨、備見折紙、正二位教家、(臨時、)正三位家嗣、(一臈大納言藤原朝臣從容日行幸行事賞、)從三位業資王、(臨時、)藤家隆、(臨時、)以下粗見之了、歸家付寢、

六日、天陰、微雨聊灑、遲明頭辨送使者、日出以前参陣、上卿(實定卿、)召外記問也、叙位簿在上卿前、外記参入、被問諸司歟、次召官人召辨、官人相求右少辨、予参入之間退出了、仍申上卿、上卿命云、可召史、史参入、令敷内記座、掃部寮敷軒廊北柱簷下地下、(東二間、中央以東、西上北面、)上卿召官人召内記、大内記著軾、上卿仰位記、大内記退、率六位二人著座、(不拼脱沓、)六位持参筥以下物具、次上卿目大内記、著沓經座上幷小庭著軾、上卿差給(文下在内記方、)給、復座、一々入眼之間、時剋推移、予暫起座、與四條少納言、源少將(顯平、)等雜談、夜前議所路[illegible]筥文「九條大納言殿、權大夫殿、中納言中將殿、(其進退太神妙云々、)内府被参云云、少時還著陣座、良久而大内記闕入位記、(筥一合、叙人多間、交替之間經數剋、)又申臨時位記候由、上卿云、多者可入別筥、少者位記上横可置、内記申云、五六通也、即横令置之、(始著座書位記之間、外記史等持硯進寄内記後、欲書間書、上卿制止不令書、)次大内記退座、六位内記持参筥置上卿前、同進簿、次上卿召官人召外記、外記持参硯筥置参議前、(自予座下限之、)次上卿被目、予移著座上揖了、又蒙目揖進寄、置笏取簿、副笏右廻復座、揖了卷返給紙摺墨、取副續紙氣色、次披簿置之、書始之間、上卿給筥、内記可参會弓場由被命、(内覽兼申請了云々、仍直可進弓場由也、)上卿依雨降、出宣仁門、被進自御後、予此間以官人招外記、私問大内記、其事注折紙、從五位下王叙從上、(首云式一、)六位王叙從五下者、書五位下六位上、今有五位王、將可在五位最初歟、有其疑、但可書本位歟、此事未存知、當座不審之由也、外記歸來云、大内記退出了云々、仍示合大内記、答云、只可被六位五位下之上歟者、上卿被

復座、內記置筥退、（笏云、彼日中左大臣殿、中宮權大夫殿仰云、台左府上卿、參議忠雅執筆書加叙、有従五之王、參議依不審、大臣被問當座上卿、無知人、仍被問大外記師安、申云、先例可在五位之上、新従四位下之上、新四位上之下、）上卿向北正笏召將監、其詞ちかきまもんのつかさ、但微音不聞、（二召之了、以召答仰將監早可進由、）（召使カ）將監称日華門方云々、上卿云、參宜仁門、更出向日華門歟、將監進參、上卿仰云、ヲシテ、（微音、）將監進立案下、（先是立案、）少納言已下進立、上卿召中務、（ナカツカサ、微音、）右少將顯平入宣仁門著軾、上卿給筥、少將取之置案上、請印了、少將進位記退出、上卿又檢察之、進御所被奏之、續紙不足、仍以官人仰外記續紙可持參由、持參之、（不續、）即令續、（給強飯小刀板等、）書兵部叙人之間、更思出見式部下名、思失書六位尸、窮屈之至惘然之所致也、仍更召紙、密放替令續、奥三枚書兵部召名、卷之置之、更書式部奥之間、上卿被復座、內記撰入位記筥三合了、以帖紙各十文字結之、書銘押之、予書了、下名二通緘等三通書調了、取副笏氣色、指進奉之復座、上卿被披見云、公卿子息（チハ）無位ト書歟、而被入六位如何、予云、所存一位之子無位ト書歟、仍無位依時無之歟、但可隨上宣、被答云、有其說者被書改有煩歟、又可爲才學而已、又正四位下叙人能茂、（任源書也、）是能成歟、兼成罷少輔令叙之、依爲父歟、予可直之由申之、即指給之、予指及而取之、摺墨直成字了、又欲立、只可指及由被命、仍奉之、次上卿召內記給之、下名乍二通、可指式一筥由被命、予此間退出、參鬼間、謁少將內侍間、藏人持參筥三合、御所御鞠壺云々、仍不奏置御厨子云々、予退出之後、密々示少將許、取寄下名、尋常書直、密々返進了、件本下名繼加之、

（下名書樣）
四位
賀茂朝臣在親
安倍朝臣泰忠
藤原朝臣範基
藤原朝臣能成
大中臣朝臣廣定
藤原朝臣祐房
平朝臣經高

藤原朝臣長衡
安倍朝臣泰基
源朝臣具定
大中臣朝臣隆繼
大中臣朝臣能教

五位

藤原朝臣成定
藤原朝臣隆頼
藤原朝臣公廣
賀茂朝臣宣友
源朝臣資俊
藤原朝臣信實
和氣朝臣淸成
丹波朝臣頼經
藤原朝臣信繼
藤原朝臣實茂
藤原朝臣行經

兼康王
高階朝臣成兼
高階朝臣爲宗
平朝臣知祐
藤原朝臣宗尙
紀朝臣文長
藤原朝臣實有
源朝臣通繼
藤原朝臣頼經
藤原朝臣實平
藤原朝臣信綱
藤原朝臣頼季
安倍朝臣資俊　加叙事
安倍朝臣晴賢　加叙者入之
安倍朝臣晴吉

四世無位

業忠王

六位
橘　以清
藤原成家
中原家雅
菅野成完
中原盛氏
源　國平
藤原伊忠
橘　忠國
藤原範清
源　忠賢
藤原忠輔
藤原教房
藤原範繼
藤原定兼
藤原祐信
大中臣定量

源　頼綱
平　定長
中原光家
小野重直
藤原實康
藤原□久
藤原範經
齋部安友
齋部明尚
建保四年正月五日

四位
藤原朝臣公棟
源　朝臣晴賢
藤原朝臣祐忠
藤原朝臣兼信
藤原朝臣基信

五位

藤原朝臣敦通
平　朝臣保教
藤原朝臣宗季
藤原朝臣實重
藤原朝臣實正
藤原朝臣實基
藤原朝臣有信
加叙者入之
六位
源　廣孝
中原康澄
源　康重
安倍資量
紀　業淸
中原孝保
大江高依
藤原業輔
平　宣經

建保四年正月五日
後日請大內記書寫之、其間廣等皆如予寫之、但此簿後日召寄令書改給ふ、能成字已無相違、
正二位
藤原朝臣教家　臨時
從二位
藤原朝臣基嗣　臨時
正三位
藤原朝臣宗嗣　父權大納言藤原朝臣春日行幸行事賞讓
從三位
業資王　臨時
藤原朝臣家隆　臨時
正四位下
式三賀茂朝臣在親　臨時
式四安倍朝臣泰忠　臨時
兵一藤原朝臣公棟　殷富門院當年御給
式五藤原朝臣範基　左兵衛督藤原朝臣坊官賞讓

兵二源　朝臣以賢　中宮當年御給
式六藤原朝臣能成〔兼〕兼成雅兵部権大輔叙之
式七大中臣朝臣廣定　利斎宮御祓功
式八藤原朝臣親孝　臨時
式九平　朝臣經高　春日行幸行事賞

從四位上

式十藤原朝臣長衡　策
兵三藤原朝臣祐忠
式十一安倍朝臣泰基　臨時
兵四藤原朝臣兼信　臨時
兵五藤原朝臣基保　殷富門院延暦三年御給
式十二源〔〕朝臣具定　新院當年御給
式十三大中臣朝臣詮繼　造豊受太神宮月読社功
式十四大中臣朝臣能教　修造伊勢太神宮末社功

從四位下

式十五藤原朝臣成定　策
式十六藤原朝臣隆頼　陰明門院延暦三年御給

兵六藤原朝臣教通　臨時
式十七藤原朝臣公廣　承明門院當年御給
兵七藤原朝臣宗季
兵八藤原朝臣實重

正五位下

式十八賀茂朝臣定友　父定平朝臣御祈賞譲
式十九源　朝臣資俊　臨時
式二十藤原朝臣信實　父隆信朝臣受領功譲
式二十一和氣朝臣清成　侍医
式二十二丹波朝臣頼經　故頼基朝臣醫方賞譲
式二十三藤原朝臣信繼　七條院當年御給
式二十四藤原朝臣實茂　嘉陽門院當年御給
式二十五藤原朝臣行經　臨時
兵九藤原朝臣實忠
兵十藤原朝臣實基　脩明門院當年御給
兵十一藤原朝臣有信　院當年御給

從五位上

式二十六高階朝臣成兼　従下一
式一兼康王　正親正
式二十七高階朝臣爲定　前高松院長寛二年御給
式二十八平朝臣知祐　簡一
式二十九藤原朝臣宗尚　進
式三十紀朝臣文長
式三十一藤原朝臣實有　臨時
式三十二藤原朝臣通繼　承明門院去年御給
式三十三藤原朝臣賴經
式三十四藤原朝臣實千　宣陽門院當年御給
式三十五藤原朝臣信綱
式三十六藤原朝臣賴季　伊都岐島遷宮功
式三十七藤原朝臣資俊　飛權漏剋博士叙之
式三十九安倍朝臣晴吉　臨時

從五位下

式二業忠王　寛和御後
式三十橘朝臣以清　藏人

式四十一藤原朝臣成家　式部
式四十二中原朝臣家雅　民部
式四十三菅野朝臣成允　外記
式四十四中原朝臣盛氏　史
式四十五源朝臣國平　氏
式四十六藤原朝臣伊忠　氏
式四十七橘朝臣忠國　氏
式四十八藤原朝臣範清　無品霈子内親王當年給
式四十九源朝臣忠資　前女御藤原朝臣信子當年給
式五十藤原朝臣忠輔　嘉陽門院建暦元年未給
式五十一藤原朝臣敎房　宣陽門院臨時被申
式五十五大中臣朝臣宗量　陰陽允
式五十六源朝臣賴綱　諸司助
式五十七平朝臣宗長　諸司
式五十八中原朝臣光家　諸司
式五十九小野朝臣重在　諸司
式六十藤原朝臣實康　諸司

式六十一藤原朝臣朝久　諸司
式六十二藤原朝臣範清　諸司
兵十二源　朝臣廣孝　左近
兵十三中原朝臣康澄　右近
兵十四源　朝臣康正　檢非違使
兵十五安倍朝臣資量　檢非違使
兵十六紀　朝臣業清　外衛
兵十七中原朝臣孝保　外衛
兵十八大江朝臣高依　外衛
兵十九藤原朝臣業輔　外衛
兵二十平　朝臣定清　外衛
式五十二藤原朝臣範繼　臨時
式五十三藤原朝臣宗兼　臨時
式五十四藤原朝臣祐保　臨時
外從五位下
式六十三齋部宿禰安友　臨時
式六十四齋部宿禰明尚　行幸平野社賞

建保四年正月五日

廿八日、清書仙洞百首、（来月五日以前可進之由、一昨日被仰、）雖沉思不可有秀逸、仍所急進也、人々皆進余剰云々、盗詠僅満空外、無可相副物、

○五月

廿二日、昏黒、左府著陣、予又著陣、大臣召官人召外記、大外記師重参、承仰退、持参賑給文書、（入筥、）置御前退歸、六位外記置硯、披見御覧令目給、予移著、又蒙御目、進参揖、給例 記折紙 復座、巻返續紙如例、摺墨書之、

賑給使

左京

一條（加北邊）

左衛門權佐藤原朝臣資經

（六位不番尸也）少尉中原――

少志安倍――

二條

左兵衛佐藤原朝臣頼經
少尉ーー
少志ーー
三四條
少志ーー
右京
一條加北邊
右衛門權佐藤原朝臣頼資
少尉ーー
少志ーー
二條
右兵衛佐藤原朝臣實仲
少尉ーー
少志ーー
三四條○以下闕々

○七月

九日、昨日朝二品御消息到來、爲懸木可剪嵯峨領之由也、其事示送尼上許了、依鞠懸、末代之花樹一株不全、况近邊乎、

廿一日、人々語云、去夜有除目、源中納言、源相公參陣、右近中將實朝、遂任、抑可給兼字、猶爲閑召殿亞被任之云々、西三條大臣兼此官之後、他門之人座此職、只花園左大臣、法皇御猶子而任之外、更無經此官之人、况有帶此官人之時、相並之例勿論、師長公爲中納言中將之時、中攝政任中納言給日、兼左衛門督、今□□□中納言中將二人、參議中將五人、見任七人中將、□□□□□□□只彼人珍事、惣藏人數太不便見所望云々、

○十一月

一日、日入之程參内、依先日給和歌題也、候小板鋪之間出御、下其方、依召參沓脱、又依仰昇長押、頭辨同候、忝蒙綸言、此間頼資持參女院御書云々、入御、即給御返事、猶候殿上、秉燭已後、右府令參給之間入御、頭辨披去夜詩、密議御作文、但左右府已下獻詩給、有御製、題松上望新雪、先點高標天半冷、未覃低葉地猶乾、得題之體太以神妙、頭辨云、今日松容之次、御作之體已以如此、何中殿御會不候乎由、伺院御氣色、尤氣太神妙、明春早可遂行由有仰事云々、尤可然事歟、此次ニ、予等申右大臣殿云、延久治承有中殿初度之讖、延喜天暦依有内宴、遐

無此事、承暦已後又有和歌之儀、案彼是、至于公實、雖未置詩歌、今度同日被講詩歌、更無其難歟、是依兩方如此事、尤希有歟、今被始行之、即可爲萬代佳例、返可福延久治承歟、相府之仰モ尤可然、猶以事次、可伺松容由、被仰頭辨、少時宰相中將經通參入之後、藏人佐來仰召由、即參上、如夏歌合、右府令候御前給、予宰相中將參着長押上、殿上人自下次第置歌、資隆、信實、行能、範宗朝臣、雅經朝臣、保季朝臣、次經通卿進置之復座、予參進置歌之間、可進候之由有仰事、仍候講師圓座北、次召雅經朝臣、參進着圓座、講師、右府給歌、召保季朝臣令重之、次第被置、經通卿已下近參講之、康光追持參歌、取續奉讀師、三首一度可讀之由被仰、及公卿之間、家衡卿參入、有輕服事、重被仰、遲參、進寄披講了各退下、右大臣殿御共退出、仰云、今夜以後可在一條、凡進歌之輩、右大臣殿、大納言公經、通具、夜部詩歌參入云々、中納言、忠信、重服人不候、御神事ノ月也、參議、參二人、資氏卿有催、不進、三位、家長、家隆、家衡、殿上人參之外、忠定朝臣、光家、歌躰不可說、太不便、

○十二月

十二日、今日付一首恐詠於山城守、

雪乃内の本乃松谷色萬佐禮加多陪の木々波花毛佐
久奈里

傍官昇進不被競望、催申松爵之一階之由、先日示付之、稱無次由、仍加送此歌、爲令伺松容也、

十三日、午時計ニ山城送書云、今朝御湯殿之次、具申入了ヌ、恐歌有御詠吟、還自賞、以舊貫加階、有其例哉之由有仰事、事體似宜者、且以感悅、舊貫之餘執、過加賜之勳功、

建保五年

○正月

四日、左府仰云、今年加階可入敍位勘文、案舊例、土右（左カ）府、花山左府隆忠公、十年而敍、此兩左府、於家不快、故入道殿十一年而令敍給、自餘非勞階御望、又故遲引、

別儀也、猶今年不叙、可待明年歟、申云、尤雖可被追入、
故殿御例、恐案如此事、又强不依例吉凶、兩左府不吉、
雖無十年之加階、頗無其前途歟、雖殊御所望者、又不
可及御嫌退事歟、仰云、所存又如此、只無申入旨、任
勘文、可隨叙慮、抑叙一位人々、皆殊刷拜賀、入道殿召
具四位前駈幷前駈卄人、於今度者雖催求、不可有其
人、只悲定一人扈從、其夜參□遂拜賀如何、申云、尤可
然候、又加階内辨、淸愼公之後俊房公也、百餘年中絕
事、追其跡、頗無由之趣申大殿、仰云、繼絕興廢之儀非
汝誰人乎、尤遁恨、早可出仕由者、仍出仕云々、其後雅
實公、故内府、都合四人之例猶希、此四人每度立叙列、
出承明門、更見親族拜訖還昇、取白馬奏、三獻以後退
出、參所々、此事又後左府被申合大殿、仰云、尤可被
追淸愼公例、其上大將初年、爭不被取奏乎者、今案之、
此四人皆大將也、仍爲取奏□□且還昇歟、今度只立叙
列、退出、參所々如何、申云、案此事、誠似依白馬奏、御
早出更無難候歟、大略申此趣了、他事申承、六位外記
持參十年勞一卷、持來進之、
七日、節會内辨□□仰左大辨催叙列、已及昏黑、女孺
等掌灯、其儀極狼藉、又不指釵子、後聞、右府令立外
辨給時、九條大納言殿起給、自餘不立云々、源卿兩人
存此儀由、兼相語、式部式文長位雖有此儀、寬弘已被
寄歟、彼兩卿所存極不得心、參議公氏卿一人在座、仍
不立云々、師經、道具、定通、公氏卿等也、嘉□御元服之時、師長公以下
此□立云々、後日左府仰云、公氏卿賜位記時、可經我
後左之由存、而經右前往反、不得心、一位大臣立叙列、
參議不可昇殿、而宗行之外皆昇、不存知歟、
十七日、右大臣仰云、直衣著座時、自座前坐者、猶突膝、
可座廻、自座後著時不突膝由、所見候也、
〇二月
五日、右大臣殿今日著陣也、右大臣殿令出陣方給之
間、予申云、今度召名、近衛司皆書少將、近代任人皆有
權字歟、是若大間權字不候歟、仰云、大間ハ略權字常
例也、仍書之、雖然淸書尤可書歟、

七日、今日書新院御草紙古今、去年秋所給也、月来懈怠、此四五日時々書之、
八日、院主法印被来談、亜相又水無瀬殿山上造營新御所、爲眺望耳、此前後土木、惣盡海内之財力、又引北白川白砂云々、遠近驚耳、振件白砂運之云々、入夜左府仰云、高野入道太相國薨給云々、出仕之時、雖無有識之譽、在世之間無追從貪佞之心、遁世之後有持律淨戒之聞、於末世者可謂賢者、未滿四十、太政大臣官途又何恨者乎、後聞、正念無違、高聲念佛、異香薫室云々、
九日、河陽土木之功、湯浚之石、仁和寺宮庚申之御營、毎事驚耳、海内之財力、末世更無陵遲歟、金銀錦繍、如雲如雨、
十日、書寫草子、以書状付安院御方中納言局了、可備後代之重寶之由、蒙委細仰、太爲恐、
十三日、庚申、西郊御營、金銀唐物如山岳、向後親王達兼以致用意云々、海内之富、更不耻上古歟、
十四日、道昌申云、白虹貫日由、正曆三年月有如此笠、二重、非指變由申之、


圖之體如此、笠輪二重也、

正曆七日之月、半月云々、太白彗歳在二重之中云々、
十七日、天晴、午時束帶參宣陽門院、長講堂彼岸御懺法結願、辨家宣朝臣布衣一人參、相觸先著堂中座、此間源大納言參入、直衣即右宰相中將公、參、束帶辨來觸大納言事由、歸來仰可始由、即退石預、仰可始由、付六口、昇懺法一座了、此間公頼布衣、高通直衣、朝範卿直衣、參著、事欲訖之間、辨進來云、手長六位存參由之間、不觸事由逐電、參法金剛院、其外一人不候、爲之如何、如修二月御堂勾當法師、公卿手長有例、如何、大納言各被相計乎由被示合、各不申左右、辨又云、此御堂修二月始勾當手長、後年被改藏人了、人々云、縱雖有例已被改了、又今日不似修二月、爲之如何、予云、如御齋會堂童子闕如之時、被用上卿前駈諸大夫、院中事、地下諸大夫難被准據乎、大納言尤難准、但參北面者、勤六位代歟、如何、予又云、縱被用勾當者、御布施

自後戸可取歟、南庭彌可無便宜、但於無手長者、公卿不取布施、尤穩便歟、滿座皆云、是尤本儀也、公卿不取布施、何事在乎、辨云、殿上人又只三人也、御布施已多、旁難治云々、此事奉行之至恐也、何失一六位乎、以身不覺責公卿布施、太可謂不足言、但猶可申事由之趣、上卿愁許之、辨稱申事由、歸來仰云、勾當手長有其例者、依事闕如被免之、何事在乎、其事不可叶者、殿上人可取、上卿已下云、此事非爲公卿身、且爲御所之故所憚也、被仰下之上非此限歟、早可被用勾當、但御布施可廻後戸也者、大納言云、然者各可寄給、於某者不可能寄、範朝卿已下愁立、經下藺前、出後戸取被物、預法師五度、手長僧分居南北、予取南上藺被物、右廻復本座、北座布施、自御所御簾前取之、殿上人奉行、辨相交四人、公長朝臣、宗房、（五位藏人如何、）光俊、（三人皆束帶、）於紙者無取人、可送云々、口別被物絹裹、絹懸子、綿懸子、布一、結紙也、四口畢之間、予退出歸家、依何事不覺、失公卿之威、今日參似恥、

廿四日、或者語云、河陽上下公私土木之營、所分給地、面々經營、被移魚市、上下故有商賈之營、亞相被造營新御所、山上有池、池之上被構瀧、塞河堀山、一兩日引水、又件瀧爲立大石、兼遣取材木、爲引石云々、國家之費只在此事歟、

○三月

一日、内裏有鬪鷄云々、後聞、明日事云々、

五日、石淸水臨時祭日也、□□右大將參入、番長前行入神仙門、下藺廻月花門來、立蔀外、主人著座之後、在蔀之外、納言大將隨身如此之由、通方卿稱之、

廿九日、（晦、）終夜今朝甚雨、今日陰明門院前栽合、昨一昨日道路荷負草木往反云々、日來音信之人多、本自不栽異物、更無可然者由答之、所被尋求、皆珍異物云云、所不見不知也、猶聞律師被送南天竺、（通具卿獻、南即天竺云々、）送別當局許、此外無尋出物、三位入道今日取長春花、女郎花等、（皆通平僞物也、）今日勝事、近年天下有稱空阿彌陀佛念佛事、件僧結黨類、多集壇越、天下之貴賤競而結緣、

殊占故宗通卿後家所造之堂、（九條、世俗大宮相國堂、）爲其道場、是隆信朝臣娘九條院所生尼公、爲念佛宗之張本之故也、（世俗二條院姫宮、）緇素道俗月來集會、而山門衆徒又聞此事成鬱憤、或云、訴訟申仙洞、無御制止云々、成群議欲妨其事由、風聞之間、去十八日行幸鳥羽殿、松明光數多向南、被念佛衆等、存山僧之炬火之由、叫喚馳走東西、抛佛像懷黒衣而逃散云々、可謂勝事、

○四月

十一日、一夜召名、泰忠本位失錯、後聞有耻、仍更書召名、送大外記許、可取替由示付之、次予問送、我朝年號之字、人名字可用乎、一夜任人有貞元、雖須咎之、夜深爲疲、自他有煩、又如此事、群賢在朝議定畢、至于右筆參議可加難乎、但去春御諱字出來、於其事推而書他字了、爲向後所尋申也者、返事云、年號字幷御諱、大臣、見任公卿名字等、更不可用、而近代全不及此沙汰、去春下名、御諱事殊奉感歎、於年號字者、不可比御諱字、且刑部丞之中、當時又有貞元、文治之比、安元任因幡、自如此事懸意問答、尤可貴者、

十四日、弘御所放御障子、積置種々物等、近臣奔走、少時人々退散、撤所積置物了、只唐物（色々御段唐綾、）二櫃被殘置、（連句連歌懸物云々、）即出御、歌人依召著御前座、以弘御所西母屋御簾内爲御所、其北廂二間爲歌公卿座、奥座右大將、大宮大納言被候、左衛門督候端之中央、予依仰座西方端座、宮内卿座東方端座、清範持參不參人歌、置文臺、次殿上人以上置和歌、信實、範宗朝臣、公卿、次各依召參、又臺近邊、範宗朝臣依召奉仕講師、其作法無違失、予候其南、宮内卿在講師後、家長同進參、大將大納言被候本大將座邊、大將讀師、（頗停滯、清範於其後取進次第、）如形被讀上、自他當時無出音人、無詠吟之儀、只讀上許歟、御製許僅詠之、依可講詩、頻被忩歟、皆詩常、天氣快然、事丁各復座、次文人置詩、（最前左大辨置不參人詩、）次師、左大辨在高、爲長卿等進參、長貞勸講師、（先置詩時同持笏、）文人多束帶、或衣冠布衣相交、公卿皆直衣、講詩之儀如例、（師讀師、）宜詩殊不聞、講了公卿已下著座、（弘御所奥座、西上北面、）連句連歌同時始

之、連句陽唐韻、連歌賦草木、雅經朝臣不參、（祭御神事、）只御句許歟、大納言時々被加、自餘木自不堪、一身似懸脊、每句五位殿上人（四位相交、）置唐綾一段座前、尋常句之時或五、或三、或二、置之、（又宜句有色々物、）但無尋常句之間、賞員數、色々事大略御所許也、予一兩度預此事、大納言時時有此事、依可被刷、各有精好等被返、可尋常由雖被仰、異樣事間相交、但連句偏精好、上句一句猥雜、下句四五相競之間、帥太府卿頗縮頭、精好相論之音滿耳、太喧嘩、今夜不得事歟、連歌及五十句、東方已欲曙、可限五十句由被仰、次被間連句六十餘韻云々、依曙被止、入御之後、各取懸物起、大納言被授上北面、末座者無可助成人、又棄從如此物、還有幽玄之謗、仍愁取之起座、太以見苦、遂給僮僕退出、似可恥、歸家即以審狀送山城守許、暫可從御書所遂由也、詩歌可尋皆、依窮屈、衙事廢忘、入道相國、前右府、兩僧正、尼公、實氏卿、雅經朝臣、光經、（已上不候此座、歌許進之、）右大將、（讀師、御製同、）大宮大納言、左衛門督、予、宮內卿、範宗朝臣、（御製講師同、）信實、家長、秀能、同候連歌座、（秀能候砌下、）文人關白、左右丞相、源大納言、（已上詩歌、）前帥、左大辨在高卿、賴範卿、爲長卿、宗業卿、孝範朝臣、淳高朝臣、賴資、宗親、爲俊、範房、長貞、家光、忠倫、（連歌執筆、）非成業左大辨一人歟、已無其人、世之陵遲歟、後聞、頭辨又獻詩許、

十六日、午時參院、大納言於弘御所被閑談、今度歌抜群由、殊有叡感云々、

廿八日、自右大臣殿、給直物勘文、末下公卿給之由被仰、

勘文

建保四年正月廿八日召名

神祇官

權少副從五位上大中臣朝臣隆朝（可削上字作下字）

權少副從五位上大中臣朝臣家康（可削上字作下字）

雅樂寮

權助從四位上安倍朝臣泰基（可削權助作頭）

木工寮

權助從五位上藤原朝臣孝道（可削從字作正字、削上字作下字）
攝津國
大目從七位上田部宿禰國持（可削持字作珍字）
遠江國
少目從七位上紀朝臣包里（可削少字作大字）
上總國
介正六位上平朝臣淸貞（可介字上加權字）
若狹國
大掾正六位上上宿禰岑高（可削上字作山字）
臨昏束帶、右大臣御共參內、即著座給、大臣召官人召外記、參軾、承勘文事退、持參莒、被仰內覽、已下略之、追可加之、

○六月

十三日、自內給御製百番歌合、付勝負進上之、後聞、天下逆卅一字者、皆預此事撰進云々、又不逆（誤脱アラン）雅淸朝臣同之、

十四日、庚申、曉行幸大炊殿云々、

十五日、昨日庚申、座主調進給色目、以假名本書寫之、事之美麗無雙歟、
あふぎあはせ、
左方ひさしのてうどをふりうとす、
ふんだい、
まきゑの二かい、（しろかねのたていたに、けん上をゑる、しろかねのすぢをいれたり、）
しろかねのひとり、（うゑのこしにをく、）
同はちふせにはしかゐあり、（なかにたきものをいる、）
しろかねのうちみだりのはこ、（しかものうらにをく、）
こがねのあふぎ、（歌治部卿詠之）
るりのもんじにてうたをかきて、うちみだりのはこにをく、そのしたに、よのつねのあふぎ卅枚をいれたり、
りうびんのむしろを地ふとす、
いろ〳〵のそめ物卅七にてつくれり、あかぢのにしき一反をへりにす、ちやうけん三疋をうらにつく、

かずさしのだい、
しろかねのからくしけのはこ、
同だいあり、なかに丁子をいる、
けさうのぐをかずとす、はさみ、けぬき、まゆつくり、がうがい、みくしり、くしはらひ、みなしろかねにてつくる、くしたなこひをちふとす、
おもてかうのきよれう　一反、
うら山ぶきのきよれう　一反、
とうだい、
きやぅだいをもちゐる、
たちひとつ、かたな二、まぼりぶくろ六、同きを五すちにてこれをつくり、しろかねのゆすりつぎを、あぶらつぎとす、同きふたはわんあり、たき物をいれてあぶらとす、しろかねのかうがいを、かゝけきとす、にしきのしとねのうちじきとす、
をもてしろききよれう　一反、
へりあかぢのにしき　一反、
うらしろききよれう　一反、

右方から物をぶりうとす、
ふんだい、
さうとん、御祭也、
むらさきぢのにしき一反、いろ〳〵のあや五十疋をもちてこれをつくる、からかわ一枚をしき物とす、
まへにからづくへをたつ、
そめ物二、まほかふぐろ十八、同仁廿三にてこれをつくる、したづくゑ、
かたびら五十、そのうちこん十、そめ物一くみ十八をもちてこれをつくる、いろ〳〵のそめ物十反、をの〳〵とをしもん、これをしき物とす、うらにちやうけん三疋をつく、そのうへにしろかねのからあふぎをおく、
歌宮内卿詠之
からのもんじにて、うたをあゝはす、
かずさしのだい、
こがねのからすぶり、こがねのふで三、同きすみ、

こがたな、これらをかずとす、しろかねのだいあり、さかう三十をいれたり、こんぢのからにしき一反をしき物とす、うらにちやうけん二疋をつく、
とうだい、るりとうをもちゐる、
しろかねのかめのうへに、あふぎはなざらをたてて、しろかねのからばな三ふさをたてゝ、そのえだに、しろかねのくさりにて、これをかけたり、あぶらに丁子をいる、みつのもんのけんもん さをうちじきとす、うらにちやうけん二疋をつく、
わらだ二枚、
いと百兩にてつくる、
ろくのからびつ二合、
まきゑのからびつのうへに、くれなゐのからあや二段にてつくりなす、はなだのからあや二段にて、あしあふこをつゝむ、
きぬ百疋、あさぎのかたびら百たん、あふぎ二百枚かけごにいる、

已上二合にわかちいる、
女院御方分云々
玉小唐櫃二合 合別唐物十段、人々懸子肩十五本入之、
建保五年六月十四日庚申

○七月
四日、酉時文章博士孝範朝臣來臨、周章出逢、全無指事云々、清談良久、秉燭之程歸、此次云、漢書之說、受故永範卿之說悉讀之云々、予云、六旬之遺 老戴白髮、雖人嘲難遁、先年自書漢書、及二三十卷、其餘執未忘、今聞此事、雖少々有受申說之志、如何、待涼氣、急可遂其事由芳約訖、

建保六年

○正月
一日、鷄鳴後出庭上、奉丑寅方、次禮拜本尊、奉讀佛勝陀羅尼壽命經、更付寢、

二日、今夜御方違行幸、中將供奉、隨身蘇芳袴、明日以後、猶可著紅梅由含了、
五日、巳時中將令參御幸、隨身紅梅袴、壷二藍、（山吹、萌黃單、）雜色二人、舍人蒲木、（濃色衣、）水干裝束舍人、衛府殿上人大略束帶、皆具隨身、公氏卿、（朽葉袴、）公雅卿、伊　時卿、（蘇芳、）自餘紅梅、
九日、或人密語云、元日拜禮、予入中門之間、（〇闕文アリ）
十二日、傳聞、今日內裏樂所始延引云々、大臣薨時、雖薨奏以前、猶被止音樂之由、內々有沙汰、
十四日、天晴、權大納言、（兩中納言中將、）正大納言二人辭退、（兼基、）（御今夜殿下參、雜隨被中云々、）權中納言賴平、顯俊、（兼、）宗行、參議忠定、國通、（兼、）定高、左大辨定高次第昇進、右少辨資經、（兼、）侍從藤親信、藤保平、式部少輔忠倫、修前秀康、但馬宗長、（座主因敕、）淡路高階資兼、（左大臣殿、）河內高階泰敏、（九條大納言、）藏人頭伊時、公雅、從三位保季、從四位下資賴云々、未明參內、太理退出、相逢參殿上、逢頭辨、勞帳等被召了、事已訖歟云々、權中納言一人在座、藏人伎催可著座由、源中納言予著座、執筆被仰云、受領擧、自上起座、座小板敷、權中納言以召使召外記召擧、此間瀧口名謁、天已明了、先是頭辨退出了、外記持來擧、（入筥、三通、每人封上書、）（云〻字）各取之、自上﨟持參、取副笏著座了、自上﨟重奉執筆、各復座、次予起座、又座小板敷之間、除目了、執筆令出給、予出無名門外、左大臣取大間筥、授權中納言、令退出給、奉過歸入、此間博陸於弓場令拜舞給、御共殿上人等帶劍取笏、實宣卿爲扈從參云々、可參院給云々、自御後出來陣給了、予徘徊弓場、權中納言召外記小板敷給筥、經階前著陣、予相隨著、（西向如例、）上卿召官人置軾、次外記置筥退、（此次仰硯折堺事、）外記置硯筥、上卿依目大間被出了、仍直移居、（殿下、）又氣色而進寄給大間、副笏復座、折置大間直裾、次卷取黃紙禮紙、返入卷返、黃紙書敕任、

敕

太政官

權大納言正二位源朝臣實朝

権大納言正二位藤原朝臣家通
権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顕平
権中納言正三位藤原朝臣顕俊兼
権中納言従三位藤原朝臣宗行
参議従三位藤原朝臣忠定
参議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国通兼
参議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定高
左大弁正四位下藤原朝臣定高
右大弁正四位下藤原朝臣範明
　建保六年正月十三日
次雖可書奏任別紙、先巻取折堺懸紙返入、巻返折堺・
一巻書奏任、式部召名、
　太政官謹奏
　太政官
左中弁正四位下平朝臣経高
右中弁従四位下藤原朝臣家宣
権右中弁正五位下藤原朝臣資頼

左少弁正五位下藤原朝臣長資
右少弁正五位下藤原朝臣資経兼
大外記正五位下中原朝臣師季
権少外記正六位上中原朝臣師光
以下次第書之、外国任人太多、依折堺不足、以外記介縦
加、先三枚、猶不足、又加一枚、外国之間介縦加之間、先書奏任別紙、依不足召加紙一枚ヲ了、巻返書之、
　太政官謹奏
　丹波国
権守正三位源朝臣通方兼
　建保六年正月十三日
巻畳之書訖、式部召名巻返畳之、又巻返書兵部召名、
　太政官謹奏
　左近衛府
将監正六位上、、、
七人歟、書之、
右近衛府

權少將從四位上源朝臣具實復任

、、、、、、

以下書了、卷返置之、

次卷返、召加紙、書下名、此間上卿召外記一人、仰大間可卷返由、外記卷之、

四位

平朝臣經高

藤原朝臣宗宣

五位

藤原朝臣長資

藤原朝臣忠倫

六位

橘以良

源親行

建保六年正月十三日

次書兵部下名、上卿命云、四位不候者、可書入復任人、予先年書之、大外記不甘心、內々相觸、後日止之由答了、猶何事有乎、只可書加由被命、仍書之、

四位

源朝臣具實

六位

藤原、、、、

左衛門尉四人書之、

建保六年正月十三日

書了卷返置之、次召名下名勅任別紙取副笏、大間懷中、氣色揖進寄置笏、奉召名等、次奉大間、復任上卿令被披見、式部召名、不見終卷之、取文他文下名等、入勅任奏任別紙等于筥、召官人召外記、外記參入、蒙目參軾、給筥、次揖被立、仍此間退出了、藏人頭夜前殊有訴訟、被問人々云々、共人又不可然、遂被補上臈二人云々、忠定叙非分三位、兩人補頭、世上之儀、官途之運、思而無詮者歟、藏人方、只賴資一人奔走歟、雖稽古者、猶未練歟、如何、

十五日、賴資催明日下名、節會已前、明後日女叙位入眼等共領狀、宗房催節會、

十六日、節會、賴資云、女叙位入眼守古儀、雖催申、近

代多被略歟、可在御意、予本自成不審、
十九日、大納言六條三位等晤談、淸範朝臣來、中將得骨不好鞠、不便之由、告有沙汰之由、
表紙云、此卷和歌秘說有之、不可有外聞、中殿御會事、

○七月

一日、庚午、
八日、臨昏右佐示送云、明日可被行除目、行幸以前、中時可參陣、申承由、
九日、參內、於御後相逢佐、問任人、答云、都合任人三人也、已在其內云々、自愛抃悅、無物取喩、至于兼官者、非前途事、雖不可濫、於身、此職本自、殊所繫其望也、於家可貴、於人不輕、尤過涯分、朝恩之至不知所謝、少時新中納言(宗行卿)參陣、予即著陣、賴資昇奧座下折紙、上卿披見、取笏氣色、職事退、上卿移端、召官人置軾、召外記、大外記師重參、上卿仰云、硯折堺、稱唯退、少外記持來硯置之、上卿氣色、予移坐座上、(不下、依第二三木也、)又氣色立進、取折紙復座、顧召官人召外記、外記進來、仰有勅任黃紙可進由、即持來、取之入筥、更卷取禮紙返入、卷返黃紙置之、次摺硯染筆二管、次取副紙笏氣色、置笏書之、

勅
民部省
卿正三位藤原朝臣定家(兼)
建保六年七月九日
太政官謹奏
左近衛府
權中納言從三位藤原朝臣忠定(兼)
建保六年七月九日

次卷取折堺禮紙返入、卷返折堺書之、

太政官謹奏
奧枚又書之、
諸陵寮
頭從五位下賀茂朝臣宣昌

建保六年七月九日

頭書ニ不知本位、申上卿、不知由答之、以官人召外記問之、外記歸來申之トアリ

放紱目各卷之、取折境禮紙書叙位、

從四位上

賀茂朝臣在繼

從四位下

中原朝臣師重

從五位下

藤原朝臣長經

建保六年七月九日

四通卷了、帖折紙入懐、取副四通於笏氣色、揖進置笏授四通、次授折紙、取笏復座、上卿披見召外記、々記參、召莒、予此間立退在閑所、暑難堪、日漸入了、雜色少々遣召、出來（不平禮、）車耗來云々、內覽外記歸參、上卿奏之歸著、召外記尋二省、不候云々、皆下外記、師重朝臣大外記如元由同仰之、予經階前進弓場、藏人以良出逢、又歸來拜舞、昇著殿上揖、又揖退出、經本路、

廿九日、傳聞、中殿和歌作者、昨日被定仰云々、院仰、序者（右大臣、）大納言四人、（通光、公經、通具、）中納言一人、（忠信、）參議四人、（實氏、定家、經通、忠定、）三位四人、（家衡、基具、家隆、雅經、）殿上人知家、範宗、經兼、賴資、行能、信實、光經、（依此事昇殿、承曆通宗例歟、）六位康光云々、一門之中被弃保季卿云々、定經卿子二人堪能云々、道之用捨、非愚意所及、

卅日、參院、可有出御云々、先是按察密語中殿和歌事、爲家今度可參之由、內裏有御氣色、而以父吹擧詞可申由承之、且存知歟者、予云、詠歌事始終非可思放事、隨又如形相連候歟、然而當時愚父眼前可加吹擧之分限、猶極不堪之由依見給、年來加制止、不合交衆、今無指風情、加增證據、只依晴事、忽可令列人數由奏聞之條、猶憚思給、只依別叡慮之趣可被召者、非此限之由重伺天氣、猶愚父可申之由被仰者、早奏達可候歟、按察甘心、又通平朝臣事、同大將可申乎由、有仰事由云々、予云、非身上事口入、極雖恐思給、保季卿不入此人數由承

之、家事極澁思歟、爲累代公人歌仙漏此事、不便候歟、兩方有便宜者、可有御存知奏達、又以甘心密事、今度人數、於予子息全非所望、定經卿子二人、其内一人、依此事昇殿之上成所望、擧子之條、甚可見苦事也、今朝此由含中將了、少時出御、隆仲卿相共入見參了、予退出、

○八月

十二日、密々下給御製三首、申殊勝之由、被進院、以御點可被定云々、人々歌少々、唯今進之、右武衞猶宜由答了、(兩宰相中將、宮内、武衞、知家朝臣、賴宗朝臣等也、)賴資、光經、信實先日見合、大宮大納言、四條中納言、同再三被示序者、御歌度々給之、自歌已闕如、行能又進之、

十三日、壬子、天晴、辰時令熊野御幸云々、(東洞院大路、)朝又給御製、院仰云、松御歌、叶中殿儀歟、(○已下闕文アリ、)先御遊、御琵琶、(主上、)笙、(四條中納言、)拍子、(前左兵衛督、)笛、(修理大夫、)和琴、(右三位中將家嗣、)箏、(四條三位中將雅親、)篳篥、(右兵衛督、)付歌、(資雅朝臣、)呂、(安名尊、鳥破、席田、鳥急、)律、(萬歳樂、更衣、三臺急、)

十四日、今日大府卿參内、序殊勝之由感申云々、

裏書云、

人々云、賴資置文臺、又掌燈、信實持參燈云々、後日右大臣殿仰云、先例依催立切燈臺掌燈、次仰文臺事、而今度仰切燈臺事、賴資立切燈臺、未持來燈以前、不待催進寄、取御硯蓋置之、次信實持參燈、賴資又供之、不得心、於圓座事者、其後又仰之令敷、同、

當時人々皆云、山途宇陀、予讀樣定寄然歟、依憶受庭訓、不隨時儀、

俗語長歌、(或知歌、)神歌、(唱歌也、)早歌、(神樂、)被引上之時、此等皆外田ト云、何限和歌、爲唯ト讀乎、

廿八日、自右大臣殿被仰云、九月十三夜内裏可有和歌、被召題、猶一首祝言歟、可員多歟、如何、題事又可相計、申云、一首祝事不可及度々候歟、只月題可宜歟、出題事惣不堪、不能計申、私案、博陸嫡子、毋他界悲歎之間、禁裏宴遊、無會釋事歟、近代之儀惣如此、

○十一月

十五日、參右大臣殿、仰云、右大將爲一大納言兼大將、今大臣有闕、早承大饗日、可用意由申入云々、可然乎、頗驚耳者歟、以此由被仰關白、被申曰、家通爲一大納言、他人可申大臣之條、惣不思寄、其上已有申者云々、只可在御計歟、仰云、閑勘先例、可思食定、重被申云、通光競望之上、及先例沙汰、有御不審者、更非所望之限、早可被任官歟云々、通親取時、撰衰老爲上臈時、我已超越了、今通光卿及通親之撰乎云々、然有可許之氣、昨日退出、今日又早參、若此事歟云々、於所望者尤可謂理運歟、將軍申狀、太有若亡歟、但年中兩度任大臣、并新任大臣一年之內轉任、何代何年之例歟、只有人之沙汰、無此政之沙汰、嗟乎悲哉、兩卿退出之後入見參、又仰云、日次太不快之間、只以別宣旨可除服之由存之、右頭已宣下云々、待持來可除服也、良久六位外記持參、入莒披御覽、止文被返莒、

右大臣藤原朝臣

權中納言藤原朝臣宗行宣、奉勅早可除服從事者、

建保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即令除服給、陪膳長俊朝臣、陰陽師國道云々、

今夜仰云、若關白兼大臣時、下臈大臣或受彼讓文、被宣下後爲一上、關白不兼大臣時、無上臈大臣、只自身以吉日、行一上之儀也、宇治左府爲內大臣、花園左府薨時、中兩殿下、勘先例、被沙汰極也者、

承久元年

○閏二月

二日、曉雨漸止、朝陽鮮晴、今日彼岸之始也、仍精進、省年預來請署、入莒、文二通、

一通

民部省請奏

應奉宛諦子內親王封戶漆拾伍戶事

若狭國貳拾伍戸
安藝國貳拾伍戸
讃岐國貳拾伍戸
右被太政官正月廿三日符偁、今上内親王所定者、應奉
宛封戸、具狀謹以申聞、謹奏、
建保七年二月　日　參議卿藤原朝臣定家

一通
封戸給奏
應奉宛諦子内親王御封戸七十五戸
若狭國廿五戸
安藝國廿五戸
讃岐國廿五戸
右被太政官正月廿三日符偁、今上内親王所定者、應奉
宛封戸、具狀如件、謹申聞、
建保七年二月　日
參議藤原朝臣在判
奥有杉木軸代、有表紙、弘三寸許、折入鰭帖、細紙爲紐封之、

四百

奏書加署名給、卷可加判之由申之、予披見經署書伊豫
權守、仍忽給紙令書改、加判返給、次封之、封上可書名
片字由申之、定字、書了返給、付藏人奏聞、并内覽返給、
加省文書云々、奉勅未關卷軸以前、遭如此事、更無先
跡、無冥助無機緣之條、已以露顯、徒可蒙誹謗罵辱、盜
而無詮者也、
廿三日、水無瀬里梅花ヲ取入衣筥蓋、以隨身秦頼弘爲
使獻大内、詠和歌一首相具之、書紅薄樣、立文白薄樣、
詠曰、
みなせ山ほとはくもゐにとをけれとにほひはかり
をきみかまに〳〵
即有御返事、書白薄樣、立文紅薄樣、其詞曰、
みなせ山ほとは雲井のはるなからちよのかさしの
いろそうれしき
此事其興多、仍所記也、

嘉祿元年

○正月大

一日、壬戌、自夜天陰、微雨降、未時陽景晴、遲明念誦奉拜佛神、奉讀誦經、今年早改稙盛之政、可逢堯舜之朝、未時許召使等來、依舊賜酒肴菓子等、去年又如此云々、

二日、癸亥、朝天快霽、巳後忽陰、晩景微雨、今日國母仙院拜禮之由、去年聞之、昨日非指可憚日、不知其由、右大將拜賀云々、轉權大納言慶也、依吉日見齒固鏡、老後嬾、而一日見之即撤、

三日、朝陽晴、巳間陰、臨昏千壽萬歲來、秉燭之後初月出雲間、昨日右大將拜賀、前駈十八、實有朝臣、實經、兼信朝臣來之次、令覽家吉書、賴氏乘車扈從、

四日、霜凝天晴、初沐浴、入夜無量壽院已下修正亂聲遠近聞、女院女房初退出、元三之間、參公卿不幾、大臣不參、元日宗(宗イ)行、基隆(保イ)、光俊、二日大將拜賀入腋中給、琵琶內侍殿取(改イ)之、賀拜(實基イ)、公宣、公氏、資經卿、三日雅親、經通卿、賴資朝臣、夜深歸參之後、地震二度、

五日、天晴、右武衞書狀之次云々、女院拜禮元日被遂、秉燭已後、上(皆イ)卿雅親卿、公宣、公氏、家行申繼(次イ)、資經、基隆(保イ)、光俊、經高、賴資(氏イ)、一列公卿座、不垂簾、掌燈拜禮之間、廳官光明光時奉行雜事、光時光資二人聽昇殿、顯俊所行歟、中將來、明日左大將殿拜賀、御共、殿上人去年之儀、實有安嘉門院御給、可敘三位、實經勞階四位、二人有此事、為家籠居、嫌御共歟、又中將三位同依此事歟之由、以行兼被觸仰、為家元三不出仕、卒爾不具、實有三位早加敘之次、可申請之由、可申之由、相國申給云々、其外資季、賴氏、能忠依五人大功、可召具基定歟之由、又被仰、前官如何、必不可為五人哉之由被申、相國幕下可參給御出立所、又於大將亭可被奉待云々、參拜(答イ)儀主人沓諸大夫、被催、前驅二十人云々、無超越之恩、同預籠居之怨讎、一旦執行之時無其抽賞、生涯怨歎之故預此阿黨、前生之罪報、只依此惡緣也、可謂難堪、元日小朝拜、博陸列給、已以公宣卿、為節會內辨云々、轉任大臣皆籠居、非據任官之輩、無出仕人云々、

夜深又地震、連々可恐、
六日、朝天陰、巳時晴、巳時聞書見來　從一位公継、從二位在高、從三位隆親、（北白河、）實有、（安嘉門、）實平、（中宮、）正四位下、（三善長衡、藤宗平、賓宗王、（生イ））從四下、（平範輔、賀道繁、安親職、藤家定、藤實經、源家定、）正五下、（源具兼（東一條）、藤光資、長朝（七條）藤憲長（宣陽）、大中臣定經、同永經、）從五位上、（高經基、藤實兼、同經成、丹波忠長、同光衡、曾公具、藤忠範、高階泰明、）五位四十五人、外三人、（源資平（氏）藤家成（同）藤公基（臨時））午時許依年始日次宜、行冷泉見兩兒、日入以前歸來、宗平朝臣借弓箭之次云、明日内府内辨辰時云々、權大納言殿御消息之次云、藏人頭兼受領、平季長寛平九年正月兼山城守、（于時頭左中辨、）同惟仲正暦二年正月補藏人頭、近江守如元、五位藏人又有例、皆近國云々、
七日、坎日、天晴霞聳、午後陰、申時微雨間降、雜人說、昨日左大將殿於冷泉富小路見物云々、前驅十六人（一六位有衛府、）基定朝臣、能忠朝臣、資家朝臣、賴氏在御共云云、有教朝臣女叙位、院宮御申文使叙列事等尋之、委示送之、此人雖有識之倫流、不持家記、常音信、每度委示之、依有内外舊好也、申始許闍梨下山來、明日以後隔日可參御齋會云々、又可參最勝光院由稱之、不知可否、是好無參出仕歟、今日二品親王日來參籠、（社頭二宮、彼所、）令出京給云々、妙香院御坐無動寺、可及二三月云々、即行向左女牛宿所、今夕實清朝臣來、以來以人令答歡樂之由、昨日御拜賀、依本所催供奉云々、
八日、夜雨止、朝天晴、加叙從四位上能忠、（嘉陽門當年、）正五位下兼輔、（七條、承久三年未、）基氏、（臨時、）實光、（府勞、）範輔、實平、實有、本官如元、入夜中將示送、明後日左大將殿直衣始御共、殿上人闕如之由被仰、右幕下御拜賀無人者、可參由申了、勿論之由申、此事本自非可遁避事、早可參之由答之、所詮皆以不遁之相傳歟、親房朝臣又讃岐國雜掌折紙、民部省年預新儀之貲（御齋會之間事、）之由示之、夜中下知年預之事、
九日、自朝天陰、入夜雨漸密、阿闍梨昨日無爲、公卿六人座列、刻限以前向右武衛許由示之、御齋會召物事、可切伊賀國由、國兼申之、仍其由示親房朝臣了、
十日、自夜微雨、忠弘入道告送云、在京武士悉戎服馳

走、巷說云、三井寺有事、不知實否云々、中將又示送、
三井寺之南院之燕、打破中院之修正、企狼藉之間、講
師負手、依此事、本間左衛門向三井寺、武士馳走云々、
年始十五日之內、尤奇怪事也、園城凶徒可滅自門跡之
故歟、世間之不善、必發自彼惡徒歟、若不進下手人者
可搦取云々、未時許閑梨來、著衲袈裟、御齋會一昨日日入以
前事訖云々、存外事歟、即參官廳丁、入夜爲方違宿忠
弘宅、中將來、左大將殿直衣始、今日延引、明後日可參、只
今自右大將亭歸來、近日事、白馬節會公卿九人、內辨
內府、公宣、左大將、公氏、實基、親定、乘綱代車、伊平、賴資、
外辨參入、不及暗晴儀、敍列、雨儀、被改雨儀之間、次將
皆弃笏退入云々、不知參內、將定事也、次左大將殿本自依短不令剪
杖給、右大將被剪云々、件日實忠參內、手取闕腋尻步
陣云々、近代尻籠、次將皆持笏、今又依模公卿儀取尻
歟、至恐未練之輩無敎訓人、任意狂亂、可悲世也、誰知
之哉、只如振子之遊、一昨日左大臣轉任拜賀、中納言
實基、實忠、言家扈從、件大臣侍、去四日於德大寺家醉

鄉、無是非斯合五六人蒙疵云々、元日關白出仕、御共
人、宗平一人、他殿上一人不出仕、暗恐無沙汰之餘、忘
身上給歟、二日中納言中將拜賀、三日又被參所々、共
人又宗平、云々、殿上淵醉、伊成朗詠今樣行事云々、然
兼作出仕不扈從云々、實首在共事不見習、而主從不知
歟、白馬內辨時綱扈從、左大將殿能忠一人賁家參會
陣、下車給之間、立車傍云々、其日紀雜犯、廷尉只三人
云々、當時穪文又爲番長云々、六日御拜賀、外祖束帶、
答拜、主客二拜、先令立中門給、主人下南階、客令進庭上給、
拜了揖讓、主人先昇、次客令昇給、次被引馬二疋、殿上人請取、
次自中門廊令出給、北政所渡御御覽、右將軍烏帽直衣、被坐
閑所、相國室同被渡坐、榮華繁昌之主、極古今無比類
歟、又傳聞、敍四位少將、當時皆不被仰敍留云々、
十一日、天猶陰、辰時又雨降、午後晴、天明歸家、午時
許心寂房來談、閭巷雜人說、乖除目博陸任意可行由自
稱給、以前除目不任意歟、極爲奇、但元曆大地震之夕、
巷說云、今夜重大震、可打返地云々、若見去年事、雜人

之所云出歟、右大臣辭官、子息可任大納言、左大臣又
去官云々、只以狂亂爲時政、何事不被行哉、
十二日、朝天猶陰晴、終日不晴、後聞、左大將殿直衣
帶劔　帶劔具隨身
始、爲家、能忠、資季朝臣、御共令參內裏、北白河院給、
相國參九條殿給云々、各令見物給、
十三日、朝天遠晴、入夜參前相國亭、越前國司奉謁之
間也、加其座、今年熊野參籠、七日歸洛由聞之、前內府三御山定高卿同帥入道本宮四人參會云々、自本宮下向、持
明院御所造營、二月事始、六月上棟、八月御移徙、按察丹後國承之上、日時
等事申沙汰由申之、退出之後暫奉謁退出、左府除目一
度勤仕、一定可去職云々、狂亂之世、人之昇進早速、實
以不思議歟、通具卿稱大臣超越由籠居、具實又籠居、
而著直衣、元三中參內云々、世上之儀云而無益、
十四日、遊澳快霽、巳時許中將相共向北山、見勝地景
趣、禮新佛尊容、每事以今案被營作、每物珍重、四十五
尺瀑布瀧碧、瑠璃池水、又泉石之淸澄、實無比類、未時
許歸廬、
十五日、天晴、午後漸陰、夜月朧々、念佛以後奉書阿彌
陀經、入夜向右將軍亭、以此中將依潔齋事、洗髮之間、
不對面之由被示、即退歸、知景法師來云、可參吉水由、
大夫僧都奉行被仰下、仍明日可參者、當時不知何事、
早可參由答之、
十六日、月蝕、蒼天遠晴、巳時許知景法師來告、富永御
領、阿闍梨已拜領訖者、以少年不肖之身、賜先師所領、
數ヶ所之內、只一所相國被分奉、無是非給之條、實餘
身之恩也、以愁札馳申了、日入以前使者歸來、申時許法
印被過談、入夜明月無片雲、
十七日、朝天陰、間晴雨灑、午時許參九條殿、以有長朝
臣被仰云、只今以年預賴次、可爲年預之將之由、可被
仰中將、其由可告示歟、申云、可爲年預由、去年粗承候
此事、故殿御時、親能朝臣御時、定家被仰之時、以久景
被仰下候了、仍年預將曹等來告之儀、忽不存候、若所
見候哉、歸來云、兩度如斯、而故左大臣被仰師季時、被
用賴武云々、此事被尋申松殿、猶付古儀、賴次可宜由被
仰、仍如此被仰下間、心中頗不得心、雖正儀何不被用

二代之例、被用故左府哉、抑件事只以人申承之由、人有之、又喚中門廊對面、有例歟、近代 近衛舍人對面可宜歟、仍書恐札、以雜色介恐告、頼次已向了云々、此事兼不承、頗以不得心、于時見參之間、又召番長種文、御隨身之間、作法子細等、以有長朝臣被仰下、又申上存旨、甚有興、彼所存又不違文書之所裁云々、申承世間事等、秉燭以後退出、於中將門前問此事、行向吉田之間、頼次來、只參入可承仰由、被召仰由、云懸靑侍等退歸、甚不得心由稱之、仍以侍爲使者、行向彼家、今日爲御使來臨、他行之條恐申、又被來觸、有事煩、只早對面畏承之由、申之旨、可被申大將殿由、可示送由、計示歸家、可遣馬允光兼由答之、

十八日、天猶陰、巳後雨降、申時許陽景見、又雨、猷僧都來談、自冬老病不出 行云々、適介眼談 往事、又聞所勞由、迎寄今姬、入夜知景法師來、謝江州喜悦事、今日中將參詣日吉云々、

十九日、坎日、夜雨止、朝雲晴、中將昨日 參詣了云々、明日安嘉門院御幸、年始、侍御車院司關如由、依催供奉、頼次答承由云々、今朝示送之、

廿日、辛巳、天晴、風靜、阿闍梨來、今日登山可參坂本云々、除目明日始云々、今年御前儀初度、也、巷說、可被行道理云々、道理之體尤可見事歟、秉燭以後出一條室町邊、見女院御幸、少時左大將被參、牛部車、中將相隨、出車出門外、實忠、宗平、公賢云々、不知一定、良久出御云々、殿上人憖不見、頼氏、實清、俊隆、伊成等歟、具隨身束帶、人五人許、自餘不見、公卿經高卿、直衣、光俊卿、束帶、隨身四人、公長卿、家行卿、衣冠、不具若督、大宮右府流之儀云々、定高卿、束帶、院司四人、長頼、知宗、爲家、長清歟、御車宗房、御後追前、檢非違使出車三兩、見了歸入、天陰雲暗、」

廿一日、壬午、天顏陰、陽景見、申後雨漸密、女房參七觀音、䍐地白梅開、去年二月中旬開、覺法眼來談、自然及昏黑、兼季三位送書狀、此人住關東之由聞之、不知歸京之時、

廿二日、自夜雨濛々、入夜三位兼季卿、被枉駕、此事大略法性寺前執柄之御使歟、侍從言家、亞相御共、艶氣之故也、去々年冬以後違背、音信不通、左府之進止者也、咒

城他郷之由中披了、彼亞相拜賀、無可相伴者云々、世間之勝事、于今不聞及歟、比興事歟、此三品、三年在關東之間、舍兄僧都、去年七月早世、所緣闕而空歸洛云云、人運力不及事歟、自他可悲、

廿三日、天猶陰、未後雨又降、侍從來、參賀茂歸路云云、酉時許退歸、

廿四日、朝陽晴、雲頻飛、經國宿禰來談、未聞除目聞書、巷說云、在高辭兵部、自受二位號、顯平叙三位之由有其聞云々、臨昏見聞書、侍從藤公蔭、源定具、山城中原定職、大和紀久直、參河守藤爲綱、下總平常秀、下野藤朝政、播磨守信廣、權守國通、讃岐權守隆親、大隅江信房、對馬藤範房、左少將源家定、右少將實經、諸司允已上文官廿二人、諸國掾介等、左右將監五人、左門四人、右五人、少志拾二人、左兵七人、右兵六人、左右馬三人、正五位下敦直、高階經基、藤公輔、藤定雅、從五位下朝政、常秀、使宣旨左衛門藤忠尙、後聞、經基辭少納言敍之云々、此内兵衛尉藤爲光、左馬允藤忠政、臨時、其名字可憐、

廿五日、天晴、依冷泉犯土事、女房兩兒等來臨、申時許中將來、自一昨日籠于北山、人々如例遊宴、三條納言說除目雨儀、雅親卿、公宣卿、弓場列宮文、可融立部下歟之由、忽成不審明義門内成此儀、之間、我加其中示告、用例路由語之云云、御前儀僅四年之間、又及不重歟、人心如此、三公每夜出仕、五位殿上人等、右府火櫃置座前、並宮文、右府無言、左府令置直云々、宮文訖諸卿皆退出、一人在座由語云々、夕各歸了、今夜宿東小屋、風冴寒、

廿六日、霜凝天晴、早旦信實朝臣來談、洗髮、依目病沃菊、入夜女院女房退出、中將來、

廿七日、朝天遠晴、午時許參御室、出御見參之後謁法眼、申始歸廬、近日白梅單紅梅盛開、路頭芬々、

廿八日、自朝天陰、夕雨降、昨日下名云々、午時許見聞書、少納言藤爲綱、父隆範辭左京權、侍從藤資清、宮内大輔藤邦成、大膳權亮平繁清、甲斐守藤維綱、近江守藤親賴、越後守源季保、出雲守源義清、豐後守安陪資秀、同叙辭、左近

權中將藤資平、雜任文官九人、武官卅三人、正四位下長倫云々、仁和寺南遊墻根、單紅梅昨日見之、語法眼、今日取寄栽南庭、依早速開也、未時許到來、夕隆範朝臣來談、三男爲綱頗有書出漢字之志、仍吹擧之、今年十七、任少納言、自愛之由也、去年內侍所御神樂末拍子、定中庭火許歌之、即下了、和琴、有資、笛、公頼、皆韓神之後下之、一人與好氏始終勤仕了、殿下殊感思食由被仰少將、內侍今度六度未下之、八幡御神樂相加七度勤仕云々、耽道之思、大可感事歟、雨降後歸、

廿九日、終夜雨、今朝晴、今姬參大谷齋宮、明日行南京、女院女房歸參、今日渡御修明門院、暫可御彼御所云々、

卅日、天晴、風靜、今月又空過、如片時夢、

○二月大

一日、戊辰、終日天陰、入夜微雨降、西面紅梅八重盛開、

二日、夜雨止、天猶陰、巳後雨間降、午時許心寂房來談、後聞、今夜御方違行幸云々、

三日、天猶陰、夕陽晴、右中辨奉書、來七日松色迴春久、絶句、以榮爲韻、左大將殿御消息者、甚昧不堪、久絶交、若如人數有殊子細者、可承由申之也、未時許參九條殿、見參之次申云、御作文候者尤和歌可然歟、故殿常仰云、一門賦詩、不詠歌人、只宇治左府許也、尤可有歌沙汰由、令敎申故左大臣殿給、思此事、尤和歌御好可然歟、有御許容、即以有長被書出歌人、家隆卿、知家卿、範宗卿、爲家卿、信實卿、信定卿、地下、有長、公卿皆詠歌例也、召大藏卿被仰題事、松不改色如何、申云、何事候哉、序被仰家光朝臣、即可告示此人之由、被仰間辨、心閑見參、秉燭程退出、大將殿御著陣、同九日云々、

四日、霜凝氷結、天晴、自九條殿仰云、引見舊記、法性寺殿初度無歌、大臣之後有和歌、宇治左府初度有和歌、仍可止歌歟、申云、如今仰之勿論候歟、又被仰云、天永有饗饌、依彼例可居饗哉、申云、舊儀不限文場饗饌、盃酌人皆醉鄉、近代雖居饗、全以不行、只爲沙汰之

煩、於此事者、只付近例不可然歟、如何者、

五日、朝天陰、微雨漸降、申時陽景晴、未時許法印被來坐、入夜中將來、公賢中將母去比逝去、其息女腫物病、歎息之餘終命、中將在嵯峨云々、三月可有公卿勅使、兩社行幸又延引云々、

六日、天晴、禪尼參詣嵯峨栖霞寺、

七日、霜凝天晴、九條大夫來臨、忠弘自播州送樹二本、（輸柏、奈良、）日入以後參北白河院、日來依所勞久不出仕由、示右金吾、戌三點許歸廬、招泰俊朝臣令修鬼氣祭、此冬春之間、世間疫癘滿道路云々、

八日、天晴、午時許中將來、昨日參北山、近日每人被充櫻木、被栽前庭云々、人々物語之中、（長衡朝臣等說、）一日比一上亭射小弓、負態方鵃一羽、酒一瓶、可進由示賴次（非近習物、只依召勤事、自後院近入歟、）賴次此事不思得之間、剪紅梅大枝、雄雉雌雉各十羽、（如小鳥付之、）大瓶入酒送之、納受饗應云々、又親昤法眼深淨、語或人云、去年聟俊保俄任少將出仕、隨身裝束欲忿調之間、後見法師取出、一度著用美麗裝束二具、成奇問子細、或中將如任中納言、隨身不可入之間、忽其裝束賣之、（四具、）聞之二具買取由稱之云々、同人々云、知信等說、歲末年始所進之上林、皆以彼家人所賣、買取進之云々、事體雖不及注付、依聞驚不默止之、

（今日者平絹直衣、例指貫、）日入之程參九條殿、（及乘燭參著、）右中辨、（奉行、）大藏卿許參之間也、人々漸群集、大藏卿傳內々仰、（于時予、宮內卿參也、）天永（法性寺殿剎度、）殿上地下任位次、相交置詩、後々例無其事歟、今夜每事被遂天永例、此事如何、且可相計、予申云、每事被用彼例者、此事又何事候哉、宮內卿云、雲客若存不可然由、人不可然歟、如布施取之時、不可爲位次由、有難澁人、但於被用彼例者、又非此限歟、其後二條納言參入、以有長朝臣又被仰此事、又仰云、天永上臈納言（宗忠、基綱、）二人在座、而第三人（大藏卿爲房、）爲講師、若依上臈被憚歟、於今夜者只依例儀可有御存知歟、又此御時故帥入道賢、爲講師者、納言諸置詩事、位次吉例云々、相分常例也、兩樣共何事候哉、猶相分可置云々、次左大辨參入之後出御云々、右中辨相觸、納言已下次

第著端座、皆直衣、太府卿暫退下、追著座、次置文臺、皆大夫、立切燈臺、撤本燈臺、次置詩、序者大內記長貞束帶、副笏參進、頗膝行、置笏置詩、左廻退、殿下御西簾中、搔開御簾御覽、仍左廻歟、次第置之、左右廻面々相替、或膝行、或不膝行、持笏人副笏進、置笏置詩、右中辨在中門廊壁下座、揖立置詩、不揖而退、復本座揖、淳高朝臣置之、公卿經座中央、進文臺南、向北座置之復座、予又如此、今夜各於座聊披見、卷之持參、置時不披之、中納言又立進寄、雖咫尺立、置之間、殿下即可被取詩由被仰、即取之、又仰云、文臺ヲ可直、殿下服座去カヘテ說之也、顧見召寄信盛令直、此間召講師、義高進著圓座、納言顧召寄大藏卿、左大辨各進、在納言北座之中央、又召右中辨、召寄孝範、淳高、長倫、雖叡慮只仰名字二字、猶可仰朝臣字歟、大學頭朝臣、文章博士朝臣、とも也、可仰、如何、兩翰林參長押下、次孝範朝臣參、坐其西方、講師讀序了、儒卿二人詠吟三反、次講詩、但兩人之外不出音、七八人之間、孝範朝臣稱病退出云々、依地下不成勇歟、講了納言伺御氣色、主人賜御詩、納言及而取之、披置本詩上、講師讀上、詠吟之間、講師出頌音、兩卿同助音、講師退後、兩卿猶如本詠之、納言押疊詩、群卿復座、次主人入御、各動座、自下退下、予作立與宮內卿言談、自然及良久、人々退出之後退出、宿忠弘宅、依窮屈爲略町數也、于時曉鐘頻報、愚詩、

松色過春春樂成　料知仙算久誇榮

老松伴得拙貞士　三葉狎恩大樹營

沈淪讒考之身、忝過三代之新任奉仕、依顧遲述懷也、納言語云、忠定卿自年始參籠春日之間、與愛物藤王丞、同宿、其事不得心、去冬件藤王參金峰山、相公經營乘新調輿、著色々狩衣、侍四人供奉、母同丞、騎馬在共云云、

九日、天陰、未後甚雨、夜深如沃、早旦歸廬、自昨日彼岸、雖精進窮屈平臥、

十日、春雨濛々、申時陽景僅見、雨中閑寂、一昨日人々言談事、思出注付也、除目職事於朝餉奏申文時、主上御南一間、關白候臺盤所障子下給、先々御所中央間第二也、關白伺候朝餉給了、先先即此關白伺候云々、彼是相異如何、又初奏吉書日、

日御座如官奏立机帳、後日人成不審之時、關白我不見之由稱給云々、其日候御前不見給云、宗房經年中隙子南、家光經北、宗房進御座間弘庇、如外辨前召使折向西云々、家良卿雖任納言惣不見云々、除目執筆一事以上惘然、大間又散々、於座召宗房、東海道國ヘ何々國ゾト被問、宣說之詞頗進退谷云々、比興端多、向後又以不及當時歟、折指數之、每度有七云々、

十一日、自朝天陰、中將來、今夜北山修二月云々、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昨日凌雨、被遂大將殿御著陣、中納言宮內卿參御出立所、四位少將闕如、欲被渡資季朝臣、被仰頭辨、稱物詣由不申沙汰、被仰有親、殿下御座堀川殿、奏事不通由稱之、仍以家光書狀示頭中將、頭中將奉書於二條東洞院到來、資季參會陣、著座了、御共爲家卿、能忠卿、敷政門於右將者不憚通之、自餘上官之外不往反歟、能忠有長皆融之、立其內、老耦猶如此、甚奇怪也、入床子座東礎下、經床子座令入給、次將爲家、資季、實清、所役、事了又歸參九條殿云々、申時參北白川院、謁女房命吾、之間、新宰相參會、白二衣、入綿、浮文薄色指貫上括、薄花山白裏厚平括狩衣、上下不相應之姿歟、即退出、依權門同座無心也、

十二日、終夜今朝雨降、晝間或降或止、西庭紅梅或開或落、安嘉門院今夜還御本御所云々、日來御于四辻殿、修明門院御所也、女房退出、

十三日、天晴、遠忌、晝從嵯峨、午時許請住心房、受戒訖之間、僧正長者、被來談、被歸之後、上人又被歸、今日齋會、入夜中將來、次云、陰陽大允と云者在關東、近年如此者不分別名字、其官讓子息、其子息在京、父妻本自好色、在京、子息又通之云云、件妻月卿雲客已下相見、正月晦比稱禁裡近習殿上人者、入臥件所之間、大允搦之面縛、以太刀之峰打、又打損其面、所乘馬稱寮御馬、仍引進於大內、無諍說、舍人男切本鳥、翌日可將向六波羅由相議之間、繼母摺手足請夜中恩免、大允行武藏太郎許、不出云々、相憤由歟、件女喚聚世間之艷美、每人調送美服袍已下、綾羅半臂下襲指貫表袴、常相營云々、件物買取以康入道家、

大炊御門萬里小路、居住於其所、有此事云々、
十四日、自夜甚雨、申始天晴、女房參詣新日吉祇園吉田賀茂、夜前事又或說云、今月朔日事也、父大允晴光弟云々、子息稱新大允、六波羅近習者也、此說所生之母云々、已及五十之齢、元好若夫、生盛兼朝臣子、如此之輩不斷往反、其夜衣冠之人來、曉更退出、大允搦取件男面縛、車宿以太刀打々切其頸、相具欲向六波羅之處、母從乞請、不曙以前赦免、兵衛佐親氏稱落馬由不出云々、（後聞、舍兄成實朝臣有此聞云々、）
十五日、天晴風烈、少將有敎朝臣明日祈年穀奉幣御劍役事有消息、委示送云々、今日有所思拜夕陽、西日入山、東月初昇、櫻早花一兩開、梅花未落、春之風景自然催感、中將來、明後日相具母儀、欲參天王寺、而（向イ）北山弓昨日負態之次、博奕又負返之間、依其事、身參詣忽留云々、親氏事主上不知食云々、人又成憚不申歟、入夜女房歸參、
十六日、天又陰、夕雨降、自去年十一月、以家中女小女等、令書源氏物語五十四帖、昨日表紙訖、今日書外題、生來依懈怠、家中無此物、（建久之比被盜失了、）無證本之間、尋求所々、雖見合諸本、猶狼藉未散不審、雖狂言綺語、鴻才之所作、仰之彌高、鑽之彌堅、以短慮寧辨之哉、禪尼女子弟、行冷泉、明旦相具參詣天王寺、
十七日、朝雲飛西、雨猶間降、酉時許雷電一聲、曉更三條河原東邊有火云々、雨中寂寥、晩梅早櫻昨今開、終日風烈、雲奔西北、舟路定有恐歟、
十八日、天猶陰、雨間降、入夜中將來、天王寺參詣、昨日依風波逗留大佛邊、今朝參著之由、下人來告云々、中將依北山弓事窓留了云々、明後日經營其事、法勝寺尊勝陀羅尼被遂了、導師覺敎僧正、前院御時、依仰法用之時、諸宗僧皆立、今年山僧等相議、又不立云々、
十九日、天晴、巳時許參權大納言殿見參、自然移漏、日入以後退出、秉燭歸廬、忠弘入道只今歸京來、（細川越中之郡、）戌終許西方有火、甚遠云々、（若西京歟、）天王寺有書狀、十七日宿于三島江、十八日參著、

廿日、天晴、雨間灑、未時許女房又有輕服事之由被告、去冬延壽御前之母弟鶴王御前と云、又自年始病、待時由聞之、定其人歟、相門一腹已無殘歟、日來坐于六條爾宅云々、

廿一日、自夜甚雨、巳後止、陽景間晴、雲雨不定、曉更送車、女房於門邊令除服、忠光令參、

廿二日、天晴、風吹、覺法眼過談、御室爲御湯渡御圓明寺云々、七ヶ日、一昨日遂持佛堂供養、件願文御室御草云云、謝返之後、參安嘉門院之次、先行北毗沙門堂歟、見花樹、不扣車廻四面、末代之壯觀也、已盛開、漸及日入參北白川院、新宰相著直衣浮文指貫、參入、即退出、行冷泉宿、方違、

廿三日、天晴、日入之程歸、今日安嘉門院密々渡御北山、中將御共、心閑可御覽云々、心寂房來談、

廿四日、天陰、小雨灑、未時天晴、天王寺迎下人等送之、

廿五日、天晴、風吹、午終聊有夢想、今年未遂物詣恐思、仍明日欲精進、酉時許物詣人著此家、廿二日見聖靈會、松殿大納言忠、母儀相共參詣、七日歟、侍從定實已下如諸大夫物四五人在輿共、母儀輿在姬君之前云々、已擬彼御妻室歟、大納言著淨衣指大腰刀、以銀作成、近代貴賤所相好也、大藏卿相具子息二人女房、同參詣云々、

廿六日、天晴、洗髮始精進、傳聞、醍醐座主一昨日手水之間、中風忽不動身、昨日逝去云々、櫻會明後日之由兼有其聞、右中辨云、大將殿御作文延引、來月八日云云、性兼房書狀之次云、近日在醍醐、定範法印爲櫻會、令練習童舞、入輿之、翌日洗手之間忽中風、即時終命云云、無常之世不可驚、

廿七日、天快晴、辰後陰、

廿八日、朝天陰、巳後漸晴、中將來、依輕服不面謁、禪尼被坐別屋、府年預賴次來、付解狀、府領出雲國、出雲國年來無煩勤仕陣座疊、忽依地頭之妨、不敷疊之訴訟云々、事已重事歟、先申大將殿、隨仰可侍職事歟之由答之、定修下山來云、坂本御宿所に日來祗候、聊有御不例

事、(咳病不食、)但有御宮廻云々、暫於京可服藥之由稱之、退歸了、未時出京、(忠光忠康房任相具、)於山階邊過納言、騎馬者濟濟焉、依有耻隱于路傍、日入之程參著、秉燭以後宮廻、奉幣之次參彼御宿所、見參良久、今日宜由被仰、亥時許歸參寶前、又退下疑宿所、致成卿每夜奉幣、

廿九日、天快晴、暑初催、鷄鳴以後歸洛、於山階日出、往還之間、社頭路次花盛之最中也、田夫樵父悉揷一枝、桃李淺深又滿望、過白河邊、只有懷舊之思、昔與舊遊翫花之所、時移事去、花猶每春不回、古木折盡、堂宇滅亡、新豐逍民只有一身、依恐暮齡之身、不能暫眺望歸廬、左大丞以書狀、又被示直物事、此事頗難辭歟、坊城相公病惱危急之由、於坂本聞雜人說、仍以房任示送承驚由、本持病更發、昨今又小減由有返事、自去冬未出仕云々、大略損亡之人歟、妻室自去年在伊豆未歸洛、人口狂亂云々、

卅日、(辛酉、沒、)曉更風雨猛烈、後曙鶯啼之後、天如土塗冥、少時雲漸散、巳時天晴風烈、終日大風、去夜坂本先々宿所之女住所二字放火燒失、又去夜宿所燒亡之間、盜賊亂入散々云々、是此邊時々止宿、結怨念惡徒之所爲歟、無緣之物詣賊有怖畏、(後聞、成茂弟社司忠快法印並親(數イ)八郎等、惣近邊小屋數多燒了、)

○三月小

一日、壬戌、坎日、天晴風烈、大風發屋(散イ)、終日不休、

二日、天快晴、去夜歡喜光院乾方一町許燒亡、強盜入放火之故云々、午時許參安嘉門院、次參錦小路、(大宮、)大納言殿依頻有召也、見參移漏、及日入退出、參北白川院、謁女房、亥時許歸廬、宗淸法印書狀云、幸淸所望已成就、於今者所(可イ)存遁世之儀者、能可被案由答之、能季卿養女師季朝臣妹月來病惱、今朝逝去、三品幷能忠朝臣皆遁喪云々、(年來養一腹姉妹云々、)

二日、天晴、

三日、天晴、

四日、天晴、巳時許參九條殿、大藏卿參會、示合仙家詩事、相共入見參之次、雜談、去月祈年穀奉幣左府當日定、大內記覽宣命草、大臣問云、辭別何書與哉、申云、

廿二社一同被申時、奥書流例也、一兩社有辭別時別草進也、聞之甚有不審之氣、重云、伊勢宣命爭不別乎、申云、伊勢猶於草者、無各別之儀、淸書之時、諸社所書分也、伊勢一社奉幣時、猶其社卜書、又草奉書伊勢由、兩說候之由披陳之、聞之甚分明之由更有感氣、每事蒙々、中納言中將可行給此事由、兼有沙汰、改之、被行祈年祭了、殿下仰云、法性寺殿以前皆初度被行祈年祭、故內府又如此、故殿爲替其事、先行祈年穀給之後、八條左府家此大將用之、關白故左府又如此、而此人又替此儀歟、天變非雜人皆稱見之由、（十九日廿一日廿三日彗星歟）、司天皆申不見由、但不蒙密奏、安家等（道昌等）小々稱見由云々、廣田前海水變血色、（日來聞雜人說、昨日實伯朝臣申上云々、）汲取入桶之後變黃、（如紅汁云々、）强盜入幽林坊面縛守護男、任意取雜物、孔子靈像適修補之後、懷大學寮釋奠、具足等移置此所之間、又放靈像幷天神御影、禮服具悉取之、御笛等散々踏散之、翌日吉上見付面縛男解之云々、社稷朝廷事如法窮盡之時歟、悲而有餘、及日入歸廬、夜半許南方有火、以下人令見、自七條坊門油小路赴南及梅小路、其東西無事云云、

五日、自朝天陰、午後雨降、笠置事如例沙汰送云々、

六日、自夜甚雨、終日濛々、入夜如沃、依無衰日之憚、以盛綱問中御門三位悲歎事、秉燭歸來、

七日、通夜甚雨、未時許休、天猶陰、依脚氣無術不參最勝金剛院、聊依有招請參大相國亭、（中時許、）奉謁、秉燭以後歸廬、性惠房自醍醐被宿、

八日、朝間雨暫休、午後又降、臨昏如注、午時許中將來、昨日依催參左大將殿、御共參最勝金剛院御八講、（前駈六人、令出給之間、御帶表乎自右來指、作恠示告、有長令乘御車給之後來指直、甚奇怪也、）內府、大將殿、二條中納言、大藏卿、藤三位、（長季、）隆範、重長等立行香云云、一昨日又內府、大將殿、大貳四位等六人行香云々、明日臨時祭使成實朝臣陪從等、頗近日人口事有所思云云、舞人不聞及、氏通、（養父中納言經賢云々、）新少納言、（隆範朝臣子、）雨降如沃、以昏狀、御作文延引之由問近習人々、答云、御作文一定也、此事甚無心不可然、是又非指日事、出仕不

令期、儒者逍遙、外人等祇候參入、甚不便事歟、使者歸、事已及申時、仍愁著直衣參、甚雨之逍路進退谷了、舉燈之間參著、庭上如池水入沓中、殿下出御、仰云、此雨止歟之由存間、彌以甚、可令延引歟、奉行右中辨參入、又被仰此由、申云、縱雖參入、披講數刻、深更退出、彌可有煩、被仰延引由、何事候哉、以使者欲示告之間、孝範朝臣參入云々、予云、即所可被告示如此人也、已以參入了、於今者還又不便歟、只雖人數不多、以參著人被遂、何事候哉、大藏卿中納言參入、各參御前、又被申此由、仍被止延引之儀了、此間申所勞消息等又到來、兵部卿、今度內々所望可參云々、今所勞由、在大辨、胸病、近日依每事不具、出仕多懈怠云々、依病之煩歟、宮資高朝臣、義高朝臣等也、權右中辨無音不參、宮內卿又參入、暫被待親長朝臣等、不見之間、各申可被始由、殿仰云、主人在簾中之時之儀、置詩之時如例置之、講師進時取文臺、御簾に向て置之、講師座向西可坐也、講師納言、可被存、少時依右中辨告、各著御前、主人出御、殿下御簾中、諸大夫四人置文臺、敷講師圓座、置打敷立切燈臺、

持燈臺之人取波燈、取高燈臺退、次序者文章博士長倫朝臣取副笏膝行、置笏置詩退、次地下文人、次第置之、及于信定朝臣、次殿上人六位藏人高長以下及于淳高朝臣、次宮內卿自座中進文臺南對北坐置之、今夜可著奧端之由被仰、仍大府卿奧座、次第進置了、中納言猶立置之、坐圓座東板、取詩召講師、大內記長貞、束帶取笏、昇長押之間、依仰經納言之東向西座、文臺ヲ御簾前ニ置、中納言講師與ニ向西坐、召信盛、其詞信盛、令撰重詩、此間召右中辨、兩文章博士、孝範朝臣可近參由被仰、各候長押下、先講序如恒、此兩度講師惣不讀人名、若是近代之儀歟、大藏卿孝範朝臣詠之、納言又聊助音、次第講之、淳高朝臣孝範朝臣腰句再許詠之、至于公卿胸句同詠之、腰句或及兩三反、御作回韻、皆詠腰句數反、又胸腰句、次頌聲了各退候本座、主人入御、各動座、即退下、予即退出、濕損事無極、入忠弘宅付凝、臨時祭加陪從闕如、被求叙四位者之由聞之、伊賀國司歟、有長皇太后宮亮有經子、二條中納言養育、於年齒兄歟、忽出望、仍今夜叙四位、求表袴令著之由、納言狂言、世

聞之儀如此、每度陪從墓之叙四品歟、每臨時祭可儲位
記哉、日來奉幣之時、春日使偏五位勤之云々、予蜂腰
句殿下內々御覽、頗被感仰、塵外風光催歎語、壺中樓
閣映濃句、艷留立圖待周稷、翅從赤松陞漢臣、講之間、
大府卿翅從赤松有被許之氣、
九日、朝雲出、天漸晴、辰後黑雲又奔西北、卯時許歸
廬、臨時祭日云々、未時許覺法眼來談、定範法印東大
寺東南院門跡、可爲仁和寺宮御沙汰由、法皇御在世之南京非可爲仁和寺
御傾本也、
時進證文了云々、日來傳聞、南京頗憤思云々、
退歸之後、心寂房來談、昏歸、臨時祭使成實朝臣
雜人當色蘇芳皁狩衣、靑衣龍、八人、侍九人、馬副舍人薄色、之由
聞、自餘事不聞及、
十日、天顏快晴、今日服薤、秉燭之程風雨猛烈、電光滿
天、匪直也事、
十一日、天晴雲出、未時許又大風雲飛、女房等行冷泉、
申時許歸、今夕分栽菊、秉燭以後南方有火、不遠、送車
於冷泉、雜人歸云、少將辨辻子之內火也、當時赴西、
久不滅、甚不審之間火滅了、雜人等歸來、出自辻子之
內湯屋、赴南出二條、不渡室町、不出東洞院、中將在北
山、火滅歸來、右中將、前左衞門佐經長、等來、令滅火、存
外晴がましき訪歟、武士等群集二條洞院邊、無通路云
云、火之間又雨灑、
十二日、朝天快晴、南京下人說云、奈良北山濫僧長吏
法師非其病、容儀縱イ優美法師、假例人之姿發艷言、掠取尋常家々女
子、已及三人之間、漸有事聞、欲燒拂其住所之間欲逃
去、遂斬其首懸路傍云々、就中信宗法印信弟子僧都最
愛娘去年十三、住所燒亡之中、不知行方失之、臨此時返送之
云々、末代事、付視聽驚耳目歟、
十三日、天晴風靜、嵯峨高倉殿可見北山之由被誂、仍
奉借車、一昨日又申此由、於亭主有許容、
十四日、朝天陰、巳時天晴、入夜中將來談、十一二日於
北山偏淵醉云々、十二日夕幕下被參安、女院女房聊日
來經營事、被出貝掩事云々、花瓶立色々花、立地盤、其
下入扇五十、薄樣等云々、夜月明、覺寬法眼五首、大納

言殿卅首詠出、各優由答之、

十五日、朝天陰、陽景間晴、雲頻飛、午後大風、昏雨降、自曉禪尼例腹病更發、傳聞、嵯峨洞殿姫君、今曉寅時自廣隆寺退出、於廣澤池逢群盜、共侍終命、牛童初切手云々、九世間狼藉如此云々、盜賊公行歟、西郊方雖人云、事一定也、先入左衛門尉某（住嵯峨）（卿二位侍親左衛門云々）宅歸、群盜於廣澤邊逢件車、斫共牛童等追散、剝取車中女房衣裝、共人等未死、盜一人負手、被搦留問之云々、末世之法悲而有餘、大秦後夜鐘速於他所、聞件鐘出寺、被逢此事云云、

十六日、終夜今朝雨降、巳後止、午後天晴、未時許中將來、先是伊勢前司淸定來、依療治事不相逢、心寂房來、病者事示合、先可服淼牛子由（剝其皮摺之、以湯服）示之、脚病不瀉、當時不可加灸、（灸治必止痢云云、又剝止痢、）今日歸嵯峨云々、日來在河東、入夜女房退出、

十七日、天晴、中將來、未時許歸、入夜法印被來、歡喜光院執行不治、被改補尊實僧都云々、近日八重櫻之盛也、山上紅梅又當時開云々、一昨日（十五日）、豪圓法印逝去云々、月來不食病、自幼少爲其姑被養、雖母子之禮、實是故尼上之所生、此法印一腹也、相互又知之、入夜女房歸參、

十八日、天晴陰、黑雲來往、午後晴、昏性恐房詣高倉殿亭、明曉下向湯山、

十九日、天晴風靜、入夜艮方黑雲細發、乾巽引、

廿日、天陰、巳時雨降、臨昏風交雷鳴、申時許中將來、夕陽之後風雨雷電、一昨日御方違行幸、兩大將供奉、相國見物給、孫子雙給、榮花眼前見之由、自愛自讚云々、前殿又御見物云々、但公卿其外只一二人、實基、公長、經高卿、無公卿將云々、少將通時日出以後還御、欲問名謁、右大將被追入云々、入夜之間、雷鳴漸休、大風更起、雨猶交、墻垣摧破、室屋動搖、怖畏無極、夜半許漸休、

廿一日、雲出天晴、中將相具小兒等參社、自去年春頻預貴、卅首歌三月盡日可被講云々、今日構出淸書進

大納言殿了、是諸人內風情出來、依前後之疑難堪也、
前宮內卿又今日被見其歌、愚歌又注送了、右大臣殿若
君(北白川院刑部卿局腹中)、爲前殿下御沙汰、今日渡給成寶僧正房、
依弱少御乳母猶可奉副、今日同可到向彼邊山、自日來
音信、借引替牛、嵯峨姬君廣澤凶事之後、重病危急云
々、旁不便事歟、
廿二日、(四月節、)天晴、巳時急雨暫降、申時又甚雨、自一昨
日季御讀經、今夜定修參番論義云々、
廿三日、天快晴、番論義不入番由定修示之、無益之出
仕歟、宿于東小屋、逢十五日、女房退出、
廿四日、天晴、未後漸陰、禪尼又被除服、(一腹兄弟)
廿五日、朝微雨降、終日天陰、雨間止、季御讀經有僧
事、七十二人昇進云々、
廿六日、天晴、猷僧都來談、昨日禪林寺僧正十種供養
被請人々云々、新僧正御房御坐、公氏、定高、親定卿著
座、寬俊朝臣、經行朝臣、宗平朝臣等伶人云々、一日被
請予、申雜熱所勞之由、不携絲竹者甚見苦歟、今日洗
髮、初念誦、
廿七日、自曉雨降、或止或降、自一昨日三十一字之苦
思過休息、北史齊周隋宗室傳抄出之、自餘傳不能追
書、帝記后宮先年書之、爲纔知時代也、
廿八日、天晴、巳時中將歸洛云々、申始許來臨、黃昏成
茂宿禰來、見合卅首歌、今度歌甚優也、相逢之間、公猷
律師過談、是又卅首今朝送之、今度宜之由示送、事爲
重問答也、前宮內卿又被見、子息侍從同歌風體甚優
美、凡今度歌併得其骨、一身遺恥而已、
廿九日、晦、庚寅天晴、未一點參大納言殿、(四條坊門大宮、)前宮
內卿此中將御對面之間也、信實朝臣參入、雖被待左大
辨、依歌數多且被讀上、此間新少將(賴氏、)參入、仰云、以
信實朝臣可爲講師歟、申云、雖聊無詠歌之人、可被用
他人歟、已無他人、仍淸定何事候乎由申之、予取和歌、
披置硯筥上、召淸定令讀上之、先是仰云、重歌次第
可何樣哉、申云、院中事秀能之外下北面者、不接晴御
會、(歌合之時雖存之不覔歟、)依無五位以上、重加事不覺悟、殿中又諸

大夫之外無被召者、只以今案、以祠官二人歌可爲最末歟、若爲位次者、成茂四位非外上臈歟、其次々殿上地下位次、公卿之後僧、其親朝臣入道如何（一本割注）、由被仰、僧後女房、女房之後可宜、今爲僧綱下臈歟（一本ナシ）、御歌由、只以今案申之、今日前大僧正御房忽送遣御歌、存外之面目由被仰、（被召作名）是只最結句ニ、可被重哉由申了、次第令讀上、毎人初歌綴講之、左大辨參入、（直衣）歌數多、女房歌及秉燭各讀上了、給御歌、不撤他歌置之、頻詠吟、次又讀上被御歌了、予取歌令卷關、先是大辨退出、次令折折紙、有連歌、淸定執筆、十餘句之間三位退出、及五十韻、夜深了、依無心退出、曉鐘已報云々、遠路車遣屈腰、極難堪、數奇之至也、先公御時日夜供奉、如此事者已無一人、慭以存命、又倍此座、歸路思殘涯（徑イ）、落淚沾襟、後聞、今月季御讀經始、定通大納言上首、甚雨、御前簀子踏入襪引尻著座云々、保安之比、先祖大臣取尻、大武非切要由、有所見事也、結願大府、新源大納言、（雅）右大將、中納言實親、實基、參議二人（資經、親資）、大臣不揖、南殿上宰相不問、出居已下被起座、大將納言密々奇之、聞此聲忽出宣仁門、於敗政門內、自招大外記、大外記參踏居相語、（此事歟）更入宣仁經階下著殿上、（大臣自召外記、未聞事歟）於殿上出居一人之外不見、公卿各又無人歟之由、暫伺見之間、或人云、有敎朝臣見ツルハ、大臣答給、其ハ南殿歟、但帶劒シタリツルハ非出居歟云々、此詞又以不得心、即立被著御前、頭中將盛兼出殿上戶、歷出居座前辨末後、加其座上、次立仰度者云々、言語道斷事歟、雖非其身居其職何不問習哉、不可說々々々、公卿歸著陣疊之間、實基問實親卿、（非微音）など軾ハ不置哉、（及兩度）實親卿答云、本自敗たれバ不敗ぞかし、如此事縱雖咎失錯、猶露顯不可云、況自身之尾籠哉、人々無用意事、逐年如此云々、

廿三日、僧事、權僧正圓淨、大僧都六人、（公性、顯愉、宗全、隆遍、覺紹、宗源、）權少僧都八人、能玄、良兼、（範圓、辭仲僧正）玄基、（承圓僧正讓）道禪、仲弥、（顯尊辭大）公賢、證寶、實兵、權律師九人、法印八人、（圓經、公惠、）（道慶、道寬、隆快、良信、道性、耀淸、）法眼十三人之中、有木工寮功、法橋廿二

人、法務、覺寛、明年天台二會講師、聖玄、東寺灌頂經寛、從儀師相獻、貞審、未曾有事歟、

〇四月

一日、辛卯、天晴、頭辨送書、催祭出車、事已闕如、可存公平云々、十大納言、散位六十人之期、五兩出車尤可闕如、去職之後不持車之由答之、入夜定修來、不逢、依窮屈付寢了、

二日、天晴、巳後陰、午時許中將來、昨日會合、北山入道右金吾親兼卿、在其座、官賦之次去月下旬入道相國於中山迎講、熊譜宅阿彌陀佛、勅勸在天王寺、依此事推而入洛云々、事非密儀、總公卿列座、管絃云々、同比通具卿於堀川家白拍子會、友重在其座、發使喚左衛門尉滑重、非家人、依殿樂招請、擬于後戸木工山林歟、滑重不向云々、開門不禁、雜人道俗集會于庭上見物云々、昨日平座、刻限參議隆親著二藍直衣、浮文指貫參内、家良、公氏、經通、資經卿等參陣云々、又云、中納言中將被參、入夜參大公經相國亭謁申、女子瘧病事被坐云々、今日落得云々、前宮内卿來加、適出行之人依無心退出、向右幕下亭、時賢卿被謁之間也、少時彼卿退出之後、及心事歸家、聞曉鐘、

三日、天晴、前右少辨光俊先日示送歌合、付勝負返中將了、亥時許未付寢之間、南方有火、須臾滅、後聞、四條南、東洞院東、及高倉孝行光行入道子、式部、中將家人、住宅燒了云云、

四日、天晴、昨日問南京禪尼病、使歸、老尼俄病惱、時行歟、子息二人看病、禪師延命、自餘不入其所云々、今朝聞、夜前火滅、及曉又燒亡、梅小路大宮良遍法印房、不移他所燒失云々、入夜參相國亭、姫君瘧病猶有其氣云々、賴氏少將來謁、祭使也、使節間事等申合、車被訪云々、前駈諸大夫被相催馬、移馬、未出來、隨本府四人、自上被催云々、武澄、乘廉、乘一、乘資子、久員、久清子云々、裝雜色可着打物風流、可付年中行事物具云々、假令卯杖、揷頭花、蝦孟蓀、弓與始具等也、退出之後、習言談歸華、月末入、昨日祭除目、無殊事、馬助長衡朝臣子、

五日、坎日、天晴、月輪殿八講今明日云々、結願可參由、親氏重催、

六日、朝天陰晴、午時着直衣參月輪殿、僧俗未參集、殿

下、内府、令出給給之間事漸具、予右衛門督（束帶）、左大辨同、着西座、内府着束給、三位中將殿、（二藍直衣、わかゝえでのきぬ、生單衣、浮物ニ藍指貫、）加予下給、予可立由、伺内府御氣色、不可然由蒙御命、一座論義之間、夕陽漸傾、座末雖堪、依無心退座、（今度修理二間公卿座出來、）右大辨又來、暫言談之間、四座漸訖、（先是左大將殿令加束座給、）各取布施、大將殿已下、予取第二僧被物了、直退出、入信乃小路高倉小堂廊、（忠弘下人進之云々、）今夜宿爲扶老骨也、明日故左大臣殿姫君周忌法事、後家修之給、兩日遠路無術之故也、

七日、天陰、風吹、雨間降、午時參八條烏丸亭、（半作屋無中門廊、有寢殿二棟、）（殿脱カ）人未參、女房暫言談之間、宮内卿（束帶）、參、未時許二條納言參、（束帶）、昨日平野祭中領狀、午時權辨（親長）、已相伴内侍參社由告送、事早速、着裝束之間、出納馳來云、宣命之上（卿基、）假所勞、參社之前後被構參哉、（頭辨仰之、）仍參内、奏宣命、又云、今日伊勢假殿日時可被勘、非今日は無日歟云々、又着陣行之、參社頭之間、於陽明門前逢權辨、早速引了之由告之、于時及秉燭、又請印之政、東寺長者僧正、灌佛以前可申行之由被誂、仍入門着左衛門陣腋、少納言惟忠參入、欲行之間、忘深沓、密々乍淺履着之、行了退出、雖風雨頻降、適有隙、未斜敷莚道、（有幔、）曼陀羅供導師、（二長者僧正、）下車入門之間、雨又降、取笠、猶聊有庭儀、南面横兩簀子悉濕、仍凝殿東面敷疊二帖（簀子、）爲公卿座、三人着之、有堂童子、事訖取布（遊家）施退出、又歸宿所、未及昏黑休息、着狩衣、黄昏參殿下、見參移漏、退下宿所、（太白方北憚之、）

八日、天晴、雲出、未後又雨降、天晴歸廬、未時許覺法眼來談、自御室聊有被仰事、所々有灌佛云々、（此女房布施夕顏付房、殿簡略之躰也、）

九日、終夜今朝甚雨、巳後晴、中將相具小兒來、示合昨日西郊仰了、引送馬一疋於大學頭朝臣許、一日所示送也、

十日、天晴、未時許大丞相公枉駕、言談移漏、爲訪直物事也、於身不存事也、爲好心之而目、相具硯大略習禮、當世無沙汰此事之人歟、入道左府老病、（不食、）近日不被

逢人々云々、此間消定朝臣來、稱大納言殿御使、卅首歌今朝進了由答之、夜前含仰、退出之由所稱也、安嘉門院俄令移他所給由聞之、子細尤不審、日入以前大丞被歸了、月前參女院、卒爾遷御事、尋申女房、依九條殿御産（六月）事、可令立給由俄有其聞、（北白川院御遠被申相國被怨申由）右將軍非忽然事、可寄由被申間、當時延引云々、此間將軍參入、暫被謁、六月彼御産、先々於他所有難澁之氣、仍欲奉渡、全非今明事之間、申留此事由被命、不經程退出、

十一日、天晴、相國於右幕下亭連歌興云々、安嘉門院今日渡御修明門院云々、

十二日、自朝天陰、入夜參相國亭、心閑奉謁、亥時許歸、

十三日、天陰、右武衞以使者、被問祭使出立事、誂付送之、（相國被招引）使出立右大將（資氏）亭、車相國訪之給云々、

十四日、自夜風雨、巳時許行忠弘宅、奉待相國、巳被渡之由有告、即向幕下亭、即來坐給、依有好士之老女被招請、（在近陣、京極面云々）即來、不耻人出此座、連歌中將執筆、自未時許始之、自何々屋、各入興、及百廿韻、戌時許退歸、老狂之興遊也、宿此宅小浴、

十五日、朝陽晴、暗雲出、午後天陰、招泰俊朝臣令修鬼氣祭、下人之時行遍滿于遐邇、亂世之凶惡、怖畏無極之故也、此次語之、來廿日可有改元云々、被秘此事云々、不知其由、是元仁不快之由、（其時）武家去年咎申之故、早速可改之由、有內々議由所聞也、無識之議定、又以同前歟、

十六日、朝天漸晴、夕大雨、午時許（參脱カ）北白河院、謁女房即退出、參大納言殿、依日來召也、即見參、相次此中將參、少時信實朝臣、祭使少將參之後、被始連歌、賦唐何何色、五六句之後、左大辨參入、忠倫朝臣時々加之、被留懸物、每句留之、美作守、、留亭主御前、扇色々檀紙也、（下紺水文紅梅白）少將每句付之、大略半分歟、予僅十三句、

自晩景甚雨、夜深宿冷泉忠弘宅、

十七日、朝雨漸晴、巳時許參九條殿、見參之後、申時許歸冷泉、中將來、深更歸、

十八日、天陰、雨降止、夜甚雨、依日吉祭行水精進、在
冷泉小屋、
十九日、朝天晴、巳後陰、入夜甚雨、欲伺見使出立所門
前之間、相國可來棧敷之由有芳命、如此座雖不堪、依
蒙命欲參向、未一點許、出立所漸始事云々、公卿定定高納
言傾狀、牛童車副皆病惱由、今日出障、右金吾一人着
座、中將勸坏了、一身束帶、依無所從、乘八葉車自閑所入云々、早出着狩衣相乘、參
彼棧敷、入無遮小路、自後昇、餘實僧都一人之外無人、
頃以使者頻被催使、早參、少時右金吾被來、垣下勸坏
了、渡馬以下依礙不來、依被忩以舍人居飼令引馬云
云、五位殿上人能定、知宗等來、二條中納言障之外、他
人本自不觸之云々、幕下被出居、不被見使出立云々、以下人等看
督等早可渡由、被催列見、行兼供奉之故也、此間聊盃饌、不及醉鄉、無法
印、依手交歟、未斜看督渡、甚乏少、檢非違使五位以下五人、
行兼威儀具足、毎事美麗、行兼裝親清手、下部裝束、檜垣夕顏花、五位武
士、去年八十島胡籙負、依今日無五位從敍留云々、蒿
非只以位記相博歟、今一人老者致季云々、隆親黃門之所舉之廷尉也、

志不知名、次馬助、長衡子、車花橋、金銅金縛、簾同橋、不交他物、牛童幕下之
童也、いな法師、虫襖餝馬、相國馬、舍人、五郎冠者相國、馬副手振
等褐色黑栗毛以下殊以美麗、童二人二藍、山吹衣、付山吹花、雜色
六人、取物四人、如例朽葉付藤造花、其色殊勝、笠、只口口口
口口渡了、以力者法師等不待礙遲參、只可忩渡由被示
使許、申時許自內裏退出、歸入本家云々、一條猪隈、又々被
忩摧、已打出了云々、車以下諸物皆金銅車文胄類、物見
簾朽木形也、牛童相國、馬助童之兄、赤色打、少時舞人等渡、
餝馬礙本府府生武澄、襖袴、普通布也、付リウ五、同兼廉、袴同、袴のひ
れ、馬之丁ト今日渡五位尉、所進之鹿毛、相國、舍人、大將之虫襖打、馬副
唐綾染褐、縫目臥村濃、
頭注藏助山城等、白張雜色有馬副、無手振、
手振リツモン、女房用唐衣物、染たり、螢絵隨身、巻纓、上郎縣勅
祿追前、例事也、四五町許中絕引馬、口への葦毛貞雅卿第一馬云々、去年奉
相國云々、舍人朽葉打、大將舍人、院御厩舍人金松子、礙久員、唐綾柳、紅衣、兼友兼岑子、褐返布、
紅衣舞裝束、風流、童六人青打、山吹打衣、雜色六人、二藍打同衣、取
物四人、同上、笠、上濃花田唐綾、如尼衣、中立松藤遡赤錦、次中宮使大夫進信房

此料被任、叙職人也、新車上薦、物見千鳥、袖千鳥下有杜若、物見之
上有獅子、似博陸公遂車、使傍馬、殿下御馬云々、衛府官人、佐伯
武文、官人秦久任、舍人相具馬部、褐冠、稱草長者、今日只
着居飼裝束、可着蘇芳水干云々、弃童二人、雜色取物
等笠立牡丹、
頭注 先年公宣卿相具、此物着蘇芳色、
典侍前駈陪從有網箒交、若式部大夫等歟、六人出車、毛車皆搭
車、車副如疋夫、次々車如例、見物人々歸了、入夜主人
被歸之後、閑退歸、中將介乘賀氏幕下御車、昨日日吉祭、寬
喜僧都在関東、馬長、着金銀錦繡、着金笠云々、寬頭如何、疫癘飢
饉之中、京畿着金銀、亂世之恒規歟、
廿日、自夜甚雨、朝止、今日改元云々、不見勘文、年號
每日雖改、不改亂政ば有何益、
廿一日、巳後天漸晴、傳聞、改元嘉祿云々、依病患改
之、輕カロク尤可謂大切、幣亦輕受歟、但於王威如何、誰人所
擧歟、嘉音鹿訓、祿音又鹿、獵場之鹿歟、後日聞、議定仁治
公卿、左大臣、大納言定通、實宣、擧鹿、中納言實親、家
嗣、定高、參議伊平、資經、隆親、賴資、不書讀字擧兒
交此座、如黃門之教訓歟、納言皆着奥、上﨟不示可著端由也、議定
之間云々、與言雜言如猿樂云々、勘文未尋見、後日左
大辨被示送、

勘申　年號事

治萬　諸卿難之、萬字被憚永萬、錄部萬字事イ)出來、北は佳事と候き、
尙書曰、地平天成、六府三事、況治萬世、永賴時
乃功、

久保　賴資難之、久字在上、唐久視、久安、久壽被憚之、左大臣擧申、
梁書曰、姬周基文、久保七百、

嘉祿　實宣、定高、資經、隆親、賴資擧之、
博物志曰、承皇天嘉祿、

右依　宣旨勘申如件、

元仁二年四月十八日　從二位行兵部卿菅原朝臣在高

頭注 諸人危ニ似タリ、然而景氣不惡候けり、

勘申　年號事

永承
文選曰、皇上以叡文承曆、
恆久
周易曰、天地之道恆久、而不已利、有所往得其道也、
右依　宣旨勘申如件、
元仁二年四月日
正三位行大藏卿兼式部大輔菅原朝臣爲長
頭注 大納言難、承字止訓、
賴資難、恆ユミハリノ訓難、
勘申　年號事、
貞正　家嗣、伊平舉申、
周易正義曰、比者以巫決其情、准有元大永長貞正、
仁治　定通、公宣、資親、定高舉申
新唐書曰、太宗以寬仁治天下、
右依　宣旨勘申如件、

造東大寺長官參議左大辨兼遠江權守藤原朝臣賴資
頭注 大納言二條難、正字在下無例、五代之比、終位者年號正字在下、不宜、
二人治往古難也、明天子待輔佐、不及巨難歟、
勘申　年號事
正應　資親舉
周易曰、文明而健、中正而應、注云、以中正應之、
應久　定通、公宣、隆親舉之、
周易曰、文明而健、中正而應、注云、以中正應之、
養萬
周易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周禮曰、以富邦國、以養萬民、以生百物、
右依　宣旨勘申如件、
元仁二年四月十八日
正四位下行文章博士菅原朝臣淳高
頭注 賴資難、周易貞ハ正也、其心已同貞應、
左府難、應久、承久在近、應與承一韻字也、相似

云々、

勘申　年號事

弘徳　左大臣、家嗣、伊平卿之、

後漢書曰、弘徳洋溢、充塞宇宙、洪澤豐沛、漫衍

八荒、

延延

後漢書曰、延千代、蓋由此也、

應暦

宋書曰、志曰、聖貞應暦數、

右依　宣旨勘申如件、

　　　文章博士兼越前介藤原朝臣長倫

頭注
弓作拜徳不快、齊難也、

庶心反、往古難、

契丹王僞號、仍憚之、

一同今度嘉祿仁治被撰申、猶一同可申由被仰、其時猶

此二字可在御計トテ、又被副上貞正、而改元仁二年可

爲嘉祿元年、依嘉祿元年例、令作詔書與ト被仰了、

有長朝臣狀云、明後日左大將殿初令駕半蔀車給、御共

人闕如、中將參哉、近日僮僕悉病惱不出仕由、承之由

申了、昨日召具男等、自夜部又病惱、於今は無一人、

廿二日、天晴、午後陰、小雷鳴、去年所栽橘花開、欣

感、

廿三日、天陰晴、申時許中將來、自一昨日在北山、以三

條納言説、傳聞改元事等由粗語之、

廿四日、天晴、雷鳴頗猛烈、不陰、左大辨明後日直物之

由被催、重有問答事等、今日南方地隔民家一兩、忠弘沙汰買

取劵送之、不足二戸主歟、

廿五日、天晴、直物明日一定云々、大丞猶有問答事等、

兩度自御室給御書、聊御歌之間也、申所存了、舊年此

道繁昌之餘味、只殘于彼御邊、有悲慟之思、

廿六日、天晴陰、嚴僧正過談、參賀茂之次、世間雜談之（衍カ）次云、

巷説、白河染殿僧都之奉養孫王、不可出家給、不可恭敬

之由、自關東示送乳母許云々、又巷説、南海之上皇可

有御歸洛云々、彼是縱横歟、左大將殿一日御車遲々、

晩景乘之、只令參宜秋門院給云々、無他所御參、細工所迎々及晩云々、忠綱朝臣所勞逐日增氣、以康入道自關東歸讃岐庄、坂本御領、地頭停止放光云々、左大辨今日又度々問答之中、新除目任人毎人申上哉、答不可然由、有轉任勘文ば、可入硯莒歟、懸勾可加成束之由存之旨答之、除目如此、何相替哉、夕中將來、源相公入道、自地出京、欲相逢云々、

廿七日、天晴、夜前直物之次、侍從公基、右幕下子息云々、藤光成、治部少輔平範賴、左京權大夫菅淳高、兼、勘解由次官平時兼、兼、左近中將通時、從三位範宗、正四位下和氣淸成、宗房、從四位上家光、從四位下安部業經、正五位下源通經、藤經雅、同光朝、止治部、從五位上紀文平、藤基長、從五位下藤能基、安部淸宣、藤經俊、平時親、上野守、丹波通方卿給守藤定兼、備後藤經俊、肥前中職景、薩摩守中原盛範、任人七十三人、公卿給之外也、五位藏人親俊、

頭注　今度始聞之、經親依惡病死去闕云々、

午時向北山勝地、少時主人以下、被壓泉屋之上出居、幕下、予、中將、信實朝臣、永光、長雅、康茂等、被始連歌、何山河、何賦物、甚强不得風情、酉時終百句、七八句許始間、覺寛法眼加此座、事了先退出之後、聊付撰、日入之程退出、巷說、孫王貴重事普謳歌云々、日前造宮之間事、國造於社頭被射殺、所儲材木幷彼本社等、依穢可造改哉由、可有仗議云々、經時卿從三位高階賜紀伊國、去比已下向、臨見而歸洛云々、此事同今日所聞也、忠綱病猶逼迫之由、有其聞云々、今日路次初見遂智門東間破壞、宮城之衰微滅亡、逐年逐日現形、悲矣々々、

廿八日、天晴、有炎旱之氣、大丞音信懷中紙捻事幷紙夾算事、大臣放召名之間、委々被問云々、有存旨、用此儀由答之、又紙夾算懷中歟、仰外記令入歟由被問云云、無由事被見付、又被嘲弄歟、此時不可被用由示含之處、猶可用此說由重示觸、已落顯了、上野國通方卿給云々、末代只徐福文成得境歟、申時許中將來、法眼所示十首、淸書付其使了、音信之次、

廿九日、朝天聊陰、炎旱故歟、但終日陰、入夜微雨、未斜參

後高倉院御女邦子安嘉門院、一昨日夜自萬里小路殿遷御云々、不經程退出、後聞、政始、實基卿車在陽明門跡云々、一艘之後南方有火、法成寺朱雀西、勘解由小路北云々、度々付法花堂打滅云々、不經程壞止云々、

卅日、庚申、自夜雨降、依過三ヶ日、三位範宗、侍從光成各送賀札、三位在笠置、留守者取之云々、

○五月小

一日、辛酉、朝天漸霽、範宗卿送昨日返事、近日在笠置、爲内々畏申、自地臨上云々、入夜參相國亭、昨日被歸云々、心閑謁申、

二日、天陰晴、範宗卿問拜賀事等、委注送、宿忠弘宅、方違、中將來談、府手結次將一人不領狀、雖付頭中將、又不催出云々、今日示送兼敎朝臣許了、自身先兩度可着行、

三日、巳時許歸廬、經國宿禰來談、入夜中將示送、未時參内之後、參安嘉門院、介伺馬場之處、廳頭申云、自大將殿未被下新調物具、仍遲々云々、酉時依其告着幄、他將不着、吉上二人、以縫腋一疋、三度馳渡、

四日、自夜甚雨、未時天晴、騎射物具爲行兼沙汰、借右近物具終事云々、不可然事歟、女房自女院退出、近日傳聞、上人空阿彌陀佛、或修念佛法師、依山衆徒訴訟、被出關外了、而依入道相國招請入洛、於中山修迎講、歸天王寺之間、頻時給之由日來聞之、自去月下旬、在一條高倉邊、只今往生之由、閭巷騷動、天下貴賤尼女悉群集、面々各々捧珍膳供養、其物皆用風流餝玉結花、入菓物假菜、毎數受之食之、往生及十餘日、病漸付減、供養不怠云々、一昨日公氏卿新妻前上皇少將、後參安嘉門立后、彼卿以之爲妻居其宅、難産終命云々、彼卿妻妾死者已三人云々、皆又依産歟、

五日、朝天晴、沐浴以後依徒然、未時許向左近馬場、垺之體名字許歟、此中將、少將皆淸、大將殿家司四五輩着座歟、不委見、幄中央間上之、垂東西、射手遲參間歟、殆及數刻之後上幕、三間也、射手上馬、大將殿番長種文以下四人、皆着二藍織物指貫、是例也、吉上等又上、此間少將晉手結文歟、種文父子經幄東北西、跪坤方申隙、近代皆如此、且是不然歟、行弘早世之後無射者、小男一人射之、其從者男改立的、此男賴氏孫云々、近代存舍人

作法者、只賴氏之一流也、可貴、次三兵等四人許射之、（用同馬、）次求子訖、垂幕之間歸了、見物車六七兩立、不似例、但皆以破車也、（予又如此、）少時中將來、寶満書儲文、下堺ニさげて書、家司 長朝、職事國基、有長、兼教、惟長、基邦、着三獻、長朝以下不執縿酌云々、自餘事（如カ）存例云云、通時朝臣遠江早倉庄（安嘉門、）不進年貢、被付廳云々、是予外家親 忠親弘、有事故、依殊御 遺言所知也、通資卿無故申給、全無非故、而承久三年無 是非沙汰、所返給之庄也、

六日、天陰、微雨漸降、夕甚雨、女房行冷泉、入夜歸、

七日、終日雨降、鴨水頗溢云々、

八日、朝天猶陰、巳後又雨降、坂本御消息之次聞、定修漏最勝講云々、當時 之政 於一身露顯 事歟、尤可 謂道理、

九日、夜雨、朝止、天晴、馬允盛綱死去云々、貧家 雖無恩、常見來、及于去月在家中、近日久不見之間、聞死由、無常之習、不可始歟、

十日、天晴陰、未後微雨降、忠弘持病、此三四日又重發云々、其宅小兒、又自七日有溫氣云々、

十一日、自夜雨降、巳後止、天漸晴、夜月明、嬰兒病有世間一同之疑、仍忠弘宅不能 同宿、可居隣 家云々、母行其所、可看病由下知了、中將來、右武衛被來談、故院御八講、於七條院御 堂可被修、（北白河殿破壞、無其所云々、）今年依日次宜、以御忌日爲發願、五日八講、後々 以結願可爲 御忌日、先高倉院御八講、於最勝光院被行之例、綾小路宮令申行給云々、彼本御八講先始七ヶ、之後被加之、是御存生之時御願、於事不相似事歟、法勝寺阿彌陀堂女院宮宮渡御、無便宜云々、持明 院殿被遣之後、於彼 御堂可被修、今日臨時奉幣云々、宮內卿問神祇官門西廊座事子細等、答之、或人消息云、一上直物事爲問尋、追從師季、先送犬子唐人衣帽子、次引牛一頭云々、武衛語云、臨時祭頭中將奉行、巳刻公卿車 濟々、不參內、而依無人、催參長講堂御八講、實親卿、公賴卿、親定卿、經時卿五人參、（皆自殿下被催、）辨加 六人行香、數刻之後退出之時、

伺見臨時祭、事未始、但日入以前事了云々、陪從御禊之時、不發物聲、又渡北陣之時、不隨使、藤大納言實宣、喚寄頻語、按察又奔走、彼等云、必非相隨事云々、是依陰陽面縛事、云衆日、云當日、雖奔走、遂不相從、使渡了、遼遠之後渡北陣云々、又季御讀經日、中納言中將（右府爲上卿）行香、自昆明池南行之時、不隨上薦、經散花机東、云々、去年勅使之時、公宣卿取花欲插右無穴、而冠欲落之間、使插左之由示縱之時插左、侍從親行見之、後朝申博陸、於禁裏此事有沙汰云々、雖非大失錯、諸事其沙汰不委、又不經使舞人之所致之不覺也、末代人皆如此歟、昏被歸、

十二日、朝天猶陰、小兒只同事云々、

十三日、天晴、今日洗髮、始千手陀羅尼、依世間怖畏也、近日權勢之女黃門修明門院亞相（入道左府兄弟猶女）、已病惱云云、又宣經中將如侍時之由、誦經者稱之云々、及可然之人歟、又云、非宣經、當時脅重入道右府嫡子云々、

十四日、天晴、夜月間陰、下人說云、祇園別當執行共時行難存命云々、依此事又有諸言等云々、安嘉門院渡御七條殿、今朝事云々、公雅卿（實有）寄御車、中將一人之外無他人云々、如此事三位中將尤可參歟、無衣裝僮僕之沙汰籠居、左道事也、

十五日、天晴、傳傳說、少將經雅已卒去（昨日申時歟）云々、入道右府忠賴逝去之後、所秘藏之嫡男也、母死子又死云々、於花山院之內終命云々、亭主被渡粟田口、

十六日、天晴、未時許中將來、昨日參內、日來定有所勞不出仕由、披露人々、昨日親俊初奉行七瀨御祓使、七人催出云々、七條殿御八講初日、關白殿、右大臣、大納言雅親、右大將、中納言家良、通方、實基、參議家行、資經、隆親等云々、公卿被尋辨、資經高聲左少辨ト喚、奉行辨親長奔參、通方云、□□□辨也、滿座咲壺、大臣云、其身承伏之上、不可有沙汰云々、兩院宮々御北御所御堂廊、只御聽聞時許、可渡御之體也、抑無御車沙汰、竊可奇、巷說云、顯俊卿此病逝去云々、如此之時、虛言從橫、不可信、後聞、最勝講出仕云々、有病惱之間之

人、大納言定通卿、參議具實云々、公氏卿妻觸穢、近日可被宣下新制云々、大谷齋宮御腹病之由聞之、仍屈中將令參方違、宿東隣小屋、

十七日、天晴、聞曉鐘歸付寢、雖聞鐘月未及停午、依夜短歟、諸寺鐘皆報、（中將昨狀夜前參、大谷殊被悦仰者、）

十八日、朝天陰、終日不見陽景、雨脚灑、入夜晴、入夜前大納言忠良卿薨、夜前葬送（家中山、）云々、年六十二、雖非器之性、柔和心操歟、沐浴清淨、着衣服參佛前、念佛終命云々、但日來煩邪氣云々、此尼上亞相、參大谷齋宮、即歸云、花山入道右府并少將弟侍從共病惱云々、少將今夜葬送、今日七條殿八講結願云々、明後日最勝講始、今度又可有僧事云々、

十九日、（坎日、）朝陽晴、昨日結願、傳聞、內府、兩大將、實基、資經、伊平、隆親、公雅、光俊、公長卿、殿上人廿人許、家光朝臣參內所語由中將示送、入夜中將來、安嘉門院只今還御一條殿、（大將被寄御車、自他路參會、）一身參御共、出車實經、伊成車、北白川院今朝還御云々、公氏卿妻懷姙、而受病而懷胎死去、觸穢之間、彼卿又病惱、養母實綱卿女（高倉院督典侍、）又逝去云々、又賀茂定平朝臣依此病死云々、親房朝臣（右京、）又有危急之聞、

廿日、（庚戌、）天晴、巳後陰、入夜雨降、今明日依有所思、閉門立物忌簡、今日最勝講始云々、欲僧都奉請小字經、却溫神咒經、入竹筒（以釘）打門上、今日奉書同經、二卷、承源之本也、即承源令供養、

廿一日、朝天猶陰、雨間降、晚天晴、夕陽見、閉門猶書昨日經、五卷、常俊又奉書二卷、以常俊供養、爲屋中守護也、嵯峨經結緣物一課、奉送之、

廿二日、天晴、依窮屈今日解齋平臥、中將示送、昨日申時參內、酉時事始、中宮大夫、二位大納言、基家、二條中納言、定高、親定、具實、隆親、公長、賴資、出居二人、實清、堂童子宗明、能定、顯嗣、（兼高子、）貞時、證義者範圓云々、夕座群卿競出、若冠二人在座、

廿三日、天晴、心寂房來談、示合老病事等、忠弘逐日有待時之聞、相替先々痛惱歟之由示中將、入夜之間來自

北山、臨昏即歸了、後見病體只如先々、血出之時絶入、連々間看病等成恐云々、不知一定事、昨日職事非職・六位五人除籍、五位藏人親俊削氷之役送不可勤之由事云々、但役送可勤之由領狀之上、親俊重不勤歟、可張由出詞之間、於被張者、不可五位六位差別之由、有述懷之聲、不日讒言除籍之間、五人相逆而同時退出、破藏人町具足、小舍人主殿司惜別而流涕、信繁子行綱等無双近習也、女房又流涕、於事禁忌匪直也事云々、知宣子一﨟、永雅弟新藏人、左府中補云々、所殘時行病者、範居物爲長卿子非職一人云々、未曾有事歟、一昨日申時許爲出居參內、自北參、自三條坊門、直衣男相具侍一人、融左衛門陣、後聞、侍從資兼參中宮御方之姿云々、又自清涼殿長橋方、御乳母大納言直衣不着下袴、歷道場、褰臺盤所東御簾入此間、不下鬼間格子、如宗明者褰御簾往反道場、盛兼着美服、唐裝束、織物等所織之進代物也、大納言殿隨公宣卿、如踏下襲出門戶給、上﨟昇簀子着座、揖之間一兩步立留、頻停立待給、甚無便宜云々、禁中之儀、人々進

退賓獲麟之期歟、堂童子二人自神仙門西昇殿往反、又不撤花莒退出、于時頭在小板敷、公長在火櫃下云々、

今日中納言中將晚景自內退出、事訖之間歟、

廿四日、朝天陰、雨灑、巳後雨漸密、時々休、最勝講結願云々、經高卿書狀云、於殿上家禮事、先々何樣哉、中納言中將參給、顯俊無爲出仕歟、定高卿不動座不禮、依上﨟歟、答云、先々別不見及、如此事只可依主人之命、又自身之存知歟、人々所爲樣々不同承之、

廿五日、朝天晴、

廿六日、天晴、未後陰、經高卿書狀云、最勝講初日行香不足、通方解劔資經卿置笏參進之間、中納言中將起御前座、於小板敷解劒把笏被歸參、見之兩卿歸來、把笏出上戶之間、資經又思返、歸置笏御倚子前、行香訖、通方取家嗣卿笏歸來、彼卿來之後取替之、有不請之氣云々、行香猶及新儀、狂亂之作法歟、尤叶末代之讖、

廿七日、朝陽晴、濃雲暗、巳後遠晴、午時許心寂房來談、近日傳聞世間事、金峰山藏王堂燒之後、被付造國

司、有新造沙汰、以之可安堵、無其沙汰歟、急可燒拂高野之由、吉野惡徒中之、當時以武士被拒之、已及卄餘日、兵極煩暑熱難堪云々、高野又以大師御手印緣起京上、可爲高野領證據顯然、奉見于諸人云々、彼是全無成敗、而已歷一ヶ月云々、法勝寺承仕法師之子童二人博打、昇九重塔放九輪金物、兵士等聞其音騷動、天曙發人勢昇塔求之、竟深隱、遂不見、因父承仕令喚出、自第五重壁中出現云々、他金物月來皆放之、當時在檢非違使手云々、承仕法師心操、是又毎人事歟、申時許法印被來、定修漏于最勝講事、山門奇恠云々、可被撰之山僧非器、不思議物云々、高野僧三百人許參博陸、宗房相逢問答之間、宗房法師原と云、僧徒咎其詞、異口同音放言云々、光親宗行耽吉野之賂、不決此道理、汝今又如此、磨滅擧趾可待由不惜詞云々、入夜中將來、最勝講終、關白脊朽葉下襲、左大將實基二藍下襲、大將殿行香了即退出給云々、所傳聞也、

廿八日、朝天陰、辰後晴、雜人云、權大納言中宮大夫公宣卿夜前薨云々、見任十八年、雖無才智能藝、爲相將之子、其性不好戲、無言咲狂氣、心操頗有廉直之氣、無橫謀商賈之聞、常着朝衣、有勤公事之心、最勝講第二日出仕云々、可悲之世[illegible]、春日東洞院邊、有法橋義圓、宿曜師云々、頻致所々追從、有當時之器量云々、顯平朝臣家言談、歸家之間受病、七ヶ日而死去云々、（其姉爲親俊之愛物、）去比逢蓬野死人、一日之內六十四人云々、

（頭注）進退不尋常、雖似無故實、無輕忽之體、有公卿之度、於當世頗異其他、父母共存命、可痛者歟、

廿九日、（己丑、）陽氣晴明、雲膚往來、昨今暑熱如燒、但南風頻扇、女房行冷泉、青侍說云、近日入道左府被出行、途中有武士千萬人來過之音、（或甲冑、又馬蹄、）無眼看物、其侍或聞、或不聞、被奇恠、共人之中聞之者皆病惱、但此事涯方卿從者之說云々、若彼卿之虛言歟、

○六月大

一日、（庚寅、）天晴、午後乍晴雷鳴、中將相具此家人々、行嵯峨云々、入夜歸、

二日、辛卯、天晴、右武衛家有所勞人之由傳聞、以忠光問之、女房腹病云々、去月廿二日殊增氣周章、其後無殊事云々、公家有殊御愼御祈等云々、內藏助貞行（冷泉萬里小路居住、）夫妻依其病死去云々、先是主計頭定平死去、後聞、貞行夫妻不死云々、右幕下音信之次被送氷、下官本自不堪炎暑、愛氷懇切也、被傳聞歟、昔於禁裏暑月參時、常別賜削氷、今思往事更感宿恩、狂說云、南方宿主可歸給云々、安嘉門院昨日渡御冷泉殿、（御同宿云々、狹少如蝸廬、）丑時宿東小屋、即聞鐘歸、

三日、天晴、未時黑雲過、晴天雹降、（申時大雨、暫降、）右幕下消息云、盛兼朝臣可昇進云々、彼闕今度可奔走歟、絕思了、只被加御秘計歟所仰之由答申之、

四日、天晴、

五日、天晴、未時大雨降、聊消暑、夜猶不止、幕下示給、送消息於盛兼朝臣、可申入由返事到來者、於彼昇進は有必然之氣色云々、世上之政每聞之摧心肝、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思而無益事歟、夕中將來、相國御命、今度事心力之及限可奔營、可示付範輔被申女院云々、事非無實者、爲面目本意、高野住侶依無裁許歸本山云々、（百日之內可見體云々、）

六日、天晴、夜前中宮大夫葬送（神樂岡方）云々、依無日次經數日云々、又下人說云、女子於同家亡、其葬送云々、（其事不聞一定、）

七日、天晴、雲收、未後陰、夜又晴、中將以使者告送、關東二品有獲麟之聞、（所被惱不食病云々、）河東武士等集會、右幕下被送使者、返事如此云々、定是終命之由飛脚歟、去々年法皇、去年義時朝臣、今年又如此、天下勝事、若是人道之推而所行歟、夕方又傳聞、相州可馳下云々、不知實否、

八日、陽景晴陰、雲膚往來、巷說、二品雖病重由、當時存命云々、未時許女房參詣賀茂并祇園旅所、入夜中將來、行兼爲相國御使、馳下關東云々、

九日、天晴、省年預國兼來、省文庫事可示職事由誂之、只同事雖爲紙筆之費、又書愁狀、以國兼令觸頭辨、全不可有沙汰事也、凡世間事不足言之時也、

十日、天晴、曉更長綱朝臣以使者告送、關東五日之飛脚到來、二品之病漸以減氣、當時無爲之由云々、天下安穩之計歟、

十一日、天晴、小雷、承明門黄門〔誤脱アルカ〕來臨、中將來、除目非當時事歟云々、

十二日、天晴、未後雷雨、不經程止、早旦心寂房來、左手之苦痛更不止、逐日如增、三所加小灸、午時以前灸了、〔手十七、左手頸廿一、〕

十三日、天晴、午時大雨雷鳴、不經程止、中將告送、關東猶以必定之由、夜半許飛脚來着云々、中央減氣披露如何、世間又定嗷々歟、隱遁安穩之計何爲哉、又重云、當時非必定、自六日其病又增氣、相州馳下云々、

山僧之下法師說云、近日志賀浦〔三井寺領之坊舍栽梨木、〕件梨木邊異鳥〔自天降〕來集、其鳥大如唐鳩、色青黑、翅甚廣、引展之三尺五寸許、羽數多也、有四足、其足如水鳥、居水上又在濱不憚人、人々集取之、其鳥甚弱、人取之見弄之間、不經程死、其始不知數、數日之間人競取、漸其數少、或者食其鳥、即時死了云々、於恠異者無異議歟、何所誰人恠哉、可怖之世也、又台嶺蝶雨、〔先々有此事、必山上大亂出來時也、〕只案之、佛法王法滅亡之期也、可謂道理、此事日來傳聞之、件法師眼見之由語之云々、

〔頭注〕又或說云、件鳥水鳥之中本自有之、名隱岐の掾ゼウト云々、彌可奇事歟、

今夜行幸四條壬生云々、

十四日、天晴、在京武士大略下向之由、只聞巷說、又雜人云、廣元入道死去、又云、武州病惱、且是依一事稱虛言歟、未時許中將來、夜前相州參相國亭、〔今度在京初度歟、〕增氣之由示給之狀彼自筆也、不可下由雖示給、承增氣由、爭今一度不合眼哉、仍存往反廿日由所馳下也、〔路次七日、〕子息四郎、武藏太郎可在京、廣元他界了、然而子息長井入道不令下向之由申云々、〔白直垂折烏帽子、主從十人皆同、〕歸路三條京極邊百騎許打加云々、行兼〔延尉、〕爲相國御使、今日豈下向云々、申時許笛師式賢來談、凌暑熱相逢、昏退歸、今夜自四條〔壬生、〕還御、中將供奉由稱之、

十五日、天晴、早旦女房等向嵯峨東北房、爲經結緣也、辰時夜前殿下渡御一條室町云々、相州曉更下向云々、辰時送之人、自勢多邊歸京云々、昨日三條大路棧敷、日來經營之人皆停、無見物之人、馬長僅少々馳渡、京中向飛礫之、凶徒等稱老衆若衆物、自春之比立別、稻荷之次欲勝負者、昨日老衆集六角堂、若集京極寺、今日欲遂會稽、依此聞、馬長成怖、自東洞院皆騎馬馳通了、凶徒期與以後之間、使廳者等參扣神輿、日入之後、令入給之故、臨昏無其事、京極寺凶徒猶爲示勇氣、三條西行徘徊洞院邊、多著甲腹卷、又以白布結頭、又以菖蒲爲等結付背、古今雖有打飛礫者、全無如此事、武士乍聞之不制止云々、是又恠異歟、極爲奇、後聞、老衆不好此事云々、子時宿東屋、聞曉鐘歸、方違十五日、

頭注　留京武士兩國司子息、相州二人、本間左衛門久家、中務宇間左衛門、石川六郎云々、

十六日、天晴、未時黑雲忽搔、大雨降、雷電、入夜月晴、閭巷雜人說又嗷々、關東銳卒蜂起之由、下人等怖畏云云、中將示送、今日相國參內給、退出了、東方事全無聞及事、入道今月二日參鎌倉云々、十四日行幸、公卿通方、公長、基保、經高、次將通時、爲家、資季、被渡右、藤家定、信盛、內侍所劒璽盛兼、職事親俊、少納言爲綱云々、十四日、右大將、實基卿、公長、光俊、

十七日、天晴、申時許嵯峨人々歸、

十八日、天晴、小笠原當時在京、於武藏太郎許聞由、關東平穩之說、告送中將許云々、夕中將來、一昨日參內、非指事、博陸御消息、後日必可參會云々、盛兼朝臣傳之、今夜頗涼、

十九日、天陰、禪尼詣中山阿彌陀堂、四十八日、毎日四十八卷阿彌陀經禮拜等今日訖云々、

廿日、天晴、此兩三夜似早涼、無盛夏之暑熱、去月極熱甚之故歟、

廿一日、天晴、暑氣今日殊甚、夜猶頗涼、東方無爲之聞披露、

廿二日、天晴、中將來、東方事減氣、相州不可來由使雖來向、已依出路、猶遂前途由有其聞、其後又有增氣、巷說彼是難信、

廿三日、坎日、朝天陰、間晴、雷鳴、雨灑、不濕地、長淸
朝臣云、蓮花心院御忌日、平二位假所勞、無公卿、爲之
如何、自五月朔所勞、籠居日久之上、近日殊增之由答
之、
廿四日、凶會、天晴、雲收、未時許乍晴、大雨、小雷電、爲
遂秋節欲行冷泉、心神惱而殊遂例之間、子時乘車出門
外、聞鐘歸入、
廿五日、甲寅、天晴、未時乍晴、大雨及雷澍、助教師行朝
臣示無牛由、取忠弘入道牛引送、去年範宗朝臣牛也、依學明經道
人、致便宜之忠、未時許經國宿禰來、凌暑氣相逢、日來
在京神人訴訟、日々向武家、又申博陸、範輔酩酊惣不
成敗云々、關東始逆修善、不食病身腫云々、
廿六日、乙卯、天晴、女兒病後、依日次宜、今日歸入道許、
母來此宅、今日無雷聲、於今無執心歟、
廿七日、天晴、夕中將來、相撲小長洲依無實之罪科、
爲鳴禰宜貧綱、被追放相傳之領地之間、一門者幷傍
輩相撲、不可勤北野祭放生會等之由訴訟、社家又以
祝光兼觸送此事、長洲可遂問注由進申、仍此事爲申叅
大將殿、勤內陪膳、束帶、叅一條殿之處、前殿下御出之間無人
而退出、除目近々之由頻謳歌、大臣殿以書狀頻可示範
輔由有芳命、盛兼朝臣又可申由雖領狀、其實難知事
歟、祭主在京、成長朝臣之路定盡其力歟、國通卿有關
東擧狀、重被示道大理、背道理由云々、是巷說也、
廿八日、天晴、申時許小雷、或人云、相州八駿之蹤出
京、六ヶ日之卯時着關東云々、彼病增氣由告送之時、
重下知之狀、三帝二王重可奉禁固、如此之時、各守護
等、全不可有上洛之心、各可固其營之由下諸國云々、
雜人等巷說水火、門々戶々老嫗等二品終命歟、尖之砌可還御云々、申時許女房等行
冷泉、
廿九日、天晴、坊城相公消息云、西郊持佛堂、八月之比
欲開眼之處、女房假欲企遂行之間、明日如形遂之、欲
馳下、聽聞哉、六十日病惱之上、近日又腹病相加、勿論
之由答之、於中將は可行向之由、以書狀示送、依腹病之
氣、中不定由、可構向由示送、

卄日、己未、天晴、田夫已愁炎旱云々、奉書阿彌陀經、一
卷、暑氣無力難扶起、去今兩月遂不能出行、秉燭之程解
除、後聞、相公堂供養、中將聞早旦之由辰時向、、事遲
遲、申時始、源三位(時賢)、一人、無他人云々、聖覺法印說
法道觀、又仁和寺僧綱一人爲請僧、布施卄許、綺色紙形
等美麗、其後安嘉門院六月祓陪膳、又爲相國御使參關
白殿云々、自關東彼一家人々、殊可祗候禁裏給之由示
送、仍雖非指事、如此申遣之由、又尓不慾申哉由被申、
有快然御返事云々、

○十月大

一日、戊子、(凶會)、遠天快晴、今日初沐浴、咳猶不復例、」
二日、天陰、陽景間見、長綱朝臣來談、未時許參前殿、
大將殿見參、(相國參給云々)、申時許見參、仰云、坂本今病危急
之後、讓天王寺於妙香院之由申給、其事又被付相國、
申云、今年此事殊歎思給、年來取立給之心操、至于最
後變改歟、縱雖有其望、誰人許之哉、可有此事者、日來
無爲之時、忩可申給、先度依病解送、世間之競望是
綱頭、依難成敗被返授、其時請取給、猶非賢廉之道理、
今至于臨終之病被申此事、只爲招人謗也、可悲事歟、臨
秉燭程參北亭、又被示此事、彼存知同予案、頻雖被示
付、我此事不可口入者、尤可然由答申云々、關東今年
十二月、必可有御元服之由、二品被示送、幕下爲加冠下
向歟、當時雖以(无カ)披露、中將必可相伴(理髮)者、供奉不及
是非由申、但是又逢夕良昇進之期、赴遼遠之路之條、
又前途之妨歟、於今者其身事老后非可口入事、亥時許
歸廬、
三日、天晴、入夜時雨間降、入夜中將來、十一月八日行
幸以前可有除目云々、
四日、朝天陰、未後天晴、巳時許中將云、只今參一條
殿、御產御氣云々、有長朝臣又告送、馳參、當時殊事不
御云々、陰陽師一人奉仕御祓護身、猶非火急之體、午
時以後召諸壇阿闍梨、陰陽師五人列座、(二棟東面簀子候)、侍自
立蔀戶役之、侍從兩人取大麻、自北間遣戶傳女房、東
南阿闍梨卒伴僧各加持、五壇中壇僧正御房、(三井寺)、良

雲、山、嚴海、東寺、成源、山、行雅、（醍醐、金剛夜叉、）愛染王眞惠法
印、北斗賢海法印、（不參、於宿所祈念云々、）上乘院又修給云々、（不聞云々、）
定納言、大藏卿、三位親房朝臣、信定朝臣（入道、染衣裳、蟄、）等往
反、未時許平安成了、今一事又不經幾程、諸人悅喜、予
自兩江着沓下立、親猶法眼在此邊、少時入道來云、殊
以無爲、（娛耳、）每事相應云々、此後退出、長朝々臣參入、
先是以云々說聞之、七條院（大秦御所、）夜前群盜散々云々、予
聞此事、只今參彼御所所退出也、事已一定、（不及秘藏、）六
人許亂入、（大番者三四人自手云々、）末口之法不足言事歟、臧武仲不
能口盜宜口口、別當家行以任納言、十日可口口之由申
請、被任之後無解退之詞、近日解太理一職、（不召督、）以家定
可任中將由申、博陸嘲弄給云々、衛府督三人、散三位
解一職之條可然哉云々、親長純輔申職人頭云々、去比
雅久罷番、以久員孫（久清）被替云々、久員敷剋在中門、予逐
出之間、被召廻西方可引御馬云々、不見其事早出、
五日、霜凝、天晴、夕陰、入夜雨降、午時許參七條院、聚
洛院僧正被參云々、女房被出逢、怖畏怨難之後、渡御他
所之儀、各雖庶幾品、是存今明之罪科也、付怖恐有耻
之由被仰、無其儀之由陳之、御氣色之趣、尤可然之由
申之、退出參御室、謁法眼、被仰御歸之由、依無心退
出、
六日、自夜甚雨、巳後漸休、未後天晴、今日宜秋門院御
懺法結願、雖無催可推參、依甚雨止了、未斜着直衣（平
絹、）參彼院、女房逢被出逢、今日非結願、九月小之時
七日結願也、明日無人、猶構參哉者、老耄惘然忘却由
申之、退出之間昏黑、宿入道冷泉、中將來言談、一昨日
御産、餘氣事外物忩、如先々有御絕入之氣、仍大臣殿
參入給了、大將不可混合由、依今明被坐庭上、一時許
周章之後無爲、僧正出給了、其後無前御事云々、早出
之懈怠歟、昨日又參北山、幕下被居出云々、所望事、以
書札被付盛兼朝臣、又以女院御書被申由、宣旨局返
事、御産之中間到來、旁雖丁寧、純輔懇望云々、定被補
歟、關白家近習不有盡期、又今年關東御元服事一定云
云、幕下爲加冠可被下向之條一定歟、如當時者理髮被

召歟、極寒之遠路、爲人難堪事歟、此事又及風聞者、彌
職事之仁不相應事歟、甚以不便、
七日、天晴、未一點參宜秋門院、內府（烏帽子、）出逢給、申承
之間、左大辨參入云々、頭辨又參、相府入御之後、大辨
暫言談、平座、通方、伊平、賴資、盛兼朝臣、親長、範輔、
爲綱參、三獻不召侍從云々、列見、親長、賴隆、宗明立
申久云々、良久僧參、不被始、予大辨着座、被出散花之
間、中納言（定、）參着、頭辨又來加、懺法之間、頭送出了、
事訖取布施事如例、長淸、隆範、重長、時綱、資季朝臣
已下也、臨昏送出、猶宿冷泉、沐浴、
八日、霜如雪、天無雲、天明歸廬、經國宿禰來談、今日
嵯峨聖覺法印說法、爲聽聞詣向云々、昨今大理前大納
言（實、）音信、櫛風流云々、依此事預權門消息、心中極冷
然、
九日、天晴、巳後陰、申時晴、東石藏進忌札之次被仰
云、名字香隆寺僧正寬空相似（消息カ）云々、仍改之、慈觀來廿
日爲受戒、密々可向南京之由御今明、歎僧都過談之
間、肥前賓淸朝臣來臨、相共言談、志深庄禪尼下向間
沙汰等、辯說舌端、更非恒規之所云々、如此事一人聞之
甚無益、僧都弟子禪師爲下向之前餞、尤可被聞由示
了、兩人共難信、其陳狀所聞不思議、
十日、丁酉、天晴、辰時許出京向嵯峨、先入東北房謁人
人、聞此善事之儀、先度事、願主念佛房勸進、以結緣所
出物、造阿彌陀堂了、又爲造食堂今度始之、聖法印說
法、（無障者始終、有指障者、其日者可請他人、）慶忠能玄已下讀誦、又寺僧書寫之
一字三禮之行云々、以五種行、以結緣衆會之力、可廻
向食堂、仍各同心集會云々、聽聞局一間別鵝眼二貫、
鹽牙三斗、油五升云々、道俗男女馳走、但導師能讀法
印局無此課役云々、但證寂房云、爲知音人々聽聞、別
請受禮堂西間懸簾、入其所可聽聞者、次入中院休息、
中將來、酉時許聞集會鐘入聽聞所、今日導師京有請用
事、及晚景云々、入西門、（着狩衣、）昇西階入其所、（南第二間、格子遣戸也、）
女房同寄車在此所、懸几帳帷、說法感淚、次懺法、寺僧
等并客僧讀之云々、（晚又有之、）一座了讀經、暫聽聞、月前歸

宿所、

十一日、天晴、昨日無暇日穀、仍不擇日次、(肉食、)今朝參法輪寺、渡川、老尼此坂猶如攀雲嶺、即歸宿所、今日說法早速云々、未時聞鐘、如昨日入簾中、女房又來、說法信解品、事了能玄又讀經後各退下、(懺法可入夜云々、)休息之間、中將入道被來談、亥時許歸京、留守者告云、昨日午時於川合社北邊、禰宜資頼宮廻之間、着笠法師(衣裂染)、奔向、拔刀(此間自田中同意者等五六人奔出、)殺害、所從氏人等各雖相從、一人無相對者、東西逃奔、任意殺害、相共東方奔去、向今道方、無爲逃去了云々、是又勝事歟、長曆之比、上社神主夜中被殺害、於白晝者未聞及事歟、

十二日、天晴、未時許又參聽聞所、(先是雅寂房來臨相談、)藥草喩品說法了、讀經不及須臾各退下、東北房亭主招引、此女房被參法輪、日入以後歸來、相共歸京、於西大宮邊臨昏、乘月歸、禰宜資頼夜前葬送、(船岡方云々、)其仇更不聞、只推量計、大略所疑在兄弟云々、前禰宜入道、權禰宜、川合禰宜等皆一腹弟、(資頼一人他腹兄也、)有其疑云々、細川入夫召上、送二條納言許、(九條殿掃除之料也、)

十三日、朝雲四塞、雨漸降、終日濛々、青侍等三權禰宜資通可私殺由被仰下云々、

十四日、曉雨止、朝天晴、自昨日頗有雜熱、今日付鹿角、臨昏心寂房來見、不可有大事、鹿角宜由示之、

十五日、天晴、巳時陰、午後雨間降、夕陽晴、敎雅少將以使者尋•別當五節女房扇二枚可相送由消息、何樣物哉、答云、扇近代檜扇、(細面と云、)塗雲母、(シタニカキノカラナヌル、)書繪、(遠山野之躰、野筋等五六分許人形、)金銅蚊目以村濃(若侍白、)絲貫之、絲末結垂物也、裝束者、入夜右武衛被送(過カ)談、是兩社行幸供奉事等也、裝束只例打下襲表袴可着如何者•何事在哉由答申、去十三日兩社行事所始、源大納言(上卿、)着之間、又以絕入、如放生會之間、口廻東門寄車昇載云々、耽賄賂撰神司、上卿初度行幸、極以不忠事歟、僉議未定云々、一度不被仰、是又不思議歟、

十六日、霜凝天晴、寒氣入骨、雜熱頗發、膿汁出、猶不平愈之間、遠路之乘車有事煩、仍若參仕者、雜熱所勞

加療治之由、可披露之由、示送中將許、返事云、風病腹病更發不能參仕云々、夜前寒夜宇治網代乘船云々、其病道理之令然歟、不足言、父子傾狀不參、可爲老後之狂事、不順後日增否　當時之耻、忽出立、日入之程着直衣出門、已及暗參着、（殿下御所、）此間自七條殿密々渡御云云、（黃門信盛御供、）御車未引之間也、入御了參上、暫隱居障子上、（行步進退不叶、黃人御參有恐之故也、）右金吾、（直衣、）親尊（僧正御供、）在此邊、時雨忽降、信盛云、中將可御車、而忽所勞云々、仍資季朝臣可付云々、（極以術思、）良久左大將殿御參、（先令參內給云々、）又有警蹕音、（內府參、）其後與金吾在公卿座、又良久長季卿來會、加此座云、先參此御所、姬君主令渡給、爲寄御車參七條殿、御共歸參、但殿下御御車、（出脫カ）令門外給云々、此間各問事具否于信盛、答云、可牽黃牛事、（行弘子　飛氏子）被用大將殿御隨身下﨟、而依少年者難叶、一座與末座可牽由被仰、最末申云、末者可隨役者、末二人上﨟可隨者、一二可牽歟、上（憾カ）口未勤仕如何云々、（大略嫉行弘子歟、）此事强申、仍申口下、（御新御所、）仰猶可令牽云々、依如此事遲々云々、定高卿又加座、

今夜事御車、（內府牛御車、）出車、殿上人車、（爲家朝臣已下三兩歟、）長淸朝臣付御車、資季朝臣松明歟、信盛引導陰陽師、又於入御御所同引導之、次付脂燭、可入簾中水、（乘安置之、）無水火童、（牛カ）黃可有之、（此等皆有先例云々、）入御之後、吉書可供五菓、（幼主御車、又可供之、）內府御命云、雖有夫妻子息移從、五菓必一人〻供之、不可有兩方云々、聞此說申殿下、仰云、行幸時供天子、又供后宮、全不可限一人、尤可供兩方者、（說云、有其感云々、）步御幸、供奉人事、又殿上人前行、公卿扈從、（一說、）殿上人公卿前行、（一說、）今夜被用院司（四位、五位、）前行、公卿殿上人扈從（御後、）之說、（三說皆有之云々、）良久之後、內府出給、（三人勤座、）御坐座上、信盛覽日時、（入筥、）引禮紙開見卷之、入之返給、參東西妻戶奏之、返給直下、又經程進、申出御由、四人下立、入中門列立、（北上西面、）信盛進御簾下、伺申歸出、召陰陽師、陰陽師入中門、自庭昇階、（中央間、）入簾中反閇、歸出了、寄御車、（將相牽仕給、將西、相東、）立屛風、送坐給之後、庭公卿蹲居、（其雖堪之間、中納言予先出中門外、）次於中門外懸御牛、出御、大將殿四卿以下（院司前行、不委見、其定朝臣次歟、）出門南行、新御所南　小路東行、

深泥、入南面東門、縱牛牽御車、（衣冠殿官等歟、今夜無召繼、又無長御隨身、）立門內、陰陽師進作法、漸入御車、立中門內之間、不堪行步、予迯出、（內府入此御所、西門參給云々、）聽事不幾、月傳午之間歸廬、昨今柑子橘樹造屋皆置、依霜結也、

十七日、天晴、兵部來談之間、猷僧都又來臨、於同座相謁、各歸了、實淸朝臣來、以人問答、今日東方有音信事云々、無殊事歟、武士多入洛云々、（或云、例大番替料、或云、二品皆送高野供奉、多登山云々、）其內又巷說、遠所貴人似可有吉事云々、（尚イ）兵部云、永不可信受事也、若散在依有事煩、率都合千一方之體之事歟、其間又定有子細等歟云々、青侍等云、權禰宜資通已補正、社家文書文車可渡山、頭辨仰出納、出納以所下人仰下、而子息男成被語人之疑惑、所下人二人念一人歸參、申事由之間、重來打破門、令引文車了、其間件宅有若腹巷者等、奇怪由路人相嘲云々、父被殺害之時、腹巷尤大物歟、資賴尾籠者也、始終如斯、又云、非轉正、只承社務、又云、資賴九日則實前（一事社後、）楹木、翌日有此事被罰云々、近日則社頭倒木、殊勝之櫻在其中云々、

十八日、天晴、禪尼自播州歸洛來臨、此事猶有厭却之志、招僧都、且示合實淸辨說事等、此僧都高階家仲可來住此家由、此間示付之、慇領狀了、是仙洞之昔堪和歌之由、暫有其沙汰者也、歌會之時被召寄、後年漸無其沙汰、在伊平卿家、近日殊愁世路云々、

十九日、天晴、未後忽陰、時雨、未時許中將來、除目其日未聞、（推之、關東使相待歟、）相國面達執柄給、今度所望人殊不聞（參議事）可奏由答給、但範輔一定補由世謳歌云々、成長又宣陽（相國）門院迎姬君、最初懇望在此事由責給云々、但委奏聞給云々、天王寺別當事、可被補二品親王之由、而雖有勅、今明更無承引之氣云々、任意非據、博陸人力不及事（骨力）歟、山衆徒日々蜂起、被補園城寺者、可燒拂由相隊云云、今日幕府姬君行始、（被渡相國亭、）半蔀車、前駈二人、（長政、朝仲、）左馬頭隆宣在共、出車二兩、中將車、實經少將車云々、乘燭之程、兵部來臨之次、近日猶巷說又云々、遠所事等在人言條如何之由予問之、答云、推之、若其所改替事有

之歟、雖方角改、吉事難有歟之由推思者、忽推頗相叶之、又云、若有如然之次者、還又重蹤擬出、人凶事等出來事もや候べき、只以目可見、予云、世間逐日快然、全無人凶事、定無殊事歟、只不逃一身之外、皆吉幸之充滿歟、何足恐哉、送歸之後、向右幕下亭面謁、移時刻歸廬、明日仁王會、（一代一度）檢校定通卿依五節神事不勤之替可出仕者、此間雨降、騎駘二疋（鞍置）、相具下人等進東石藏、爲東大寺受戒、密々令詣給云々、今日奏咒願事、可催次上卿由示之、於關請者明日可補者、

廿日、自夜甚雨、暗雲滿天、午刻天漸晴、申時陽景僅見、一代一度仁王會云々、入夜家仲來相逢、自今夜宿此家、

廿一日、霜凝、天晴、終日沍寒、酉時雲慘風烈、嵯峨番事自今日四ヶ日、導師參天王寺、可請他講師云々、傳聞、昨日仁王會、右大將、上首、通方、實基、隆親、賴資、盛兼云々、次參北白川院御所之體不思議、其座狹小、爲堂童子被踏、事體驚目、依逆心發早出、不見他事由、幕下消息也、其次被示送云、十三日兩社行幸行事所始、事訖程上卿徒跣走出、前駈等又馳走、（不見其實、絕入之體、）其音音側聞、毛車はあしく云々、宿東門ニ車一出來、白衣男乘之、束帶裝束不恠、而男捧持之、（男道車、）送出由、辨範輔申殿下、後日參內給之次、語宣旨局給云々、依大納言上﨟先相觸、定解送歟由存之處、即領狀有如此事、初度行幸若有不慮事者、定有誹謗歟、內々解送可宜由、可被召仰具實云々、宣旨此由示具實、先及誓言、申無此事由、翌日申、絕入事全不候、道路泥濘之間、着少將衣着檄由申云々、奏狀猶非普通歟、又具實內々申、依有急事脫裝束、事訖送出之體、不可有謗難事云々、天下勝事歟、秉燭之間暴風雨降、入夜中將來、安嘉門院渡御修明門院御所、御共（右衞門督御車寄、）之次云々、昨日逢盛兼朝臣、不忘往事之由有芳心之詞、（是皆虛言歟、）入道右府又舉宣經、於日來不仕者、無處于披陳、日々以後可奉公由申之、近日每日出仕、世以稱兼宣旨由云々、家光稱所勞俄籠居、無行幸行（術カ）者是又非直也事、時兼承之云

云、左府以尾張國司爲彼別當、行幸以前可被補之由、示送盛兼朝臣云々、天王寺別當事、主上直被仰於御前、有領狀氣、送出以後、禪閤子息早可被補由被奏、返事云、宜蒙勅定、局思煩者、禪閤云、さるの冠者などの云事、聞入立ぬればあしきぞ、耳ニ不可聞入云々、

廿二日、朝天晴、一昨日决僧等歸、淨照房云、夜前深更罷歸、腋有雜熱事、罷留下方云々、閑窓徒然之餘有懷舊之心、行歡喜光院、僧徒等成群有遊覽之氣、自門前道、參北白川故院御所、少々見廻地形之勝、纖(說)猶(脫ア)以君他發(ル)渭(ベ)陽(シ)之榮、還爲荒廢之地、風流足惜、見右武衞近日新造之居、日入以前歸、

廿三日、霜凱々、朝雲收、申時許右武衞被來談、八幡行幸延引、來月廿五日云々、本自兩社之間、卅日頗無其謂歟、此延引又定有事故歟、入夜中將來、北山不勵愛染王奉造被安置(各有一堂)云々、次辨家光其陰屈(ヤ)云々、

廿四日、辛亥、朝天陰、微雨間灑、巳時許往心房受例戒、暫言談之間、信實朝臣來談、入夜女房參安嘉門院、(自一昨日御修明門院云々)此出仕始終更雖不可詣事、近日無人之由依頻召慭令參、

廿五日、天晴、午時兵部來臨、言談自然移漏、申時歸、長淸朝臣逐(送カ)消息、臨時祭、彼間事、如行粧共人事大略先注送、次第追可送由答之、兵部今日雜談之中、雖無益事注之、下官先年於故殿見額樻ト云物、大內以下所所諸寺額、毎數被移置、予申云、是被寫何所本哉、仰云、是皆法性寺殿御本也、當時在執柄(當時禪閤)許歟、先年邦綱卿被出奉入道殿所被寫也、今日事次語云、伊經傳先祖額本事、全非父相傳、定信留賀茂上御社寶藏、伊行不傳之、邦綱卿聞此事、召神主重保令(被令カ)被出之、(非神物、只預置也)仍私持之、全非法性寺殿御物、而依優其家、先祖依書等授與伊經也、入道殿下更不可持行者、又法性寺殿以假名令注給、公事六号抄在父卿許、傳得由稱之、如此事等多聞之、法性寺殿老給後、加州寵愛甚、(故入道殿御母)壯年早世之後、傳忠法印御母五條(元丹波)、又寵愛之盛、連枝經光白晝入局犯之、又近習女(サエリ)、見此氣色奔參、申此由

之間、自開其遣戸御覽之時、懷抱之最中也、即白盐被
追出之、送出後、依此事行住坐臥不快、御氣色大略戀慕
歟、退以御不會、以之令飛給云々、太子中生言即此心
歟、高力士又其志同歟、今日習相之由頗自讃、予問余
今明日葬事、又有饗應之詞、先年見光親宗行範茂等、
有惡相、無兵及之相、有雅有其相之由語之、
廿六日、天晴、霜凝、辰時許出逢門行嵯峨、中將昨日來
云々、未時許聞鐘聲入例局、（此聽聞、每度皆狩衣、皆侍一人相具、狩衣、）今日說法
藥王妙音品、兩品拜說以後退下、中將歸京了、
廿七日、天晴、巳時鐘鳴、今日導師出京、（故宗經中納言十三年忌日云々、）之
故被忩云々、即入局、普門陀羅尼嚴王品被釋、事了證
實房於局暫言談之後退下、奈良禪師（暐尊、）來、爲明日口
聞今日來着云々、入夜沐浴、
廿八日、天晴、早旦出門外之次、隣家三位入道（保盛卿、）依先
日音信相謁、往事言談、亡息事等、且多蒙芳心之由謝
之、即歸、心寬房來、齒熱療治事等、雖加針血不出、至
極熱氣如此云々、未時鐘鳴參入、今日有弘來、入局後
女房來、如日來今日雜人僧徒、內陣禮堂群集、不知其
數、日來所書寫法華經、又澄最房勸進一品經、又最勝
王經日來結願、勸發品解說之後退下、不經程歸京之路
頭、導師車一町許在前、北望行列歸家、入夜中將來、
（參安嘉門之次、）相國付宰相云、重申給、博陸御返事如此、示給
事、不可忽緒御沙汰、可申此旨云々、（是每度事也、）武州以書狀
申相國云々、（書狀送行乘許、）冷泉中將官途事不便、如此事雖非
可申事、可然之樣御沙汰候哉之由云々、其狀被付、定
相語令書之由存給歟、盛兼朝臣近日成業兼卿聟、宣陽
門和合之計云々、除目行幸以前之由有其聞、新任人於
事有煩歟、諸事不得心、關東御元服事、義村等之存旨
猶難測量云々、可得姓給由有議定之躍、是深引博陸之
心歟、
廿九日、天晴、霜凝、夢想紛紜、依愼思閉門物忌、木葉
落黃、菊花悉枯、後聞、今日新大納言初度作文云々、公
卿（定高、賴資、在高、爲長、經高、宗房、）長貞講師、
卅日、朝天陰、辰後雨漸密、辰時許兵部過談、又實清朝

臣來、以人問答、

〇十一月小

一日、戊午、自夜大風、朝天晴、烈風吹寒樹、終日不出簾外、

二日、天晴、少將有教朝臣過談、時々被尋問公事、其好漸久之間、無隔心可溷之由被示、有識之家之餘流也、至愚之所存、可同心申由約束、申時許參室町殿、見參之後、入夜退出、能三品云、一日比少將有資參庭上申云、依奉憚不昇、南祭陪從裝束可申請、仰云、被憚思者、裝束又可憚如何、隨其左右可存、申云、此事申合人亜可申、昨日又參入、坐于對代南面公卿座、所司相對之、障子上可宜、答云、是依參大將殿着此座也、所司答此事不然由、起座退出云々、去今年不參此殿、依資時入道敎訓歟、又雜談世間事等、不知實否、今日中將次郎魚味、忠口沙汰其事云々、

三日、天晴、法印被來、承明門院黄門又來臨、初三月甚明、不異弦、

四日、霜如雪、去疾晴、沐浴、短晷空昏、夜深敎雅少將來門前、寒夜依無術、稱風病由不逢、

五日、天晴、參室町殿、先是長淸朝臣來臨、臨時祭彼之間事云々、給長秋納言記一合、退出了、

六日、天晴、見舊記、

七日、天晴、心寂房示療治事等、冷泉若目有小恙由聞之、見可療治由示付、參室町殿、今日除目云々、日來不聞及、又例事歟、仰云、大將五節出仕被催、參入御覽可出仕歟、參入夜逢退、頗有煩哉、申云、少年御出仕御共、得心之人少而物忩、夜陰於事不亜候、只御覽日御出仕可宜候歟、殿上人不廻北陣之間、殿上遊極物忩、旁難計心歟、大略申止之、晩陰退出、入夜中將書狀、相國重示遣盛兼朝臣返事、今日除目不及廣候云々、猶遏縱歟、

八日、天晴、辰後陰、昨日除目、任人八十四人、侍從藤忠兼、玄蕃頭賀茂兼宣、中宮權大夫伊平、兼、左將監藤範昌、藏人、左中將實俊、從三位盛兼、正四位下公賢、依

此事所被行哉、更不得心、除目而不足言事歟、右武衛
送使者云、昨日參綾少路宮之間、存外會遇、橫父辭兵
衛督、以子息可任少將由忽被仰、子息昇進全無其好
由、參女院申入、度々令申披給、纔以無爲、向後猶可恐
云々、是偏爲隆親兼帶歟、非尻者捻雜居官職世歟、實
亂世之最也、伯資宗朝臣消息之次、去月廿七日廣田社
寶殿以下炎上、假殿經營云々、諸社如此事理尤可然歟、
可（奇カ之）撥了、一昨日夜大谷齋宮御所、群盜稱三位藏人源氏、
打合、不入御所追返了、其身襲抵死去云々、依此事昨
日渡御宜旨局家云々、禪尼行冷泉、入夜被歸、若目事
頗宜云々、自春令在京狂巫女、其父重服、去月過了、今
日參社頭云々、依右幕下之憐愍、件女坂本造屋云々、
傍輩等嫉妬、有障碍之心云々、件社垂跡以來無火事、
忽神火出燒給、非如失火事云々、
九日、自昨日陰、巳後晴、早旦兵部來談、及午時、申時
許中務大輔爲繼、來談、安嘉門院番勤退出之次云々、其
後參室町殿見參、親房朝臣同候、亞相初度作文、博陸
出居給、而自初御坐奥座之上、亞相坐外座上給之間、
公卿着座進退失度、愁着奥端、（尋常之儀、置詩之後主人出座横座給歟、是不被知之故也、）
置詩之間、經父子座中、（進退谷、）定高卿講師無便于取詩、相
議經資子入亞相座上、座其座上、兵部卿座于父子御
中、大藏卿坐于講師上、火燭文字不見、不能講詩、淳
高序、長貞講師、宜實詩云、誰人斯席不長生（ニ ザラン ナラ カ）、所作如此
歟、誰人斯席不長生と讀如何（モ ハ ズ ナラ）、有議作改云々、尤恠異
歟、又有去變云々、
十日、天晴、日吉狂巫（北名名 内斑、）來云、來十六日二宮種子經
營、萬事闕如、可少分助成、臨牙二課可給由、遣入道許
了、亥時許教雅少將於門前音信云々、青侍等答方違他
行由、此羽林必深更來、老病寒風依無術、夜深不逢人、兼
所誡也、先是性恕房自粟田口來被仕、（高倉殿、被歴覽心房逆修所云々、件僧宮有、獨少佐逆修、）鎌倉三條宅也、
十一日、天晴、今日故左相局御遠忌也、依懷舊之思、參
八條舊跡之間、鎖門無人跡、八條院御所東已爲民家、
築垣之內或麥壠、或少屋、南山古松僅殘、窮老之病眼、

哀慟之思難禁、更廻軒參東一條院、宗納言此兩三日祗
候之由、言談之次云、此御所可爲格子、又雖無階隱間、
猶可有階之由申之　仰云、更不可然、可爲蔀、此事申
殿、尤可爲格子之由被仰、仍申此由、重仰云、是何の料
ゾ、若有吉事之時被借之料歟、退申此由、此上有恐不
可申之由被仰、五間四面寢殿、檻欄長渡無其間、被仰
旨尤有興、惜哉、末代無双、明德皇后之賢慮、空遇亂政、
過斯時、次參宜秋門院、向也、謁避老禪尼達、入夜歸、中
將來之間、教雅少將又音信、依寒風隱居、中將介謁、
十二日、自夜雨降、頭〔頭上イ〕之沃菊陽、爲方違宿吉田、謁法
印、
十三日、朝霧漸霽、曉鐘鼓歸廬、兵部雜談、入夜月無片
雲、
十四日、朝天陰、申時許微雨、不經程風烈、參室町殿見
參、日暮退出、
十五日、天晴、風寒、南隣地口二丈許、鞍馬住僧欲以北
小路出雲路地替取、今日得笏、長者僧正以他筆被示、
不乞所勞〔自明北〕、無遁由、彌無所憚、芳恕已廿年、入夜兵部
又言談、
十六日、天晴、沍寒、昨今奉書阿彌陀經、申時淨覺法眼
過談之次、聞世間事、東大寺東南院々主定範奉讓法親
王事、月來吹々、可被下官符之由母后骨張給、此事本
寺衆徒强訴事、又非常時之面目、强不可請取給由、御
室幷寺中競、內々示申給之趣不被用、去比公家可被進
請文之由有其沙汰、自女院被奉其草、披見之處、無品
法親王臨申解、端書以下文章極不尋常、此事摠無先例
之間、極難量可否、又視了已講〔通親公子、維摩會講〕、有摧折詞等、又
約而入定範室由祗之、云彼云是、事頗輕々、御室聞食
召大藏卿、被逢此御方、且相計、見苦文章等介置〔直カ〕之、被
淸書　進介參高野給之間、於女院又被尋其狀、只如本
書成被進、隨被成官符了、而寺衆徒蜂起、打付大佛殿可
逐電云々、朝威已輕忽、當時無成敗人、傳聞、施藥院使
彼〔業長基子〕、夜々奉取宣陽門院御腹、此事依有驗、六條殿近
邊忽充諸御領、被造華亭、又造倉廩、被積海內財貨、〔御領知行〕

入丞并埜云々、前納言數成、山階土木無休止時、剪撥祠之滋木、以其木欲充新造社棟木（奉祝山王）、之間、忽中風、言語斷絕、子息僧（法眼于）、馳向由聞之云々、御室來月還御之由有兼沙汰、追年籠之由被仰遣云々、入夜中將來、（自北山）、假五節夜夜并兩社行幸可出仕、（相門幕府之命云々）、尤以穩便、本自庶幾由答之、加輿丁家季朝臣被下記錄所、已成勘文、（加輿丁有道理）、而許定之座、範輔勘文可改貲之由示之、滿座一同成勘文、各迯署、今有紕繆者、可有別勘文、推而可貲由、無其謂之由雖相論、已以無許容云々、世間之儀更以不足言、經行朝臣家宣卿子依五節出仕料昇殿、忠行卿子忠兼依行幸舞人任侍從、時儀如此、推之信繁法師所草文章歟、件法師有此分限文章云々、許侍等云、依關東令明資賴子與資綱法印兄弟資通等、於六波羅對決、範輔朝臣親竹法眼等列座聞之、大略資綱所爲之由、武士等引資賴子云々、資通并資賴子共賂于範輔錢、資通五十貫、資賴子百貫、兩方取了云々、

十七日、朝天陰、辰時雨雪忽降、其後間霽、心寂房來、依先日仰、相具參室町殿、令渡九條殿給、即歸廬、今夜可在京云々、後聞、今日行幸巡見上卿前駈六人、參議并（威儀具足）、大外記、大夫史、檢非違使等各行粧之威勢、參議一人打梨云々、上卿自七條朱雀歸歟、風雪殊散々、笠被吹破云々、

十八日、天晴、宿雪不埋庭草、心寂（房脫カ）又來、令參、即歸來、又歸西郊、今日奉書阿陀陀經二卷、

十九日、朝天陰、陽景漸晴、參室町殿、渡御北亭之間、智圓已講參會、示大乘會經營事、先師舊好難默、而一重領狀了、參北亭、只今還候之由被仰相國、宗明云、今日除目云々、不可有御忘却之由、重示盛兼卿許了者、關東御元服事、（來月廿日新亭御渡）、只以新儀自可戴冠給之由欲示送、歲末年始之遂行、旁不穩便事歟、彼御官又不可過征夷大將軍、是前右大將之吉例也、坐遠境、任次第顯官、已不吉事也、此由欲示送者、每事可然之由申之、又參南殿、大府卿內々注申御名事、師嗣、（殊擧申之、勘文之本文等、皆吉之上、打聞頗拔群之由歟）、道良、道嗣等也、被仰旨等大略同前、申尤

可然由、又召在繼朝臣、內々被問日次、廿日以後廿九
日、乙卯、時午申云々、當時風聞々可注之由被仰、申云、
風聞之習不載時云々、注其日不載時者、若不分別之譏
しどけなく存候歟、只內々勘文何事候乎由申之、仍進
勘文由被仰、又先々其日以前定御冠之次、調御冠日注
申之、仍相計可申由被仰了、又侍始政所始事、同可有
勘文云々、此等事明日以飛脚可遣云々、實雅卿舊妻近
日入洛、可嫁通時朝臣云々、義村爲知行庄之地頭、年
來不被訴、心操爲上郎由成感、有此婚姻之儀云々、竊
案、義村八難六奇之謀略、不可思議者歟、若依思孫王儲
王用外舅歟、近日被聽昇殿云々、老幸之時也、後聞、昇
殿儲事云々、臨昏退出、中將送資雅中將、尋常物也、仍行幸
料進殿下、今夜安嘉門院還御冷泉殿云々、隆實云、何
中將勘日吉祭使、可着闕腋歟、以下事問諸人云々、後聞
ば基定朝臣云々、
廿日、朝天漸晴、五節參入云々、愁歎與老病責身摧心、
徒思往事、作生如亡、除目、左衞門督實基、別當宣旨、右少將
藤基長、家行卿二男、未時許隆範朝臣相具少納言爲綱來臨、
初見之、言談之後退歸、日入之程兵部又言談、獻舞姬
人、大納言定通ー、中納言家行、伊與、丹波、
廿一日、天晴、未時許中將來、夜前出仕、今年者束帶云々、自五
節所邊向北陣、有資等相具、如範輔者又相儲云々、隨頭辨者
實俊基定等歟、十人許云々、女房下車之間、大略無見
沙汰之人、公卿五節女房車三兩、六人、第四車童女下、
六人有其例歟、不知事也、今度出仕初見面之誉、侍從資信、新殿上、藤時賢子、同
賴行、三位賴房子、新、同實憲、公佐子、兼綱、左大辨家宣子、新、師季、新少副、內府御共人歟、
時高、範輔子、出御帳臺、公卿殿下、內府、右大將、新大納
言、萩染、打出衣、童女昇降無殊事、貫首舞之間、戸隔不見及
云々、出哥實俊、顯平、有資、資季、公付云々、今日殿上
着座、家光、實俊、顯平、定平、資季、時兼、信盛、兼輔、
公有、後聞、出仕殿上人、四位六人、實俊、顯平、家定、
經行、資季、定平、時兼、信盛、兼輔、時高、賴行、信時、
顯嗣、顯氏、公有、親氏、實清、實直、公員、貞時、兼綱、
高階忠賴、源何業、同信宗、藤敎行、兵衞、同夜出仕、長清、基

定、家時、經賢、信賢、範輔、光時、宗綱、公綱、

廿二日、自朝天陰、午時許雨灑、即止、沍陰、寒氣難堪、不聞世事、今夜女房推參云々、臨昏女房自冷泉殿退出、貧家之細士意略、逐年無興、難堪語、證寂房示付、今夕送之琵琶(前別當料)、鳳給、(前大納言料)於其物美麗也、尤傾感、今日殿上着座、家光、實俊 顯平、資季、時兼、兼輔、當女御覽、公卿兩大將、新大納言、伊與當家定、丹波、實俊、

廿三日、天沍陰、琵琶、(前別當)鳳給(前大納言)、送之、果願了、女房等朝間渡吉田訖、巳時許參室町殿、御覽御馬、仰云、一日名字事、密々有違亂、俊親(宗親改名)、於定高卿許見及加難、名字三重夕音、他人全不知、一身習傳、師嗣有殺音云々、我於關東欲加難之由出詞云々、此事更雖不可信、出謬難者可劣無此事、又大府卿定執論歟、仍不語此事、只欲用道嗣如何、申云、彼所申必定虛言也、然而及武士之聞者、定一旦信用候歟、尤無其益、只中納言不申此事以前、依御名一字、被用道字之由被仰、中納言可宜候歟、於事惡氣不當者也、御信用不可候歟、又仰云、中將明日來哉、片舞之間事、可扶持之由、委欲示付、早可申含之由申退出、以書狀今日明旦之間、可攜參由云送、傳聞、寅日淵醉、摧初夜鐘之後始事、昨日又秉燭以後祖(カタヌク)云々、去年又如此、於今者殿上淵醉可爲深更事歟、去今之凌遲以之可知、未時行吉田、少時證寂房被來、暫言談之間、住心房被入坐、即始講莚、尺迦三尊、法華經請僧三口、墨染裝束、說法之詞殊發信心、隨喜感歎、事訖即始懺法、此次申上四十九體佛、(一舖圖之、)(是爲每日佛、每日一舖佛、是爲七日佛、今日分釋迦三尊也、)明日以後五ヶ日、證寂房可爲導師、此四十九體、令二人僧相替可供養也、(每日宛七軀、)懺法之次可付之、七日佛ハ例時之前供養、是常儀之由、證寂房評定之、懺法半許之間、歸一條ヽ了、淨照房來談、(在仁和寺、)後聞、內辨右大將、少三通方、盛兼、外辨經通、參議多參云々、內辨初度無遊亂、一條以中將爲使、被進九流椭於殿下、其後參前殿見參云々、

廿四日、天晴陰、夕少雨、即止、早旦兵部來談、可向關東之由也、即行吉田懺法之間也、每日供養、辭俊啓白、七

日佛藥師、證寂房（故骨之間始之）、能說了、例時、今夜宿吉田、
廿五日、朝陰、雪飛、中時陰景晴、西風甚利、巳時先冷
泉中將裝束之間也、蒔絵螺鈿劍同箙用之、（箙事予不知之、劍箙可爲同體）、
之由先年上皇仰云々、見了向棧敷、（六角南、大宮東、）寒風甚難堪、時剋推移、申
時許神寶舞人渡、四位二人之外無見知者、（皆又新舞歟、令着當色、或付
花、或付紙鋪、）非藏人小男、藏人五位六人之中、兵衛佐親氏、
（鷺丸付、雜色裝束等、）諸陣尉各一人供奉、檢非違使又一人、左衛門
權佐、（四位、）看督四人、相具火長二人也、馬助歟、不見
知、左馬頭隆宣、（不具隨身、具童雜色許、）左兵衛佐又不知、衛府佐一
府一人歟、上官等如例、少納言爲綱、右兵衛督、（舍人、蒔青花田、）
馬副四人、隨身四人、今日行粧尋常也、左兵衛乘陸梁（騎馬被儲陣口云々）
馬、頭行事宰相別當（實基）、（右督火長四人、）通方卿、新大納言、蘇芳二
重織物下襲、殿下近衛一人、褐弓箭相副、具少隨身
二人、布衣在共、（雜色云々、是先例也、）新源大納言、（已有老者之氣、今日之體殊優、）次
如將監者只二人、（是又一具歟、）次右大將番長武信搦焉、每
物華麗、裝束非染衣、（明日被着歟、）左大將殿番長又搦焉、御隨
身付衛、（造花、）次近將十人許歟、三位中將高實、紅梅下
襲、（前木衫）宰相中將具實盛兼着例裝束、次家光朝臣染衣歟、
時兼、右兵衛佐顯氏、家衡子歟、無六位衛府、其後殿
下御車也、天晴雪止、神感雖可然　無千乘萬騎之儀、是
末代之相止歟、未見事也、可謂奇異、見了歸吉田、入夜
不動供養、右大將隨身付作鶴、番長加桐枝、
廿六日、天晴、不聞世事、在吉田、朝懺後懺法之次、夕
千手供養、即例事了、申時許行幸聞還御之由、今夜家
修神祭、依晦日忌日也、
廿七日、（坎日、）天陰、少雨降、雪間交、朝懺法之次供養、
證寂房、又夕地藏供養、（五七日由也、）ねりぬ木二衣、（別祿名字也、）新
三位、右武衛、長清朝臣面々、臨時祭事等問答、
廿八日、天陰、不雨、中將適來、咋日自早旦北山夜宿、
今朝歸京云々、五節以後抛不付擬、不便之體歟、行幸
日事、殿、大納言、三位中將、右兵衛不參社頭、馱餉所
兩大將別當參候、家光陪膳、時兼役送、上下皆取弓、
（下鞄前、）無殊事、桂川橋、（只一人下馬、）淀橋、（次將皆下、）具實弓加鞭不下
前、入御部屋之時諸卿下地、博陸未參行以前、具實昇

綠上久座云々、入御之後奉送左大將殿、參御宿所退下、翌日參同御宿所、兼日之沙汰、奉作御屏、其後參儲社頭、參御車下、（前迎參給、）即事始、源大納言、（奏、見參退出、）新源大納言、雅、大納言通方拜舞、右大將、（蘇芳下重萠木袴、）左大將殿、（青黃裏下重蘇芳袴、）別當具實、（青紅葉下重蘇芳袴、）盛兼、（紅梅下重萠木袴、）拍子經通卿、（參社頭、）笛次將等對揖不取祿、與實俊中將取之、寄御輿之間、出御時、具實不下御簾退下、示中大將被告、更昇下之、浮橋之間、雅入騎馬競見渡、以御輿長令加制止、仰檢非違使令禁制、於本宮有鈴奏、今度舞人定平、源家定、兵衛親氏、左衛門信時、中將、（家衛卿子、）侍從、（忠行卿子、）侍從親保、侍從通—（前內府弟、師季新賀、）藏人、非藏人、四位陪從源泰光、藤有長、近衛司、左、通時、爲家、師季、宣經、資季、實清、右、實俊、有教、兼輔、御後殿上人兼綱一人、社頭居衙重、又無五位侍臣、範宗卿消息之次、今日臨時祭出仕人注送、通方、經通、親定、具實、隆親、賴資、盛兼（公長）云々、右兵衛督又出仕由有書狀、明日可來由領狀、不請他客人、今日無人、伊成、賴行、實直、爲繼、實秋、氏通、資信、貞時、範昌、信宗云々、懺法之次、﨟後夕高倉殿渡坐、（奉迎車、）證寂房皆賢供養例時了、中將又依大將招引馳歸云々、夜深歸來、出場方（道脫カ）證寂房言談之次、連歌、皆同無骨、甚無興、曉鐘報付凝、後聞、庭座丑時始云々、近代事每時如此、重坏通時、師季、還立御神樂二十九日、巳時始間雨降云々、

廿九日、（晴、丙戌、）朝天陰、雨雪霏々、申後甚雨、懺法之次供養、證寂房今日遠忌、例事送嵯峨云々、未一點許右武衛入坐、於聽聞簾中相謁、除目之時沙汰沙等委聞之、狂女禪尼等同意偏推、而稱辭退之由歟、博陸被信用奇君之計略歟、隆親調備衛府具云々、末代人心向後有恐、於此事自女院具被申披云々、少時導師（法印、）被來、即始講筵、阿彌陀三尊、雖如日來排説、雖例事猶以殊勝、各拭感淚、此法印同聽聞、事了武衛被物之次、被取別祿、（紅梅織物二衣也、）中將少納言爲繼數反取之、被物三重褁物、絹、十、綿、（各懸子百、）色々布二結、（各十段、）宿衣一領、小袖二領（各褁之、）也、中將自置劒、（入錦袋、）請僧一重一褁、武衛猶被取被物、過

分也、撤布施了、導師衣劒自取之被出、武衛即被歸、甚雨極無心、例時了西郊殿(岳倉)又歸給、(有弘來迎)女房等依滿七日今夜猶留、(中將同宿此家)予歸一條、雖恥輕微、已果宿願、傾感無極、

〇十二月大

一日、丁亥、沍陰不見陽景、法印武衛送書狀、昨日感悦也、早旦女房等皆歸渡、申時許兵部來談、夜半坤方有火、

二日、朝天快晴、夜前火六角堀川東云々、昨日殊寒、

三日、天晴、沍寒、依寒風不出低處、女房歸參、安嘉門院、中將(自北山)□□賀茂行幸韰路今日忽改、去夏少將經雅母子死去、華山院天下名家歟、今有此沙汰被改云々、東大寺 衆徒訴訟嗷々、閉大佛殿、可放火之由 披露云云、

四日、天晴、性恐房行醍醐、(有通卿姉成俗子契)左大辨尋術前次第、依引失書出注送之、

五日、曉雪積地四寸許、朝猶紛々、日出之後、出門向北山勝地之間、相國過給、控車漸々扈從、於捻門之南中將馳來、先令參、蒙招請之宗明、參堂前暫眺望、又歷覽所々、旁催興、如入仙窟、暫可休媼邊之由雖有其(詞ア)、今(ラン)明不堪者、成無心之恩、(僧都尊實)中將資雅朝臣出來之間、申暇退出歸畢、(午始歟)會參室町殿之間、信實朝臣來臨、兵部可相逢由、日來誂此事、仍告此由送迎車、相謁之間、漸及申時、各謝遣、停出行了、今日於北山幕下談給事、臨時祭夜、時兼頗到于女房戶前、暫不起揚、出納進而扶持、通方具實兩卿岸幘咲壺、(高聲)時兼忿怒氣色尤盛、立神仙門外云、老者のたうれて絶入する事是常事也、強不可被咲、此詞尤有其理之由、人頗許云々、近日又罵大貳云々、是又頗得理云々、隆圓法印逝去云云、日來病惱、不聞委事、末代拔群之學侶、其器可惜、前殿仰云、有風氣、心寂房有可被尋仰事、召進哉、申可遣召由、

六日、天晴、未時許心寂房參室町殿、御風氣不快云々、大府卿暫言談之後相具退出、召入有御問答等云々、八

幡行幸、幸清不被許所與者、不可受取神寶之由申殿下、逆鱗被仰子細、承伏請取云々、俗別當不敍三位者、不可申説之由、範輔朝臣不及申上、恩嘗勘發、出來申説云云、

七日、天晴、申時許任覺法印示來臨由、於社頭時々雖合眼、非殊知音、懃出相謁、辯士舌端、蘇秦張儀之再誕也、談話自然移時刻、已及夜半、興味難盡、自今以後不可有懺芥之間、約束謝遣、末代辯是非只如此人歟、朝臣之中無知物由者、相州子息次郎入道、去二日死去云云、成師弟之約束、於和歌尤得骨、足痛悲、

八日、自朝雨降、行幸依雨延引歟由問中將、不延引云云、巳一點許右將軍已參内之由聞之、仍向一條北、富小路東棧敷、往反有煩、不顧供奉人分散儲近邊、不經程神寶渡、悉發席、疋夫皆着裝、舞遂來之間、例御乳母車先過、奴袴男衞府等都合十八許、先是又車一兩過、奴袴衞府各一人也、（人々按察女房云々、）兩人共參歟、良久渡、大略如八幡、付花枝者撤之、裹形木紙樹等如元付之、衞府僅一兩歟、檢非違使二人之内、赤衣秀繁、黑衣佐經方馬宛一人、權頭助清、兵衞尉不見、少々又打入西辻之歟、史外記等、少納言爲綱、兩兵衞督、行事宰相別當新大納言、兩大將、今日皆不被着染衣、次將笠泥着不見分、大略如前歟、通時不見、具實卿紅梅下襲、袴、隨身袴付丸文色々彩色歟、家光朝臣、時兼、信盛、醫師、采女正員、陰陽、（不知、）左兵衞佐、（不見分、）博陸御車見了歸廬、南暫止、雨漸滂沱、行幸以後頗宜、

九日、天晴、故北政所御忌日、雖有推參志、昨日窮屈、腰痛之上無僕從、休息偃臥、不聞世事、

十日、天晴陰、雪間飛、午時許中將來、一昨日行幸雨儀下、雨皮寄御輿、（家兼、敍爵、）次將參只三人、（爲家、資季、實清皆左也、實清渡右、宣經參日花門、）師季、實俊、敦雅、藤家定、賴氏、兼輔儲路頭、下御社安御輿、（非屬東面御輿前陣南也、）大將以下皆跪深泥、具實昇御輿前陣、召次將令解雨皮、右將有便目實俊、實俊又指其子令昇、但示之自御後令昇、解雨皮縚還下、具實進役劍璽、右大將被追却具實隨身、於前陣昇者無加詞人、

父又見之云々、御禊間、上卿（通具卿、）於幔外指笏振手參着軾、（不揖、召使取笠、）御禊了、立取御幣置之、拔笏置湯之間、自幔外諸人示驚之間、更歸立庭中、親定卿取花出立向、巨無覇與眞州民極難及歟、相構指之云々、御神樂訖歸參、奏御願平安由、即出乘輿赴路、數町之後、出納俊基尾籠無故喚返之間、忽歸參於幔下下輿、人々告無召返事由之間、忿怒又乘輿、前駈騎馬（於幔下乘、甚無便云々、）馳歸、今度具實自御輿之後退參、（無故失錯歟、）件卿裏こき紅梅下襲着之、（但八幡背葉之瑕山吹色也、人屬目、）相具童二人、隨身袴同付丸色々、文、兩社可着同裝束由、已以宣下、更施風流、相具前不具別之、違勅歟、左大將殿自下社退出給云々、雅親卿始終供奉云々、勸賞、從二位親定、正三位具定、（上卿、）從四上範輔（超辨親長、）正五位上師方、（又稻荷祇園行幸賞、）從五位上久朝、範繁、昨日參北山、按察、右大將、實親、通方、定高、公賴、公雅、經高卿、公卿二人早出、殿上人二人加、隆範、爲家、參人家時、基定、宗宣、實經、資清、賴氏、隆宣、中時許參室町殿、仰云、風氣復尋常了、來廿日除目、大將欲令出仕、宮文參習禮、十九日佛名由聞之、出仕參行宿申其由、可示中將、又申承他事等、又仰云、末子元服事、兩兄已八歳遂之、皆悉八歳如何、又可待十一歟、（當時遂之者正下、定雖被許也、皆悉從上頗追恨也、不可急哉、）予申云、於御元服俄作者、只被急遂、何事候哉、正下只可被申候歟、若雖不被許、又何事候哉、只早速御昇進可爲大切、仰云、名字盡了、兼平隆通等如何、予申云、各常出來名候歟、又三位宮内卿兼平猶可被憚候哉、愚案房實猶神妙由存候、色頗有御許之氣、是不混俗之故也、於今者上字多在名下、下字又在上、何事在哉、最勝寺供養、法性寺殿紅梅下襲、萌木袴、紅梅地平緒令用給、於紅梅袴事者所不見及也、入夜退出、前齋宮昨日渡御神祇伯一條之由聞之、過門前、仍參入、又謁伯、良久言談、亥時許歸家、東隣有失火疑、人少々訪來云々、但非失火、車轅ヲたむる物依燒薪、人驚之云々、少將雅繼在障子上、又仰云、此不用實、逐日狂氣、近日所籠居也、不拘制法、

十一日、天晴、宿申等示送中將許、十八日弓場始、廿

日除目云々、連夜勤宿又有人嘲歟、可相計由示之、今日大臣殿參內給、可御共由答之、長朝奉書、內大臣殿來十三十四日可修八講、聽聞示由云々、腰所更發難治、若扶得者、十四日可參由申入、夜兵部來臨、明月皓然、

十二日、天晴、心神、日空暮、前齋宮戸部尼、來談云々、不知世事、智閒已講重音信、大乘會十六日可始云々、長季卿送書云、射手作法之中、射初矢時、弓若折者如何、取他弓猶射乙矢歟、答云、弦切之人、初矢切之時、如替絃有作法、但雖未射乙矢、又依絃切退入之人間有之、以之思之、弓折人只可退入歟、於後々度者、以他弓可射哉、此外無所見者、

十三日、朝天陰、午後雨遂降、未後漸密、臨昏如沃、敦雅少將送使云、會參弓場始次第、委可承、答云、於弓場始、地下將出仕不見及、可被尋有識人歟、入夜雨止月明、

十四日、天晴、傳聞、前大納言實宣卿次男侍從公蔭、五節以後於近衛宅逝去云々、頭中將一腹也、法印被來之間、西九條尼上渡坐云々、不經程被歸云々、賀茂詣次、今年八十七、知宗送書云、明後日安嘉門院御佛名、範宗卿之外無參公卿、構參哉、同夜北白河院被行、又無其人云々、罷官以來不致朝衣沙汰、勿論之上、自夏足有所勞、不能着沓由申了、

十五日、自夜大風、朝雪積庭、巳時許陽景出、欲見門外雪、大風難堪、猶與之間雪又消、未時許淨照房來談、入夜雪猶紛々、若積者、曉更可出門由召僮僕、

十六日、自夜半月明雪止、地面猶斑積雪、不幾返遣徽牛、午時許參室町殿、自一昨日御九條殿、御懺法被修、又宜秋門院於月輪殿念佛有御聽聞、還御廿日比云々、水瞬即退出、入夜中將來、興福寺衆徒訴訟、東大寺東南院事、門徒僧綱悉入洛、今日參殿下、急可被止仁和寺宮官符、若無裁許者、東大興福可燒拂由申之云々、近日仕人欲無捧祿之由、家光存其裁許之由、秦兼憲先年濫訴、天王寺相論稱守屋府生是也、所、左右成藏人所牒、賜仕人之間、天王寺憖申、此事家光又周章、成返其文之間、

仕人悉逐電晴跡云々、朝成（政カ）之輕忽、成敗之變改、實以
如夢事歟、相國一日參内給、面奏遂御本望事給云々、持
明院之造作後了、元三依御所闕如、俄安嘉門院可渡御
右幕下亭、土用以後此沙汰出來之間、不加修理云々、
十七日、天晴、霜結、此兩三日寒氣入骨、蓮華心院庄々
又可勤臨分役之由經奏云々、今世事摠不能問答、萬事
猛於虎、
十八日、天晴、依昨日音信、近年荷前事等少々注送之
次、經高卿云、昨日爲參大乘會、先參殿下之間、會延引
云々、車馬群集、人勢及三四町、門内僧徒充滿、無所容
身、南京訴云々、以左少辨頼隆申入所望、一宗滅亡、大
佛殿已下今朝可化灰燼云々、又大明神御入洛、歳暮大
事出來者、有御後悔歟云々、仰不分明、猶奏申之間、然
者申沙汰こそはせめと被仰歟、叮籠悅申退出了云々、
但此事當時北白川院、彼宮全無御承引之氣、事體定及
大事、次三井寺又失了云々、弓場始延引、廿八一昨日北
白川院佛名 新像多云々、奉書阿彌陀經二卷之間、腰
忽損不能行步、
十九日、天晴、奉書阿彌陀經一卷、以下人尋所司許、左
大將殿不令參御佛名給云々、内々可被告仰歟、今朝宮
内卿返事云、宮適有令去給之聞、猶可被讓人云々、除
目任人又喧嘩喚々云々、午時許中將來、自相門委細
狀、重被遣盛兼卿許云々、吹擧之詞雖無其恨、其上無
思、非計略之恨歟、今夕參佛名云々、夕兵部過談、及月
出、
廿日、霜凝天晴、入夜雨降、京官除目云々、及申時世事
不觸耳、夜漸深、中將返事、殿下御風氣、除（通カ）目延引明後
日云々、丑時許東方有火燕騷、依吉田不重、遣下人等、
釋迦院僧正住所放火、不移他所云々、
廿一日、天晴、未時許經國宿禰來、除目爲申成功者事、
日來在京云々、南京事未功、僧綱在京、衆徒頻送使、可
來出大明神由結構云々、天王寺昨日被仰下歟、三井寺
僧徒又分散云々、大外記師季依師兼正上加階不許、忽
辭所職、乘官等、一門者皆辭官、消息不書官書名二字、布衣 長絹狩衣、參

殿之間、去十二日退被行其賞、賜同日位記云々、師季云、不居顯官以前、正上無例由被仰、尤可謂其理、但正上者辨官延尉佐大外記所敍來也、大夫史全無敍例、隆職再任、此間宿老至 時建久初敍之、其後國宗公尚敍之、已三人也、是又可謂新儀、已非舊例、季繼更不可超師兼、於超越者、雖顯官以前、盍被敍哉云々、是又一旦之理也、萬機之政偏預諮問、驕于宜（暗イ）時之世 絶其威歟、隨又恐悼被行其事云々、中將事今度宜之由 人稱之云云、怨家之嘲弄歟、社頭之間新儀難堪事、不可勝計、妄成藏人所牒致濫妨云々、夜深中將來、盛兼卿於內裏可逢由相示、仍參會、雖無聞出事、明日於里亭欲覽申文、其後御參內之後、（說脫アラン）此事定被太政大臣殿歟、只今不可有披露、藏人頭二人昇進儀出來歟之由相示、一昨日御佛名之次、於中將者無其人歟、只近習之中有啼泣奔走者由密語云々、佛名公卿、定通、家嗣、經通、定高、賴資、具實、盛兼、經高、範宗卿、出居爲家、師季、有教、資季、有資、賴氏、以資季申拍裂云々、又少將內侍云、宣旨殿被廻秘計歟、家行卿去職云々、聞此事寒夜目不會、及曉鐘、

廿二日、戊申、天晴、午後烈風、飛雪入夜止、到于申時、世事未聞、心中鬱々、秉燭以後重相尋、冷泉女房返事云、只今有喜悅之聞、雖憚披露且抃悅云々、雖未信受、感淚先灑、亥時中將書狀、盛兼卿消息、事已一定云々、

除目大略、權大納言實親、（二中納言、任日上﨟超家耳、）權中納言 具實、（二宰相、中將一、）賴資、（大辨宰相、勞二年、）參議公雅、（止衛府督、）公賢、（藏人頭、中將如元、）家光、（頭、左中辨、任左大辨、）年廿七、辨官二人、新任親俊、（三事、超補日上﨟信盛、）將經、（資經卿辭參議申請、是痛賴資超越歟、）右衛門督隆親、藏人頭爲家、範輔、（任右大辨、）披見拭歡喜之淚、六ヶ年以來久雖焦心肝、今浴此恩之日、壯年猶早速、多超于先賢、二十八藏人頭、將相之家猶以幸運之輩也、況時議偏爲先厚緣、凡骨難容其身、非相門丁寧之吹擧者、爭遂此望、深恩實非筆端所及、即時又自相門預芳札、盛兼卿消息已到來之由也、面目旁餘身、亥終許東有火、如隣家、川崎門前之路西也、只歸下人、後苑之空地但北風利、而煙炎赴南、周章

之間不經程滅、川崎之西門燒了、兵部來訪、火間又有相門之恩問、火滅之間、中將馳來、於今夜者、不可有出行之由雖示、其使逢路云々、今夜密々參內、宣旨局殊廻秘計之由有丁寧之詞云々、云日來、云今夜、天氣快然甚忝云々、

廿三日、曉雪積地二寸許、朝間猶散漫、早旦參向相門、謝申深恩今朝イ云、此程出詞、猶無恩許者、只非一旦之事、不可出仕由、日來所存也、本性有所存、細々不申如此事、申出之由及外聞事、又不可默止、今成就之條、又尤可共申、仍今日凌雪候可參內、且是存提坊也、彌增面目退出、參室町殿、良久見參、左大將殿夜前令參除目給、左大臣、宿于五節所屋假臥、內大臣、不被着陣坐、閑所云々、又依無他上卿、取一莒、次通方卿六度蹉行逆行之後、拔笏又逆行如前、未聞之說也、次具實卿取第三莒鳴板、父猶攝師時卿記、乍見不作歟、別當依家禮不列立、曉鐘以後家光朝臣召仰、左府適出宿所、又在殿上方、此間初着陣、即列立云々、兩相府陰居、各將二位之得分馳走之故歟、除目事等申承退出之間、右武衛拜賀、即被歸云々、相共女房向冷泉、武衛又坐此家、相共言談之次、予示熊

東大寺滅亡、可悲痛事也、雖籠居之身、依存朝廷之忠、此事所申出也、於今者無是非、女院可令去給事歟、爲近臣之身、爭不令陳申給哉、雖無許容、此事可令奏申給、依之雖有不快御氣色、冥顯全不可有御痛、治承之大事必然可出來歟、雖百千度懇詞、可令申給事也、答云、本自存此由、不顧身涯分、可申入之由許諾退出、以下人相尋除目、未訖云々、午終許少舍人、、衣冠來告、補貫首給之由、當時依無人、以馬允伊員經瀧口一臈、相逢、申事由歸出、賜祿、絹一疋、仕人料白布各三段、二人料六段也、藤文章博士來臨、即謝之、若光朝臣來、又相逢、按察早旦被送使者云々、依近隣也、及未時大允通甫來、拜賀可忩申、日時强雖非上吉、以早速可爲先由示之、答云、今日上吉日也、當國忌廢務日、是勿論事也、明日、滅門、明後日、厭日、被忩者吉例多云々、只明日可宜由答之退歸、可進勘文由答之退歸、予向右幕下、心閑謁申、黃昏歸來、瀧口列參之間也、但當時人數只七人云々、列立車宿前、西上北面、兼宜朝臣於近邊宿所、着衣冠之間遲々經程、

甚無心、秉燭以前出來、相逢下﨟、傳上名簿、一﨟取之
授之、兼宜取之、昇中門外沓脫持參歸出、仰聞食由、即
退出、先々此列參、於門前施作法、殆及晗刻云々、今日無此事、自殿下忩遂拜賀、歳末公
事等可申沙汰之由被仰云々、明日一定由相定、此後御
倉小舍人列參云々、衣冠、又仰聞食由、是近代事云々、
不知及事也、次所衆列參十二人云々、下﨟二人取松明
列立庭中、當中門廊妻戸砌、西上、下﨟折北西面立、不知故實由侍等難之、兼宜如前取名簿
持參、歸出之間、所衆昇侍所着座、即起座退出、此事又
更非先例由、忠康也、所衆等驚奇、密々令問末座者、申云、
參頭辨殿時、侍喚昇之、仍着座、坐始此座由申云々、搖不知物由之
所致云々、去年初參、今年爲上﨟、萬事不足言、無知子
細者云々、入夜初見聞書、任人大略如夜部聞、左近中
將家定、中納言替、從二位實基、高實、超家行國通以下、基輔
兼忠卿、可驚、只辨士舌端之得分歟、從三位家時、此改超數輩上
﨟、雖母后年預、猶可待次歟、成長、逐止大辨、大略解却歟、四位賴隆、基氏、少將如元、侍從
能定、源親氏云々、任人之體又超過先々、將監廿二人、
左十二、衛門廿四人、左十六、兵衛卅一人、左十七、馬十四人、左九人、戌

終歸家、相國參內給云々、
廿四日、天晴陰、賀札等到來、巳時許參綾小路宮、即依
召參御前、先申朝恩抃悅之由、次去夏所勞數ヶ月之
後、行歩不叶、不出仕由等申、次天王寺事、雖非指御
望事、於當時理運之至、不可及猶豫事候歟、停滯奇思給
之處、遂成就、神妙候之由申之、次自招客（松容カ）申出云、東大
寺事甚不便、衆徒之結構、又雖奇恠、末代惡徒、心操更
不知物由、無云甲斐事出來者、若爲公家極以不便、此
事女院御所去思食儀、極大切候歟、又依天王寺事、園
城寺閉門戶逐電、依東南院事、東大寺化灰燼者、理運之
天王寺、不當三井寺又爲傍例、彌爲一同之儀歟、被宥
彼者、尤理之有無、頗露顯候歟、此事雖非人之身、極歎
思給之由申之、但去夜已被去仰之由、聞之由被仰、御
氣色快然、旁申感悅由退出、隆親朝臣信定朝臣同時來
賀、各謝遣之、向冷泉之間、右武衛又來坐、爲女院御使
參宮、東大寺事已被去申之由云々、昨日依予勸勵、日
來所存已符會、思切直參御前泣申此事、所申可然哉之

由、且可被問高位有識人、如此事、非如女房幷信繁等可思慮事之由申入、頗有宜御氣色、感悅退出之間、自關白殿、此事猶不便之由被申、此間大相國被參、即被仰此由、被申給旨偏同怨案、仍忽被去申、南僧徒成歡喜、今朝下向云々、新補最前天下無爲、極所庶幾也、大外記師季朝臣來、中將日來直衣、令恣謁、偏懇扶持之由令示含了、夜前禁色宣旨到來云々、定高卿宣下、持來使稱先例有祿由、下品絹一疋給之云々、此事不聞及、近代事歟、及日入漸着裝束、縮線綾表袴、雖申所々無當物、先年臨時祭所相儲袴、忘而在物中、求出着之云々、下襲、有紫下、縫腋袍、蒔絵劒、紫緂平緒、馬腦帶、先是出納、、進吉書、二通有裏紙、皆一枚紙、不入筥如例、此間前少將大夫經成、來、於此所相逢、弟國司任侍從事、殿父不知之、九條大納言殿申任給云、今夜相議不具共侍、人々或自拜賀日、有召具瀧口事、通方卿時等、或相具私衙府等、而嘉應御記無此事、仍不具共人、隨身四人、蘇芳袴新賜之、雜色三人、牛童賜裝束、新車大臣殿御牛也、可參所々、先關白殿、內藏頭雅清中繼人、二拜了昇殿、中吉書候由、随出御有無可進止、次內、入月華門立無名門外廊柱內、西第二間四頭、拜舞、

解劒撤笏、昇小板敷着端座、長押下程、坊城大臣殿如此、藏人書簡字陽陵了、中吉書候由、出御有無又同、次兩女院、次大將殿、前攝政殿、雅之中繼、次太政大臣殿可參由議定、出門以後予歸家、一寢之後又來臨、先參殿、中繼人不見知、以此人申吉書候由、[illegible]仰有營事、不見參、付件人內覽返給、次先參兩女院、宗保朝臣于藏人中之、次參內、又付內脫カ侍奏覽、返給書、下書下出納、上卿語、二條中納言定遲參、久相待下之、伏座、經柱外、次參前殿、大將殿、次參大相府、夜深人定、不見參、明夕可被行下名、其事訖、軒廊敷板敷、可爲內侍所御神樂御路云々、

廿五日、雪埋地、頭中將來臨、荷前事可申沙汰、初奉行頗有憚歟、今夕內侍所御神樂、先可奉行由被仰、只今欲可參修明門院、次欲可參關白殿、荷前可申沙汰事、先觸官外記、各消息、大宮三位知家卿被來賀、良久言談、謝遣之、晚景向冷泉、於關白殿逢時兼、御神樂所作、拍子隆範、、、定平、、、笛經行朝臣、篳篥忠行卿子侍從、行幸舞人之兄也、今夕昇殿、和琴有資領狀由、左大辨本奉行、示之、而逢藏人申故障由、時兼語之云々、又參伏見殿宣陽門院御幸、由

有其聞 仍先問時賢卿、不參者可催資雅朝臣由有殿下
仰、次參內 殿下令參給、於小板敷入見參、以書狀遣問
時賢、御裝束奉仕人、藤大納言輕服、可催大炊御門中
納言、家嗣、不參者可催右衞門督由被仰云々、只今所退
出也、中納言返事未到、仍可被用意由、以使示右金吾、
乘燭以後又裝束、欲可着直衣參之間、予歸家、所作人事不
委聞、見物者說、殿下令早出給、仍候御裾、實忠朝臣御
劒云々、
廿六日、天晴、未明下名、任人注送、雜任又濟々云々、
刑部卿淳高、文章博士周房、勘解由次官忠高定中納言子、左少將
資俊、右少將通忠、御神樂無爲云々、仁尊法眼金泥一
切經、一切事訖、渡經師之由、入道送經師請文、即送法
眼許了、未時許覺寬法眼過談、賀夕郞之恩、淸談移時
剋之間、又任尊法眼來賀、又言談之間、證寂房黃昏之間、來
臨、法眼相替出訖、今夜宿此家、過夜半坤有火、頗有宮
城之疑、驚騷遣見之處、源大源言通具卿家、不移他所
自內出歟、云々、中將束帶馳參內訖云々、新補間、火事非重
事、傾哉無極、
廿七日、天晴、中將賫狀、夜前馳參內、其後殿下御參、
頭辨時兼、近習之輩少々之外、又無參人云々、荷前使納
言參議散位一人無領狀人云々、早書故狀、只今參殿下
可申由示送之、申時許參室町殿、仰云、大將內辨習禮、
漸似可令練習、於南面有其事、又似往事、催感淚、向西
揖、向乾二拜、令練給之間、所見如何之由被仰、聊遲く
や候らんと申、可然由被仰、わざと早速ならぬと思食
者、物忩ゝ見之候歟、漸々御存知可候歟、從三位語云、
除目夜、內府於鬼間、具實所任納言、平可申請由奏申
給、其事不許ハ、超人可敍二位由、出聲啼泣給間、遂被
許、依之別當又敍云々、宗房不任大辨、閉門籠居云々、荷前
右兵衞督可參由半領狀、不知次第云々、參注送、
廿八日、天陰、未後微雨降、入夜甚雨、可被構參由示
送、武衞領狀、範宗卿又參云々、四人出來者神妙歟、二
條納言昨日予私相語了、廿七日、不堪定明日、或云、一身
任歸路可參內由有芳言、宮內卿又參云々、四人之由、

早可告外記由示之、今日頭中將始事御書陪膳、宿仕、明日晝
盤云々、洸髮梢進、今夕新大納言拜賀、近中將中將云々、後聞、依雨延引、廿九
日院之、頭中將初勤陪膳、夕膳成實朝臣勤之、其後宿仕、荷
前川人參、辨闕如、賴隆依殿依右筆又逐電、無申幣物
事者云々、奇恠々々、
廿九日、夜雨止、朝天陰、參大相國亭、下人云、夜前渡
給西殿、參室町殿、見參、大將可令參節會、若爲外辨、
一二者猶伺候可見由所存也、又密事上皇不御同所、母
后拜禮他門、不參由、故入道殿所令書給也、仍拜禮以後
可參由所存也、尤可然由、相國夜前被渡此西亭訖、多
被造改上、中門被止瀧口、龍殿南弘庇有階隱、壞改法
皇御坐屋也、歸家行冷泉　節會小朝拜可奉行間、御教
書數十通書之、公卿催非等、予云、申稱人々多被令表
書、如此事喧嘩其無益、須有其禮、內大臣殿、九條大納
言殿、其宿紙、節會御參事　可承存、爲散狀、內々所申候也、
伊勢前司殿、淸定、出羽前司殿、親季、兩二位大納言頗踈
遠、懷紙書私文、謹上堀川三位殿、兼季、謹上土御門侍
從殿、定實、大納言殿節會御參事、爲散狀存知、內々所
申候也、恐々謹言、不書御數奇之體、可宜歟、左大臣爲散狀、內々
所申候也、某頓首謹言、進上綾小路中將殿、如此人書
進上字、書子息名云々、信盛一定不可出仕歟、可申切
追儺可奉行由被仰云々、不堪定役、押職事分配、頭中
將之分重事多、頗強事歟、律師來、依無假予出會了、安
嘉門院女房退出、元日不可候、明夕可渡御右大將冷泉亭也、
內侍所御神樂又有成功者、來行以前召付者云云、出納等舉之、件申文爲伺、
追儺之次、凌雨持參殿下、予今夜宿忠弘宅、依所也、今
朝着直衣浮文　指貫參上、資雅朝臣直衣、顯平朝臣束
帶、定平朝臣、實清、少將、藏人五人着臺盤、勸盃新藏
人、於年中行事下御覽云々、
卅日、雨止、天間晴、巳時在忠宅、出門　參詣、自昨日有吸氣
向惡風、申始許着成茂宿禰　所儲之寄木之舊跡敷設等
過差、自去年如霜葉欲搖落之、或齒遂拔落了、其跡已
如愈、無血氣、衰齡之令然、何爲哉、不寄此所、取之可歸宅也、昏黑家
主來談、秉燭以後奉幣、親成孫申祝、又歸宿所、夜深入

指出廊簾中、(成茂又借之、今夜社頭無可然之人云々、)下人群集無其隙、過辛崎之間微霰等、

嘉祿二年

○正月小

一日、(丁巳、土平、立春節、)曉天遮晴、星漢照耀、大殿開訖出寶前、歸宿所、暫休息歸洛、於打出濱邊天漸曙、於法勝寺南門乘車歸家、未一點頭中將光臨、新年之面目餘身、闕腋巡方(魚袋、)羅半臂、縮線綾袴、螺鈿劍、(右大將草手、)紫緂平緒、隨身四人、紅梅袴、(色頗濃、自近年、)瀧口二人、(一﨟式材、末座云々、)牛童、花田、黃衣、可早參關白殿之由示含、雞鳴之後參內、四方拜、(藏人宮內少輔信盛、)信盛奉行不催儲次將、良久而御湯殿、前大納言被奉仕御裝束、(於鬼間闕腋、)依無他人取御劍、信盛進御草鞋、直御裾、(不取之、)入御屏風內、信盛獻御笏、次入御、置御劍退出、予時天曙云々、自是參左大將殿幷太政大臣殿、欲參關白殿云々、六十五年之壽考、光華養眼、愚父之陰德歟、子息之至孝也、毎見欣感、是只外家之餘慶也、中終許密々乘新車、(依吉日也、)遙伺見拜禮之門前、日入之後事訖、左大臣以下參內、昏黑歸家、後聞、一條殿、(於二棟南面前殿令出逢給、)次參西亭、出陣間事、委教訓給、次參關白殿、大外記師季朝臣覽敍位勘文之間也、即拜禮、大納言殿、新中納言(賴資、)右衛門督、左宰相中將、(盛兼、)宮內卿、新三位、(家時、)左大辨列立車宿前、(南頭立北末、)頭辨申事由、(自中門廊南妻戶參進、)自中門內歸出、觸氣色退立北、(屏前、)公卿一列、(當第二人立、)兩頭已下殿上人一列、外記史家司以下一列、二拜即退出、聊休息、參北白河院、(拜禮訖間、不昇而退出、)不參內、殿下參給、於御殿弘庇覽節會、公卿散狀之次、小朝拜御裝束兼可奉仕歟、奏事由之後、可奉仕歟之由申之、兼可奉仕由被仰、仍仰藏人、新藏人未練失度、一身行之、撤平敷御座、其跡敷毯代、立御倚子、(殿上御倚子也、藏人舁之、)垂母屋御簾、左府以下著殿上、此間御裝束、(家嗣卿參之、)博陸著殿上給、(新大納言坐、其間奥座、)自下起座、出無名門、著靴列立、殿下立給之後、

下小板敷、（御劔、不取笏、懸尻、）出無名門、蒙氣色退歸、昇小板敷、出上戶、於年中行事邊奏事由、與頭辨參進、（辨持御靴、藏人傳之、）密御䉼、（四五枚許、扇天持上之、）出御、著御沓、奉刷御裾、退著沓引裾、取笏歸出、申聞食由、博陸以下次第列立、（出御以前藏主殿官人立明、）此間於神仙門外著靴、（出納令著之、）列公卿後、職事四人也、六位在後、（高長一人、）公卿中央程已下先退、上﨟經前退入、此間內辨可令候給歟由、尋申左府、（被答可候由、）俄而出陣、內辨以官人被召、（先是外記奉外任奏、）曳裾入宣仁門、經柱外著軾、（顧引寄而坐、）內辨授宮、諸司奏付內侍所、微唯、（氣色許、）右廻出宣仁門、賜宮於藏人、（路間令持、）藏人一人取脂燭前行、於鬼間內覽、次付內侍奏聞、返給出陣、（路間令持如前、）返下之、內辨被結、仰云、列ニ令候ヨ、次又氣色、仰云、諸司奏付內侍所聞食、右廻退入、參御殿、即出御、（殿下御裾、）取殿下御裾、於御後供御靴、（頭辨供之、）近仗陣頗遲々、著御々帳內、內辨著兀子、內侍臨檻、（時叢扶持之、）內辨謝座昇殿、開門、闈司召舍人、少納言宗明參進、蒙召、外辨內府良平以下云々、差侍盛令行御膳事、（藏人不催采女、采女不候、然而催出了、）昆屯之間、內辨退出、

定通卿行事、（不押笏紙、）此間於御後車戶下、催指油事、御酒勅使隆親卿、宣命使盛兼卿、內辨付內侍奏宣命見參、宣命拜了、還昇之間、入御給、御靴進御草鞋、付御劔內侍、還御本殿、殿下令退出給、此後退出、初度事無違亂、可謂面目之由後朝示之、仍記之、小朝拜關白殿、（家實、）左、內府、忠房、定通、兩大將、（實親、兼經、）家嗣、通方、經通、賴資、高實、伊平、隆親、（以下不立、）盛兼、經高、家光、節會外辨、內府、忠房、定通、實氏、兼經、家嗣、實基、定高、參議四人云々、（大辨被仕、）去夜追儺上卿經通卿、無參議云々、

（頭註）引陣次將、左資俊、資季、家定、少將實光、教雅、右實忠、有教、實清、雖無入御、無候陣之將云々、不知案內也、

二日、天晴、日入以前頭中將又來臨、（洲口三艘々、四艘令行則騎云々、）今日參陰明門院、（中山、）岡前若宮（尼三位前納言各相謁、）自是可參殿下者、夜前曳尻著軾、（公卿有不審之氣、右將軍云、雖爲近代藏人頭、年來不見家記、昨今被問懸之後、多有見出事云々、人々問之有相憚之氣、）今夜淵醉、資雅朝臣、顯平朝臣、有資朝臣、

弟侍從、侍從伊成、公有、時兼等領狀、實忠朝臣又隨體
可參者、又親氏兵衛佐、定供内裏歟、日入之後、初月似弓、
高懸空碧、夜深見物雜人云、殿上人頭首以下親氏以上、九
人著座、顯平朝臣、實忠朝臣不參云々、殿上事訖、參宮
御方、
頭註
一臈高長預五獻、時兼勸云々、
三日、朝陽映霞、今日右幕下出仕、相具給之由聞之、密
出一條空可遙見之、一員供奉、前駈八人扈從、頭中將
被參前殿、少將實清追馳參、次被參西亭、訖歸來、此間
頭辨一條西行、秉燭以後、實清朝臣來相逢、今日前駈
也、先安嘉門院退出之間、大炊御門高倉邊、關白殿東
洞院南行給之間、一員前駈等相互下、依程遠扈從車不
下、大納言殿、宰相中將、殿上五人御共云々、其後將軍
被參前殿、相國、北白河院、冷泉亭、内裏、七條院、東一條
院、宜秋門院殿下御所也、之由語之、纎月明、
頭註
前駈實清、藤永光、高光經、藤行光、高忠廣、橘長敦、
同朝仲、同以邦、番長武信、

四日、朝天晴陰、巳後微雨、即止、天猶陰、鶴若敍爵事、
去年萬事媚而不廻思慮、五歲依吉例慶賀、後思入止此
事、同氏爵哉由雖相示、若有其隙哉由、今朝相尋高三
位、返事云、於今年者、長季卿申給了、明年早可申沙汰
者、今年事定歟、可申明年之由、兼所示送也、夕頭中將
來、敍位當時無付申文之人、内覽之時可請頭辨、元日
節會尋常、殆近年不見之由、有出詞人々云々、關白殿
當時公卿座、中門廊之奥四間也、北一間奥敷御座、南北行其前板也、格子遣戸門也、北第二間以南端有疊、於此
所内覽、簀子如例膝行、立超遣戸之敷居、更突膝可膝
行歟、敍位座藏人頭勸杯之儀、居程向方不審、此次除
目瀧口所衆勞帳、藏人頭不入柳莒之由有其說、舊記多
入之持參、此等事申前殿、仰云、内覽申文於遣戸間歟、
簀子一兩度膝行之後、無疑立可昇長押、勸杯事、取杯經
簀子、坐關白座艮方、向南傾坤、勸杯之儀如恒、但雖御前可
取綴杓歟、於執筆大臣杯者、可返五位藏人也、勞帳雖
藏人頭入柳莒持參、執筆取文、頭取柳莒退歸也者、又
申文挿杖之時、文下可在何方哉、卷目上歟下歟、結文

時紙捻突融歟、仰云、卷目或上或下、兩說、紙捻可突融于鳥口、文下在外、（主人方、）此等事示送、但綺杓事、猶可尋勘之由示之、

五日、曉雪埋庭草滿籬竹、陽景雖陰、白雪漸消、敍位又上階以下驚目歟、無聞及事、每事偏以入道内大臣殿御次第用之、御前綺杓不取給之由答之、强不被處無禮歟、可隨彼御次第由示之、

六日、朝天快霽、頭中將書狀、氏爵爲氏被敍了、敍位不委見、神祇伯資宗敍三位云々、五歳敍爵中將之例也、慶賀之後、思出此事、可示付宰相中將之由、歳末思寄之處、無事煩早速成就、幸運之前表也、欣感無極、巳時許聞書到來、從三位資宗王、正四位下大中臣宣經、隆通、從四位上信實、（鳥羽院寬治二年御給、）賴基、（去年出家之由天下披露、今加階、）資季、（臨時、）源仲兼、（中宮當年、）平親長、（臨時、）從四位下藤經季、（宣陽門院、）賀茂在友、（祖父在憲賞、）業家、安陪忠業、（御祈、）平有親、菅長貞、（策、）藤忠倫、（同、）菅義高、同在賴、正五位下藤隆宣、中原師光、（臨時、）藤經行、（宣陽門院貞應大嘗會、）大中臣親基、（與父同階、）平時高、（止刑部輔、）藤信時、藤爲經、（臨時、）源顯定、（同、）源親行、（同、）同通氏、橘以輔、高重經、藤守高、（外記役、）同孝綱、（同、）從五上藤定仲、（從下一、）宣實、（鳥羽院保安大嘗會、）兼綱、源長信、藤仲忠、（簡一、）源重長、（藤懷定、）實尙、（宣陽門院、）從五位下經氏王、（天暦、）卜部是光、（民部、入内、）藤範昌、（藏人、）清秀昌、（式部、）同氏繼、（史、）藤利朋、（民部、）中師景、（外記、）源季通、（大府御後、）藤爲氏、（氏、）橘經元、（同、）藤長繼、（無品親子、）同隆兼、（准子、）同隆兼、（准子、）藤公世、（女御琮子、）諸衛以下卅九人、臨期申出之、即給之、於鬼間入見參之次、頭中將嫡子、氏爵面目之由、面被仰云々、感悅無極、上階人不幾、是又善政也、旁欣感、

七日、天晴、霜凝、自舊年鶯舌頻歌、午時許女房相共行冷泉、節會内辨、内府可早參由、一昨日觸奉行職事給云々、未時裝束、先參殿下、此間密々行陣御見物、右衛門督隆親參、（隨身二人侍具、）次中納言家嗣卿、（雜色三四人、）次中納言經通卿、次宰相中將伊平、蒔木袴、隨身二人、又紅梅袴、相具人自西參、（盛兼卿歟、）左大辨洞院南行、内辨參給、前駈四人、時綱朝臣、小侍從、（師季中將弟大輔車、）宣經中將參、（蒔車、色淡濃蘇芳袴、）

（隨身二人、）次定通大納言、菅車、前駈四人、前駈取下襲尻（瓶イ）、次
右大將前駈六人、隨身近衞、紅梅袴、少將賴氏扈從、取
沓、胃頷車、次左大將殿、前駈六人、侍從能忠少將雅繼
御共、此間歸冷泉、又歸一條、著裝束（布衣、下袴、）參室町殿、
（日入以後、）能三位言談之後見參、戌終許退出、見物雜女等
云、內辨被下下名、謝座之間日暮了、再拜之間初立明
云々、出御南殿、日入以前也、殿下御裾、頭中將取殿下
御尻、先是進御草鞋、宣經朝臣、實淸付內侍云々、右陣
實忠以下、少將實蔭自胡床落云々、（顚倒之後、起令將胡床之間、列坐人屈腰相待云云、）後聞、頭辨奏外任奏以後、被仰加叙云々、正五位下
知宗、（安嘉門院當年御給、）藤公朝、（明イ）（實親卿息、）又公氏卿子、依實尚超叙云
云、叙列式部、親長朝臣、兵部、資季朝臣、信時云々、叙
位宣命使經通卿、御酒勅使隆親卿、三獻之後、入御之
後退出之由示送、
（頭註）東一條院御給、侍從公綱、依上﨟多不被叙、
八日、天陰晴、念誦不出行、兵部送書云、來廿六日可下
向東方云々、

九日、朝陽晴、淡雲晴、未後天漸晴、日入之程參室町殿
云々、藤三位束帶參、（今年初出仕參御堂由稱之、）見參之間、左大將殿
令參御堂給、紫御指貫、腹白紐、今夜自紐指之內融、自
前縫目出之組之、（前々自外突融也、）萠木御衣、令出給之後、暫有
長朝臣言談之間、即令歸入給、修正已訖云々、早速未
聞事歟、宗房不兼大辨、忿怨抛入辭書於盛兼卿家、不
見返事籠居北山云々、資經泣訴實宣卿、不可爲賴資下
﨟之由大奔走、實宣卿又廻計略之間、稱內裏別仰、具
實可任由、資經聞之、又馳向實宣卿許、怨辭之處、又內
裏無其仰云々、所詮例之謀書出來、稱內裏之仰歟、不
堪此怨、去職舉辨官、又在高卿說、俊親（本家親、）一定任權右
中辨由書折紙、殿下令持參內裏給、而顯俊卿懇切申
破、遂令任爲經、凡此除目之間、或怨言、或約束變改、
每人有訴訟云々、末代只嗷々之外無他歟、向後又可察
事歟、通具卿稱歲末之節料、家人等供物之次、盃酌燕
遊、通方卿來、醉鄉酩酊、彼卿歸後、主從付寢、前後不
覺之間、爐火不治、自內火起、踈遠之侍見其光雖驚驟、

付疑之釁猶不無、件侍打破腋戸、呼叫之間、著小袖許出自内之間、文書珍寶一物不取出云々、實是非人力事歟、自馬日、書加叙之硯無令撤人、外辨出之間、硯猶在伏座、左大將殿令示告右大將給之時、諸卿又奇之、外記進取之云々、内辨雖立給、參議尤可令取、大辨又不給下名以前摺噐、内辨可授下名由命給、先摺噐可給由陳之云々、誰人作法哉、定通卿著外辨、召外記問詞、源大納言、二位大納言被參歟之由問之、外記惘然而不答、重問上﨟不參歟由、外記猶不答、召使不參給と可被申由訓之、其時慫申此由、聞之後令下式莒云々、此間狀又未聞事歟、不知上﨟不參之由者、居大臣之次兀子之條又如何、頗前後相違歟、内辨三獻以後退出云々、後聞、右大將被行其後事、宜經朝臣取坊家奏云々、

頭註 叙位夜、大臣被問議所裝束事、大辨失東西、問納言座、通方答起座歟由、大辨起座了、又不知東西 數剋在閑所云々、寔可悲之世也、

十日、自曉更雪紛々、巳後雨脚滂沱、雲雨終日暗、頭中將書狀、踏歌又可申沙汰由被仰、

十一日、朝雨天止、天猶陰、未後陽景僅見、陰雲又掩、臨昏出蓬門、乘燭之程參東一條院、謁女房、内侍殿少將殿、今年初出仕由申之、相次參宜秋門院、西殿下御所也、謁女房、武衛、戌終剋歸路、月明入蓬門之後、南方有警蹕音、博陸殿下自御堂退出給歟、傳聞、歲末廿六日二位中將基忠剃除鬢髮云々、不知其故、

十二日、蒼天快霽、春日和暖、心寂房來談、自河東來云云、相州子息男女、來廿六日引卒下向、掃部助他腹、一人可在京云々、左衛門尉信綱等四五人、今明之間入洛、又裝狀出來云々、乘燭之程參室町殿、咳病之氣頗風由、大將殿被傳仰、即退出、參相門、西華門、即奉謁、向方違所之由有其命、無程退出、但將軍去廿九日元服給了、其間事信綱可遂委旨云々、一昨日參内、頭中將當時有其譽由宣旨局語之、代々職人頭家記、口傳委授之由、示含了者、極以爲面目、

十三日、朝天陰、陽景陰間見、踏歌節會月他儀歟由示

送、算道勘申、月蝕不可正現云々、可有出御之儀、可申沙汰由、昨日殿下被仰、内府以下両三人領状、自余未見返事云々、兵部來談（昨日巻説又無實由稱之）、之間、僧正被來、（兵部代退出）、清談之後被歸、定豪加長者四人、勤仕今年御修法云々、淨照房來、仁和寺僧申律師文持來、可付頭中將云々、長寛以往之儀歟、更不可有詮事也、其事以盛寛密々付内藏頭、早可申入云々、晩頭頭中將來、（今日初不參内）、參北山、只歸路之次云々、此間新相公又被入坐、公事等爲内々問答也、十日甚雨遂拜賀了、今日欲著陣、於北山日空昏之間又延引云々、秉燭以後謝返、中將云、一昨日具實卿直衣始、相具前駈云々、末代之新儀又加增歟、宜經節曾出仕之間、正笏付内侍、博陸殿令屈目給、有御氣色云々、陣中質路、近年無沙汰、如平地諸陣口等、或深泥或流水、有下車之煩、如此事等近日加下知、少々令修復、又諸人車次第立上過町之半、如此事等可加制止之由示含云々、不負喧嘩之傍難之程、繼絶與廢之儀、極大切事歟、今夜伯拜賀云々、

十四日、自朝陰、陽景間見、入夜雨降、禪尼被參諂賀茂、御齋會内論義中將出仕云々、

十五日、夜雨止、朝天猶陰、午後奉書阿彌陀經、此間頭中將來、昨日御齋會、經通、賴資、隆親卿、家光等參、出居將實忠定平等以下多參云々、依無指役退出、踏歌、内大臣、土御門大納言、二位新大納言 已下七八人領状、春日祭使未役少々雖催、當時無領状、夜前御齋會御裝束之役、入夜實親卿著直衣往反徘徊、近代無識少年等暗于禮儀、不可熬、適可辨是非之人、全無其分別、只世之陵夷歟、夜宿東小屋（十五日方違）大風發屋、

十六日、朝天猶陰、聞曉鐘歸廬、此間風頗休、申時許行冷泉、日入之程裝束訖參殿下、春日祭辨分配左少辨、（依服云々）、仍催右少辨、大原野分配也、兩社一身雖勤仕、可隨重仰、可申領状由申云々、近衞使未役之輩、皆以不可懸催之輩也、實蔭（辭退）、通忠、（少年未練也）、今朝頭辨宿仕、後朝著豪盤、昏向東亭、謁申右幕下、戌終剋歸廬、朧月之春夜、往年猶難忘、

（頭註）若喜盤殿上人、賓俊、時兼、時高等之輩五六人、

十七日、天晴、雨雪間零、早旦注送、内大臣、（内辨）、土御門大納言、（定）、二位新大納言、（基嗣）、三條大納言、（實）、大納言殿、（兼）、土御門中納言、（通）、別當坊城中納言、（國）、新中納言、（賴）、藤宰相、（公雅、御酒勅使）、中宮權大夫、右衛門督、（宣命使）、左宰相中將、（盛兼）、左大辨、（錄所）、少納言惟忠、坊家奏取繼、賓忠朝臣一獻、（國栖）、御酒勅使、二獻、立樂、三獻、舞妓踏歌頗遲、藏人稱儲之由無沙汰、内辨不立、舞妓拜退出、土納言行内辨、始終、御所宣命拜了入御、無殊違亂云々、踏歌大人歟、未見之儀歟、中間無入御、可謂聖代、未時許覺寬法眼來談、高野還御、當時二月三月之間歟、定日未聞云々、臨昏歸、

十八日、天陰、未後雪降、漸積地之間、自昏雨、（終夜）、經國宿禰來談、白地出京、明日可下云々、經範大内記世以難許、範輔朝臣擧源遠章、範輔兼帶也、不可申妨由、誹謗近臣等云々、無術計之世歟、

十九日、朝天晴、雨猶濕、午後漸澄、臨昏雪又交、申時許參室町殿、見參之間相國被參云々、及秉燭出逢、御出居方給、申承被歸入之後、猶見參、入夜退出、

廿日、朝晴、漸陰、巳時許大學頭朝臣來臨、子息（經範）、柱下所望事、殊可奏達由、可示付頭中將之由也、此命以前自最初承、及時限此等委細可奏達事、已爲道理之尊一、執奏不可有難由、申含了由答之、又相國被加詞、爲待御使參殿下時、同示宰相中將云々、懇切之氣色、以身察之、極可哀憐事歟、無程退歸、申時許行冷泉、除目事等猶言談之間、縫殿頭業綱來謁、寓直右幕下之好、常來臨此家云々、殊以本懷、可被扶持由示付之、甚分明之器量歟、尤可貴、春日祭使當時無領狀之人、但實俊中將内々出立由、殿頭和讒云々、今朝依御鞠、直衣參入、（於南殿如形、近習不堪蹴云々、）

廿一日、天顏快霽、除目始云々、信實朝臣過談、巷說猶嗷々云々、

廿二日、天晴、猷圓僧都來談、可向右幕下亭由相示、付一行訖、兵部書狀、相州病重、子息四郎、今曉揚鞭下向

云々、日入以前參室町殿、今朝宇麻左衛門ヒ云男時房朝臣郎等、〃〃來西亭、自去十本日本病增氣之間、子息馳下、掃部助時盛來廿六日可下由申之云々、信綱左衛門尉、爲申將軍御元服事馳上、雨雪依路頻、今日著鏡宿、明日入洛云々、他雜人說、相州終命歟云々、夜前大將殿令參除目給、左内兩府已下著議所、宜陽壇上幷議所壇上等經之由被仰、議所緣一定、可經壇上由見出云々、九條大納言殿宜陽壇上不除坤柱、又當柱南方云々、上首可當弓場良自壇廻給、又莒文列如敘位、基嗣卿立給、柱、大將殿令立加給之間、又進出給云々、内府又自議所進弓場之路、經宜陽壇上軒廊壇上下東二間石階給、常說、自宜陽南中出軒南間、入軒廊出二間、一說、自宜陽壇上下石階、一說、自日華門經階下歟、此說頗珍事歟、取莒人大納言殿、基、大將殿、新大納言、兼、其儀大略如恒、但惣早速、頗忌膝行、突膝之片膝ヲ、やがて用膝行之儀也、是本自一說歟、家嗣卿取最末莒鳴板云々、又新大納言下長押時不鳴之、昇簀子時、東端ヲ度々踏鳴給云々、自餘不鳴事歟、定納言參會、相共見參、予先退出、泰忠朝臣今朝馳來西亭、有三星台變之由周章云々、日來被催密儀詩歌、

來廿五日、左大將殿、當時延引可宜由予且申之、又被仰可然由、

廿三日、天晴、巳時許兵部來談、遂所事猶無爲由存歟、夜前除目參、兩府、大納言四人、忠房、定通、基嗣、大將、中納言國通、參議公雅、盛兼、家光、無殊事云々、夕參室町殿、昏黑信綱入洛由雖聞、今夜不參、入夜退出、

廿四日、自朝天晴陰、雪間飛、巳時許除目淸書云々、夜前公卿兩府、大納言雅親、左大將殿、新大納言、參議伊平、隆親云々、任人參議經高、大內記源遠章、頭辨妻弟云々、兵部卿經賢、宮内卿成實、左京權大夫長倫、左少將隆盛、左衛門權佐親俊、從二位兼經、正五位下實任、家任、諸國國司等少々云々、文官諸四之外五十餘人、武官七十餘歟、山城藤業清、大和中原師式、伊賀藤俊季長季卿歟、下野藤爲範藏人巡歟、若狹平永家、淡路源經尙、豐前中原氏繼、豐後藤忠久、宮替參隨歟、小寂房來、自河東歸云々、近日在京武士遠江國司、其妻武藏太郎時氏母也、仍可付時氏由關東許之云々、本自醉狂、飛驒前司知重、白拍子奉行人、官軍其一也、印太兵衛、雅親卿一物、於彼宅亂舞之間醉鄉、知重被折肱、印太被踩躙云々、又醉中馳出向宇治、夜中假宿所

之間、宇縣多被摧破、向後尤可恐事歟、今度除目、予出
申文、貞應元年給、石川在久遠江權目不賜任符、秩滿、
以甘南備杜蔭申任丹波丹後播磨等目、任播磨少目、酉
時許信綱參一條亭由、聞雜人說、相具龍蹄等云々、不
聞委旨、
頭註 自廷尉遷兵部卿者、天下之珍事歟、爲世爲身無詮事
歟、
廿五日、天晴、安嘉門院御幸止了云々、但例密儀、八葉
車云々、夜前事依不審、問有長朝臣、信綱參西亭、(不參此御方、)
馬二疋付行兼、令進一封狀、進女房御方、他事不聞及云
云、泰俊朝臣今朝注送事、去七日以來歲星與鎭星合
犯、(相去一尺所、)太白順行、又犯歲星、(二尺三寸、)明曉定三星共相犯
歟、然者態位施行之文、天下愼歟、奏聞之後、具可注
申、尤心懷而不出門戶、白梅初開、
廿六日、天晴、未斜中將來、下名明日云々、參內殿、只
今參北山、信綱今日參關白殿、可申將軍宣旨事云々、
敘位事聞申歟、不聞委旨、又御姓事、信綱相伴行兼、參
春日御社、可申請改姓可否云々、(推之孔子賦歟、怪々、)御名賴經云
云、藤氏之爲源氏、未聞事歟、此事又凶人之勸勵歟、年
來氏社氏寺修彼御祈、今如此、殊背冥慮歟、俊親依義
村之吹擧、爲兩國司之耳目云々、定咄追從橫謀之詞
歟、可悲之世也、
廿七日、天晴、昨今剪庭前小樹、續八重櫻枝、(五六本、)日入
之程參室町殿、中納言同時見參、今夜彼敘位事可被計
敘之由申云々、雖參春日不可改藤氏云々、神慮本自不
可有議、及沙汰愁信受之條存外事歟、又有存旨、土州
可爲大將分之由示付、今夜任國司、(經成、)以此次父朝臣
申旨等具申之、當年御給一度給哉事也、黃門云、伊賀
守依寺僧正御房御命所令任也、其人備後前司季兼朝
臣孫、即是殿下公達(故左府已下、)母儀之兄弟云々、依相國(殿、)
申公俊參議事、主上三度被仰、博陸猶經高可堪所役由
申請給云々、尤可然、忠定又今度兼有其沙汰、父卿一
日之中三度被申訴訟之由、仍被仰切了云々、
廿八日、朝天陰、忽雷電冥晦、天如墨、須臾之間休、遲明

注送下名任人、侍從濟衆（子）、（平）刑部大輔季宗、同少輔經範、右少將藤賴經、右衛門權佐信盛、征夷大將軍賴經、正五位下賴經云々、土左守藤綱成、下名任人文官十九人、武官七十四人、宮城使親長、賴隆、東大寺家光各判官等云々、雷電之後、自巳時蒼天遊晴、

廿九日、（辛酉）、乙天晴、朝天群鳥渡天、羽音似颷、阿治村云云、京中非尋常事、可奇、下人等云、此兩三日如此云々、奉書阿彌陀經、今日甚和暖、去年所栽爪紅梅僅開、入夜頭中將來、一昨日早旦參一條、先是自殿下有召、爲彼御使參關白殿、自令逢給、（簾中）、先申被申之旨、夜前信綱參上之由承之、將軍元服官位事、御計可候由申入由來觸、定被聞食候歟、且可承御存知旨者、仰云、爲申此事也、敍位任官事無指申事、但官不可高之由申云々、此間事、只可隨御存知也者、歸申此由、重申給云、前右大將本位從五位上、敍正四位下、又敍從二位、是別儀歟、賴家敍從五位下、敍正五位下、任左少將、右中將、故右大臣敍從五位下、任兵衛佐、敍從上、正五位下悉敍之、少將賴家例不吉、兵衛佐近例殊憚思給、可爲侍從之處、近代非人等、京中關東宛滿、武士定處輕忽歟、任官事本雖存不可然由、自彼官位事由申之、就之猶敍正五位下、任右近少將宜候歟、侍從又將軍兼官乎、左右只（抑似主）可隨御計、歸參申此由、又令出給、仰所存即如此、侍從實將軍不相應、右近少將可宜歟、此由可申沙汰者、即令參內給、參御車簾、追參內、令入御直廬給、以季宗朝臣被仰暫可候由、其後徙日薦、又及深更之後、於鬼間又蒙仰、正五位下右近少將之由被仰云々、今朝又依召參殿下、依天變事、早速可被行季御讀經、且分配由云云、且可申沙汰者、承仰退出、勝事出來、參議正四位下行右近衛權中將兼中宮權亮公賢朝臣、自剪本鳥籠廚子內、不知行方逃去、亞相悲泣事已一定云々、是月來雖舉過分官位、內無恩顧之志、其心偏好權門富有之婚姻、禁制無緣之妻妾之餘、爲懲子息之心、出仕之計以下、全無其扶持、身上衣裝已下棄置、不足言、如此事心勞之故、月來發此心云々、禁裏近臣之中、適心操落居

云々、可悲事也、年廿四、嚴父賢息之餘、遂失一子歟、去々年任大臣時、經執柄人之家嫡、近衛大將昇進、訴超越由、懇切競望、不存國忠、剰加十大納言、譲經七ヶ月塞萬人之望、辭剰闕新任之官、擧少年之夕郎、一門他門不論貴賤、八人上﨟超越、自最末補之、此間自由昇進、偏以任意、是既背冥鑒歟、彼任官此珍事、只如夢、心中又察之、悲而有餘、父無憐愍之思、子忘忠孝之道、次男又去冬終命、匪直也事歟、

○二月大

一日、丙戌、天晴、入夜雨降、送消息於右武衛許、依近年之傍例、能督加任見任事、可被出懇望哉之由勧之、返事同心、傳聞、入道參議定經卿薨云々、不知日來所勞之由、大貳當時行宇佐遷宮事、定去其職歟、能大辨任都督、憂超越辭參議、次第重々之不吉 不便事歟、依度々御消息、申時許參大納言殿、近日御坐大宮東、（五辻迎）梅樹成林、遊戯如雪、見參移漏、入夜歸廬、

二日、自夜甚雨、朝間如沃、午後休、天漸晴、禪尼女子渡雨物詣、七ヶ日參籠、日入之程參室町殿、見參之次仰云、來五月十六日會講、（每日四座、四ヶ日大般若新寫供養、此日來被催、）又延引之儀出來、爲之如何、極以不覺、忘却之所致也、此事度々及日時沙汰、空以延引、自夏及改年、正月又忩劇之間、以彼御月忌可宛其日之由、又被定、已被請僧、被催人人、而春日祭之月祭以前、修嚴重佛事、甚可憚、又無其例、昨日思出之、依憚思猶可被延哉由申女院了、予申云、於例不候者、神事尤可恐事歟、非指事延引已如斯、至神事 月忽被遂之條、不可然候歟、此間有女院御返事、此事自去々年夢想之告重疊之上、近日猶遲引之由、殊有冥告等之中、彼御怨讎之餘、猶重可出陸、定又不行歟之由、兼有其告、（御堂尼御前夢見給、）今如此、極恐思給、只依禪尼身之私願、不顧神事遂行哉、今度延引之上、又違亂出來之條、更非可難事、極以不使之由云々、彼是進退谷由被仰、於公事者、（院中以下事也、但氏后猶無例、）雖執柄皆 接其座、又修佛事之例、知息院殿於京極御堂有修法幷大般若供養等、以此等例猶果遂哉、彼御本意極恐思者、予

申云、月來雖承御追善由、未知此子細、聖靈殊念思食由、於冥告候者、只（不脱カ）顧萬事可被遂行歟、御平生之時、雖賢廉之御心、於火急顚以露顯、遲怠事殊被處奇怪、況拔苦之御願、雖片時可被忩遂歟、本爲女院御願、公所有御著座之例、雖非御所中、又有修法大般若之例、只可被遂候歟、久御思惟、猶不可延引由、重被申女院了、近日殊世上不靜、三星合已過犯、（元久春有此事、永萬又有之云々、）春日御社櫟木（南門前若宮御前、）或燒或顚臥云々、雖非其職、猶恐思之由被仰、久申往事、移時剋退出、定經卿蘇生云々、

三日、自朝風沙惡、雪間飛、昨日物詣之長途、風雨深泥、路人只如入水中云々、但無爲參著、

四日、曉雪降、朝間紛々、辰後漸晴、猶間飛、御室昨日令入仁和寺給云々、（自高野令渡御、）新相公昨日拜賀、來九日申行政之由、消息之次、下官初參幷列見次第尋之、云名家、云器量、雖可恥遼東之豕、初任之時、當世先達之所爲非無不審、如此事相互有芳心之人也、中山内府所作、列見次第少々注加、參議事又改、勘付少々所見次第等、指圖諸記等送之、冱寒如嚴冬、今朝硯水氷、（冬無此事、）仍不出行、

五日、朝陽晴、漸冴陰、月輪殿十六會講、今日以後四ケ日云々、頭中將依彼御追善事、雖憚布施行香、猶可參由誂之、（召具瀧口、）昏向前中納言亭、（二條、）弔新宰相中將事、被出逢、悲歎之氣色可謂道理、來八日可令拜賀事、偏以經營、其間事々等示合、（廿六日事也、）廿八日母正日、修小佛事、早旦終其事、蓋有他行事、即歸、其夜半許所從一人不知行方逐電、至于今日不知其在所、不孝之至不及左右、氏神之所棄置給、非歎息之限、但又無子息、心中只可察云々、淸談良久之後、又向西宣旨家、參内訖云々、中納言ト云禪尼（實保卿二娘、執通朝臣舊室、）相謁、藏人頭朝恩、自愛之至、又依老耄之僻、存外之疎遺之恐等陳之、亥時許歸廬、天陰冴寒無極、未付寢之間、南方火見、京極西程歟、以下人遣見、歸云、楊梅萬里小路之由、洛人之説云々、

（頭註）今日任算法眼於日吉供養金泥一切經、修法會、山上

衆徒悉集會、舞樂等自曉更及終日云々、
六日、朝天陰、微雨降、春日使未催出之由、今朝聞之驚奇之、昨日參月輪殿、日暮事始、座狹不著座、無詮而日暫退出云々、內府、大將殿、新中納言、頼資、二位中將、知家卿、家光朝臣云々、今朝聞、承明門院黃門之娘、押小路姬宮戶部、（予有猶子之儀、）日來寄在公賢朝臣家云々、去三日出家訖、（至于其比同宿云々、廿六、）本妻（光親卿女、又時々猶通、晦日出家、十八云々、）大略被制、此兩人之故云々、今朝聞、夜前火六條院新在家云々、
七日、天晴、宿雪不隱庭草、朝宗法印送生虜、（其體偏似猫、）（北顏紺長、於尾者只似毛猫也、）鵼歌と云鳥爲一見也、可進殿下云々、其鳥大同鴨、色青、毛極濃柔、猶如鷹而細、食柑子栗柿等云云、喚人名由雖聞其說、當時無音、不經時剋返了、午時許參御室、於途中雪霏々、隆寬法印僧都（中山內府子、）參會、寬濟僧都入見參、良久而出御、見參以後謁覺法眼、及昏歸廬之後地震、參宿金翅鳥動歟、今夜忠弘宅、日來依忌方違爲本所也、
八日、天晴、天曙歸、去三日正五位下前土佐守源國基卒云々、（前日出家、）今年六十一、文治之比侍中也、久見馴之、去除夜參詣社頭、隔障子通夜之由聞之、今忽逝亡、雖世習足悲、近年依爲寬基大僧都之父、隨分之富家也、
九日、朝天陰、巳後雨降、終日不止、社參之人今日歸來、
十日、夜雨雖休、朝天猶陰、未後天晴、午時許參大納言殿、（北邊大宮、）依所勞打梨人々參入之日、尤有恐、暫見參、一昨日御講結願、公卿十一人參云々、內大臣殿、大納言殿、左大將殿、中納言家嗣、定高、賴資、二位中將、知家、範宗、家時卿、家光朝臣等也、少時知家卿參入、信實朝臣、家長朝臣等在御前、被尋頭中將、未時許參入、（直衣、）即以淸定爲講師、被讀上三首題、訖有連歌、賦何歌何戶、自然及五十韻、乘月退出、寒氣如嚴冬、
十一日、朝天晴、雪宿屋上不隱地面、日入之後、參室町殿、見參之後退出、頭中將來談、春日使未役、資經、實陸、雅繼、（七度被召、可辭職由被仰、）基氏、通忠、（不及催、）雅繼有可解官之沙

沐、新補奉行人聟不便之由、申入合幕下之間、少將在
其座、推而被領狀、仍參殿下、申實經可勤仕由、并雅繼
參祭可存知之由、可申歟之由申之、早可仰之由被仰、
仍示其由了、卒爾之使、毎事周章、大將被訪鞍料隨身
之間、陪從裝束闕如、召府者中將今日沙汰給之、辨賴
隆、內侍勾當、下向云々、
十二日、天晴、霜結、雜人說云、相公在所尋出、或云近
江國、或云仁和寺奥云々、
十三日、天晴、遠忌事送嵯峨、請申住心房受戒、今日齋
食老屈、寶篋印陀羅尼、阿彌陀經、法花經一部、及終日、前
中納言家行卿年來所被借置之無文帶、稱所勞無術由、
被返送之、件帶即借送平相公了、依先日消息也、未時
心寂房來、令參室町殿、入夜中將來、昨日爲申季御讀
經定事、參內府、令出逢給、衣冠直衣、依頻御氣色、昇座末長
押、超盤居板、依未隨神態不能參勤云々、其後以書狀
催二位大納言、故障、又催土御門、今夜可取返事云々、
明日可參社、瀧口所衆各三人召具、今夕皆悉引送馬
疋、昨今人々送之、皆是大臣殿人々也 神馬一疋、又密々可給親成成茂等、
其外召具私共人三人、有弘、伊員、（左馬瀧口、）光兼、（右馬經武者所、） 各儲例椀飯
一具、奉幣訖後、可送風流破子、以女（如イ）桑絲懸子、入假防具鞦袋等、各三瓶、三人
料也、有弘、所衆、伊員瀧口、可持向云々、可乘車由、予頻雖
加詞、稱有事煩、只自宿所步行云々、淨衣騎馬、馳入其
宿所、著束帶奉幣云々、威儀頗缺歟、
十四日、朝天陰、午後雨間降、未後雨嵐烈、終夜風雨、近日前
宰相中將信將卿家之門并築垣邊、京中博奕狂者成群、
儲座加雙六之勝、自家內雖制敢不承引、家主觸此由於
河東、遣武士悉捕取、不洩一人、削其鼻斬二指、隆親卿
小舍人一郎先生冠者在其中、惣不免一人云々、於此事者若被禁
歟、一之要事歟、涅槃講結緣物三種、送有長朝臣許、
十五日朝、雲分飛行、雨間灑、中將昨日參社無爲、雨雖
降非甚雨、親成束帶申祝、依一昨日音信不審、以有弘
問前中納言病、歸來云、聞被歸持明院由、行向之處、中
將返事云、悅承了、於入道者已待時之間也、前後不覺
云々 昨日榮花、今日之悲、寶如夢、今修西園寺修二月

云々、
十六日、天晴、風寒、未時許參室町殿、見參、明月前退
出、家行卿十三日出家待時云々、
十七日、天晴、雜人說、家行卿已以薨去云々、入夜向右
幕下亭、清季卿車在門、於車中待退出、相替而入、清談
之間、聞曉鐘一聲、依無心歸廬、實宣卿參日吉、歸路雖
法勝寺坤、釘拔之間、忽怒令打破之、親尊送使者、且恐
驚之由、以披陳之詞、示披道理之間、稱不知之由、欲出
下手、只密々可被致修理由重示送、和平欲修理云々、
權勢之體、頗非恒規歟、
十八日、天陰、午後微雨、午時許依預召參大納言殿、家
隆卿在客亭、加其座、被待知家卿爲家朝臣之間、各遲
遲、申終許參入、始逆歌、百韻、置檀紙、賦何聲片何、亥
始許事了歸廬、窮屈難堪、
十九日、天陰、雨灑、申時陽景晴、兵部親氏書云、左大
將殿詩歌廿一日被縮云々、入夜頭中將來、今日殿下尊
勝陀羅尼、申始許、依申臨時祭使事參入之間、事未訖、
中納言顯俊、定高、隆親、範宗、成長卿皆早出云々、
多向宰相入道定經卿吉田逆修、經高卿一人在座、依參會取布施、不帶劒笏、頭
辨持笏、殿上人次將等又不帶劒、長清、隆範、實俊、資
俊朝臣已下云々、季御讀經脫カ定、他人遂不參、右大將領狀
云々、臨時祭使又欠如、宣經、實忠、顯平被催、兩次將三度固辭、
殿下內々御氣色、顯平領勒、
廿日、雲往來、天晴陰、土御門殿黃門來談、相公於京剃
頭、未知其所、後朝入仁和寺奧、光俊朝臣舍兄上野入道不落居、上人房同宿云々、被尋出、
暫在嵯峨、大納言相傳所、又被送大原、但其身猶無止住止云
云、未時許參室町殿、見參之後、大府卿參會、依風烈退
出了、
廿一日、天晴、巳後陰、入夜微雨、申時許參前齋宮、
一條伯家、家主三位出逢、言談之次云、公賢相公在彼上人
宅、敎通朝臣年來與彼上人甚深知音也、仍敎通所爲
之由有人疑、恐其事已與上人違背云々、臨昏參室町
殿、見參之間漸入夜、文人遲參、歌仙先參集、爲人無心、今夜
御作所作文、出題之間、儒者多指合、又依地下之變、申

病之聲、恐其事不參、被待藏人高長之間、良久少將雅継朝臣被召付公卿座哉之由、密々示親房朝臣云々、仰可然哉、予申云、英雄之聲隨時儀有此事、建久之比、公定朝臣被召付、是又何事候哉、仍有恩許、戌終中納言定、參入、相次依仰各參進、二棟南面三間也、西第一間端不敷疊、中間奥端高麗、東間奥紫端端也、予依仰在奥、大將殿令出居給、（局府、直衣、紫御指貫、令出經殿東面北一間妻戸給、）各動座、御座定復座、諸大夫置文臺、（硯莒、）敷講師圓座、立切燈臺、直掌燈、次自六位置詩、最末少年不見知、藏人高長、（束帶、）侍從親季、兵部親氏、刑部少輔經範、右少將雅継朝臣、（置詩退同、予吃訥召付公卿座末、）資高朝臣、孝範朝臣、大藏卿、（布衣、自座中進、）下官、（布衣、）中納言、（直衣、）置詩之次、即押直文臺、（向西御簾、）取詩居坤角板、押直圓座、（殿下御簾中、講師座向西也、）打返文臺召講師、其詞經範、次召孝範資隆、可近參由仰之、（予所案大將殿御會也、）（經大學頭朝臣と可召歟、）又召親氏、令重詩、大藏卿進居講師艮方、予依不堪在講師後疊、又示少將頗令近寄、次第講了、大府卿孝範朝臣之外無音講了、納言給御詩、重本詩上、講了各退下、兩卿各退去、（詠歌、）少將同退出、予在端座上、召役人令直文臺圓座、（詩ハ主人令取給、被置御座前、）又召親氏召公卿、三位三人、（家隆、知家、（直衣、）範宗卿、）予、親氏可參由仰之、（講師也、）直圓座之次、頭中將可著座由殿下被仰、加奥末、（束帶、）次置歌、予進取歌、次第如中納言、召信實朝臣令詠歌、知家卿時々助音、其外無聲、講了予卷寄歌、置之復本座、主人令入給、動座、下簀子之後退出、未及曉鐘、雨降擁笠、

廿二日、天晴、一昨日夜、北白川院御入内云々、步儀、庇御車、（件御車物見黑漆云々、）公卿殿上人爲告上﨟皆在御後、新源大納言、（雅、）右大將、中納言家嗣、經通、具實、參議經高、隆親、三位光俊、家時、兩頭以下云々、心寂房來綴梨木、自六波羅（武士遣、）來、關東有執聟事云々、武州之女嫁相州嫡男、（四郎、）依有愛妻、（光宗女、）頗固辭、父母懇切勸之云云、

廿三日、天晴陰、迺寒、今日季御讀經定云々、午時許參室町殿、見參移漏、入夜退出、明後日相具人々、密々可

連歌由申定之、
廿四日、天晴、夜前北白川院還御本所云々、
廿五日、天晴、午時許參室町殿、未時許人々參會、相國
幕下被加此座、（東面、內府出居也、）定納言、予、知三品、爲家朝臣、
（東帶、）信實朝臣、有長、（執筆、）皆上結之體也、賦何草下何、
戌時許百句訖分散、宇佐遷宮去年不遂之間事、近日
以消息被問公卿、可有解謝哉、造作事今年猶難叶、何
様可行哉云々、無府解、無官外記勘文、暗被問云々、
或人密々說、仙院入內之間之儀、御所極狹少、無進物
所、以懸外居（如近代諸女房、）供御膳、依御浴殿已下要所不儲、
密々以檳車、往反冷泉御所、不知度數云々、御所中宮
御方之西面母屋、只一間、庇二間、（母屋重大文疊、庇小文二行如例通、）后宮
可有御對面由、宣旨局申之、忽奉渡女院姬宮御坐厚疊
大文、之上、后宮奉居庇小文疊、（遅給之後歸給云云、至極之理歟、）主上渡御、
同小文之上、敷菅圓座一枚云々、內女房局女院可御覽
由兼披露、每局結構、求美服懸竿、儲厨子置物具、秉燭
已下仙院步于局前、巡見之、令入宣旨局給、進贈物、
（砂金云々、）屈從權門黃門、紫染物一與之云々、又宣旨相具聟
大納言、可爲女院女房入立之由申之入簾中云々、世上
之儀式只如此、隆衡卿偃臥雲居寺山庄、不口入云々、
稻荷旅所神主（本是自本社補之、）七條村民之所補云々、自忠綱時
爲細工所沙汰補之、一度、以之爲例、自後院細工所補
之、左相府之時、耽任料每年改之、（或一年二人補之云々、）而今春得
替之男、其心嗷々、不拘制法、不可去職由對捍之間、自
使廳追之、追入其社內、奉抱神御體、（自垂跡未遣改之、）縱火燒
死、垂跡之地已爲火葬之所云々、稻荷祭可被行歟事
未定云々、宣陽門院養子姬君有入內之儀、后宮父相國
憖依不快、可被止女院執事、以後院大臣可被改庄々、
皆可改易云々、非啻長門宮之怨、兼失世路之計歟、昨
是今非、世上何爲之、去比鴨前禰宜法師（資綱、）殺害舍兄
（禰宜資頼、）事一定由、稱有證據、自關東重召取禁固之間、漏
剋博士賀茂宣知緣坐、共被禁河東云々、資頼子男依爲
義村緣者之夫、被處實犯云々、
廿六日、天晴陰、此十餘日忠弘法師病又以增氣、水漿

不通、待時云々、病體如此、已涉年月之間、且雖不驚、
於今度者更無憑云々、今日季御讀經始云々、自十九日
禪尼始懺法、今日結願、法印被來、
廿七日、朝天陰、辰後雨降、兵部來談、來月中旬可下向
關東、相州付減了云々、入道法印逐日待時云々、
廿八日、朝陽晴、漸陰、午後雨降、終夜滂沱、午時許參
大納言殿、見參申承往事、申時許退出、忠倫朝臣云、一
昨日御會所作文題、仙家花柳多、春字、以中宮殿上爲其
所、頭辨、直衣、師季朝臣、束帶朝訣、有敎、、、直衣、雅繼朝
臣、直衣、長倫、、、親長、、、經賢、、、淳高、、、著
座、下﨟雲客儒者群集遣戶外、殆不辨其人、連句六十
餘韻、後見之無名之句多、自遣戶外競出句也、辨官已下勸修寺日
野等少年其數云々、正光講師、成宗朝臣不參、其子文
章生連句執筆云々、
頭註 文人殿上人信盛、著座、顯嗣、時高、知宗、宣實、兼
綱、
廿九日、終夜今朝雨濛々、午後陽景晴、日入以前參宝
町殿見參、左大將殿令參季御讀經結願云々、仰云、右
將軍御讀經始參內、又忘却不指南殿上宰相、去年奇怪、此事今年如此、公事猶可恐事歟、今日無上﨟者、又以不審、秉燭以
後退出之間、大將殿令入給、雅繼少將在御共、有僧
事云々、不聞委事、
卅日、凶會、天晴、午時許見僧事、大僧都六人、少十七
人、律師二十八人、法印九人、守覺叙之、法眼十五人、法橋廿三人、
二會講師承性、同准講師諭圓、天台灌頂長遐、承源、
宮內卿、無所募、而頭中將申任權律師云々、光華之餘得境
歟、未補有職人、又驚耳目歟、依時儀之無是非、施師權
之面目、尤可謂得時、未時許中將來、臨時祭又以闕如、
顯平朝臣依父僧死闕由、有申阿闍梨志之間、件僧在江
州、不知存亡、相尋之間、已有輕服之疑、實俊故領狀、
季御讀經初後出仕、稱出立由、今朝俄出、卅日穢、本自至極
不當者所好也、殿下仰可催基定、仍只今遣御敎書、又有敎自殿
下被仰云々、舞人家時卿子一人可令勸由申、定平少將、
弟顯氏之外無領狀者、凡時儀難治事歟、御讀經始、右

大將、新大納言、中納言經通、國通、定高、賴資、參議經高、三位資宗、參議家光、隆親卿遲參、出居實忠、實俊、有教、實光、大將起陣、於弓場南殿、上卿忘却可傳由被示、仍向陣之間、定高卿家光朝臣尙在陣、是示此由了、賴資早出、行香不足、頭中將加之、堂童子時兼、知宗、宣實、兼綱、先加出居座、仰御願趣了、御論義夜、興福寺法印殿下御弟也、被參、仍先著座之後、藏人頭追著綱所、內々示中、先貫首可被著由被命、綱所被成恐歟由申、仍被著云々、結願日、左大將殿、中納言通方、具實、在南殿、爲候南殿被召、著陣參議伊平、經高、隆親、盛兼、三位公長、大辨家光、兩日南殿、出居師季、實俊、賴氏、實光、遲參、南殿雅繼、源家定、堂童子信盛、能定、宣實、兼綱等也、出殿上戶仰度者、行香不足、頭辨加之、御書所作文密々御覽、新大納言近參候給、殿下御出簾中、主上時々出御西緣御覽、供其所連句同閑食、及曉鐘、女院御入內之間有鞠、不堪之蹴皆相交、只用近習云々、

○三月小

一日、丙辰、天陰、夕雨降、午時許心寂房來語云、前右少辨光俊出家云々、未時許前但馬守家長朝臣、相具子息兵衞尉家淸來談、年十七、有好士之志之由也、日入以前退歸、

二日、天晴、午時許詣故左府後家御許、太秦、光家一日來示事爲悅申也、謁女房兵衞督、退出、參南院、謁覺法眼、御室此間御他所云々、即退出歸廬、夜宿東小屋、爲方違也、聞曉鐘歸、

三日、朝霞隔竹樹、天晴、冷泉女房、明日下向有馬湯云云、

四日、天晴、日入以後參室町殿、寺僧正御房參給、於御出居見參、退出給之後、暫見參退出、有長云、一昨日二日、宣陽門院執事被仰左大臣、前相國年來知行庄々悉被付渡云々、巷說云、后宮不可轉、可被廢云々、罪科何事哉、其居住家二條北、油小路西、角云々、心中可察、但入內六月之由披露、大夫實基、權大夫盛兼、亮範輔、權亮無其人、顯基可出仕云々、是又猶卿二品之所構歟、法住寺法花堂頻有光、是又光華之現形歟、彼大臣

猶深有所構云々、無兼日之披露、而俄可辭大臣、爲新亞相昇進也、今夜内府始候官奏給云々、

五日、天晴、使節被押懸宗平朝臣云々、極闕乏之人也、不得心、宗清法印消息云、弟子章清直叙法眼、雖父祖之例自愛云々、寺務以前越階面目歟、臨昏兵部來談、入夜中將自北山來、今日不出仕、將軍已下會合、昨日臨時祭定、於朝餉奉仕之、殿下令候給、其後參御直廬、與信盛候御前、承仰、入内事聞及歟之由被仰云々、昨日又有女官除目、經通卿行之、大辨書之、從三位藤成子、是尼也、宣旨局叙之也、尼之名字來、關東二品北白河院之後其例如此、於今不憚歟、入夜官奏事、其作法於事有不審、其事訖、於鬼間又奉謁殿下、數剋言談、追從周多歟、曉鐘以後、殿下御退出、參御共、寄御車簾退出云々、中宮當時猶無退出之氣云云、入内事祗候人々已謳歌、此后宮大略有嘲哢之氣歟、尤可退出給歟、臨時祭宗平已領狀、舞人三人之外、遂不出來、

六日、天晴、今日仁王會定云々、左大臣參陣、參議平、俄參由有消息、未時許頭中將來、安嘉門院渡御修明門院御所、參御共、右衛門督、寄御車、俊保在御共、於此家改直衣著束帶參殿、舞人少納言爲綱一人催出云々、

七日、天陰、巳時許小雨降、即休、去月行南京者今月歸來、最勝金剛院御八講、脚氣殊不快、藝晴共不參、笠置事一昨日請文持來、病者入道法印猶沙汰之、出身病七ヶ日許、雖渡邪氣猶更無其驗、追邪氣了云々、

八日、天猶陰、新宰相公雅卿、消息云、可出立祭使可相訪之由云々、近日如此事勿論之由示之了、冷泉小童來、日入以前歸、今日俄暖氣相催、晝間不著綿衣、

九日、天晴、風吹、早旦心寂房來申案内、巳時許令參室町殿、奉加灸點、歸來暫言談之後歸、武州婚姻事、四郎相州嫡男、猶固辭、事已嗷々云々、相州子息惣非其器歟、成出家之支度云々、依悲本妻之離別也、如公實朝臣歟、晩陰兵部來臨、清談移漏、

十日、自朝天陰、巳後少雨間降、巳時許參室町殿、見參之後、大府卿暫言談退出、大府卿之說、入内四月、立后六月、之由有披露云々、東大寺衆徒半分與成寶同心、成

實爲東南院院主、賴惠可爲東大寺別當之由、以賴惠申殿下、與福寺聞之、一寺之訴依及朝大事、已以同心、拂成寶本房之處、今不相觸而忽和與、不當之由鬱憤、可被流罪成寶賴惠之由結構云々、又或云、吉野訴訟之時、可被造藏王堂之由、蒙裁許之處、無其沙汰送年月、猶可燒高野之由相議、而勒精兵云々、前相國中宮退出無日次之由奏聞、（件人執事知行庄三所被召波、案宮相傳之領、當時不相違云々、）致成卿於一條相國亭、女院之狂事等披露之由有其聞、又庄二ヶ所被收公、三所可被止之由有沙汰、忠行宥恕申止一所云云、近日事偏忠行貪時取權云々、內大臣依建禮門院入內之例、大臣二人可扈從由被申、又權亮無其人、次男可令元服之由被申云々、

十一日、天晴、未時許法眼來談、來十八日高雄供養導師、御室可御坐之由、北白河院懇切被奉御使、御辭退、且其由被申博陸、其事可然之由、有御返事云々、先年文覺骨張之時、北院御室御固辭云々、中時許頭中將來、左大將殿以御使被召、仍參彼殿、是鞠與歟、一昨日參之次、依仰蹴鞠有御感言等云々、只今密々見毗沙門堂花、具實卿乘自車來之間、退蹴了云々、入夜歸來、臨時祭之間事大略具了、舞人實任、（侍從、）顯氏、（兵衛、）親氏、（同、）光衡、（中務、）忠兼、（侍從忠行次男、）爲綱、（少納言、）親賴、（侍從定平朝臣弟、）貞時、（中務、）高階忠時、（兵衛、）藤長繼、（右衛門尉非違使、）陪從有長、（定高卿扶持、）業家、五位親章、（當代藏人、）今一人闕如、猶不出來歟、可付馬部、重坏四位家定朝臣領狀、今一人當時雖催出來、四位殿上人隆範信實之外无領狀、猶催廻可申由被仰云云、公卿內大臣、二位大納言、三條大納言、左大將殿、新大納言殿、別當、權中納言、（基實、）二位中將、參議公雅、隆親、盛兼等卿領狀云々、調樂三度可行由、藏人加催、近年五位舞人惣不參、內參事絕了云々、御馬御覽、御馬乘又闕如、申殿下、下﨟只一人可被催遣、左大將殿行弘子男一人可被遣、又私示送久清武信等許、子息等可梯遣由相語云々、上中下人々不仕、實力不及事歟、中宮十五日退出給云々、及曉鎮之程聞有火由、開戶、北隣社司之妹宅也、艮風吹、周章青侍一兩雖昇屋

上、惣以無人、兵部來臨、出門見之、本自凝殿雜舍二宇
之外無他屋、依東宿遂不付、漸滅了、可謂冥助、算博士
衡、最前來問、火滅之間、冷泉東西雜人等適出來、新
中納言賴、新宰相經、以良朝臣等有使者等、自相門預恩
問、
十二日、霜凝、天晴、巳時許參相門、覺法眼來會、主人
被出之間、予於閑所謁新宰相、祭使事等周章之由也、
幕下又被加其座、相次主人出逢給、明後日十四日下向湯
山事等也、未始許參東殿、又見參、及酉時歸廬、密々行
毗沙門堂、乍車廻見櫻花、日入歸、
十三日、天晴、不聞世事、後聞、將軍令申給禁色事被宣
下了云々、
十四日、天晴、自晝陰、入夜微雨、猷僧都來談、顯尊法
印一昨日逝去云々、六十一、自去年長病、如亡送旬月、
遂事切了云々、又傳聞、法橋杲云八日死去、年八十云
云、以謀畜妨吉富庄、後又和與、入道殿御時、依無沙汰
之非據預庄務、元久之比自仙洞被召禁之次、適被停廢
此事了、猶雖有濫惡之心、依恐世上不出詞歟、長命遂
有限、往年相馴者也、又可哀憐、
十五日、自夜雨濛々、終日滂沱、臨時祭甚雨、定失威儀
歟、前殿仰云、今日大將可參由申了、而雨儀上臈多參
歟、旁無出仕之要歟、且可觸此由者、即示送中將許、返
事云、日來領狀之人、當時未變改、御參不可候歟、即申
此由了、雨無聊間、抑當今御踐祚之年、忩老勤使日之
外、臨時祭每度雨脚、極奇事歟、
十六日、自曉雨止、天猶陰、申時許參一條殿、爲觀音寺
新所御覽御出云々、退出了、夕心寂房來、入夜令參一
條殿、傳聞、南京淨惠房丹波入道成賢朝臣一昨日逝去云々、六十
七、治承之昔同日昇殿、右兵衛佐、侍從、同夜付簡、去年於石藏
參會、無指持病、騎馬無煩之由言談、今聞此事、倩思道
老之殘日、只拭悲淚耳、
十七日、霜結、天晴、曉心寂房歸嵯峨、未時許頭中將
來、一昨日臨時祭、雨儀如例、使舞人者十人、頭中將來昨日臨時祭事問之 土庇、陪從壁
下、西上、庭座召勸之、下壁下出仙花門召之、初獻、內藏頭、陪從時

兼、二獻、內大臣、五位殿上人顯嗣傳杯、五位藏人可傳
由有御命、仍相催之、信盛來傳之、瓶子侍從、侍從能
定、又五位藏人可取之由有命、又催之、信盛不能兩役、
時兼申不及由、仍申此由、勸盃之瓶子五位藏人不存と
など許容給、而無重命、不被重命者、憖不可有沙汰、及沙汰者、猶以憖先例可被催出歟、前後相違、
陪從杯信實朝臣、三獻、三條大納言、實親、瓶子、宣實、陪
從宗明、重杯家定、雅繼、兼日各相觸、不可嫌人之由各
領狀、臨期家定父入道 所勞獲麟難見放云々、雅繼有
障、殿下御參之間申此由、仰云、隆範資俊可勤、資俊顯平在御
共、 陪從信盛、搢頭臺於弓場殿、信盛乍立賦之、公卿九
人、內大臣、三條大納言、新大納言、兼別當、備中納言具實、二位中將、參議公雅、隆親、盛兼、 兩頭陪從 宗明
取第一、其殘信盛賦之、別當不拔笏、出仙花門了拔之、
賢者父子常有此事、舞時召頭辨、舞人四人舞、陪從有長朝臣、業家
朝臣、亮清、重清、兼久藏人左府家者、付馬部出來、範昌、當代藏人、所作儀兩、五位加了、三人云々、使
纔給隨身著壺脛巾、舞人信時、實任、顯氏、親氏、光衡、
馬部取松明、直垂男付馬口、無他從者、親賴、實雅具男云々、定平猶子、當色六人、忠兼、白張雜色四人、殿下令咲給、
爲綱、高階忠時、藤永繼、檢非違使隨身帶狩胡籙、著

壺脛巾、奇異事歟、雖行事迎參、御禊陪膳頭中將、役送信盛、
中將取人形、出御最前供御笏、是一說也、其夜后宮退出給、
御坐三條坊門、故左府亭、大納言實、中納言家嗣、公卿三人供奉御車、 無啓將、父大臣猶在二條
油小路、后宮父子陣南北、頗嚴重之居所歟、昨日申時
許、使六位舞人許參、初獻、時綱、宗明、二獻、知宗、兼
綱、祭日參侍臣、隆範、信實、時綱、宗明、顯平、資俊、五位知宗、貞時、兼綱、宣實、顯嗣、時定、宗綱、御服
前夜調進、近代無此事云々、但不足事等多、少々寄々相訪、又使隨身裝束等 少々助
成、裝束又借之云々、事了於御直廬、今日每事無爲之
由、有御感仰云々、
頭註 搢頭於弓場賦事、永久有此例云々、近例雖雨儀、常
置長橋也、
十八日、天晴、坊城納言於西郊修善、聽聞平由一昨日
音信、昨日一條殿御佛供養、不催外人、一身參候之由
被仰之間、予不向西郊、女房車早旦行冷泉、中將相共
可向云々、巳時予參一條殿、二棟南面庇立小佛臺、奉
懸來迎繪像、源心僧都迎接之本云々、左右又立短佛臺、奉懸摺佛、件
佛北政所御誕生日以後至于今日、日別時數自令摺給、大藏卿願

文、（殿下御請書、）阿彌陀經、觀音偈、大勢、、品、御自筆經被安之、此間內府參給、於東面御出居御對面、予同參其所、少時聖法印參、被始講筵、獨候座、無請僧、有諷誦說法、又以珍重、事了予取錦被物、資季朝臣取錦褁物、被押出御衣、（御三單衣二重織物、）予又取之、（資季未進來之間也、）次從僧撤被物布施、導師持別祿退出、其後暫不退出、親房卿云、大理自及傷之由、有世間之聞、（從者皆侍云々、）糺彈之職如何、縱雖有勘當者、可及自身下手哉、未曾有事歟、又或說云、依母儀之狂事有此事云々、非心所職事歟、少時退出、入夜心寂房來、　戌終許又令參被殿、夜深女房歸、聖法師七ヶ日每日說法、今日頭中將只一人取布施云々、道觀能玄三人懺法、

十九日、自曉雨降、終日蒙々、叡山法花堂三昧僧（年七十、）被突殺了云々、（世之陵遲之餘歟、）

廿日、天晴、午時許新相公來臨、（出仕之次云云、直衣、）　言談自然移漏、臨昏被過、此間又歌人下州來謁、女子等歸了云云、

（頭註）近日前大納言兼宗卿被聽本座、通具卿參長講堂八講、襪染血色、足有穴血出、不顧之猶出仕云々、

廿一日、天晴、午後雨忽降、夜猶不止、午時許小婢著帶、猷僧都護身、（盛宣持之向、）又修祓云々、去年殺害之鴨禰宜資頼之子比々良木禰宜、遂補正禰宜了云々、是即關東之吹擧也、（義村之所爲歟、）

廿二日、自曉天晴、申時許或遠來云、宜秋門院俄御不例之由、於妙香院御遂承之、危急御云々、依往年事等、極成不審、馳參室町殿、御出了云々、有長朝臣云、此未時以後事云々、仍馳參九條殿、殿上方殊以無人、無指事、直入臺盤所壺方、謁女房、日來御灸治爛之上、又御歯令惱御、一昨日有御蛭飼御針等、今日可有向飼之處、御頭風發御、殊不快御、仍有御針許、二品（卿）被參之間、且被止蛭、未時許俄御增氣之間、有此披露、只今頗御落居、常被渡御邪氣、今年依無此事、以御灸之隙、御邪氣得便歟云々、仍更出公卿座方、猶謁此人々、戌刻許退出、遠路甚窮屈、

廿三日、朝霜如嚴冬、今夜寒如冬、梨桃花落盡、欸冬盛開之比、如雪之霜未見事歟、但是非凶事云々、

廿四日、自朝陰、午後甚雨、昨日仁王會、公卿經通、具實、公雅、經高、隆親卿、盛兼卿、參六條殿云々、檢校定高卿、家光朝臣、行南殿、猶御殿行香一人不足、頭中將加之云々、出居實忠、資俊、家定朝臣、南殿定平、實淸、

廿六日直物不可有任人云々、(近代非大除目無任人、如何、)四月上旬可有祭除目云々、

廿五日、終夜雨降、朝止、巳時天晴、黃昏參室町殿、頭中將參、有御鞠云々、於南面入見參、不經程介入給了、即退出、女院別事不御之由、入道(兼時朝臣、)語之、

廿六日、天晴、獻伴都來談之間、中將書狀云、直物俄可奉行之由被仰者、是重事也、當日事極不便歟、職事可存事雖注進、卒爾事定不調歟、依不審行向之處、已參殿下了云々、不存而早參不穩歟、仍不入門而歸了、其後無聞及事、

廿七日、自夜雨降、午後如沃、雜人說、今日稲荷神輿合入京給云々、(忌限不嫌火葬地歟、)未時許中將書狀、無別違亂、玄蕃允一人、左少將實任、左衞門尉二人、兵衞尉一人、正五位下藤家淸、(嘉陽門貞應二年、)藤公綱、(束一條當年、)終日雨降、閑庭欸冬盛開、

廿八日、朝天晴、送愚狀之次、平相公返事、一昨日參陣、唯一人云々、依兼日約束、伺大臣氣色、雖除目無其詞、(乍不審移著奥座後、儀一旨示此事、被答忘却由、)參議作法次第不足言、錯亂散々云々、進大臣前拔、(取筥文拔、)復座之後取出勘文、(懸紙在取入硯筥、)持揚披見、此後事不及是非、整入文書之次、新除目召名成束、(勘文等加、)先結直成束結、以刀切之、其後取落文等多々、(忘却、)更取出筥外欲差加、(一通多入、殘不入、)公卿給八通、更無不審事、之〔中カ〕文見之間經時刻、奉行之間愡以無爲、一昨日奉行之時、次第等奏覽了、申文幷事等委申了、執筆云、直物申文不加懸紙、被加僻事也云々、答云、加不加兩說也、及數通之時、尤可加之由存之、雅兼卿除□之時結之、不除之時不結之由執之云々、但彼嚴父卿奉行時加之下了、子息可疑哉、召名一司ッ、議見先差夾筥、次摺之、改正弓之外、國司

公卿給以前直之云々、抑書新除目之間、大臣自地起座、無納言、而參議只二人又可起座歟、臨時不案得、大臣參議只二人相對時、大臣退出、參議平伏在座、其例多歟、又新除目猶漏脫事等多、書年號之後、更書入小字、猶懸年號、(發非也、寧可然也、)書了、新除目叙位等又置硯右、笏置右膝下、橫置之、(頭ハ右、下ハ左、)召名申文、又座右方ニ如此置之、如山岳懸袖云々、無識少年被授重職、有限公事陵遲如此、可悲也、未時許參室町殿、仰云、八重櫻半開、逢明日盡日良辰、密々欲詠花三首如何、雖不堪申領狀、見參移漏、戌時許歸廬、昨日可入內給姬君春日詣、權大納言殿(兼)、四韻作文云々、清範朝臣(入道、)夜前入洛、(老母重病云々、)舊好難忘、欲音信、遠所讒言連々之由聞之、若不納受者、又何爲哉、

廿九日、晦、甲申、霜凝天晴、昨今冴寒如嚴冬、未見事也、行水之後書阿彌陀經之間、巳一點許前宮內卿參室町殿之由有消息、愚歌一首不構得之間、時剋推移、未一點參入、三品早退出云々、參差、妙香院御房依有召見參、御命云、定修歎不請由不便、有恩免者爲本意、依不得心者、雖不親近、於被加御詞者、又非強所存由、愁答申了、二條納言同時入見參、予暫立謁、經高卿(聞參由也、)大府卿又參入、兼高朝臣等雜談之後、又參御前、被披三首歌、御詠、二老、爲家朝臣、(今朝進歌、)有長等也、次中納言退出、昏黑予退出、一昨日權大納言殿四韻初度作文、平宰相、大藏卿、左大辨參、在高卿不可出仕著座由、自去年申之、於簾中聞之云々、賴資卿任納言間、頭儒不可爲下﨟之由、依所訴止交衆云々、是其望在納言之故歟、中將賜關白殿練云々、於事快然歟、可謂面目、件練禪閤殊悕惜給、每年只兩三被奉云々、後日中將來談云、去廿七日、依宇佐遷宮事、可有石淸水一社奉幣使、源氏納言、次官殿上四位、(中將師季已領狀、)藏人佐信盛、奉行使具實卿、宣命上卿父卿催具之處、廿四日具實卿犬死、穢由示送之間、爲申此由參殿下、路次先參內、具實著直衣祗候、信盛云、承犬死穢由、今已參內、禁裏可爲穢、奉幣延引歟、具實云、犬死穢不可憚、奉幣當日御神

事也、信盛云、犬死乙丙穢、古今忌來之條勿論、早可申此由、即參殿下、於庭上具實卿申犬死由、已參内、觸穢由申之、廿七日姫君參春日給之間、殿下御神事、乍驚令出南面給、信盛取笠參南階下、申子細、於奉幣者早可延引、參内之人不可參殿下由被仰之間、盛兼卿可參彼御共、不知此事參内、與具實連座、忽聞此由、御共欲留之間、通具卿聞之、穢僻事由稱之、頭辨行向問其子細、彼卿云、通具每曉啜未濟水、件未濟水自隣家持來、一身啜之、家中他人不嘗也、其所犬產子、其數三、其後其犬子死、聞死由後忌件隣家、不令通人、故一身犬產乙穢也、非犬死、而具實不聞分此子細、申犬死穢由也、我身欲詣賀茂、以之可被察之、殿下聞召此由、召泰忠被卜穢之有無、卜云、猶有穢疑、仍盛兼卿猶不參、範輔朝臣假參御共之間、直物奉行所被仰他人也、依父子之虛言、公私之煩繁多、為國家不當不善、不始于今事歟、件奉幣灌佛以後云々、直物之朝向左府亭、間參入剋限、被出逢、有早出之志、納言一人、相構可催出由有命、各催之、家嗣通方卿所勞、定高卿觸穢、賴資卿灸治、經通卿神護寺供養上卿、無其人間、申時許觸申此由別當、又虛病云々、大辨直物之間、公卿給申文各兩三度、不漏一字讀上、大臣聞之處分、悉下勘八通申文、已經數剋云々、

廿七日、稻荷神輿令入京給、後院所遣神殿、修清祓者、不可奉遷由、社家申之、後院遏絕清祓、重可被宣下由、五位出納俊基直物中間來觸、今夜不能申沙汰由答之、頭辨夜中宣下云々、

○四月大

一日、乙酉、天晴、午後漸陰、申時雨降、入夜間平座、雨以前事訖、權大納言、兼、白亚、二條中納言、定、新宰相、經、左宰相中將、盛辨賴隆、少納言宗明、為綱參云々、二位新大納言嗣、左大辨雖被參、早出云々、祭除目十日之比可被行云々、

二日、坎日、朝雨止、天猶陰、申時又雨、二條納言依前裁約束事音信之次云、昨日參平座、陣座上卿不被起以

前、四人皆起退、宜陽殿座皆悉不動座、（只守參議也）宗明朝臣取纓杓、頼隆朝臣不取、上卿有可取氣色、拔笏之後取之、上卿被召仕官人、侍從無其沙汰云々、直物之夜、執筆參議下襲、鼠喰損之云々、未曾有事歟、若有心之鼠歟、可恥哉、表相鼠之篇歟、入夜頭中將來談、昨日梅宮祭、藤宰相（公雅）、左中辨親長行之、辨有親爲經申所勞不出仕、少將實蔭著例束帶參內、諸人屬目云々、予推之、中宮祭陪膳之次、父子忩白重事、介參之次出來歟、兩頭五位藏人時兼猶著白重云々、信盛佐廷尉不著之、昨日帶劍用平緒具隨身參殿下云々、參議自正月雖有其闕、範輔朝臣所望由有其聞、依强望之思、于今不申此事、而六月御入內事可奉行、又可任宮司由云々、然者不可任歟、但彼朝臣不被任之間、此闕可被置者、又非可懇望、依範輔不任、以三位被加任者、補頭之後、正月經高卿加任、又重被任三位者、爲職可爲向後之恥哉、仍於被任者、尤當其仁之由存之、十二廿二日被補、廿四日隨事、廿五日內侍所御神樂、廿八日荷前、元日節會、小朝拜、踏歌舞、春日祭、季御讀經、臨時祭、卒爾直物奉行無殊違失、非失前途之分限歟、又依堪公務暫被置之、器量專不可候、云彼云此、不背道理歟由、具示付宰相中將、抑兼帶事、勿論非身之涯分、但自土御門院御宇以來、放埒叙三位之外、頭中將任參議、不兼中將之人無一人、被補頭之時、依相國申請、被優許、有雅信能之兼帶、無其故事歟、是又只可隨御計由申之、直物之日頗有閑食御氣色、不知當時之許否云々、壯年夕郎之職、自愛更不可有餘念、但職事之身、於事有其危、若有恩許者、八座極安堵、可謂上計歟、前官之子相並拜任、上古綱繼、吉野、（參議）寛德實成、公成、（中納言）康平隆國、隆俊、（中納言）承元公時、實宣、（參議）先例如此由、先日予所相示也、頼隆朝臣又夕郎之望、逢境懇切云々、

三日、朝細雨漸止、入夜又雨、心寂房來談、示合雜熱事、今夜欲違夏節、冷泉方依大白方、爲宿吉田、酉時許赴河東之間、前行使者歸云、大相國已渡給、雖不承之由、留守者申之、即歸來、宿東陰陽師宅、

四日、天晴、聞曉鐘歸來之間、雨漸休、
五日、朝天陰、午後微雨、入夜漸甚、依故入道殿下御忌
日、巳一點許參月輪殿、直衣、例之有文直衣、無人寂寞、殿下自昨夜
渡御云々、謁女院、女房殿見參之間、內府令參給、此間
僧兩三口參、奉行人長朝、未參、午終許出來、僧二口猶遲
參、範信、良圓、左大辨直衣、指貫、偏如予、依大辨歟、參、暫言談、未斜僧參後、
被始講筵、初座御經供養、定玄、論義訖間予退出、依不
叶步行、不取御布施也、內府大將殿令著給、長朝奉行、
堂竟子二八座直長、衆康、之外無人、僧定玄、範信、覺遍、貞
雲、公性、性經、三井寺、家衡卿子、不見知凡僧二人、大貳已講、隆圓
弟子、公、已講、諷誦、前殿下、內府、妙香院、上乘院、御子息許
歟、凌雨不暮以前歸家、窮屈失度、
六日、終夜今朝甚雨、巳時天顏忽晴、午時又雷雨、未時
晴、午時許頭中將來、灌佛領狀公卿、二位新大納言、
賴、三條大納言親、以下云々、左大將殿可令參給由、昨
日被仰由告之、一昨日禁裏於御前密々有連歌、成實朝
臣、親氏、女房之初學兩三人、廿句許云々、一萬藏人高
長催女使出車、答不持車由了、申時心寂房自嵯峨送
蛭、仍假顧邊伺之、依而上雜熱也、入夜中將來云、殿下
仰云、入內御屏風和歌事、於長保文治者勿論、其中央
猶有之歟、又無和歌之時、猶調新屏風歟、此等事無指
所見、若付歌有見及事歟、可相尋者、仰旨先畏悅申、此
事於和歌方、管見無伺見事候、但非指證據之說、只長
保之後、和歌絕無此事、被興詠之由、文治頻觸耳候、但
於屏風御調度者、大略每度新調之樣傳承之由許、可被
披露之由答之、古人之過差、必然不被用舊物歟、新調
屏風不書和歌、定爲常例歟由、心中所存也、
七日、天晴、招請承明門黃門、令裹灌佛布施、簡略名字也、ミ
エダスキ薄物、小單文裹、白張、薄物以胡粉、きこえぬ
虫の思だにと令書、以几帳手橫竿、以黑紐結付之、其中
入螢也、
八日、自曉甚雨如注、巳一點蒼天忽晴、午時又陰、雨止
之間、令進女房布施了、未斜又蛭飼之、
九日、朝陽薄陰、巳後晴、午時許頭中將來、昨日灌佛、

殿下(御直衣)、大納言殿早參給、公卿皆遲參、及申時三條大納言、左大將殿已下、同時多被參內云々、申事由、於小板敷、二位新大納言雖未被參、且可被始歟由示大納言、大納言被示可昇由、仍昇長押、被申可始由、即申事由、仰可始由、公卿仰可催出居由、即催之、左少將資季、、、定平、實光、右少將實淸著座公卿大納言、大將殿、權大納言殿、別當著座、定高卿足有所勞由相觸、置布施不著座退出、參議六人(親定之外)之中、隆親卿著座、灌佛著座之人五人、兩頭、出居二人、(資季、定平、)五位信盛、六位長繼、(檢非違使、)依日暮出居下﨟不令灌佛、少將實光置布施、不扱笏出上戶、更經靑瑣門復座云々、夕雖參女院、事遲々、即退出了、時衆更衣以後稱病籠居、信盛昨日出仕、日來一身出仕、大將殿、權大納言、灌佛御作法一同、(兩人著白直衣、)頭中將昨日始著染重、(浮文裾、)女房布施新制無殊差別、但無錦歟、有造錦云々、今日參相國第、可參殿下云々、晚頭五辻三位來臨、言談自然移時剋、月傾西歸、

十日、天晴、夕兵部來談之次、最前範朝卿邊雜人等奔走、女院御不例由稱之云々、依不審相尋、萬里小路殿御邊全無事云々、若又宜秋門院歟、其後無聞及事、

十一日、(凶會、廿日、)天晴、未後陰、夜深雨降、

十二日、自夜甚雨、午後忽晴、須臾又雨、

十三日、夜雨止、朝天陰、巳後雨間降、戌(時)許北方近邊有殺害者云々、左兵衞督侍被殺了、若是妻之所爲歟云云、下手者四人、過蓬門奔融云々、

十四日、天晴、頭中將參詣日吉云々、新宰相音信、明後日依入內、姬君御名字定有召云々、借送中右長秋(永久、)兩記、未時許又齒飼蛭、依熱氣不休也、申時許中將來、參詣日吉賀茂歸路之次、敎雅少將於賀茂相逢、長秋記一部相儲、可借送由約束云々、役夫工事、偏可依建久之例由、殿下被仰云々、然者限一所何有異議哉之由、示含入道法師了、明後日殿下御參內、三品事宜下以後、御拜訖御退出以後、(左大臣三條第、)依本所告可參之由、頭辨相示云々、

十五日、天晴、念佛之後、窮屈偃臥、
十六日、天晴、申時許雷電猛烈、雨降、中將示送云、可
被補宣陽門院院司姫君御方職事之由被仰下者、殊面
目之由、可被申之旨答之、未時許蛭向飼齒訖、今日事
後日問平宰相、返事狀、依催中剋許參入、於三條坊門
西洞院邊逢雷雨、寸歩猶難叶、暫參中宮、過雨脚參入、
先是殿下、左府、土御門中納言被著座、有御名字定、
今朝新中納言賴資持參勘文云々、被定長字了云々、其後人々被起座、此間
宣陽門院自閑門入御、殿下寄御車、左大臣凌雨踏居庭
上、傳聞、次姫君渡御、殿下御車、前駈八人、權大納言殿、左宰
相中將扈從、令入自正門給、大納言殿被寄御車、其後
殿下御參內、新源大納言奉勅行敍品事云々、頭中將奉行、殿
下御拜賀之後御歸參、令著殿上給、次左大臣、新源大
納言、權大納言殿、土御門、通方、高倉、經通、別當、權中納
言、具實、中宮權大夫、右衞門督、左宰相中將經高著座、
件人々皆被補院司、相府奉仰、範輔、仰之、可勘入內日時之由、便仰頭
辨云々、仰宣俊朝臣令勘申之、相府披見勘文、留座前、

次藏人持參硯紙例文等、置權中納言前、納言取例文、
永久、次第取上、先是左府以日時勘文獻殿下云々、令披
見給、即被返例文、留相府前、相府氣色權中納言、權中
納言書定文、書了下宰相、次第見下之、又取上、納言又
次第見上、左府見了獻殿下、殿下御覽返授左府、加日時
勘文莒、以頭辨被奏之、即返給被下頭辨、造始御帳日
時勘文、先之奏之、召行事右中辨賴隆朝臣給之、次殿
下令起座給、大納言殿、經高、端座、降居長押下、中宮權
大夫平伏、右衞門督同之、可爲家禮之人云々、而此禮如何之由有沙汰云々、左羽林、
左大辨勤座、奥、其後諸卿猶在殿上、次勅使參入、頭辨
申事由敷座、遷渡殿、藏人役之、召勅使令參著、權大納言殿令取
祿給、宣陽門院五位判官代、宣實、仲資之子、勅使繼頭、降自對代南階再拜、
先之雨止、此間諸卿爲見物被起座了、女院還御、姫君同之、
今日前右少辨光俊出仕交衆、可加宮司歟云々、何面目哉、後聞、
殿下御御倚子前、頭中將依召參小板敷、猶依御氣色昇
長押進參、仰云、藤原乃長子可敍從三位、ながしの字
也、蒙仰出陣、新源大納言猶、在奥座、進寄仰此由、又

問其字、如被仰示之、退歸之後、上卿移端、召大內記宣下云々、殿下頻被尋仰宣下了歟由、令伺見申事訖由、次殿下令出無名門給、令立廊內西第二間西程給、進參窺御氣色、歸入奏事由、帶劒把笏、逕出申間食由、歸入於空柱方撤劒笏、賜出納、蹲居神仙門腋方、御拜舞了、令退出給、奉送歸參、內侍本所告（頭辨告之）、參入、（帶劒把笏）立中門外、頭辨出逢、（昇沓脫入妻戶中之、自內沓脫）來召、次昇外沓脫、入妻戶自廊柱內北行、經對代南簀子著透渡殿、（件渡殿三間寄西方南北行敷）（高麗帖一帖、其上敷茵、押寄茵于北方、居其南西面）此間宣陽門院判官代宣實取祿進、權大納言殿於 對代南弘庇、搢笏取祿進、於座 艮方賜之、頗坐向給之、赤色唐衣地摺裳、濃袴、拔笏令退歸給之後、祿懸左袖退立、下對代南階、（在中央間）一許丈進西、向乾二拜、（于時雨止、庭猶濕）自庭上出中門、於扉程著沓、祿隨身取之、不歸參內、直歸家、後聞、前右少辨光俊今日出仕隨役之間、誤懸裾、人嘲之云々、後聞、貴人御名長子云々、左府遮可撰此字由、示賴資卿云々、

十七日、朝天晴、土御門殿黃門自昨日俄違腰、不能動身云々、招心寂房令見之、加灸點云々、予左手痛近日殊增、仍指上三手頸之上一灸之、不聞世事、

十八日、天晴、奉書阿彌陀經（一卷）、成茂來談、江州神領之水訴訟、爲申殿下在京、去比清範朝臣參社之次相逢、稱母病不審由即歸洛云々、參大原、自篠本參社云云、或說云、母無病、只去春閭巷說、欣悅之處無其事、不堪不審、爲聞京中之形勢、稱母病入洛云々、月未出之間、行入道法師宅宿方違、（四月中）

十九日、癸卯、天晴、午後急雨降、雲漸滿、（甚雨、小雷）病與愛在身、辛苦而不眠、聞曉鐘一聲歸廬、雲陰月黑、小婢俄病胸、及曙落居、朝天晴、今日除目云々、稻荷祭云々、過夜半頭中將馳來云、只今被下任人折紙、任參議兼侍從、以頭辨不兼中將、不可遺恨由被仰、此兩職日來懇望之、申入之上勿論事也、自愛餘身由申了退出云々、運之早速、更非筆端之所及、任人等大略傳聞、藏人頭宣經、中將宗平、恭氏、正四位下有敎、（超隆經）文章博士菅原長貞、長倫朝臣、算博士以光、（秉猶子、）任宮內少輔云

云、成實、（宮內卿、）敍三位給紀伊國、（紀時正服替、）申參議人、三位中將實有、於藏人頭昇進者不競申、於被任散位者、殊訴訟由相國申給、甚保自女院不限度數被申、女院御乳人信繁母參宣旨殿局、數日居住責申新智具定事、忠定委細書狀數十枚、給恰難棄之間、遂被任藏人頭歟、朝恩極忝事也、未及三十而加八座、實言語道斷事歟、隆親越上﨟三人、可被敍正三位之由濫望、殿下不被聞食入、依責申雖有綸言、更不可然由令申給云々、偏不知物由之所致歟、不足言事也、兵衞尉久說（藩勞者、）靫負尉事、自宜秋門院依被仰付、被任了由、夜中以書狀申彼御所了、此事官談之間、聞鷄鳴退歸、披見曆、廿一日（平日、）無隙、早速可被遂拜賀由加詞了、所恨者不逢最勝講五節祇薗御靈會而昇進、但其事皆有事煩、所詮經頭任參議人之前途、只此事歟、年來所不借人之有文無文帶取出令持之、毛車明日運寄、可被修理由示了、眼前見公卿、愚眼之宿運不似身運、足驚奇、此間雨止月明、

廿日、天晴、午後急雨即休、知音人々少々送賀札、巳時許見聞書、文官卅八人、左將監十人、右將監九人、左門尉十人、右門尉十一人、左兵尉十人、右兵尉十一人、左馬助平邦繁、左馬允四人、右馬助藤家國、右馬允六人、加階去夜聞及之外、從四上伴氏、正五下公有、親氏、馬允伊員申左衞門尉云々、拜賀明日之由、當時經營云々、未時許雨後郭公初聲、（但及十餘聲、頗無念、）

廿一日、乙巳、朝天陰、未後天晴、今日拜賀、每事略義、只以早速爲先、參議之處、予最不吉身也、仍憚思（含イ）不行向、又席門之體極見苦故、不可來臨由示合之所、示送事、有文帶螺鈿劍、（兩物幕下被送、）前驅二人、（一人兼宣也、今一人顯如、光行子雖父被預、現其身式部大夫也、隨右召具云々、）雜人可隨在車（右幕下、）可參所々、殿下、（大納言殿、）次大相國、次前殿下、左大將殿、次北白川院、（安嘉門院、）內裏、次中宮、左府亭可向歟、可隨體、次宣陽門院、（三位殿、）次宜秋門院、次東一條院、（幼主、）十箇所猶以難堪歟、七條院依遠路云々、牛童車副如形賜裝束、退紅仕丁持雨皮、入夜星躔清明、近日連々雨不降、尤欣感、

廿二日、凶會、朝天陰、申時許雨灑、夜前拜賀無爲遂了、於殿下暫昇堂上、宰相中將言談之後、參左大將殿、向透渡殿、妻戶前敷圓座挑灯、左大將殿令謁給、其後所々無指事、宜秋門院兼致申繼、女房濟々相謁云々、不向左府亭云々、今明出仕之體思煩、日來之車差綱參內、何事在哉之由答之、巳時許公猷律師來談、慶事也、次僧正被來賀、今朝送賀札於菅翰林許、返事云、

翰林者當道之所重也、累門之所經也、未單四句應此撰、倩思先規、少其例、就中吏部翰林父子相並之條、正家、俊信朝臣、永範、光範卿之外不候、自愛無極候之處、被仰下候之間、彌添氣味候了、恐惶謹言、

午時許覺寬法眼來臨、是御使云々、存旨等畏申、

廿三日、坎日、天晴、少納言爲綱來賀、未時許心寂房來、令參土御門殿、女房腰已有減云々、土佐守（經成）來賀、入夜宰相北山歸路之次來臨、夜前參四辻殿、（安嘉門院同御）、其後參內、退出之時、藏人高長取脂燭會釋、急可賜主殿司由相示、廿七日著陣、晦日直衣始之由、撰日次又可向祭使出立所云々、

廿四日、天顏快霽、未後忽陰、未時許向右幕下門前、被出此山訖云々、行冷泉、又他行吉田、云々、實清朝臣來會、相逢退歸、申時許向御乳母三位家、適相謁、此間勾當內侍來會、共言談、秉燭之後歸廬、今年女使兼忠納言女云々、每年爲此三位沙汰、大略被出立云々、

廿五日、朝天陰、辰後雨降、終日滂沱、依甚雨不出蓬門、昏黑以前之程南方喧々、若使以下渡訖之間歟、一事不聞及、甚雨之上風雨加、定濕損歟、職武澄兼廉云云、本府官人、（後聞、典侍中宮使夜深之後、見物人歸去渡云々、）

廿六日、朝天晴、巳後間陰、未時大雨、（暫休、）巳時許參室町殿、見參之間、海住山入道（長房卿）參、暫御對面之後、又見參、大雨之後退出、爲長卿說云、宣陽門院御不例氣、內々有御祈等云々、十六日吉事之夜、長講堂有光明、（人々吉事由作稱、心中成恐、）巷說不知實否、長貞朝臣殊奉公之院司也、定聞及歟、家衡卿又內々語、成恐辭年預、卿二位舉貢賴、（前頭、）欲補貢賴、固辭云々、左丞相又管領精好、彼院

過于衆日之案之間、同心結構、忠行等又有失望之氣云云、

廿七日、辛亥、朝霧似秋天、又陰、微雨灑、巳後漸晴、巳時許示送、著陣無爲遁了由、尤以欣感、直衣依指貫遲遲、晦日可著之、警固之料相儲浮文、於今者欲著綾薄色指貫云々、

廿八日、朝天快晴、予往年新任之時、著陣參政所、列見之後勤吉田祭、次第相應此宰相、神事十一月以前無祭、仍隨神事以前、諸公事勤否、諸家記等雖有所見、當時常說等不審、仍問平相公、返事云、神事奉行以前、奉幣使勤仕了、是先例歟、季御讀經仁王會等、有上卿者、南殿著座不憚、但無上卿者、可憚由存之、伊平卿去々年無上卿、獨著南殿之由承之、神態以前不可然由存之、連座事、佛事已下凶事無憚由存之、法勝寺卅講等隨催參入、但無上卿之參、辨氣色可仰鎰由、諸衙事、神態已前可憚歟、去十二日隨神態、(平野、)三月法勝寺尊勝陀羅尼、無上卿、可參行由蒙別催、雖參入著座不奉行之、辨直仰鎰、始行之、如神今食モ不可憚歟、但未勘見、先例不憚由、舊記候之樣覺悟、惣有上卿事不憚歟者、傳聞、鴨祐道祐高等、昨日於河東闘諍、祐道有理之由、閭巷又謳歌云々、糺問被決之後被補、尤可宜歟、物忩事歟、今年祭之間、祠官不隨事、氏人等總供奉云々、(祐高日來養父仇、令稱叔父之間之由、其事已露顯、武士彈指云々、實犯者山法師現在云々、件下手並同意者、皆召留于河東、糺問之間白狀云々、不補禰宜以前、尤可有此事歟、)雜人云、使少將參下御社之間顛倒云々、

廿九日、朝陽漸陰、午後微雨、入夜滂沱、巳時許參室町殿、獨候御前、多申承公事間事、申時許雨降後退出、去比殿下召大貳、宇治懈怠勘發、大貳披陳、大略其理極之間、欲遣勅使事(殿上人、臨時、)停止了、只可構忩由被仰云云、出雲大社遷宮、國眼代夢、滿于虛空大女房、依此訴訟入京給、可訴申大神宮由示給云々、深成恐之間、家行卿甍了、所々同時造營、實以不便事歟、昨日有敎少將八幡奉幣使由示送、先度延引、奉幣使被發遣歟、今日召賴次、可爲府年預由、被仰資季少將訖云々、於舊例者、少將多行此事云々、

三十日、甲寅、自夜甚雨如沃、巳時雲膚散、陽景晴、午始許行冷泉、新車出來云々、袖褂方斜（スヂカヘテ）物見之下同花散花、（小八葉程）二筋猶打之、但物見之下二筋不打也、未二點許著直衣、（直衣色純澀）綾薄色生指貫、若雞冠木衣、（白生單纈）乘新車、有弘相具、（此事雖近代之儀、非必可具歟、）依病侵力屈、即歸廬、昨日八幡公案、奉幣訖云々、歸廬伺蛭之間、相公又來臨、先參北白河院謁女房、參殿下、俄而御參內、早可有退出、公卿被坐之時、不乘車由、御出之次被仰、居地上、御出以後退出、參安嘉修明院、各女房見參、入夜知範朝臣來臨、相逢、依舊好言談良久、前右馬頭公廣朝臣去月廿五日出家云々、（盜取兄姬爲妻、仍父殊勘當、）去二月件女產之間終命、因玆出家、（本自狂人也、但依酒亂父云々、）故賴範卿相傳數萬卷文書、子息忠範去比出家之間、左大臣無故押取云云、

○五月小

一日、乙卯、天顏快霽、未時許參一條殿、留守侍云、今朝密々渡御北山云々、即退出、

二日、天晴、午後陰、酉時雨降、尊實僧都自去月不食所勞之由聞之、以書狀訪之、入夜宿忠弘法師宅、

三日、曉星見、朝天陰、巳後晴、雞鳴歸廬、午時參室町殿、見參之後相國參給、（自北山爲方違、）即退出、騎射次將頭中將雖送數度御教書、無其人云々、今日荒手結、少將家定著行、明後日少將實清無上﨟者、不可着之由申云云、資季朝臣申身所勞云々、（此儀者父子每有公事、必所勞定事也、）自今以後近將之出仕於事不便歟、賴範卿文書事、彼卿年來知左府家領、依有其好、先年有可付屬之聞、非可然事云々、人々說理非不同、冷泉家中執權之女周防之母在錦小路之屋、俄受病、但稱近臨終之由、高聲念佛云々、承源日來祈之、去夜夜半許終命云々、

四日、天晴、未時許雜人云、承明門院女房里亭宿者、於武藏太郎時氏邊而盜犯、家主備前內侍之從者（尋常者、）武士等面縛而出了云々、或又云、掌侍之姊備中（前齋宮、）尼之女、爲博奕橫謀者妻、件夫巳爲盜、因玆武士等來搦取、曾幹多以及傷之間、件備中母子同被面縛了云々、稱資實

卿子僧（二品親王御弟子）、此備中中子云々、又有稱盛兼卿兄弟子僧云々、備中昔者濫吹之狂者也、老後過此殊歟、

五日、天晴、未時許參室町殿、見參之間、不經幾程府廳頭（久長）參入、次將一人（八條少將）被着、仍始、事了由申之間、依有見物之志、密行向馬場望見、已射了云々、（但一人只騎射云々）片鏁之間也、但再出鏁、（不得心、此鏁先々只求子許也、若駿河鏁加歟、）次垂幕將北面居物、職事相替勸盃、（三獻歟、）次取祿、次少將起座出幄外、職事三人又出、少將乘車、有衞府一人褰簾、（壇下也、）隨身袴、蘇芳色、薄紅梅之袍也、未見色也、不知其由、見了歸參之後、持參手結文（結付如泥障切物、是恒例也、）披御覽、下堺ニ垂天書之、被進大將殿御方、如本加封、其上書封字、可返給之由被仰、中少將皆悉五六度催之、不領狀由、頭中將申之了、依羽林之餘勢、猶出馬場、老狂之數奇歟、夜坤方有火云々、不久滅、付寢不知、

六日、天晴、夜火、近衞油小路獄守下部男宅、群盜入打合之間、欲搦留盜人之時、在門外盜等放火、燃揚之間逃去、件男負手欲終命云々、每夜之盜、是又道理歟、相公晉信久絕、連日於北山醉郷云々、已忌奉公之道乎、午時許適來臨、日來在北山、夜前退出、今日猶幕下招引、又可向雲林院邊云々、身窮屈實不便事歟、通具卿又新造居住、堀川構淼潑之間、具實卿稱勅定、入二條大宮泉、盜取奇巖恠石云々、入夜兵部來談、今日祐道等兄弟、又爲被召對、行河原東、頭辨同行向、祐高稱武士之偏頗之由不向云々、雜人之說也、

七日、天陰、微雨降、午時計大風發屋、酉時大雨、即休、辰終出京、參社頭、路次雨或降或休、與中老骨窮屈殊甚、平臥宿所、（成茂馬場屋、）秉燭以後、奉幣之後臥宿所、申時許親成來談、近日午未時許每日如法經、自山門下給、有供養、上下成群、

八日、天晴、朝陽出、參寶殿、宮廻歸宿所、黃昏成茂來談、（明曉依新日吉祠官出京、）月入之間參寶前、即退下之後雨降、

九日、自夜微雨或休、午後甚雨、夕後如沃、待雨隙之間、晝憚稠人、及昏黑雨殊甚、不出門戶、

十日、自曉雨止、天晴、日出之程宮廻、申時許但州（家長朝臣）

來談、社頭如法經、今年大原僧正御房殊取行給之間、百箇日參籠、毎日所作笛、不可闕云々、予恥稠人不交其衆、月出後宮廻、昨日分、
十一日、天晴、日入之程宮廻、歸路月明、行向家長朝臣宿所、下野也、其妻相共談往事、月沒歸、
十二日、天晴、
夏の夜のそれたにのこる山の端をいそきし月は木かくれもなし
返歌家長
夏の夜のそれたに殘る月よりも忘れし君は木かくれもなし
入夜宮廻、月朧に、
十三日、坎日、朝天陰、入夜宮廻、奉幣之後雨降、夜如沃、
十四日、夜大雨、暁大風、遲明出宿所、濱間風猛烈、於山階漸休、後陽景見、巳時歸家、未時許相公來臨、去七日九日參法勝寺、無他人、但不仰鐘、令撞行、九日 先參內、

誤脫アラン
候馬之競馬、近臣參會、十日七條御堂御八講、初日參入、關白殿、先御坐、公卿坐簾中之間、諸卿在殿上、左大臣、新源大納言、後來加、右大將、權大納言殿、中納言經通、參議隆親、爲家、殿下御著座、令列行香給、光俊卿座加、同十二日又參、定高 經高、公長、光俊、家時卿參、其日歸洛、參六條殿、供花之最中云々、兩參內御方、最勝講、廿三日 始由時 兼催云々、近日頭中將人未見云々、定修注進僧名、其中公性宗源 辭退云云、
十五日、天晴陰、午後大雨洒、申後微雨下、念佛又偃臥、窮屈如亡、
十六日、自昨日雨猶降、巳後南風吹雲、雨脚北飛、傳聞、去今年宋朝之鳥獸、充滿于華洛、唐船任意之輩、面面渡之歟、豪家競而豢養云々、旅獒曰、犬馬非其土性不畜、非此土所生不畜、以不習其用、珍禽奇獸不育于國、皆非所用、有損害、弗寶遠物則遠人格、
十七日、朝天陰、巳時雨又降、右武衛音信之次聞及、基保卿依不任參議、御八講之間、不出仕籠居云々、

十八日、陽後雨止、陽景不見、(未後南風、又趨雨降、)前殿御不例由、昨日傳聞、驚申、昨日加護身無爲由被仰、細河庄役夫工蓮華心院修理兩方責計會、一時來如春風春水云々、
十九日、夜月雖適晴、自朝又甚雨、午時陽景見、雨降不定、白日雖見、黒雲間晴、入夜月明星見、昨今心神極惱、是只老屈歟、
廿日、夜雨間降、雷電、朝猶甚雨、(巳後天晴、)河水出云々、徒然之餘見近衞川原、不及洪水勿論、午時許覺法眼來談、去比關白殿以助濟朝臣、宮早速可奉授灌頂給由、自比白川院度々被仰、雖不知案內事、依頻仰加詞由令申歟、此事大師御遺誡、五十以後可爲灌頂師云々、而北院御時、連々御病相續、危急令及度々給之間、有種種祈請、又被尋古老、人々被申、故院卅五御年、爲初例令奉授給、(元暦元年歟、御弟子宮十九、)此宮十七御年、又依故御室御病急、又十九以前令奉授、(師宮年四十七、自其明年御病危急、四十九而令終給、)今年御年卅一、宮廿一、分限器量不及北院十分之一、卅五猶以有恐、況不及彼哉、存旨只如斯、卒被責仰之條、旁迷是非由令申給云々、入夜相公來、心神惱而付寢、前後不覺之間不相逢、
廿一日、天陰、微雨間降、後又滂沱、終夜今朝服蒜、夕定修來云、爲示論議事、向道澄僧都許之次云々、興福東大兩寺僧綱依訴訟悉參洛、(在其中云々、)又參妙香院、證誠法印今年無相伴門弟、初日可伴之由被仰哉之由、以貞雲申之、有仰云々、彼法印事尤可同心、以有其招引、可爲本意之由示含了、
廿二日、終夜今朝雨降、終日如注、雲猶赴西北、明日最勝講始、緇素定有事煩歟、
廿三日、終夜雨降、朝暫休、巳後又間降、巳時許行冷泉、未三點許參內、(敷地堅文表袴、樋端紺紗、紺地平緒、)毛車、三位中將舊車云々、今日出仕人殿下、(自昨日御座于御直廬、)右府、右大將、左大將　大納言通方、經通、參議隆親、盛兼卿云々、小舍人注送云々、人數已多、若行香有早出之人者、可存歟、又夕座人々早出者、可著座歟由相示即歸、未一點許定修參內了、中童子、(二藍、紅引ヘキ、)從僧大童子二人、妙香院悉有御

沙汰云々、牛童予牛童也、令著黄香牛、借法眼、中童子馬右武衛被借云々、隆親卿未時許著直衣、相具雜色一人、出門西行云々、不得其意、歸廬之後又甚雨、昨日同、終夜不休、後聞、戌終事訖退出云々、

廿四日、朝間猶微雨、辰後休、未時陽景見、申時又大雨、巳時許能玄僧都來談、明年日吉祭馬長經營事云云、不知餘命、可隨堪之由答之、雖服雍今日精進、不聞世事、

廿五日、晨月間出、朝陽忽鮮、一日自御室給歌、付勝負早旦令進之、午時許法眼來、早速書進、被悅仰由示之、小僧昨日向兩證誠許、別當僧正出逢、有芳心之詞等云云、秉燭後相公來臨、初日可致家禮之人多、依無便宜不著殿上、徘徊御後遊著、公卿著座之後著殿上、伺行香、御前入殿下、雅親卿、兩大將、權大納言、乘、其殘通方、經通、賴資、公雅、盛兼卿、家光朝臣在殿上、仍早出、朝座頭辨申事由、頭中將雖有御尋、不日之間、以辨被中、不仰鐘之後、出居良久不見、不存故歟、師季資俊在弓場、資俊後廻四方、師季愁爲替地下人、先資季着了後昇、非雅本歟、雅繼實光云々、身裝束隨身之體各不知恥、信盛、宣實、左、顯氏、貞時、右、爲堂童子、證誠法印、殿下御隨身等前行拂人、是先例云々、宣經帶劍把笏、在渡殿、事始之後在小板敷、又不仰御願趣、頭辨仰之、夕座申事由之時、猶帶劍笏、言語道斷之儀歟、後聞、後日前中將說云、應德元年頭中將、中山、予不出居、少將基家朝臣一人候、予不帶劍候小板敷云々、第二日 九條大納言、基、定高卿歟、親定經高等卿參歟、不慥聞、今日二位大納言、忠、別當隆親、盛兼卿、爲家、家光朝臣、大辨一人不著御前、夕座別當退出、行賢印云云、大辨著御前座、堂童子時高、兼綱、宣實、貞時、出居有敎、定平、脊朽葉下襲、家定、通忠、已以成人作法尋常、實淸、其衣裝不似初日、頭中將昨今不帶劍、彌非可然人、敎訓其身自由歟、浮文袴、頭辨自初日唐裝束、各不改云々、明日實宣、國通、賴資、公長卿、自身又領狀、結願、左內府、基嗣、實親、通方、經通、高實、經高、隆親卿、家光朝臣可參、隨不催云々、時兼今案上薦張一日催歟、

廿六日、天晴、雖手振目盲、依黄門懇切、承明門院姬宮、源氏物語之內三帖、紅葉賀、末通女、藤裏葉、書進

之、自冷泉送寒氷、今年初見之、予本自好之如良薬、昨
今暑熱已如盛夏、入夜見物雑人等云、今日公卿前大納
言（實）、中納言國通、定高、具實、頼資、（著座、）參議親定、
爲家、（夕座著大納官辨、定高卿早出、）出居實俊、有教、定平、實光、實任云
云、實清夕座替父著座云々、未審有如亡歟、堂童子左
頼行、顯嗣、右知宗、能定、
廿七日、天晴、最勝講日々所作僧名、
證義者、　前權僧正範圓、　法印聖覺、　法印權大僧
都實信、
初日、　朝座講師實信、　問者證慶、　讀師尋乘、　唄
審範、　散花定兼、　咒願範圓、　三禮定親、
暮座講師隆睿、　問者尋乘、　讀師證慶、　唄圓憲、
散花經承、
第二日、　朝座講師公縁、　問者審範、　讀師圓憲、
唄證慶、　散花光性、
暮座講師親縁、　問者道喜、　讀師審範、　唄尋乘、
散花實縁、
第三日、　朝座講師宣舜、　問者定兼、　讀師道喜、
唄圓憲、　散花定修、
夕座講師雲快、　問者圓憲、　讀師定兼、　唄道喜、
散花經承、
第四日、　朝座講師覺經、　問者經承、　讀師光性、
唄尋乘、　散花實縁、
夕座講師璋圓、　問者光性、　讀師經承、　唄證慶、
散花定修、
結願日、　朝座講師範實、　問者實縁、　讀師定修、
唄道喜、　散花光性、
夕座講師定親、　問者定修、　讀師實縁、　唄審範、
散花定兼、　咒願範圓、　三禮定親、
惣在廳、公文從儀師、
午時許心寂房來、霖雨之間在嵯峨云々、言談之次云、
中將入道（公棟）、嫁新妻獨歩云々、時房朝臣子次郎入道
之舊妾也、（彼等妻妾皆雖尧商、分與所領之間猶有其力、）本妻常海之女、又不離別、
猶相兼歟、近日卿亦在嵯峨、朱雀堂二七日云々、是依

淸範在京、不知入內事之由 表之歟、其南地賜道命作宅、是又爲陰居披露歟、道繼者能茂之父也、秉燭之程相公乍立來、幕下被向吉田泉、歸路之次云々、即歸後定修來、暗然之後不擧燈、賜祿諸卿探之云々、論義澄道澄之處、腹黑歟、定親所答如流、甚以後悔云々、但所存欲重難之處、結座物忩、被仰鐘云々、異樣事歟、朝座範實不能取條、甚不便云々、但實綠所問論義、出弓場之後、人々尋問、問者重難相論、名譽之璋圓已下、無得心者云々、定是各非器之故歟、有僧事、眞惠任僧正、自餘不聞及、今度妙香院御深恩不知所謝、但非後々可期事、明年又內府禪師可參給聽衆、明後年講師請定被申歟、其後又去年以前所參之雜人(老イ)可競望、旁非貧僧之所期、唯不絕道補僧綱之一分、先後以六月會題者、可爲(前イ)先途之由、今夜陳之、適穩便之案歟、可然之由答了、明日參妙香院可歸、蝸廬甚近隣、故法印之舊跡遂日荒廢、留守僧等病惱、(時行)、怖畏無極云々、

廿八日、天晴、僧事、

大僧正圓忠、

僧正圓基、 權僧正眞惠、(大僧正道譽罷所帶任之、)

權少僧都淨眞、 晴圓、 圓寬、 隆盛、

權律師印圓、(中宮御新所功、)豪圓、 房金、 乘覺、 昌快、

良承、

法印行寬、 教嚴、 珍譽、

法眼最尊、 懷賢、(功、) 覺宴、 重慶、(功、) 隆快、

法橋理心、 靜寂、(弁イ) 圓寬、

五月廿七日、威儀師宣經、

秉燭以後、宿入道冷泉小屋、依滿十五日也、

廿九日、(癸未、晦日、)自曉雨降、時々雖休、終日不止、聞曉鐘歸蓬屋之後、雨忽降、今日無暑熱、平相公音信之次、一昨日公卿分配、一上被行、大辨執筆、依無他人、被召著奧座、(爲條文云々、)但三條大納言、(實、)追被加著、參議作法驚目、每勤役皆以言語道斷云々、爲末代公事滅亡、受生大辨歟、可悲代也、今日止雨、心神更不復例、

○六月大

一日、甲申、夜雨漸止、朝天間陰、未時許大雨忽降、夕時、亥時許又大雨如沃、終夜電光照耀、

二日、遲明雨止、未時許大雨如沃、又止、臨昏又雷電、河水溢之由聞之、出鷹司末見之、先是水已落云々、中島井岸草等皆頽、無指事、但於下邊者不往還云々、仮子狂言云、霖雨是殿后之涙云々、夕後雷電猛烈、大雨如沃、匪直也事歟、戌終剋雷聲止、雨終夜降、

三日、遲明大雨如飛礫、路頭門庭皆如河、辰巳時許大雨殊甚、諸水流溢、蓬門庭上偏如池、草樹皆如菰蒲、午時雖雨僅止、水更不减、今夜又降、定及寢所歟、此地低濕、無水門、逢此時尤失計歟、及酉時夕陽晴、而東南猶雲暗、夜深又雨降、雜人說云、來八日前大納言實宣卿執聟(左宰相中將盛兼卿)、云々、權勢與權勢、尤有其理、但奉養經營入内之人、同月之嫁娶、頗無先蹤歟、此大納言在世之間、所歷甚多、但少年之時、最初爲基宗聟(彼者執之狂女也)、弃之、爲外祖後妻之聟、(惟盛卿女、今爲左右娘、宜旨(三位)家中云々)、其後壯年(正四位下、中)時、爲關東(時政朝臣)聟、(國通卿妻弟也)、以家地與卿二品、越上臈四人補藏人頭、任參議、歷大理職、昇納言、預分憂、(豐後)、又迎阿波三郎(平時重)、稱聟、(忠綱相副向引馬與飯)、依其事頗似忽緒、背叡慮、被改定、喪其妻之後、又迎二品所養之小女、(有雅卿女)、爲若妻、更兼左衛門督之間、遇承久之亂世、周章即時逐若妻、即爲新主御乳母施其威、而加亞相之剩、預兩國之温潤、(秘官所擧之嫡男、不堪賢慮訓出家)、今又成婚姻、實是天下第一之賢慮歟、可貴、予過末代而依見此兩人、(國通、實宣)、遂不辭齊之婚、始終之吉凶、似至恐之父哉、自愛而不悔、忠弘法師一昨日參詣日吉、臨夕歸來云々、湖水溢而不人通、雖通山路、山陪細流皆爲大河、不及渡、拔山自一切經谷入京云々、

四日、自夜雨猶降、朝僅休、又降、臨昏暫止、雲猶赴西北、水又如昨日、築垣之中地窪一尺餘許、不能通水門、以下人汲滐水、令擲垣外南地、(件地高、其水流出西小路)、仍不堪昇、今夜適雨不降、夜深眠覺、(不下諦)、乍臥望見、南方有火、光明遠照近邊間、而無人聲、不出臥内、而又付寢、每眠覺、此光明更不滅、已及三時、疑是可然御願寺歟、其程當蓮華心院最勝光院、鷄鳴以後以下人尋冷泉邊、天明歸

來云、未知何所云々、

五日、朝天猶陰、時々猶少雨、申後漸密、終夜雨、昨日大納言殿和歌幷連歌、家隆卿以下入興云々、下人說、夜火果而是最勝光院云々、予雖非可緣之身、幼稚之昔、眼前見彼草創之時、築垣被引地、雖未出仕、耳聞供養嚴重之儀、爾來繼體守文君、雖寶祚相傳、只有權勢近臣之貪、寺領無一分之修理、佛聖燈油斷絕、布施用途滅亡、齋堂粉閣、逐年月爲埃塵、只青苔砌上、有春花施艶、五十四年之後、眼前見化煙之光、悲歎塡膺、獨嗚咽、土木之壯麗、莊嚴之華美、天下第一之佛閣也、惜而可惜、悲而可悲、已矣云々、遣青侍宗弘、令見彼御堂、未時歸來、南西之諸門幷半作破壞、塔不燒、預承仕等悲泣之外、人不見云々、面々述懷、佛供燈明斷絕、諸庄兵士一人不參、夜半許御堂火付之由有告者、纔出而見之、五六人許奔出、一兩承仕、寧及是非哉、佛像已下不及奉取出云々、今熊野依程近、雜人等群參滅得云々、

六日、夜雨雖不止、朝後漸休、辰後又微雨、或人云、三位長季卿謀書、任僧綱事露顯、被處恐懼云々、後聞、件卿所知行大和社依破壞、賜造作之功、件功雖召付無其人、適不被先任者、不可濟之由有申者、所給之成功、先爲令究濟、雜掌等計略歟由陳申云々、頗無故實、但以長季自筆、某權律師事、僧事之時必可被任、且可存知由、可令下知給、右衞門權佐信盛奉、謹上、藤三位殿賣、此狀被尋之處、綱所取進此狀云々、但流罪贖銅不便之由、被宥恕而恐懼云々、事趣不似源卿等謀計歟、只是至愚之所致也、侍從親行出家云々、與父卿逆背、狂事之由有聞、或云、爲强盜入父家、青侍搦得見之家督也云云、又是依通其妹、與父違背由有說云々、

七日、自朝天晴、今日見陽景、巳時許洗白髮之間、經國宿禰來、不能梳髮、沐浴以後相逢、最勝光院預法師武士糺問、已承伏云々、聞相公腹病發由、酉時許行冷泉、今日無殊事、御入內已有儀、來十九日三位殿可有御入（行脫カ）內、可令扈從給者、依宜陽門院令旨範輔奉云々、傾狀了者、予云、其間尤輕役、一事可勤仕歟、答云、調備有

頰、只如桑糸、欲送宰相中將許者、日沒之後歸了、所々築垣無全、家破壞、

八日、天晴、日入之後兵部來談、、今夜羽林相公嫁娶云云、近衞富小路、東家祖母居住、典侍同宿云々、日來修理、

九日、天晴陰、午後晴、陸範朝臣相具子息少納言來談、參安嘉門院、又可參內、御入內、依催領狀云々、又安嘉門院御方馮少納言騎之、

十日、天晴、午時許法師被來、談世間事等、中將入道公棟、新妻本自大飲、列座于衆中盃酌、其比セトノ法橋定圓閑梨、公棟朝臣共妻列座云々、無程離別、又公性僧都、圓眞法眼子、弟、第三郎、念佛宗、先年入松殿春日御愛物、局被搦、僧又爲新夫云々、セトノ法橋依資經卿宇佐之功、已敍法眼云々、公保卿子也、少將資經朝臣卅五十八、參列女御入之誤脫ア寵ルベシ爲識之可行室中云々、左少辨親俊與大貳資經、女離別、其女傀儡、是又顯俊卿教訓歟、當世之賢者所存皆如此、洪水日自祇園橋過之云々、中將入道實時、本年來同宿尼、聖光法印姪、與白拍子同宿、共騎馬、向最勝光院炎上云々、米斜相公示送云々、爲訪病侶實朝臣、範綱前紫司、來臨之間、遣告經國欲始連歌、家研來哉、狂馬云々、經國不對重服者、仍止之、依聽聞之志馳向、良久而經國來、先是長信朝臣來、相議迎好士禪尼、在光時家、不經程來臨、南面一間下格子、中隔子、懸引物爲其座、於東面作泉方始之、于時酉始歟、賦物了行之、自然入興、老狂在座、不覺悟時刻誤之移、好士等不起座、有五十句云々、予不知賦物、不能脫アリン御入送禪尼之後初方等送出、長信早逃起座、有公來云々、康茂替執筆、予歸廬、不食無力之身、入興忘窮屈、歸來之後前後不覺、只水飯許食之辛苦、鷄鳴之後付寢、阿闍梨來、明曉登山、依無食物月來在京、旁依失便宜、不顧餓死思立由稱云々、

十一日、天晴、遲明定修登山云々、定首陽山歟、後聞、一昨日九日、天文博士安陪廣俊逝去、病溫溫、腳氣入胸云々、年五十、

十二日、天晴、臨昏相公來臨、參一條之次、明曉右幕下被參籠春日、昨日職人佐信盛來談、夕雀耶之好云々、明日行幸供奉、左大將殿、左宰相中將、公長、成實、資宗等卿云々、今夜供奉人々所爲頗不同、馬副二人取松明前行、二人張口、可用此儀之由示定了、信盛說、時兼著下長季恐懼

之狀、從三位藤原朝臣長季詐令任權律師、宜恐申由云
云、此狀詐任宥者、其罪卿（可カ）及流刑贖銅歟、已被宥恐懼、
唯可恐申之詞可足歟、不審之由語云々、尤可然、頭中
將華族之氣非例人、御教書狀、馬長可被騎進者云々、
人々少々（不知其人）、馬長依有故障、難騎進之狀如件、（此詞文等出來）、
近日乘口云々、長季所爲、先々謀書之躍、成嘲弄之詞、
更不存身上事云々、近代職事辨官、度々有此事云々、
（右殊中將右中有其事）彼卿依無緣恐懼而已、具實卿父子借右幕下
馬副裝束、祭使供取伏組、改結其後、不被取寄云々、件
人行召仰、不可供奉云々、近年自儒卿資實、此事出來、
（公實卿又好之）、新任弱冠不足言事歟、貫首在小板敷之時、諸司
悉往反無名門、主殿司又取平物、不傳藏人直授之、如
此等事止之訖、當時英雄、皆以復新儀云々、昇進之後、
出納等常入來、（有好之由歟）、雖不堪事、連歌猶有餘興、來十六
日猶可被招彼人々之由相示、徒然之餘老狂歟、
十三日、朝天陰、雨間灑、巳後甚雨、及秉燭雨止、月見、
今夜依祇園御靈會、行幸四條壬生嘉陽門院御所云々、

辰時許道澄僧都來談、（著法服）、土亞相（一條萬里小路）、室（武藏守泰時妹）、爲父
義村朝臣、每年修八講、去年請顯尊隆圓聖覺等證義者
已下、今年圓經已下八口云々、東大寺東南院事、親王
雖令去給、於定親者奇恠不可補之由、女院有御憤、成
寶依別當懇望、公家又可然由、有御存知歟、而興福寺衆
徒、成寶賴惠可被流罪之由、猶頻申之間、事未切云々、其
上又東大寺之中華嚴院、村上御願華嚴宗之本寺也、件
領山城膳司ト云所、興福寺領杣依論界、遂可停廢一座
之由、興福寺衆徒蜂起、兩方訴申此事、任道理、度々雖
被下長者宣、興福寺更不承引嗷々、依如此事久在京、
難堪由語之、定修所作甚神妙、他宗僧徒褒譽由等語之、
若是饗應之詞歟、末代僧俗、貴賤上下、唯貪欲之外無
他心歟、諸苦所因可謂道理、萬事之破滅只在斯事、不
限愚老之沈淪歟、黃昏雨漸休、依供奉行幸之由 行冷
泉、宰相已參內訖云々、馬舍人馬副等未參、（馬副裝束井馬等毛左宰）
（相中將供進之）、不經程出門、二條堀川邊雜人等云、幸路可爲三
條云々、尋問不詳、憖向三條猪隈邊、經時刻御乳母三

位車過了、(是近代定事也、但侍二人打梨、)猶良久而車少々行過、若不騎馬
供奉人歟、少時先陣進來、左兵衛佐顯氏 親氏 云々、
(依昏不見分其體、此中有遺漏者不得心、)少納言宗明歟、左大辨、(二人取松明、馬副二人張口、)侍
從宰相、(同前、)宮内、(同、)伯、(同、)此人無其間、伯卿馬後又
如相競、近將等渡來、近年不見知人、尋問中將宗平、
、少將家定、、、實清、頼氏、實蔭、次御輿、後陣頭中
將、(宣經、)宰相中將、(盛兼卿、無馬副、)頭辨、(以前參分知、)藏人右衛門權佐
信盛、(行幸、威儀厚常也、)一町許中絶、有松明光、猶不退歸之間、
賢所渡御、慇恐又縱牛、(車中極無便宜、)前陣無人、後陣 少將實
任、職事時兼云々、(年十六十五、)此後歸了、權中納言 具實卿行
召仰列立、而不供奉云々、近年宿老人不當歟、公長卿
又列立、(乘車參、)大中納言十九人、參議五人遊近、行幸無
人、不便歟、就中左右衛府督四人(險非遺使別當、)不供奉、任意
事歟、今曉右大將參籠春日社(七箇日、)云々、
十四日、天晴陰、雨不降、未後又雨、入夜甚、宰相今夜
不供奉行幸、參向北山云々、是又世間之儀歟、近日其
嚴無馬一疋、尫意之所不及也、入夜宿忠弘宅、(方違、)後

聞、昨日慶忠僧都逝去、(能讀遺物也、今年九十云々、)
十五日、朝間猶微雨、天明之後歸廬、後聞、祇園使中
務、(家時次男、)宣命上卿新中納言頭中將奉行、念佛奉書阿彌
陀經、依無力平臥、
十六日、天晴、巳一點許行冷泉、(依數奇也、)先是信實、、來、
相公暫言談、行幸實清爲左將上薦、仍敎名謁事、其後
家定參、入御御所、列立如恒、(公長參云々、)家定留階下、撤御
輿訖之間、宰相中將未復列以前、進來問名謁、公長已
下三人稱籍、參議不稱、家定退歸名謁如何之由示之、
早速候歟之由答之、奔出了、其後中將復列了、鈴奏之
後、中將猶可稱之由示合之間、又六人名謁云々、左道
事歟、頭中將存華族之由、表白擬之間、殿邊頗有其沙
汰、近則、公氏、通方唯如他人、其身所畏彼等哉云々、
頼隆可嘗之由相議、範輔、、今夜初言談由稱云々、入
内扈從公卿、二位兩大納言、(忠房、基嗣、)新源、(雅親、)三條、(實親、領状、)
(參十四日行幸、病增之由披露、借其車不參、日來車隆親卿召定云々、)中納言家良成超越之怨不
領状、其後參殿、中雖供奉子細等、御返事扈從人有十八

九人云々、事不可闕云々、不具事等可㝡參之由、可蒙仰歟之由存之處、被仰旨存外有恐由相示退出、雖他所出仕無之、於此事者可相伴歟、無益之由、內々被仰云云、通方領狀、實基、國通、所勞不任心之身也、有隨者可㝡參中云々、定高、具實、賴資、參議七人、經通㝡得者可參、公雅、進出事、不可參由被仰、出車通具、定通、家嗣、經通、公雅、盛兼、隆親、成長、三位一人被仰、今一人忘却、三位不被催、不可然事歟、徒賜位記、更以非國、彌非朝家之要歟、成實獻實宣卿車、憚前官歟、當日御小使左中將宗平、、、近日事官近將无一人云々、通時去冬被補頭之後、老耄籠居、師季、其體衣裝被下、非可然之儀、實忠、其日出仕云々、不勤、不知其由、齡順日、頭中將先例歟、諸院殿上人地下皆被催之間、借馬鞍衛府具之人千萬、今日猶皆札多到來、一夜行幸殿下、大納言殿同車、以異樣密々御覽、三條堀川、予在其西一町、不出堀川東、可謂冥加、少時覺法眼經國宿禰等來會、始連歌、賦彩一、此賦物極强、日入以前終百、客人退歸、休息之後、入夜歸、天陰月晴、今日殊暑熱難堪、

十七日、天晴、扈從公卿〃事猶遺不審、予示合平宰相、返事云、車副平禮未思得、縻事文治兼光定長卿垂之云云、故入道左府實房、說必可垂云々、仍存其儀、雜色平禮垂尻上結由存之、二人取松明前行、車後如何不審、賴資卿又示合存此儀云々、唯可隨傍輩相同之儀由、以之示送、二條納言今夕又示合之、坊城納言又被問宰相云々、文治之按察之儀不分明歟、炎暑如燃、

十八日、天晴、夕西北方雷電、暑熱如燃、㝡扶奉書阿彌陀經之間、右衛門大夫俊輔來臨、聊有示告事、志深庄事、可傳後家尼上事、實濟狂事也、付書狀了、明日雜色平禮、於車副者、可爲立烏帽子之由、相公示之、

十九日、壬寅、金危、天晴、未時許雷電鳴、一聲猛烈、雨不降、申時止、心寂房來談、平相公消息、車副殿下御車副立烏帽子云々、可守上歟者、抑可夾尻歟、可垂歟、唯可隨人々儀由答之、暑熱如焦、定納言書狀又如此答同旨、希代嚴重之儀、有見物之志、先欲行冷泉、暑氣如火飛、心神忽違例、不能起揚、申時許家中青女左衛門佐俄振出、悶口不言、又大咲、又如啼如吠、又吹火、如此狂之間、以男令負、遣垣東宿所了、其後猶無言語而狂云々、極爲

奇、酉時禪尼女房等行冷泉、入夜心神更不尋常、遣青侍等可見物之由示合、月雖出暑熱猶不宜、終夜辛苦如瘧、

廿日、朝天雖陰、蒼天間見、巳時雨灑、天又晴、午後天晴、鷄鳴見物車歸來、青侍等天明歸來、大炊御門堀川見物、宰相示送、去夜殿下以下公卿十九人殿上人五十人許供奉、所所薫物使、七條院 左衛門佐信時、祿中宮權大夫伊平卿取之、北白川院、薫物、御衣、右中將實忠、、、祿平宰相經高、安嘉門院左 少將俊保、祿右衛門督隆親、御書使右中將宗平、、、一獻實忠、、、二獻中納言通方卿、三獻新源大納言雅親卿、鷄鳴後於二條堀川各下車、公卿著座之間天明、末座依無所役退出、左衛門尉伊員所見之說注送之、

先殿上人、　次前駈、　御車、　後騎、

頭、童二人、雜色七人、　出車十兩、　單重雖薄女房持扇平顏兒、仍隨牛如上之由見物者稱之、今案牛上歟、見師時卿記、

殿下、前駈八人、御車䡮、上、車副、立烏帽子、雜色、平禮、上括、

左大臣、前駈八人、衛府長國文、䡮、垂、車副、立烏、雜色、立烏、上括、

二位大納言、　䡮、上、車副、立烏、雜色、二人、下括、

新源大納言、雅、　䡮、垂、車副、平禮、雜色、七人、下括、

權大納言、　䡮、上、車副、立烏、雜色、平禮、三人、

土御門中、　䡮、垂、車副、立、平禮、四人、下括、

別當、隨身看督長火長等前行、　䡮、垂、車副、立、平禮、二人、上括、

坊城中、國、　䡮、垂、車副、立、平禮、五人、上括、

二條中、定、　䡮、垂、車副、立、平禮、六人、上括、

權中納言、具、　䡮、垂、車副、立、平禮、八人、下括、

新中納言、賴、　垂、　立、　平禮、六人、上括、

二位宰相、親、　垂、　平禮、　同、三人、上括、

中宮權大夫、隨身頗見苦、　垂、　立、　平禮、一人、上括、

平宰相、每物美麗云々、　垂、　立、　平禮、九人、上括、

右衛門督、　垂、　平禮、　同、五人、上括、

左宰相中將、自同路參會、依仰不供奉、　立、　平禮、上括、

侍從宰相、　垂、　立、　平禮、上括、

左大辨、車副等不尋常、如四夫云々、　垂、　立、　平禮、上括、

此相公乘黃牛、（相國御牛、）猶不可然事歟、晴時不用黃毛云々、近代用之歟、

供奉人後聞之、宣經、、、（頭中將）隆範（前越前）淳高卿（刑部卿）師季（左中將）實忠（右中將）顯平（左中將）顯平（内藏）宗平（左中將）有教（右少將）家季（前越後）信實（前備後）經賢（兵部卿）經行（前兵衛）時綱（大膳）資季（左少將）親長（左中辨）資俊（左少將）定平（左少將）有資（左少將）家定（左少將）賴隆（右中辨）宗明（少納言）有親（權右中辨、已上四位）時兼（藏人次官）光俊（前右少辨）信盛（藏人右衛門權佐）伊成（侍從）俊保（右少將）隆盛（右少將）親保（侍從）長朝（前大進）實光（左少將）時高、爲範（右少辨）隆宜（左馬頭）信時（左衛門佐）範朝（治部大輔、頭辨子）光氏（光親卿子）顯嗣、顯氏（右兵衛佐）光衡（中務大、宗衛卿子）通忠（右少將）親氏（左兵衛佐）賴行（侍從）爲繼（中務少輔）能定（侍從）實淸（左少將）爲綱（少納言）宗綱、伊忠（侍從）兼綱、宣實、氏通（侍）藏人、（二人云々）夜前一獻頭辨、二獻二位宰相、（親定不取續杓、）（左府顯貴、殿下御著座也、）三獻二條中納言定高云々、取杓、

廿一日、天晴、去夜聊涼、右大將昨日被歸洛云々、宰相示送、昨日殿下、新源大納言（雅）權大納言殿、大炊御門中納言（家嗣）權中納言（具實）新中納言（賴資）平宰相、右衛門督、左宰相中將（盛兼）侍從宰相、兩貫首依召著座、一獻頭中將乍折敷取盃參進（人々先屬目、）過殿下御座之間、仰云、是勸盃歟、獻盃歟、如何、跪申云、範朝可持參之由申、（此詞殊不便歟、經高卿獻盃未被存歟由密語、）仰云、折敷不可然歟、就此仰折敷ヲ入膝下破之、（人々云、破儀無由歟、）次勸盃取杓、瓶子藏人、二獻左宰相中將、（忘不取杓、殿下令驚給取之、）瓶子光氏、三獻新中納言、取杓、瓶子時高、汁物下﨟議申上、今日又參内、彼御方之儀大略同、年來又破露臺、如最初南壺弘云々、露顯來月朔日、

廿二日、天晴、暑熱難堪、右衛門大夫俊賢又來、先日示屋事、已沙汰取了之由告之、雖不可知事、答神妙之由、昏黑宰相來、參吉田泉、（相國渡御、大將三條大納言法印會合、）昨日殿下、權大納言殿、通方、具實、伊平、經高、隆親、盛兼卿、四位宰相二人、兩貫首令著座、（公卿座餘ル、末座著殿上人座、有机饗、伊平隆親等初日立箸、經高不立、此宰相不立、二箇日如是云々、此事先々予未見及、經高卿之有所了見歟、）一獻頭辨、二獻左大辨、（盃已座下之後、猶在殿下御座上、頭辨取盃之後、猶立甚遲云々、）瓶子兼綱、三獻具實卿、瓶子光氏、殿下御盃傳通方卿云々、擬大納言殿、三箇日之間光俊（前右少辨）頻出仕、高聲言咲云々、去比頭辨右中辨等、内内咨沙汰之後、頭中將之禮節進退頗普通、不致無禮云

云、此間伊平宗光僕從隨身如匹夫、近習等又隨身多者著物、昨日爲相國御使、北白川院三局、殿下三箇所御入内無爲感悅之由被申、御返事又被悅仰云々、三箇日女房押出候車裝束歟、蘇芳張單重、明日雖無指事、可束帶出仕、來廿六日可參蓮華心院、御忌日之由予謝之、無催云々、七條院御不食危急御云云、同可參由、相示太秦、

廿三日、朝天陰、未後雷鳴急雨、前夜暑氣又殊難堪、今朝又同、未時許心寂房來、冷泉者大夫君脫カ、目有熱氣由聞慹之間、令忩向、臨昏歸云、事頗不輕、療治又進退谷、但如今案示申了者、彼女房等惣不信如此事、仍以盛宣、子細委可達相公又在吉田、由示了、三位中將入道通平、病逐日增、在桂山庄云々、入夜宰相來、前右中將忠嗣爲觸恐扶持、居住中山邊、所從兩三人令付之、年來之間成群盜、其靑侍不堪怖畏、語二品家人、令檢知其住所之處、甲冑弓箭以下打松等、其具足多儲之、二品喚寄剃頭、送入于高野了、衣食事猶可扶持云々、六條朱雀男女二人、有被切頸死人云々、是即侍從親行也、依惡行父卿令切之由、人以披露也云々、老後不祥、又狂氣歟、宿運可悲、息女又姉妹由云々、

廿四日、陽景或晴或陰、急雨間降、雷電頻發聲、山上東塔橫川猶欲企鬪諍云々、江州所領境相論之上云々、下人等說云、切頸者不及有疑、親行幷基忠卿妻、七條院高倉局娘、先年付親行、逃去本夫家之女子云々、曝屍于路頭、見物者成市云々、抑雖惡逆之所行、帶官位爲雲客者、非武士之家、斬罪可然哉、京中所行、旁可謂不可思議、路人不見忍、而折樗木被覆其女陰云々、末代之令然、世上之恥歟、又々雜人說、大略同出家、白晝門前令切之、令引弃不陰忍、各爲尼法師形、後聞、件姉同出家、在長樂寺、父觸本寺僧搦寄之、即靑侍等夜陰於家中斬之、不及深更取弃之間、隣下人等多見之、只本性不覺之至云々、

廿五日、天晴、午後乍晴雷鳴、未時急雨、雷鳴一聲、猛烈雨止、人云、入道師定輔卿息女承久禁中別當、逝亡云々、能彈琴云々、雷鳴一聲、如墮頭上、後聞、叡山水飲之上落、蹴殺小法師一人云々、申時許又一聲、

廿六日、天晴、南風頻扇、未時許巽方雖暗無雷雨、而雲晴、八條院御忌日、庭相公、示可參蓮華心院之由、巳時許法眼來（一條御使之次、）談、女院月來御不食之上、三四日御腹病頗有御減、殊事不御、宮高野御物詣必定朔、（奉送可歸京者、）

廿七日、天晴、申時許雷鳴微々、相公昨參七條院、（殊事不御、）（女房相逢、）蓮華心院光盛卿、長清、隆範、、等、知宗（奉行遲參、）參御堂、（於西面入見參、法眼先相逢、）女房行冷泉、夕歸、雜人說縱橫、雅行卿武士等成憤之由等云々、（後聞、疵乘卿說云々、彼事歟、）又殿下被停恩給之所領、不知實否、（又云、本自無恩給、）

廿八日、天晴、巳後陰雨灑、不濕地、入夜雨降、

廿九日、（坎日、）終夜今朝雨濛々、午後止、天猶陰、入夜晴、巷說源三品出家云々、又不知實否、

卅日、癸丑、天晴、法印被來、山上猶不靜云々、酉時許修祓、（秉宣、陰陽、）自今朝受病 俄惱亂、頭痛腹張、支節苦痛、

○七月大

一日、（甲寅、水危、）朝天陰、辰時雨降、午後雨止、酉時又降、早旦法印被來、（昨日內々令遂座下事也、）今日御露顯、女御宣旨云々、入夜相公來、午刻許參內、（毛車、）依下﨟不着座、仁壽殿代（後聞、御璧代今度皆浮線綾末濃云々、）東南有押出、蘇芳單重紅引倍木女郎花表襲二藍唐衣、（文皆敛甲、）殿下、左大臣、二位大納言、（忠、）新源大納言、（雅、）權大納言殿、（兼、）土御門中納言、（通、）坊城中納言、（國、）新中納言、（賴、）平宰相、左大辨、（在公卿座、）內府自御殿方被來加此座、（殿下御坐簾中、招入左府昌顏之間、內府以下在簾外、）頭中將令持御書於小舍人參、（不帶劔、）立恭禮門艮方庭、頭辨下逢昇申事由、（南西東一間、公卿座奥座西也、）（開格子遣戶、殿下御覽也、）次敷座、（小文高麗、其上加茵、）馬助家邦、豐前守能範、（建保藏人）（敷茵也、依左大將殿御名改也、）頭中將取御書持參、（紅薄樣立文也、）就同間簾前進之着座、（茵チ西ヘ押寄、）一獻左少將定平朝臣、（帶劔搢笏瓶子、高階仲國、）着勅使座、下勸之、拔笏退、二獻左中將師季朝臣、（今日被用永久、推定朝臣總而目、有劔笏、）經勅使座後、（縱問無路、）着座上、（茵被押落疊西、）右馬權頭佐清、（帶劔搢笏、）取瓶子坐勅使東、（簾前、）差及入酒勸之退歸、以輔定雅（定濟子、）爲永敷圓座、（圓座西緣南北行三枚、）三獻左宰相中將、（盛兼卿、）跪作合邊、（依殿下御眼路也、）搢笏取杯、（瓶子殿上五位光氏、）經勅使前着座上、（坐廻如例、）揖引取裾、喚寄瓶子、（進座北西、）傳杯拔笏、揖起着南

端圓座、季宗定雅居勅使肴物、土高坏二本也、家邦取一本置相
公前、四獻別當、瓶子兵部大輔兼綱、其儀同二獻、退
著中圓座、範輔居肴物、五獻新源大納言、瓶子時高、持
坏不拝、不着圓座直退歸、次兩卿起座、女房被押出祿、
又出御返事、同薄様裹歟也、勅使賜祿左袖、右手持御返事退下、佐清等
撤座肴物等、次殿下參御殿方給、亞相扈從、良久頭中將自長
橋來、召兩相府以下、此間敷莚道、次出御、師季取御
劒、頭中將進御草鞋、御張袴令踏合給也、御引直衣打御衣張御袴、
殿下左府内府二位大納言右大將、頗遲參、公卿數多雖在座、不被加北座、直參樂盤所、
此間被出弘庇、尤可然、權大納言、御路經長橋仁壽殿露臺同北腋戸、
經御前入御、中央間師季指入御劒、女房取之、殿下令褰御簾
給、加机帳帷、頭中將殿取御草鞋、殿下自簾前渡公卿座給、
公卿出御路腋戸、跪于仁壽殿露臺東緣、依出次第下臈在北、各
立經南殿御後之北緣、着公卿座、奥座、殿下、内府、雅
親卿、通方卿、國通朝臣、隆親朝臣、盛兼、頭辨範輔、持
笏、端、左大臣、忠房朝臣、右大將、權大納言、別當、經
高朝臣、家光朝臣、頭中將宣經、不帶劒、一獻、範輔朝臣指
笏、達奥座、瓶子、藏人、家茂、二獻、右衛門督隆親、瓶子、宣
實進端座、勸左府、左府擬于殿下、三獻、國通朝臣、
勸奥座、瓶子、知宗、二獻之後居汁、兼居之、之由、大辨申上、三
獻訖、扈從公卿起座、師季自本路進取御劒、殿下令褰
御簾給、宣經獻御草鞋、還御如前、次左府已下公卿皆
著陣、末座不向、頭中將仰女御宣旨事、左大臣召辨仰之、次
親族拜、依雨降經御後、列立弓場内、北上西面、依別仰藤氏公
殿下令加弓場列給時、左
卿至于頼資家光十二人、皆列立、右大將殊被催仰、(頭辨示此由、)殿下出無名門令加
府内府以下、經御後列立之間也、又拜了還入給之時、群卿東西分散、仍
給、頭中將申之、但還出時猶不可帶劒由、入道右府今日
此間不及人家禮云々
重被示此由、應保中山内府幷中宮權大夫忠宗、每度帶
之、猶不可帶由被命之、故不可帶之由、今日相語云々、
如此事末代之人之尾籠今案歟、不足言事也、於高遣戸
方、御乳母已下女房幷殿上人給祿由、雖聞不見之、事
訖退出歸家、日未及昏黑云々、事不始以前在座之間、
内府今日不可居汁由、被難通方卿、先例皆居之、永久
自然忘却歟、雖無其事、大治殊有沙汰、兼被居由相論
喧々云々、聞之人、滿座有奇驚之氣、大治法性寺殿殊

有御沙汰被居之、在御記云々、本性毎事有如此謬難、
是先世之生得歟、
二日、朝天陰、巳時許急雨間降、自晦日咳病俄惱亂、去
夜雨中暑熱、心神殊辛苦、無爲術、及曉鐘辛苦不眠、去
月(下旬歟)、從三位行治部卿藤原範基卿薨、年來飮水之病、
毎度稱木崎湯治、在但馬國所領之間終命云々、其本性
飮酒如陳後主、權勢之時爲賄□□聟嗜飮食、離別之後
衰損、
三日、天曙又雨降、辰後止、午後晴、咳病極惱、心神如
亡、未時許五辻三位(知家)卿來臨、稱所勞無術由不謁、
以靑侍謝之、自前殿有御音信、此間事傳聞之說少々注
進之、夕宰相示送、今日先參內、大納言左大辨於陣、定
法勝寺御八講僧名之間、先參彼寺、公卿參集、上卿出、
平宰相、左大辨四人、朝座了行香、大外記師季堂童子二
人、(良濟、以邪)、夕座始間各退出、證義者聖覺、最勝光院八講、
於蓮花王院阿彌陀堂可致修云々、(辨有親)、賴隆所勞、有
親行法勝寺、

四日、朝陽淸明、咳病辛苦惱亂、或人云、修明門院御母
儀三品瘧病、日來危急、昨日被落得云々、顯平朝臣說、
雅行卿事、惚殿下不知食、無御沙汰云々、(青侍說也)、後聞、虛
言也、(所領二所一定被收公)、
五日、天晴、心寂房來談、河東武士本馬左衞門妻他行
之間、竊盜入其宅、衣裝資財無餘殘取盡云々、依秋節
宿本所、(忠弘宅)、
六日、(秋節)、天晴、聞曉鐘歸廬、未時許相公來臨、相門腹
病發給、(昨日惱氣生給)、今日無殊事由命給云々、去廿五日雷落
一條(室町)、殿寢殿巽角、柱格子幷格子內角木天井等如
摧破、格子有大穴云々、於法勝寺源平兩卿說、雅行卿
一定出家事依猶不穩便、不可在京之由有沙汰云々、於
殿下御領之一定被召了云々、右大臣(入道相國去年七月薨、今月爲一週之忌月)、
母儀入滅、今度不可着服歟之由被猶豫云々、武藏太郎
嫡男(五六歲歟)、可爲修理亮泰綱聟(女子二三歲)之由、泰時朝臣成約
束云々、東方之習皆如此占定云々、
七日、(庚申)、天晴、隆昭律師昨日未剋終命云々、詩歌得

骨之人也、月來長病之由聞之、法眼昨日歸由示送、令
拂文書、雖咳病不減、午時許沐浴、（下食時已、）
八日、天晴、暑熱如焦、欲寫經、心神迷而不成字、而偃
臥、三位（知家卿、）書狀云、昨日蒙早旦催、辰時參大納言殿、一
有情無人、依仰相待、前宮內酉時參入披講、秉燭亭主、
信成卿、家隆卿、信實、賴氏、家長、成茂、下野隆祐欲退
出之處、當座三首如巳、人定後退出云々、
九日、天晴、申時雨降、（不濕地、）夕又降、帥殿御忌日、依無
力、只誦寶篋印陀羅尼、（缺アラン）阿彌陀經、女房行冷泉、昏黑歸
來、此間路人嗷々云、道口平相公侍闘諍、於出雲路路
頭殺害二人、而奔入禰宜祐高宅云々、相公行石藏山庄
歸之間、侍等少々步行歸之間、有此事云々、黑雲滿天
如暗夜、暑熱如燒、
十日、天晴、以書狀問平相公、返事云、立后（廿九日、）藏人方
奉行時兼、借文書爲撰出、向石藏之間、宜陽門院有召、
忽馳參、留子息青侍等、令撰文之間、晚景各罷歸、乘車
騎馬之輩先歸、步行者等遅々、遇雨論笠、忽及傷、召仕
者三人死去了、無申限云々、（殺二人者、又負手、晚死云々、）未時許淨照房
來談、（自石藏出云々、）今朝日中忽有紅色、又不見、驚恐泼菊湯、
月前早涼生、適休息、夜深黑雲過月、
十一日、朝陽晴、雲多發、知家卿音信之次云、雅行卿至
于今月二日一定俗體云々、甲州所領、定忠入道稱先祖
領申給了、殿下御領被召止出仕、其上無重沙汰由、殿
下御氣色云々、說々不同也、又返送歌一卷之次云、八
坂律師（覺經、）只今來臨、一（二字恐衍）昨日彼卿來、六條入道入道許、
俗體、於殿下御領者被召由、內々可觸旨、彼入道承仰云
云、自一昨日座下有雜熱、其體如火ぶくれ、依痛詣心
寂房、雖非大事脚病所爲也、可付車前草鹿角者、目熱以
黃菊搯鹽可冷、夜致此療治、相公來談、去八日參蓮花
王院（發願光八講、）阿彌陀堂、中納言、（定高、）上卿參議親定、家光、
辨有親、知宗、惟忠、（辨所勞爲代參、辨又參、）參入云々　巷說、橫川磨滅、
閉戶、又云、語西塔欲侵東塔、日吉如法經已退轉、（本願人在）
橫川、又云、興福寺衆徒蜂起、（不知其子細、若是成寶事、）範圓僻別當、或說
云、大乘院（實尊僧正、）被補云々、衆徒存知甚僻狂歟、氏后欲

立給之時、尤可存機間哉、兼宣旨十七日、御退出廿五日、立后廿九日云々、禁中尼三位以賀茂伊平、令造滋野井家、所緣群卿已下納涼云々、家經法師(民部大夫五位、實雅卿外祖父、)死去云々、

十二日、天晴、辰時許心寂房來、熱氣已散、仍付車前草葉、目又似少減、備後前司來訪相逢、(所勞且是依歌辭也、不可被輕、)秉燭之程、河東武士馳奔由巷説云々、須臾之間、依醉郷有事、加制止無爲由又風聞、月清明、終夜照枕席、

十三日、天晴、傳聞、左近少將俊保出家云々、保家卿二男彈箏、帥局養子號長尾少將、親竹僧都聟也、當時天下權勢也、發心定有故歟、後聞其妻難産、已終身之間、眼前遂其志云々、夜月清明、

十四日、天晴、午時許雲雨自北起、雷聲亂發、不及一時天晴、前殿自地還御一條之由被仰、雷落之後、被加修理云々、炎暑如焦、雜熱未平愈、心神如亡、猶平臥、入夜相公來、一昨日河東事、大炊助親直、(鎮西守護能直子、)於菅十郎左衛門(武藏太郎近習者云々、)宅醉郷之際、向家主放言、主客互雖及拔刀、傍輩滿座取付而押出、親直放本鳥、着大口許、騎馬歸宿所、白晝之間見者多、武士等又雖相馳(隨イ)加制止云々、

十五日、(月蝕、)天晴、早旦請住心房受戒、是爲先妣出離也、暫言談被歸、午後又平臥、夜前少將俊保妻室葬送、少將入道、今朝入高野云々、今日法成寺殿下依參給、公卿(多イ)今夕被催云々、青侍等云、午終令參給、(亞相居從給、)先是前中納言、(經高公長卿束帶、大辨張甲衣、)顯俊、平宰相、三位公長、範宗、左大辨在堂前座、(各下立、)御共殿上人師季朝臣、實俊朝臣、伊成卿、今二人云々、(年少、)山上事日來委不聽子細、家長朝臣消息之次、今日示送、中堂領木戸庄、横川領新庄(八條院御寄進以來五十二年)云々、堺相論事出來、東塔衆徒放言申貫首、切鐘木之間、東塔道理之由忽被宣下、(横川被下官使、可被正現非由訴訟云々、)仍去五日横川諸堂打付行法退轉、九條殿常燈滅了逐電云々、慈惠御廟光明、又去月十一日十禪師御正體一面、自酉時至于翌日申時、令動搖給、卜筮等極重云々、但於此如法經一事者、依非公事、御沙汰不可打留、日來西塔不與力、而昨日又依拂執當事、西塔及鬪亂、及傷絡命者等多云

云、出山月帶蝕、皆既、于時天漢無雲云々、予在西面、須臾之間其光漸白、終夜清明、

十六日、天晴、暑熱殊甚、未時許覺法眼消息之次云、文章博士長貞朝臣日來所勞、昨日終命云々、父卿心中悲而有餘事歟、云器量云官途、惜而可惜、世上之無常、痛哉悲哉、

十七日、奎宿、天晴、承明門院黃門被來談、暑熱逐日如增、心神如亡、未時地震、非大動、龍神動歟、七月兵起云々、

十八日、天晴、靜俊註記來之次、問山上事、今月四日橫川衆徒打御廟拜殿、閉諸堂退散之後、密經廻坂本邊、今曉過橫川、自大原坂下山出京、如當時者、此上無公家御成敗者、燒拂本堂、奉堀御廟、可逐電由相議云々、山上社頭怪異不可勝計、只是佛法破滅之期也、入夜宰相來云、廿二日祈年穀奉幣使領狀、欲申定文者、俊保少將妻不死云々、夫又不入高野、

十九日、天晴、未時大雨不濕地、西北雷鳴、曉更禪尼女房等物詣、今朝依日次宜、以使者向大府卿并三位家時卿、俊保少將出家并女房病事、三位返事云、少將事無申限、女房所勞又無憑之體也、旁無申限云々、幹林有發病之上、脚病入腹中歟云々、悲歎之詞如察思、或人云、昨日頭範輔卿昇立長櫃十合件長櫃折櫃立紙、如菓子積、錢各十合納之、法師原付之云々、今日俄有小除目云々、後聞、謬說云々、暑熱終夜苦惱、後聞、今夜俊保室實逝去云々、

廿日、天晴、炎暑如燒、午時許小浴、覺法眼所勞不減、而涉日云々、今日示心寂房、明日令行向、

廿一日、天晴、炎暑陽景逐日如增、更無爲方、入夜宿本所、宰相來臨、明日奏幣祈年穀、上卿左大將殿可書定文、但使當時一人領狀云々、不足言事歟、暫言談之間召使來云、奉幣延引、來月三日可被行者、依無使歟、兩女院持明院殿修造之後、御渡來月五日、公卿直衣云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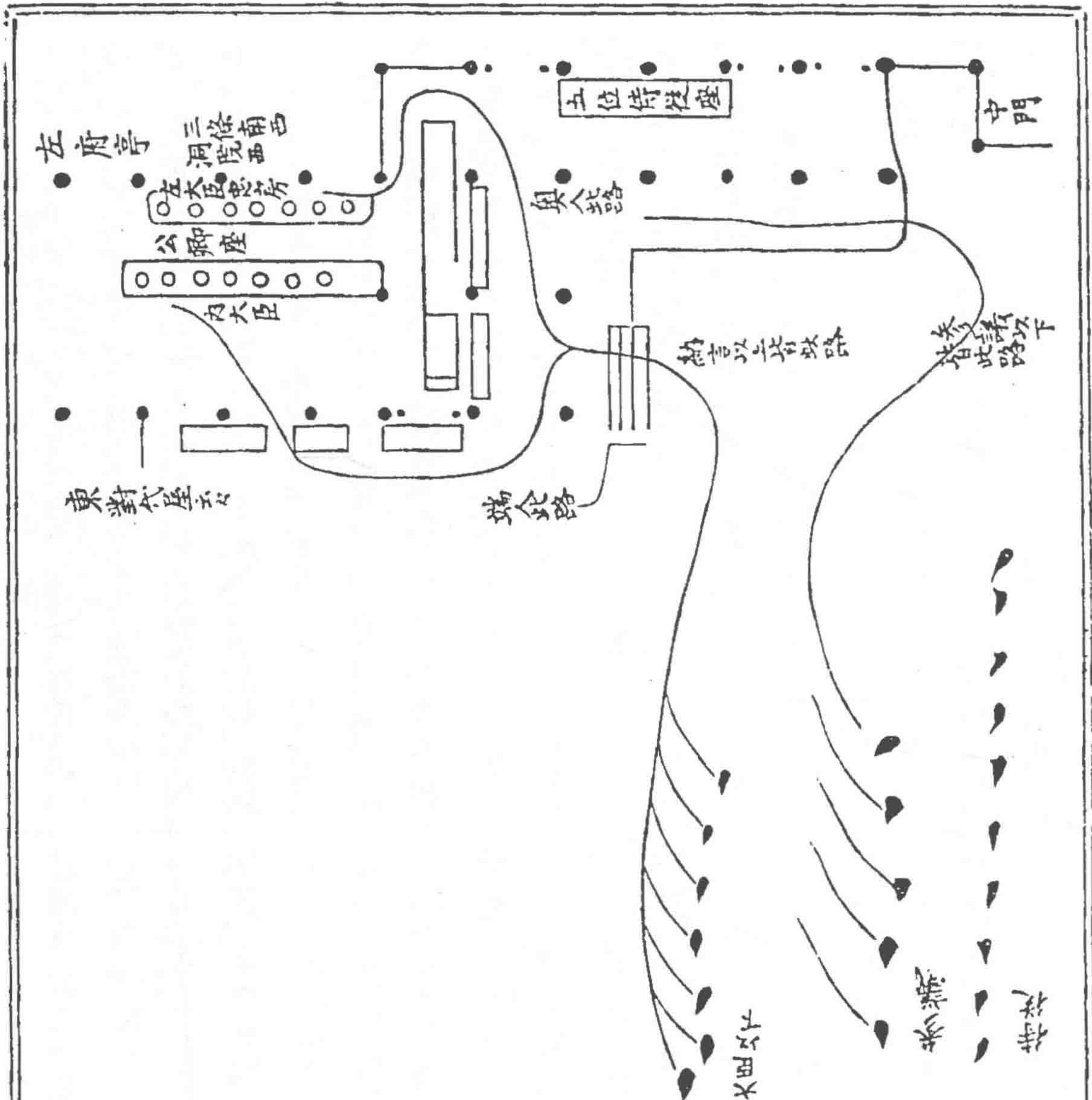
廿二日、乙亥、七月中、天晴、午後大雨、即休、暑熱如焦、曉鐘之後歸廬、亥時許坤有火、由滅、姉小路堀川云々、午時許法印被來臨、名庄廳御下文只今到來云々、可謂理運、世間有謀反者出來之聞、武士等一兩搦取、雖拷問全不承伏、不指同類、黨類三百人成其謀

之由風聞云々、（又云、於一切經谷、武士所取無狀書、并狀三十二通、事體露顯、京中八十同心云々、）
廿三日、曉更微雨、自朝陰、午後雨間降、女房行冷泉、
夕歸、明日有除目云々、
廿四日、朝天晴、暑熱難堪、逐日如重病、更不似年來、老
屈之故歟、不可堪忍、
廿五日、天晴、除目、（夜前）神祇權少輔大中臣隆重、（吉田社功、）同宜
親、（去年兩社行幸功、）中務丞橘範康、（宇佐、神寶、）藤資忠、（同、）源厚政、（大神
宮功、）內舍人藤爲基、（止刑部丞親統、）少監物中俊平、（內侍所功、）藤廣安、（臨時
內給、）縫殿允平家致、（宇佐神寶、）藤親滋、（大神宮功、）文章博士菅資高、（直イ）治
部卿藤公長、民部丞中清景、刑部丞藤季興、（御祈、）木工
允大江季光、（宇佐、）掃部允大江以基、右京權大夫平宗清、
（坊城內首後見、）伊勢守平光衡、越中守藤光俊、日向守平兼親、（兼、齊侍雅樂大夫也、
名字之違歟、）左近將監九人、（功、）右六人、（功、）左門十四人、右十
二人、左兵十三人、右十四人、左馬五人、右二人、正四
位下範輔、從四上賴隆、從四下藤家時、從五位大中臣
知經、從五下弘氏、（民部、）惟宗文元、中原行兼、（使如元、）同永
親、（同、）是近日急用之成功歟、初度行啓範輔定敘三位

歟、（超左之稱也、）相門示給云、昨日下官所申入之處快然、定有
其沙汰歟者、申畏悅之由了、予姉妹雖沈淪之家、官仕
十餘人、皆於所々着禁色、在一身無此事、年來之恨所
申付也、少將有教朝臣問立后、四位侍從啓將等事委答
之、臨昏女房爲見物行冷泉、大弼保綱朝臣借鞍馬、仍
借申右幕下馬、可引送由、示付忠弘、宰相腹病餘氣、
窮屈不出仕云々、後日示送、後車殿下、（上臈給、）雅親、兼
經、上、家良、上、通方、經通、實基、上、定高、具實、賴資、
親定、經高、隆親、盛兼、上、基良、上、家光、範輔、後騎供
奉、師季、實忠、有教、家季、資季、資俊、定平、時綱、信
實、家實、宗明朝臣、時兼、光俊、伊成、時高、親氏、公
有、隆宣、賴行、顯氏、伊忠、家清、知宗、光資、兼綱、宣
實、氏通、實宣、（直イ眞イ）貞時、二位大夫、（光盛猶子云々、）藏人仲業、曉鐘
鳴、見物人歸來、路次同御入內夜、
（頭註）左衞門尉源光兼、宰相所申任云々、春夏申任二人過
分事歟、
廿六日、天晴、暑氣難堪、如重病、而待晚涼、夜猶辛苦、

鷄鳴以後僅休息之後、祇尼伋風病、其身冷有寒氣云
云、燒薪着綿衣、驚奇、
廿七日、庚辛、天晴、病者無殊事、汗出之後頗復例、朝沐
浴、又有咳病氣、日夜念誦、身苦力屈歟、今明有所思立
物忌簡、臘付物忌、治部卿送書、任八省卿者、如省官
年預、有給祿事歟、近例不審、當時歷此職之人不覺悟、
所尋申也、兩省初任時、共無指所爲、如形拜賀治部下名以前民部
省口、着陣、依參議也、年預來觸、於民部者聊覽吉書、治部猶無
此事之由、注一紙送之、宰相腹病猶不尋常、雖無力立
后日可構出仕由示送、三ヶ日可構出仕由答之、屆夜景
相公來、三位事下﨟超歟、訴訟由雖申入、無左右仰、事
體縮輔欲超家光歟、宮內卿成實爲聟君可行八幡云々、
所從共人濟々、折花、顯俊卿結構入勸修寺、
廿八日、辛巳、赤日逐日增熱暑、法印被來談、隔物言談、
不能相謁、横川僧徒師主、座主被冤山嶋一村云々、冊命內藏頭有消息、四位侍從事、
粗注進之、頭源中將師季朝臣、消息、幷四位侍從啓將等事
被尋、大略示送之、以元永記注出之、明鏡之由感悅、如此事不論私疎委細示之、

廿九日、壬午、天晴、皇后冊命日也、今朝日次宜、小婢退
出、行白河邊小屋、平相公消息云、今日早々終事、可有
出立儀由云々、出仕之時見及歟、不逢其事之由示了、
外辨上卿爲納言之時、起座之間已次不立歟、不立由存
旨答之、內府出仕給云々、赤日雖照耀、涼風頗颯然、酉
時許右武衛被來談、持明院殿御渡口口無儲日造作之
體、今日見之、更難出來云々、成實今日直衣始、參女
院、直衣色甚濃、付鐵作眉、今日備威儀、具前駈、進發于八幡、爲幸濟聟、
共人着錦云々、新制如何、奉逃心事、日沒被口口口口
後日傳聞、申刻內裏事始、中宮爲皇后宮、女御從三位
長子爲中宮、左大臣、內辨、內大臣、被給、大納言忠房、雅
親、中納言家良、家嗣、通方、經通、實基、具實、賴資、參
議伊平、經高、隆親、盛兼、爲家、家光四位宰相在三位中納言後如例、列
立了、召賴資卿、放列參進東階、揖昇立內辨後西、口
口揖笏、內辨賜宣命使、拔笏右廻、副南檻下階、揖立軒
廊東二間北方、內辨右廻經簀子、副北欄下階揖、於西
第二間揖、宣命使出同間、自簷下東行、下東一間砌、步



出御、歴大臣後加列、宣命使歩出、當日花北扉鉛、西折御去、宣命版五尺許立、宣制訖左廻、至于四位宰相前程御、其後暫中宣命、經四位宰相前加本列、内辨以下退出、左廻内辨二丈許御、御様被督敷、内府以下不御、經下﨟前、通方卿經高卿左廻經下﨟後、於土御門内裏、有此儀之由、各陳之云々、具實卿右廻經下﨟後、後日云、我モ左廻ヲ、家光朝臣又左廻云云、引陣將、左、資季、資俊、實光、實清、右實忠、有教、實忠、實光、左府被出之間退入云々、宮司大夫兼經、無参内、權大夫實基、亮範輔、權亮定雅、入道右大臣子侍従、大進光俊、權大進範頼、亮子、少進經氏、經高子、六位、清佐子、大屬資朝、口口、四位侍徒、經宣、實忠、實俊、顯平、宗平、親長、賴經、資俊、五位、時兼、伊成、賴行、伊忠、能

定、啓將（左少將）、定平（右少將）、有敎、信時（左門）、信盛（右門）、親氏（左兵）、顯氏（右兵）、召仰上卿、
（通方卿）於本宮列立庭中（納言一列、參議一列、侍從一列）、拜後升中門、各退出、于時及夜半、
依座狹不可着座、大辨外大略退出、冊命勅使師季朝臣、
取祿人、（大夫）被渡御調度藏人、（忠時）殿上人隨其役、外辨
內府忠房、雅親、家良、通方、伊平、經高、伶人殿下、（笙）
左府、（拍子）家嗣、（和琴）經通、（笛）實基、（比巴）盛兼、（篳篥）基
良、（箏）宗平、有資、（付歌）綾殿透渡殿二棟常儀云々、殿
下御座端、中宮大夫着奥給、左大臣、（奥）別當同奥着、
初獻、（殿下、左府）兩人先去座之時、左府可着端之敎由訓、
（庭訓遲歟）仍忽着端座、通方卿袖上、此袖ヲ被免て、揖可
起由示之、揖退出了由、後日稱之云々、今夜內府
儲休所歟由問莬、申不候由、重被儲之例モ有由答
給、後日經高卿、年々雖尋見舊記、此事不見及由稱
之、

卅日、（癸未）天晴風吹、南京東林院僧都ト云僧來門前、
稱病不逢、以靑侍兩三度問答、不知其人、故僧都弟子
云々、年來不聞及、宰相昨日窮屈、今日不出仕、入夜地
震兩度、軒宿烏勤歟、七月兵亂云々、

○八月小

一日、（甲申、復日）自朝天陰、北風颯然、未後陽景見、自曉暑熱
不休、來五日持明院御渡被催云々、光時祈年穀來六
日可被行、（頭中將奉行）四日上丁釋奠歟、入夜相公來談、未一
點出門、有參內之志、於東洞院、平宰相車馳滯之間、不
參內、而相共參宮、早速事可始由被催云々、大納言忠
房、雅親、大夫殿、中納言家嗣、通方、實基、具實、參議
經高、盛兼、爲家、家光着座、殿下（衣冠）、令着端座給、
（昨日無御着座、）座并四位侍從座偏同一昨日、殿上人兩以、（頭中將遲參）
（亮取盃進之間追着座、四位侍從座也、）（啓將弓箭）宗平、賴隆、定平、信盛、（平胡簶）初獻、亮於中
門方取坏、（不見其事、）自弘庇經四位侍從座上參進、二獻、
（此相公、）揖起與座、（殿上人座上路、忠房卿同經之被着座、亮有悅氣云々、）經殿上人末、出弘庇跪座、末間妻戶四、脇
柱之程取盃、（揖物）定政、（子持米）定清、瓶子、皇后宮權大進光氏、經西簀
子南第二間進御座北、（持盃揖、）脚坏取續杓、拔笏揖之間、坏
及雅親卿、立經本路之間、頭中將進受大辨坏、即復座
居汁物、殿下陪膳保綱朝臣、（納言已下乘居、）大辨申上箸下、三

獻、通方卿大路同、但入殿上入座上妻戶、（南第一間也、）持盃不揖、不取杓經本路復座、次殿下介立給、參議皆動座之間、經高卿退出了、端兩人（盛兼、家光、）次第ニ退テ下簀子了、殿下自南面簀子介入給之後、皆復座、大納言被立之間、皆蹲立、別當北實等不揖逆出之間、皆立了、此間殊臣仲家頻列役諸大夫云々、昨日忠房卿以下濟々不委聞、初獻、亮、二獻、經高、（作法偏同今日、）三獻、賴資卿云々、氏院參賀云々、入夜涼氣頗成、

二日、（凶會、坎、）天晴風吹、曉更有涼氣、初着綿衣、晝猶暑氣、不似日來、西風頻扇、

三日、陽景晴、雲尙殘、自朝甚暑、午時許僧正被來、扶起相謁、相次心寂坊來談、日來風聞事委談之、美濃國高桑次郎と稱者、搦取在六波羅、謀反事承伏、不指同類、又覺心房と云者、（柳禪師之子云々、）爲京中之張本、在一切經谷、其身逐電、件者從者大夫房搦得、卅三通之書狀、（有裝書、）入武士手、當時內々沙汰、武州六波羅四方堀堀池、（口一丈五尺、深一丈云々、）諸國七道徒黨充滿之由披露云々、長井入道（廣元子時廣、）執聟、侍從氏通云々、（後聞、又說忠行嫡次男侍從云々、）法印被來、禪尼（恐逆拾遺拟、）歎中事將執申、幕下被來會云々、予不口入、不運禪尼與彼家人相論、更道不可行、又承明黃門來、夕皆分散、雲間見初月、

四日、天晴陰、入夜大雨來、法印又被來、以實淸結解被送尼許云々、是皆存內也、不交詞、未時許巷說、南京衆徒發向宇治、武士騷動、旌旗馳奔云々、隱居之身不知事根、源氏皇后給立給坡中、氏寺尊可然乎、足奇然、今日釋奠、中宮大夫參給云々、平相公示送、又云、當時無衆徒、かつ手小森二社神輿、神人巫等相具在宇治、武士欲相禦云々、菅十郎左衛門と云武士已下、三百騎許馳向了云々、入夜方違、相公來會、吉野法師（年來所申高野訴訟、）入洛事、武士可召向由、仰訖之旨、盛兼卿參內之次奏聞、（今日依番參內、）明日御渡、公卿甚少、（不催歟云々、光時奉行、）右大將、右衛門督、宰相中將、右兵衛督、宮內卿、侍從宰相、左大辨許歟、隆親卿造作賞、超三人可叙正三位由、老妻懇切奉貢云々、六日奉幣、上卿左大將殿、使新中納言、賴資、平

宰相三位範宗、等云々、藤宰相公雅新任之上申任少將、朝恩重疊、慭不出仕之由、上下奇之云々、御幸、母儀仙院許御渡同、七日御幸始、本御所、其後安嘉門院、近代密儀可渡御云々、中宮御方と稱女宮、齋宮卜定事已定、件宮雅親卿可奉扶持之由、承久三年以後申請之、近日忽辭退云々、仍又禁裏三位可兼行由申請云々、偏是卿二品ゝ後身歟、或方皆執行如資例、卜定所宮時泉殿云々、立后夜頭辨爲大進光俊云々、典侍祿可送由光俊謚也、亮云、元永一度有此事、典侍早出之間、忽有此儀、其外典侍不早出、皆於本所給之、何故可被送哉、光俊云、被送遣、是流例也、又一向被用元永由、每事有沙汰、此事被用何例乎、亮云、全典侍不出時、無被送例、流例とはながるゝ例歟、我身例也、此詞吉事之中頗以有憚、頼資經高等朝表其氣色云々、今日前中納言顯俊烏帽平禮布衣渡、入勸修寺、前驅六人之中、兼宜父子若男始出仕、供奉侍廿三人、兩辨各辨侍、弟辨侍小舍人、番長火長、光氏等屈從、人々多見物云々、以四位侍從座、爲東一條院京極殿之儀如此、彼是少々有例歟、第二三日殿上人座、事非先例歟、如何、南廂作侍從座也、挾先年也定了、間、公卿座二行難敷、依立机也仍如此云々、第二三日全公卿座不可爲南廂、如立后日敷之、殿上人座許在弘庇、是每度事歟、甚不得心、

五日、終夜雨降、今朝猶濛々、午後間晴、聞曉鐘歸廬、此間降雨、歸來之後漸甚雨、日暮無雨氣、北白河院持明院殿御渡云々、戌時出東洞院西、正親町南行、數刻相待、殆及半更、松明光漸近、殿上人近年不知其面、老眼又不辨、具隨身之躰、袴體不尋常、十餘人歟、其中實清少將、有教朝臣、時綱朝臣、信時、左衞門佐姊妹已假之中、中將實忠朝臣爲上﨟、但隨身二人以松明前行、偏如公卿、如何、侍從宰相、三位家時、成人嫁娶、女子他界不滿廿日、供奉吉事、時儀如何、右兵衞督、左宰相中將、隨身无、少將、右衞門督、隨身無如例、兼吉上等、右大將、新源大納言、雅親、御車、大夫尉季繁、出車、宗平朝臣、牛童傳白張、冒額車二兩、皆頼氏實光歟、半物車上簾車不ゝ分、見了歸了、後聞、雜人說付御車院司不見、若見失歟、或云、親長歟云々、又六位着衣冠供奉、六日勝事歟、造行賞隆親卿叙正三位、伊平卿一人被付外云々、臨時恩歟、一身被抽、可謂殊勝、見任公雅、偏是不仕之可歎歟、經高、顯官、基保、依女院御共持明院事被超越、頗失案之面目歟

（不但）光俊卿被超越了、所被行、頗以似無是非、只老黄門之愛念吹擧歟、安帝之伯榮、過外戚之寵、供五菓云々、右大將陪膳云々、御膳家時卿調進云々、無攤、有水火、畳半物裝束（不懸杯）取懸（置イ）之、如（女房イ）何、裝束懸局竿、御服皆具紙、檀紙置之、近代之儀如御塗籠、置物事無之云々、下人等云、造作之體踈荒、凡如一日、棧敷假屋破壞、定無其程歟云々、

（所注）殿上三獻初獻長淸持參、二獻隆親、三獻經通、右大臣御車寄、二位大納言、經通、賴資參會云々、

六日、天晴、新年穀奉幣云々、早旦能登守長政來臨、進恐札之次、九條殿仰云、上卿欲令早參者、聊有被仰事、東一條院於七條殿有御佛事、所勞猶難扶得歟、故不催外人者、中納言定、又示此由、雖可扶參、自四月中旬長病、不出門戶、只此一事、出仕頗似有所思歟、仍進日雖不便、宰相可構參由示之云々、此事尤可謂神妙之儀、纖月淸明、早涼始生、

七日、天晴、送書札平相公許、返事云、昨日痢病假更發、雖無術、勸賞後朝依有事恐、未斜扶參內、須之上卿御參、奉行人不見、不知其次第、不可說、數刻不始、（後聞、中宮啓將還發之事、今日被行云々、可有先例歟、不審々々、）及申刻適事始、又請奏無用意、依此事又及日沒、秉燭參下社、夜半參上社、病增氣難堪、神祇官不動座、中宮大夫殿奉行給之時、不可動座由事切了云々、新中納言說也、但範宗卿遲參云々、定文侍從宰相書云々、勸賞之間事、大相國頻被申云々、公雅卿事不許云々、釋奠中宮大夫殿俄止給、甚雨猥雜、廟堂自下藺出、大辨任意新儀、辨等迷惑云々、都堂壁外、北八東上、西八南上着云々、未時宰相參七條殿了云々、予猶不及出仕由示了、秉燭以後、俄而行持明院、惣門邊伺見、無車馬之員數、殿上人少々參入、（先是隆親、家時卿參云々、）相續此宰相參、次具實卿參、良久人々少々騎馬之由、雜人稱之、（隆親束帶、家時直衣、）仍出正親町洞院、見物人數不幾、公卿只三人、每事不足言、檢非違使季繁、公繼、長賴、次出車、定平、家定、冒額（實光）歟、見了歸、今夜初下﨟着綿衣、

八日、天晴、早旦行水、午時許聊寫經之間、相公來臨、

腹病蒜外無治術、先遂參社之後可企者、昨日參七條院、直衣、內府、檳榔座、大將殿、定納言、二位中將着座、寢殿東西加他所、南而弘庇、範宗卿、爲家朝臣在其北、同庇也、以同庇爲僧座、無臺盤、新造釋迦像、敷半帖、妙香院戒師、寺僧正唄、其弟子法印御剃手、法印入御簾中之後、不還着、不稱布施、戒師御布施、大臣被物、手長助解由次官忠高、中納言裝物、二位中將御衣香染一具、信定朝臣絹綿二結、御衣之外各六歟、殿上人取之、唄大將殿以下手長六位、基邦子、被物裝物、範宗香染裝束、宰相、已下殿上人取之、長清、基定、信定、資季、宣實、忠高、信盛奉行云々、女房內侍美濃遂了、少將、從寛妹、來十日可遂云々、中納言云、日來不知之、佛供養有其志、布施可儲由兼日被仰、去五日兩僧正雖有指御障、必可參給由、可申由被仰、依此事、覺知前日御詣候哉由申、去夜參詣之次、早申了由被仰云々、事了即可還御九條殿、無他事云々、次第甚所甘心也、是已秉燭以後也、馳歸不及休息、不解裝束、即參持明院殿、無人不便由、被申博陸、更無出來人、按察寄御車不騎馬、具實、直衣、淺沓、乘車、參冷泉殿、迎出、入御冷泉殿之後、有御贈物、安嘉門院令進給由也、其後還御詣之後、安嘉門院密儀渡御、右大將御車寄、親保侍從、等二人扈從、此御方無可爲殿上所、又無公卿以下參着座云々、不足言事歟、後聞、御所以下無敷設云々、入夜女房參修明門院、夜半以前歸、

九日、天晴、早旦心寂房來、昨日請招、相公令探腹、無殊事、風所生之腹病也、蒜可宜由示之、咸安堵之思者也、心寂云、高野僧徒離山、未時參九條殿、仰云、入道權大納言只今參女院給云々、仍欲參彼御所、暫可相待、即令參給云々、予又自南門參入、步行、只以女官申女房、無來詣人、前々逢人、各出家、若無假比歟、即歸參之間、故相公信能卿、子侍從來談云、伊時卿舅也、白河宿所之隣、加賀前司泰光朝臣、奉幣使申障之間、頭中將付馬部、其家如埃塵摧折、可彈之箏、和琴、相傳箏譜、母儀安藝、和漢文書、師匠大納言孫、以下雜物悉取訖、已欲立道路云々、至于湯帷以東運收云々、英華之餘流也、聞之落涙、少時還御、見參、今月下旬可渡一條、冬十二月歟、可有大將方產事、其時又我身可歸此亭、一日奉幣定、大將著奥座之間、頭中將來、如言逐電、依不聞詞欲喚返、不歸奔

去、奇恩之間、經高卿於宜仁門外成不審、有相疑之氣、仍暫聞之、以辨親俊遺詞、答云、定申セと仰也、此事不覺悟由、又經高卿等云之間、聞之移端了、少年未練之(藏人佐信盛參、此女院使奔走、委不被示々、可聽由告之云々、不知)人於事不審多、如此事向後恐思、入內之間於淤顯屈從(何況徒)者歟仰、尤可參、被催立親族拜歟、頗(內脫カ)無其好之故、不介參、如案及夜賴家光云々、博陸此御入定(御カ)顯、依催參之由、內々答此不參給歟由聞之、北面枝悉刺除了、只一身相殘、尤耻思、女院御弟姫君、或去春、或去年、又年來、(御堂猶子、菩提院)皆被遂了者、(未被遂歟)於大納言、者此入內之間、惣無其催云々、近日室家有産事、不被參七條殿云々、申承月來事、及昏之間退出、路間雨落云々、歸廬月明、家中人云、自相公許西九條獲麟之由、於大將殿聞之云々、仍以書狀問安否、使未歸、不及時刻、使歸來云、自昨日午時俄不例、今朝辰時事切了、其年八十八、禪尼自誕生廿餘日被養、(此時寡宅、其舅公姑法イノ經宜御寶、於于家所領皆以得之人也)自三歲嫁、(父兄皆被派背)四歲之時高通卿誕生、九歲之時修明門院中納言局生之後、於事忽諸、而多年月宿、至建久九年居住此家、(年廿九)雖非深恩、已爲所養、雖有五月之疑、於今只可爲始之由、依近代之例所相定也、一日比音信申返事、自筆無違亂、今聞此事、蓄考之人遂如此、可悲、大藏卿又最愛女子、(十五歲云々)昨日夭亡云々、不便事歟、

十日、天晴、法師被來、禪尼來會、陣之事有所望、公雅無所望、伊平超越、依何可被敍哉、猶可被作同日位記之由、相國猶申給云々、不被許ハ可令辭所職云々、伊平敍之條、實不可然事歟、只此間出仕與不仕之故被行歟、覺法眼消息云、去七日高野山堂塔、三百餘宇閉屝、住侶三千七百餘人、來十三日可離山參洛、一宗滅亡、門徒愁歎、只可察者、芳野神輿、又着宇治給云々、每入耳事、皆是悲歎之源歟、末代事厭可厭、僧徒之所行、雖堯年舜日難治歟、晚頭法印又被來、相門幕府之議定事切、禪尼庄此實猶、可賜行光云々、此事手不加詞、又存外事歟、惣可不相交也、

十一日、朝天晴、洗頭、(藥)內藏頭消息云、立后夜損足籠居、八社奉幣使被責催、其作法先度雖參、次第引失

重可示、粗註送之、
十二日、天晴、傳聞、高野之間事、關東狀、藏王堂燒失事、召間兩方、與僞爲聖斷、差期日被召寺僧等之處、高野無相違參上云々、吉野不參、其召十七度、遂以不參、（城介入道景盛唯人唯留于高野、）仍高野僧徒八十餘日住京、空歸山云々、其時吉野申狀、奏事不實歟之由被咎仰、高野無過怠之旨、被裁斷之後藏王堂造營、國ヲモ被寄、功ヲモ被付て、可有沙汰之處、于今未斷、仍發訴不盡歟、猶早兩方被召決、任道理裁許可候歟之由、去九日定季律師（定深僧正弟子、）持之上洛、一通進殿下、一通付長者僧正、去九日自殿下、高野寺僧少少、來十七日以前可參洛由、被申御室云々、彼申狀尤可然歟、或人云、去比頭辨納涼于河上、（又說非河上、松尾、）遠江國司又遊（神主桂川作私屋、招請遊宴之間、遠州米剝犬、矢及私屋、辨乘船去了、）放之間、事及喧嘩、大丞侍被切本烏、秘之不識云々、兵（遠州制私屋破者、又令作人、召酒食宴遊、頭辨料餚悉奪取歸云々、）衞大夫重幸於同國司許飲酒、六十三盃、金卅兩、染物一、折敷預之云々、伊時卿推參不面謁、未時許伺蛭、齒并耳後熱氣多所也、日入以後、禪尼又風病反吐、燒薪出汗、今夜予又心神頗違例、老後之身、若依蛭違例歟、
十三日、天晴、司天說傳聞、今月十一日、甲午昏戌時與歲星鎭星共相犯在同度、月去歲星一尺四寸所、月去鎭星二尺四寸所、歲星去鎭星一尺六寸所、甚不快之變云云、可恐可歎、昨日之奏見泰忠朝臣、今曉家中青女有夢想、仍十五日曉可修泰山府君祭由、示泰俊朝臣了、風病今日無殊事、相公來、中宮八社奉幣今日云々、來十九日齋宮卜定、（其所冷泉殿、女嘉門院姉、）自他風病無術之間、有馬湯來月下向哉由、威儀土御門大納言、湯屋管領示送人、每人領狀、不下知、只甲乙同時會合、依勢力遂之云々、天王寺湯屋伊員相知執行云々、然者天王寺何事有哉由示合了、
十四日、天晴、久不雨、所々井水皆乾、（嵯峨方如水云々、）放生會上卿、定高卿、宰相家光朝臣云々、他官不聞及、未時以後蛭向飼、漸及昏、白月淸明、老屈之上行水之後、不見月、病臥、
十五日、朝天遠晴、未後陰、過夜半微雨漸降、夜前除目

云々、兼不聞及、皇后宮亮基定、權亮實世、兼、中宮權(顯俊卿三男、)大進藤賴俊、曆博士賀茂道茂、兼、權天文博士泰忠、兼、筑後守藤資賴、肥前惟宗光尚、內舍人一、大膳進一、左將監二、右二、左衛門六、右四、左兵四、右二、左馬三、右二、從四位下藤顯經、正五位下津守經國、使宣旨、右尉中原明能、近年仲秋三五必陰、炎旱猶自今夜雨降、

十六日、自夜雨降、巳後大風、未後又甚雨、又風、未時許又左手倒蛭、

十七日、終夜風雨、今朝猶微雨、未時陽景見、申時又雨、晩頭行本所宿、方違、傳聞、放生會上卿、前駈五人、(放生會神人成訴訟、至于午時神輿下御云々、末代事、佛神只訴訟之外無他歟、)兵衛大夫家廣、(用一門由近日仰被家、定時宗賢是也、)鹿嶋使六位進、(又一門者也、)民部大夫二人、(一問之所出、紀宗倚、)左衛門尉某、(普通侍也、依應文々生召具云々、雜々無極歟、)侍六人、宰相侍四人、無前駈云々、及曉雨休、

十八日、朝陽出、申時急雨不濕地、辰時歸廬、未時手又倒蛭、去十日未時日吉十禪寺御聖體又動搖、(自未時及于深更、山上者聞之、參拜見云云、左右ニ令動給、)

十九日、天晴、入夜雨降、今日中宮氏寺參賀云々、昨今暑氣猶熾、(夜不下部、)法眼書狀云、高野事逐日嗷々、去十三日宮終御退出、十五日令入仁和寺給、十四日參向河內國往生院、遠近馳走、極以窮屈、住侶皆離山、猶被召張本歟、可燒堂舍塔廟由相議云々、件張本被下衾宣旨、其後又住侶所存未聞之、吉野神輿未歸給云々、今日后宮參賀、頗有不定之聞、未時許內藏頭消息、參賀一定云々、秉燭以後相公來、明後日左少辨申行政、依無參議、參哉由相觸、不顧未練、失禮可參歟、失禮更不可痛、早可參由示了、必可急事也、便宜可謂神妙、

廿日、朝天陰、時々少雨灑、未時許參月輪殿、(宜秋門、)無人寂寥、庭院松間翠簾僅見、都護右金吾及渺茫往事、漸及晩頭武衛禪尼又參、(日來花山亭云々、)南庭岸爲水壞損、引北山土被築云々、酉時許參東一條院、又無人跡、少時而女房被出、不知其人、無幾言語參西殿、少時見參、戌時許歸路、於冷泉門聞明日政、延引廿五日、依物諱不參云云、可謂遺恨、

廿一日、朝天遠晴、消息之次家長朝臣云、去十日十禪
師御正體動搖、眼前奉見、至于十四日五ヶ日晝々動搖、又一昨日十九日、十
餘體動搖云々、未時許宰相消息、不慮信實朝臣成茂來
會、欲企連歌、老狂即行向、召加康茂、給具カヒ賦之、
四十餘韻之間、日已沒、而先出向一條相門謁申、自然
雜談、月已昇、歸家聞曉鐘、昨日關白家、下家司一人、
番頭男七八人、依有被仰事、遣宇治神人許、無是非張伏、
各流血、骨髓摧、昇殺而歸京、此間神輿歸入吉野給、無
闘打擲之子細者、又雖有警固武士、承神輿不可入京之
由、不承可制打下家司者之由之旨、稱之不聞入云々、
信繁入道爲北白河院、爲御使下向關東、昨日歸參云々、
公雅卿可被作同日位記之由頻被申、已無勅許、可辭參
議由雖有敎訓、其身猶豫、依惜國務不同心歟、事未切云々、申時許
行冷泉、行啓供奉事等問之、此間有燒亡、炎上京極東門、自六角北、去年新舍人一人事
程及四ヶ所、不被藏、近曆制有之、近年二人少々見之由聞之、仍染裝束二
人何事有哉由一日示之、但非同色、是又常事也　故邦
綱大納言每騎馬、必黃香　薄色、二人非同色、定有所存

歟、每事承法性寺殿仰之人也、前木朽葉儲之、馬副裝
束申幕下、去年行幸不畢新調、近代人家所召仕之中間ト稱スル冠
者二人、忠弘下人二人用之云々、日入以前令着裝束、
馬、中幕下、番長常騎川者、沛艾取口無殊事云々、雖鞍、銀面、同被借送、雜色平禮如恒、今日
參內、關白殿御坐宮御方、御體御裝束、昇殿人二人、被仰下、權
大進賴俊、今一人不聞、侍從代四位四人之內、泰光朝臣返給
筝譜、可勤仕由申請、可然事歟、件雜物樋可返給之由被仰、
頭中將稱齒痛籠居、件物在貫首中帝宅之由人々咲之、
近日禁中無貫首、大辨依雜務忩忙不參云々、公卿十三人之中、家嗣卿
今日申所勞云々、及日入有幕下御消息、番長武信俄籠
亂、權隨身雖相催各對捍、求出歟可參、不出來歟力不
及由、內々可示宰相中將由也、如此事願無由歟、但雖頗狀日來皆相疑云々、即示
送彼人許、可披露由有返事、秉燭以後着裝束、有文、螺鈿、蒔地
竪文、袴、參之後出洞院西、行押小路南程移時刻、以雜人令勘當事、大夫殿正二位之外無他事、拜賀中願云
云、上臈伺反、夜半被寄出車了、公卿着靴云々、獨以良久、轉陸
御車立二條南程給、是占其所、不令立車、下人云、前駈六人歟、御隨
身在御車前、左右取松明懸榻、顯平朝臣、資俊朝臣屆

從、下車在御車傍、以舍人等、頻雖被催行列、遲々不進來、僮渡來物次第不分別歟、有如京職者、(忿過了)諸衞官人等拋了、(不論衞門兵衞歟)左衞門權佐(三事、看督火長皆冠)、諸衞尉帶平胡籙、馬助(信業弟歟、以輔子不見知)、等不分別、侍從代四位家長、泰光、有長、(皇居亮、有經子)、顯經、(依此事叙)、少納言惟忠歟、(不慥見)、左大辨、(馬副二人取松明、二人張口、舍人打梨)、此宰相、左宰相中將、(隨身、前木移市比帶、弓箭、隨身松明)、平宰相、(每事尋常)、右衞門督隨身、松明弓箭如恒、新中納言、(賴資、馬副)、(松明頗打梨)、權中納言具實、(馬副、松明)、土御門中納言通方、(同前)、二位中納言家良、雖其居飼、其體如匹夫、二位新大納言(基嗣)、有居飼、(舍人二人)、馬副二人、松明二人張口、自餘在後、新大納言雅親、馬副八人取松明、行列馬前、雜色五六人取松明在後、光明未見事也、亮、(範輔)、權大夫、(看督長、火長、隨身各四人取松明前行、是叫事也)、大夫殿、(馬副松明前行六人、松明在後、有居飼、本小隨身、布衣交雜色、列雜色追前)、近衞府者等、左少將定平、右中將實忠(後聞、少將取輔、實清、賴氏、宣時、)御輿大進光俊、權大進以下皆悉歟、(家清、兵衞佐忠兼、侍從)、不見知小男等多、采女、殿上人、長淸朝臣、有教朝臣、(隨身騎馬、種如例)、家季朝臣、雅繼、、、資季、、、時綱朝臣、時兼、(少年)、少將已下濟々、不知之、右兵衞佐顯氏、右衞門權佐信盛、火長(衣帽)、糸毛車、金作毛車十兩、(皆中上臘持明、第八車一不上之、開付簾、不得心、)金車不見、資季朝臣等渡之間、開曉鐘聲、各遲々扣馬之間、又移時刻、半月昇天了、歸廬、

廿三日、天陰晴、及日入行白川方之次、依懷舊之思、見歡喜光院、大破已勿論事歟、於今者無處于修理歟、見舊遊之遺跡兮痛心、於車中聊合眼、無下車之便、依憚外聞、即歸家、相公來談、今日參內申暇、(殿下御直廬)、明後日參籠社頭、七ヶ日之後退出、可服藥之由也、前夜入御御所、寄御輿之間、通方卿先退見之、兩大納言已下、至于賴資卿遂電、隆親卿以下殘留、兩大夫加列、亮問名謂早出、可謂奇怪、又見物大路、車前燒松明之人、不可勝計、不知誰人、僧俗殆不燒火之人少、其中顯俊卿顯現勝事歟、雅親卿馬口信久、(入道子)、左衞門尉着狩衣取付、頗叵直也事歟、宣陽門院御車、大炊御門邊云々、伊平卿御共、(寄御車)、夜前付宰相、有示實忠中將事、答本意由云云、左府邊甚以疎遠、近年雖如胡越、彼人之事依思往

年事、不忘其好、四位舞人啓將、晴行啓之時、頗可有所思之由也、左府不存對揚由、兼被命云々、偏腹黑之故也、不足言、今日後院院司兵部兼綱等、催成菩提院事、書狀云、依天氣執啓如件、是左府教訓云々、天下事惣被亂朝廷事歟、因茲延久之比、辨官必行如此事也、諸卿今日慭奇云々、

廿四日、自朝天陰、早旦洗髮潔齋、自今日始寫經、午時奉書始、老屈以毫滓滯、不奉書終序品、日已暮、燈前又絕思、未時許雜人云、自夜前有其氣、今日巳時生女子、無殊事無爲云々、法印被來、禪尼始如形織法、昏前修理大夫音信、稱病不逢、

廿五日、天陰、朝微雨、相公參詣日吉云々、終日寫經、奉書方便品、老屈力疲、短晷彰暮、

廿六日、天陰、雨間灑、申時晴、終日寫經、雖滓滯不奉書終譬喩品、日已暮、老屈之至也、入夜忠弘入道云、九條殿自昨日御不例物忩、今日頗宜御云々、不聞及驚歎之也、

廿七日、天晴、九條殿御不例持申僧正、別事不御、有謎身之由有返事、仍不參、去夜太政官廳西文庫燒亡云々、後日或人云、大臣使者侍、夜中入借取文書之間、失火云々、云、社稷滅亡悲而有餘、博打凶徒成群盜、取雜物放火、說官文殺、列見考定具足皆置之、少々被搦云々、終日寫經、及授記品端、今日十四枚也、

廿八日 天晴、終日寫經、及乘燭終化城喩品、今日十六枚、

廿九日、壬午、晦、天晴、申時法印被來、日來北山、彼岸有懺法、供僧三人之外聖覺能言云々、終日寫經、日入後終之、四卷及寶塔品、今日十四枚、

○九月大

一日、癸丑、天晴、忠弘自彼岸始、逆修小善云々、以嵯峨僧爲其衆、今日請證寂房云々、依暇惜不聽聞、宗雲僧都送長櫃、請前裁送之、終日寫經、不書四卷之殘、奉書五卷、宰相明日歸京、北山布施取之料云々、

二日、天晴、午後陰、申終雨灑、已始許宰相歸洛、夕示送參西園寺、三位四人公俊直衣、知家、時賢、宗時直衣、基定朝臣、宗宣朝臣、實經朝臣、實任、實尙、賴氏云々、自五日可服蒜者、終日奉書六卷、至法師功德品、每日十四枚、懺法僧等

歸了、稱眼密々與之云々、各一連、
三日、自夜雨降、未時漸晴、終日寫經、日入之程奉書
終、寶塔品、□嗣品、法師功德品、
四日、朝天遠晴、女房行嵯峨、未時許覺寬法眼來談、成
海法眼今朝逝去、七十六云々、北院御室近習也、今日
範輔周防播磨、因幡、安藝、自分三ヶ國、
聞、晦日又有除目云々、因幡守藤盛季、中宮御分、宰相
辨範中親俊行之、
中將國務、舍兄侍從兼之歟、後聞、頭辨國務資朝日代云々、前內府大略可饒云
云、去年蒙重任功造八幡宿院、不日造畢、今年不被告
得替由、無故被停□由鬱憤云々、一時許眼法歸了、昏
嵯峨相具性惠房歸、夜深奉書終第七卷、
五日、丁巳、天晴、土御門殿黃門來臨、日入歸參、於燈下
奉書終第八卷、今生最後之勸歟、無事院遂宿願、心中
欣感、
六日、天陰晴、午時許小雨聊灑、終日至于戌終刻、奉書
無量義經、
七日、天晴、終日及秉燭奉書普賢經、老後宿願無事隙、
滿足心中極欣感、

八日、九月節、朝天陰、辰時陽景晴、殘暑久殘、昨一昨日甚
夜着帷、今朝猶熱、未時許行冷泉訪服藥事、當時無爲、
酉時許宿入道宅、自戌時甚雨、
九日、天陰、微雨間降止、終日陰、天曙歸廬、今日魚食、
日來之筋力疲而終日不覺而付親、老亂之甚也、暑氣猶
入夜着帷、
頭註 後聞、平座、三條大納言實、新中納言賴資、宰相中將伊
平參、隆親、盛兼、上卿召侍內豎、召侍從云々、
十日、天晴、夜月滿明、入夜淨照房來、明後日故左大臣
殿後家御共、參天王寺之由告之、九月中旬彼寺殿重無
双之晴、緇素競光華最中歟、桑門交衆極可耻、十月中
旬之比、遂參詣可宜之由示之、慇許諾、
十一日、天晴、巳後陰、申後微雨、巳時許高倉殿寄車招
未時許貞仲來、近日在共雅家由聞之、官文以燒亡、列見物貝多燒了云
引性惠房、參給日輪殿云々、入夜省年預國兼、以子息
云、如此事、有沙汰歟由問之、答云、當時只立后以下事、日次經營之外、全
男示送下部松久、今日申時許巡檢之處、省文庫爲盜被
不及他事云々、可然云々、
壞穿、纔見之處、有松明等落散之跡、於紛失物者不能
檢知、先所申上也、答云、檢知事了、非私可沙汰事歟、

早可申職事、一日比頭辨參天王寺、共人三百人云々、未歸云々、仍以書狀付藏人佐、（信盛、）近日頗有分明之氣由傳聞、三事辨、器量不足言物歟、社稷之滅亡、是存知事也、先王之闘帳、雖留於末代者歟、雖奏達、更沙汰不可有歟、去夏御乳母三位跳伊平、（賀茂神主、）造滋野井家奉迎母（後聞、非滋井云々、二條家方違、錢三貫進之云々、世以成嘲、）儀、仙院引出物褂服三十貫、各一貫（愚イ）褁紅梅檀紙、御共女房入輿、分取喜悅云々、今後性兼房許云、醍醐座主、（僧都歟、三宮御娘也、）母儀尼（彼宮御子息、皆悉此尼所生、）當時在有通卿姉、稱新阿彌陀佛尼之房、件新阿彌陀佛母、證憲法印等之妹也、依此緣高倉殿皆被坐彼房、主客居住之人、此尼偏奉仕爲奴僕、件孫王遂以親王後家（雅親卿姉、）爲養母、件養母依思實母（青侍云々）不懸養、件尼之父入道法師、同相具在醍醐云云 彼座主御弟孫王武士、不可出家給由有示申旨、通具卿聞之、內々已可扶持申之由所望云々、爲劉氏之名字歟、付親聽只令痛心宜矣、范文子使祝家祈死、

十二日、自夜雨降、終日微雨、藏人佐返事云、今日亡母遠忌也、彼付他人哉者、又示送次官時兼許、返事云、依所勞不出仕、仍又示藏人佐了、近代職事厭却奏事歟、

十三日、朝天漸晴、藏人佐返事、不日可奏達者、其狀返給國兼了、未時許參九條殿、見參之間、寺僧正御房參給、相共見參、日入以前退出、於近衛萬里小路邊西日暮、新月昇、歸廬之後、白月雖清明、老身誰人肯信哉、夜深相國送一首給、

十四日、朝天遂晴、巳時許心寂房來、左手苦痛事重示合、肩下臂上三所許、加點二所灸之、

十五日、朝天清明、入夜微雨降、近日又旱魃歟、非水乾云々、路外不濕地、今朝佛經供養、名字依日次宜、送西九條、中陰之所阿彌陀摺像、法花經一部、被物代朵絲、（一疋、四丈、）請僧二口相加、褁物三、短尺、誦經一、褁如形事、以女房書狀、送尼上乳母子三條（故二位乳母、）許、巳時許有返事、（入道事例等有之、）雖無息無極、依存物由、所沙汰送也、貧家無計略、人定成嘲歟、昨日當五七日歟、（禪門返事云、以之爲毀家之面目云々、）此兩三日徒然之餘、栽替庭樹、

十六日、自夜微雨降、未後止、終日陰、今日灸肩、

十七日、朝天猶陰、南老嫗地給直物可沙汰之由、忠弘入道今日來示合之、半分已賜了之由來告、黄昏參大相國亭、心閑謁申、月昇歸、明後日九條殿令渡東亭給云云、巷說左右大臣辭退、各任大納言、家良卿依懇望、被艶雅親卿官、又納言三人昇進云々、末代人任官如打火歟、按察今朝過差折花、參天王寺可出家云々、現當之望忽然、貧老一身遁引旁增耻、

十八日、天晴、巳時許相公來臨、爾以後滿七日、五節不豪催云々、藏人佐奉書云、

當省文庫文書紛失否事、本省加檢知可注進之由、可令下知給之旨、所被仰下候也、且被仰合官候之處、申旨如此候、守護事、可有沙汰之趣許候候也、其間先本省下部、殊可令宿直之由、可有御下知候、仍上啓如件、

九月廿四日　　右衛門權佐信盛奉

謹上民部卿殿

兩條

一、民部省文庫文書實檢并守護間事、

右件實檢事、本省尤可加檢知了歟、於守護事者、去年新制之中、當省事無被仰下之旨候、依時議可有其沙汰候哉、

一正八幡宮造營用途事、

右代々仰日向大隅薩摩三ヶ國支配庄公田、其沙汰候也、且文治五年宣旨目錄註進之、

以前條言上如件

九月十四日　　左大史小槻季繼

當省文庫文書紛失否事、本省加檢知可令註進、兼又守護事計御沙汰之間、本省下部殊可宿直之由、謹承仰候、以此趣可令下知之狀、謹所請如件、

九月十八日　　民部卿定家奉

私申、

守護事雖無先例、諸司之中纔所殘、當省文庫尤重事候歟、本省下部本自唯一人候之間、年來雖奔營、得其體有若亡候、被計仰下候者、尤公平候歟、

午時許任尊法眼來談、移漏退歸、
十九日、天晴、巳時行冷泉、不經程備州來、又法眼來
會、招請長政朝臣、好士禪尼同來臨、午終始連歌、賦物
何々事、家仲康茂在座人與、及秉燭終百句、客人退歸、
暫休息歸家、老狂之數奇歟、通具卿上卿獻五節由有
消息、自餘不聞及云々、
廿日、天晴　未時許三條宮、梶井、一日任尊法眼聊傳仰
旨、仍所參也、入見參、申終退出、相公來臨云々、
廿一日、天晴、去夜夢人云、故大僧正御房青水、又補座
主給、心中竊思申給、詞云、山門事衆徒濫訴等、惣不可
申沙汰、只時々可然物、懷中持參許也云々、此事殊叶叡
慮、快然之由人語之、愚意此事叶時儀歟由聞之、其事猶承久以
前之朝之恩、但當時座主已被止職由聞之也、又心中存之、一昨日定修難安堵逃懷
等示送、有此事歟、若有一分恩願歟、可相待哉、又不然
者、思切可赴他方歟由、竊思之、依奇思記之、未時許參
室町殿、中納言來會、見參之間也、雖無指事參内久不參云々、於
北中門内、御覽被卿半、予欲向西亭之間、被參此殿云
云、仍不經程退出了、去此卿二位痢病、雖危急又付減、
無爲云々、
廿二日、朝天陰、辰後晴、未時許法眼來臨、言談之間能
州又來、皆連歌之餘興、數奇之故也、申時許各歸、入夜
宿入道宅、
廿三日、天晴、遲明歸、入夜平宰相消息、有五節貢、先
年註入可送由也、日來湯治籠居云々、
廿四日、天晴、五節注文公信卿國通卿自身時、送相公許、使者空歸、
居住石藏云々、
廿五日、天晴、申時許參室町殿、僧正御房御坐、同時見
參云々、入給之後參向西亭、心閑謁申、戌時許歸、
廿六日、天晴、旱魃已久、諸井無水云々、早旦能州來
談、今見卅首歌、事外尋常之由相示、悅喜退歸、多年好
士也、灸燗苦痛不出行、
廿七日、天晴、午時相公來之間、相國過蓬門給、所從等
依當眼路、招乘車給云々、其後女房等行冷泉沐浴、此家
依無水也、傳聞、修明門院令去萬里小路殿給云々、不

知其故、

廿八日、朝天陰、巳後晴、今日以盛宣介迎寄女兒、居住于西小屋、有所思猶不混合、未時許法眼來臨、依召昨今參殿下、高野大塔可被營作、（被寄國歟、被付功歟、追可被仰、）以之爲勇僧侶可歸住由也、今日大略被仰定、明旦可被下御教書云々、傳說、滿範朝臣入道今日揚鞭云々、

廿九日、朝天陰、巳後小雨間灑、申時以後漸甚雨、申時許行忠弘冷泉宿、依無水爲沐浴也、

卅日、自夜甚雨、未時陽景見、又陰懸山、夕陽晴、朝沐浴、午時許相公來談、今日向中納言（通方）卿、八講所云々、甚雨有煩歟、明日可參平座者、（以使催之、）未時許歸家、暑熱之間、忘他事平臥、適涼氣之後、灸等又辛苦、不覺而及九秋之盡、浮生老後可悲可痛、入夜忠弘進南地、可加入地券、（去年所相傳之殘地、）老嫗券、今日賜直物訖所請取也、西口三丈五尺、雖不幾於此地、至要之所也、於奧者南北九丈五尺云々、土用以後可築築垣、以件三丈爲門前、向南欲立門、

○十月小

一日、（癸未、）天晴、秉燭已後相公來、未一點參內（毛車、于時人々未參、）不經程人々多參、即着陣、中納言家嗣、公氏、通方、經通、參議伊平、隆親、（移宜陽殿上間參會、）經高、盛兼（與右金吾同時參、）等卿、藏人左少辨親俊仰無御出由、上卿召外記、問上﨟參否、（申不參由、）召辨、（左中辨親長朝臣、）仰宜陽殿裝束事、歸申裝束訖由、次移着、九人着座、（平座人數頗以過分、）一獻少納言爲綱、二獻右少辨爲經、次居飯汁、（中上箸下、）上卿召侍從、末座參議目爲綱、歸來申侍從不候由、次三獻左少辨、次上卿召召使、召外記、向座上見文奏、見參後座傳參議召少納言、（兼綱少納言、）目上﨟、宗明朝臣參給文、次又召辨、又目上﨟、左中辨親長朝臣參給之、次自上﨟次第退出、奧座公氏、經通、隆親、盛兼卿等也、經靑瑣門退出、參宮御方之間、中納言定高卿參入、（于時日未入、）主上幷博陸於南殿御覽云々、職事等皆參、親長朝臣着例下襲、兩藏人佐又如此、自餘辨、少納言、兩頭、時兼等白重、隆親卿着舊袍下襲、伊平卿不具隨身一人云々、五節隆親、經高卿、上卿通方卿領狀、

被催信濃（隆仲爛）、辭退國云々、明後日有小除目云々、

二日、天晴、垣牆徒壞、

三日、天晴、初月鮮明、有除目云々、

四日、天晴、聞書到來、內舍人平季衡、大宰少貳藤資賴、（兼）左衛門尉藤親尙、（宇佐功）右衛門尉大江家致、同、左兵衛尉大中成綱、同、入夜能州來、心神違例不相逢、

五日、天晴、今朝於中垣邊、初見嬰兒、（今日四十一日）午時向右將軍亭、（相國坐給）即被始連歌、（昨日有其召）亭主、兩人、此宰相、信實朝臣、有果俗都、（密々時々護摩、在中門南廊、被持出）長政、永光、秀能入道、如願追着座、賦何皮何絹（衣混合）百句、秉燭已後分散、

此間殊可有方分連歌由被議、

六日、曉更時雨、朝天晴、申時許聊時雨、又晴、大宮禪尼來談、去比雨降、夜竊盜穿通其卿之土倉、取所收盜雜物、稱限三百貫、沙金一壺、濃州桑糸六十疋、鋤鍬云云、盜等其間有喚玄蕃允之音之由、隣家下人等稱之、仍召籠其男、非實犯云々、（往年在此家東㮶也）稱炎上之訪、京畿□因炎儲物皆被取、歎息無極云々、侍從言家補地頭事、非實說、爲亂庄務本地頭所構出云々、訛相公令參宜秋門院、（御誠法結願）昨日今日暑氣猶殘、心神惱于夜方長、曉鐘之程北方有火、（出雲路道祖神）舍屋相連無空地、北方殊恐思之間、無爲滅了、

七日、天晴、心寂房來談、此間付相州、綜常在京云々、晡行向吉田、依□相方請此所爲本所、大將被入、嫡與云々、暫在途中、乘月被歸之後人宿、及曉雨降、

八日、天陰、雨降止、鷄鳴以後歸、朝沐浴、心神猶惱、念誦不幾、泰俊朝臣云、雖儲本所、今夜（明日冬節）猶可宿、當時居所北方、（他所）於一宿者南、（大將軍方）全不憚、仍宿北小路小屋、（此家北一町）

九日、夜雨間降、朝天霧深、（辰時天晴、巳後大風）曉鐘一聲歸家、未後風休、時雨間灑、女房參詣賀茂、紅葉之盛云々、前齋宮一條、明曉參詣天王寺給、（輒三品父子引卒御共云々）

十日、天晴、午時許女房向冷泉、此間竊盜頻入云々、（醫伺者在門）備後前司來、介見歟、即歸、入夜參向相門、前宮內卿不慮來會、相共奉謁、言談移漏、彼卿先歸、不經程歸

廬、霜月皓然、

十一日、天晴、雜人說云、六條宮御出家着黑衣、儲大桙笠、成逝去之計給、武士見之恐怖、依此事、京中黑衣法師可停止由、武家致沙汰云々、又云、三位近衛中將於武所飮酒家、退引牛歸家、作牛貢之、本主又尋取其牛、(不引牛可與過限之由、後悔云々、)舟兵部來談、下人等云、源亞相淤重織、已承伏云々、

十二日、天晴、午時許大府卿稱路次便之由光臨、驚出相謁、悲歎子細、聞之落淚、其上前殿忽御勘氣、被召土佐之波多詑、悲之中悲歎、又以爲恐爲耻者、此等事當不觸耳、驚歎無極、謝進之後、又大宮三位來臨、言談移漏、自然入夜了、

十三日、天晴、午時許欲僧都來臨、昨日釋迦院僧正逆修曼陀羅供、導師今日歸入宇治云々、未時參室町殿、僧正御房又御坐、同時見參、先是國通朝臣(日來在關東、)參會、漏天文博士之恩、依傍官等申、本官猶可被止由風聞、依恐思申暇、暫可在京云々、及酉時南方有火、二條室町云々、即退出向冷泉、火甚遠、宰相自幕府歸來、暫面謁、秉燭以後歸廬、火自四條南室町出來西出町南、至五條坊門烏丸、於大政所旅所之北止云々、宇津宮入道一昨日入洛、與入道一人唯二人騎馬、法師原少々步行云々、偏是爲學法文也、過明年一年可歸云々、關白殿明日令入宇治給、(禪閤同御坐、)供奉人頗副云々、高野吉野事、關東委有被申旨、其使者爲聞上之御成敗在京云々、今度事初以將軍御消息之狀言上云々、其次又被奉御書於前殿、左府辭退事已露顯、或說云、於右府者兩大臣辭退、頗可爲勝事、仍可任太政大臣由有一說、相公云、坊城納言獲麟(在有洲河亭、)由聞之、明日爲訪罷向者、公卿昇進如打火歟、

十四日、天晴、依徒然、堀庭(木丁)栽南新地、家僕倦了有疲色、

十五日、天晴、黃門病昨日頗宜之由相公示送、(但不行向、女房試相訪、)法印被來臨、

十六日、天晴、法眼音信之次云、對馬國與高麗國闘諍之

由有巷說、未聞事歟云々、依末世之極、敵國來伐歟、可恐可悲、未時許相公來、夕參相門奉謁、亥時許歸廬、雲雨久絶、白月毎夜淸明、

十七日、朝天無片雲、午時法眼來談、來月廿一日御室五部大乘經供養、(代々如有之、)宰相參吉田事次、相示高野吉野事、定喜律師爲關東使先日入洛、申長者僧正事之中、頗有不實之沙汰喧云々、高麗合戰一定云々、鎭西凶黨等(號松浦黨、)構數十艘兵船、行彼國之別嶋合戰、滅亡民家、掠取資財、(所行向、半分許被殺害、北殘盜取銀器等歸來云々、爲朝廷、太奇怪事歟、)依此事擧國興兵、又我朝渡唐之船向西之時、必到着彼國、歸朝之時、多隨風寄高麗流例也、彼國已爲怨敵者、宋朝之往反不可輙、當時唐船一艘寄高麗、被付火、不殘一人燒死云々、末世之狂亂至極、滅亡之時歟、甚奇怪事也、

十八日、庚子、朝天遠晴、源亞相消息、菅野長尙依夢想、於北野講歌可詠云々、老病前後不覺、於相公者、早可令詠之由答之、今日出垣南見新地、

十九日、夜天始陰、朝雨僅落、終日雖陰、小雨間灑、巳時許行冷泉、少時備後(早旦來會、)能登、前攝州(住吉、)來會、始連歌乎、何々所十句許之後、成茂來加臨、昏能州依幕下召起座了、戌時許强終百句、各退歸、備後宿云々、予歸廬、禪尼服蒜不來、法眼昨日約束、今日無音、今日暑氣流汗、近日蠅多於夏、

廿日、夜雨僅灑、朝雲忽晴、辰時又陰、中宮御封宛文省奏等、年預子男持來、請署名(詔)事、民部省隨奏字、仍加名二字返給、或人云、維摩會、辨忌火長弓箭使者馳殺馬二疋云々、入夜少將敎雅朝臣來臨、依舊好移漏相謁、此間雨尋常降、已以滂沱、

廿一日、曉月淸明、朝天遠晴、近日只堀栽庭樹、僅養心神、女房等行冷泉東、沐浴、此近邊水絶了、

廿二日、天晴、入夜參河權守淸綱ト云人忽入來、雖不知其人相逢、陳其身上事、故右馬頭公佐朝臣胤子、爲馬助宛滿被發、爲當今代始藏人、至于極﨟敍爵之後、參左大將殿、而依外戚所恐絶圓僧正寺務停止之後、所宛給之所領相違之上、爲外舅信光法橋被謀詐、母子之

身已磨滅、極憐愍、同宿哉云々、非體實雖不便、身之分限不能許容、非計略之限由返答了、

廿三日、天晴、午時許参室町殿、只今有御出云々、入見参、菩提院禪尼爲相訪行問由被仰、不經程退出、未時許上總國司來臨、大納言殿御使由也、言談移漏、秉燭以後歸、相公又來談、宰相中將所勞加灸治云々、黄病歟、尤不便、夜深宿北小路小屋、（十月中、）

廿四日、（丙午復、（後イ））辰後陰、自未時微雨間降、聞曉鐘歸入、自仁和寺迎車來、（車不覆雨皮、共侍兵衛府二人松明、雜色二人、）迎取嬰兒衣葛蓋入、阿末加津、打時、人形、細長等、（ウアヤヌ等襄具之云々、）先指入車、次乘、小兒御方ト云女子抱之介乘、大進ト云女房寄車、日來約束無變改、幸甚欣感無極、

廿五日、終日天陰、法眼消息無爲來着、三人握翫感悦由、殊以快然、入夜南方炎上、高辻堀川邊、

廿六日、天晴、巳時許行冷泉、人々久不來、未後各來會、法眼備州、能州、攝州、禪尼、康茂、賦何金下（シタ）何、甚固而停滯、初夜鐘之後、百句終分散、又約後會、十一月十九日、十二月十日云々、即歸廬、山上又物忩、西坂寄横川切房二字云々、定修告此由、遂日棄（寄イ）置失度世之計云々、

廿七日、朝天陰、陽景間晴、宗清法印使者來、見南築垣之地、三四本所誂付也、住吉使又來見云々、各示付之、（近代人之斷儀、已以同心可恥、）南隣番匠男（件地本主老嫗子、）造其宅、其地本主法師所從等來打破其屋、聲々喧嘩之間、番匠搦取所來法師一人面縛、法師等空逃去々、入夜番匠并面縛法師皆行他所、其跡無人云々、

廿八日、庚戌、朝天陰、有雲間、巳後晴、今日居礎日也、吉時午時午申故令居石少々、辰時許昨日法師相語、武士來欲搦番匠、令逐電之間、搦取近邊下人等、又壞所造屋云々、能州來談、依好士也、申時許參室町殿見參、入夜退出、

廿九日、（晦、凶會、坎、）朝天陰、巳時雨降、漸以甚雨、大宮禪尼書狀云、夜前侍從歸洛、來着此宅、平河兵衛藤馬ト云男二人、自關東送來、母子可和合同宿、又書狀（相模守時房狀、）送

耆於右兵衛督母子、可和合由可相傳、志深庄地頭有將軍御下文、但領家領所不可替云々、事之違亂世之誹謗、偏是以母子違背爲本、於和平者、是本意之理運也、勿論之由答之、雖非遠路之往反、武家之敎訓、可謂穩便之儀、夜雨適尋常降、

○十一月大

一日、壬子、曉雨漸休、朝天忽晴、權僧正被過談、相門示給東隣地事、本主已領狀云々、申感悅之由、

二日、夜雨降、朝天晴、時雨猶灑、西北遠山雪白、未時許右武衛被來臨、相州妻室消息、(官家與世可和平事、)藤平馬卜云男來、示可傳由答了、言家依妻可產、又可馳下云々、酉時參室町殿見參、仰云、頭辨逢人云、五節以後可有任大臣二人云々、事實者、尤可爲大切、若是虛言歟、難知事也、中納言參之間、予退出、(戌時許、)大府卿近日勘當之由、於所々吐詞云々、又公良揚鞭馳下關東、不穩便事歟、依違太白方、宿西小屋、

三日、寒霜凝、朝天晴、未時許行入道冷泉、申時許右武衛被枉駕、淸談移漏、喚寄小童、日入之程來、但着直垂、(村濃、)相具裝束取入、忽令著改薄物白狩衣、(組紐、)浮文、紫指貫、裏濃蘇芳、衣二、靑單濃袴、予令着之、武衛相具被參二品親王、(侍二人被具、光兼又相具、)初參以後、直可歸宿所由示了、予歸廬、小童年十二云々、

四日、朝天遠晴、夜霜如雪、入夜宰相來、吉田祭、(二位新大納言分配、)若可然者、欲參新嘗會、又有催欲勤仕由相示之間、宰相中將消息到來、被敍三位訖云々、今夜有小除目、藏人佐信盛又示送、其身轉左云々、左大辨同敍由告之、今朝風聞、光俊一昨日還補五位藏人、中宮春日祭使、日來結構可爲職事由出立云々、前大納言實、又給信濃國云々、通方卿改任上野國司、(近代以任國司爲其得分一[illegible]也、)拜賀猶可被具前驅之由示之、父子連座、雖不出仕、猶極不穩事歟、剃除之遲々、世定成嘲歟、

五日、朝天遠晴、未時許相公來、(直衣、)爲畏申參殿下之次云々、夜前參內申入之、少將內侍云、左大辨侍讀勞之由、懇切申之、上臈許申者、可被付上之由申請、可然乎

由被炎、有勅許之由語云々、拜賀日、今日之外無之由道(通イ)澄示云々、重問之處、拜賀十日十一日宜、著陣無其日云々、然者十日拜賀、五節以後著陣何事在哉者、除目、侍從源資道(通イ)、(且親朝臣子、朝時同母弟、顯平朝臣聟状、中相以云々、)中宮少屬安倍盛朝、信濃守藤隆雅、(民部卿爲宮分、)越中守藤頼俊、左衛門權佐信盛、少忠紀末光、右衛門權佐平範頼、使宣旨、三位爲家、家光、忠弘夜前歸京、今日來沙汰候事等、朝間奉書阿彌陀經一卷、入夜南西方有火、大炊御門、(北、)室町面小屋云々、經程不滅、但不出町外云々、亥時許又坤方有火、秦基朝臣家云々、少將雅繼同宿、春日祭使也、定迷亂歟、

六日、天顔快晴、夜霜雖如雪、甚無雲氣、蠅成群如盛夏、秉燭之程參謁相門、近日三星合變、一昨日已迫寄之上、夜部熒惑融月中、甚重事云々、明後日東殿可令渡此家給、仍可住北山者、兩卿御産、左大將殿來月、殿下三月、重疊無間斷、關東招請女房下向、雖示恭由、依此事延引、存四月之由者、

七日、天晴、午時許法印被來、大將被向吉田云々、未時法眼來臨、且爲御使向宰相許、(被悦仰由也、)已龍出了、此由可傳之旨答申、

八日、夜霜、朝霧、陽景快晴、忠弘入道、來依吉日、令居新屋持佛堂小雜舍侍(一丈間平屋、)等四字之礎、

九日、(庚申、)天晴、春日祭近衛府使右少將雅繼家燒亡、申觸穢由、以會參氏人爲代云々、三ケ日事也、何不指替他人哉、中宮使藏人大進結構經營云々、申時許宰相來、日入之程行吉田宿、亥終許南西方有火、不知何所、聞曉鐘歸廬、

十日、(十一月節、)天晴霜凝、今夕宰相申慶賀云々、牛童車副賜裝束、前駈衰老盛親朝臣、(近日有咎、已龍居云々、寄之示可來、)此家仲雖非當職、依無人可相具、雖可行向方違、後朝窮屈、又土門居所極見苦、不可被來由示送了、可參所々、內、(中宮、)殿下、(中宮大夫、)前殿、(左大將、)持明院殿、不可過之歟、戌終許盛宣歸來云、參內訖、(盛親朝臣遲、相待間夜深、)牛童、(薄色白衣、)

十一日、自夜雨降、臨昏休、月明、家仲云、夜半許罷歸、

參所々、如昨日示云々、今日關東女房入洛云々、宰相送書云、藏人佐奉書如此、何樣可申乎、卒爾之間、尋常之儀不可叶、前駈裝束如夜前者、白甚可見苦哉、奉書云、明後日大原野祭上卿無參仕人、吉田祭可隨神態云云、存公（平イ）事勤仕此祭哉由者、返事云、辭退有恐、經營又卒爾、然者申難早參由、前駈京中乘車、於七條桂川邊騎馬（如夜前、打梨）、及黃昏參社頭、雖夜際遂神事哉者、延保二年冬祭勤仕之忠記注送、依次第引失也、

十二日、天晴、昨日東方女房粟田口儲車、先入冷泉之後、宿周防宿所（大炊御門萬里小路）、後日可居四條東洞院云々、大原野祭事、左佐催出左大辨由示云々、芳心歟、今日立新屋持佛堂之柱、打定固渡桁（日來於入道宅造儲之）、泰俊朝臣云、變質事非三星合、去五日出丁、犯火了、又火了犯木了、木與土不入犯、然而古文不劣三星合、又月燿犯彼三星、不快相重、熒惑近哭星三尺二寸、今朝明定追歟、匪直事者、夜半許行出雲路面小屋（川崎作佃所）、不及一寢、聞鷄鳴歸（依明日太白方也）、

十三日、甲子、朝天清明、風寒、今日依吉日南方立門、巳時、新屋上棟（西京極末）、小路更開東西（家西築垣、西四丈許開之）、向件路南面立唐門（前路二丈之南可有芝築垣）、其東三丈餘、依隣境之竹、此路不通也、門內七丈餘立屋（狹小丈間三間四面）、其東立持佛堂（六尺間三間四面、有七尺間庇）、屋西有五間丈間平屋（可爲侍所）、卑小以儉約爲本、然而造作之名字人定屬歟、雖不似涯分、依思序門之趾也、予不知其事、只入道法師營之、泰俊朝臣先日勘日時、申時上四字棟了、番匠男（修理職方末(末イ)生云々、入道年來召仕、予忽不知一事）、馬二疋（屋料、堂料）、賜之、檜皮葺（五位云々）、馬一疋、壁塗馬一疋（又各給祿）、隨分稱作法、有進拜事等、不委見、入夜宰相來、今日參北山、此東隣事、其直法申狀、非普通奇怪也、當時所相傳所（衍カ）之近邊地事、可尋送由有嚴命間、忠弘入道令書進假名狀、又務去秋、一通相副、明旦欲獻覽、新嘗祭右金吾勤仕云々、諸事冷然、中宮渕醉、預催公卿、殿下、左府、右府、右大將、大夫家良卿、經通卿、實基卿（權大夫）、具實卿、隆親、盛兼卿云々、

十四日、乙丑、朝天快晴、早旦內藏頭使者來云、年預職

〻、景日來無爲、一昨日頓病、昨日終命、忩劇之比寮務牢籠失東西、如此時何様可計略哉、明景又月來病惱、當時不快云々、答云、寮務不及一年、非分事不辯知、罷過候今加推察、年預雖死去、目代下部相共暫行事、强不可及闕如歟、又云、明景雖病者、知案內者也、乍在穢中、小小事問答如何、答云、此事私難計申、尤奏聞可被隨御氣色歟、但明景子定多候歟、輕服非深憚、以其身爲年預、私語聞明景、可爲公平歟、尤可被奏聞哉、櫛風流名字、雖心中冷然、依先日懇切消息、送遁方卿許、造最小之屋、(左右後各立一頭、其下又數一裹、)屋上葺櫛二裹、(有様、)四裹敷屋前并左右屋前栽、枯蘆屋中居張小兒、(着小袖有文、)隱天棲志攝津國乃心也、以赤地綿爲水引、都合十裹、最略櫛也、巳時許法印被來、向北山由也、同兌(送カ)禪尼參北野、入夜法印又自北山被歸來、聊依示連事也、五節參入、傳聞、張臺供奉公卿、殿下、內府、兩大將、中宮大夫云々、中宮淵醉出仕人、重長、顯平、實俊、有教、賴隆、資俊、時綱、有資、源家定、四位時兼、信盛、隆盛、有時、兼輔、實光、賴行、信時、實任、家清、顯氏、公有、親氏、賴俊、實清、實直、伊忠、定兼、光氏、忠高、資信、範賴、經氏、經光、定雅、菅高長、高忠時、源仲業、藤永經、平繁茂、非藏人源仲遠、藤有倫、藤仲綱、

十五日、丙寅、朝天間陰、陽景漸晴、時雨聊灑、昏後頻降、如形風流送平相公許、誂承明黃門作出、以薄様作菖蓋入櫛、(如數、)其上以薄様氷結文、付竹枝并文付氷、是狭衣雪歌之由歟、女房參詣北野、不聞世事、曉鐘之程青侍等云、只今中宮淵醉訖、着座公卿如兼日之聞、淡衣法師昇五節所、東北門武士搦取剝衣、可打付宿所由稱云々、

十六日、天晴風寒、時雨猶灑、童女御覽、(隆親卿、)左大臣、兩大將、中宮大夫著座給之由、雜人傳語之、扶持殿上人一人不知其人云々、北野三箇日參詣了、後聞、付人第(弟カ)少將隆盛、今日許出仕云々、今夜入道(關東、)參北山奉謁云々、

十七日、戊辰、天晴、未時許宰相來談、夜來時々見物參

入、夜兩頭各以藏人二人令取脂燭、〈相双、〉出仕殿上人實俊已下相隨、中宮濶醉、初獻大進光俊、二獻亮藏人忠時、取瓶子暫被整應、〈三度、〉祖出朗詠、人々祖、勸盃人差劒復座、又祖如例、右衛門督右兵衛督等衣冠、每夜見物參入、夜公長又見物、〈非近習、〉可奇、又夜々直衣侍臣不交衆見物云々、可謂奇怪、

一今月十二日、〈癸亥、〉昏戌時熒惑犯哭星、第一星相去八寸許、同十四日、〈乙丑、〉戌時犯第二星、〈相去一尺許、〉晉孝武帝太元廿一年六月、歲星犯哭泣星、是年九月帝崩、宋書天文志云、晉安帝隆安元年正月〈癸亥、〉熒惑犯哭泣星、四月有兵喪、

一同月十六日、〈丙寅、〉昏戌時白虹見西方、〈從未往戌、〉白虹衆亂之首、百殃之基也、又云、白虹見臣有發、虹首尾至地、流血之象也、東晉紀云、白虹見國有喪、易政連連、災變如何、

右京大夫親房朝臣齋宮卜定用途受領功 涓塵可訪之由、度々示送、闕乏之家心事相違、雖有其恥、常合服人、指經營名字雖默、最小分隨尋出、今夕送之、有欣悅之返事、

十八日、晴陰不定、入夜星躔明、夜前節會內辨〈內府、〉外辨、土御門大納言、〈始終不入御云々、可貸公卿、雖有遲速皆出、內辨宣命使、此宰相許云々、雖不入內陣無將、伊平替揮云々、〉左大將殿、中宮大夫、中納言、〈家成賴資之外八人、〉參議六人、〈公雅不出仕、盛兼名治一夜許參、〉小忌具實、〈蘇芳襲下襲着小忌、時稱我家說、〉是例下襲白西〈(雨イ)如例、尻許改之、上八例物、〉蘇芳下襲ト書故實ヲ、父卿依不受有識口傳不知之、任盜取家文書、蘇芳ト得心歟、無疑事也、定通通方卿〈所不知由、〉御酒勅使二位、召大歌別當、〈侍從、〉別當代、〈定高卿、〉宣命使皇后宮權大夫、大辨祿所每事無爲云々、上首定通卿不入備後五節所、〈仍各引歸云々、〉少將有教朝臣送櫛、〈三夾、〉答芳志感悅由、依一日示送、人夫送平相公許、〈爲運榾云々、〉

十九日、朝天快晴、今日好士等、例連歌之由約束、予有風體不向、信寶朝臣來、宰相向北山了云々、法眼音信、廿七日以前不能出京云々、明日卜定、姬宮〈自持明院渡御冷泉、〉御渡、殿上人可前驅有催云々、日入之程、二位範宗卿來、坐言談、入夜歸、一點以後即有火、驚騷之間曉鐘報、北

二町出雲路之東、川合祝某家云々、失火不移他所、無
程滅了、
廿日、霜凝霧深、天晴雲盡、宰相來、明日參吉田祭、如
此祭、更不受可然口傳、粗見江次第、又隨當時形勢、召
使引導辨行事不遂思、又忘帶了、抑明日欠日也、初度
事不可然、只初逢氏社祭、又依大原野遠、無是非行之
歟、頗不普通事也、不沙汰日次云々、予又老耄忘却了、
猶可具前駈云々、白晝人可屬目、自吉田家出立可宜之
由示了、此御時未入御五節所云々、可謂善政、但女房
數十人、寅辰夜群入取櫛云々、平相公五節所頭辨實
俊、顯平、有資等入（節會夜半不始時、）朗詠今樣亂舞盃酌、重長成
紅顏云々、追孫儀歟、
廿一日、遲明時雨、朝陽即明、吉田祭宰相着行冷泉、女
房母堂祖母來會、冷泉此家人々、又行向對面云々、未時
許右衛督被過談、昨日臨時祭御馬御覽、定平朝臣候毛
付、成實束帶正笏參內、待七八人許相從、（無雜色、）停立門內
庭上云々、寅日祖待從實直亂位階行列、實信卿見之、
雖奇然不能制過了、具實下襲襟衣裴染云々、節會衣裳
押倒實瑕障子、（板障子也、）齋宮卜定依御障、延引廿六日云
云、入夜女房歸、吉田祭參勤了云々、
廿二日、（癸酉、）霜凝天晴、臨時祭、依明日太白方、宿出雲
路面小屋之次、暫不下車、立大路相待之間、亥時許松
明光見、鈴聲漸聞、舞人八人過了、後經半時許、使乘
車、奴袴者兩三人、衛府四五人歟、權繪隨身、雜色當色
朽葉青衣、於近年可謂尋常、先是陪從乘破車、（三四人乘歟、）
其外不見、太奇怪也、使之後又舞人一人、依懷舊老狂
見了後、入小屋一寢、聞鐘聲歸、今日參內公卿乘毛車
人、（三條大納言、此宰相、當車土御門大納言、）家嗣卿、伊平卿、親定卿不著綱牛
童（道カ）進之云々、伊平不具隨身一人、不足言之體歟、雜人
等說也、（日入以前之間見物云々、其後事不知、）後聞、出仕公卿定通、實親卿、左
大將殿、中宮大夫、家嗣、公氏、通方、實基、定高、具實、
賴資、親定、伊平、隆親、經高、爲家、家光卿、夜陰之後
不委見、退出云々、使右少將資季朝臣、舞人公綱、（侍從、）
顯氏、（兵衛、）親氏、（同、）賴俊、（侍從、）貞時、（中務、）光衡、（同、）氏通、

侍從、忠兼、同、高階忠時、平繁茂、陪從有長朝臣、顯經朝臣、仲房、邦康、德兼、範昌、所作親繼、親賴、親季、經尙、藤親能、源家尙、還立此宰相、公長、範神被召立、即早出云々、
廿三日、天晴、霜如雪、氷結、入夜風猛烈、雲飛揚、
廿四日、風寒雲晴、朝天間晴、昨今冴寒、地凍風寒、未時許法印被來、明後日卜定、姬宮御車寄被催、右大將被申所勞了、仍廿七日仁和寺不被參云々、相國自一昨日坐寶淸宅云々、予稱病近日蟄居、奉書阿彌陀經一卷、
廿五日（十一月中）、遙淡晴、朝陽鮮、終日寒風冴烈、午時許長猷僧都來談、結緣勸進云々、依尫弱、雖小事不能領狀、申時許葺門檜皮褁棟了、門前芝築地築了、（門前路三丈四尺許也、）關東每年貢物、今年以將軍御消息被進內裏、頭辨北白川院右兵衛督云々、武衛書狀云、進御物相副解文進上之、可令披露給、恐々謹言、月日、右少將判、右兵衛督殿請文、以此旨可令披露給、光俊恐惶謹言、如此可書歟者、此事先例傍例無之、只以今案、此定可宜歟由答、
廿六日、朝天冴、甚寒、申時許雪降、即晴、番匠等自今日來、（日來於忠弘宿所木作、）入夜相公來、明日參仁和寺、臨時祭日人々參、及秉燭五位藏人光俊、於露臺方高聲喚大理、其詞別當殿云々、爲令見上御局打出云々、（別當無奇解、）二獻之程退出了、重坏長淸有親云々、近年中少將皆隱遁歟、挿頭花及伊平卿、（定高親定卿先早出云々、）還立人長召使時公長卿推參、御簾中咲壺云々、雜人說云、一日比幸淸法印初行智三位（成實）家引牛（名牛乞取、盛兼卿、）馬、（陸奧貢物盛兼御馬、）以紫染物作蓋、積五節櫛如山岳、所具子姪六人、悉同盡積櫛、酒如淮泗、幸淸飲酒五十餘坏云々、今夜齋宮卜定、
廿七日、遙淡晴、寒風烈、申時許雪埋地、仁和寺宮五部大乘經供養、秉燭以後相公示送、公卿獻源大納言雅親、前中納言範朝、皇后宮大夫、土御門中納言、（通方、）高倉、、（經通、）別當、二條中納言、（定高、）右衛門督、平宰相、侍從宰相、左大辨、右兵衛督、三位範宗、殿上人頭

辨已下廿餘人行香、及此宰相、宮大夫二人不立、聖覺說法、人々又落淚、堂童子行光知仲云々、殿上人長清朝臣、隆範、、、家季、、、宗平、、、信實、、、定平、、、伊忠、顯氏、賴隆、、、親俊、有親、、、奉行、隆盛隆宣已下不見分、錦被物一、御綾五、唐綾五、廿重已下委不見云々、

廿八日、朝天晴、冴寒、

廿九日、天晴、昨今風休、冴寒、臨昏任寶法眼送庭樹二本、櫻、鷄冠木、雖及夜景栽櫻、加衣天明且可栽、

卅日、辛巳、天晴、風靜、栽鷄冠木了、忌日事如例令修、請申任心房受戒、午時、自曉扶起、寶篋陀羅尼、阿彌陀經、法華一部、不堪老骨終日所候也、讀勸發品了、日已沒、幽靈至于最後之夜半、暗誦此品、終思其機緣催悲淚、今日葺始屋檜皮、南面、

○十二月小

一日、壬午、朝天遠晴、未時許將監式實來、每來必對面、自前殿有召、無牛童、而及秉燭參、仰云、子息首服事猶思立、但非去秋所示、是依不當之心操、月來棄置之處也、年十一、此間雖不將來、頗復尋常習手跡、已似能書、相國猶可令首服之由被示、其名字猶宜歟、實字之所殘良實、能實一門公卿也、但其字皆強不憚、恒佐經輔雖先祖長頁御名能長有之、依字皆不憚之歟、伊實、近代皆用公卿名、但吉例歟、不然、猶有其疑、不用宜事歟、房實月來予舉申之、等也、又其儀可爲密儀、於密儀者皆殿親自加冠、六條殿、基、松殿、故殿、隆忠公、道經、兼基、入道大納言、教、此中爲前官人加冠、只道經許也、極不吉、兼房於六條殿出居最密儀、兄養父、內府、兄養父故殿、中宮大夫、故左府非養父、此例當時爲兄不吉也、仍大將可憚、因茲欲請右大將、雖親昵又已他人也、然者可有馬并贈物哉、晴儀贈物野劔也、能實元服、大宮大夫俊房居饗、被引馬也、是又不吉也、可何樣哉由申合、松殿御返事、大將被引馬、被贈饗裝束直衣、有其例、饗又有何事哉、名字近代用一門公卿已多、良實於僧名者不可憚、房字爲上事、此家之外無之、頗可驚耳目、又雖先祖不至高位如何、重申能實例不吉事等、然者止饗被引馬、何事在哉、理髮可有祿哉者、此儀如何、申云、於良字者、第一御名之由、大將殿御

時所申候也、字替時強非同名、偕名勿論、是御家嫡御名也、今被用勿論候歟、於愚意者、公卿同字名、猶不見吉例、房實又宜爲後々御名歟、其日十三日甲午、敍位、欲申試正下也、相國以侍從宰相可奏御冠御直衣、由被示、自內定可被仰博陸歟、但左大將殿可有着座、兩大將相親以之爲詮歟、公卿直衣、殿上人衣冠也、申承退出、

二日、夜雪埋地、陽景朝未晴、巳後天晴雪消、依老病不出門、只從宿望遙樹、陽景頗和暖、工匠不來、檜皮不到來云々、初月高懸、爲遙南宿西小屋、

三日、朝天陰、午後寒雨降、曉鐘歸、雖雨適降、沍寒無極、入夜之後、雖聞滴溜、深更又止、

四日、終夜今朝雲暗、雨不降、冴寒、辰終陽景漸見、午後陽景和暖、女房物詣、

五日、霜凝天晴、午時許法眼來談、五部大乘經〻、雅亞相帶劒把笏參入、着座之時撤之、近方卿有奇氣云々、殿上人卅二人兼被申、博陸頭辨又爲御使參入、申其人數等、布施以前退出、一昨日左府後見藏人大夫入道と云鳥窮カ有物死去、懷紀井彼堂別當法橋之舍兄、彼家中第一者云々、

六日、天晴、雪飛、未斜出門參綾小路宮、謁公性僧都公―法眼等、少時見參、月前退出歸廬、宰相來、來十三日可着陣、早旦之由存不具前駈、

七日、朝雲往來、陽景漸晴、蓬屋近邊井水逐日乾盡云云、末世之人無飲水之計歟、雨雪共不降、何爲哉、未時參前殿、御浴之間、左大將殿見參、仰云、依高麗來牒之疑可仗議由、一昨日大武語之云々、不知委事、末代之極歟、畏而有餘、退出、昏行冷泉、爲沐浴也、宰相明々後兩日、可參西園寺八講、二日之儀、留宿此家、

八日、霜如雪、天遠晴、

謹奏秘異等事、

一、今月四日、乙酉、昏戌時月熒惑星、相去一尺二寸許、

謹檢天文要錄云、占曰、月犯五星、其國亂亡、民人有背其君者、不出二年、又云、月犯熒惑、內亂貴人薨、又曰、月犯熒惑、其君失坐、又有病愛、貴人傷、內兵起、五穀不生、人相食、期不出年、遠二年、又曰、有戮

者、乙巳、占云、月熒惑相犯、戰勝之國大將死、天下
有貴女之變、期不出年、遠二年、五星占云、月與熒惑
合宿、國主亡荊州、占云、月與熒惑行、國大將死、同
日同時太白犯哭第一星、相去六寸許、
一、五日、戌時犯第二星、五寸許、
謹檢天文要錄云、哭星主哭息愛悲也、甘德曰、哭星
主喪事、天地瑞祥志云、太白犯哭星、有哭泣事、又
云、五星犯哭、天子有哭泣事、宋書天文志云、晉孝武
太元四年十一月丁巳、太白犯哭星、占云、天子有哭泣
事、五年九月癸未、皇后王氏崩、又同廿一年六月、歲
星犯哭星、占云、天子有哭泣事、五年九月癸未、皇后
王氏崩、又同廿一年六月、歲星犯哭星、占云、哭泣事、
是年九月帝崩、
一、同月七日、戊子、昏戌時太白犯歲星、相去八寸許、
謹檢天文要錄云、歲星與太白合、飢爲疾內亂、又云、
歲星與太白合、相易、一云、土功與人民病、又云、歲星
宿太白、四夷侵內、一云、女后有喪、又云、太白與歲
星合、有白衣之會、不出九十日、又云、太白與歲星
合、有破軍、天下大飢、天文錄云、太白與歲星合、亂
鬪易改、天下兵甲起、右變異等、謹以申聞謹奏、
嘉祿二年十二月六日正四位下行陰陽頭兼權天
文博士石見介安部朝臣泰忠
日出以前歸廬、能登國司來、依寫經不相逢、阿彌陀經、書了、
經國宿禰來相逢、酉時許歸、宰相宿北山不歸云々、重
立此家、
九日、霜凝天晴、未一點參宜秋門院、女房云、今日人一
人不參、殊有其忠歟云々、不經程導師房經律師法眼、參
云々、即被始請僧二口、諷誦袈裟、鈍衣、繪像阿彌陀、文殊、彌勒、三尊法
華經一部事了、手取布施、被物、裹物色々有一結、請僧
裹物兼致、奉行四度取之、日入退出、窮屈直歸家、日在衣、
十日、自曉天陰、巳時許雪忽降、新中納言賴資、消息、
攝津國勘濟公文事奔走候也、前司能致猶子候、一向爲
身大事奔走候、當省事平可蒙御恩候、任近例如班符者
可成上候、可存其旨之由、給御下知狀、可付國兼候也、

大略沙汰寄候了、此事狂可有御許容候歟、口可給候、如小祿も、國衆ニハ漸々可沙汰給候、不可白紙候、只今書急可被沙汰由、下知之狀有弘奉書、付彼使了者、省官不請事也、年預國衆示送云、勘濟公文穎文事、先例年預成返抄事候、于今度無其沙汰候之間、今朝尋申候之處、被下御教書、依爲省陵遲之基、申子細候了、其理可然哉、無述事候、答云、近代之人皆有限用途、諂無故傍輩不領狀者似貪欲、仍所改書狀也、有可被陳之旨者、早可答其子細、有人語者、雖後々可送書狀、有存旨者、又可示其旨者、西園寺八講初日、八日、右大將、三條納言、土御門中納言、侍從宰相、堂童子以邦、忠房、結願、九日、大將、大納言、二條中納言、二位宰相、平宰相、侍從宰相、右兵衛督、宗宣、加行香堂童子、實清、行光、殿上人信實、實經、兼輔、信時、知宗、賴氏云々、

十一日、天陰寒、雪不埋地、黃門又懇切、又書送書狀了、

十二日、天晴、今朝無霜、午時許參一條殿、妙音院御對面之間見參、出給了、後仰云、明日首服敘位申正下、未聞左右、此間自相門、進此宰相書狀給、狀云、被仰博陸、以範輔委可申由令申給者、仰云、若抑留歟、大將之時我大臣也、仍敘從上了、今度於我始申正下、故者子、實雅閣、前執柄子、殿下、前關白猶子、師長、有其例、何不被許哉、近代之儀、凡人諸家、又至于高實卿、越階無所據、先例事多被行、限此事被仰者、元服可延引也、此由可申相國、予參彼亭申此由、所詮只以職事令申給許也、其上不被許、延引尤宜由命給、歸參申此由、以信盛今朝被申之處、信盛物詣之由申云々、二位中將俄稱病者、侍從宰相可爲扶持之人由被仰、今度不可居饗、只加冠之人引馬許也、先々不居饗、皆又自加冠、請他人時多居饗、彼是斟酌用略儀也、秉燭以後退出、又參相門謁申、亥時歸家、

十三日、天晴、自曉陰、宰相今朝着陣三位之後云々、不具前駈、只令儲官人、早旦參着云々、同日隨他所役向、上藺有指事之時、不憚例多云々、巳時許宰相來、早旦着陣

了、今夜參一條殿、昨日內裏日蔵、明日大乘會五卷日可參、廿日尊勝寺灌頂、分配、廿一日弓場始、廿二日、閑女院佛名、同夜御佛名、外記廳又修理、結政被移官廳云々、今日可宿始新屋、日次宜、每事依遊遲々、未敷板敷、不葺終、來廿一日壬寅、又吉日云々、入夜以下人令伺見、公卿右將軍以下參進云々、

十四日、自曉微雨、宰相返事、夜前每事無爲加冠、實任居從、公卿、左大將殿、二條中納言、定、平宰相、侍從宰相、左大辨、理髮雅經朝臣、脂燭實任、公綱、替脂燭重長、兼康、圓座有長、家守、置物具、信時、能忠、忠高、奉行藏人佐信盛、引出物御馬、左大將殿御隨身引之、正五位下禁色事、皆以勅許云々、巳時許爲申夜前事、參一條院見參、仰云、自關東中任槐事、書狀今朝到、裝束頭中將殿、近日此事雖無聞事不可默、可經奏聞歟、可示相國、少時退出參東亭、夜前移徙其東隣新亭云々、後朝憚思、仍歸家、臨昏行入邊小屋沐浴、亥時許歸、雨止、雜人說云、公雅卿猶解官、範輔任之、宣經申三位、忠雅公中納言子通方不臨禁色、又取子由入道中、賴隆頭已一定也、而親長泣申北白川院、又被獻御書於禁裏、如兄去辨可補、仍光俊加辨云々、近衞中將失前途之時歟、自定經以來尾籠、辨官去辨、超人之道出來、近將之耻自是始、每聞之摧心肝、難堪事歟、定經、親經、狂事也、通具謀橫、親國、清長、兼定、盛經、宣房、成長、猶放埒、親輔、經高、雖有器依家卑歟、六人習于定經之故也、宣經三位甚僻案歟、非其理而雖黜其職、於爲散位者、前途可戴兼忠、基良、具定、基保、光俊、資有、資平歟、此輩何被超越哉、於其身極無益、於朝庭又非據歟、末代事又如此、

十五日、朝雲漸晴、臨昏雨降、須臾月晴、終夜不定、午時許心寂房來、有觸穢事、又城外久不來、今日法勝寺大乘會五卷日云々、依人多明日可參由、催宰相由示送、今日新屋打長押了、少々立妻戶、念佛奉書阿彌陀經、今日廿八卷、殘十卷

十六日、朝雲分飛、冴寒、終日陰、午時許參常住院僧正御房、見參之間前中將忠明朝臣、參會、相共見參、予先退出、參殿見參、及秉燭退出、向今出川新所謁申、月昇歸家、

今日始被參持明院御所之次、女子事被申出、於被申者、不及左右由被仰、偏是存子息由申訖者、恐悦申、男女子息、依此恩言遂前途、已無遺恨、此申限申之、

十七日、天晴、霜如雪、午後陰、辰時許除目、御前區事未訖由、聞雜人說、秉燭之程見聞書、參議範輔、(兼、)中務丞四人、侍從良―、藤輔長、源雅家、內舍人四人、監物三人、皇后宮權大進平時親、少進源遠兼、權大屬、少屬、權少屬、大舍人允三人、圖書一人、縫殿二人、內匠權助菅原長忠、源實澄(隆イ)、式部丞卜部基朝、大學允中賴高、筭博士菅有數、治部丞一人、玄蕃五人、兵部一人、刑部十人、少判事、宮內丞、大膳進二人、大炊允二人、主殿允二人、典藥一人、西市一人、修理進三人、參河權守、相模權守、豐後、、、左少將藤實弱、藤家任、將監九人、右少將藤實正、將監八人、左門尉廿人、少志一人、右門佐藤資能、右尉十二人、左兵衞十八人、(忠康在其中云々、)右兵尉十四人、左馬允七人、右馬允八人、兵庫一人、從二位忠行、(散二位已三人歟、)正三位公雅、基保、正五位下賴氏、實清、從五位上大中盛清、藤清―、藤能敎、(攝津功過、)使宣旨、左衞門尉友景、(左兵衞遣、)藤人頭、右中辨賴隆、

十八日、朝天快晴、早旦相門恩札云、女房禁色事、一昨日殊申入、恩許之由、只今可其告、殊悅思者、男女兩息依吹擧之恩、各遂生涯之望、感悅餘身之由申之、予姊妹十一人、面々官位悉有此恩、是被優祖父歟、於身無此事、年來之街訴也、縱雖沈淪之家、可被優外家之由、日來所申付也、今有此恩、不肖之身、男女之榮、分已以滿足、後白河院京極局、(母爲忠朝臣女、自仁安至于治承唯一人祗候乘御車後、近代𥿻者無餘人、申暇出家之後以三條局(通親姉妹、)爲替、)八條院坊門、(内三位公佐卿之母、)同院三條、(予一腹、後爲盛賴朝臣室、)同院按察、(後爲大納言宗家卿室、)已上(下イ)皆予一腹、同權中納言、(母民部少輔顯賴女也、後爲賴房民部大輔室、)同中納言、(始終宮仕、御沒後著服、)高松院新大納言、(乘御車後、時通敦通朝臣母、後爲、左衞門督家通室、)建春門院中納言、(八條院同人、立后時初參、崩御以後參八條院、)上西門院五條、(在仁和寺、爲五宮御乳母養子、)前齋院、(式子內親王、)女別當、(乘故齋御車後、他腹、)同齋院大納言、(當時存生、乘御車後、)承明門院中納言、(存生、)已上先考(禁色也、)爲籠居之人、官途遂雖沈淪、法皇於事有思食故歟、女子禁色、男子昇殿、付時御恩異他、於下官身以此恩許、

爲微望之滿足、未時許參一條殿見參　仰云、除目議所、二獻居汁之由聞之、近代無此事、尋中內府、返事云、長保二年　御堂例也、於舊例者不限此事、近代一獻不居汁、用來之例也、何强被行長保之例哉、被送大間、無殊事、但少々有不審、其內尻付五節所申云々、是何事哉、獻舞姬之人申文是勿論、其外五節所誰人事哉、（先例有之歟可尋、）又諸宮給以御申文、最初可任、于大間面、其官最初不書、在功等下若付折紙書之歟、不得心、大將取莒文退出、曉鐘之程云々、出仕參議只二人、（平大辨、）功課讀帳書定文、大辨兩役納言可見合之由、內府被稱、又如何、經高給下勘文、此役人無人之時、被召著定事歟、予聞此事心中極爲奇、除目必公卿可出仕事也、乍居其職不勤一役、存外事歟、縱雖不堪功課定、何不勤淸書哉、極非本意事也、退出之間、依參會闕前中將、秉燭之後歸家、

十九日、夜雪埋庭草、朝天無行雲、辰後雪霏々、午後天晴、宰相來、夜前參東一條院御佛名、（中納言定高卿、範宗卿、長淸、其定、信盛、宣經、平隆等、）下名明後日、廿一日、今夜內御佛名、（可參、）廿一日弓場始可參、一昨日大乘會五卷未時由催、早參、無人之間、參修明門院歸參、（公長卿一人參、）辨有親入夜出來、上卿公氏卿咎辨之遲參、（脫アラン）于退出、行道及亥時、除目宰相濟々由、聞之、仍休息、後聞、參議只二人、經高給下勘申文、被休着書定文、賴資卿見合、家光讀帳又淸書、關白殿仰云、此除目令任者不任、不令任者多任云々、日來予牛一頭、可被求出之由誂之、今日引送之、凡卑者也、留之以本牛班、今夕欲令修土公祭也、雖有上牛之氣、依人見知厭却云々、戌時許泰俊朝臣來修之、七條院御不例依無滋、相國今日參給云々、

廿日、夜雪埋草木、朝天無雲霧、今日適移終新屋、一宇、宰相狀、夜前參佛名、中宮大夫、皇后宮大夫參、六人（伊平、範輔之外、）行香訖、中宮大夫殿退出、終取祿、出居師季、定平、雅繼朝臣、三獻云々、頭中將稱病不出仕云々、未時許參向相門、申一昨日感悅事、昨日參七條院、御不食已送旬月了云々、卿二位此十日許祗候御、處分等皆被

候定、修明門院、北白河院、御室、齋宮、雅親卿妻、法印
某、二人入此内云々、日入之程參西殿見參、移漏退出、
除目大間薄壘入不見分、淸書宰相申出、任人折紙書
之、任人又被書落事十餘人、諸官散々、馬允任初負、兵
衞衞門任馬等有其數、内々被仰外記被改直、書落者下
名可任云々、於事人不爲可歟、御一家之耻辱在此事
歟、
廿一日、天晴、風冴雲飛、除目下名射場始云々、弓矢入
弓於袋送宰相許、公卿弓尤入袋令持、臨刻限取出尋常
也、巳時許宰相來、明日荷前（擬侍從）、使可勤仕、當日定大辨
不參者、可右筆、使親定、光俊、家時卿領狀、上卿當時
闕如云々、今日弓場始、射手催出公卿、又闕如云々、左
宰相中將弓矢物具可借由示云々、所持物具借送之、
吉時酉時云々、日入申四刻云々、秉燭以後乘車、出北
門、自西大路更入南門、入新屋（禪尼女子同車、故乘後物著白衣同單衣）、今夜宿
始、雪又降、
廿二日、（癸卯）、雪埋朝庭、巳時天漸晴、半作之家每事未
具、南面懸翠簾許也、三間四面五間、（兩端格子壁、第二間妻戸、車寄、唐棟、第三四五間弘庇之内、すぢかへふち西端四面二間、（南西格子之内、）格子上簾爲客座、以北面爲居所也、）午剋許宰相來、
（相具女房大夫等、）夜前參射場始、不知其故、曉鐘之程事始、左中
將宗平朝臣來、召不留階下座、資俊、定平、地下少將、
（教雅始終在座、）昨日件少將示送、地下少將勤仕出居哉、答云、
賭射出入幔門、地下尤有便、於弓場始者、遲參早出皆
用無名門、件門内爲殿上人座、地下將惣不通神仙門、
於事無便宜歟、又地下候座事無所、是可被尋有識人者、
而遂參勤云々、是僻人之教訓歟、宗平自前立坐云々、
資俊自後着歟、定平自後着、教雅同歟、（父卿用前、）公卿、中
宮大夫殿、具實、伊平、隆親、盛兼、爲家、已上六人着座
云々了後、中納言賴資、參議家光行下名云々、奉行光
俊書掌、藏人左衞門權佐、信盛、射手三位隆宗、公長、
成實、四位隆範、家季、資俊、定平、五位賴行、（賴房卿次男、）顯
氏、氏通、（假申病之替、）藏人忠時射之、三度無中的矢、（審）
不延度數、因茲無勝方拜云々、代始可然哉、惣以不重、
右中將實忠（一中時、）取御劒、惣不着出居、依無兩頭勤陪膳、

依右府命乍帶劒勤之云々、其詞云、徛記難解劒人事所
見出也云々、何人謬記乎、此大臣之劒、一事以上解時帶
之、帶時解之、末代將相、偏只以犯亂有其職、次貴賤何
時陪膳、乍帶劒勤之哉、不知公事大概世上之癡者、昇
高位之所致也、又見之無制止之人、悲代也、始終無入
御、（可貴、）事終入御之時、教雅一人在出居、頻伺公卿、兩
將無其氣色之間、示警蹕之由、仍三人警蹕云々、（如教雅、）予
所存伊平一人可稱也、役送光俊、次下名、文官十二人
之中、治部少輔光資、民部大輔藤宗氏、大膳權亮小槻
文宣、修理權大夫菅在賴、紀伊守源長康、左少將具教、
將監十三人、右少將藤親氏、對監十八人、左衛門尉十
五人、少志一人、右衛門尉十四人、志一人、左兵衛佐藤
公員、尉十七人、右兵衛尉十七人、左馬允十一人、從
五位下藤季清、同伊賴、同兼教、小槻兼教、同敦兼、
（縫殿權助知元、）宰相參內、以後賀忠示合叙事等云、申左府、惣
不知由被答云々、答云、上﨟中將候出居勤召、第二將
取御劒坐替、定例常事也、陪膳諸事一同解劒、勤仕之
役歟者、其後又云、左府書狀云、陪膳解劒人難之事所
見出也、可帶云々、偏是天狗之說歟、公卿猶解之、侍從
候陪膳、寧可帶劒哉、惣藏（然平）不知世間之儀之所致、不足
言、狂者任大臣、末世之極歟、新屋之壁等雪氷之間、不
塗得之間、明日已入土用、旁不櫛得事多、

廿三日、夜雪積、朝陽晴、巳後陰、（雪積[illegible]二寸許、）午終許如一昨日、
同車行冷泉、宰相夜前參荷前、公卿不參、別當行事先
令書荷前定文、付職事奏詞、荷前擬侍從定候云々、至于
後田邑權中納源朝臣具實自讀令書、其後授土代、進寄
取之、大理不行荷前由稱之、自陣退出、參議親定、（召使召行事云）
云、

爲家、三位光俊、家時、着外辨、次第如例、諸公事陵遲
不足言歟、廿人納言不勤山階使、夜前安嘉門院（兩女院、）御
佛名、經通、定高以下四人參云々、去廿日七條院（仁和寺、）範
宗、家時、（無行香、）廿五日中宮御佛名云々、今夜關東人可來
此家、爲對面女房暫留、予先歸家了、實忠帶劒無謂之
由、內々有御沙汰云々、頭中將昨日出仕、前夜申所勞、
以帶劒者陪膳、後朝貫首出仕、旁無所據歟、是皆新儀、

將相致訓歟、
廿四日、雪解天晴、夜前親忠、（前修理大夫）資雅、親仲朝臣等、於冷泉遊興之由、傳聞、午時許詣住心房、聊釋佛經、（故尼上遠忌）申始許書阿彌陀經之間、大地震（先有鳴動聲）、良久、但如壁殊不壞、危宿又不苦歟、天變地震、恐而有餘、
廿五日、朝霜如雪、陽景快晴、未時許參一條殿、明惠房參入之間、及日入之後見參之次、仰云、除目執筆大臣、乘牛寵車參内之由、右大將語之、是何故哉、又奏闕官帳、不披勿復座、左府聞之嘲云々、任人八人皆落、甚遺恨事也、實是御一門之瑕瑾歟、左府被申兵仗云々、世間勝事蓋期不可有歟、地震又甚、不吉鳴動事殊爲凶云云、每聞恐怖、入夜泰俊朝臣來談、地震鳴動甚有恐、
廿六日、天晴、未時許法眼來談、七條院當時殊御事不聞歟、卿二品祇候之間、殊獲鱗之由披露、彼人退出之後、指事不御云々、
廿七日、霜凝天晴、午事許參相門奉謁、不經時刻歸廬、與樂欲送白散、非每年事、若使者隨進止歟、
廿八日、朝霧漸晴、辰時又鳴動地震、巳時許行冷泉入道小屋沐浴、宰相來會、廿五日參中宮御佛名、雅親卿、兩大夫、皇后宮大夫、參議七人、（隆外）三位範宗、成長參云々、申時歸廬、新二位馬瑙巡方等帶尋之、示宰相借與清水谷少將了云々、隨在小巡方帶送之、今度冷泉女房語申右幕下 室云々、
廿九日、（庚戌晦、）天晴、馬瑙帶宰相借送、仍又送二品許了、豈圖六十五廻身、霜雪在頭猶過春、自唉何日今在世、若尋考代沉淪、今日無沍寒之解、入夜見台嶺火、光照耀大嵩之篠原歟、光明廣博、未見如此事、

明月記第二　終

難波常雄
田口重男　校
文傳正興

明月記第三

目次

補遺

目次終

明月記第三

安貞元年丁亥

○正月大

一日、辛亥、朝雲散、陽景晴、遲明奉拜神社本尊、今日精進念誦、午終許宰相來、傍劒、螺文丸鞆、金魚袋、紺地平緒、堅文敝地表袴、夜前深更自關白殿賜新車、宰相中將傳給、自去夏元三可賜之由被仰、月來被儲御車、右大辨拜賀賜之、仍其後更被新調賜之云々、自是參殿拜禮、左少辨親俊儲之云々、明後日右幕下可居從、明日可參廻皇后宮、淨土寺、兩法親王、宜秋門、東一條院九條、若、不具共侍、相國御中、殿拜禮訖、人々可參、女院拜禮持明院殿、云々、齋耆六十六、眼前見金紫之榮、喜眉目過于榮、啓期何恥宿運哉、後聞、殿下拜禮、公卿、中宮大夫、前中納言顯俊、中納言定高、賴資、參議隆親、經高、盛兼、爲家、兩大辨、頭辨賴隆、申次殿上人、賴隆、宗平、有教、家季、經賢、于在俊、有親、光時、光俊、時兼、信盛、親俊、忠行卿兩息、爲經、爲總イ綱、忠高、經氏、範賴、家淸、

殿拜禮、殿上人雜々除不立事也、頭注

定高卿相具信盛、爲經、忠高、

女院拜禮、左府、練、二位大納言、忠、右大將、中納言家嗣、公氏、通方、顯俊、實基、國通、具實、乘車、賴資、參議隆親、經高、盛兼、爲家、家光、三位實有、範輔、殿上人、賴隆、有親等、以下七八人云々、

頭注

左府共別當相具官人、實忠隨身蒴木袴、實光紅梅袴、顯俊共頭瀧口二人、親俊、賴俊、皆持笏舞踏

拜之間秉燭、小朝拜、關白殿、左大臣、內大臣、大納言忠房、定通、兩大將、中宮大夫、中納言家嗣、公氏、實基、其下臈不立、節會內辨內府、二獻以前退出、定通卿請取御酒、勅使經高、宣命使家光、散々出軒廊、斜經公卿列後、當日花門揖、披右、不揖而久立、不退出入隆親、經高、盛兼、爲家、兩大辨、宣命下殿時出、見宣命間出、

二日、天晴、頗有和暖之氣、

三日、天晴、宰相昨日參內、中宮、陰明門院、坊城納言、宜

明門院、東一條院、宣秋門院、修明門院、岡前宮、藻璧門院、皇后宮云々、今日右幕下扈從可參仁和寺云々、午始許密々出於二條東洞院邊、見右大將參內、前駈八人、一員在前、番長武信、車後下臈隨身騎馬、侍從宰相、三位中將、紅梅狩衣、隨身四人、少將實經、牡丹車、偏以如庇御車、不穩便、實任、賴氏、實淸、各共侍童雜色等自路南行、別人數威儀不異執柄、歸路於近衛室町邊奉見博陸、自持明院參內給間歟、居飼舍人八人、一員、前駈八人、御隨身上臈四人、御車下臈隨身、前駈四人、亞相、御車衛府長、小隨身又着布衣、騎馬、宰相中將宗平朝臣、定平歟、資俊各車、蝶車 忠行子歟、又有相車、大將殿、一員、前駈八人、御共、能忠朝臣、雅繼朝臣、隨身紅梅袴、經高別當參、有前駈四人、殿父一門人、中納言時不具、此卿又具之歟、無殿上人、大夫進經卿參、相具退紅仕丁、持雨皮者也、他諸大夫宰相三位之時不具之、定有所見歟、大夫進經氏相具、車竹雀彩色、有總角札、右衛門督參、相具弟少將、見此等歸家、于時申刻、日入以後宰相來、參內之後參七條院、右大辨參會、御室歸路、自一條大宮被留、參持明院所來也者、自是令參承明門院、

四日、天晴、巳後陰、夜前殿上淵醉、兩頭以下十三人殿上亂舞了、參宮御方、星のまされなうたふ 又歌白薄樣云々、以雜人說聞之、巳時許依日次宜行冷泉、今日女房始出行云云、不經程又行東宅、即歸家、申始許又鳴動小地震、冥宿也、臨昏小浴、

五日、天晴、夕陽晴、入夜忽急雨、少時又月明、敍位被行云々、平相公音信之次、元日宣命使事粗示之、作法不思議、入眼敍位、御齋會等少々問答之、及曉鐘有騷動之音、後聞、此北小路、北、富小路、西、犬王大夫ト云鴨氏人宅群盜入散散、出一條方云々、年始早速怖畏之世也、

六日、霜凝天晴、敍位、正二位、顯俊、經通、從三位、範輔、任意加階、各如打火歟、正四位下、藤行能、實世、經賢、平親長、藤賴隆、從四位上、源資俊、藤時綱、大江周方、源家長、源定平、藤雅繼、源有賢、從四下、大中臣仲宣、源具敎、藤隆盛、大中臣賴繼、藤兼輔、同實光、源通忠、正五位下、源遠章、平惟忠、從五上、イ綱 藤仲資、丹波忠茂、同以長、安部淸長、藤親泰、同爲總、源親具、同資信、藤定

兼、同資親、菅長成、藤家範、菅良頼、藤敦信、同忠高、同公基、藤公親、中師世、清良光、中師弘、藤公光、五位五十二人、外從五位下一人云々、

頭注

末代人名字、偏一門先途歟、濫吹之世也、

宿此屋之後滿十五日、仍宿北小路小屋、開曉鐘歸家、

七日、霜如雪、天快晴、不聞世事、

八日、天晴、夜深微雨、臨曉甚雨、昨日加叙、正四位下藤資頼、正五位下藤顯嗣、從五位上藤貞時、從五位下橘知資、左少將具教、隆盛、右少將通忠、叙留云々、沐浴精進、右武衛消息云、前少將知光朝臣去晦逝（卒カ）去云云、去年五十九、法皇昔幸父卿、病席之日、忽任左近少將、（年十六、前淡路守從五位下、）爲近臣之一分、法皇崩御之後、依關東之擧、加禁裏之近習、遇建久之政、遇絕叙留、又依源內府之緣言、漸々不快之上、依女事（仁和寺僧姫愛寵一分、）永以棄置、承久亂後自關東雖入洛、遂以不幸、時房妻依親昵僅雖憐愍、不及世途之計、遂以終命歟、是一門之積惡歟、申時許宰相來談、昨日內辨一上、午時可參由職事催之、仍早參、及酉時內辨參入、（內府通方卿等在陣、）參議可着由被催、仍着之間右大將被參、仍起了、相次左大將中宮大夫參給、左大辨參着、其後不着、左府以伊平卿令書加叙、大辨在傍、不勤入眼人書之、未聞其例、

頭注

後聞、橘知資檢非違使叙爵、頼隆下式部召名一通、內辨不答、伊平又書之了、不足言事歟、

外辨、內大臣、兩大將、中宮大夫、中納言公氏、通方、資基、國通、定高、具實、參議（經高之外七人、）範輔在叙列、兩大將引降、依家禮之煩不昇殿、於御後見物、又早出、內辨立親族拜之後、不相觸而早出、右大將被勤之、叙位宣命使具實以右手如搢笏而步寄、不足言事歟、御酒勅使隆親、宣命使盛兼、祿所左大辨云々、今夜參法勝寺修正、上卿實親卿辭退、通方卿爲上卿云々、（中納言上臈殊被撰其人事也、如何、）十日結願日可參法成寺、（有催、）內中宮女房可有見物云々、御齋會始、雖領狀今日公卿十三人（大納言三人、定通、雅親、家一、）參由聞之、仍結願無人欲參、政始未聞及、節分行幸、（仁和寺、七條院御所、）又廿一日重可有行幸、依齋宮入御、諸司可被造左近府云々、

此等事不聞子細、左近府自仁和寺當王相歟、如何、中將宗平今年白馬日、始持
笏、年來不持、今更持之何故哉由相示、隨傍輩也、然者
可棄由答之、又制止實清少將、笏、於定平等皆持之、近年之例也、
不足言、但頭中將不持云々、可持者不可依職事哉、入夜伊勢前司清定來
臨、稱歡樂由不逢、以人謝遣、寒月朧々、鐘鼓遠聞、只
思往事、與誰爲歡、
九日、遲明雨止、朝雲漸分、終日風寒、入夜雨、朝聞傳
聞、左大將殿御產氣由、今年未出仕、依服身憚年始、仍不參、
誰人說云、去年見來、參川權守清綱依强盜被搦取、養
父馬助亮清同被搦、於父者被追放了云々、件男博奕不善、久有其聞
云々、當代侍中歷極臈云々、於父者適重代之仙籍舊物
也、可悲之世也、雅亮德大寺左府以下爲彼家人、亮清
者當時左府遂爲源內府家人、其後子息三四人之中、雖
被恥仕各無恩、被過貧歟、是末代之式歟、自高倉院藏
人久見之、御產錯後人々退出、有落居御氣色歟云々、
北白河安嘉門院御行始、渡御今出川新亭云々、
十日、終夜今朝雨間、朝天漸晴、遲明女房參詣日吉、依

老骨難堪、付幣、手足病依不堪遠路也、遙拜許也、共人、家仲、
有弘、忠康、申時許歸、即參賀茂、入夜武士數多引馬十餘疋、入盛宣
西小屋、依群盜狼藉、自今夜被分配所々之于阪、暫入
此屋、欲待月入之由稱之云々、不知實否之間、成怖之
處須臾出去訖、行東方、其後無聞事、後聞、非虛實、差分武士云々、內中
宮女房咒師見物、今日、延引十三四兩日云々、
十一日、天晴風烈、寒風慘烈、北山之盤、白雪映日、午
時許法印被來之間、忽南方有火、法成寺南大門之前大
路東云々、馳向之間火南北分燒、但北火留訖、南火於
勘解小路南程滅了歸、北風如刀、秉燭以後依方違出門
之次、行冷泉間行幸事、不委聞、供奉人并發路、但今夜
仁和寺殿、明曉七條殿、明日御逗留、十三日曉更還御
本宮云々、不供奉還御由兼而奏聞了、不具馬副、右幕下三品實有卿、被供
奉、資雅、實忠、宗平、實經、實任、教雅、親氏、新任、實清
等聞供奉由云々、去九日兩女院御幸、光俊、按察資御車、光俊、家時、基氏朝臣等
御共、母院ねりぬき三御衣、同御薄衣、唐綾御小袖、御袴
白、女院二重織物、紅梅薄匂御衣、十、同御小袖、紅御

袴、内、宣旨三位（在御共）、鈍色織物二衣、唐綾小袖、三、白袴、若夫黄門薄色二衣、（小袖、袴、）左金吾（紅梅二衣、又同、）被置也、臺盤所唐綾二百段如檀紙積之居、御綾折敷（各百段、）二枚被置之、三位猶薄様褁銀（南只）、被副、悦容饗應吐詞云々、今夜宿八條、（賴資宿、）明後日又可供奉還御者、有見物之者、行陣口見、右大將以下少々人々參、後立二條猪隈、雖經時刻立明未立、無其期由聞之、月漸見車、西鳥羽（依遊年大將留在西也、）程遠、依恐曉鐘、猪隈西行、向城南勝光明院西大路、在家之中借請法師住宅、（出券文、）忠弘沙汰也、以此所爲本所羞饌付縫、入夜月明、於堀川尻、見行幸松明、

十二日、（壬戌、立春、）自朝天陰、暮雨降、曉鐘以後出鳥羽、未曙歸、北邊長途寂寥、

十三日、終夜今朝雨降、宰相示送事、節會行幸供奉、右大將、別當盛兼、爲家、基保卿、近將左、資季、資俊、定平、有資、家定、（源、）教雅、家任、實清、右、實忠、基氏、有教、親氏、頼氏、實直、少納言爲綱、職事宣經之外皆參、左兵衛佐公員今曉雨皮、（兼施之、）公卿、盛兼、爲家、基保、資宗、近將左、有資、家任、右、基氏、親氏、（少納言迎參、鈴奏、）於日花門爲撤雨皮、奉安御輿、（四面、）自壇上示此事、各未練、不聞入、適聞之不撤之、寄南階、近衛未練、甚不便、政（秘官慶、）不參、除目、（廿三日始、）廿五日、（轉輪院國忌、廿六日入眼、）申時許陽景見、雨猶間降、女房見物、今夜一定云々、夜月猶不晴、入夜招請、今姫欲誂繪、

十四日、朝天陰、巳後天晴、夜前御堂、殿下、中宮大夫殿、二位中納言、前中納言、頭、二條中、定、平宰相、宰相中將、侍從宰相、兩大辨、中宮女房見物、咒師五手、曉鐘以後事畢、今日北山即歸、參官廳之由示送之、後聞、御齋會上卿、（通方卿、別當催正迎參、）伊平、隆親、經高、爲家卿於官廳及夜半、右將只一人（雅繼、）旣定平與、初獻勸盃、二三獻雅繼云云、

十五日、自朝天陰晴、夜月暗、自夜咳病、寒風甚、念佛之後平臥、

十六日、天晴、入夜月明、土御門殿黄門相具禪尼（信實朝臣妹、）被來、誂繪、今日女房參安嘉門院、日入之程雜仕令參、

（濃蘇木袙、蘇芳單衣、紅梅帷、忠弘車、）次令參局女房、其後（乘燭以後、）令參、今度用宰相車、（伊具有弘在共、）柳衣、（裘白織物、紅單衣、）赤色唐衣、地摺裳、□御方と云（定修妹也、）乘後、（裘青村濃、白衣、）去年依心中冷然籠居、依被聽本望今日令參、於今者可遂奉公之志、後聞踏歌、內辨二位大納言、（忠、）外辨土御門大納言、（定通、）二位新大納言、（嗣、）右大將、三條大納言、（實、）中納言、國通、具實、賴資、參議、盛兼卿之外七人（親定不昇殿。退出、）勤仕、御酒勅使不出東廂廻臺盤下、宣命使隆親、祿所範輔、內辨具實、隆親、經高、爲家、範輔取祿退出、始終無入御、公卿將近仗不候云々、極不當事歟、伊平舞妓拜之次逐電、

十七日、早旦雪降、陽景漸消、午時許僧正被來談、去十四日、僧事不被行、追儺小僧事、聖護院辭大僧正、座主被補之、（超成寶、）其替依權僧正任日之一、別當僧正實尊補之、而聚洛院、（山、）當時御持僧（先年御師弟、）舊勞、其當可異他、今一腹舍弟補正、失面目、可辭御持僧并權僧正由怨辭、主上御納受、北白河院又助成給之間、有欲加正之聞、彼人任日下﨟也、第一妙香院（同天台之上﨟、）顯密兼學、於事無瑕瑾、何被超越哉由山門逼鬱、其次常住院（良尊、）當時名譽、又世許之、其次親嚴度々國忠不蒙其賞、所存中之間、頗難被成敗歟云々、舊勞之鬱訴、爲朝不忠事歟、

（頭注）左大將殿姬君翌日渡給云々、

申時許宰相來談、踏哥二位新大納言出外辨、於橋東揖南行、即入日花門、其後不見、雖非可然之所、若於日花門內見物歟由、人々存間逐電退出、或人云、自宣陽殿廂昇東階、自職事（信盛、）內侍之傍、入御後退出云々、此人先々無如此事、極以不審、內辨出軒廊、四五尺之程被揀始、（揀此事他人之程也、）他事無指違例、於其身尋常歟、御酒勅使多、（置數、）上﨟頗不得心、若日暗不被見分之間、隨見被召歟、宣經朝臣行幸供奉不催人、而出所勞籠居、分配事多不催具、而臨期申宿之間、內々御氣色被改分配、如臨時祭被替信盛等大略被處、不足言歟、諸參議依執達之字奇恠、催事不領狀云々、

十八日、夜月明、朝天陰、雪霏々、未後雨降、閑居寂寞、前相公忠定卿、音信不通之後、今夕送書狀、同宿武衞

掌侍歌令合點、更不變舊意之由答之、
十九日、天陰、屋上宿雪白、今曉相府方違河内龍光寺、(故法印領、)相公又供奉云々、齒熱氣之餘右目下腫、連々熱氣可恐事也、自二品親王給螺炭三十籠、故僧正如此芳志、不忘往事由被仰、畏申、
廿日、(庚午、)天晴、面上腫如增、招心寂、不來、貞基朝臣稱午日又不來、明日可來云々、今日杉板障子三間畫圖了立詫、女繪文字木書之、
廿一日、天晴、無霜、地水皆凍、左府自去十一日重病危急云々、貪婪之得時、猶有盡期歟、内府被乘八口云々、(ミツカキ)水書大臣惡滯由也、落馬大臣、(法落馬允數度、)傳聞、女叙位(不如北日)御乳母三位(資宣卿妻、)叙二位云々、變異重疊之世、存國忠者可慎極位、寬平阿智古與今事異歟、(後聞、母儀尼成子叙二位云々、非乳母、)巳時許侍醫貞基來、加齒針、面腫膿可充由示之、申時許心寂房來、煎莿桑(車前草)遂膿可洗由示、於針者不可然云々、彼是不同危思、今夜母儀仙院入内御幸云々、入夜聞之、亥時許前聲警蹕等聞之、
廿二日、霜凝天晴、秉燭之程宰相來、密々相府幕下入給、見廻蓬屋給之由書侍告之、深隱閉戶、即歸給了、宰相來、只今自吉田同車歸給之次下車給、不日之功感給云々、偏是嘲弄歟、但最初入給、門戶之光華也、可祝可祝、夜前御幸、大將、(御車寄、)經通卿、(政上卿參會内裏、)隆親、爲家、基保、公長、家時卿、殿上人、長清、(付御車、)基氏、宗明、時綱、信時、爲繼、知宗等十人許、無他近將、曉更還御、左府病重、昨日上表了、方違之次、於片野狩獵之興、幕府公雅卿、尊實僧都供奉馳走云々、雉兎麋鹿之興云々、叙二位之後禪尼參、北白川院宰相中將扈從寄車、實直親氏等相具云々、
廿三日、霜凝天晴、今日遠江守時政朝臣後家(牧尼、)於國通卿(聟、)有巣河家供養一堂、(十三年忌日云々、)宰相女房幷母儀、(宇津宮入道頼綱妻、)昨日向彼家、亭主需、公卿宰相招請殿上人、公卿直衣、殿上人束帶、一長者前大僧正導師云々、關東又堂供養云々、餘慶照家門歟、雜人等云、秉燭以後取布施、(導師遁々、)按察、(布施以前早出、)皇后宮大夫、(布施以前早出、宮司、)亭主、平宰

相、侍從、宰相、治部卿、皆直衣六人、宗平朝臣、定平朝臣、實經朝臣、隆盛朝臣、孝主爲子云々、實蔭朝臣、隆範朝臣、信實朝臣、家任、少將、氏通、爲綱、諸大夫三四人、人數不幾、孝綱、盛忠、宗宣子手長等役之、

頭注

導師相具綱所、備威儀、讃衆僧綱六口之中道寛供奉云々、公長取誦經導師布施、此宰相取別祿餘斂、兩人二反、

今日除目始云々、前攝政殿泥塔供養、定高卿能定等變改、阿闍梨入夜下山來、依乳母法師所勞也、

廿四日、朝天陰、終日不晴、貞基朝臣來、加針、腫漸減了、

廿五日、天猶陰、未時雲晴、依嘉承賜后國忌、除目入眼明日云々、未時許宰相來、談一昨日事等、法金剛院西見物車多立、宰相早速之間車有兩三、遲來人々極嚴重、導師威儀具足遲々云々、

廿六日天晴、風寒終日不休、依滿十五日宿北小路小屋、西方有火、此間聞曉鐘歸來、火炎熾盛、下人等云、大宿織手等悉燒亡云々、壬生東土御門北大垣內、是又諸人織綾之牢籠之故歟、此間風休、不出垣外、先是又南方有火、勞歸遼遠、若是鳥羽御願寺歟、

廿七日、天晴、未時西風猛烈、白雪散漫、須臾晴、朝聞、夜火匝西不燒、群盜度々襲來放火云々、武士巡檢無詮事也、昨夜沍寒過嚴冬、至于未斜不見聞書、關東禪尼今曉引率子孫女房、參詣天王寺幷七大寺長谷、於東大寺萬燈會云々、冷泉女房姫者也、雖善事不穩事歟、當世之風、骨肉猶不拘于教誡、況邊鄙之猥哉、臨昏見荒涼聞書、知抄物、神祇三人、外記史、中務、三、侍從源通成、藤盛季推之後任歟、源顯親、內舍人五人、少監物、二、大舍人助、圖書、一、縫殿、二、陰陽大允、小陰陽師、式部丞菅在章、治部、二、玄蕃助、二、民部丞、二、兵部一、隼人、一、刑部權大輔橘知宣、丞九人、宮內、二、大膳權亮源行定、木工三人、大炊助小槻秀氏、允、一、掃部、三、內膳正懷遠王、彈正忠、一、右京亮清原光行、兼、山城守源邦定、大和三善忠光、攝津藤忠時、出羽平知康、佐渡藤孝久、

薩摩惟宗盛忠、左近少將實光、（四位後、）將監、（十二、）右中將
有敎、少將良□、將監、（十二、）左門、（十七、）志、（三、）右門、（十一、）
志四、（之中多好家、）左兵、（十八、）右、（十六、）左馬權頭平季繁、允、（十二、）
右允、（十一、）兵庫助藤光盛、允、（二、）四位季宗、正五位下
頭注 藤業義、從五上四人、五位七人、使繁茂、（藏人歟、）
備後權守經高、阿波權守爲家、參議兼國、阿波非恒
事歟、勘見近例、朝方公定、
遙授等不沓、無偏之化末代之善政、下官一人、卿勞十
年、丞吹擧逃絕他事、以之察之、
廿八日、天晴、風烈如刀、（云中納言僧都長能（敦長弟））巷說云、修長法印（長嚴僧正弟子等又會合、）
在吉野奥戸津河、（八郷庄云々、）其所有黑太郎者、其內五鄉已
同意、寄熊野取熊野甲冑、欲渡阿波、黑太郎之弟依恐
神威不同心、凶黨欲殺之、仍逐電告熊野人、熊野聞之
發兵云々、長倫朝臣（近衞南、京極東、）去夜群盜入、
廿九日、天晴、夜沍寒無物取喩、今朝天地悉氷、雖有警
衞之聞、群盜連夜害人云々、無從之貧家余命何日哉、
申時許相門賜使者、（左衞門尉藤秀資、）東地券（直錢五十三貫、）沙汰取送之

由有其命、自相逢長悅申、女房夕退出之後、乘車行新
地南口見之、二戸主余四十丈許云々、但於竹者悉可被
召之由答申了、當時花亭被栽竹最中也、仍申此由、近
隣民家等視聽、尤爲面目者歟、
卅日、（庚辰、）朝天陰、微雨不濕地、雲漸晴、（入夜大風又發屋、）左府夜
前甍之由下人等說、一定云々、年五十三、少年而才藝
之譽、十六而任參議、再歷大理、共遂殃去職、遂歷將
相、先以致仕、更還任大臣、貪欲忘耻、心操挾凶、以下
女爲妻、子息有禽獸之聞、父祖三代各歷一上、不過一
廻、此大臣雖及三年、又十四ヶ月歟、白馬節會爲內辨、
月中已沒、世上無常歟、自去年管領宣陽門院事、未滿
一廻、又或人云、去十一日脚病入腹中腹張、請取要上
房弟子、瀉藥服之、痢下、（血多交、）無力危急、又請止藥、痢
止、其後無殊事、言語如例、食事雖違例、家人等稱減氣
由之旨、昨夕俄周章、遲明事切也、午時氣絕由稱之云
云、今夕密々移于德大寺云々、（入棺以前行他所、不聞求歟、）
頭注 後聞、今曉云々、午時一定由家人等稱之云々、　群盜

又迯夜蜂起、去夜入陣口、武家雖有警衛之聞、全無守護之實云々、岡前別當三位（有雅卿後家、）悉被剝云々、又人云、左府姑禪尼無此事、行向間於仁和寺宅即死去、（喪家混合、珍事歟、）夕女房歸參、

○二月、小、

一日、辛巳、天晴、法印被來談之間法眼來、酉刻歸、安嘉門院渡御岡前、（修明門院云々、）魔界有聞、群盜又充滿云々、如何、

二日、天晴、夜前下名云々、神祇、（權少副、大祐二人、）中務、（三人、）內舍人、（三人、）少監物、一、治部、一、刑部、三、大膳亮、一、進、二、大藏丞、一、掃部、一、彈忠、二、修理亮平信繼、參川權守和氣邦成、伊豆守藤資重、飛驒藤盛行、陸奧權守安藝重貞、權守俊康、土左權守和氣宗基、左中將資季、少將氏通、將監、（十四、）右中將實蔭、少將兼輔、將監、（十一、）左門、十、志、一、右門、八、志、五、左兵、（十六、）右兵、（十四、）左馬頭藤親季、（侍從也、隆宣被改任云々、）允、八、右馬、八、從五位上藤公輔、（右大將息、）菅時賴、五位、（藤實雅、同教高、）使宣旨左尉藤兼親、右志中職兼、中章俊、掃部允下部朝臣、止召名、從三位藤宣子、宰相來、夜前爲相門御使、參關白殿御直廬、付宰相中將、申後院別當事、（右幕下、）沙汰時可奏由御返事云々、竊以此事、強不可被申歟、必非將相之仁、如何、左衞門督別當已辭退、具實隆親競望謗言云々、又人云、大理又病惱、喪家此病充滿云々、侍從宰相必衞府督最前闕任來由、一旦可申入之趣示含了、誠信、（永祚元、實資公任雖先任、長德三加左衞門督、）實成（寬弘五七廿八、同六三四左兵衞、）資平、（寬仁二、就讓三中將、）經任、（長元九十、長久四左兵衞、）後明、（承保二十二月、承曆四右衞門、）能實、（永長元、同二年左兵衞、）雅通、（久安六十一月、仁平二正右兵衞、仁義公）公光、（保元三八、永曆元二右兵衞、）行成公能依爲大辨、直任納言、親能不申衞府任納言、基平居職終命、愚父顧衰老辭退帶劍、永親以來十四人之中二人大辨、二人任中納言、一人□□、一人辭退、七人任衞府督、一人任中將、此官猶規摸、父子歷之、可謂光華、一寢之後南方有火、煙炎太盛也、以下人遣見、三條町及室町東云々、

三日、大風發屋、沍寒入骨、巳時許鳴動大地震、（付宿孕覡、江河枯渇云）

云、二月又早歟、寒氣殊甚、大風過于日來、怖於稀康、不出臥內、四日、春日祭、朝天晴、風適休、至于沿器悉氷、沍寒無極、依大風之際、未時許參相門、前相公暫言談之後心閑奉謁、箕博士政衡勘文、今年正月卯酉日、左大臣重厄之由、雖爲辰日、今一日歟、正月符合云々、又四月七月國重事必然之由勘之云々、極以可恐事歟、後院別當猶申由有其命、思慮竊雖有可思、恐逆耳不出口、次參前殿、又見參、粗申所存了、頗有御甘心、來十四日少將殿御拜賀、常儀晴元服人必有勅祿、拜舞、六條殿密儀元服初參猶有勅祿、松殿密儀依諒闇無祿由記之、故殿密儀、內々雖召御前無祿、前右府道經、內府等又無祿歟、近例又如此、强不可申沙汰歟由被仰、申可然由、衛府長稱文、殿上人當時參人々、可被催由被仰、大臣事其後無開事云々、內府除目今度無別事歟、經高消息、大間字分明、今度無落事等歟、但女叙位輪轉勘文皆悉叙之、師季此事爲後々極可爲違亂、何爲乎由觸上卿、高定、上卿以時兼申執事、□□□□□□　周章忘却了、速可切除簾由答給、仍切棄、此事失錯之中第一之遺恨歟、人必迷惑事也、可存之人於此事失錯、極以爲耻歟、一日比奉謁松殿之次、納言內辨必不可立替墩上兀子、相撲奏雖納言、大將立墩上取奏、已爲內辨、何不坐兩面兀子哉之由被仰云々、踏歌內辨被坐云々、　棟様足ヲひとしむる様ヲ被棟由聞之、其事又雖非恒說、令用之由被仰、妙音院入道用此說由令語申給云々、墨染御裝束楚々、猶全無耄昧之氣、了々分明云々、九條大納言、基、大臣所望消息、被付實宣卿由聞之、被付人如何者、竊案之、甚不可然事也、今度大臣事雖被申、更不可出于兩人外、極恐事歟、又仰、入道大納言昨日登山、暫可被住橫川云々、此事尤尋常之儀歟、秉燭以後退出、纖月高懸、其光淸明、不異半月、

五日、天晴、未後陰、入夜雲暗、雨雖降即止、東新地向南立土門、今日正月節內日次宜云々、追可築々垣、又々少令栽木、自此庭堀渡、來十日密々可披歌一首由今日送題、前宮內卿、領狀、備後前司、信範朝臣領狀、家長朝臣、稱他行由辭退歟、此外宰相長政許也、故不披露、題栽松、寒氣頗宜、

六日、朝天快晴、顯俊卿肩腫物柑子許、恐灸不燒云々、
顯平朝臣說由盛宣語之、一栄一落不待秋歟、賴隆懇望衛府督云々、
但州能州等領狀、又示教雅少將了、領狀、午時許心寂
房持來木二本、眞木三尺許、先年所栽(其カ)去年枯、仍又栽之白八重梅、未時黑雲覆天、
西風吹雪、陽景又間見、又以沍寒、
七日、宿雪僅隱地、連日寒風不休、雪間飛、終日沍寒不
出戶外、
八日、朝天陰、雪頻飛、巳後晴、風猶寒、今夜三位中將
實有卿、於無舍小路時々相闘居住給家也、實清入道宅迎新妻、實(所カ)
雅卿妻之弟也、母儀去年入洛競望之輩中武州可許云
云、羽林幸運之來時歟、家嗣卿依此事去妻云々、忠信婦女也、具實又懇望
云々、但頗以前事歟、尤可愼向後哉、下人等云、尼二品
慶賀喜悅由、自讃自愛、相親之輩稱慶事、備饗膳儲引
出物、群集云々、三合御重厄之年、尤不穩之事歟、沉淪
之愚老未音信、雖憚吉事、定處等閑歟、志同時胡越不
遠歟、
九日、天晴、風適休、未時許又風、夜前除目云々、左衛
門督具實、隆親卿、別當宣旨、無雜任云々、明後日宰相
勤仕大原野祭云々、左大將殿分配御障職事催云々、或人云、頭辨今度申
衛府督、辨官可任由ヲ以稱云々、右大辨有恐事由人又
稱之、或無實云々、明日前宮內卿可來會之由有約束、
世間人口猶依無答、今日只歌許可賜之由、重示送之、
十日、朝天陰、午終天晴、未時許備州來、先是宰相來、
衛府督事、二品幷宰相中將丁寧申入之由、各以有與言、
御氣色頗宜、經近將中將、壯年人任衛門督、又可謂理
運歟、於今度非遺恨之限、頭辨雖懇望、從者等惜辨別
當不成勇之間、漸如思變云々、周防和泉兩國相轉禪閤
御懇望云々、此外無他事、明日大原野辨爲經內侍少輔義高姫、
各可早參、遠路絹代車何事在哉由示了、謁備州之間少
將來臨、不經幾程三品被來、於南面暫言談、相待但馬
能登之間經時刻、黃昏兩人來、仍令掌燈、各着座、以硯
蓋爲文臺、當座人置歌、能州爲講師着圓座、三品讀師、
顯固辭、再三申之、備州但州詠吟非無興、不着座人、經國、成茂、
兵衛尉家清、下野、安房、家中、掌燈等役雖往反、歌猶取加、兼立切燈臺、

講丁迹歌一枚可有由各相議、賦松何々竹、其句不尋常、頗經程、一枚丁分散、三品被出之間、宰相相儲馬、黑鹿毛、左衛門尉伊員取松明、有弘牽之、存外由頻有饗應、此間月清明、尤有餘興、可謂老後之數奇、

十一日、風寒天晴、夜月明、宰相參大原野云々、家仲、有弘、伊員、光泛、忠康、在共、網代車、以書狀示昨日光臨事、又有彼書狀、以忠康示少將、又以書示家長朝臣、入夜副北山峰、細雲毛色黑、東南發、但他雲毛色薄、多在天、月明夜深、宿東北小屋、方違、

十二日、二月節、天晴風烈、鷄鳴歸、禪尼左顔腫有熱氣之疑、招貞基朝臣令見、非殊事、遂驗可充由示之、

十三日、天陰、陽景間見、入夜雨適降、忌日事如例送嵯峨、齋食貸簇印、阿彌陀經法花一部奉讀、經國宿禰送橘下枝、濱松三本、各栽畢、

十四日、天晴、細雨、面腫昨日有增無減、貞基每日來、今朝抑付藥、付紙、更不可有大事由稱之、極難信、早旦安嘉門院還御云々、送私車、此家八葉車、共人有弘、光範、先渡御北白河殿、御車所、其後還御云々、中時許車歸、未時許宰相來、昨日參內、春日祈年穀奉幣、上卿中宮大夫殿、使、經通、親定、範輔、範宗卿、御劒、頭中將、御、禰頭辨、來十四日前殿渡御、左幕下、冷泉幕下、室町大臣殿西亭、各可渡御云々、有敎朝臣奉幣、御劒申領狀之間、臨時祭使被催、申輕服山云々、戌終坤有火、後朗、姉小路堀川、人々參內、殿下同參給云々、

十五日、朝天晴、顔腫有增無減、貞基又來、猶雖不驚恐每度替藥、頗不審事歟、午時女房退出、未時許招心寂房令見病者、是丹毒術也、尤重事歟、大略無療治術、付大黄可試由示之、又加寸留、日來貞基不稱重事由、極爲奇腫、已及胸、面腫更匪直也事、若是可及大事歟、無爲術病也、留心寂房、且加咒術、夜半過宰相來、西園寺修二月、或日、大將公俊基保卿着座云々、成實著直衣參內云々、

十六日、天晴、今夜腫頗宜、似付減云々、巳時許宰相歸、心寂房歸嵯峨、午時許經國宿禰來談移漏、孝道等父子往生、人無穢由稱入、左府穢中參所々云々、末代之儀不足言事歟、其喪家人前大理已下時行病多云

云、不似往生之儀歟、三月社頭入講之次、可始每年恒
例和歌會由示合之、雜談移時刻退歸、秉燭以後宰相
來、
十七日、天晴、屋上夜雪白、病者已似付滅、極以欣悅、
心寂房來、於今者無怖之由相示、感悅無極、申時許參
一條殿、親房朝臣語云、前中納言腫物加灸火針之後、
當時雖無増、清成朝臣只今參入、明後日許若有増者、
必死由稱之云々、（長基自始療治、）明日出家云々、年四十六、於
予父子之齡也、見參月出之後退出、
十八日、天晴有春氣、宰相來、昨日有御鞠云々、高麗事
幷宇佐遷宮、去年空不被遂、可改任大貳哉由、可有仗
議云々、明後日皇后宮院號定云々、今年釋奠無宴座、
（大臣饗、）未時許參二品親王、（明日天王寺令參詣給云々、）以法眼公□□、申
入日來籠居由、物詣明日之間、有取亂事等由被仰、即
歸家、前黃門出家之由有其聞、夜半過地震、
十九日、天陰、申時雨雪漸降、入夜甚雨、巳時許宰相
來、少時備州來、相逢之間法眼長政朝臣經國等來會、
待但州、移時刻、且始連歌、若何中何云々、殊以不得風
情、一枚訖之間但州來加、秉燭以前終百句、各退出之
間掌燈、靑侍說云、山西塔衆徒、江州住人左近將監某、
塔下彼岸所可遣營由、以宮司法師加催之間、是山僧闘
諍、打擲御正躰、打調使法師、衆徒之怒心如水火、山門
騷動云々、座主參普賢寺、一昨日歸洛、未被致其沙汰、
彌忿怨云々、
廿日、曉月朝陽晴、夕陽不陰、夜天如墨、俄甚雨、夜前
宰相參前殿、少將殿御拜賀出立所云々、及深更云々、
（冷泉右大將亭自昨日令渡御、）又爲扶持參內、有御前召、頭中將賜御衣
拜舞、（御作法神妙、先昇靑瑣門參弘庇、帶劔、賜御衣拜舞、出仙花、又經無名神仙、於殿上口解劔付笏、）中宮御方
同有召、有御送物云々、（甚奇特之儀歟、）
（頭注）信盛奉付笏、頭中將對揚、
御供殿上人、基定、能忠、雅繼、資季、公綱、
心寂房來、餘氣時々雖有赤色、已付滅了由示之、女子
二衣（紫村濃、）牛一頭志之、稱存外由歸嵯峨了、單紅梅花僅
開始、

廿一日、欠日、天晴、平相公返事云、昨日院號定、日來雖傳聞無相觸人、一昨夕始蒙催、申始參陣、其後公卿少少參入、內府及夜半參給之間、睡眠之外無他、議奏之趣、內府、藻壁門、土御門大納言（定）、四條、五條、三條大納言（實親）、延政、大炊御門中納言（家嗣）、延政、安喜、大夫、南三條、延政、高倉中納言（經通）、延政、新中納言（賴資）、東二條、安喜、櫛大夫、談天、延政、右大辨、新三條、延政、經高、（同上、但新三條中上度々難巴、然依其雖不被用歟、可爲東二條由加申之、）新中納言、新加延政難、是謀反者名云々、安喜之由被定仰畢、左大辨不出仕、不知其故、仗議雖有其聞未承定說、若不可被行歟、願納言出家一定云々、昨今未承增否、院號以後參本所、天曙退出云々、司天傳之說、太白順行向昴宿、入犯者大愼云々、太白食昴、和漢答徵不空云々、去十八日子時地震、月行無度、爲金翅鳥動、本文又不快云々、櫻小木三本栽之、

廿二日、天晴、未時許大宮三位、知、來臨清談、申時許參前殿云々、酉時自嵯峨使者歸、持來櫻木一本、栽于南庭、又有咳病氣、心神不快、

廿三日、天晴、申時甚雨、入夜雷電猛烈、猷僧都來談、昨日殿尊勝陀羅尼參、二位中納言、新中納言（賴資）、平宰相、宰相中將（盛兼）（東帶）、左大辨、右大辨、三位成長、賴資卿依催（右衞門權佐）、取布施云々、

廿四日、朝雨漸休、巳時陽景見、法眼引送黃斑牛、是故左府牛云々、去年去彼家、可謂吉事、（故寬牛額白黑等、宜陽門院好顏白牛給、爲引進左府歟、（イ召）取北牛所歸送云々、）夕宰相來、三箇日在幕下許、（安居院、）不聞世間事云々、

廿五日、天猶陰、時々雨降、夕甚雨、咳病甚不快、雖心神惱亂、依有限思企事洗髮、經國來、今度和歌會依作者面々故障、思止由語之、尤宜儀也、日來雖不甘心、此境節依人宿願不能加制止、自身思止可謂神妙、僧正又被過、依洗髮不謁、此間正僧正競望嗷々云々、聚洛院以御持僧訴母弟、（實豫、）轉任良快、（妙香院、）良尊、（常住院、）依任日上﨟被訴申、道譽、（前僧正、）爲常住院師、不可被超由被申云々、師弟兄弟喧嘩云々、

頭注
家長稱障、信實八幡御幸經營、敎雅少將輕服、泰光
朝臣加陪從申所勞、行能重服、
廿六日、終夜今朝猶甚雨、終日濛々、雨中寂寥、心神極
惱、
廿七日、朝天晴、午後陰、日出之程出門參日吉、乘車、
粟田口深泥甚危、長途早梅花盛開、關寺內八重紅梅多
開、午終許着社頭宿所（馬場王子宮、路東之角、巫女屋云々、成茂借之、）休息、終日
成茂來談、今月上旬又御聖躰頻令動搖給、（自去年頻有此事、年來更無之、風不吹他物不動、極以恐奇、）西塔事可有裁許由有沙汰、近日落居歟云
云、秉燭以後奉幣、親成痢病所勞、以孫令申祝、與衣一
領、歸宿所又休息、子時入夏堂、通夜懺法訖退下、
廿八日、（二月中、）自朝微雨漸密、終日濛々、夜猶降、遲明出
宿所、於山階逢大宮禪尼輿、巳終許歸家、長途車中老
腐破損、足摺損、歸後見之、極恐思者也、以書問心寂
房、令付猪油、宰相示送、夜前行幸、左大將殿、別當、侍
從宰相、右大辨、宮內卿、宗平、資季、資俊、定平、氏通、
資雅、有敎、親氏、賴氏、職事、宣經、時兼、（奉行、）光俊、少
納言爲綱、還御之後於弘御所東壺蹴鞠、宗平、資雅、親
氏、宮御方女房見物云々、明日仁王會可參所々、
廿九日、（晴、己酉、）朝天快晴、昨日足、當時無殊事、近江國造
大宮料米吉富分百四十餘石、今日之中可究濟由、官使
來責忠弘法師宅、月來雖聞此事、件法師私語知忠、付
奉行職事信盛欲被免、近代橫謀之稚、依一旦之好、無
音職事相替、爲光俊奉行此事出來云々、是非不及口
入、午終許心寂房來見足疵、非殊恐、相構不可腫、自夜
部令付猪油、又加寸留、即歸西郊了、禪尼病後今日初
沐浴、無爲、是又存外事也、

○三月大

一日、（庚戌、彼岸始、）朝天快晴、朔日無爲、風聲有陽春之氣、午
時許法眼來、一日比注送卅首題內、十五首撰出、宰相
以下可然好士可詠由、好士等勸進由示之、（密々御氣色歟、）題一
兩直付作者、侍從宰相、大宮三位、信實、家長、敎雅、隆
祐、本被書之、前宰相中將（信成卿、）已詠歌八云々、尤可被
補歟、家清何事候哉、長綱（忠綱子、）得其骨出見給、滅人大

進光俊堪能如何、答云、彼御遊不參來人也、若自然事
歟、即退歸、未時許宰相來、十五首事示了、一夜行幸無
殊事、左大將殿御共人不參引下袍御前、令入中門給、若皆即令引下給、前駈不覺不値事歟、迎明還御、成賢外
無他人、天曙後彼蹴鞠、宮經相加、往年近臣四人、忽被開宮御方臺盤
所妻戸、殿下自御直廬令昇給、存外晴歟、地濕、鞠極以
狼藉、昨日仁王會、公卿定通上卿、雅親、兼經大納言、家嗣、經
通、國通、南殿、經高、範輔、南殿、公長卿出居、實俊、宗平、
資俊、南殿、氏通、親氏、辨遲參、上卿云、俾大辨仰鐙、雖
納言上卿有其例、天喜土御門大納言時、範輔卿云、辨不參時、常例史雖承之、
只可隨上宣、此間親俊參會、仍仰之、自北白川院公卿
一人不參由被申、仍被催人々、定通經通卿相共參彼
院、四位諸司宗明遲參、以五位光時始之、上卿退出、與
經通卿參安嘉門院御方、事始間退出、又參東一條院、
一身行事、女院令參春日長谷給、定高卿御共云々、顯性僧都卜云山僧死去、賴
賢家光卿輕服云々、前殿仰云、忠弘法師宅爲壙所可召
進、召仰了、
二日、自夜甚雨、終日滂沱、壙所事、殿海僧都自來十日
比可參由被仰、自西郊十五首題可示人々由法眼示送、
實非指事、少年好士等少々示送之、入夜宰相來、去月廿五六
日北白川院有入道納言八講、二日四座、結願參人、賴資、公
賴、盛兼、爲家、公長、基保、光俊卿、初日基保光俊卿參
云々、西園寺懺法、聖覺、慈賢、隆營、能玄、有果、聖覺
能玄之外三人供僧云々、
三日、夜雨止、朝天陰、巳後陽景見、心寂房來、足無殊
事、以車前草湯可洗之由示之、召使等入來云々、前官
籠居者全不可然、近代之人無芳心之間強來歟、賜酒肴
菓子、如形十合、立紙折櫃也、毎度如此、小事不及變改、仍不留之、
四日、天陰晴、官使入來責云々、一旦依職事之宥如、今
日雖立使、不申披其子細、後日更不可隨事歟、一庄滅
亡之期也、宰相在北山不聞入云々、
五日、朝陽快晴、定修來、妙香院返給宮永之由被仰、但
躰興寺可給他人由有御命、依讓與可示合由、昨日申之
云々、勿論事也、無故被停廢、奇恩之處、返給者、可爲
本意由答了、今姬今日歸參深草齋宮御所、月來自然遲引也、定修

云、仁王會次正僧正三人被加任了、良快、良尊、梨洛院良尊
尤可然、於道譽者被超越、前官如予者歟、他事不被行
云々、
六日、天晴陰、終日無事對垂柳、永日空暮、
七日、自夜甚雨、巳後休、一昨日前殿仰云、最勝金剛院
八講結願殊無人、相公初日可參云々、止其日結願可參
由示之哉、早可令參由申之、宰相朝間有障、雖早參由
答之、不知何事、猶可構參由重云送了、依足病今日不
能出門、笠置事雖有若亡、毎年沙汰送之了、忠弘宅官
使廳入大進芳心停其責、卅一町中任造八王寺例由、致
其沙汰云々、雖無始終不以苛責歟、後聞、内府、中納
言、定高、頼資、參議、爲家、家光、三位、知家參云々、
八日、自朝天陰、入夜月明、夜前宰相依宰相中將消息、
自法性寺直參殿下、今曉又馳參北山由、以下人說傳
聞、推量後院別當事歟、巳時許前殿仰次、此由風聞云
云、竊以此事不甘心、爲羽管傾細工所等事、不似將相
之仁歟、

九日、夜霜白、朝天晴、臨時祭云々、廿一日下午時用之、使按察長
庶男隆綱云々、數多顯官不勤之、任意厭却歟、昨日北
山懺法結願、宰相一人、三位五人、公俊、基保、知家、實有、家時、後院相
國可奉行給云々、入夜宰相示送、參長講堂、八講始、雅親、
通方、頼資、範資、公長、成長、家時卿參、臨時祭使隆
綱朝臣、前民部大輔、舞人親保、顯氏、頼行、氏通、通行、長
信、親頼、六位忠時、親氏智、繁茂、仲遠、非藏人、七日調樂、親
氏、家任、公有、眞カ六位一兩見物之間、引破幄介顛倒、以
幄爲綱、陪從爲魚引綱之、介寄假板敷、陪從悲痛泣申
殿下、親氏爲舞人歟、陪從不可勤神事云々、去年嫌成
實勧使不相隨、意趣云々、公卿、大納言、定通、大夫殿、中納言、
家嗣、公氏、早出、經通、具實、參議、伊平、隆親、爲家、範
輔、三位、公長、早出、初獻、頭辨、二獻土亞相、瓶子能定、陪
從隆範、衛重顯嗣、三獻大夫殿、瓶子兼綱、陪從基定、
五位藏人、役、光俊、一人御笏、頭中將、陪膳、辨、此事相替、常不見習、前
召、中將、後召、辨、重坏家季、資俊少將、云々、近習少年所爲
不便事歟、舞人身不參、調樂見物末代之極歟、

十日、天顔快霽、午時許法眼來談、爲御使參殿下之次、法金剛院寺領領家相論、尼忽寄山門獲卑、件尼公氏房爲妻、女房依産死去云々、母法橋誠仁卜云法師妻也、退歸後證寂房來臨、及日入歸、

十一日、庚申、朝天陰、午後大風、未後陽景間見、入夜微雨、安嘉門院八幡御幸、早速之山傳聞、昨日兩庄被充仕丁裝束、忠弘調進、日出之程行彼御所邊、見之無一有情、辰時許長淸朝臣參、又良久定高卿參、其後此宰相參、舍人二人花田山吹衣、柳單濃色衣、中請寮御馬鴾毛、云々、有弘、光兼、伊員、時廣相具、少時三位中將來御隨身大夫一人、侍四五人、在車後、被相具居飼、大將殿御中次、於車未見云々、歸家休息之後、出一條東洞院見之、大風揚塵、雨脚灑落、午時許御幣神寶過了、冠二人持標、烏帽二人持御幣、辛櫃二合兩面覆、冠男二人騎馬、經時刻殿上人僅九人、少納言爲綱、侍從能定、中務大輔爲經、右少辨爲經、未見知、少將賴氏、隨身朽葉、左衛門佐信時、中將、不見知、萠木袴四人、基氏云々、有教、朽葉袴隨身、兵部長淸、付御車云々、三位中將、實有卿、隨身蘇芳袴、有居飼、右兵衛督、舍人黄香濃色、左兵衛督、侍從、宰相、中納言、定高卿、大納言、實親卿、被具居飼、御車庇、大將調進云々、御車副、白張白衣、平禮・大夫尉、親淸下部色々結染、召繼長賴次、花田平禮、出車家定歟、外戚一門、實任、牡丹、偏如執柄車、見苦文也、賴氏、檳車、侍衛府二人、衣冠、各相具、衣柳、山吹表襲、紅單衣ヱビゾメ、唐衣、白腰裳、遲々無人、甚不便歟、右大將、狩服云々、別當、依不參、靭負佐、藏人頭、顯官輩皆不參、不似初度破刷之儀、今日御衣、大將但信繁入道令調進給、御領云々、薄萌木十、山吹表襲、赤色御唐衣、皆二重織物、御車後、御匣殿嵯峨左府姬君、裝包七柳表襲、赤色唐衣、修明門院令調進給、於社頭以御輿令出坂給、御輿光盛卿調進、蘇芳下簾、力者大相國召進給云々、無浮橋沙汰、被催御庄々船云々、夜前內府被申行直物、初度云々、不開及、見聞書、神祇祐、右少史、中務丞、內舍人、少監物、玄蕃、民部少丞惟宗久言、刑部二人、木工權助藤廣經、修理權亮平時氏、武藏太郎任官云々、若狹守平長基、隱岐守源義淸、守護彼國、サヽキ左衛門卜云者云々、將監、左五、右三、衛門、左九、右五、志二、志二、兵衛、左十、右六、馬、左六、右二、正五下宗綱、齋宮寮行人實宣卿眷屬、從五上賴俊、侍從、五位二人、平範賴、義淸、左官城判官、主典、防河判官等云々、

十二日、自夜雨降、朝後休、寅時許家仲歸來、至愚本性無指見聞事、宰相於二條壬生騎乘替馬、長途供奉御車

遊、赤江大渡以組船渡御車幷出車、日入之後若御高房、供奉人列立、其後退下宿所、不經程歸參、依憚（姪者、）不登山、家仲自赤江前陣・御幸又漸成歟云々、適供奉人社頭又無人、甚等閑之儀云々、女房書狀、長途供奉、近遊悦思食由被仰云々、入夜宰相來、昨日大風之埃塵、長途供奉難堪、三位中將基氏爲經四人終始供奉但、還御天已曙了、自大炊御門東洞院留了、（大納言、左兵衛、三位中將參仕、）殿上人又九人之中、猶多不參社頭云々、勸賞事、宰相平申請例讓、重被仰追可申請由、左宰相中將參詣南山、明曉進發云々、昨日相國禁下、同車給、被立室町面門、（忠廣、永光、）（備府長（兼教）子三人、）殿下御車、右大辨、頭辨、資俊、定平御共、（土御門東洞院、）各嚴顯之儀也、常住院御房後車濟々駿牛、通具、具實卿同車、文白直垂、蔦袴、宿西小屋、（方違、）近日西庭（北門內、）紅梅盛開、

十三日、天快晴、鷄鳴歸、未時許當亥方遙有火、賀茂西方歟、今日依下御社一切經、車馬多過、

十四日、天晴、巳後陰、夕陽晴、東地築築垣、

十五日、自夜微雨降、巳後甚雨、未時休、申時晴、相門御消息、來廿日可行影供三首題、凝風情可來會、是所勞、當時不能出仕由答申、凡老耄身卅一字難連出、如此事每度難堪、北八重白梅盛開、奉書阿彌陀經、

十六日、天晴、午時許宰相來、影供事每月被定其次、孔子賦、今月、大臣殿、行兼、宰相、三位中將、朝仲、行寬、大將殿、賴氏、少時法眼來臨、遣車迎禪尼之間、三位被來會、此間且始連歌、寂眞房在京由禪尼告之、仍招請能州成茂等、次第來、康茂家仲已以十八、甚多、人々來後更改賦物、一之何々子（宰相）云々、愚老不能加詞、山月漸昇分散、可謂數奇、明旦又依連歌催參、五辻大納言殿云云、不甘心、

十七日、遙漢淸明、或颭、或大風、永日徒暮、

十八日、自朝陰、午後雨降、申時休、秉燭以後又雨、奉書阿彌陀經、足所勞不減之上、腰損不能起居之上示宰相、恐老不交者可爲遺恨、可延由有相門命云々、旁無心與難堪、爲之如何、或人音信云、尊長法印戴烏帽子

搔鬚、爲戸津河住人聟居住云々、横河長吏忠快法印一昨日早世云々、門徒圓辭張本也、受病七ヶ日、事躰時行歟云々、冥罰歟、當初同甲子由聞之、舊遊之零落可悲、
十九日、終夜今朝甚雨、午後雨止、申時晴、相門重病有招請命、不來者可延引、依恐申可參由、宰相來、一昨日於大納言殿詠百首云々、（主人、信實、家長、濟定、定見若此也、）
廿日、天晴、午時參相門、（西池亭、）信實朝臣相共奉謁、前宮内卿、一條少將、（賴氏、）行寛法印次第隨參入、預招引、幕下、宰相、三位中將被加座、（皆端、主人下官宮内卿、）信實、賴氏、法印等在障子東、家長朝臣、永光、（朝仲新衆）長政等在弘庇、秀能入道、行兼、知景在其後座、西横座敷東京茵、（三尺許、）安木像、（衣朝直衣、持紙筆眺望無色也、）其前立机、（以唐綾作之、）白琉璃器六盛梅櫻花、又唐綾折敷居青琉璃酒器、傍置小瓶子、二行座之中央置連歌懸物、（百物云々、每物十種之、）其中央立瓶子、（よはひはおいぬしかはあれと此歌文字ヲ以絲置之、）立梅櫻花、各着座了、先勸影酒、信實朝臣參進入酒置之退、次置文臺、（黑漆敷圓座、）次自下置歌、殿上人以上經座中置了、長政爲講師、將軍讀師、各進寄講之、披講了復座之後、三位中將、朝仲、行兼等退座、始連歌、何水何木、人數多而頗狼藉、自然經程、入夜事訖、腰折歌殊叶亭主賢慮云々、（每事快然、）初夜鐘之後分散、腰痛足跛甚不快、
廿一日、天晴、送遣夜前懸物影前物等、更以存外、不依連歌員數、只被送老者許歟、是宮内只一何可無興之故歟、事頗過分、非歌興之儀歟、入夜宰相來、自早旦供奉北山、只今被歸云々、昨日恩歌殊叶賢慮云々、可謂存外本懷、
廿二日、天快晴、一初有暖氣、冷泉女房外祖母（時政朝臣後家、）來臨、冷泉依消息禪尼被行向、恩老不知如此事、只惘然之外無他、夕兵部來臨言談、戌時許退歸、
廿三日、天顏快晴、此間毗沙門堂花盛、軒騎成群云々、
廿四日、自朝雨降、未後休、入夜又降、此家東垣下本主老嫗作小社之跡故、儲小壇爲潔齋地、（只五尺許而已、）爲持佛堂之後、依無便宜、今日以宜日次、運件壇土令安新地、艮角檜木二本棕櫚一本同掘渡之、以件所又欲奉安小祠

之故也、歌仙下州示過由、送櫻一枝、聊贈答之、奉書
阿彌陀經、
廿五日、自朝大風拂雲、朝陽快晴、僅開始花、遇風雨散
了、栽椿躑躅木、艮方築垣（左衛門佐と云女房宅端方）、北壺檜垣柴垣等、
今日終其事、
廿六日、（吉始）天晴風靜、午時參前殿、妙香院御對面之
間、暫可候由被仰、退出給之後見參之間、悲心房（海住山）、
參入、又御對面、此間左大將殿見參之後、又出御、及日
入退出、窮屈殊甚、任大臣事、重示合關東、返事未到之
由、博陸相國御對面之時有御命、右大臣去年除去入道
相國服、未着陣、而着吉服（先是母喪）、參內、其比家嗣卿稱輕
服不隨神事、博陸聞此事、彼是已相違、不審之由尋問、
再三問答之後、更爲服者籠居、依此事多失世間之人望
云々、
廿七日、（歸忌）天晴、巳時許行向毗沙門堂、乍車廻見花、
已過半落散、晩花猶殘、即歸廬、夜宿西小屋、（方違）、
廿八日、天晴、巳後陰、晩鐘以後歸廬、南面出机帳、（親王御座之蓄蜜由也）、開門雜人群集、或人云、一昨日花山院（入道右府亭）、有鞠
興、資雅朝臣、教雅朝臣已下會合云々、又云、一日比
（柳狩衣返答云々）、周房朝臣衣冠相具布衣子息二人、又有定平（少將）、
相具中宮半物雜仕、見毗沙門堂花、半物着薄衣云々、
頗見苦事歟、半物見花者、事宜人可相具歟、
廿九日、天陰、申後甚雨終夜、
卅日、己卯、（奉書阿彌陀經）自夜甚雨、未時休、及日入參相門、清談之
次、去廿二日後院廳始勘見先例、保元（三條內府）、此事不內覽
奏聞、只於家覽吉書下之、故左大臣內覽奏聞、於殿下
被書下云々、其事無所據、召問資朝之處、全不知先例、
左府御時如此由申之、仍以光俊（當時行事院司）、保元內覽奏聞
不候、近例有其事、無音止之者有其恐、仍保元之時如
此由申、殿下猶可奏由被仰之、可奏聞由相示、御返事
云、尤可隨保元例、不可有內覽奏聞、仍用其儀、召問資
朝事等、京邊京外院領、左府悉爲我家侍恩分給之、其
事更不可然、悉可爲年預（資朝）、沙汰、於細工所者、左府請
取時、自女院三度信繁如發之由被仰、遂以停廢、適爲

我沙汰之時、爭不返給哉、早可奉行由示付了、但其間事、如彼等訴訟、慥可致其沙汰、無故耽賄賂充催課役事、尤可宥如之、於鳥羽者仰付知信、但後院御庄々、或請所或地頭等進年貢、於別當所々停件年貢、可築鳥羽堤由、下知行村法師了、心力之所及可營鳥羽修理、但於御所者申請上御使令檢知、可請取由申博陸了者、今沙汰之大概、貪濁廉之儀歟、尤可貴、補此事之後、不入來主典代廳官等、可止廳參由下知了、近日付所々緣申可被免由、不聞入、但資朝申請之緣、隨形勢可免之、其條又以私偏頗、不可申由仰含了、流淚退出云々、少時歸廬、少雨又降、歸入之後大風、其響如牛吠、他行之間、前左馬權頭長綱朝臣入來云々、初學歌人也、依其詞優加勸勵之詞、

○閏三月小

一日、庚辰、天晴風烈、貞應二年埋核梨木花初開、

二日、辛巳、朝天陰、去々年春所繼之八重櫻花欲開、以之發心神、冬春之間栽木、皆以不枯葉各萠、午時許參常住院僧正御坊所、（大炊御門京極檢非違使知與宅、）見參之後退出、心神不快、不參他所、去二月令轉僧正給之間事等、委令語給、權僧正五和尚稱帝御師由、平申加任、妙香院、（一和尚、）顯密之器量、山門之上臈、旁不可超越由衆徒成怒云々、二和尚身雖當時無緣、爲一門上臈、難堪由申間、前僧正道譽忽稱師匠、平欲妨昇進、旁難堪、申子細旨之處、正月已過了、成不審之處、仁王會之次遂被加三人、尤存面目由者也者、前僧正事卿二位奔走云々、除目僧事沙汰、猶以口入可然哉、

三日、朝天陰、終日不晴、午時許參妙香院僧正御房、見參頗移時刻、（中正僧正御房也、）退出之次參前齋宮、（本大谷南方小屋、）酉時許歸廬、宰相來、花山院朝、致雅朝臣頻招請領狀、當日稱足所勞由了者、夕女房退出、入夜青侍等說云、去廿七日夜內藏寮寶藏、群盜燒穿亂入、累代寶物拂底了、禮服藥七條河原小社、件盜露顯、已被搦由云々、

（頭注）求出禮服、奉置內藏頭家云々、盛宣自其家來所談也、

件禮服流于鴨河、於鹽小路河原下人等引上云々、

法性寺五大堂鐘盜取、又七條院御堂佛具等悉取之、（堀門地亂入、）凡所々公私毎夜如此云々、多搦得於河原速々斬罪更不被拘云々、是只社稷之宿運盡了故歟、又可謂道理、

四日、自夜微雨、終日濛々、秉燭以前女房歸參、

五日、終夜今朝微雨降、午後間晴、早旦聞、昨夕以後御產御氣色由、馳參冷泉殿、御產成了、不昇而暫在庭上、驗者僧等懸御衣出之間也、（賜從僧等、歸入令加持、）男子平產云々、可被引御馬、被催御隨身、遲參之間逢惟長、示遲參由退出歸家、境節尤足欣感、未時許心寂房來、女房少々加灸點、

六日、朝天快晴、午時許嚴海僧都來談、日來依御祈候冷泉殿云々、今朝大宮禪尼音信之次云、北隣大納言殿群盜濫車馬、亂入散々、深被秘云々、每聞消魂、余命何日哉、連夜有此事云々、申時許參相門、申昨日無爲御慶、又不例之人（姫君、）訪申、於今者一分無其恐、只相待日數、依方忌來十一日欲渡他所、其以前無事者以之爲大切、其體非人姿、只如打雹紙、此四五日又每日發惱者、法住寺邊河原田雖非幾、是爲別當得分、以之可充法住寺殿三御堂佛供由示合資朝、但其內長講堂安置二體、（釋迦、阿彌陀、）本尊之阿彌陀、三條相國（非後院別當、只宣陽門執事、）□御主典代景宣、奉渡左大臣僧正許云々、此事勝事歟、可尋沙汰由示資朝了、近代人心、實言語道斷事歟、日入以前退出向幕下御許、自然移時刻、戌終許歸廬、大納言殿群盜已被搦云々、（按察典侍之下女之夫、）

七日、天晴、甚潮有陰氣、未始許前大進兼高朝臣不慮來臨、於當世適稽古之人也、淸談自然移漏、及日入嚴親黃門長女（未嫁、兩納言姉、）年六十九猶存命、和漢之才智、公事故實、家之秘說超過于連枝、其家地庄園等讓與我身由談之、入夜宰相自北山來、宰相中將密々命申相國、左大將殿大臣事已一定也、但今五六日殊不可有披露者、爲示其御返事、只今欲召向者、今一闕被沙汰之間歟、二人昇進尤可然事也、（實是博陸長嫡、大臣闕無殊儀事歟、）依時事異、

八日、自夜微雨、申時止、一條不例人危急之由、聞傳侍

說諭彼亭、命云、病者自可渡他所由云出、又可出家由同示之、仍今曉渡乳母家、（實雅卿母、）今朝令出家了、於母儀者猶相副之、於我者不見事體、不可過此間、在大將殿御事、夜前博陸有御告、今朝又宣旨二位示送、大饗此東亭、已最吉所歟者、即歸廬、去々年所綴八重櫻花初開、

九日、天晴風靜、夜月朧々、禪尼行冷泉、未時許、昨日遁世人遂他界由、以下人說聞之、相國被參內之間云々、

十日、朝天晴、款冬盛開、足疵押付香藥、今日落平癒訖、（經四十餘日、）　巳時許參相門、命云、病者昨日申時許事切了、臨終正念殆無比類、平生於事無言語、無好事之躰、此間每事分明、依自示出渡他所又令出家、昨日事已一定、早可還給由告母堂、又請聖人可高念佛給由示之、自身念佛數百反、引五色絲、氣絕了、後事不觸耳、一向示付住心房了、（二百貫送之、）　即於當時居所與地、同上人可被沙汰由示付之、此次予奉向一條北邊地、此事不憚歟、凡不憚云々、心中極悅思、於此宅終命事、依此事思煩之處、證據極以感悅者也、又命云、昨日奉謁執柄、雜談諸事示合給、其間事故不背之、退出之次逢親尊法印、即歸廬、未時許寂眞房來談之次、義懷中納言法名猶被□□之由敎訓、天下賢者之故也、即時可用親字之由承諾訖、

十一日、朝天陰、巳後小雨灑、未後雨止、分栽菊、夜前七條東洞院有炎上由今朝聞之、（經時刻云々、）

十二日、自夜雨降、午後止、申時天晴、黃門所誂之古今今日終、老眼營寫進土御門殿、（姫君御料、）　自御誕生奉付、依懇切之志誂付之、爲緣者之證據染老筆也、女房今朝退出、洗髮夕歸參、明後日此女院渡御北白川殿、四五日云々、近日無由事歟、

十三日、朝天晴、午後陰、夕雨灑、依夏節今夕行幸七條殿云々、秉燭以後爲違夏節、行七條北小路壬生監物宗房宅、亥時許雨漸密、亥終時許聞行幸由、出七條見之、御乳母宮內卿成實又他公卿一人、（不見分、）車渡、良久衞府佐一人渡、（有隨身不見分、若信時歟、）伯三位、（騎馬侍等在共、）　又衞府佐、次右兵

衛督、左兵衛督、褂袴、隨身二人取松明、又中絶之後別當、新任別當、右督、火長、打
梨無極、　次近將十餘人許、御輿覆雨皮、天顏端嚴、次將甚
多、不能分別、又衛府佐等歟二人許朱紱不見、次殿下
御車、見了歸付寢、於納言者不參歟、
十四日、癸巳、四月節、　鷄鳴以後雨止、朝天晴、開曉鏁乘車、鷄
鳴歸廬、今朝安嘉門院渡御北白河殿云々、
十五日、天晴、自晝陰、送番札知三品、返事云、熊野惡
黨欲奉迎阿波院之間、守護小笠原太郎今朝馳下云々、
日入以前參相門、阿波事云々說、兵船卅艘許寄阿波、
已以合戰、守護代臨陣親自合、雖攻寄御所前、戰士館
而イ
西遂引退了、　仍守護馳下、　件代官蒙創云々、　但不聞
何日事、　月來風聞事已露顯歟、　此事只增殃歟、　甚不
便、此宰相依女房等忌、忌輕服不參云々、極以爲奇、秉
燭以後退出、月暗、任大臣其後無重沙汰云々、暑氣忽
生、今日着帷、夜猶甚暑、
十六日、天陰、朝微雨降、未後天晴、前修理權大夫請取
柳枝、及暑氣定枯歟由雖答、猶送使、仍取冷泉柳枝送
之了、自往年依愛垂柳、多爲人被請取、已爲所々老樹
云々、
十七日、朝間晴、雨灑、辰後天晴風烈、午終許行寬法印
來臨、　相謁示合歌事、即歸、　老後好此事、但無未練之
氣、不存見苦之躰、仍頗加感言、禪尼行冷泉、夕歸此、
未時許宰相俄依召馳參內裏之由聞之、入夜來、依召衣
冠馳參、以二品仰任大臣事、已一定訖、此由可告申相
國、關白殿又於弘御所有召、仰云、左大將任大臣事、已
事切了、殊悅申由可告申、又中宮大夫同可任給由今日
承之、尤悅思給、經閑事面可申事等多、今明令參會給
又此事猶以如頭中將可被仰歟、
乎者、依不存衣冠雖異樣馳參申此由、畏悅承候了、明
後日許早可參入候、　此事以職事、被仰前攝政可宜候
歟、歸參申此由、其後雖臨昏有御鞠云々、一夜行幸、經
通、出御々所許、具實、納言以後初騎馬、　隆親、盛兼、基保、光俊、資
家、　近將、　左將十二人、　右將六人云々、　師季奉仕雨
皮、無指笠者、被催示之後、宗平指之云々、　實世、　右中
將、實忠、有教、　少將濟々云々、　侍從宰相爲期衛府督

也、其事不被許者、猶兼本官、又有其例、彼是間猶欲申
者、尤可然由答之、
十八日、天晴、午後陰、安嘉門院還御持明院云々、奉書
阿彌陀、今日季御讀經始云々、定通、雅親、經通、伊平、
隆親、盛兼、爲家、範輔卿、頒狀、時兼奉行之由夜前語
之、定脩出仕之由、先日借牛、其出仕不知可否、
十九日、朝天陰、巳後甚雨、未後風相交、　辰刻許冷泉女房產
氣、非火急之躰由聞之、巳一點許女房相乘行向、於北
庇相儲其事、陰陽師道繁門生歟、　修祓、有驗者事、非取頻之
躰、入道近日在京、　來臨相逢、依無指事入道歸了、午終許予
又歸、無指所作、窮屈無術故也、昨日御讀經、定通、雅
親、基家、隆親、盛兼、爲家卿、兩大辨參入、上卿奏事
由、右大辨一人候南殿、着御前座、即上卿退出之後加
座末、頭辨仰御願趣、出居、宗平、資俊、定平朝臣、右中
將實蔭、左少將家定候南殿、結願、定通、雅親、親定、伊
平、經高、隆親卿頒狀、阿波合戰事無其實、熊野前海上
往來船悉取之、漂沒其人、崔嵬險阻之上、儲石弩構城
郭之由有其聞、南海地頭等各警衛之由、又有其說云
云、彼是實否難辨、至于未時只同事由云送、風雨相交
偏濕無隙、秉燭以後送使、猶同事由答之、風雨暗夜、
家中無人音、
廿日、自夜雨止、天猶陰、午時晴、猶同事云々、但卜筮
自一昨日廿日巳午時之由占申、更不可驚、一定吉事由
頻稱云々、但事躰猶極恐思者也、午時許又行向、入道
來會、驗者若微々歟由夜部卜之、又請加律師某、長嚴僧正
弟子、先年祈此母堂產云々、　兩度許取頻、未時無爲誕生、男子、後事即訖、
奔出乘車了、驗者二人律師女房衣一具、阿闍梨二衣、　各引龍蹄、陰陽師
事送大允道繁許、門生三人修祓、其身稱病在此向小屋云々、　今朝御乳母二位被
送書狀、存別奉公之由、奉成功給信濃國哉云々、承功
程可申由申之云々、件國爲齋宮御料、前大納言給之、
官掌國兼近代好更夫、　請取國務、齋宮御相折、二箇月致其沙
汰、下遣使者之處、件使無存命之計歸洛之間、大納言
被辭申、國兼二箇月用途、可爲左衛門尉功之由申請云々、　今月入御諸司用途詮分闕
如之間、憑國務名字進成功乎由被尋求、但競望者數輩

出來、而頗有被仰旨、被尋仰云々、隨功程可申請由相定、且相尋入道、答云、件國第一國司不中用國歟、其故鎌倉近習侍、夙夜勤、厚之輩、二百餘人居住彼國、爲面面名主之間、其嗷々可察、雖然名字懸國務名、期相轉者何事在哉由同答之、予所案又如此、少將定平進五百貫可給由申請、殿下仰、其身頗非國務仁、又其力定不可叶歟云々、

廿一日、天快晴、小兒來廿四日沐浴着衣、四月一日垂髮日次云々、參相門、眞惠僧正圓經法印來會、各別々謁申、一夜之後未參內、明後日參可奉謁博陸、大略之儀、來月三日兼宣旨、十三日任大臣歟者、即歸廬之間、家長朝臣兼來臨、入北門相逢、大納言殿御使也、於木綿御逆修所可有詩歌會之由、禪閤頻被仰、老者殊可參有御氣色云々、於彼御命者實難背、雖老病難治可扶參、抑密々申、任槐之最中、詩歌御興遊、頗可有御存知旨哉、如何、家長朝臣甘心歸參、

廿二日、朝天陰、申後雨降、以書狀尋家長朝臣、返事云、彼比遊興頗可有斟酌乎由申、尤可然由有御氣色、但可被申本所云々、折節詩歌尤至愚之沙汰歟、未時許經國宿禰來談、秉燭以後退歸、信州事猶可進濟五萬疋（鵝眼五百貫云々、）之由、傍輩競望、可爲其定由、卿二品示送云々、一條申、信州五萬頗罰外事歟、不可過三萬哉、彼緣者等、又於三萬者當時可相儲由示送、仍重爲申合參一條由、入道法師所告送也、

廿三日、自夜甚雨、終日不止、午時許長政朝臣來、示合十五首歌事、傳聞、信州事猶爲五萬疋歟、不可請取由相門命云々、是又可然事歟、

廿四日、自曉雨止、天間晴、奉書阿彌陀經、（今日四十五卷、殘三卷也、）

廿五日、朝天遂晴、巳時許宰相三位同時來會、次攝州來、少時能州來、始連歌、何書何氣、人少甚遲々、秉燭以後分散、三品云、來月七日大饗一獻勸盃可勸由、親房朝臣內々仰由有消息、奉行人右少辨爲經也、是只告送由歟、宰相云、來月二日兼宣旨可屆從由、右少辨送御敎書、（前攝政殿、）申領狀了、饗十三日由有其聞、（七日若爲川忌備儲出歟、）今

日被築室町面築垣、（依破壞之氣、又如新造被修理、）通具卿辭退、大納言可籠居由月來有其聞、已出辭書由、按察昨日被示送右幕下許云々、尾籠之至極歟、信州實事當時急事、早速成功無請取人歟、進三萬疋可給由重被仰、仍今朝件物可進納何所哉由尋申、宰相中將返事未到云々、二位中將任中納言之上、兩頭昇進由必定云々、近代貫首不過數月歟、關白殿祭御見物棧敷、左少辨親俊營作、被仰入道納言、依修小善平辭退、讓鹿田庄、以次男令作、備後讓嫡男云々、

廿六日、朝天快晴、傳々說、信州無音三萬疋之條、博陸雖有御許、實宣卿猶依求五萬疋、尋廻萬人之間歟、去夜盛實小屋（西垣外、）竊盜兩三人剝取衣裝云々、無人遂屋已相近歟、

廿七日、遙漢遼晴、忠弘告送信州事、夜前又宰相中將已被仰下了由有消息、（亞相懇々口狀等多云々、）宣旨二品又其成功物可送我許由被示送、仍今朝欲沙汰送、（二條町家、）此事云置宰相、參相國方遂共（桂方云々、）訖云々、（折節遠行不可然事歟、）黃門局消息云、南海事今日始散不審、熊野太郎卜云者在彼國、作（去九日事）男此狀到來由觸守護代、其狀云、可付我方哉、可付守護方哉者、守護見此狀、國中周章馳走、騷動無極、但無指事、送日數之間、去十五日夜海人爲釣魚、漁火多見、存敵向來由、又以馳走、其後軍兵守護御所、往反人不通、此使者猶稱以入洛所申云々、事體不論實否、於南海之狠藉者、滅亡之期來歟、可悲代也、法印被來談、入夜前左馬頭長綱來令見、少年初學頗得其骨、相逢委示合之、

廿八日、天晴風靜、巳時許相公來、（自方違所歸、只一人云々、）大饗必定七日云々、（十三日有憚由參忠申之、本自七日吉日也、依本儀被用十三日云々、）國事已可給由被仰了、功物昨日二百貫已被返抄、今日百貫進了由忠弘示送、巳時許詣幕下亭、猶實僧都同時謁申、僧都立去之後、良久歸華、

廿九日、（戊申、晴、）朝天晴陰、今朝令築東地築垣、（三木餘也、）未斜依預招請詣幕府、即被始連歌、（西土居、）宰相信實朝臣俄被招引長政知景等也、賦差物引物、（近日物每人一同賦爲珍、用光作物、）乘燭

以後終百句、忽然詠閏三月雜歌、各退出、夜前以貫經少將被勘發、法印(其所行不落居、不當事等云々、)不足言事歟、爲方遊宿忠弘冷泉、(宰相備後又在此所、)忠弘法師云、今朝爲使者向四條、(入道在所、)國務事等示合、依朝恩前國務由、以消息先可被觸武州并駿河、(被國守護、)一事以上可被計行由、尤可宜、師鄉司下面々使者事、近代定爲牢籠之端歟、只無音而可被相待彼等貪惜哉者、此事皆予至愚之所存也、相叶賢慮尤以神妙〻〻、一昨日職事(時兼、)御教書到來、(紙屋紙、)信濃國務事可令行給者、依天氣上啓如件云々、事切了尤神妙、

○四月大、

一日、己酉、朝天陰、天曙歸家、性惠房出京、

二日、天晴陰、巳時許參前殿、(一條、昨日合渡給、)所々修理訖、直見參、今日扈從公卿二條納言定、二位中將、(昨日所勞由被申、今日又可被參由、)侍從宰相、左大辨、三位中將、(實有、)殿上人能忠、雅繼、資季朝臣、實任、(永久例四人云々、)日蔭者可參由被仰被擬尋者、(左大將殿、)祿請取役侍從宰相可存知者、又仰云、尋者牛飼所舟事所注置、無船者定而下家司老翁訖(說カ)爲着舟由申之、未獻不審重可勘見、奉行爲經自昨日所勞、(溫氣、)信盛爲職事、初任饗無職事例、太政大臣饗爲房長兼宗賴等奉行、准據何事在哉、未決之、臨昏雨如注、每事不及視聽、終夜大雨、

三日、朝後漸休、巳時青天間晴、去夜無殊事、信盛候奉行、二位中將猶不被參、左大辨被留扈從、(惣四人云々、)加定座云々、今姬自深草退出、

四日、天晴、前宮內卿書狀云、按察入道(實教卿)昨日朝入滅、(自去月廿六日病惱云々、)日來不聞及、足于悲歎、其身雖不書漢字、非啻提擕絲竹音曲、在世之間、拜趨之忠不懈、諳習公事口辨說之、出家以後猶出仕、所々交衆不止、於事有古老之要之人也、年七十七云々、昔所聞七十八歟、長命之盡期遂以如此、可悲可痛、子息公顯公、(横笛相繼世許之、)公長卿、(諸方出仕一事不忘、)四位少納言宗明、(爲基宗卿猶子、出仕勤厚不似傍輩、)入道公廣朝臣、(笛神樂酒多以繼父蹤、有遂亂出家、)皆以至愚雖及父歟、巳時許參前殿、牛童車副裝束、祭以前衣一領單衣一領、單衣歟、可着帷歟、建久四五六年御賀茂詣、牛童着衣重帷由兼時

申之、予申常儀祭比衣單衣着歟、建久二年新制舍人牛
童被止單衣、仍着帷候歟、無殊新制者單衣可宜歟、御
斟酌又因何被用單衣、居飼可着襖、(布、冬襖夏帷也、)一昨日召仰
飼、一人時每度可任。大臣日時勘申々、二人任時或其
日可任大臣由有被仰事、(其時於里亭不勘日時、)今度用常飼、二人共
被加日時、彼殿公卿、家良、頼資、經高、盛兼、範輔、基
良卿云々、內辨家良卿被扶參由被申、每日發病云々、
出仕人通方、經通、定高、頼資、經高、盛兼、爲家、家光、
範輔卿歟、雖勤內辨所勞猶有早出之者、琵琶難扶得云
云、後聞、經高不參云々、今日月輪殿八講發願、宰相可
參由一昨日誂付了、入夜宰相來、參內之後參彼殿、左
大辨同自內參、即被始四座了退出、參東一條院、明日
定高、頼資、家光卿參云々、
五日、自朝天陰晴、巳時許參向相門、(不例氣云々、仍不謁、)出逢
給、近日流布事歟、有小溫氣、頭已腫、心神甚苦、又有
寒氣、高野老僧以木筆書祭給、誂遣障子、昨日持來由
有命、障子被張唐綾、筆勢實以珍重、見了參東殿、終日

日蕭、依仰書御次第、臨昏退出之次、參承明門院、日入
之程歸家、
六日、天快晴、辰時許自殿給御次第、可清書由被仰、老
眼極見苦、巳爲明日、遲筆難書出由依被仰懃染筆、宰
相來之間又稱有召由、參一條殿、(爲御使可參殿云々、)法師許(誤脫アラン)之門、
今朝靑侍說云、早終命了、兼知死期、澡浴請舜、臨終正
念殊勝云々、壽永二年被賞蹴鞠、被任左近少將、文治
五年父有事之時解却、前官之後出仕、還昇四位敍正
下、又承元之比被抽任刑部卿、建保敍三位、(私難波宗長)兄弟共早
世、於鞠者堪能之人絕了歟、恐於口傳故實者誰人傳之
哉、諸道次第陵遲、可悲可痛、光家書狀云、近日頗有奇
恩事、今日依參御出行御共、不能委申、雖須馳參、此間
疾侵不堪遠路之乘車、不審無極由答之、縱雖有非分
事、是人非可諫申、殷紂捨三仁、將奈何爲乎、
七日、朝天遠晴、初三月在星上、其間二寸許、依昨日不
審、送書光家許、彼殿侍通業書狀云、昨日御出東石藏、
(法勝寺東、)侍從參御共了、左衛門尉通員御車等夕被返了、(侍從)

一人得給、非禮勿論候歟、以此旨可申者、依聞驚巳時參前殿下、申此由之處、只今有彼御消息、已遂年來本意之由也、猶今年許被延乎之由只今答了、又以大藏卿欲示子細之間也、少時大藏卿參入、此間被進御返事又到來、已被遂法名了、（觀空、）於今者勿論歟、大藏卿猶欲參、車不通坂七八町之由聞之、騎馬依絶思今日不能參、宮內卿已會、暫相逢、申時許退出、御產御祈事雖聊事可勤仕由昨日申入、於八幡大般若御讀經事可致沙汰由被仰、（甚稱仰參行、）入夜送註文、可沙汰由仰忠弘了、光家來云、此事日來更不承及、昨日只可御共由被仰、假乘御車後、夜前明慧房被參、但夜深退下宿所、今朝早旦被遂了、於今者、（以下闕文アリ、）申時許參前殿見參、今日大炊御門東洞院邊有放牛、突往反之人、懸車牛、大藏卿逃去、其牛雖無事、車破之由語申云々、信盛牛死、賴隆牛又損云々、通具卿大內材木非一身事之由陳申、自官尋所運牛童可沙汰云々、於吉祥院前河有取鮎人、近邊神人等、四至之內殺生禁制之由制之、稱貴人臨給由不聞入、神人猶制之間被打調、或及傷、此事人稱源大納言兵部卿間、雅親卿由申殿下被問之、雅親卿請文、於吉祥院前釣魚事、老翁全非思寄事、天神宮御知見歟云々、漸聞之定通卿也、仍被問其事、請文暫可申左右云々、以使者示在高卿云、年來殊申承此事、尤私可被尋、無是非被訴申、尤非本意云々、返事云、先不承御盧事由、聞彼卿由已言上、付其請文所承驚也、於今者爲休神人之愁歟、如形下部一人被（衍カ）付被召付廷尉者可宜哉、大納言又云、件所非院領云々、於非院領山者、爲向後極不便之由答之、重云、武士去比於件所漁、已無其制、依人被咎之、無其謂、返事云、其事承及、相模太郎去比於件所欲企觀漁、神人等是神領山稱之、不知而所來也、急可下船由相示即去了、爭可訴申哉云々、重示送云、挾武士之威被輕歟、我又武士也、早向其所、件神人皆恐斬首可見申云云、在高卷舌夕退出、詣相國亭、聞出行給由、歸家之後心神極惱、近日總心神迷亂、偏惘然如無魂魄、極恐思、夜深頗宜、

八日、天晴、日入之程出門、伴中將向前宮內卿亭、爲訪旅行事也、但偏雜談、侍從稱參淸水寺、夜深出逢、下向事爲湯治也、所詮播州所領滅亡、在京無力之故歟、甚不便、濟談移漏、夜半許素覺法眼來談、肥前國（御室御領）、八年十五日大風高鹽昇、住人百余人牛馬數百漂沒、大略向後十餘年難興復大損亡云々、凡鎭西云國云莊、多以損亡云々、亡國之殃至極之道理歟、親兼卿女民部卿局（亂以後號高介、）去廿二日出京參隱岐云々、本人方（四御）病常侵不堪宮仕之故云々、從三位能成（妻隱岐內侍死後、與一條棧敷女房棲住、僧正嫡妻近衛殿孫顯同宿、件女今年六十、又號小僧眼却離別云）去中旬之比出家云々、年六十四、

九日、終夜微雨、朝雲漸分、天間晴、雨又灑、源大納言送書狀云、明日可參考定、老屈於事難治、當省文庫庇借與哉、於休息所爲待剋限也、此事又雖不甘心、適委細之狀不能辭遁、國兼又內內有好者也、定約束歟、仍令書下知狀付其使、如圖帳文書、若朽殘者被引散歟、遂那智之棟上、預奥州之相博、實是抽賞之盛歟、又兩社行幸上卿云々、於神感何、可悲之代也、中將來、獨於庭上相逢、世間事無殊聞及事、八幡行幸（十一月八日、）賀茂（十一月二十八日、）五節前後甚不謂、又關東將軍今年猶可元服給、（寄下下向）歟、彼是指合云々、一昨日參女院、重具申入由相國命給云々、

十日、朝天淸明、時雨乍晴灑、風寒、夜前戌時前大僧正慈圓遂遷化、（今年七十一云々、）三塔識物由者、悲泣如喪父母云云、傍家又成歡喜歟、法性寺禪閣之最末息、後法性寺禪閣之一腹、長于台嶺之密宗、其行法勇猛精進也、建久三年補天台座主、同七年辭退、（依博陸籠居也、）其後四度還補、每度辭退、園城寺實慶僧正他界之後、補天王寺別當、自三箇年以來居住東坂本、去七月有祈願之旨、被奉造八王寺三宮御體云々、今月朔之比忽作祈願之偈、示付三塔之淨侶、被祈速疾遷化事、自其間所惱、（此間脫漏アルベシ、）納物知行六ケ年之間一度不勤之、前司又不動（勤カ）云々、以其狀又仰國兼、彼國無納物由、極無實由披陳、省家國務之詞不見、所詮可依納物有無之實否、近年勤來之例不及口由答了、後聞正念無違亂、自他唱釋迦寶號、狀首

西面臥給、其日奉請法親王、入夜(以下闕文アルベシ、)
十一日、自朝陰雨漸灑、風明聊涼、巳特許法眼來臨、言リ及未時、(宮僧都遊大井河之間、武士來向、騎馬歸家、依定遍計略武士雖去、始終猶有沙汰歟、)及申時心寂房來談之次云、去八日午時許罷向菅十郎左衛門許、其辰時許法印終命日也、武士委談其間事、年來熊野又洛中鎮西等經廻、此三年許在京、茂盛子兵衛入道爲逆爲友之間、件法師從父兄弟、山伯耆房又知音之間、兵衛入道忽挾貳心、以告此事、可爲扶身計由成支度、以使者觸武州、武州成悦、以書狀、可搦取之由示送河東、狀五日到來、忽議其事、伯耆房向法印許、(早旦、)恐敵我身出門之時可入由、兼與武士約行向、武士稱避暑由、行向二條大宮泉、(菅十郎小笠原、)甲冑入車迎之、又乘車四兩、令引馬、行彼近邊之間、伯耆河東武士成群之由聞之、罷向見可歸來由稱、出門廻武士、奔去之間、菅十郎手先押寄、法印取劒入一間所、(如仙入說、)先奔入男被突、三瓶、歸出、次入者又被突、(淺手、)次自害之後、入車向河東、乍車入門內、法印問云、あの男は誰ぞ、人云、修理亮殿武藏太郎こざれ、又あの男は掃部助殿、これは見き、次云、只早頭をきれ、若不然ば又義時か妻か義時にくれ遣さむ(說脱アラン)藥されてるてくはせて早ころせ、(衆中頗驚此詞、)次昇入菅十宅(河四、)之後、小笠菅十、各稱我先入由、以使者問上綱、答云、先入男突之、次入者又斬、三人也、其後久無見者、逆見者等、當時在男等之外無之、再問之、なんでう只今しなんずる我等、などか人に被語て虛言はいはむ、復問、希有也と答、又和田兵衛入道說、年來京人に知音由云、如何由問之者、又云、京中に知人事何要哉、甚無益也、更無之云々、又寄氷、無由答、世を打取て、六波羅殿と云て、居物、(宍、)無氷哉、甚不覺由辱之、求(人欲令改帷、只今不可然由答云々、)與之、食了、八日辰時許只今臨終歟、著改帷手合拜佛、高聲念佛、乍坐終命、武士等稱往生由、跡無屍香、各讃歎之、又兼我身必圓明寺に可埋、於河原不可曝由示合、菅十、我云つれば土用不可憚者、仍相送其所葬之不斬頸、當時只異口同音稱美云々、兵衛入道は召取圍武士許、(後日聞、不知之、)件法師之緣者、(しうと歟、)入道宮僧都知音、依之被

貲云々、飛脚奔丁待歸來、有尻引之沙汰歟云々、此僧雖如此後日聞之、武士猶相議切頸由云々、從三位淸季卿自去月雍疽、廿七日被請之、更不可存命由示送、今月一日逝去了、本飲水勞云々、遂不出家□□□心中有所存歟、本自僻案之恩人也、叙上階可忽出家由奏聞、勅許、臨最後病猶不□□本妻惟義娘、又皇子祖母之佐尼同心看病、本妻所生女房前司、光盛卿猶子、又大夫等馳走云々、臨昏雨如車軸、終夜風雨、神今食定失進退歟、

十二日、朝天漸晴、未時許半乍晴大雨落、不及沿、夜適見月、黑雲聞發、自春所傳聞之太子石御文、今日始眼見、末代每堀土、御記文出現、河内國太子御墓邊爲造立堂曳地、瑪瑙石曳出畢、其石記文云、但兩本玄隔相違、主無人字人王八十六代時、東夷來、一本貢來項泥王取國、七年丁亥歲三月有閏三月乎四月十七日可有閏月、四月廿三日西戎來從國、雖貢來可爲賢王之國、三十ヶ年豐世間可爲豐饒、賢饒、其後王治世卅年、而後自空、彼猴自空下滅亡人命獼猴狗可喰人類云々、彼石納盌天王寺聖靈堂了、今所見傍所書付之說、文章今一倍、當時愚暗之雜人雖歟、人王獼猴等之字、頗有古文之躰、逐時代而頻出現、其事每度有實哉如何、四月已退說、

十三日、朝天又陰、巳後晴、夜月淸明、平相公音信可有條事定仗議等云々、高麗返事、及右少辨爲經奉書、其紙高檀紙□□□代々來見高檀紙之書狀、來廿二日詩歌會可凝風情、右大臣御消息云云、五十餘日所勞、近日殊增氣、出仕勿論由申之、夜月適明、出南庭適銷憂、

十四日、朝天晴、終夜風、昨今聞蟬聲、

十五日、天晴風吹、明月無片雲、日入以後宰相來、昨日參四條殿、前夜行幸、日脯夜前還御、供奉中納言具實、盛兼、參議爲家、宣經、次將賴氏、實直、親氏、頭中將雖參不陣列、實直一人渡左、次將未練、近年萬倍、一昨日此人數外三位中將基輔許云々、少將公有參內侍所、源相府之新妻參詣行神樂、亂舞之盛也、

十六日、天晴、日出之程參上之後、參大和御宿所、見參之後及巳時赴歸路、夜前之幸人歸久我云々、同道無詮之、路頭尤有恥歟、於法勝寺南乘車歸廬、範宗卿音信、

廿八日祈年穀、使資基、賴資、盛兼可勤、松尾新大納言上卿、伊勢幣之間家禮如何、答云、大辨中將定存家禮歟、一同之進退宜歟、如然事我獨在之時人屬目、於群儀之宜歟者、

十七日、天晴、招寄心寂房令探腹病、無指事由答之、右足指此四五日有如水袋物、令見、又非別恐、雖同物之體有赤筋、有痛氣也、可怖癈、而出者不可怖、以針刀刺之出汁、(偏水也)付車前草葉、

十八日、天晴、長賢得業來、入道左府多年猶子也、不聞其事、夜前始出京由稱之、懈怠之至不足言歟、至愚之性歟、今日安嘉門院還御冷泉亭云々、(日來御北白川)入夜女房退出、能季卿參會、心閑見參、過夜半退出、僧正祈雨致結願了、(雖カ)云申正僧正不許、追可申請之由被仰云々、御拜賀後事不功者、來廿三日可被遂云々、

十九日、遙漢淸明、夜前暑氣頗宜、朝間似秋氣、巳時東方女房(冷泉母儀)消狀到來、十一日被縊之由告送、件狀即覽相門了、他方音信未通云々、猶令增不審者也、

廿日、天晴雲收、午時許中將來、夜前左衞門尉知景爲相門御使馳下關東、女房可修御佛事、行兼相具可下向云々、遙々經營實有其煩歟、入夜參前殿、定納言參會、相共見參、顯俊卿惱家中惡病、還與辭美濃國、(郡智造營)忽被求國務造作之人、通具卿懇望給之云々、吏務定有神感歟、別當辭可被任替、依此事有除目云々(未知一定日)、謀横於末代瀉神道歟、祈年穀奉幣(廿三日)依京中穢延引之由、昨日宣下云々、大將殿御拜賀來月云々、夜深退出、

廿一日、天晴、夜半大雨忽降、二長者僧正被來談、祈雨四箇日雨降、雖申賞(正僧正)、又以不許、結願退出了、又申僧綱二人、猶無許仰語、此驗已三度、如此事今更無優劣之沙汰、只有懷舊之思云々、

廿二日、甚雨如沃、午後間休、夕陽僅見、大雨雖地濕、井水未潤云々、近强盜殊蜂起、又引牛盜車云々、盜賊公行、時運可愁、外記廳不燒、南所燒了、大風掃口、淑景舍之北舍一宇殘云々、左近府行村法師守護師季々繼等、騎馬在陽明門邊云々、大臣公卿已下、依朝家大事

馳參人無之云〻、左少辨親俊居住前出納之比（保延）、久ー宅燒了云々、博陸祭御見物棧敷、件辨營造云々、上皇不顧京中大燒亡、修明門春日御幸、最勝成勝等燒亡後朝日吉御幸、後鑒是即天魔滅之期、宿運之盡時歟、累代之禮服、先爲群盜汙穢、重又寶藏燒失、朝廷之滅亡、擧趾可待、生而遇此事、悲而有餘、

廿三日、朝天陰、巳後雨漸降、不濕地、御禊延引廿七日云々、他事不聞及、安嘉門院女房今夕退出、晩頭閭巷騷動云々、後聞、檢非違使行兼 次男左衛門尉（左衛門尉基綱歟云）云、他行間、舍人男大路徘徊、草逆入門 內之間、男一人來、取其草逃去、稱草盜追欲搦之間、他郎等男見付、制止取放了、其後件男黨類、成群亂入門內、以飛礫打宅之間、又他郎等聞之外來、拔劍奔懸之間、十餘人群入者逃散了、相門侍雜人等隨聞、馳出之從數百騎、群喚其門欲搦取亂入物（者カ）、自相門遣算博士政衡、殊被加制止之間、無爲分散、件亂入者範輔卿從 者云々、入夜以使者事趣被示遣中宮權大夫、中宮司慶之次、早可申入由答之云々、範輔迷々武勇得 時之故歟、可恐之世也、彼處奇怪今日又下云々、供奉前□機緣僧又相同歟、無其賞有其儀、今度論議不見苦由稱之、不□（知カ）實否、人所作此閑梨御房之外無尋常事云々、今日殿下、右內府、大納言定通、通方、具實、盛兼、伊平、家光歟云々、頭中將取智圓祿、頭辨取定親祿、入二間經僧綱座前云々、所語不幾、一昨日少將親氏入冷泉殿、（北所爲公性宿所）着沓在堂上、童部等咎之間、互謗言之間逃歸、法師原群出罵辱白者、被□□鳥歟由詞及舟、路人側耳、自禁裹語□□申可搦取童由下知、公人等雖入僧等嘲弄、又罵辱之間喚返件雜了云々、無識近習權門之體、奉爲上有其耻歟、深更雖怖畏、夜半許歸了、後聞、頭中將可申事由有庶幾之氣、仍頭辨讓之、右府遲參給之間、內府召之、昇小板敷欲昇長押、日煖懸膝長押候、源卿等咲壺、內府申可始由給、奏之歸來、又如此辨や候と被問、申不候由、內府被仰含、於小板敷乍坐仰含、又滿座嘲弄、夕座右府蒙殿下御目、又召人、頭中將猶懸膝、如犬突□左

右手、滿座大臣以下先咲壹被申口由、歸來如前坐、右
府仰辨や候、頭中將高聲、仰合、右府歎息、此上可何樣
乎、殿下慮有聲、於今者重不可召歟由被定仰了、
廿四日、天晴、未時又雲雨、半天不濕即止、日出之後得
業叙法眼由示送、朝恩珍重、偏是大乘院之深恩云々、
過此時有此事、誠是神恩之至也、不可云盡、午時見聞
前僧正躅歟任替代也　一乘院不經僧綱諸師
書、僧正覺朝、權僧正實信、不經維摩探題、權大僧都眞通、眞
忠、公豪、少僧都十四人之內、覺經、隆衡卿子隆快、實瑜、示之、律
師三十二人之內範實、第一、法師十五人之內良算、宿暇、
能性、尊實、法眼十二人之內長賢、法橋四十二人、二會
准講證慶、一身阿闍梨道實、世上之殘躰、只除目僧事
之面歟、上皇御在世一度僧事、律師十八人、世爲勝事、
奈何、于今世口口、申時許法眼來、借宰相車、向別口權
別當房並前大納言許、僧正着香染出逢、口口興福寺
伽藍大明神之奉爲、懇切擧申由命給云々、芳言之至
實餘身之面目歟、又借此車參殿下並新僧正宿所、今日
南京僧綱依有申事、群參殿下、山階寺廻廊破壞已欲顚倒事云々、依過其程
待夕云々、自他皆明日可下向、即欲參社頭者、宰相來
談、今度興福寺僧正以下五人任之、於末代少歟、今夜
暑氣已以難堪、寒暑廻轉如打火、七旬病者徒過旬月、
悲而有餘、
廿五日、天晴、未時乍晴大雨降、暑熱已難堪、只臥閑寂
之所、夕定修來、爲六月會問者、明曉登山、
廿六日、天晴、今日始雨不降、曉更定修登山、午終許法
眼來談、僧事口法親王頻雖令執申給、遂無勅許、有事
故乎云々、相門影供六月可被行由、今日被示云々、暑
熱老病萬事難堪、
廿七日、天晴、巳後忽陰、大風起、雲飛揚、法眼借送保
元元年七月舊記、年來未見、馳筆書寫之、終夜大風、雨
間落、後聞、忠行卿一條高倉群盗襲來、人多而不入云々、夜深早涼成、始着有綿物、山
門僧又依妨專修、發法然房之墓、破壞其墓堂、以濫僧
等令壞取之間、自武家制止、不知此非日、欲陵礫山所司等之
間、訴訟又呶々云々、近日謀反惡徒蜂起之最中、時節
負同心之疑歟、甚無機間、

廿八日、天晴、朝雲有秋色、朝間風颯々、終日風、夜有涼氣、着綿衣、酉時許南富小路方有下人鬪諍、殺害及傷云々、此間又出雲路（此家艮方、）方有失火、雖聞騒動聲、未見煙出之前打滅云々、今夜行啓初御退出、不能見物、後聞、公卿雅親、家良、家嗣、（大納言、）具實、頼資、盛兼、（中納言、）基良、（二位、）隆親、經高、爲家、家光、範輔、（参議、）基輔、光俊、成實、（三位、）宣經、（参議、）内府乘車供奉給、（晴大路、）與權大夫寄御輿給云々、近衛、（家定中將、）頼氏、少將、衛門、廷尉、左右兵衛、（左公良、右顯氏、）殿上人廿人許云々、出車十兩、公卿皆（家光宣經之外、）有馬副、（但納言四人、参議二人、具入寄之、）雅親卿毎事如例人云々、殿下於右兵衛督家前令見物給、

廿九日、天晴、朝間有涼氣、晩涼又似秋、夜深有小袖之上猶重綿衣、

卅日、丁丑、天晴、申時許相來（寂說カ）、京畿殊無聞事、相門吉田泉造營已功成寄云々、今日腹病極難堪、心神違例、皆是老屈之至也、日入之程六月祓、（於南面修之、）

○校訂者云、當四月ノ記、閣本井同祁寫本闕ク、今野宮本ニヨリテ之ヲ補ヒ、柳原本井大學圖書館本等ヲ以テ校勘シ了ル、而ルニ今其本附ヲ按ズルニ錯亂混雜解シ難キ處甚ダ多シ、藤原能成ノ出家ハ、公卿補任之ヲ嘉祿元年十月トナス、而ルニ今之ヲ八日ニ記シ、考定ハ八月ノ事ナルヲ九日ニ記ス、又十日ニ慈鎭遷化ノ事ヲ記セルモ、コレ嘉祿元年九月二十九日ノ事ナリ、且ツ炎暑ニ苦ミ、秋涼ヲ悦ブ等ノ語アリテ、何レモ四月ノ事ニ合ハズ、然レドモ猶四日ノ記、藤原實教逝去ノ事、井廿二日京中群盜蜂起ノ事等、當時ノ史實ト符合スルモノ亦尠カラズ、恐クハ是雨蠹蝕ノ餘、斷片ヲ拾聚シテ一卷トナセルモノカ、今一々之ヲ甄別スルノ煩ニ堪ヘザルヲ以テ、姑ク此ニ原本ノ儘、載錄スルコトヽナセリ、

○七月小

一日、戊寅、朝天晴、暑熱又難堪、夜景猶無涼氣、

二日、朝天陰、辰後晴、宗清法印書狀云、自山階寺差所司、宗清以下權官等許申送狀云、別當法印有訴申事、就其事可被遠流之由、衆徒訴申、次官等同心、幸清者可有後悔之由觸送云々、正權別當近年喧嘩之上嗷々、定增色歟、今夜又冥熱、及巳時乘車出一條大路、待曉鐘歸入、星躔照耀、不異微月、又無露、

三日、天晴、未時許不陰而大雨、不及溜、暑熱如焦、法

勝寺御八講始、通方、（本上卿實親卿任大納言之後辭之云々、自今且前駈人不可行此寺、）賴資、經高、光俊、宣經朝臣參之由傳聞、初月纖於絲、去山纔五尺許、

四日、天晴、近日山門小法師原、於路頭見及所破却念佛者之黑衣剪笠云々、又好其宗立僧法師原尊卑之家、觸送可追却之由云々、東一條院無此謗云々、通方卿家成群好色等、近日逃去云々、

五日、天晴、今日信州前使發向云々、（随分小舍人冠者之中適可然者也、爲威儀任右兵衞府歟云々、）

六日、天晴、入夜宰相來、法勝寺公卿一人不參由、聞之一身參入、辨有親行之云々、一昨日左大辨一人、昨日中納言（經通）、左大辨云々、南都別當權別當參仕、僧正才智顯現、論義精好之間、朝座一座、經數刻始夕座退出、先是參中宮、家良卿兄弟、通方卿、經高、範輔卿參入、山門之訴強盛、可振神輿之由、頻以騷動之間、今日雅親卿參陣、左大辨參結政、張本隆寬、（本山僧、律師、）空阿彌陀佛、成覺等流罪云々、后宮雖令發給時、下又早令落給、仍明後日被召、今日驗者（親殿僧正弟子、中院權大夫弟、）已以隱居尋求云云、善惠房上人（宇津宮随逐之師也、）山門訴訟、入其數之由聞之、周章書誓狀且進公家、妙香院又披陳給云々、吉水前大僧正歸依、爲臨終善知識、以之爲證據云々、惣殿下知、濫僧等隨見及可陵礫申示含之云々、

七日、遙漢無行雲、稱川崎惣社祭、自日來打鼓、今日申時許一條東行云々、今曉神輿出左近馬場北、更今日歸入云々、朝間令挪文（却歟）、申時許望南庭、召使一兩猶入門音信歟、（甚無其謂、只以不追序之所、猶爲其身之要歟、菓子酒肴與名字云々、近年此非如知及之處、去官之後猶如此云々、）

八日、天晴、自朝暑熱、或人云、去五日爲行條事定、一上參陣、左大辨宣經朝臣參入、納言一人不參、召大外記被問、無納言而被行之例申不候之由、仍只被定賑給、於公卿分配者、條事以後可定之由、示之退出、（六日參中宮人云、召使每日來催、條事定數度被行歟由、面々吐嘲哢之間、一上之職已甚輕忽歟、是又本性之令然歟、）炎暑難堪、偏如病者、又或說、中宮行啓夜、基輔卿左右手持弓笏、在殿上座云々、宰相不語此事、若不見歟、

九日、天晴、宰相示送云、昨日巳始刻參中宮日繭、酉時

許無爲、驗者（親嚴僧正弟子律師）、座南面簀子、頭辨進仰（取イ）任僧都
之由、權大夫取御衣賜之、家良卿賜宣陽門院御方祿、
（女房裝束）、殿上人皆悉送車下、殿下御隨身前行拂人、次參殿
下、基良卿賜御劔、被引御馬、實宣、具實、忠行、經高、
家光、範輔、光俊、成長、基輔卿參仕云々、酉時參陣、賴
資卿爲上首最勝光院尊勝寺御八講僧名定文、依無人
參最勝光院、（蓮花王院新御堂也）、右兵衞一人參、夜半歸云々、公卿
不仕、太不便、送書狀于親嚴僧正許、昨日嚴重之儀、佛
法驗德門徒之光美之由也、返事云、新僧都定嚴驗德實
以未曾有、面目餘身、今日又參上了、歸來時且可申此
旨、其次云、東寺丈六千手令顚倒給、爲世爲宗殊歎思
給者、入夜宰相來、昨日賞、勅定被仰大僧都之由、殿下
被定仰少僧都了、其後參內、入見參之次、少僧都歟由
有御尋、定高卿申腫物由辭退、齋宮上卿闕如、被催公
氏卿、無故申故障、當時無其人云々、入道大納言定輔
卿面腫物危急云々、年六十五、癸未歲、（恐老一年之弟、公國公定輔同年、）
出雲國務人相續給命、（當時大社造宮無叶神慮人歟）、自上皇御在世時橫

管領相撲事、今以遁世身偏張行、末代奇異之其一歟、
自少年其本性爲事讒言、以謀詐之詞、爲二代琵琶之帝
師、爲故內相府吐讒言之詞、近年高直于相門、一條、皆
悉子息可候猶子之儀云々、（又以納受歟）、世上之儀如此、長
賢法眼今夜送入之次云、田樂頭已被差、可經營者、
十日、炎旱、夜無露、今夜暑氣又過于日來、寅時許雖聞
雨露之音不及濕、
十一日、天晴、地乾、未時許雷電猛烈、（三四聲、雨不降、）巳時許心
寂房來談、帥入道（定輔、）一昨日一定入滅、（淸水過、）嵯峨念佛
房爲善知識行向、歸來披露云々、山門訴相觸諸宗、悉
令追拂念佛法師原云々、入夜靜俊註記來、招寄問衆徒
事、沙汰甚興盛、專修停止之沙汰、日々雖議定、其事未
有一定云々、當時谷々悉行如法經懺法最中、其隙成此
議定之間、惣怱事未定云々、雜人等云、近日天狗狂亂
殊甚、滅水鐘樓之下、以白布縛付法師一人、聞叫喚音
求出、不言語飲食、兩三日加持之後蘇生、本在伊勢國、
去春入洛、經廻歷旬月、依無餘糧、六月十二日下向本

國、於途中勢州、本見知僧山伏體、相逢、洛可伴來山之間、相共更歸京、先出大內、又他僧來會、又相引入法成寺、實賤數輩列座、依貴人之下知、以此僧衣帷令取酒、盃酌亂舞、又相引入法成寺、又相議入淸水禮堂之由雖存之、狂心不知其實、座禮堂叫喚之由語之、不覺悟耕、樓上事云云、參詣人等憐愍、令着衣裳下向伊勢云々、北間事等、崇德院當時御子鎌倉竹中、僧都參隱岐島等云々、座列亂舞之躰、或其額有角云々、

十二日、炎旱盛、而草木枯槁、昨日相門吉田泉被造改移徙白晝、云々、午終許雷電猛烈、其音如徹大地、聞雨音不及沾、暑熱彌熾盛如燒焦、入夜下人說、昨日有除目、不知何事、

十三日、炎旱如燒、聞書傳見、中務丞修理亮以上十六人、左將監九人、右六人、左門十三人、右八人、左兵十一、志一人、右兵同數、左馬六人、右五人、使宣旨左衞門尉藤行康云々、大略諸齋宮等功云々、臨時內給甚多、內外之功相積被行歟、信濃國司待除目之次由一日稱之、今不任、不得其故、巷說云、武士等少々遣八幡、是南衆徒可燒拂宮寺由有其聞云々、臨昏宰相自昨日所惱頸腫由傳聞、欲沐浴之間不行向、母儀忩到、即歸云、昨朝參吉田之間、心神違例之上顏腫、仍早出之後腫漸增、但近日人多有此病云々、又問國司不任事、答云、不知除目、不申云々、例之懈怠之所致歟、尤兼可示付權勢事也、宮司黃門日夜言談、不知除目、至愚之性歟、

十四日、天晴、夜月間陰、大谷齋宮御所惱重之由傳聞、令書狀示送戶部局、自朔日令發給云々、午未時之間暑熱難堪、不能念誦、甚無力、月出後、南地之口家中之靑女、此間立門屋、有一間棧敷、雖半作懸簾、於其所禮不輕、歸來之間、坤有火、南風甚到、是桂松之失歟、傳聞姉小路堀川及三條坊門油小路云々、陣口歟、後聞內裏南築垣火付云々、

十五日、朝天適陰、雨脚雖灑不濕地、天即晴、未時許小雷、陰雲霑雨、纔溜初落即止、終日風吹、但無涼氣、

十六日、天晴、宰相書狀云、今日右大臣殿御着陣、兼日

歲催申領狀、此病以後、所勞無術由觸峯行右少辨、件書狀辨他行、持歸之由、青侍等懈怠不告示、身受重病忘却之間、只付遲參催始覺悟、爲恐有餘者、本自懈怠忘却、不事重事、青侍等博奕偃臥之外、送日月無所作、其失如此、老父長病、籠居八十餘日、不預一言之恩問、四月新任、過六月令畜陣給、子細等又不及耳目之境界、懈怠子細不當、有何面目出微言哉、早達吉慶之兩方、可被披露之由答了、近代之儀、貴賤緇素皆同心之賢慮歟、日入以後、乘車出門、參大谷齋宮、（依聞御不例也、）於東方舊堂請出女房逹申入、事體偏古墓之鑑氣歟、尤可令避此所給由加詞、不經程歸家、暑熱適宜、月前有秋風、

十七日、天晴、宰相自昨日殊增氣之由聞驚、臨昏行向、疾體甚重、於面腫者漸々減氣、溫氣又寤之後、自昨日又更發辛苦、（青侍等云、損給大腫、近日諸人有此事云々、）食事又不受之、氣色太弱、乍驚示泰俊朝臣、令修泰山府君祭、今夜在入道法師東屋、依八月節也、聞曉鐘歸廬、相門之室（群下隊室）、赤痢、涉月增減、昨今又被增云々、

十八日、天晴、申時許大風雷鳴、雨適降、不及地濕、禪尼又被向冷泉、申時許今日不增于昨日之由示送、平相公消息云、於殿下御直廬可有事定云々、（來廿一日、一昨日被催、）又二十三日右府詩歌御會云々、（知家卿示之、心中驚不甘心、甚不可然、）南京性惠房音信、乙姬依病、危急出家、當時待時、事未切云々、入夜長賢法眼出京、忽無宿所由云送、依無其所、可宿狹小之西面由答之、夜深來宿云々、

十九日、天晴、入夜適間雨脚、前殿下家司親直以御教書來、宇都宮入道家人稱有負物、其屋打簡由可尋沙汰由云々、無緣之非人不論親疎者、如此事口入無承引人由雖令答、殿下御教書可示觸由懇切云々、如此事御教書到來頗輕忽歟、口入深憚思、所緣名號實正疎遠、旁以難堪也、前齋宮御不例猶重云々、宰相今朝溫氣寤、心神不似昨日由、有女房返事云々、適慰心中、

二十日、朝天陰、（小雨、）午時晴、雨間降、宰相如當時歟、平減云々、禪尼行冷泉、申時許歸、法眼借車向所々、夕歸、

二十一日、天晴陰、法眼向覺敎僧正房云々、平相公有音信、御直廬定猶逃片足申歟云々、予先年逃足、此事敬由歟、就之博陸御前何可異伎座哉、先達又有此儀云云、殿下御一門伎座無其事、若依人歟、弟姫（法眼妹）、去十八日未時逐逝去云々、抑假事、雖姪僧娘也、依不審尋法家、雖僧侶、猶可有其假之由答之、仍欲解除、

二十二日、天晴、未時許平相公有消息、尤芳心歟、以之散不審、

昨日依重催、日沒參内、先之右大辨參候、殿上邊暫言談候、秉燭之後人々漸參集、土亞遲參、及深更候き、其後各參御直廬、相府自彼屋東面、（如御即位敍定之時、）被參内、土亞巳下出自油小路門令廻參、此路是非如何不審候、但いかにても候ぬべきにや、（左府土亞兄弟　右幕下　三亞　二條新藤兩黃門左右大辨）人々着座之後、召頭辨被尋高麗牒狀、即持參獻殿下、次第見下、至右大辨座下、一見之後暫置之、兩大辨之間、以誰人可令讀哉否事、被仰合、於委細太雖無心候、依一日仰粗注進候也、可被勘付候歟、努々不可及御口外候、

返々申候へば、今はじめたる事には候はねども、酒ばかりうたてき物は不候けり、淺猿候し、さすがに末代いかにても、そはと覺候へども、如此議定などはさすがなる事候ぞかな、是自身事は不然、他人事は努力令早啓候、凡於事、逐日公事之狠藉、事々凌遲事、あはれにこそ覺候へ、窮屈之餘、鳥跡彌狠藉爲恐候、

廿三日、天晴、法眼今朝下向南京、（知音人々相觸經營事、因樂一人分可防山許容人）三條相國、同亞相、此相公、右武衞、覺敎僧正、前女御殿、興福寺別當、前別當範圓云々、樋門前亞相有芳心詞、公氏公俊兩卿、弟大僧都、各約束疋絹之由語之、

廿四日、天晴、未後大雨、雨止天猶陰、夜雨滴、巳時法眼覺來談、相門室赤痢巳數十日云々、依其事參彼亭云云、右府御會、明日之聞如何、不得心、心寂房又來、同時相謁、即各歸了、一夜議定、定納言依所勞早出云々、未時許心神忽惱、暑熱之故歟、又有痢病氣、

廿五日、壬寅、歸忌、朝猶微雨、漸晴、巳後間雨降、未時甚雨、昏乘車出門外除服、終夜暗雨打窓、今日又造日吉官使宮仕法師成群、責吉富國衙所濟云々、昨日法眼又談此事、御室御領造日吉役大工野宮、前後左右譴責、無寸分心隙云々、

廿六日、朝雲晴、微雨灑、午時許行寬法印來談、相門依室家不例、明旦被渡西園寺、月來此亭怪異非一云々、病者被渡忌諱方事、諸人雖不甘心、陰陽道七人占申最吉由云々、欝此事日沒之程扶起也、參向前殿、右大臣殿渡御候、暫與彼御方人言談之間、還御之間入見參、其後謁申幕下、赤痢已過一月、始非急躰之間緩怠、但月來不食、極以危之上、此亭有銀花等怪間、依占吉被渡、此間公俊經時兩卿各訪參云々、以人被謝、頭之主人謁給、方忌皆有不忌例之上、占吉縱有不慮事、京中旁可見苦病者、又殊於彼所終焉庶幾之者、京中憚思事、雖年來愚意所濫、可依人方忌、猶如何由雖申、被思決事勿論、歸宅之後若有不慮事者、尤可參籠之身分限歟、尤可有用意由示遜、無思得事之由答之、

廿七日、雲飛、天間晴、今朝相門被渡北山亭、女房輿、主人車、侍各二人云々、無人尤宜歟、

廿八日、天晴、未時大雨如沃、即晴、早旦參北山、於北野前下車之時朝陽出、少時奉謁、昨日來著、無增無減、依病者懇切請明惠房、出家無爲遂了、其後始懺法、其志偏啓臨終作法、西無屋望見山葉、可凝觀念由相示者、安倍家基朝臣末子藏助家弘、喪父之後無渡世之計、忽發心參籠那智、苦行不退、攀昇三瀧、每日三千三百三十度禮拜、每夜臥白沙上、奉書五部大乘經、晴明有此行云々、未供養之前、御殿燒亡、經同燒失、更發心又奉書、已書終之、爲求軸表紙、始出京、傍輩等悉發信心、敢不成猜心、加吹擧之詞、請件男令修祭、七人於赤山如法泰山府君祭、苦行者在北內、初出京之時、遇此事、頗爲奇異事、此一事有憑由有命、即退出、於泉方謁申幕下、言談之趣同前、昨日爲扶持、兼相儲寄與、更以無事、下與被行步之間、頗有安堵之心者、花山院前相府有使者、其使稱女御殿、大臣以上人、家人

自稱之、末代之希異、毎觸耳彌指、親王(順仁)之室(經子)稱女御、何例哉
郎跡家、殘暑熱猶過午、日來荻花開後、未過如此事、人
云、山門衆徒之怒彌噉々、吐惡言云々、張本三人流人各
隱于引汲之所、不知其在所、朝威輕忽、人心狂亂、以之
可察歟、
廿九日、(晦、丙午、坎日、)天晴、未時許宰相來、(憔悴甚不便、)病後昨日參
北山、(昨日不可然歟、)四三品、(家時、時賢、知家、能季、)參入、毎人謁之傳申、臨
昏入道(逃生、)參入、(謁給、)自晝可相待由示送之間、乍無力日
脂云々、但遂所之躰、多不知物由之處、若雖及大事、不
及是非可參籠、(又如小音乎、不修乎由示云々、)存外可謂神妙、武士猶存仁
義歟、八幡、(第六指、頼宗光、)賀茂、(家時、)松尾、(宣經朝臣、)去廿六日有祈年
穀奉幣、家時卿領狀、忠定卿送書、懇切可申所勞由誂
之歟、其書狀依人懇懷書遁之、奉行時兼猶可勸仕由書
狀、彼卿又遁之、猶可申所勞云々、重雖遁其狀事、依無
答依人陪辭申、只可隨上仰由直示時兼、彼卿事不許、
急可勤由返答、仍勤仕云々、其次日有御方違行幸、二
十人(納言出仕絶于世)納言不參、別當右兵衛□□參入之處、忠定卿早
參、此人可令供奉歟、可追却歟由、抑行幸被申、殿下已
參入了、只可任彼心由計申給云々、仍遁夜祗候供奉還
御云々、

○八月大

一日、丁未天晴、日出之程出門、參向北山奉謁、依可有
佛供養、不經程退出、參前殿見參、巳時歸廬、(今日密々令渡給云々、)
二日、天晴、暑熱猶雖盛、今日北風甚利、巳刻許東有火
不遠、(一條南堤東四云々、)不經程滅了、先是早旦於棧敷伺路頭、八
葉車、牛童二人取付其前、有白張男一人奔走、猶似
昔日召繼、車後出單衣重、有褪紅仕丁淨衣、(非楚々、頗見苦、)騎
馬男五人、(非體頗非尋常、)騎馬、(非雑人云、女御殿云々、)被詣賀茂歸路歟、
其體不尋常、(出衣、有仕丁者、共人可布衣哉、前行男何料乎、)禪尼行冷泉、衣房頸腫
溫氣痛了云々、三郎嬰兒又頸有熱氣云々、宰相無力、
尩弱不便、
三日、朝天陰、辰後又晴、申時許日吉うれしや水女奔
入、宰相共參北山、不例重御座、幕下悲歎給由稱之、又
去朔日社頭大殿開夜、衆徒三百人許叫喚、宣陽門院立

伺念佛法師十二人、十人宛壯年女房十人局給、二人又御物龍要事甚奇恠、以濫僧之蹤、可奉貴、無許容歟、可振七社御輿之由、放高聲、參詣雜人悉側耳云々、別當三位、（宗淵卿室、）如例百日參籠、退出之時盍過差修神樂、敢無寢苦之儀、人以褒美云々、件女又自北山稱被召奔出云々、今夜宿北小路小屋、待曉鐘之間、坤方遠々有火、僅聞遠鐘歸入、

四日、（庚戌、）天晴、巳後漸陰、入夜雨降、以書問宰相、大略增氣歟、度數夜間十六度、昨日申時以前七八度云々、昨日無外人、（公相公三位中將云々、）今明有愼事、立物忌簡、不出行、

五日、（辛亥、）天陰、不見陽景、少雨僅降、物忌如昨、

六日、（壬子、彼岸始、）天陰、朝微雨、巳後漸密、早旦詣北山、宗保朝臣來云、度々訪來、尤本意也、依無暇不對面云々、自一昨日修法護摩（息災、）皆結願、偏善惠房念佛、自今日又更被始懺法之由、私相語之間、又打磬念佛要文等釋之音聞之、宰相今夜宿、只今退出云々、大納言、兩法印、（能性、禪寶、）三位中將之外只今無人云々、不經程退歸、欲參前殿、被閉兩門、御物忌固云々、仍歸家、昏黑宰相來、彼御病於今者只如待時歟、幕下片時不立放給、只一身奉仕、一昨日爲御使參殿下、被召御前、蒙仰之次、放生會宰相闕如之由被仰出云々、上卿賴資卿被賞出歟、此籠居事雖當時未了、定心中思決了、相籠居者即可著服歟、左右只可隨彼御命由答申、今夜休息、明旦可參者、

七日、終夜雨降、朝天漸晴、未後欲詣向之間、宰相使奔來云、只今事切給了、聞之後周章馳參大將軍堂西程、奉逢北政所御車下車、（在馬頭在御供、）入西園寺門、於中築垣戶邊、招出宰相、自今朝今日一定由示給、則惠房被來、兩上人共勸進念佛、聲更不弱之間、人猶非今日事由成疑、遂無退轉氣、未時終給、（北後只今一時歟、）兩人未出外方給不能申由示之、仍只示置永光朝臣、庭上佇立無便宜之間、不經程退歸、中將入道、（宰相云、他事未聞及、能僧六人、悲賢、印圓、能口、良賢、明遍、良祇代弥子、）實時相逢、又於南路逢有長、又逢親尊法印、於北野逢能季三位、參前殿、北政所此間可御實淸入道宅、殿下只今御其門前云々、日入之後遲御云々、參御前、此

間又親尊、家時卿、雅継中將參云々、月欲入之間退出、
八日、朝天陰、陽景間見、申時許雨漸密、今日開、夜前
葬送了云々、堂東山、（淵良方云々、）承明門黄門局來談、通具卿
身腫、又痛腹底、通方卿遣訾白河邊、（龍華口方歟、）
九日、終夜甚雨、今朝猶降、法眼田樂裝束料絹、昨日件
使送了、（依恐懼々々、所念尊也、）冷泉宅忌穢不混合云々、宰相只相具
忠康云々、朝左目內赤筋亂滿如紅色、（但無苦痛、）閑心寂房、
可憑遁菊澁於眉上者、申時許沃之、三位入道、（家衡卿、）淡
路國省功下文、（官御月料云々、）近代無例由有消息、令書一行、
付其使仰年預、一省長官不知事、猶有人恨、聊以無答、
十日、終夜雨如沃、朝天晴、夕雨灑、目病頗宜、
十一日、天晴陰、入夜雨降、定修下山來、依腹病發欲服
蒜、衆徒遁々嗷々誹謗貴人云々、適涼氣、取入灯、
十二日、朝天間晴、巳後猶陰、法眼過談之次傳々說、尊
長法印曆書日記、（存外事歟、）件曆已在關東、有好人々如明
鏡云々、大炊助入道武士預了、又遠江（時房、）留關東了、
適京中之賀加歟、高麗重送牒之由有巷說云々、若又持
向于關東歟、
十三日、天晴、夜月適清明、日入之後參室町殿、仰云、
此中陰之間、惣無可修佛事日次、今日一日吉云々、仍供
養阿彌陀經、修始諷誦、北政所今日同令著服給云々、
巷說又有狂亂任官之聞云々、（辨官四人立官、兩少辨可至右大左中云々、）時儀非
可（行カ）不被行事歟、面々輪轉、狂亂之弥くらべ歟、近邊家
家郎等雜人等成群儀結黨、（強盜、）欲打入此殿御邊、其謀
洩、而行兼告于聟長親、已搦取張本四人云々、末代之
怖畏、向後可恐歟、
十四日、（庚申、）天晴、巳後雨降、漸密、見舊記送秋日、腹
病不快、（後聞、貫簡附都母儀今日亡逝、長病云々、）
十五日、自夜雨降、終日不晴、夕休、放生會、中納言賴
資、參議範輔、辨有親云々、今日忠弘召寄佛師、可奉造
文殊像之由令示含、自去年思企事、依無物送年月、細
河庄到來物、口非今日奉始、仍不及日次、
十六日、朝天晴、未時參前殿、大藏卿同時見參、少時詣
向北山、於門下謁法印宰相、（雖籠居不可著服、猶依命不供洛郊送、只服穢許也云々、）各

入、有勞事不出由蒙命退歸、依無日次、來月七日、（五七日以）前、可被修法事、是御堂御寺、幷歷司殿例有之云々、尤吉例歟、入夜宰相來、於庭言談云々、

十七日、癸亥、天晴、去冬栽木、旱天枯、今日令堀棄、又栽小木等、自夏不食之氣依不止、今日服雜、

十八日、天晴、昨今只栽庭前小木、入夜忠弘宅、（宿脫カ）

十九日、（九月節）天晴、開曉歸廬、十月可有公卿勅使云云、（中宮權大夫爲之）不知其故、只江州無緣庄、爲官使苛責重疊歟、辨官四人皆可賀弁、（範輔頭、親隆任參議、有親頭、親長補叙三位、）親俊爲經可爲右大辨左中辨云々、世々狂亂過追歟、天下遍可謳歌也、親定召參議出雲兩事中他國云々、

廿日、天晴、午時許俊範僧都來臨門前、依朝暮社參人、恐穢疑、出門相謁、乍立謝遣、

廿一日、天晴、適屬秋氣之後、草花已凋零、荻薄之疏也、節物時節如馳、七旬之餘算何日哉、

廿二日、天晴、傳聞、關東三條、（通保禁中上﨟姉也、故二品近習、爲人厚緣、承久亂依範茂卿娶、事習恐懼、以國之比隣食、又恐賴時相、又以覺心房令致陶朱之富、末代任意之女也、）於粟田口宅死去云云、（腹病死了、自口水出云々、其夜葬、）後聞虛言也、（其息女宰相典侍亡去、母猶在關東云々、）

頭注
件息女雅經卿女、範茂卿爲妻女也、通時朝臣解官之源也、

廿三日、天晴、巳後陰、及未雨降、晚漸寂、巳時許僧正被過談、前殿此兩三日御于今出河云々、若君又不例御坐、依被渡邪氣、令避其所給云々、

頭注
前右大臣百ヶ日參籠春日云々、猶宿願歟、

廿四日、終夜雨降、朝休、或降或止、今日止雨、朝沐浴、

廿五日、天晴、薄暮之天、雲慘風冷、忽有蕭瑟之氣、深更雨降、

廿六日、自夜雨降、終日濛々、夕休、

廿七日、天晴、風冷雲飛、

廿八日、天晴、未時許心寂房來、家中病者加灸點、傳聞聖覺法印一昨日歸洛云々、

廿九日、天晴、宰相來、於砌下言談、去十一日安嘉門院御幸始至不延引、彼相國被張行、召繼可被催進由頻被示通、（猶不得心之本性歟、）公雅卿自廿日比來籠、此間無殊事、宰

相逢後、鑁也、空林房來、夜前入洛云々、言談移漏、日入以前歸、祭主出京付便、又例幣下向之程可下云々、今年七十九、無除老苦歟、

卅日、丙子、天晴、未時許如例齒蛭飼、寒天之後依無蛭、此療治不可叶、仍以不失時企之、及日入參前殿今出河、見參、戌終許退出、

○九月大

一日、丁丑、天晴、夜深雨聊降、朝洗髮潔齋、

二日、戊寅、天晴、風吹、入夜雜人說云、大納言通具卿申時許薨云々、不知虛實、道俗男女之所稱、稽古有識公卿、今年非滅亡歟、是少年之時、過光輔宗業讀書之名號也、於公事者、不足言之人也、以自讚之詞、爲卿二品廣元等被歸伏、京畿得其名、誰人辨其虛僞哉、但彼兩儒之說、他人不受其一卷、於當世可謂拔群、今已亡去歟、

三日、天晴、午時許定修來、専修念佛所行奇恠、愚意所存、破彼宗之文作之、成草由示之、少年淺膚如此事、付善付惡發言極無由、不可然由雖示含、取出三帖草子可一見由誂之、內典於事不堪、雖不可分別是非、置之退歸、宰相來、全無聞及事云々、本性也、日入之程、參今出河殿、仰云、天變至夜直、熒惑太白相犯、一昨日犯右執法、今夜犯左執法云々、先例建久六年云々、山階衆徒蜂起、大明神已奉渡移殿、可令入京給、多武峯衆徒殺害御寺領神人、仍寺衆徒燒多武峯數百家、仍天台衆徒進訴狀、頭辨以件狀下南京之間、衆徒忿怒、賴隆放氏由訴訟、殿下逆鱗、召籠使者五師於政所之間、衆徒怒如水火云々、

四日、庚辰、天晴、今朝立物忌簡、依有所思也、雜人說、通具卿今夜石藏葬送、兩息、左金吾拾遺、處分相論云々、

五日、辛巳、九月中、天晴、後陰、未後雨降、去夜宿北小路小屋、曉鐘歸、方違、人云、陰明門院崩云々、恐札之次申前殿、御返事云、雖聞危惡獲麟由、未聞一定由、發心地經數月御不食云云、又云、修明門院令煩雜熱給云々、又云、七條院猶危御座云々、南衆徒之訴三ヶ條悉裁許、歡喜落居云々、信實朝臣來談、月來籠居、猶不出仕、明日可有除目云々、大納言以下事歟、

辨官四人新任、可見勝事、仕丁裝束二具（加笠、）進之、（有長朝臣）奉行、爲昇布施長櫃也、大納言殿安居院呂聚三卿等介拾衆云々、（範資、家隆卿等、信實朝臣預催不參、）

六日、夜雨止、朝陽晴、巳時出門參仁和寺宮、不經程入見參、（來九日令參高野給、十五日還御、）入御之後謁法眼歸廬、宰相今夜宿冷泉云々、日入以前參今出河、見參之間、明日御佛事布施行兼調進、昇立前庭、明弁可供養云々、依優寵僧也、眾覺法印此中除八度可勤云々、秉燭以後、佛師奉渡御佛觀音立像、（來迎脇士也、）仰云、本所奉造中尊三尺、脇士可奉安也、甚美麗、給祿、（御衣歟、）明日法事曼陀羅供、（導師成寶僧正、）辰時其以前可有供養云々、右大臣殿御方供養也、錦被物一、御綾四、鈍色綾五、（綵单、）例布施、（裹紙、）鈍色裝束、童裝束二具、（親房朝臣調、過々來進、）綾懸子、（數鈍色香等、納緣樣、無鍼、）絹一、懸子綿糸、（各百兩、）色革、一枚、紺藍摺白布、（各一、僧俾、）請僧、（被物三、單重例、布施絹綿布三、）願文俊親朝臣草、（從也、）兵部卿經賢書、（非手宜、）北政所正日之朝云々、依無日次、被用式當日、事次今夜除目云々、或云、雜任許也、大納言以下十三日可任、實宣卿還任、下向公卿勅使云々、（國々所望種種秘計云々、）

七日、朝陰、推晴、巳時許聞書到來、式部任人四十五人、（安房、相仲、賢後改守、）宰相信盛猶不任、（十三日可任云々、）稱判官代（院、宜陽門院、祗候六條宮之後召出給、）男在宰相家、高階繁清中任下野權守云々、左將監、（十六人、）右、（十四人、）左門、（十四人之內忠時敍入、）右門、（十二人、）左兵、（十七人、）右、（十六、）左馬、（十三、）右馬、（十二人、）從四下賀茂俊宗、正五下丹波基□、和氣光成、從五上安部親忠、藤定俊、藤光國、從五位下中原仲經、修理大佛判官中原尙繼、陰明門院庵、（初度逃日、）御不食、（水漿不通、）令待時給、修明門院雜熱有御療治事云々、或人消息云、故源亞相葬送、子息三人幷家人職人五位等、色々布衣（如折花、）騎馬在車後、各其馬前有取松明者、如御幸渡京中、此事有先例歟云々、凡末代事、例之有無不能分別是非、武士二三百人供奉云云、（又云、北川中、依無遺言不犯土、以棺置木上、水漏出、烏集北上、）

八日、自夜甚雨、巳時天漸晴、小念誦之間、短冕空寂、

九日、天晴、風烈、夜霜結、午時詣北山、今日昇堂上、於泉方奉謁語、亡者臨終正念、并夢告示給、於佛前祈申、

生者不審、經五ヶ日、人（非人不知）云、生孔雀王國、明恵房、
慈賢僧都、聖覺法印等各云、是即阿彌陀佛國也、阿彌
陀乘孔雀ニ給像有之云々、仍造其像可奉供養、我遁世
事、又可辭後院之由、云送關東、共委細之旨示送、仍又
當時思不可遂、聖法印又來臨、（予不逢）又謁申、簾下自簾奉
佛云々、即退出、晩雲飛、時雨灑、草木蕭索之色、滿望
勵心、歸入蓬門之間、召使等來、每見衣冠、不忌棄置之
怨、不忘舊好由聊問答、伏地稱唯退出、
十日、天晴、
十一日、天晴、霜白、寒暑之廻轉、於末代只有夏冬無春
秋、倩思往年事、萩花盛開之比、下著小袖、上著生衣、
參成菩提院不流汗、菊花開後、依初霜結、色漸移、顯然
如斯、今年八月七日馳詣北山日、炎暑如盛夏、此三四
日菊未綻、寒霜皚々、是依人界之罪報、只過寒暑之苦
之故歟、日入以前參前殿、見參之間入夜、（宜秋門院又御不例云々）、乘
月退出、
十二日、天晴、申後陰、夜深雨降、午時許參宜秋門院、
（光息殿下御座）、謁女房、（武衛備州都護大進）、御不例非殊事不御、僧正御房
參給、寺□相次參東一條院、謁掌侍、短晷空暮退出、途
中入夜歸家、兵部過談、夜深歸、除目之由聞之、
十三日、朝雨降、巳時晴、月明無片雲、除目延引云々、
青馬飛東歟、
十四日、天晴、朝霜不異雪、申時許宰相來、今夜宿家云
云、
十五日、寒霜如雪、朝陽快晴、菊藥稜綻、入夜心神苦、
是只老苦也、適飲食物更不下在喉下、因玆胸腹甚苦、
又彌不堪食事、唯是殘日之少故歟、
十六日、朝無霜、天晴、依蒙仰、日入以前參前殿見參、
月昇退出、夜月清明、徒臥吾廬、昨日定毫僧正於仁和
寺房修八講、著座公卿、忠定、家光、範宗卿云々、亡兄
家長範宗智也、忠定近日水魚云々、
十七日、天晴、短晷徒暮、菊花白、漸開、
十八日、天晴、日出之程詣北山、（于時無人）、前藤宰相出逢、暫
言談之間、懺法僧達昇了、（殿染、直衣依每日事、御同裝束、甲袈裟）、時少侍從宰

相來傳命、於東出居奉謁之後、出給于聽聞方、各參其簾中、道場之北（懸簾如例）、東第一間主人坐給、（於此問實時中將入道）、道場東（南二間為頭座、北一間為聽聞所）、北第一間（以北二間）、大將、僧正（良惠）、法印（公曉）、予、藤宰相、同東庇、三位中將（資頼）、侍從宰相、實經少將等也、先毎日懺法、次毎日佛供養（阿彌陀供養毎日一鋪云々）、法花經一部如例、貞雲說法切腹尾（有心歟）、次奉懸幕下自筆阿彌陀像（以故幕下給衣為御衣裡、背面給文為裏紙）、證□□供養物飲食（居破子云々、居臺）、衣服、（紙被）臥具（御紋為座、染物在中云々）、醫藥（以銅為松枝付之歟、委不見分）、聖法印（鈍色甲袈裟）說法、（三部經金光明摸寫）、有諷誦文（如願文經紙草）、歸說如例、一座了後、親尊法印引籠僧之與、自西渡來（力者六人）、笠雨皮持力者各相副、見了出東中門廊方之間、公卿殿上人濟々、（今日不聞此山之聞、殿中甚喧也）、庭上久清等在中門、甚掲焉、仍自東壺方經泉屋東北山中、自堂之門逃出、窮屈難堪、

十九日、天陰、宰相來、昨日退出之後又三座、（六七日大納言上佛事兵衛督入道最經）、臨時兩佛事、著座取布施、（公使、兼家時卿四人）、殿上人十人許、頼氏、實清、伊成、實任、實尚、侍從四位、隆範、信實、甚定朝臣、今日自下野進彼御訪物、（女房沙汰歟）、絹百疋紺百、夜前事了宿京、只今歸參者、夜深宿北小路小屋、曉鐘歸、

廿日、（冬節）、天陰、時雨降、自未時漸密、入夜宰相來、依修明門院又御増由、參彼御所、先日御減御沐浴、（甚成中）、其後御増、甚成奉灸、療治不可然、非可惜身由被仰云々、今夜宿京、明旦欲歸北山云々、

廿一日、夜雨止、朝天晴、掘櫨紅葉四五本令栽之、

廿二日、天晴、去夜巽坤有火云々、不知何所、（白川方歟、四條小路堀川邊云々、不知一定）、未時許參前殿、（室町殿昨日還御）、見參、日入以前退出、天忽陰、大風猛烈、歸家之後風雲彌暗然、中宮大進光俊奉書、宮可被發遣鹿島使、下總常陸國省符可成之、即下知年預了、

廿三日、天晴、時雨灑、依徒然、伺見紅葉早晚之程、法勝寺内鷄冠木未及半、僅染始、櫻櫨悉紅、詣禪林寺僧正御許、閉門、入小門謁申、酉時許參大谷齋宮、明日可令渡一條給云々、日入後歸廬、入夜雜人說、北山聖法印臨時作事、依夢告被供養阿彌陀像、（衆孔雀給）、導師退出（時賤與）、之後、被引籠僧關東布施、（毎物五十六人也、以三百把被引）、綾三百、絹、綿

絲、染絹、紺布、藍摺、砂金、（三百兩、）麞牙三百石、（今一不四分、）將軍
奉送給物云々、衆僧之富有末代無比類歟、
廿四日、天晴、徒然之餘、見白河方、歡喜光院破壞、已
及顛倒之期歟、南廊如無、徘遊之戀、慈悲涙難禁、又見
最勝寺、無金堂之間、如入他室、地擴取木菜間、法師云、
御八講於東樂師堂被行、寺家之庄々、徒剖分國領、宛
滿于天下、空爲魚食法師破戒尼之衣食、曾不致一分之
修造、本寺悉顛倒無實、末世之法悲而有餘、又見近衛
末高陽院御堂、堂今如昨今新造、庭上白砂紅葉如入佛
刹、是依禪閤之管領給、被備其修造之故歟、遂執末代
之政、依此善歟、足于嗟歎、今日北山最愛弟姫君佛事
云々、後聞、今夜子時許齋宮御禊、入野宮給云々、不知
而不見、
廿五日、天晴、風靜、朝天無雲、北山正日佛事右幕下被
修、又北政所御佛事今朝被修云々、忠弘入道病又發之
上、面已下腫云々、今度殊早速發歟、惣不可憑事也、何
爲哉、凡付萬事老身之殘涯無其計、下遣信濃使者法師
歸來、召出問國事、先無栫、皆作其路爲人馬通路、更級
里對于姑棄山、（在里之南四云々、）あさまの嵩燃、（岩石之燒也、我燃烟立、夜火氣見、）ち
くま河大河也、廻流于國中、入國自南端及于北方、善
光寺六ヶ日之路云々、善光寺近邊號後廳、爲眼代等之
居所、於古は尤廣博國、温潤之地歟、亂以後隆仲卿使
者不忠檢注、百町鄉只麻布之類二三段注之、一國已如
此、已以不足言事云々、國中皆熟田、依無米穀之運上、
住民皆豐饒、末代國務、更不可有得分云々、在廳等即
皆當世之猛將之蹤也、（缺）隨所揚哉者、入夜下人等說云、
北山三座佛事、講善讃美、海內之財力、中陰之忌景、講
了日歟、月卿雲客諸大夫折花濟々云々、依雜人之說不
知其人、
廿六日、朝天陰、宰相來、一昨日或人献五節由稱之云々
由示之、一度裝催、（国、）辭退之後已無音由答之、昨日公
卿皆直衣、定高、隆親、（不取布施、）爲家、公俊、基保（布施、）範宗卿
云々、殿上人、（布衣、束帶、）隆範、基定、實忠、（花田狩衣、白衣、）能忠、（白襖淡色、）
生、家定、（中將、束帶、）實經、（同、）實忠、（色、）信實、賴氏、（花田狩衣、）實清、

(青狩衣、濃色生、)貞時、能定、(束帶、)諸大夫、實清、(光、)永光、光經、知仲、
知資、(兄弟三人云々、)行光、以邦、知業、季宣、範昌、
(頭注)
青衣、往昔秋不見者也、近代如此、
頭中將催中宮行啓(四日)、云々、酉時許詣相門、(町亭、)奉謁
之後、參東殿僧正御房、御座之間、推參之次御言談、御弟
子(大貳兄弟)、僧野宮木柴(諸國如云々)、忽勸仕之、叙直法眼、法師勸
野宮事、有其例歟由申之、不(〻)知例之有無云々、除目被待
關東返事云々、巷說無兼可仕大納言云々、範輔不辭
辨、辨二人可闕云々、入夜退出、
廿七日、陽景陰晴、殊大風、法印被過談、自仁和寺御堂
給御書、去春和歌十首、取直次第、北院御記如此、今度
恩詠、相國大將、(與凡人、可相准乎、)仍僧綱、公卿、(予父子、家隆、)有職殿上人
可直歟、彼御記、文治三年七月廿日右府(實定公、)被來臨、有
和歌會幷連句連歌、和歌直次第、先規以僧爲上、以俗
爲下、然而大臣詠上有職等直之、頗似無禮、仍法親王
與大臣、僧綱與公卿、凡僧與殿上人、如此三重相對、以
僧爲上、以俗爲下、可宜歟之由、示合右府幷隆房卿之處
神妙之由相計之間、如此思定了、申云、北院御時、御議
定之上、他門他宗猶以可爲例歟、於御所中勿論候歟者、
然而彼御定、頗有不審事歟、於今者不可有子細、尤可
被追彼例歟、去夜夢、小野右府來坐給、(六十許老者、非肥非瘦、(非白髮)すこし長丸みて、髭又不少不多、きよけなる形、冠なえたる直衣也、)坐長押上、予坐其下、予云、偏
存御家人之儀、跡不可思食、氣色甚快然、予作恐重申、
枉理御束帶にて渡御候乎、不審事等欲窺申、有許容之
氣、更衣之間、裝束未出來、(非體更衣以後朔之比歟、)異樣裝束取寄、
可着之とて被立去訖、此間心中思之、如內辨之體、殊
勝賢者之說、面見之可問申、無限可有興事也と思之間、
夢覺訖、予本性慕古人之心極深、近日殊日夜握翫彼記、
(長和之比、)依此執心見此夢歟歟、存吉想之由、
廿八日、朝雲南飛、時雨頻灑、木葉飜色、籬菊散句、四
時廻轉之中、所染心肝、只近日之景氣也、未時許東持
佛堂忽顚倒、(依無長押、)申時參室町殿、殿下九條殿御渡之
間也、以待一昨日御風氣之由承之、依不審參之由、可
披露于女房由申、一昨日事不宜發揚、昨今無爲之由被

御出、即詣西亭、明慰房戒事云々、即退出、參大谷齋
宮、（伯三位一條宅也、）日入以後歸廬、
廿九日、終夜今朝甚雨、辰時雲晴、朝陽鮮、雲飛風烈、
時雨間降、昨日顛倒持佛堂、即如本取立之、（不云日次由、陰陽師許也云）
云、柱少々折改之云々、欲圓僧都拜堂之訪、細川物最
小分可送由、下知入道法師了、宇治供僧之讒難被免棄
之、補別當云々、依名聞棄利養歟、甚不便、
卅日、丙午、天晴、風靜、巳時參御室、一昨日給御書之
次、依申可參由也、見參之後、與法眼言談、未斜歸廬、
南院南築垣之內、紅葉如張錦、九秋已暮、惆悵何爲、只
對菊藥之孤叢、悲蕭瑟之知音、齋宮戶部來次云、法眼
經營田樂裝束、甚美麗之山衆徒褒譽、六人二藍、（川紺紅打衣、）
澀唐綾、白、筋又縫物、六人朽葉、澀同青筋、又縫物指
貫、此亦未澱縫物云々、又云、陰明門院八月之間水漿不
通、如待時、假臥給、此卅日許時々起居、又有食給時、
偏無本心、只吐天狗之詞給、其隙又如死人、全正念不
御坐云々、可悲事也、彼相國才藝闕如、無社稷之忠、只

以□旨爲事執國柄、恣申任官敍位事、皆末代之亂政也、
子孫之滅亡、依無其冥加歟、去廿四日御禊、母儀仙院
御見物、隆親著供奉裝束、先參入寄御車、（御共侍一人不出仕、以隆親私從者爲御共人、）御傍親少年等進車上後前簾、大納言家良、中納言
盛兼、別當右大辨等以下供奉渡上簾、車前太無便宜由、
於博陸殿下、家良卿述懷云々、

○十月、小

一日、丁未、天晴、巳後陰、入夜雨降、朝自相門、右衞門
尉來介堀東方竹、（自右有命、）入夜傳聞、平座、權大納言實親
卿、中納言通方卿、參議、伊平、爲家卿、權辨有親朝臣、
左少辨親俊、右少辨爲經、少納言爲綱着座、（少納言勸初獻、右少二獻、左少三獻、）盃留參議座、三獻之後召侍從、（二獻之後飯汁、）目錄給權辨
云々、老眼雖沃菊猶不滅、
二日、終夜今朝雨降、終日陰、細雨間降、（及日入陽景見、）夕宰相
來、相府御膝有增、來十三日下向于有馬給、又御共與
實經少將參、明日中宮御入內、（自六條殿、）明後日臨時除目、
獻五節舞姬人、定高、（中納言、）範輔、（參議、）近江、（顯平朝臣、忠房朝臣依遣大宮不許辭、）

圓平朝臣其上出五節、參河、七條院御分、御老病已獲鱗、如何、春日行幸十二月一日云、
三日、去夜猶雨降、朝風拂雲、入夜又甚雨、定納言消
息、風流櫛事、蒙昧倦臥不領狀、宰相三郎夏秋其身不例世間無隙、今
日百日食餠云々、戊時許佛師奉渡文殊像、依吉日最初
雖示今日由、日來懈緩忘却、已以魚食雖懈怠、先奉安
室中奉禮拜、即沐浴、
頭注行啓、內府車、家良、盛兼、基良、經高、爲家、基輔、公
俊卿、□□、資季、□□、無諸衛、出車三、公氏、通方、
盛實車、
四日、遲明雨止、奉拜文殊委奉見、多年宿願適成就、
又法華經金光明經料紙色紙預經師令打、目病猶無減、
已盲目歟、夜深宿于北小路小屋、夜半西方一町之內歟、群
盜入、斬女云々、驅動聲近聞、犄夜事歟、曉鐘之後歸廬、
五日、辛亥、十月中、天晴、未後陰、巳時許見聞書、神祇二人、
權大納言實宣、參議賴隆、左中辨有親、右中親俊、權右
中爲經、左少辨時兼、右少光俊、兼、中務丞三人、內舍人
一人、監物二人、縫殿助、允、式大丞、一、少丞、二、兵部、
一、刑部、八、木工、二、彈正忠、一、修理大夫基定、年五十七、少
進、一、但可成功云々、勘解次官平經氏、公賴、兼、伊勢守藤資廣、伊平卿、尾張權
守平盛併、甲斐藤家國　近江源清兼、美濃藤清成、賴隆
云々、信濃信忠、出雲平有時、有親辨、備後中原師季、兼、院外記、
經高云々、國云々、安木藤惟兼、忠房卿、筑前藤家賢、親定卿、豐後守橘助村、薩摩橘公
業、對馬藤爲清、左少將親保、將監十一人、右少將伊
成、年卅二、源顯定、將監八人、左門十人、右門八人、左兵十
人、右兵九人、左馬六人、右五人、四位、親俊、藤宗綱、
大中臣隆時、定繼、賀茂兼宜、正五位下定雅、從五位下
平光衡、大中臣宗經、橘助村、藏人頭親長、五位藏人範
賴、
六日、曉雨止、朝天陰、未時晴、爲見故禪門之造佛、向
淸水谷舊宅、非幾年紀木老屋舊、寂寥之閑庭令痛心、
即歸來後式賢來談、月前退歸、宰相參宜秋門院、左右
府烏帽、高實、定高、爲家、知家卿、隆範、重長、信實、能
忠、資季、能定、忠隆、長朝、奉行、
七日、天晴、霜凝、斜陽徒暮、殘菊漸衰、北山月忌無殊

人云々、
八日、天晴晝陰、午時宰相來、信盛愁辭兩職云々、（是又御案、必定被辨說歟、）定高卿又辭納言舉之云々、（以諸人辭退、頗輕々歟、皆不許、）
九日、朝雲漸晴、入夜時雨、無程晴、未時參室町殿、存外平相公參會、暫清談、（修理大夫在座、）參御前、（不經程、）令渡九條殿給、（北門幷御車寄、）出御之後還出、猶三人言談之後、相公退出之後退出、今日以左衛門佐信時朝臣、被遣東寺長者僧正許、右大臣殿御方吉事御祈護身云々、又御祓始歟、次詣今出河、（此三四日被座云々、）口間土御門中納言（通方、）被來會、聊言談、同時依無心退歸之間、只今被座他所云々、又參前齋宮、（伯卿宅、）即歸宅之後雨降、
十日、天晴、風慘烈、日入以後詣今出河奉謁、勝事雖有馬湯、定難得減歟、是只依老漸々衰歟但小瘡又難治、仍所下向也、勝間田膝足疾雖聞有驗、美作國非可下、凡世間極無益、只隱居之志、付視聽可痛哭事多者歟、平相公伊賀國所領、兩上皇御時各被下宣旨知行、近日自北白河院欲被押取、（候于持佛堂小法師、稱得符文取之云々、）雖申入無許容、重可申、又或淨侶偏愛着女色云々、
十一日、霜凝天晴、水盡凍、甚寒、法眼過談、（白七條院御棚風流被申御室云々、）謝遣之後、申時許參前殿見參、兼時朝臣入道、一昨日依所勞增行吉田宅出、匠作語之、今日尋申所勞事間仰云、一昨日朝行吉田、夕死去了、承驚無極、年六十八、（予二年兄、）女院此殿大略一身奉行、於事遂亂候歟由申之、仰每事散々、如失手臂者、十餘年之間、水魚之交、同僚之好、悲歎銘肝、芝焚蕙歎之謂歟、申承雜事、乘月退出、參前齋宮、謁昔齋宮、好子、少將禪尼（兒朝僧正妹、年七十三、）三位中將實有卿外祖母也、互陳懷舊之思淚濕袖、往事渺茫、徐摧肝膽、寒月過午退出、
十二日、天晴風寒、洗髮之間欲僧都來臨、不能謁、入夜宰相來、（以中暇參內裏、）明曉下向一定、（出京淨衣騎馬、）修理亮時氏引送馬一疋、可謂面目、中納言依重示、童女袙袴領狀、藏部又濃袴四具、右大辨布百段、依示送領狀者、
十三日、天晴陰、日來給置源氏二部、返上于室町殿、（以家本相見合、川捨北洞、）中物詣出、私本一帙、第二同進之、夕僧都又來

談、宇治供僧不可兼由被仰切了、又語云、湯山邊赤斑瘡發興、僧正御房常住院、昨日歸洛給、御共童部廻雪瑠璃三人亦惱煩多云々、間驚無極、旅宿之間不審不可云盡、此兩宿予如赴他界、先年疱瘡兩息又同、極以怖畏、無由供奉歟、只可仰冥助、

十四日、庚申、天晴、天曙出遊門乘車、參詣、已終着宿所、成茂約束所有障歟、備過津伊殿云々、慭入、是備御供之所也、甚有恐、臨秉燭時奉幣、歸入宿所之後、前右府乘車、參着、十禪師彼岸所云々、七ヶ日被籠、今夜被奉幣、被着淨衣、夏家子一人、侍三人、甚省略之躰云々、又六條宮御室入指出廊通夜云々、夜深入夏堂北廂通夜、此所任寛法眼所進也、於京相觸、但宜孫卿妙、此間依恐令改宿所、

十五日、朝陰、巳後微雨漸密、終日不休、入夜如沃、懺法訖、參二宮以下坂口伏禮退下、今日依雨煩不出門戶、老者依思人咽喉不出、夜又有行步之煩、光盛卿妻過門前、孫男前行、少將入道實宣子云々、退紅仕丁捧幣、其人等在輿後、偏如諸院御儀御幸、百日籠始云々、依甚雨不宮廻、亥始參通夜之間、腹病更發難堪、丑時退下、

十六日、朝少雨、天間晴陰、雲未散、午時許狂女剪垣外木、不知其名、衆徒咎之云々、以宮侍法師、路頭木不可剪、早可植替由示送、仍示俊僧都、忽堀送雞冠木、高於木木、感悅令栽之、又相副櫻木、日入以後宮廻退歸之間、於鳥居下逢前中納言、教成、互雖不隱、又不言談遂過了、光盛卿今朝宮廻云々、常參之人集會之盛甚晴也、子時參通夜之所之後、納言奉幣、具子息四人在一人、即所進上、通夜每度如此云々、子息不出不休息、六歲童同云々、

十七日、坎日、重日下食、曉大風、暫止、朝陰、懺法訖退下、未時許俊範僧都被過談、往事懷舊等自然移時剋、日入退歸、月出雲晴不見、之間宮廻、子時參通夜、懺法之間時雨忽降、聊休止程退下、後又甚雨、

十八日、朝天晴、短晷空暮、前納言齊信、此知參籠之同、丑時每夜奉幣之後、坐庭遙晴、雨夜取笠、少年子息又皆悉在傍、信力實勝人歟、右府參籠之間不上格子、猶不被開遣戶云々、又與子俱人、平二位每朝宮廻、夜通夜不見、上下無他所從、構二棟人、前內府女、往年遣入一分歟、乘腰輿、匹夫二人舁之、淨衣小冠一人相從、舁居御前、次寄卿、小冠居棟上直下、前簾門開明障子、北方露顯歟、與舁之躰甚不便、雖無益事、人心之依徒然記之、昏黑宮廻、丑始參通夜、

十九日、曉時雨、朝晴、懺法訖退下、日入以後宮廻訖、前納言昨今音信、依往事之戀慕向彼宿所、（二宮被序所、）相互述當社之信心、又談舊年之視聽之間、自然移漏退歸、子時參通夜、

廿日、曉月淸明、朝天遠晴、懺法訖退下、未終剋行向俊僧都房、良久淸談、親成宿禰尋來、圓長僧正逝去、二位妻室輕服、曉更出京云々、奉拜先師御影、懷舊之思拭涙、黃昏歸、不入宿所奉幣、（忠成小祝・）時雨間落、送使者、（忠康、）二品宿所、（日來雖期、此次不得便宜、出京違恨由、）又副使者被示、又答之、子始通夜、

廿一日、曉月晴陰、懺法訖間（錫杖不訖、）退下、不經程乘車歸京、於四御井河原天賂、歸廬之間時雨灑、（間陰、）靑侍說云、昨日自關白殿御教書到來、申物詣明旦歸京由了云云、極以不審、依日次宜、午時許始寫經、（公光則點、）未時許中宮權大夫消息到來、（非奉書紙、）表書只書名字、

指事不候之間、久不令申、何事候哉、抑令辭戶部給、令申一級給候歟、其儀未被變候哉、如何、內々御不審聞令尋申候也、且此樣侍從宰相殿御物語候々、恐恐謹言、

十月廿七日　盛兼

民部卿殿

封之、無禮紙、立文也、

依老病無隙候、自然懈怠不啓案內、抑民部卿申一級所望懇切候、於今者蒙昧有若亡候、如傍輩上下滿事不存知候、只敘一級可爲現當之名聞由思給候、凡人不任納言敘正二位、參議師成卿（于時散位、）延久五年四月卅日正二位、年六十五、其例候歟、年齒雖相過候、聖代之德政、所仰皇恩候也、便宜之時洩御披露候哉、

定家謹言、

（十月廿一日、民部卿定家請文、）加禮紙表書、書民部卿、日來有指祈請旨、今生相待事、（貴人御事也、）存命之間、遂不可奉見者、速蒙其告、早遂素懷、七ヶ日空無其告、鬱々歸洛、今日此狀到來、若是可擬冥告歟、相扶筋力參室町殿、二通（送本、案、）經御覽了、黃昏歸廬、去年歲末此事示件宰相、相忘而不申

由稱之、心中雖有其恨、定知不可被許分限歟云、而無答、其後不出詞、外官除目時可申歟由問之、兩卿加階叙位之後甚無詮、於今不可申由答了、而此狀到來、頗不得心、若依不許示忘由歟、今又此官公用出來歟、爲被遷見任人被求闕歟、太以不審、但若被許者、本意相違之後、更雖無氣味、爲向後寧兒又非無其要、猶一得之內歟、被仰旨又同愚案、

廿二日、天晴陰、終夜風雨、閉門寫經之間、巳時許前殿仰、無相違之條神妙者、不知除目之間、申請聞書、中宮權少進藤業茂、治部卿親長、民部卿公長、散三位任此官之始、無分別歟、左衛門尉藤康職、御衛功、藤盛高、初齋宮、右、藤時綱、東大寺七重御塔、左兵衛尉藤重忠、臨時內給、藤爲實、功、

嘉祿三年十月廿二日、正二位定家、辭民部卿叙之、正二位者人臣之極位也、不逢亂世者爭叙之哉、可謂身上之得分、尤希代之珍事也、心中甚自愛、以書狀畏申之由示中宮權大夫、有送事、顯平朝臣、經通中納言、不與書好由歟、送賀札、終日寫經、夕終第一卷、

廿三日、朝天漸晴、未時覺法限來談、先是獻圓僧都定修等來、退歸之後參室町殿見參、入夜退出、昨日登山、參僧正御房、下山云々、

廿四日、天晴、終日寫經、信實朝臣來談、不知戶部辭事、不見好、附物言談、加賀前司、泰光朝臣、來門前音信、以人示指日念誦由、示位田省府事、介見一日問書了、日入以後、住心房入坐受戒、曉鐘之程宰相書狀、只今無爲歸着、大臣殿同返給了、云經廻、云路次、無爲無事者、欣悅無極、

廿五日、天晴、終日寫經、終第三卷、夕宰相來、昨朝天明後、出山着水田之間、鳥飼左馬寮後院鳥羽綱手行事等、數多人數計會、忽被引綱手之間、亥時許着水無瀨殿、猶又被上赤江、月不出以前、自赤江乘輿給、曉鐘各歸家、前齋相淸水少將等也、權侍醫經長供奉、申終許有長朝臣來門前、依寫經假惜、稱他行由了、

廿六日、壬申、朝天晴、申始許西風吹、雨猛烈、夕陽晴、終日寫經、閉門戶稱他行由、有長朝臣又來、稱御使、非藤左馬權頭長綱來云々、各答他行由、戌時許奉書終第四卷、自幕府被送自筆願文、來月百日佛事云々、尤申感歎之由、

實以優也、
廿七日、天晴、寫經直付字等、今日終功了、信濃千田鄕廳官今日成送之、日來遁引、甚懈怠存外事也、即付有長朝臣遣之了、及日入中將有致朝臣被過訪、（參內之次束帶、）清談良久、昏黑退歸、一日故源大納言法事所、中門廊壁下敷紫端殿上人座、（妻戶內長押上、有公卿座可然歟、彼家自不生時此所殿上人座云々、定有所見歟、但不隔物被直下、頗無便宜歟、）答不知由了、后宮殿上以下關白家公卿座、皆末座有紫端、稱殿上人料歟、其日通方卿在座云々、（而季朝臣以下殿上人、）覺朝僧正曼陀羅供、翌日稱正日、又招請不向、又其翌日土御門大納言以寢殿爲堂、父公忌日修八講、殿上人座對代長押上高麗端、彼是不同如何、五節可出仕事等被示合、（淺色衣、直白衣白單衣如何、答何事在乎由、）
（頭注）後日申殿下、一上以下家殿上人公卿同長押殿用紫端、攝籙以後以長押下爲殿上人也、
廿八日、天晴、未時許定修來、日入之程歸、入夜宰相來、昨日參殿下幷內裏之次、退申加階由各申之、不知行幸之間、今日御方違依無人、內々被仰別當、可參由被仰之間、假供奉、中宮權大夫、（近日上卿只一人勤仕、是又依例如行之、不供奉、）別當侍從左大辨、宮內卿、宣經朝臣、賴隆朝臣、（馬副具之、）左將、宗平朝臣、資季朝臣、右、親氏、賴氏、實直、兼申請、不供奉還御、忠弘法師此四五日又赤斑瘡、雖而秘之云云、今日殊危急之由聞之、匪直也事歟、
廿九日、（晴、亥、）乙天顏快晴、霜如雪、不知僧事、送書法眼許之處、返事副聞書、權少僧都定季、珍祚、（先朝將軍□若子云々、）權律師快全、實位、滋高、道成、（陰明驗者、）法印覺寬、公全、法眼泰承、公兵、（嘉祿三年十月廿八日）上卿中宮權大夫、職事頭治部、辨右中云々、未一點參室町殿、見參之後詣今出河、又奉謁（日入、）之間、秉燭以後南方有火、人々云、冷泉方歟、即退出、先向入道法師宅、病只同事云々、兒子等付滅、次詣右幕下亭、於東面被見火、（三條白河云々、）即被謁法印、同座言談、及和漢之故事、夜半歸宅、廣隆寺官僧都、關東議定事切、以小所、（三ヶ所、）被充存命、可居洛外由示送、其所猶以地頭可守云々、讓于定毫之所帶不許、仁和寺親王（御室御弟子、）取之可知給、（廣隆寺別當御室之寺務更無例云々、）是東大寺東南院、（定讓、）

以定窓威被領知之會稽云々、修明院御服物、（御頭）、止藥敗、又令服給、仍于今被付大黄、（不及御過）、陰明已得減給、驗者（眞快子）、勅賞、快奈是也云々、泰乘は泰家、（妙香院一物）、子（以變調品爲業）、

〇十一月、大、

一日、（丙子没）、朝霧不見咫尺之草樹、天晴、未時許參權大納言殿（大宮北邊）、見參、臨昏退出、

二日、天晴陰、短晷忩捺、夜風慘烈、曉鐘之程南方有火、（火風如吐）、一時許不滅云々、其後寒夜如經年、（推之群盜放火歟）、

三日、朝天晴、漸沍陰、夜火七條殿之北町云々、（不知實否）、寒風殊烈、不出戶外、

四日、沍寒、陰晴、未時許參室町殿、右大臣殿仰云、明日欲着陣、（輕服之後）、開春日行幸由、延引了、上卿、（大納言忠房）、宰相、（伊平）、辨、有親、親俊云々、口家卿參、付親房朝臣、申宜秋門院御領事等、（御使歟）、資經卿申聚落院僧正御返事、（菩提院領事、親房朝臣申繼）、各退出之後予歸廬、

五日、晴陰同昨日、宰相有惱氣、（沐布歟、始歟）、禪尼向其所、夕歸、無殊事愼寒氣、只以輕勘爲業者也、近日下民中依此事絕命者不可勝計云々、顯權禰宜、（關東不快者、貧道）、依此事死去云々、

六日、霜凝天晴、申時許參室町殿、右大臣殿見參、行幸明曉下向關東之間、殿下不出御、親房朝臣語云、行幸定延引了、親長書御教書、進上二位大納言殿、被返又奉、已三四度後、前日夕書改裝書、（家人名）、其時有返事、依有所勞不能奉行之狀如件、當日朝內覽其請文之間、依無上卿延引、異姓人不可行、此貫稱皆不被出仕、仍可催實親家嗣兩卿云、亥時許、（月未入）、行兵部宿所（毗沙門堂之南）、官談、近日民家等、群盜比屋公行、依有怖畏、自晝□□雖無心不睡、而聞曉鐘歸廬、（談柱邪術事等、父卿所得之名譽未失、臨賀茂御倉漏云々）、

七日、（十一月中）、霜結霧深、朝沐浴、今日寛治大納言（忠家）御忌日也、故精進、申時許詣住心房許受戒、秉燭以後歸、伊輔卿女、（兩二位局、稱御方）、權勢之時知音一分也、去夏音信存現存由之所、九月逝去、以持佛并小田園讓與之由被語、浮生無常、忽催悲哀之心、近年有小恩領、參宜陽門院由、去夏示送之、（年四十七云々）、曉鐘以後、南隣（樗忠社北）、群盜入云々、近

日無間斷云々、
八日、癸未、朝霧陽景、又晴陰、甚過風髴時、申時許自僧正御房、（常住院、）給黄班牛、（雖老善常也、）昏乘之出門歸入、今日依有所思、奉書始地藏十輪經、（十枚、）聊奉送小雜菜等於仕心房、加新、宰相有様同事云々、下人等説、公家后宮此事有御惱氣、漸御減云々、夜半許又北方有呼聲、（京中近日夜行者每辻六人守之、仍過土不聞夜云々、無從徒家何日(爲カ)設、）
九日、甲申、（欠日、）天晴無霜、巳後大風冱寒、春日祭使少將伊成除目任右、忽被渡左勤仕云々、是又他將不勤歟、辨藏人辨、（光俊云々、）申時許前殿仰、依神事在西亭、來乎、即參入、節會習禮有其志、依寒風思止了、入夜退出、
（頭注）今日又雖偏御忌日、依春日祭不念誦、
十日、初雪僅積、朝天晴、定修妙香院御共登山、（借牛、）宰相僅出由聞之、申始許參一條殿、（西亭、）於南面内辨御習禮始間也、以二棟代屋爲陣座、職事仰内辨時、東面ニ令座向給、外任奏披御覽之時、禮紙當座ニ半折而押敷天、文ヲ取天披見、卷之、次卷禮紙置之、把笏目外記退、召官人召職事、謝座向西揖、次向乾、（左右各二足許、）二拜、（先突右膝、自左立、）次向同方揖了、三四歩乾ニ進天、次第ニ右ニ歩廻令練返給、次第事大略如例、雖有下﨟、猶可仕大辨之由被仰、宣命見參返給時必見文歟、（若落失は、可啓内侍、）進物所御厨子所一度ニ被尋之、小忌薬盤下セ、大宮座北ニ移セ、一度ニ被仰之、鮑羹ハアツモノト被催、白キ黒キ別々ニ被仰、大歌別當召時、先把笏起奏之、中宮權太夫藤原朝臣召ム、召大辨詞、大トモヒノツカサノ藤原朝臣、召中將、左のちかいマモリノツカサノ藤原朝臣、大略事如此、入御之間即退出、（微音不聞分程ニ天、以氣色可知其人、）去夜博陸殿下以使者被申左府、日來存御風由之處、御惱之體已赤班瘡也、公卿勅使春日行幸、今年可延引歟者、於御減以後者、勅使猶被發遣、於行幸者可延引歟由被申云々、宰相今日殊有惱氣由、聞之出之間辛苦歟、地體又咳病極重云々、
（頭注）宰相ヲ召仕始御酒勅使之時、外辨上ニ宰相座、誰ニト間、其人答詞ハ只如常稱名、平宰相、左宰相、中將、

侍從宰相、左大辨之體也、
十一日、霜結、天晴薄霧、宰相去夜殊重頻反吐、今朝多出由聞之、予昔安元元年二月赤斑、同三年三月之間皰、共如赴他界、皰瘡以後雖蘇生、諸根多缺（鈌カ）、身體如無、其後五十年、存外壽考至于今、非尋常身、依此事尤恐思之處、果又如此、猶以怖畏、夕長延入道來談、
十二日、天晴、今日又寫經、（夕料一卷、又第五卷三枚、當時依料紙枚數令也、）未時許烏落物骨、（令見人骨有血云々、）仍令取棄、令立穢札、（五躰不具、）近日東北院邊穢物如山云々、依近有此事歟、宰相今日頗宜云云、
十三日、（凶會、）霜凝天晴、雜人說、土御門納言室、（一條攝門女、堀具實卿母、）逝去云々、（赤斑瘡邪氣相加、去夜丑時、）下人等今月以後死亡不知數云々、內藏頭音信、帳臺出御不可候五節所、若有所存事歟、依穢氣以盛宜示返事、出仕之間不見及之間、不存其儀、殿邊定其沙汰候歟由也、
十四日、己丑、朝天陰、夜月清明、帳臺無出御之例、中右記元永二年、（御物忌、）（舞姬參上、）其年之儀不注之、保安元年、（關白殿被止內覽、）內裏無遊興、（中宮入輿、）此外年々懶而不能引見、吉富公卿勅使來責之由、昨日入道法師愁悶、今日職事奉書、國司請文恩免狀送之、（祭日不沙汰之所致歟、）
十五日、（庚寅、）天晴風靜、自早旦及夜景寫經、（終第五卷、）扶七旬之老病徒臥寒窓、當夜明月無片雲、獨思渺茫、乍生如亡、
十六日、天晴、未時許長延入道來談、稱遁世身不忌穢、十九日可下向云々、平相公音信節會、無出仕參議由被催云々、長延云、神宮禰宜本六人也、崇德院御時加補七人、一禰宜氏良懇切舉申子息之間、承久二年被加八人、今案此加補、尤不可有勅許事歟者、予又思之、公卿加任必有不吉事歟、向後可有斟酌、四位大外記又師元師重只二人也、二條院並承久朝也、近年神宮事詮分無御成敗云々、可恐事歟、不聞世事、每夜明月動老病之心、此家少年此中旬以後又悉病惱、（老者又相交云々、）宰相猶不快云々、

十七日、壬辰、天晴、辰後沍陰、乗燭雨降、夜月明、今日北山被滿百日、結縁經盡美云々、（金銀之外無他云々、）宰相分法師品、堺上下裏、（金銀々ミ、）堺内、（銀泥、）表紙展銀、（其内盡給、高倉殿只心云々、表只銀）色也、外題表紙竹透銀塗金、（唐草、）玉紐、（青白、）水精軸、（染銀、）捧物、（黄、）錦被物、（赤、）錦單衣、又副錦絹裹云々、是過差之至極歟、（尤叶木所之儀歟、）受生於濁世、雖交過差之時儀、其前餘之所作、貧老之所不好也、以無殊耻可足哉、後聞、親（高イ）專捧物美精好絹十疋入錦嚢云々、臨時佛事二座、（北政所大）將、之後有此事、及夜景人々分散云々、平宰相公俊三位在其座云々、今年五節、盡出仕人、加職事十一人、（北小路雅相卿少將初出仕、是此歷稱平中將子也、範光卿外孫稱修若尼、）公卿勅使春日行幸、（十二月十四日、）皆今年被遂、上卿忠房大納言勤仕、禪閣知行筑前國、（近江替、）不宛付給之間、無出仕之計云々、少將定平虚言過分、（資雅朝臣母三位尼、左府以中宮權大夫被申殿下、我依芳心頻申止之由、語予資雅三位、恭恐左府之間、左府其無實由被申訴殿下、）禪閣近衞、閑籠給、依此事被召知行小所、殿下猶無別勘氣云々、

十八日、自朝天陰沍寒、陽景時々見、定修妹青女流布病殊重云々、非人重病不似涯分、（在堀小屋云々、）蓬屋雜人等次第勤之、已爲被仕者云々、

十九日、朝天沍寒、午時參大納言殿即見參、一時許之後人々出來、信實朝臣、家長朝臣、忠倫朝臣、（依有召參會、）賴氏少將、（一句後參、）康綱、淸定、在長抑下、始連歌、三代集作者各加文字、（在頭、）三字物名賦之、甚固被置懸物、令悅目、（手鞠、檜扇、五節櫛、枕、燒石裹、硯箱、檀紙、）每句置之、（時綱朝臣陪御前、）月昇事了退出、信實朝臣語、近日壯年人大略病不出仕、五節出衣出仕人十二人之中、直衣資季、有資、（此人々行幸歟、）資信、（侍從、）雅亞相、（此外不覺悟、）兩次官等衣冠、小男、重長等也、淵醉、（中宮、）公卿、左、内府、家良卿、經通卿、（國通卿、盛兼卿、）隆範、輔親、時資、（皆直衣、）大臣立舞、（時賢シラサキチリ、）頭中將雖歩出、善惡不舞、公卿咲壺、偏有嘲弄氣云々、臨時祭使侍從能忠、日吉使基定朝臣、（紅衣出現云々、）伊成被免五節出仕、勸春日使由稱之、夜々出歌舞人、今三人闕如云々、陪從無一人、（一人死去、自余多八兄弟也云々、）加陪從家長可吹笛之由、陪從等頻申、依不習固辭由稱之、（頭注）親長數反亂舞、頻被催之間、資季令祖、直衣左袖左

右共洛、
廿日、天沍陰、臨昏雪飛、未時許參室町殿、知家三位參會、近日寓直宜秋門院九條、占宿所御座之事等、連々被申合、爲御使往反之由語之、次見參、仰云、今度内辨無爲勤仕、如聞無殊失、尤悅思、但多有非分事等、各示合了、外辨上首家長卿、（始終祗候、）雅親不着外辨而列立、謝座昇殿不着座、直訪五節所、（取楯出去了、存内也、）公氏、賴資（大歌別當、）（小忌座不下以前早出如何、只不知子細也、爭存乎、）盛兼、（小忌、）參議、伊平、隆親、（訪五節所）（不拜、）經高、家光、範輔、（不拜、）賴隆、（小忌、）召仕參議事、依永久例自下召之、家光、（御酒勅使、）經高召大歌別當伊平、宣命使家光、祿所人々訪五節所之間、相待、（初度内辨必待之、）家光不殘上宣而下殿、催昆屯介居之間追返了、（非分也、）仰小忌臺盤下大歌座移北事、仰之家光只移大歌座、不仰臺盤、昇之間又仰之、（是二子所存、定如此歟、定失錯也、存肌承由也、）舞妓推參著座追返、（是三、）小忌上卿存二拜由、雖別喚返舞踏、（是四、）博陸（御車御覽云々、）始終見物給云々、有叡御覽云々、今日被召舞人馬、（引進之、）又御馬乘闕、被召御隨身、（今日未時催、親長奉行、）兼日不承、只今相尋他行、（遣所物給、）極有恐由被申了、左府不被參、帳臺童御覽、被參中宮、（去年又如此、）如何、是無他樣、私追從切之故歟、於公事者被略歟、初夜鐘程暗夜退出、後聞、近衛舍人一人不參陣、官人引御馬云、（不足言歟、）

廿一日、天晴陰、猷僧都來談、十六日拜堂、當時在白川、（余子法眼、）寺別當猶有自愛之氣、可歷先達、覺朝、（當時長吏、）禪覺、勝成、（不拜堂人不入員云々、）行舜、（至僧正已上四人公胤長吏之時、）公胤、（至僧正實慶長吏時、）倫圓僧正、（良圓長吏時、）良圓、（圓惠親王長吏時、）實慶、（覺尊時、）賢覺、（僧正、）公舜、法印、有觀、（法印、）猷乘、（法印、）覺泉、（僧都、）覺喜、（僧都、）經國來、明春宿願欲行大法會、（自筆五部大乘經供養、）依家時卿勸、寄進北白河院、院司可下向、其旨儀不審多、如此事尤可尋有識由答之、但當世有識賢者誰人哉、式部大輔書願文、大學頭咒願云々、毎事相應歟、人望之令然也、頭中將自昨日稱所勞、（非流布事、）有公卿勅使供奉變改之疑云々、頭治部供奉云々、經房卿猶子云々、昨日殿仰云、依後一條院御夢想、赤斑瘡事被下官符、皆可書文云々、麻子瘡之稱我作□背之、或遁此事、又輕役也云々、仍今日未役

張〻行之了、忘却一寢之後、思出方違、乘車出北門外、待曉鐘歸入、

廿二日、（丁酉、滅日、十二月節、）天晴、間陰沍、臨時祭日也、午終欲出行之間、證寂房來談、（近日在姉時朝臣宅、家也、四十日許、云々）歸後參綾小路宮、入新所御門之間、下格子無人、下人等其張方又新造作所渡御云々、以人伺、可參此所云々、仍參入、中納言入道、（仲經卿、）親尊法印、公賢法眼、列座加其中、暫言談、法印退出、宗雲法印來談之間出御、人々退、心閑申承、出御之後退出、歸家及秉燭、今日人々云々、伊時卿、（三位、）出家云々、不知其由、經侍從、（父少將時任、）少將、（父兵衛督中任、）中將藏人頭、叙三位之後、近年不出仕、只與季時入道等嗜酒、流轉所々、出家者任意遊放之好歟、年五十一云々、初夜鐘之後、依狂心行南棧敷相待、臨時祭、亥時雜人取松明過、以人令問剋限、答云、使只今參內、舞人皆徘徊二條面云々、時儀之陵遲不足言歟、寒夜無人之境徒送夜、纔月出山、曉鐘已報之後、舞人漸々過行、（但七人、）人別不取松明、又騎馬所從不過一兩者等有之、不分別其人、使四位侍從能忠朝臣乘車、如前駈者二人、（其內民部大夫改延）相交、今一（人若男、）侍三四人歟、雜色白張、其後又有弊車一兩、（若陪從所乘歟、）見了歸付寢、舞人、賴行、維忠、（少納言、）定賢、（侍從新宰中務、）光衡、（中務、）資信、（侍從、）季賴、（不知、）實隆、（新郎、）不知、貞時、高階忠時、源行綱、加陪從家長朝臣、有長朝臣、孝繼、業繼、爲定、邦定、範昌、信宗、所作親賴、親季、源範綱、（御倉小舍人康賴所往返也、頭注）

後日使談、後聞、定賓昇殿、今日依公卿着座不昇座、歸立之次可付簡、松殿仰、於舞人裝束は、帶劔持笏可着由稱之云々、道老御說、若爲實は老狂紿歟、先達所爲炳焉也、何物帶劔可昇殿上哉、上社上御馬、日出還立、左大辨候、事訖退出、午正中云々、召藏人頭、不見使、折烏帽子雜人在瀧口戶邊、此通路定平衣冠在緣上、高聲告貫首來由、使聞之、自雜人中融出、貫首又聞定平聲歸去云々了、又直衣殿上人多在南殿見物、

廿三日、朝天快晴、午時許詣今出河、心閑奉謁、次參前

殿、北政所頗御不例云々、維長語云、昨日大臣殿令參內給、刻限可申由申（職事頭治部）、相待之間、秉燭以後御參、職事女房內外兼仰御服事于藏寮、隨領狀、當日早旦只青色御袍一領進之、本御服只一具、內外周章、殿下又被仰之間、其後更令織御服之間遲々、使裝束秉燭以後給之云云、右大臣殿、中納言定高、賴資、參議隆親、經高、家光、

關白右大臣御座殿上之間、實世朝臣於小板敷、乍立取御贈物云々、未練於事不思議、曉鐘大臣殿還御云々、重坏隆範、信實云々、（時儀於今定役歟、）

廿四日、天晴風靜、終日寫經、此四五日口熱又發、寫經之間顏腫、頭面之熱臨老彌增、無計略者也、日來物詣者今夕歸、傳聞、伊時卿去比切手爪之間（後聞、非爪、依棋細工作双六筒切手、）誤切其指、瘫腫與遍身、已及根鈴腫雖存命、仍出家云々、父經藏人頭爲前內府（俗清）聟、爲卿二品親姪、院近習之名字、河陽名謁等奔走、遂無成、可悲之運也、

廿五日、天晴、其後大風、終日寫經、第二卷（廿枚）、奉書、

廿六日、天晴大風、沍寒無極、今年今日初取寄火爐、

廿七日、天晴、去夜寒氣殊甚、皮膚破損之故歟、未時許大炊御門中將來臨清談、公事之間少々被示人也、無隔心問答、漸經年序之間有音信歟、先祖長秋納言等少々被見、要須事尤多、可貴之家也、五節之間事少々問之、去年有資以資信可令出歌由緒稱、資季等不許、今年實俊以弟實隆（名字不審）、可令出歌由示勅使大納言、大納言此事可計由示聟中納言、中納言又示資季之間、資季不承伏、有資又妨、遂無人望無其事云々、資季有資等寄事於堪能上立、行事定平等又上立、如此猶不云位次最後舞云々、往年出仕時亂位次者更不見及事也、逐時代而自由之所行、又察向後者歟、又云々說、大納言勸勅使說、翌日可辭官云々、（光親例歟、）可謂狂事、中將實俊、（今年五節不出仕、）子息三人、少將二人、兵衛佐勅使供奉、父子四人出立云々、爲中將者子二人少將、或又父子同時少將、尤天下勝事歟、參議父子人又存此儀歟、自他縱雖有例、可謂希代事、參院、有童御覽、扶持人本被儲雅親卿聟、臨其

期乍出仕稱未練由不付、被催諸人皆逃避、信盛付之云
云、女院御沙汰、□□導州氏延尉、時儀不足言事歟、件
少將美髭、而其元日祗廻不着殿上、不候中宮淵醉、只
廻了退出云々、雅亞相之教歟、參入夜瀧口遲參、參會
中宮北對之東方云々、
廿八日、朝天沍寒、無霜、終日陰、今朝年來所飼之鵜
此間有病氣、死、日來在籠中、不委見、令見之痩損無極、但至昨日食物如例、寒氣殊甚、齒熱隨寒
冷有增氣、手痛殊以苦痛、終夜病惱、宰相餘氣猶尫弱、
春日行幸依難扶得、申所勞無減由了、右武衞宮內卿等
借馬了由示送之、
廿九日、霜凝天晴、去今兩月之間、唯一日之外雨不降、
諸水又涸云々、寒氣雖難堪雪不降、是又向凶年歟、陽景
快晴、寒風適休、巳時許爲見物行冷泉、以下人令窺精
進屋、無人寂寞云々、午時勅使參內之由聞之、良久參
神祇官云々、大路車漸無其隙之由聞之、仍乘車、女房車
一、令持檳榔、弘在共、有予與宰相乘、又雜々女房乘舊車、出二條東
洞院邊路出精進屋、二條南室町東云々、二條、東、洞院、南、三條東、

云々、洞院面二條南一町、殿下御車可立、不可立車由
舍人等拂之云々、二條南洞院西角程二條面、立車、時剋徙
移、僅自神祇官退出之由聞之、北面二人云々、神寶已於大炊
御門、東、洞院、南行、四姓使不見、又及數剋、落日已沒、神
寶過了後、殿下御車過給、八葉、御牛身白、斑牛也、左衞門
尉、和宗左衞門志、一云々、行遠、下野武茂、故左府御隨身、非當時上臈、又近習第一者云々、只二人在
御共、右大辨宗平朝臣、有教朝臣連車、此外無人、二
條南町半許被立御車、御共人車在南北、此間勅使雜
物過橋至手樋透檳榔等、渡、此路舍人等雖制止猶渡、御車前甚見
苦、行事等不覺不教訓歟、如此非尤可加洞承也、中將資隆車又赴此
路被追返、日入以後僅渡、六位前駈歟、折花布衣者二人、
樣々當色 所從等不辨見、又不見知五位二人同之、次
源仲親、仲家舍弟云々、本在此家、盛親、閑防、知忠、國兼子、元曆小藏人、往年甚
彙、改名以後其名忘却、忘廢兒也、皆小舍人童雜色等、樣々水干當色也、
次若男折花布衣、以人令問、民部卿子云々、兵衞佐公員、束帶隨身蘇芳袴、又布
衣男、令問中務少輔云々、知、後聞、光衞云々、不束帶隨身二人、蘇芳袴、少將基良云々、
又布衣男、美濃前司、少將實任、束帶、隨身蘇芳、少將隆盛、

（同上、甚行願子、）權右中辨爲經、（束帶、）少將、（二藍狩衣、蘇衣紅單、不具布衣隨身、）藏人辨
光俊、（束帶、）宗綱、（四位布衣、）少將實任、（一門之上成親卿外孫也、）（束帶、隨身桁木、）少將（成親卿外
孫）雅繼、（束帶、野劍、無隨身、）中將實蔭、（隨身朽葉狩、）中將（中宮權大夫二家好歟、）資季、（隨身蘇芳、）兵
部卿經賢、（近日與父怨敵、乘駕騎、）中將實俊、（衣冠半靴、不帶劍、）頭中將、（隨身二藍狩、）勅
使、（半靴、）資鴙毛云々、朧、賴次、（例狩、）久清、（唐綾狩、共付瓔樣、風流不見分、）
此間已暗、不慥見、（所張之蒸繩細朧手不綺持云々、）少將實直、（狩衣、花折垣千鳥、昇鮨袖）
（青地錦、）貝鬪度懸、（逆黑羽、青丹唐紙歟、不慥見、）隨身二人、童二人、雜色六人、
皆唐紙、此外、中將家定、少將公有、長途供奉由、日來
聞之、當時不見、侍十人、五位隼人正云々、衞府等雖折
花已及昏黑、不辨其色、衣櫃等如恒、見物車競歸、入冷
泉殿了歸廬、夜前中宮行啓六條殿、大納言雅親、家良、
中納言盛兼、（權大夫、）賴資、參議隆親、經高、啓將有教、定
平、御後殿上人、光資等供奉由傳聞、今日事、云人數云
美服尤得時、但及昏不能委見、宰相引送馬二疋云々、
行事辨有親昨日假催幣料、即付吉上忠弘、法師宅致
水火責云々、賴資卿又付殿下小舍人、殿下元三裝責之
云々、（內々申入恩免云々、）

頭注

後聞、實直猶不下向、留京了云々、又後聞、有親不帶
幣料、（圖カ）不具時刻移、上卿左府早參、大忿怒勘發給云
云、後聞、怠狀云々、又聞、不召怠狀、赤斑瘡殊重、吐
血難存命、仍被宥云々、
卅日、（乙巳、坎、）朝天陰、辰時細雨漸密、依遂忌閇門寫經、例
事送嵯峨了、至于夕甚雨、入夜休、夜前中納言經通卿
執聟、（光親卿女所娶也、）左府中納言云々、後聞、非今夜來月十日
由云々、

〇十二月小

一日、（丙午、）朝霧不見向屋、巳後天晴、大風發屋、心寂房
來談、爲見病者向三井寺云々、法印被過談、承久二年
令入御室給、（母堂）若宮、（資季女腹、）依修明院仰渡梶井宮給、御出
家來十日爲受戒登山、雖密儀參御共、公豪僧都、（入道左府子、）
（明禪法印弟子、）靈快僧都、（源內府子、）三人逆車儀云々、此事尤可被用
密儀事歟、
二日、（凶會、）天晴陰、大風、此冬雖非別病、心神惣違例、
身體不調、氣根如亡、餘命之不幾歟、

三日、（戊申、）朝天陰、陽景間見、未時許參前殿、大府卿候御前、來十日改元云々、今朝被仰云々、在高卿、賴資卿同進歟、（左大辨六人有例由申云々、）議定公卿誰人哉、左府參給云々、年號字、當時公卿讀解人尤不審、彼卿退出之後、自然入夜退出、今夜月高懸、又非纖月、

四日、朝天陰、雨霏々、不經程止、（中時許雨又休、）自前殿春日行幸（建保、）事被尋仰、皆進愚記了、平相公改元定所見被尋、承久貞應改元日事粗注送、鴨祝光兼來、殿下御祈奉仕、祐通之亡替所望之由、夜粗申出事也、

五日、（庚戌、）曉雪埋庭砂、朝雲晴山嶺、未時許詣今出河、心閑奉謁、日入之程歸去、夜盜破北築垣、依不寢者聞適退去云々、此間巡夜事也、

六日 天晴陰、去夜盜入法成寺、取佛具金物云々、日入以後詣右幕下亭給謁、初夜鐘之後宿忠弘法師宅、（方違、十五日、）

七日、霜凝、天晴、巳時雪降忽積庭、遲明歸蓬門、午時許右武衛被過談、雪中閑談、當時行幸供奉公卿、右大臣殿、中納言定高、盛兼、參議隆親、宣經、三位光俊、成實許領狀、上卿大納言忠房、行事宰相、（伊平、）中納言賴資、參會南京云々、不足言事歟、無可立片舞人、行事上卿、宰相、隆親、光俊、成實、可立由有沙汰、一日於御前（誤脱アルカ）更非涯分、然者定高、賴資、可立歟由申之、中宮權大夫唉云々、件納言、（拍子、）經通卿（笛、）云々、如此之時、雖有行幸頗不審事也、朝覲行幸奉行院司、于今無其人、當時御所南庭、（池北、）六丈又無中島、近衛引陣南、全無其所歟、中門廊三間、中門外又極以狹少、每事無便宜云云、夜前聞、御佛名導師山僧法眼、（參賢、）付所領事有成相論事、（僧範卿後家庄、檢斷時可依卿二品由約束、依之二品猶可知、於使廳）被處彼僧不當、被觸座主、座主早可被召問由被申、仍職事範賴以書仰大理、大理仰檢非違使搦取之、（亂入引張令乘車、）召禁、山僧之習被仰本山、本山不放進之前、被搦召僧綱以上者事無例云々、依之山門又訴訟、隆親、範賴、可被解官流罪之由訴申云々、卿二品被追京中、所領可沒官由同申云々、又件二品資貯之倉、（在中山、）生涯之世途示衰微者、以之可在世之

資財積置云々、群盜入件所悉取之、斬殺兵士四夫云
云、近日盜蜂起、無從旅所、於事怖畏之間、昨日忌宿入
道宅、今日見曆、歸忌太白旁可憚、仍又雖寒氣難堪宿
南棧敷、（京極東山、北十町東二町、猶非正方、）此忌八町云々、一町不憚故人
說也、開曉鐘一聲歸寢所、
八日、天晴、昨雪盡消、大風、寫經之間覺法印來談、寒
氣甚、朔夕之間書第三卷、此小兒自昨日有流布事之
氣、（家中於今人數已皆悉、）
九日、天快晴、冱寒殊甚、無霜、今日宜秋門院北政所御
忌日也、老病遠路不能參、硯水爐邊杦皆氷、寒風入骨
不能出寢所、北山昨今八講云々、
（頭注）後日聞、公卿勅使欲奉納之間、御戶鏁更不被開、禰
宜等恐懼、勅使令破開云々、更無例事歟、
十日、朔天晴、無霜、辰後又大風、昨今寒氣極難堪、經通
卿賀又延引云々、一日或者云、近代卿相家々多成長夜
之飲、各結黨群集所々、好而食鶴鵠、尋常山梁等逐日群
飲之座、猶乏少之故歟、昔先考之命、兎青侍之食物也、
事宜人不食之、壯年之後視聽、可然宴飲之座皆相交、
今又聞此事、爲知時儀之改、雖無益事注之、又貂近代
月卿雲客之良肴云々、少年之時、自越部庄持來雉苴、兎
山鳥云々、是皆非尋常之食物、可賜青侍由先人所被命
也、又經長（左衛門佐、）等食狸云々、午刻許招心寂房令詣右
幕下、（依招請也、）中時許參室町殿、改元事、右大臣殿令參給、
左右府、大納言、（缺、）中納言定高、賴資、參議經高、兩大
辨參云々、六人進勘文、賴資、在高、家光、爲長、兩翰
林、可擧寬元（爲長、）文曆（在高、）由被仰、不見勘文、秉燭以
後退出、寒氣難堪、

新藤中納言

建長　後漢書曰、建長久之策、
治建　周禮曰、以治建國之學政、
顯應　晉書曰、禎祥顯應、風敎肅淸、天人之功成矣、

菅二位

久保　梁書曰、姫周基文久保七百、
文曆　文選曰、皇上以叡文承曆、

左大辨
元德　周易曰、乾、元亨利貞、正義曰、元者善之長、
謂天之元德、始生萬物、
嘉觀　史記曰、從臣嘉觀、厚念休烈、
大藏卿
貞永　周易註疏曰、利在永貞、永長也、貞正也、言長
能貞正也、
寛元　宋書曰、舜禹之際、五教在寛、元元以平、
資高朝臣
安貞　周易曰、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長養　毛詩正義曰、長養萬物、萬物喜樂、故曰凱風、
和萬　尚書堯典曰、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周房朝臣
政和　毛詩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文應　春秋内事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始畫八卦、
是天地之位分、陰陽之數、推列三光、建分八
節、以文應氣、

祥應　天地瑞祥志曰、政教兆於人理、瑞祥應乎天
文、是以三皇邁德、德曜順軌、
先日所蒙仰候之年號字註進候、行幸忩々之間、即不
令進上候き、且不可忩之由、蒙仰候之間懈怠候、其
後進々被經案忩忙、于今遲々、返々恐思給候、此中
周房朝臣文應、大府卿於菅二品之許見之云、春秋内
事何文哉、年號尤出文可分明歟、而常不承如何云
云、就之二品又傾奇候云々、其後大府卿參一條殿申
此趣候、折節賴尙參上候之間、被問此事名目候、賴
尙頻傾案、遂不覺悟、申云、春秋副文歟、而當座不案
得、退引勘可申云々、如此候間、二品若は大府卿之
難被問本主候歟之故、付外記之後、更取替此字候、
文永々々後漢書文と候しやらん、其本文猶尋承可
注進候也、俊朝賴尙與人參上申云、見在書目六之中
一切不見候云々、此事雖其憚候、為御不審委細言上
候也、須持參候之處、歳暮忩々之間、且進上候、為恐
候、恐惶頓首謹言、

十二月廿八日　資高朝臣勘文　兼康上前殿

十一日、天晴風寒、夜半改元、安貞之由、以御書被仰、此字存外事歟、終日寒風、不出臥内、

十二日、朝天快霽、風適休、辰後又大風、入夜兵部來談、相州上洛、熊野詣料、又止了、孫歌仙入道子、夭亡之故云々、今日狂巫丸奔入、十禪師南門東腋下人頓死、朝見付之間、社頭忽穢今日七ヶ日、由稱之間、即退出了、可謂奇事歟、

十三日、天晴、又大風、午時許宰相來、行幸遂依所勞不能供奉由申入女房、六角南、大宮東、儲棧敷、一昨日神今食卜合由頭中將責之、所勞力不及由答之、又乙卜合勿論々々、惜可參由示平相公、公卿以上者勿論惜字不聞及、故大納言職事、伯、惜字奇怪由被訴申、爲五位職事所傳奏也、甚不可然由答之、伊平卿所勞、隆親不聞入、右大辨穢所勞、左大辨一身奔營難堪由申之間、終日祗候殿下、自殿内々被仰、平相公參勤了、上卿賴資卿云々、四位舞人、侍從公綱被叙四位勤仕云々、今一人隆盛朝臣、侍從通行、少將實淸、兵衛佐家淸、小殿御隨身、中務貞時、侍從範繼、資門跡、宛故宛子、定實、平繁茂、源敎行、國基子、新藏人、

十四日、己未、復、遙漢快霽、終日和暖、天明遲來之由自冷泉送使者、辰始行向大理門、寂寞人不見、供奉人所從等未往反、路頭又靜、巳始行棧敷、二條町陣毛車一兩見、若上卿歟、殿下自夜前令宿直廬給云々、六角大宮棧敷南有季時入道棧敷、白拍子五王爲妻、有小兒、北檢非違使仲親云々、檢非違使一人不供奉云々、言語道斷事歟、路頭又靜、見物車不幾、依隔河西無棧敷、以下人令伺内裏、大將殿未令參給、舞人近將等少々徘徊云々、及午終刻御輿已出御由聞之、前陣猶見來、神寶適過了、又移時刻、舞人見來、源敎新藏人國基子元北白河院藏人行、童二人、二藍黃狩、雜色四人、朽葉付白狩、平繁茂、檢非違使、雜色不著當色、侍從實隆、童一人、白張雜色二三人、侍從範繼、萌木紅衣、付紅梅、蘇芳、雜色朽葉、白梅、中務少輔貞時、童二藍歟、白梅、雜色朽葉、付松、舞人也、侍從通行、童一人、後聞、定實云々、不見分、雜色白少々、少將實淸、隨身指鞭、二藍狩付鶴、童萌木、紫付、雜色、夕才付蔪木、右兵衛佐家淸、隨身狩押鶴、劍、童二藍、金鶴付、雜色松重、狩

丸、鮎、
頭注 此人々不見知、以下人令問其所從聞之、
左番長下毛野武俊、（故左府番長云々、）白唐綾、（梓比禮付之、）行幸舞人、近衛舍人相副、（近代久不見歟、）侍從公綱、（黄スハマ、指貫、）童一人、雜色二人、法師三人、少將隆盛、（隨身二藍袴、童蘇芳木、雜色朽葉皆洲濱ヲ返、）所具雜色、皆國通卿雜色云々、父子之儀不得其心、
京職只官人代許歟、亮不見、隼人正成員帶黒漆細劒、甚奇事也、左衛門尉四人云々、無佐、兵衛尉一人、（無佐、）無左右馬允、右權頭佐滑、左頭親季、（童二人二藍、）此後又中絶甚久、陰陽助國通、上官兼衛府者、（著緑衫、闕腋、平胡籙、此事不知可否、雖外記號衛府、盜著褐歟、）洛外行幸也、少納言爲綱、宮内卿、（舍人二人深沓、馬副如例、雜色六人、）右兵衛督、（舍人（薄色、黄香、）馬副雜色、後聞、有所勞自五條大宮歸家由有消息、スソゴ袴歟、）別當、下部十人、二行前行、（突白杖、唐紙纐纈衣、京中行列未見非也、先々儲七條朱雀邊也、）中宮權大夫、（居飼、御廐舍人、）新源大納言、二位大納言、（將カ）居飼同、左大將殿、（垂纓如例、例御下襲、）也、威儀御馬等、左右監監各一人、番長、（武文子、）府生久員、蘇芳袴、下臈近衛持平胡籙、馬副上臈持御笏、左將、伊平卿、宣經朝臣、（萌木袴、紅梅下襲、）隨身袴縫目押廣唐綾、宗平、藤家定、（已上中將、）定平、親保、實任、（少將、）右將、有教、實蔭、（已上中將、）通忠、（紅梅中將、下襲萌木袴、）賴氏、源家定、實光、（二人左將云々、在右陣、若被渡歟、）藏人頭親長、頭中將不參、（所病云々、貧乏之至歟、）衛府藏人忠廣甥、着青色、帶弓箭、在職事列、（衛府藏人率本陣在此列、未見、）陪從只一人供奉、少納言惟忠、御後殿上人云々、無兵衛陣、右衛門佐資能、（在能卿子、童二人、隨身二人、）權佐範賴、尉一人、（當時行幸之躰、非啼行幸之分限歟、）殿下御車、前駈、仲國、仲家、爲永、爲範、以輔、自余不知其名、舍人黄香、（四人、）御隨身袴染分如例、見訖歸入忠弘法師宅、（一條無水、爲沐浴也、）入夜猶月明、沐浴之後聞、亥時許忽雨降、終夜甚雨、（甚見苦非歟）（御聞、兩大納言兩羽林大理片羽云々、）今朝前殿御消、向黒木屋事已一定也者、此事甚可然、年來相互無此御好、極無由事歟、行幸間事後日問有教中將、粗注送之、
出御時列立公卿、左大將殿、二位大納言、源大納言、中宮權大夫、藤宰相中將、別當、右兵衛督、（京許供奉、）駄餉、（柏森南號古摩川原云々、）定平朝臣外皆前行無人云々、御綱緌云云、還御之時、殿下、宗平朝臣、定平朝臣、有教、皆取弓

祇候、頭治部陪膳、範頼役送、浮橋皆下馬、腫宮入御、
秉燭之程、頭役宗平、(顯有不審事)右大將、二位大納言、中宮
權別當、宮内、宗平、有敎、定平、親保、實任、出御、劍
璽役定平、供御草鞋、出御戌刻、雨以前入御社頭、
(夜半許歟)供奉人多、留京不幾、翌日剋限、(依雨延々)黑木屋公卿、
(兩曾止)右大臣、二位大納言、源大納言、中納言、經通、盛
兼、賴資、實相、伊平、隆親、三位成實、伊平、隆親、宣
經、京留云々、片舞、右大臣、兩大納言、兩宰相、加陪従
人、經通卿、範、盛兼卿、(拍子、此間又雖甚雨、猶為晴儀、染裝束、蘇芳下重、袴不染、)公卿
祿、大臣、親長、盛兼卿、隆親、惟忠、此外人不見、舞人
定賓取公卿祿、未見事云々、出御、(戌刻)腫宮、(卯刻)入御
(頭注)本宮、午刻叶、(十六)勸賞、(未承一定、)
別當祿、中宮權大夫、權別當祿、顯平朝臣、別當自
身法務、權別當讓經闍任僧都、
十五日、自夜甚雨、未時休止、夜月明、早旦歸廬、雨脚(始拔)
更不休、今朝之儀定有煩歟、未時雨漸有間、(此病之間)今日す、
拂、小童昨今殊重、昨日不飮乳、(又病而不小便、尤恐驚、)自夕聊飮乳、

及曉小便云々、
十六日、朝天晴、晩後大風、又發屋、良算法印送勘文、
存外壽考、不圖迎六十七年、兄弟十余人之中、七十之
齡纔二人、餘算幾日乎、
十七日、朝陽快晴、辰後又大風、寒風超於日來、
十八日、(癸亥、凶會、)天快晴、夜前小浴之後鼻垂忽病惱、志深
禪尼昨日入洛由來臨、小兒猶温氣不止、其瘡已枯了、
甚不得心、猶不受飮食、
十九日、(甲子、)天晴、招職助貞行問小兒病事、重役雅多
如此、猶歷日數は非無恐由示之、更無爲術事歟、午時
宰相來、一昨日依召參殿下、爲御使參太相府右大臣殿、
令臨黑木屋給、殊爲本意面目、且直雖可申、還天事々
しくも候へば、便宜之時令傳申給哉、又浮橋事極以公
平、其由又令奏聞了、鳥羽修理之體已如復舊、殊感思
(亟室町殿給、即參申此由、即有前殿御返事云々、)
給由等也、浮橋十五間及前夜已闕如、諸國之力已盡、無
計略由行事辨申間、被仰此由、即遣侍等、以後院力不
日令渡之、鳥羽沙汰者等態闕事、辨欲募左衛門尉功、

猶不足山等對捍之間、所遣使者即加下知、無爲令渡了、頓宮守護事、被渡御物事等、剰悉致沙汰、鳥羽修理朱雀面悉如新作路、超過白河院御時之山見物稱之云云、行幸賞共夜被行了、從四位下時兼、（左少辨如元、爲經、權右中辨、）伊平卿雖中二位、當時不許云々、（當時上﨟、國通、定高、具實、兼輔、公俊、兼忠、具定、）朝覲行幸雖被催沙汰、更事不可行事歟、萬事徐福文成誑誕多云々、不催可催事、弘莚以下全無其沙汰云々、（爲經奉行雖示諸事、大理惣不成敗、）長清朝臣今朝送書、打出料綿細川庄任廳催、十九日以前可濟云々、當庄播磨國依無綿非計略限由答了、不足言沙汰歟、今日內御佛名式、廿一日節分行幸、（私方有忌、不供奉、）自明日大乘會、廿五日京（五辻）官除目云々、（尊勝寺灌頂分配也、上卿具實、）淥水以下猶（盛）盡氷、井水猶乾、雖冴寒無雨雪、（頭注）

後朝甚雨、何樣可被行乎由、自殿下被申、右府寛治永久例分明候、暫可被待歟由令申給、仍被待云々、內府御供奉、兼日被調儲、下襲表袴、云文云色、一事不違、右府令著給、雖無被供奉、いかゝせましと、內內有其沙汰、且入興歟、引出物馬御秘藏鹿毛云々、

灌頂、於法勝寺藥師堂行之云々、

廿日、夜雪埋庭砂、朝陽出即消、天間陰、雪紛々、小兒所惱猶同事云々、已經二七日甚恐思、夜前御佛名、上卿、（大納言基嗣卿、）中納言賴資、參議、經高、爲家、賴隆云々、上卿不申事由、鐘以前被催出居、鐘以後出居可着座歟由申、出居着て鐘をは沙汰して令打るぞかしと被答、奉行右佐散々云々、又書三會四灌頂僧名定文云々、午時許僧正來臨、言談之次問及、（日來不知、）成寶僧正逝去、覺都僧正辭長者、（定豪加上故云々、）東一條院先帝共此事御惱、各御減輕御、酉時許長賢法眼來、依明後日參賀（內大臣殿大臣以後歟、）出京云々、又宰相來、佛名事御導師一人闕如、範賴忘却不沙汰歟、秉燭以後思出尋、所望物始仰之、件法師其後參之間及深更云々、不打鐘以前出居昇、…有通、定平、公有、左、經高卿等、猶可被申事由歟之由申上卿、上卿更被尋職事、範賴徒跣進沓脫、崇命通女官戸、又歸來同座沓脫、次打鐘、公卿着座、定平申、柏梨少將二

人勸盃、無三獻、取祿時範賴僧綱儲赤掛、上﨟不答而取、平相公示此事歟、但不及取返、凡僧料白云々、定平問名謁、無買首、右大臣殿有可令參給之聞、定平宿申事、周章來間、答忌由立去了、昨日政始、賴資、家光卿參勤、大辨不候、御佛名云々、御靜俊注記云、西塔兩谷依泰實事、日來閉戶絕跡、又有不同心輩、不用其訴之處、件黨自昨日更籠于釋迦堂、若有制止之輩ば、放火可滅亡由結構、阿波院乳母子、梶小路干日入堂來制、是依背蓮院門徒、關白殿召貞雲、此事可制止給由被仰、妙香院不拘制止者、可致其沙汰云々、

頭注　泰實禁固之替未補、

廿一日、天晴、消息之次右府下返事云、安嘉門院中事辭退已了、實宣卿可申沙汰云々、每事定叶時議歟云々、自今以後定猛於虎歟、今夜御方違行幸、五辻云々、秉燭以後宿入道冷泉宅、病氣寒夜不能遂行、入道法師云、自信濃干柔二合、梱、梨子一果、今年不實、錢五貫持來、無他物、

廿二日、丁卯、立春、正月節、天晴、有和暖氣、遲明歸家、昨今早鶯初啼、未時許中將來臨、清談自然移漏、春日行幸出御之間、右將只一人也、被渡乎山雖相示、頭不沙汰、一人不渡之樣承之、不然云々、予本自不知右近事、粗見先蹤、一人之時猶渡歟、不知可否、於頓宮宗平先開幕戶、殿下先可上御簾由被仰、仍上之、非所存由思歟、通具卿云、入御 時先開幕、次上御簾、出御時先上簾、次開幕、爲先御所方云云、理叶、但所見及人々皆又上御簾、社頭御輿寄今度極高、上板敷ニヒトシク造之、仍伊平昇西階之間、殿下御坐極無便、馱餉之所殿下御參、親長獻御盃令取給、即返給、令置本折敷給、御膳頭陪膳撤之、於御輿後各分食、親長、定平等四五人也、依招預其列、此事定有例歟、又尤大切事也、但先先全不見及、黑木屋盃留成實手、不下殿上人、親長頻雖辭不預其巡、宗平取殿下御沓、實任取右府御沓、法眼今日着法服、平袈裟、出仕、及日入歸來、別當僧正殊被引龍蹄云々、中將昏黑歸、

廿三日、戊辰、土用、天晴、法眼曉更下了、

廿四日、夜雪埋庭沙、朝陽快晴、宰相示送、昨日大乘會唯一人參、今夕東一條院御佛名、明日分配灌頂、明後

日中宮御入內、進夜寒風無術計者、實難堪事歟、諸公事皆爲歲末下旬事、爲人無術事歟、

廿五日、天晴、朝雪被即消、夜部佛名、定高、知家、範宗卿、長淸、基定朝臣、盛兼、(雅忠子、)行香云々、今夜除目云云、去廿一日左府俄所勞之由、中殿下給由、傳々說、廿二日自前殿被尋申、昨日不快、今朝宜隨體可出仕由被申云々、仍右大臣殿昨日令習禮給由、有長朝臣密々所示也、改元定和漢例字釋當座會釋等、殊被加御詞、諸人奉褒美云々、春日御供奉每事分明、進退有度由博陸奉讃給云々、昨今精進念誦、依無力又平臥、範宗卿可來謁由音信、答所勞無術由了、

廿六日、天晴、二品親王令補座主給之由、閒巷說示送法印、(宗點、)但籠居身不知世事、何日被宣下哉由私示之、當時內々仰也、未被宣下、最前申令披露由有返事、昨日與藥寮(伇カ)、今日施藥院送白散、(故給例檀紙一帖ヲ、紙一枚ニタヽサマニ裹也、)申時許大巷聞書、纔見及云々、神祇小祐、權少外記淸數隆、中務丞中原幸直、(臨時內給、)侍從藤公親、藤隆兼、內舍人八人、少監物四人、大舍人、(明經、)圖書二人、縫殿五人、治部二人、雅樂一、玄蕃一、民部惟宗、兼親、刑部十一人、宮內三、木工三、大炊、典藥一、掃部四、忠一人、(臨時、)左京進一人、修理權亮小槻元淸、山城藤以行、參河權介淸宗淸、丹波守藤賢遠、伯耆源盛朝、壹岐藤祐康、左中將通忠少、將通行、將監十五人、右中將良賢、將監十五人、醫師一人、左衛門十六人、(醫師一人、)右十一人、左兵十八人、右十五人、左馬十三人、右馬十八人、從四位上平有親、從五位上源邦定、(雅任國、)五位四人、今度適無公卿昇進歟、後聞、除目出仕、三公、雅親、盛兼、經高卿、(一人奔走、)淸書、宣經、親長、惣不催人々間、不存□□無人由云々、故雅少將尋行啓々將事、

廿七日、天晴、夜前行啓供奉、權大夫、二位中將、侍從宰相、左大辨、三位中將、(基輔、)宣經朝臣、夜前被行內侍所御神樂、拍子、資雅朝臣、(當時未時從、)定平朝臣、笛、經行朝臣、篳篥、忠兼、和琴、隆綱朝臣、御劍、(資雅、)今夕荷前、賴資、範宗、家時卿、賴隆朝臣領狀宰相中所勞云

々、夕又云、依重催參勤者、朝覲行幸正月廿日比由、詞
許披露、（實無其沙汰云々、）下名又今夕云々、
廿八日、自夜雨降、宰相來、夜前荷前、範宗、頼隆不
參、依無辨及深更、頼資卿行擬侍從定等、（末座中納言未聞誰歟、）大
納言以上尤可行事也、徒依及深更、兼語大外記、（師季、）於
閑所書儲懷中之、即取替與家時、只三人着外辨、中宮
權大夫天台座主事宣下、少納言惟忠、給宣命登山云
云、件惟忠一日平野祭、（依饗延引、）使失禮散々、（不着仗座、逃欲取幣、宮主示之止之、）乍立指笏、悉取御幣、横持返渡之時倒之、指入案之
下、久不引出、咲壺云々、去廿四日列見、定高卿參官、
依無一有情參殿下之間、頼資卿又稱參列見由、仍申假
參法勝寺大乘會結願、家時卿只一人云々、藏人辨行
之、依無人無行香參由、女院佛名夜語之云々、觀音院
灌頂家光、東寺宣經、又皆不參、尊勝寺、（於其寺藥師堂行之、）僧正
（觀井、）行之、取大阿闍梨布施即逐電了、今日考定云々、
世上之儀更不可云、毎聞驚之、考定、定高、家光卿云
云、下名今夜又無參議由聞之云々、此間事惣不催、

（傳聞、參者自然勤歟、）誂信實令書新給、今日持參內裏云々、正治元
年新日吉小五月也、以成定朝臣記書之云々、申時許雨
中南方有火云々、見之如蕉燼、即滅、（後聞、大炊御門高倉云々、冷泉隣歟、）
廿九日、（甲戌、晦、後、）夜雨間降、朝後漸雨止雲晴、（雲往來、日晴陰、）賀茂
權祝保孝來、依咳病不逢、少年之知音也、共戴白髮、未
時許下名、聞書到來、中務丞二人、內舍人、五、少監物、
二、縫殿、二、刑部、四、木工、二、掃部、造酒正中原師弘、
左將監十七人、右將監十四人、左門十四、右門十二、少
志二、左兵衛十六人、醫師一、右兵衛十四人之內、藤成
通、（幽玄姓名、）左馬八人、右馬九人、房任其一云々、眞言院
功、從四位上丹波頼季、從五位上中原師季、從五位
下敎行、安部泰重、夢歟非夢歟、家仲諸國權守示付藏
人辨、可秘計由日來約束、雖小事遂無沙汰、依人事異
歟、戶部十年不被任丞、又是可謂道理、入夜女房參安
嘉門院、此官仕極以難堪、雖忘耻猶有煩、依讒責難遁、
幾不默止許也、

安貞三年

○三月小

一日、己巳、天晴、午後陰、自晩陰、甚雨又風、未時許覺法印過談、宰相來會、相具小男、今日殿下河原御祓、午終許出御云々、（不見其儀、）安嘉門院渡御北白河殿云々、月來籠居、女房參會、夜深風雨之間歸來、

二日、庚午、自去夜甚雨、巳後雨止、西面紅梅（去年自北移、）盛開、南小櫻又開、

三日、辛未、天晴、午後陰、入夜甚雨、未時許參殿、仰云、宇治忩思來廿三日也、於御前有長朝臣奮可催人人、殿上地下諸大夫大略皆之、公卿扈從、右大臣殿、定高卿、爲家卿云々、明後日五日改元定職事皆虛病、奉行牢籠之間、外記未觸、進勘文之人、今日途老頭請取云云、是又非知耻之儀、只不顧失錯之本懐耶、最勝金剛院御八講所被催、濟々焉云々、申時許御參内（大臣殿同令參給、）之間退出、

四日、壬申、自夜甚雨、巳後雨止、午後天晴、午時許大炊御門三位（隆宗卿、）來談、謝遣參殿之間、證寂房又來臨、清談之後參殿、渡御九條殿之由、有若宮仰、上下一人、（不可然事歟、）即退出、

五日、癸酉、今日改元事、所參公卿濟々云々、定無座歟、左右相府、按察、土御門大納言、（道中觸穢出云々、）九條大納言殿、右大將、三條大納言、土御門中納言、中宮大夫、左衛門督、二條新藤納言、二位宰相中將、平宰相、左右大辨、新宰相賴隆云々、新宰相中將宣經、才卿滿朝歟、不參只侍從一人歟、年號不見勘文、只大府卿言談之次聞之、賴資卿正安、建長、在高卿嘉德、（左傳曰、上下皆有――、而無逆作、）萬嘉、（毛詩正義曰、萬物嘉樂、）家光卿、禎（我朝未用、）祥、弘長、喜觀、爲長卿、貞永、寬喜、資高朝臣、德和、寬政、天休、（未用字、）國房朝臣、寬安、養寬、文永、今日尊勝陀羅尼供養、（寢殿南面云々、）導師、長者僧正、不召具綱所、（依事煩略之云々、）公卿定高卿、公長卿五人云々、僧

俗皆參、御佛遲々被責、未始持參、（近代一神中云々、）以北面爲僧
前所、（先例立所風云々、）此事訖、殿下可有御參內、未時退出、竊
行毘沙門堂見花、巳以盛也、適無人之時也、乍車內見
南西東三面花、歸了、後聞、有觸穢事云々、無人其故
歟、夜月明、又久不入、此春如此、
六日、（甲戌、欠日、）天快晴、巳時許竊入歡喜光院、往年花樹之
跡、一株古木不殘、堂宇傾毀、不能外見、徒寄數多之民
烟、不知大破之佛閣、悲痛無極、次入殿下御領故三位
中將舊跡、適見古木之花、卅六年之昔、訪亭主之病之
後、今又初臨此所、彼是懷舊之思難禁、次又見北白川
殿、是又大破、事與心相違歟、午時許歸、未時心寂房
來、灸左肩、入夜宰相來、改元寬喜云々、（大略一同擧之、）左大丞
與藤大納言靜論之詞、相互似過云々、納言云、禎祥極異
様、不及被勘申云々、大丞答云、於此年號者、文治之度
故中納言所擇申也、仍貴家跡所擧也、非可被難申云
云、納言閉口、此外有忿怒之詞等、
七日、乙亥、天晴、夜雨降、巳時許欲參殿之間、前匠作

行能朝臣來談、謝返參入、仰云、宇治可爲廿二日、（來卯五年
之例、支干符合故用之、不憚厭對、）廿三日右大臣初御作文、予被催乎、廿五
日北政所御物詣、來十四日幕下亭御渡、右大臣殿其夜
同御渡、（一夜出御他所、御渡不憚乎、）宇治還御日可御高倉也、祭使有沙
汰、被催賓陰具教朝臣云々、此間予申 行能朝 臣申旨
了、（世途邪、一州說也、）一及未時御束帶御出、（最勝金剛院昨日又如此云々、右大臣同令參給、）殿上
人師季朝臣、宗平朝臣、有教朝臣、資季朝臣、能忠朝臣
等也、宜秋門院無別儀事云々、仍不參、直退出、（以其中女房、與心
房破來談、）
八日、（丙子、）自夜雨降、及巳時天晴、朝侍從來談、申時許
式賢來之次、聊聞龍笛聲、雖不分淸濁、猶抽感情、夕陽
尋師來、白地出京、明旦可下、
九日、丁丑、天晴、夜深雨降、先年所繼八重櫻花二開始、
又先年栽下枝同僅開、眼前待得之、午時許行能朝臣來
談、依永日難消、送書之次、欲進歌由示送之故也、而入
人皆變改、空雜談、宰相及未時來、法印依寺 中聊有物
忩事、（武士搦强盜同類候間事、）不退出御所由示送、備後不來云々、漸

及中時匠作歸了、與宰相行毘沙門堂、乍車見花歸來之間、法印又來臨、彼是參着、又空歸、入夜又尊寶法印被過、相積拾謁、老骨屈了、

十日、戊寅、自夜甚雨、巳後天晴、大風、未時許伊勢前司淸定來談、

十一日、己卯、天晴、巳時許參殿、民部大輔康基云、自昨日御內裏、即退出、今日仁王會云々、未時許成茂來談、

十二日、庚辰、天晴陰、晚陰雨降、巳時參殿、昨日仁王會、殿下御着座、右大臣殿、大納言家良、家嗣、中納言實基、定高、參議伊平、（南殿、）隆親、爲家、宣經、（南殿、）頭中將加行香、（居長押上、大臣暗而不見由被仰、）別當更出、不知其由云々、午時許退出、未時詣右將軍亭、臨昏始連歌、深更甚雨歸廢、賦御何々馬、

十三日、辛巳、天晴間陰、性慈房、（去九日來臨、）伴高倉殿被向西郊、（例講始、）入夜侍從來、依脚病無術、乍臥言談之間、宗平中將被示可逢由、仍扶起相謁、良久謝返、故亞相治承二年爲婚姻之始、予可有猶子之儀之由、先人被示付、後命云、如實子常可同宿、車文可相替者、予雖少年、頗有所思、便宜成猶子之儀、雖可憑申、改本家之人、非所庶幾、（近則少將公房爲實長猶子、實教爲公親猶子、通能少將爲師能子等之例也、出仕之時存北禮、）所緣十二年、非無其好、故今中將常爲殿親不快、雖無同心之儀、又至于老後、互音信之人也、仍不可存疎儀由示之、宰相又甚深之知音云々、

十四日、壬午、朝天陰、午後雨漸降、石淸水臨時祭日也、巳一點許詣相門、圓經法印奉謁間也、退出相替奉謁、退出參殿、中納言申雜事之間、漸及午尅、範賴此間參、申重坏等、散狀甚遲怠歟、公有之外至無隨催者、次將悉申病、又不參御共云々、時儀不足言歟、御出又通、未時退出、雨漸甚、後聞、殿下、右大臣殿、大納言家嗣、中納言公氏、（網代車、）盛兼、參議伊平、（白張雜色淺色衣不見取物云々、）隆親、爲家、宣綱、重坏師季、（如例打梨、）能忠、使左中辨、有親、舞人賴行、爲繼、能定、光衡、忠兼、長成、貞時、敎定、藏人左門尉泰季、兵衛尉惟淸、寶淸法師子、陪從家長、仲國、二献大臣殿、（瓶子經光、）陪從重長、三献家嗣卿、瓶子宗氏、陪從信實、初献親長、

陪從經光云々、早旦道澄僧都來談、稲荷祭馬頭、毎年五月五日、指六條以南富有下部云々、去年被指者、稱日吉末社神人、拔梓梅棄之、社家山門頻訴申、無成敗、自夏及歳暮、社家恐御慶之始、正月十五日以後申之、信盛兼數雖申沙汰、不被決斷、信盛遂隱、改元事已及今日、稲荷祭不可行歟云々、事極未曾有歟、如此事尤可被忩仰事也、臨時祭舞人、無新舞人、無領狀公卿、舞人數不足、毎年不異、近年事心中之恨也、

十五日、癸未、終夜雨降、朝後猶陰、大風、未時許宰相來、明後日數奇微行事示合、承諾歸、

十六日、甲申、天晴、巳時許參殿、稲荷事社家頗承伏、今年可廻秘計由申云々、是又被申合座主、自今以後可差彼神人、申給御教書云々、中納言參、申明日氏寺參賀事等、又宇治之間事等、窮屈不遑記、一昨日不仕殿上人光時、定實、(付簡之後未參内云々、)親季昇殿云々、中將資季宇治供奉、不可具隨身由申入云々、此識者父子、共不足言之人歟、

十七日、乙酉、天晴、午時出迷門、相過之間問宰相、答可來由、向九條知家三位宿所、(今日有可來會約束、遮而過而聊向也、)示入來臨由、懃示掃除由、少時招請、下車入亭堂、被下向可拜柿本之影由示之、即披細檀懸之、一軸半、(紗綵也、)暫言談間、宰相備後(具能登、)來、及未斜法印下覺來、以能登令讀上、歌題庭上花、浦春月、久恨戀、(於一條遂居可歸由約束、此三位出題也、不來人々歌予持來了、)行寛法印、例尼、家長朝臣、家清、成茂、長政等也、法印相具題、御前物、居机、菓子、八種机、幷其(管描餌彩色、)折敷二面、一居齋、(べにざら三居、)唐墨二廷、一盃盛居菓物、一折敷居酒盞、同筆、(二管、)茶垸物、又相具小瓶子、予取盞盛酒居之也、又有破子六重、(取重題御前、)次迎歌、此間一献、先供題、頻以巡流、或相讓、亭主入興、漸及秉燭、以後總百分散、未及昏黑之時、予引馬、(供題也、答相謁也、)予退出、(亭主被下迷、)次雖窮屈參宜秋門院、謁武衛敎濟退出、月黑歸家、雨降、

十八日、丙戌、朝雨休、天漸晴、今日暫止觀、未時許三位又被來謝、入夜侍從來、

十九日、丁亥、朝天晴、午後陰、午時許參殿、仰云、渡大

將家事猶一定、(治相家又同、)北邊不可然由、其難多之上、有人之夢想、仍忩忠、(廿三日、)於彼亭可有詩歌會、明後日(廿一日、)申時許可渡九條、(東面方、)暫入御之後、不經程退出、偃臥、念分栽庭菊、

廿日、戊子、朝微雨間休、午後甚雨、

廿一日、己丑、自夜甚雨、巳後止、未時天晴、侍從來、明日供奉殿上地下可別列由、一昨日被仰、告送之間、此事雖堪、數輩超越之後、剩殿上地下差別、可增恥由示之、然者可申所勞歟、一身難定是非由答之、與心房被來談之間、家長朝臣來、可參殿下北面由所望云々、謁了參殿之間、已御參內、御車寄云々、(依上臈不出、)逢信定朝臣、示付家長朝臣申旨、言家事等、右大臣殿見參之後退出、晚頭出門、秉燭以後宿九條民屋、(忠弘從者堂也、)夜深殿下入御 女院御所云々、

廿二日、庚寅、天晴、風靜、辰時參殿、(九條殿女院御前、)家平朝臣忠高、(奉行等、)等參、(前駈少々、)參御前、仰云、供奉人猶雖遲參、早欲裝束、大納言早可被來由、可奉使者、可仰奉行人、(兼邦、)即仰此由、兼敎已召御裝束、見物之所、河原之路無閑路之間、遲出可無骨、仍退出、乘車九條南行、出河原南行、相國被立河原南方云々、仍不進立浮 橋東妻、(信實卿車在、)良久之後、前陣居飼舍人等立進、(御厩舍人裝束四人各別、)諸大夫前駈漸來間、座主宮御車後車十三兩、法師原立前打路、車甚喧嘩、南過給了、各進來、兼敎、(花田織襖、唐紅衣、)有長朝臣、(平禮、)侍從敎定、侍從言家、前□□守有長朝臣、(平禮、)侍從忠俊、左馬頭親季、侍從能定、勘解由次官忠高、(浮線綾白襖、紫衣、)藏人左衛門權佐信盛、(衣冠、)右少辨光俊、直一人、左少將實次朝臣、隨身二人、(紫括染、不負矢、帶劍、)右中辨爲經朝臣、(平禮、)左少將雅繼朝臣、隨身二人、(黃朽葉、帶劍、不負矢、)大膳大夫時綱朝臣、(平禮、)左中辨有親朝臣、(平禮、)左中將資季朝臣、(帶劍、不具隨身、)侍從能忠、(右府被指赤衣、此事稱故實、先々又間有此事、)左中將宗平朝臣、不帶劍、無隨身、又無雜色、如匹夫物持劍、頭治部卿親長朝臣、(衣冠、打融在殿上人三四人之前、)御車、(上御簾、)下臈御隨身、步行、檢非違使大夫尉信綱、(衣冠、赤衣、)次居飼舍人、(各二人、)(右大臣殿)前駈直長、以(長イ)良、家盛、(帶劍、)兼仲、番長賴岑、官人久員、御車、下臈御

隨身步行、次前駈四人、淸定、淸□、淸邦、□綱、次侍、御衣櫃等渡了、檢非違使隨兵悉着錦繡、見了歸入宿所、改衣裳參宜秋門院、（出御々所也、）實經少將參、（依北政所還御御共參、）（但殿下還御之後、一度可還御、仍退出云々、）謁都護退出、歸家、（午時、）窮屈無極、（歸路入冷泉、明日可渡御云々、）入夜源中將被來談、

廿三日、（辛卯、）天晴、午時許參殿、秉燭以前御渡之由聞之、依被召車退出、卽令進新車、夕住吉神主國平來、入夜車稱不入出歸來、今夜右大臣殿御作文和歌等訖、可令渡宰相家給云々、文人中納言定高卿、參議經高卿、家光卿、大藏卿、（爲長、）三位中將實有卿、殿上人淳高朝臣、師季、、、長倫、、、親長、、、（頭、）國房、、、雅繼、、、有親、、、時兼、、、光俊、、、信盛、、、忠高、宣賢、、、兼宣、、、繼光、、、地下信定、、、孝範、、、資高、、、長淸、、、範房、、、忠倫、、、偏義、高光、講師經範、親氏、（久氏、）長成、宗範、（良賴、）高嗣、高長、菅原在氏、歌人兩宰相、侍從宰相、大藏卿、知家、中將、（實有、）殿上人行能、、、親長、、、信□、、、光俊、（講師、）經光、地下信定、孝範、、、家長、、、有長、、、親氏、隆祐、（侍從、）

廿四日、（壬辰、）天晴、入夜宰相來云、夜前詩講之間、天已明了、歌講師光俊、讀師平相公、其後右大臣殿入御冷泉、立馬二疋、牛一頭、又作厨子一脚、居手箱二、（皆以色々物作、）其中置紺帷六十云々、今日令乘件牛給云々、

廿五日、（癸巳、）天陰、今晚北政所令參詣春日給云々、不聞委事、朝日依雜熱療治籠居、去廿一日楊梅町邊依民家責負物事、日吉二宮々子法師致苛法之間、河東武士（壹岐左衞門、）從者等諍論鬪諍、已打殺宮子法師了云々、依此事山衆從又騷動云々、

廿六日、（甲午、）朝天忽晴、風烈、雜熱猶不減、行能朝臣消息云、來廿九日直物之由承之、壹岐島所望、懇切猶申入乎、月次御屛風題土代、書出進上之次、進入其狀、有不便之由仰、魏家宅屬他人、詔賜還五代孫、依賞賢者之餘流、申此人之望、不可爲時之非據歟、夕陽辭禪師來云々、爲讀嵯峨經云々、又靜俊注記來、問山上

事、此僧說云、廿三日有此狠藉、宮主法師或終命、或及傷、衆徒昨日三塔會合議定、欲申請件左衞門尉云々、昨日文珠樓燒亡、卅余年之間、此事已三箇度、初度師子頭尾取出、其度大原上人等造之、次度師子頭不取出、纔取出尾、今度乍其身引出、曉房兩三燒了、餘燼付之歟、及朝樓燒云々、侍從言家來、直物申四位事示合、可申座主宮之由示合、次將之望不二叶、暫叙留、近代不失前途事歟、予先日教訓之、

廿七日、乙未、天顏遠晴、兩株八重櫻盛開、先年所栽之枝已爲花樹、欵冬漸落、心寂房來談云、廿三日松尾社御輿迎、依先例桂供御人等、儲船八艘奉渡之間、西七條住人等乘神船、加制止之間鬪諍、奉神輿於河岸之間、自社家奉送之七條住人更昇奉送神輿、又奉棄河邊、事已未曾有云々、件日神主死去、其職競望云々、死神主弟、正禰宜第一、嫡子權禰宜第一存日受讓、甥、死神主兄神主顯俊子弟歟、嫡子正祝云々、奥公子光歟、諸社諸寺不靜、極不便事歟、今日達解後、聊有誂付事、侍從又來、參座主宮、申四品事、治部參會、被仰付申云、直物延引了、來月四五日之間有祭除目、信盛奉行也、依小瘡所勞、申暇欲籠居云々、山門事、武士怒欲申請神人下手人、山門又欲申請武士、但可被打殺者、非實宮主之由、貫首尋披、被仰武士云々、武士又申請神人、下手事可被搆宥之由、以治部被申殿下云々、夕速歌、禪尼來談、

廿八日、丙申、凶會、天快晴、下人等云、陣邊有警固武士云々、山門猶嗷々歟、不聞世事、秉燭以後南方東有火、後聞、大谷隆宗卿家、不移他所、

廿九日、丁酉、晦石カ、天晴、未後天陰、入夜雨降、以右衞門尉時廣問右藏入道中納言病、自去冬不食、自今月朔身體腫、水漿不通之體云々、同訪新宰相、午時許歸來示返事、廿年之最弟超越又逝世、今獲麟云々、自出仕之時衰老、手足瘦而腹脹云々、九旬之艷景空過、八重之紅櫻猶殘、徙望閑庭、獨痛心府、

○四月大

一日、戊戌、朝天陰、午後雨降、午時許侍從來、今朝向藏人左佐許、予送書狀、示付四品望、又參座主宮、仰云、武士山

門啾々、互申下手、更不可落居、依無由辭申天台座主、昨日面奏、如此事折節、不能口入者、尤可然事也、此事實朝家大事、何事過之乎、甚以不便、

二日、己亥、天晴、朝洗髮、奉書尊勝陀羅尼經、九枚、安嘉門院女房爲受與心房戒、被渡乎山上、猶啾々、遍帶甲胄云々、京中又武士往反云々、天下無艾安之際、可悲世也、入夜宰相來、昨日參平座、參入、退出之間雨止、中納言公氏、實基、盛兼、參議經高、爲家、家光、宣綱、辨有親、時兼、宗明、一献有親、二献時兼、三献宗明、盃留中將手、三献訖、上卿仰大辨召侍從、少納言宗明召之、申不候由、上卿召內豎召外記、奏見參之間雨降、經御後退出之路用青瑣門、職事信盛奉行、頭治部著赤色下襲、今日武士俄馳奔、粟田口十禪師祭有帶兵具者、見之相鬪云々、今日又打神人者、山僧因玆又奔者等有之云々、連日事歟、宰相可居住室町殿云々、貴賤成怖所一身居之、與鬼相撲歟、不被信用之身、不及加詞、

三日、庚子、朝天陰、巳後晴、風烈、午時參殿、無出御、出々令渡高倉給云々、僧正御房見參、去廿五日護持僧初參、無見知殿上人之間、侍從宰相有參會哉、申參被申繼、但信盛又出來、相公被褰御簾、殊面目之由被仰、大府卿參入、暫言談、相共退出、信定朝臣相逢之次、言家申四位事示付了、頻懇望之間、愁加詞、衆徒之訴、當時只被仰關東、可隨彼申由被仰歟、實此外無他術歟、

四日、辛丑、天晴、午後陰、微雨降、午時許參殿、衆徒重可奉奏狀所打殺神人、非關東沙汰、山下手非、又可被仰在京武士之由訴云々、之由、有其聞、仍不渡御法性寺殿、可有御參內云々、付有長朝臣、申前宮內卿申子息侍從、一階事、其後見參、申按察被示送事、大藏卿同候、入御之後中納言參入、付信定朝臣、申條々事之間退出、座主令辭退給表、已被付治部、昨日于今不內覽、懈怠不思議之由有沙汰、

五日、壬寅、自夜微雨降、巳後天晴、早旦按察書狀云、宜秋門院御八講、忠定卿出仕云々、顯通大納言依嚴父之勘氣不出仕、上皇御時已被解予官職了、今何故可出仕乎之由也、即以愚狀申殿下、仰云、不加催、奉行人不

入散狀、尤以驚思、若如女房所申歟、早可申此由者、即逆此由訖、父深被禁斷出仕、子强好交衆、又增不孝耳也、世又子息同心之聲多、極以爲奇、未時許覺法印來談、來十七日御室有御物詣事、勝尾簑尾等、又河尻方有勝地、暫御覽云々、時之機間極以難測事歟云々、此次多聞人相論訴訟等、（公氏卿妻母尼座主覺紹僧都近日御室法印稱御方僧也、行寬法印論也、）修明門（雅親、）件法印、（一方付定高卿、）行寬申北白河院手御引擧、（座主仁和寺宮一方、）攝州小領、相門被付修明御方云々、

六日、（癸卯、）天晴、朝間按察消息、昨日忠定儼然云々、驚思食由乍被仰、無爲無事歟、極以不安由也、愁不承及由答之、巳時許參殿下、進覽彼狀、一昨日參云々、不知其事、昨日又參入、不可出仕由被仰了、（修正之次、）今參仕如何由仰之、去年參入神妙由、女房被申、仍存每年事由、二箇日參入、又不可出仕由、職事未申由申之、早退出可宜由仰了、其上猶加着座、即起座退出了者、實不穩便事歟、今日參內之次奏事由、不可出仕由可仰職事者、仍書此由遣按察了、山衆徒重進使、（三綱所司社司、）殺害神人事、所行是時氏郎從也、何被仰關東、早被仰時氏可給下手人由云々、可有御參內、於陣可承之由被仰、座主已辭退、被返辭書、猶實有固辭之志、必可被納之由被申云々、聚落院僧正（御持僧、）懇望、（天氣宜、）衆徒等一人無其方者、若有宣命者、追返可拂由結構云々、妙香院補之、是殿下御自由之謗必然歟、不被補之、衆徒又可出事云云、（人イ）是又可似彼勸勵歟、旁尤不便、猶只被返本人宜歟、又定玄聞經等參入、南京傳法院事等尤申之、世上事實以如亂絲歟、御參內、今夕行幸（御供奉御車、）四條殿云々、申始許退出、今夜宿東小屋、（夏節也、）曉鐘之後歸、

七日、（甲辰、）天晴、按察又有消息、以愚狀進上、仰云、昨日洩奏、有入興、御氣色快然、今日重申事由、所仰下之由可仰職事者、仍又遣此由、又無山口入歟、所々女房有懸志人也、蟄居不聞世事、

八日、乙巳、天晴、午後有陰氣、入夜風雨猛、今日暑氣著帷、

九日、（丙午、）終日雨降、

十日、丁未、天陰、少雨間降、巳時許侍從來、參座主宮、已御辭退之山門云々依雨氣不止、顧身涯分不出行、臨昏俊範僧都來臨燕謁、依妙香院補座主給出京、依明日遷宮事、明曉忩歸山也、依御持僧競望、有勅許之氣之由、多披露、彼門徒依無一人、更無可承引者、鎮當時嗷々者、可被補由內々依被仰、以梨本門徒被助成此事乎由、被申大原僧正、以其書狀被命門徒張本等之處、去七日重三塔會合横川、未來以前且成議定、其場有落書、披見、天台座主、長于眞言止觀之道、行法清淨之人用之、今度尤可被撰其器之由截了、惣衆徒一向稱可然之由、梨本門徒雖其數多、更不出一言、仍奏聞此由、殿下無御口入云云、相國又被奏此趣之間、昨夕內々被仰可被補由、來十二日可被下宣命云々、十一日本社遷宮遂了、後朝是冥慮令然歟云々、予答云、殿下御政之後、此御門徒殊可被勵忠節、而正月最初被出喧嘩事、甚失本意、其事被達關東、未申其左右歟、今重有山門喧嘩嗷々事、武士衆徒共其憤難散、當此時新補、必定被鎮此喧嘩、如存安穩之計歟、尤所願也、末代之儀事與心相違、當殿下御政之最初、園城寺長吏天台座主各有骨肉之新補、若無如存之安穩之計歟、世以失本意歟、先計此事可和平乎否、如何、答云、其事尤似暗難知、極以茫事也、但所謂天台座主之任、其器甚又無其人、冥顯之道理雖末代空哉者、秉燭以前退歸、所示尤可然、但猶此喧嘩之間暫被過歟、可無守株之謗歟、雖自然事、關白、一上、右大臣、左大將、右大將、天台座主、三井寺長吏、與福寺寺務悉爲骨肉之親服、併非世之非據、竊思之、與無其節乎如何、入夜甚雨、

十一日、戊申、夜雨止、而朝霧深、非秋冬、而頗希有歟、雨間降、申時天晴、夜月明、今夜日吉三社遷宮云々、行事辨光俊、下向云々、

十二日、己酉、天晴、巳一點參座主御房、吉水、逢全兼律師、申御慶事、少時見參、相容之次、御拜堂之儀、被止過差乎山中之、寺領國務等、殊絕嗜欲之源、被累顯密之器歟、自然可爲安穩之計歟由、伺之退出、參前座主宮、謁

公性宗雲兩人、被仰有勞事由、有長朝臣爲殿御使參入、即退出參殿、午終許被立梅宮神馬、南庭敷御座、如例、神馬一疋、（御厩舍人著狩衣引之）乘尻十人引御馬、入西中門列立、（東上南面）左衛門尉中原良基已下云々、御祓、有長朝臣遲參、中將師季朝臣參會勤仕之、役送重長、（奉行）使所雜色兵衛尉康宜、（小冠）是康房子男云々、陰陽師在繼御祓了、御馬引出東屏戸了、自下臈更引入本戸乘之、出西中門了、入御、依南圓堂修理事、來十七日可有御方違（座主宮被申御所、今日被申）之由、雖有沙汰、召民部大夫雅繼、被問北破壞之子細、（去比下向檢知）及大破之間、今月難終功、仍可爲六月事之由在繼申定、祭除日、（十八日歟）國々等競望如雲云々、按察申子息不可出仕事、去九日信盛可仰下由被仰了云々、平等院有小怪、（鐘汗出、怪故歟）夜前遷宮無爲無事、國司造營以後、次第事過差未曾有、衆徒落淚感歎云々、右少辨（光俊）參、申其間事等、自然消永日、日入退出、

十三日、庚戌、天晴、巳時許有敎中將被來談、相謁之間、備州（具能登）來臨、中將歸之後、法印宰相禪尼會合、相待三位之間、及申始被來、宜秋門院娘君可渡御殿下事不定、被待御返事之間、不可出由被仰云々、其後連歌、（癸草五字巡下）法印今日被儲酒膳、甚過差、極以痛思、各可置懸物之由雖有議號、予堅制止此事、勸他經營、極不尋常事歟、但州參日吉、今日歸京不來、長政朝臣灸治不癒云々、燈下讀上三首、（春後思花、郭公聞聲、寄桂戀）連歌六十、依經時刻各分散、天晴月明、定修來云々、不知之、言家又來云々、頻來臨無益、殿下御方違有無、今日事可切云々、

十四日、辛亥、天晴、午時許參殿、御方違延引六月二日云々、見參、不經程入御、治山之間事、聖覺（但馬國務）貞雲祇園別當、左府已講西塔院堂云々、三事一々非其仁歟、如此沙汰極可招謗難歟、甚不便、殿下此事不可然由、雖示送無承引、重欲示之由被仰、本自不似顯密之器量、世務頗不調御座歟、尤遺恨事也、前座主、（淨土寺）國務被付執當、修理終不日之功、山僧戴其德云々、能說之吏務、極存外事歟、西塔成源之仁歟、

十五日、壬子、天陰、自朝甚雨、臨昏間休、聖法印國務、貞法印祇園、隆承竹部梨本庄務、房中悅喜放光云々、諸苦所困無逃人歟、折牡丹花供佛、

十六日、癸丑、朝天陰、少雨降、巳時許參殿、申按察消息事、忠定卿不可出仕之由請文到來歟、可被尋仰、信盛、一州事非可擱事歟事、無御存知哉、此由審恩狀示達了、仰云、明後日中宮院號云々、本可招親長朝臣、可申沙汰由被仰左府參入、屏風歌事等、於今欲沙汰、強不可憚披露歟、長保例 先御裳着、次叙三位給之後、度々有御着等、待賢門院只叙三位、當日有御裳着、近例皆用之云々、多子太后之時被用長保、但依女御代先裳着、今度只一向用長保如何、申尤可然由、十一月庚辰日支干已同彼例、最吉日云々、而豐明節會日也、節會日雖有例嫌子、此事如何、申云、節會更不可被憚候、豐明如法午時被始行之、更不可及其障、以支干一同、尤可爲御本意候、又仰云、御名彥子、長保御名立早久是最吉、是又立久尤吉由爲長卿申歟、又仰云、於今者少々可申私得分、雅繼中將不可及謗難歟、上臈二人、資俊定平云々、申云、轉任事重代非重代、爭無差別乎、自他之所歷也、雅繼朝臣更非々據候歟、實將申中將云々、申云、偏與父同官一度、猶世之勝事歟、上臈已多、甚不可然、又實雄召被任少將由被申云々、非事勿論歟、今度諸國事不可有沙汰者、入御之後退出、

十七日、甲寅、天快晴、宰相自今日參籠日吉、七箇日云云、前宮內卿行能朝臣有消息、日來申入了由答之、

十八日、乙卯、天晴、午後陰、辰時許初聞郭公云々、但十聲許、鳴北方、未時許兵部少輔入道來談、今日出京、出家後初、自出家日在大原僧正御房中、如昔近習云々、明後日許可歸入云云、酉時許歸、

十九日、丙辰、朝天陰、昨日院號臈司院云々、除目、神祇少副一人、少納言兼宣、相博歟、侍從源通敎、內舍人一人、兵臨時、少監物、同、內藏助安部光景、內匠頭丹波賴賢、兵部權少輔平惟忠、少納言、刑部丞藤有廣、八幡功、典藥頭和氣基成、自去冬長基中相博、少弼菅在章、山城介中成長、但馬守源兼康、有長朝臣子、加賀權守也、左近少將實雄、將監藤時長、右近中將

藤雅繼、將監同藤能行、藤遠經、（臨時、）左門尉藤盛綱、（祭行功、）藤祐光、（同、）三善宗衡、右門尉同信綱、（八幡功、）惟宗光守、少志狛有久、左兵尉藤信行、（祭行功、）藤家氏、（臨時、）右兵尉藤季兼、（賀茂臨時祭功、）藤廣成、（臨時、）左馬允藤實綱、石上吉忠、右馬允壬生義敦、　寛喜元年四月十八日　正四下賀茂在繼、從四上資隆、正五下藤宗氏、左馬頭藤親季、同敦信、從五上藤親季、（陪從、）同隆祐、（白川院康和元年未給、）從五下藤雅潟、使宣旨右衛門府生中原爲國、典侍藤信子、午時許參殿、進家隆卿毀申之状、昨日院號定、左大臣、内大臣、權大納言、（家良、）中納言通方、兩大夫、定高、頼資、參議伊平、經高、兩大辨、廳司大略一同、五條、談天、滋壁、朔平門等少相加云々、依咳病不快早出、

廿日、丁巳、天晴陰、申時許雨灑即止、近衛季武來、爲陳身上憂也、尤不便、當時之儀、如予重代存忠不趣他方、貧者皆被棄、力不及事歟、糟麥初開、

廿一日、（戊午、）天快晴、自昨日咳病殊増、去夜辛苦、病與憂不離罪障之身、皆是前生之宿報歟、述歌、禪尼來談、頼氏少將一昨日述歌、隆祐在其座、此間少將可下向關東云々、狂巫唐衣調賜之、花打左袖押銘、付金銅丸文、又造賜笠上花、杜若架中裁之、去々年巫覡等多差日照笠、（光二川唐笠、）常此笠如舞人取物笠、張錦付總丸緒等、長胤得業（四朔得業爲弟子云々、）取定納言書状來、秋季頭可訪由云々、依所勞不逢、休期日遠經役可存由答之、月出於南棧歟、予終聞曉鐘歸、（四月中、）水鷄頻送聲、

廿二日　己未、朝天遠晴、侍從來、四品不許事欝訴、（一度雖申出、天氣不分明、不申中山殿下仰云々、）覺法印來談、廿七日御室高野御參詣、來月廿日比還御、（當日無定日歟、）寺領依狂尼濫訴、無是非被成下宣旨、（發紀伊都領、）寺僧等迷是非云々、如此事極不便事也、心神殊惱、不經時刻謝去、去年歳末土用中、居士（今出川）座被作御與宿屋、（如車宿屋也、）壞渡爲一條棧敷云々、如此事今年暫可有用意歟、今度祭不及壯觀事歟、（近衛使只一人、無引馬云々、）申時刻巷説、山衆徒嗷々欲留明日祭、殿下只今御參内、御使頻參座主御許、閭巷物忩云々、關東已可被行罪科由内々申之上、時氏猶不承伏濫申、天下旁不靜、雖

末世之常儀、尤可恐歟者歟、與心房今日自南京歸被
來、春日若宮千木忽折云々、極可恐事歟、
廿三日、庚申、天顔快晴、不聞世間事、成茂子將監補小
比獻禰宜、彌施威儀云々、祠官幸人勝絕者歟、巷說云、
正僧正〻〻、聚落院、逝去云々、帝師護持僧含恨終命、本不
遁之人、得時無詮歟、況無所冀乎、早可念遁世之身也、
右武衞云、依大理招請欲向祭使所、其間事可示送、又
無其故、可有謗難哉如何、答云、思子息前途、人不論親
疎訪此事由、有古賢說、何非在哉、粗示其事、但中納
言國通、賴資兩大辨可向哉、著座更不可過兩三人歟、
太無益事歟、依檢非違使信綱渡、見物成群云々、且是
追從歟、
廿四日、辛酉、朝陽陰晴、南風吹雲、申時雨、午時許宰相來、
今曉歸京、昨夜祭前夜、梨木、衆徒卅人許於門樓前、成騷動之群
議、制止方又自西方出來、且問子細之間、漸逃去云々、
成茂子帶劔具隨身、巫女、狩衣、又具宮仕法師二人、二宮司、其弟
令著當色六人、父子三人刷威儀、巫覡面々過差、但笠
錦不多云々、法師又出京來臨、同車參太和棧敷云々、
咳病猶以辛苦、不逢法印、漸及黃昏、南方雜人喧々、乘
燭已後靑侍等歸云、檢非違使渡了、六位八人之中武士
以東、新和云々、五位二人信綱親綱子山城內藏渡了、近衞使
車渡後已暗、使不見來、見物之輩多歸了乎、又甚雨、遲
怠陵遲甚不便、萬事如此、可歎者歟、
廿五日、壬戌、夜雨止、朝天陰、昨日使申時參內、又抑留
檢非違使、我行棧敷之後可渡由、別當示合、仍各及暗
天云々、猿頭三位娘五旬老嫗放埒所々、時賢宗源基成已下入替北家、補
與侍隨神事、悲哉、末世之法只以橫謀立身、昨今雖精
進不行水、
廿六日、癸亥、自夜甚雨、夕休、病中按察消息、廿三日歟、忠定
有請文示由尋信盛之處、返事如此、已以如夢、有種
種詞等、信盛狀、彼卿被止出仕由雖承、可遣御教書由
未承之云々、先日三四度申入、以被仰下旨答申之處、
今職事狀實如夢、迷是非由申入之、無御返事、使者終
日臨夕歸、萬事反掌、病者力不及、付右京大夫可被申

由沓申之處、今日又書狀云、付汝詞付京兆申、返事云、又可遣御教書由被仰信盛了、但不進請文、定有横謀之様歟云々、又宗適雖遁先日虚言、此仰猶不得心、予所存先日誡可遣書由被仰者、信盛不承由返答、何様事乎由被捌發、可爲沙汰之道歟、仰下之由被仰職事、不知由有書狀、無其沙汰、而又遣書由京兆返答、頗以不足言歟、病者於今不可知大小巨細、前後相違、存外事歟、傳聞、侍從宰相可居住明日一條室町殿云々、鬼物現形、上下諸人逃去、一身居住、是又非尋常之儀歟、予去此宅可令居住由、先日於姉妹之前述懐云々、相對不云此事、老後之身以對草樹適休憂、本性自昔聞板屋之雨不眠、況能登雜掌官使、高部苛法甚以怖畏、非思慮之限、此事成遺恨由歟、不示觸、

廿七日、甲子、朝天快晴、巳後大風、夕休、宰相以下人等云、可渡室町殿車並匹夫等可送牛童、當日之告不他行候、早可催遣由下知了、只付幕府之近隣、不知身上之安否歟、借進蝸舎以下事、一言不加微言、只賢者之自由也、今日御室令詣高野給云々、陰雲晴、無事煩歟、法印巳時許書狀云、高野衆徒蜂起狼藉之由、昨日酉時飛脚到來、今日御進發令留給、可期秋歟云々、末代衆徒諸方狂事、不足言事歟、未時宰相兩息來、旅所塵摺之間相待云々、入夜病者已睡眠之間、大膳大夫於門外音信、驚起相謁、暫言談、職之陵遲公事苛法次第加增等、末代事皆不便歟、雖事從彼祖父、濟綱朝臣、先人之出也、不忘舊好、不可被思放之由相示了、

廿八日、乙丑、朝天遠晴、雖心神不宜、依垢穢沐浴、中時許、無殊增減、

廿九日、丙寅、天晴陰、夕雨、夜密、夕宰相來、居住當時無殊事、今朝被免御出居屋二棟也、移座、一昨日居北對、登桟敷、大將兩法印前相公、父子、密々殿下右大臣殿渡御、最略無御共人、使渡事、未取松明之程云々、

卅日、丁卯、自夜微雨、病後今日始念誦、咳又不尋常、按察消息云、忠定請文適入手、尤爲本意、雖遁怠存外、非始終之無資者、尤穩便事歟、挨無減之上出仕甚無益、

答出仕無期由了、暫止觀十三枚、

○五月小、

一日、戊辰、凶会、天陰、直物今月之間、宇治供僧闕、面々所望之輩親疎送書、或来門前、甚以無由、更非擧達之仁、又挾沉出仕無期之由答之、不逢人、

二日、己巳、凶会、自夜微雨、終日不休、明日病宜者可参由、一日中大納言殿、猶依□□□申其由了、

三日、庚午、天陰、微雨降、巳後陽景見、

四日、辛未、天陰、雨間降、依始精進洗髮、未時許右武衛被過談之次、一昨日参法勝寺、公氏家光卿三人、近年三綱等参懃不見云々、去月廿七日兵衛佐拝賀、於弘御所方密々御覧云々、入夜宰相来、於相門連歌云々、幕下夜前被参殿上議定、祭主讓補議否云々、群議大略可被行御卜云々、其後歴勞由不被接連歌、近日被沙汰貞觀政要、爲付驥尾求其本云々、

五日、壬申、朝天晴、貞觀政要借送宰相、適披書巻、雖一巻可懇求也、牡丹花盛開、此花逢端午日、年来不見之、間参此間漸綻、午時西面縁絹穴、然鼠喰破、頗依驚忠、奏俊朝臣令占、病事火事驚也、卅五日之内、九月十一月節中戊己日可愼、

六日、癸酉、天晴陰、巳時許出京参社、雑人歸京者無間斷相逢、越關山之後漸以希、出濱之後無人、未刻着宿所、酉時奉幣、資成申祝、入宿所後少雨、山上宣旨到来、左衛門尉爲清、兵衛尉無洗卿、衆徒又群参議定云々、少年等猶兵衛禁獄由雖申、老僧等制止云々、子時参上、指川廊、通夜、微雨間降、寅時錫杖了退下、

七日、甲戌、朝天晴、辰時宮廻、新造寶殿、錦繍之色、金銅之光、照曜驚目、廻廊夏堂、至于山下小社悉新造、嚴重無比類、京音信之次傳聞、醍醐僧徒數十人、先群参冷泉地蔵堂、群参殿下、無裁許者可離山逐電由申云々、諸寺諸社不靜、甚不便、不知何事、推之、賢海法印得境任意所望之間、本寺又惜歟、末代唯以貪欲爲先、子時参上、通夜、錫杖了退下、

八日、乙亥、朝天陰、如霧、晝徐晴、辰時宮廻、酉時許神

主成茂來談之次、顚異賢者不見、可相逢由傳示、即許諾來臨、良久言談、本自雜士名人也、及亥蝉歸、即參、懺法訖飯、

九日、丙子、天晴、早旦禰宜親成來、今年八十八、自生年十歳相見、不圖五十九年師檀之好、退歸之後宮廻、評俊注記來、六月會勅使房論義忽預其請、二十臘之後猶被撰其器、今年十七臘、存外面目也云々、此次問山門事等、法性寺座主公圓僧正、前天台座主、度有例云々、一西塔院主成源定了、子時參上、懺法訖退下、

十日、丁丑、天晴、辰時宮廻、日入之程俊僧都來參、昨日依召參殿、爲消□□二人可流日向國由關東申云々、同國不可然事歟、衆徒雖有申旨、老僧等加制止、大略落居歟云云、亥時參上、僧都又參會、猶言談之後、病等懸見發、丑時退下、

十一日、戊寅、天晴、巳時宮廻、申時許登坂、參八王寺、即下、子時參上、懺法了退下、

十二日、己卯、朝天陰、未後雨徐降、辰時宮廻、申時雨降之間奉幣、親成申大宮祝、頻雖辭、適參、尒不申哉由頻稱之、依雨降堅相止、以紹介申、飯入之後雨漸甚、風又烈、有事煩、在宿所、昨今雖物忌、旅宿只抽敬神信心、不付物忌、

十三日、庚辰、曉天漸晴、遲明出宿所、於戶津濱秉松明、巳時歸廬、宰相來、最勝講廿三日由粗聞云々、持明院殿八講第二日、公賴經高卿已下、今日參云々、窮屈之餘痔病發、

十四日、辛巳、朝天陰、陽景間見、巳時許覺法印來、今日御室假有御佛供養、依可申沙汰、今日不可在其座、仍所參示也、言談之間備州來、法印替盛、次但馬、前能登、三位入道、宰相先是來、信忠等七人始迎歌、賦青何手何之間、禪尼來加、成茂又來、備州聊儲肴物等、秉燭百韻講歌、當日題、五月雨朝、庭夏草、寄螢戀、守長朝臣出來月十七日題、名所夏月、名所夏水、名所夏戀、分散、月陰、祭主讓任殿上議定、去月、可被行御卜云々、大略不許歟、祭主大成恨、可辭官能居由忿怒云々、押小路尼宮六條院領五ヶ所召取之內、光俊卿家定等在其中云々、世上怖

毋之外無他歟、後聞、今日持明院御八講結願、殿下令
着北座給、南座右大臣殿、源大納言、雅、大炊大納言、
忠房、權中納言、實基、新藤中、賴□朝臣、別當、右兵衛、三位
長淸云々、隆親不動座云々、北白河殿相國被修造之
間、光俊卿奉行、
十五日、壬午、天陰、入夜猶不晴、月蝕、戌時禪尼女子等
密々詣戶加之尾、明惠房於件所每月十五日晦日被授
戒、天下道俗如佛在世列其場云々、予雖結緣大切、耻
稠人無從、貧者非人遂漏其敎化、尤所悲思也、今任與
心房引導參向云々、申始許飯來、衆會群集入狹少壺
禰、不及見人、爲長卿列其座出人稱之、盛兼定高兩卿
殊在其所云々、非人之漏人歟、現當以同、來廿一日奉
爲故入道殿下、集會月輪房、有一日經云々、九條大納言殿御消息之
次聞之、予無催、依無恩重被處不快歟、自晩雲晴、月輪不見
云々、有効驗歟、
十六日、癸未、朝天猶陰、入夜侍從來、女房頗邪氣加謎
身云々、一昨日殿上人卅餘人參、

十七日、甲申、天陰、未後晴、午時許心寂房來、左手腫事
更無減之故、又令加灸點、待來月可飼蛭者、
十八日、乙酉、天晴、未時許侍從來談、參殿下云々、歸之
後興心房被來坐、女房等受戒奉謁、病久不出仕由陳
之、書総止觀第三卷、
十九日、丙戌、自晩雨、朝後漸密、夜深大風、又灸左手、
二所、一昨日加點也、
廿日、丁亥、自夜大風猛烈、雨又降、未時陽景見、朝間法
橋貞賢來謁、日比在京、今日下向若狹云々、
廿一日、戊子、朝陽晴、辰後陰、午後更晴、今朝物忌、閇
門念誦、宰相之門御共河陽方、方違云々、法眼來北屋、物忌不過、
明日例御共借車、有長朝臣書狀、來月三日河陽御方違
必定也、故入道殿御方違時事等少々有其事、彼時供奉
古老所殘只二人歟、予雖其座雜事等、至愚本性不知
之、綱手夫員數等更不存、唯或其用者可定事歟、又有
攝飯等云々、風流破子、贄殿供膳、辨令料之外不見歟、
如然事可依時儀歟、所勞彌增氣、不出仕由示之了、

(寛頭註)月輪殿一日經供養、聖覺後日言家語、定高、頼資、知家卿、經時卿、師季、能忠、有教朝臣、時綱朝臣、言家、諸大夫兩三云々、殿下御左府直廬云々、

廿二日、己丑、天晴、午後微雨降、今姫今朝下向南京、季武來門外、(無興之述懷、)去比□長近光不仕追却、召加頼種了云々、是又爲一座被加上臘爵師云々、於頼種者不被召仕、極不便事也、今被加適可然、近光本自無由者也、唯被求他所來公者、被棄御邊年來物、甚無詮事歟、漢宣帝故劔今有何益、

廿三日、庚寅、天晴、最勝講始云々、法眼長賢巳時許來、奈良禪師御房聽衆令參給、殿上人兩方御隨身可奉迎送云々、得時御運歟、尤以嚴重、入夜宰相來、參最勝講、早出、禪師御房自御直廬參給、殿下、左大將殿御隨身前行、殿上人師季朝臣、有教朝臣、雅繼朝臣、頼行、能定等在御供、公卿殿下、左大臣、右大臣、右大將、中納言通方、經通、定高、參議伊平、隆親、爲家、範輔、宣經、堂童子信盛、能定、兼宣、宗氏、治部卿仰御廂趣云々、明日可參公卿、大納言雅親、中納言國通、頼資、參議經高、家光、範輔、(此宰相五ヶ日第四日、)可參禪師御房御所作五卷日云々、

一昨日方違水田、(有小屋、)江口遊女群參、聊給假裝具等、不及衣裝、(裝イ)大將前宰相等供奉、後聞、廿一日有御方違行幸、左大將殿、別當、右兵衛督、宮内卿云々、

廿四日、辛卯、天晴、念誦之間、清定朝臣來談、歸之後懺法之間、法眼來談之間、越前々司來、彼是及數刻、甚難堪、歸之後又讀、例時之後、右兵衛督被過、明後日可參内、故院八講、兵衛佐初令勤童子、初度無失、尤爲悅、爲御使依召參殿下、(猶有此事、且爲面目、)賢海法印申事被申云々、此事甚無由事也、自御慶最初、賢海益頻所求先圓滿獲得、爲人不便事歟、雅親卿弟所帶相論也、武衛被歸之後又傳聞、賀茂神主伊平昨日未時死去、禰宜等擧首所望云々、今年所々惣管座主長吏多得替、尤有怖事歟、今夕初見寒氷、(依最勝講、小舍人之所送歟、)今度北政所春日御詣御供人、(依不審内々尋問、)左馬頭、(伊豆、)重長、(筑後、)惟長、侍左衛門尉親直、俊消、右衛門成季、大膳亮近茂、(敦尚子、)兵衛尉亙茂、(亙頼子之、)已

〈上七人之內〉、兼敎御送參、行兼參御迎云々、或人云、此御共人逃日飮酒高會、酩酊前後不覺云々、甚見苦事也、如此事尤可被撰其人、可彈指事也、
〈頭註〉後聞、最勝講、內府、源大納言以下云々、
少將資俊着座、實蔭不着退出云々、
廿五日、〈壬辰〉、自朝雨降終日滂沱、權祝保孝來云、以權禰宜補神主了、〈超正〉、其替權禰宜以彌平可補由殿下被仰、勅定事未切出風聞、但先年能久自無職超諸社司、加權禰宜有例云々、後聞、云繼許侍僻案也、諸社司之中逐者加權禰宜、彌平又補、其社不知何社云々、內藏頭一定辭其所帶、最勝講御服不沙汰云々、於殿上被仰下藏寮年預、視聽所及大小事皆以非據歟、縱始末雖不叶事、最初尤可被行理運歟、時儀尤可長大息事歟、
廿六日、〈癸巳〉、晴後雨止、天晴陰、前宮內卿女房病獲麟云々、一昨日今朝相訪、猶無其憑云々、〈後聞、權禰宜補神主、超正禰宜、被問公卿、又有御卜云々、權禰宜已下次第轉任、〉昨日最勝講、殿下、右大臣殿、大納言雅親、大將、家嗣、中納言公氏、通方、經通、實基、定高、具實、參議隆親、爲家、宣經、出居宗平、雅繼、實蔭、兼輔、實任、堂童子信盛、宣實、能定、知宗云々、侍從來門前、病者不逢而歸、夕定條來、不逢、最勝講聽衆、座主擧申給、殿下無御返事云々、拜堂供奉事、無一事之恩顧、可騎馬之由有實云々、不運法師以文拙交衆、尤無由事歟、只可晴跡雲霞者也、
廿七日、〈甲午〉、終夜今朝雨降、巳時天晴、早旦式賢子信賢と云男入來、依病不逢、宮內卿送書及一冊、於北野可遂三合、可出十首題、一書送云々、定條曉更登山、〈六月會云〉云、法眼書狀云、別當僧正轉大僧正給、他僧事延引不被行、雅偏僧正以後法務大僧正久經殊勝云々、神德佛恩可貴事歟、依行步不叶、夜深乘車、自門外行南棧敷方遂、曉鐘以後歸、
廿八日、〈乙未〉、漢雲遂晴、今日見及最勝講僧名、
證義者　僧正實尊　法印聖覺
初日　朝座講師　覺遍　問者番範
暮　公性　問　良遍

第二日　聞慶　良憲
　　　　親縁　道喜
第三日　憲圓　問　尊家
　　範講師　長瀞　圓一
第四日　同　經圓　圓盛
　　　　同　聖基　經海
結願　同　智圓　賢縁
　　　　同　公命　定兼
威儀師　嚴儀、(惣在廳、)從儀師相圓、(總是又、)僧事、大僧正賀尊、圓基辭退替、(五月廿七日、)

廿九日、(丙申、晴、)天晴、申時許侍從來談、所勞隔簾作臥相逢、

○六月小

一日、丁酉、朝天陰、巳時晴、法眼云、今日禪師御房御共參法輪寺、(以一牛同御共、)連日借牛車、明日歸南京云々、或雜人云、昨日戶加の尾稠人衆會、如互登踏、聲々喚々、不(巳イ)及聽聞之間、聖人不說法被歸入云々、世間妖言、此上人頻有被終命之聞、旁不便事歟、後聞、衆會依無其路、弟子僧遂引手被超融之間、胸骨連而不及言語被歸、今日有例哉云々、前宮內室病頗宜由有返事、

二日、戊戌、天晴、今明物忌也、去月十五日山隆眞法橋(碩學、)死去云々、(此僧丹波國氏家之子、於當世論議之明敏拔群、顯眞之師也、)去年中碩學三人逝去云々、是佛法滅亡之時至歟、帶妻子出舉富有者、張行惡事充滿山門、隨以有拙賞恩顧、天下緇素非富有少年者、更難交肩歟、

三日、己亥、天晴、午後自南陰、少雷鳴、今日川崎始川(未持齋)講、(雨忽晴、申時雨止、天猶陰々、)上人勸進、天下人爲每日頭、國母仙院、博陸殿下數多、前執柄、太政大臣(三人云々、加松殿歟、)奉加、(各別當加署、)先日來門前示此事、原憲隱逸、旁不可交貴人中、於輕微消慶者、可交雜人中由返答了、今日聖法印說法聽聞衆又群集云云、此上人關東武士、承久三年在戰場、又參佐渡御共、發心出家入洛、又參天王寺、勸進如此事云々、

四日、庚子、漢雲遠晴、巷間陰、此兩三日貴梅落風、閑中催興、

五日、（辛丑、）天晴、去夜一條富小路小屋群盜入、巳時許宰相來、此間大路逐日相門雜遊之間、窮屈不來云々、昨日殿下渡御吉田、御隨身侍等密々競馬云々、相門又北山、（不參、）明日國通中納言西郊家作堂供養、（兩覺、）語人々行向、一昨日殿下御方遂止了云々、以行兼被見南原修理事、無材木一枝、今月沙汰勿論、（因幡國）仍無其事云々、懈怠無其沙汰、御方遂延引、實以隨時儀歟、吳志云、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遂父、時不得行也云々、黃門書狀之次、閑所聽聞哉由被示、三ヶ月老病尫弱有命、已不能出行由答之、

六日、（壬寅、）天晴、未時許大宮三位來臨、言談之間法印又來臨、不食所勞、殆如忘名字、已及數月、依無心神無遂亂、愁出門爲御使向幕府之次云々、自他所勞甚不便、三位先退出、臨昏法印退歸、窮屈又失度、

七日、（癸卯、）天晴、與心房光臨奉謁、久依無召不參殿下云々、

八日、（甲辰、）天晴陰、午後雨降、寫止觀第五卄枚、前宮內昏信、女房所勞得減了者、當宮內又介見其歌、

九日、（乙巳、）朝天雲漸晴、午時雨降、未斜止、巳時許宰相來、ありす河佛事、公氏、經通、隆親、經高、範輔卿、殿上人十一人云々、其日依召參殿下、以惟長仰云、猶有見物之志、六月不可然乎、申云、不可依時節、早可隨仰候、又年來出仕下郎等可被召者歟、仰何事在哉、人々且可計申、資雅朝臣、宗平、隆重、敎定、宗敎、賴敎、（雅經卿孫、）此內常參仕人定被召候歟、仍今日欲參件御鞠者、資雅領狀、敎雅相觸、依所勞久不出仕云々、午時許心寂房來臨、示合老病事、傳聞、自春比巷說、頻稱石、（此隆石云々、日來在相坂方、雜人云、此石有靈、依賢卿以風雨常不止云々、相國迎取其石、被引此山云々、）一日比以牛十七頭被引取了云々、又云、其石有穴、似獅子頭云々、春比疾病又稱石病、定又虛言歟、

十日、（丙午、）天晴、昨夜黑雲掩月、昨日鞠依雨延引云云、

十一日、（丁未、）天晴陰、今日宰相所緣女房於在洲河修正日佛事云々、語人々行向云々、後聞、（家光卿資座許、）長淸卿訪

來、服薙之後、今朝洗髮髖懺法、例時等殿上人十餘人猶依無力又平臥、與心房被來坐、嵯峨朽損堂有其要者、可被壞取之由申之、甚喜悅、明日可見由被命、

十二日、戊申、終日天陰、午時許尚拜平左、蛭飼、今年始、來月朔日座主拜堂給、定修出立事、偏可被致沙汰、猶可騎馬由被責催、領狀云々、遂以無興、於供奉者又不被免、是皆時儀、依被賞富有者也、與心房被見破堂、雖荒廢朽損可壞取之由、喜悅爲本意、一條富小路虛空藏堂修理爲相加也、入夜以人間宰相、答云、今日所參殿下御鞠也、賓雅〻香布狩衣琥珀同色、宗平〻、紀內山加良、法師、宗教、香布二藍刑部卿大夫、秦賴紺葛狩稱、香長、賴教、民部輔、先三百揚而落、次三百六十、黃香草存外各尋常、殊有興之由被仰云々、明日供奉行幸之由示之、後聞、宰相先着下袴參、相國參給、相共、被透木枝、其後退出、兩中將來會忠弘宅、相共參、頑愚老翁之子、爲壯年崇彼公卿鞠足名譽、一念不存邪歟、

十三日、己酉、國忌、朝陽以晴、又雨降、承明門女房來談、入夜狂出三條大宮邊欲見行幸、供奉人車等漸過之間、猪隈可爲御路云々、仍立猪隈東油小路南、三條猪隈云云、夜已深、前陣適來、檢非違使知景從者武士數十人、佐信盛、此宰相、別當、狩衣火長舍人引入打梨、中納言、盛兼卿、左衛門督、兩大將、武衛兄弟各隨身、近將十人許歟、三位中將、實有、張口、經光歟、後陣之馬雜人等纔過了之間、有步行人、隨身取松明、驚奇之處、實所渡御云々、又縱牛、極以恐懼、殿重渡御、範賴右、御後職事近將皆不知子細歟、供奉人馬後甚有恐、仰出納等待路頭之澄奉出定事也、其後歸來、暫在大路、不經幾程聞曉鐘歸入、月未沒、入夜雨止、待鐘之間纔見月、

十四日、庚戌、天猶陰、申時大雨濺、夜月初明、昨今殿下無御出仕、右大臣殿今夜候給、右大將同被候、男女房有手鞠興、兩大將具實隆親爲家殿上人等少々有御鞠御覽、兩大將三卿盛兼兩番長兄弟久淸賴種子楊梅退御、實基卿仰下一右大將盛兼出、自餘同、

十五日、辛亥、天陰晴、未時許雷鳴、午時許與心房被來、受戒之間安坐、心神彌疲、又平臥、夜深月明、

十六日、壬子、朝天陰、陽景間見、未時雷鳴降雨、侍從女房邪氣病甚重由昨日示送、仍問病體、猶又相具病者可

物詣由、尤可尤案山示送、一身明日參詣由答之、嗣俊注記來談、午後又蚯飼、（幽少々、手卅許、）左山月出雲漸晴、

十七日、（癸丑、）朝天陰、巳後晴、（午晴大雨兩度、）入夜女子參修明門院、近日可渡御二品中山近邊之間、可參由一日被仰云々、以彼中山可爲御所云々、不知其由、佐渡督典侍（通忠朝臣母、）病獲麟、有上洛之聞云々、又隱岐西御方、同稱之病發被歸京云々、

十八日、（甲寅、）天晴、夜月明、午時許住吉神主國平來談、今日書止觀第五卅一枚、入夜宰相來、十二日勸殊有興由被仰、人々皆優美云々、

十九日、（乙卯、）天晴、未斜大雨灑、今年草樹花實皆遲、黃梅猶纔殘、昨今初聞蜩聲、但萩女郎之中有纔開花、是只自然事歟、夕女房等行室町、

廿日、（丙辰、）天晴、相門昨日腹病不快、非殊事云々、長病事幕下有恩問、又被送寒氷、今日殊暑、

廿一日、（丁巳、凶會、）天陰、巳後晴、相門和歌、病中心神不能詠出、入夜以使問宰相、答云、彼御腹病今日又不快、歌延引廿七日由承之、近日々夜宴直無寸暇者、

廿二日、（戊午、凶會、）天晴、未時許雷鳴猛烈、此三ヶ日暑熱殊甚、雷鳴殊猛、大雨即晴、今日貫算之昇天之日歟、末代猶不忘歟、

廿三日、（己未、）天晴、風吹、巳時許備州來談、（子息相伴、）宰相又來、午時但州來臨、不經程前能登三品會合、始連歌、禪尼成茂等追々來加、賦何所何殿、但州出題賦物、有肴物等、伊勢物語風流發句、每事有風情、尤丁寧歟、人々褒譽、能州等入興之間、連歌不及句數、秉燭以前讀上、歌題名所夏月、名所納涼、寄名所戀、其歌多宜、秉燭之程各分散、人々言談之次聞之、入道納言、（嗣俊卿、）此病日來無少減、如有增、已經數ヶ月、及十日許言語絕而只いびき許、此兩三日之程氣絕了、在世之間信心行法不怠人云々、極悲事歟、又顯圓法印他界、（年七十、）年來飮水云云、禪尼暫言談、又歸了、依病可在籠中由、日來隨約束、題者入興、依丁寧之志、構扶著座、今年馬長內裏十二騎、安嘉門二騎云々、

廿四日、(戊申、)天晴、午時雲雨即晴、人云、基綱又入洛、仍可有大除目云々、昨日高野傳法院定毫又訴訟之間有沙汰、依此事法印昨日不來由觸送、暑熱殊甚、一雖精進沐浴、懺法例時之外平臥無力、

廿五日、(辛酉、血忌、)自曉雨降、朝間雷鳴、(及巳時雨間止、未時天晴、)依陰雲聊涼、暫念誦、未後假臥、人々聊音信、右武衛、(一日被示合事、)法印、(昨、所勞猶不快云々、)但馬返一昨日歌、宮内卿誂歌點、兵部入道、(於清閑寺修如法經、)

廿六日、(壬戌、)天晴陰、巳後雲晴、少雨間灑、八條院御忌日、宰相參蓮華心院云々、今朝必可參由重示之、(安嘉門院々司長清朝子奉行云々、)

廿七日、(癸亥、)朝天晴、今日和歌於幕下町尻亭可被講云云、出仕猶依難叶、歌許送長政朝臣許了、依亭主腹病餘氣猶延引、返送愚歌、昨日御忌日宰相隆範爲繼奉行、(長清朝子、)高倉殿京極殿之外人不參云々、殊無人歟、郭公音未止、今日頻鳴、定修音信、前宮内卿(歌仙、)家群盜入、斬侍一人、(不死、)取其裝束等云々、不嫌原憲貧老芝樊蔵歟、何爲乎、

廿八日、(甲子、欠日、)天晴、相門三首今日也、依暑熱無心、各歌許可送云々、腰折、(付長政朝臣、)未時許送預其歌、無愚詠殊付心之由有感言、書留即返奉之、夜乘車、自門外宿南棧敷、(十五日方違、)聞鐘歸、

廿九日、(乙丑、晦、)天晴、風吹、未時許微雨隨風、朝心寂房來談、嵯峨故入道内府御墓所遷渡六條坊城凝殿、立三昧堂、(公暹法眼、遁作行事、)以公覺法眼、(三四十年遁世、ヽ居大原、近年依實宣卿招引、居住其嵯峨領、與寺二品不和、依無居所々望居住云々、與者又如此、)可令居住之由、太相被約束、禪左府當時領知大覺寺、(興福寺領、自菩提山領時領知此所、)依其領之內、公覺居住事、將來可無骨由遣給、兩相門不和、遂推而押領、(初謂受爲父母墓所、今背命强行、)被實宣卿領又同大覺寺領之內也、近年張權勢、行惡事之間、又與禪右府不和、□□事彌難遁云々、事變時移、人心顛越、是又世之習歟、今日書止觀十八枚、日暮開縫、荒和祓贖物持來者、已無其人、依貧家無從也、予不祓、力不及事歟、定修書狀、侍從宰相明日可來臨由、依座主仰申之云々、緇素每人數入時、先被駈召在家出

家、又以無興、全以無入興之思、明日剋限雖催早旦之由、實可爲他人一同之時剋云々、非著錦繍、被用去年京極之跡、如仰聞歟、僧綱太政法印、兼房公子、年來同宿、左大臣已講、□□從凡骨僧綱自山上可供奉社頭、□□有式僧、凡無其人、顯家卿子、兼定子、老僧定修之外依無人、今更被求尋供奉僧綱、又以教成朝臣子智圓貞雲爲其人云々、極見苦事歟、師俊注記來談之次、傳入道大納言仰、令猶稱惡、日吉社頭有怪異等新行事、社之後木無風雨而顚倒、大宮拜殿犬笑、此等珍事云々、三林庄事、傾家人使、地頭可□□之由武士行之、去年已被下官符了、時儀實以反掌歟、山門之滅亡擧趾可待、何爲乎、入道二位光盛卿去正月依妻逃出家悲歎、又行法不退之由、不食之上大腹水腫、病已難存命云々、年五十八、其身生武士之家、有文道之志、好而知我朝之古事、語甚親卿成師弟之好、傳取家之文書、年來嗜學之志、頗不似時儀、但所存又頗背時議、承久貞應之比、近習湊者於事無其實、被濫處刑、妻又有巫覡之所行、敬神忌穢事不似例人、其得失毀譽雖異非儀、不辨黑白、北院御室、守覺法親王、吉水大僧正慈圓譽給、是又各拔群之賢者、有所見給歟、

○七月大

一日、丙寅、吉日、朝天陰、間晴、風涼、座主拜堂云々、定修馬鞍事、宰相沙汰送之由日來聞之、借右武衞牛引遣了、今日鷹司院初御幸云々、炎暑難堪、不能見物、此南棧敷可爲路次之次衎カ由、マヽ聞下人說、未時向其所、一時許之後前陣渡來雖過晴、中童子等未騎馬、委不分別、其物見堂歟、赤袈裟步行、八人歟、赤袈裟騎馬十餘人許、次房官六人歟、各中童子三人、力者法師等相具歟、童子等不施殊風流、只常染裝束也、不知其人、次有職四人云々、定修爲其中上﨟云々、中童子三人朽葉靑引ヘギ、舍人花田、次御車、殿下庇御車副等、上童犧村子云々、鍾狩衣袴、如蒼鋺以絲遙物歟、相國被調云々、其所從等當色、次中童子、四人歟、大童子等、次又前駈歟、太政法印等、小八葉長物見車、上童顯文紗裁入錦、其次左府已講、相府綱代車歟、牡丹立捌倒文也、非新車、上童不見來、自法性寺出川原云々、

存外見物了歸、定修於北屋西面令休息、参御出立所人、家光知家卿之外不見及云々、京極北行、中御門西、富小路北、一條等云々、天常陰、暑氣一宜、有涼風、有冥助歟、定修改衣乘車向西坂、今夜無動寺、次参中堂（去四月無此事云々）給、明日参社、又歸参、來五日遂受戒、其次開一筥、六日下山云々、

二日、丁卯、朝天晴陰、昨日相門見物、檢非違使友景宅小門爲棧敷、幕下、前相公、宰相、兩法印、少將（實經）、會合見物了、又吉田泉、猶一條河原方見物云々、宰相不供奉御幸、傳聞、子時許公卿內府、（騎馬）大納言、（家良）中納言、（實基、御車後）盛兼、賴資、参議隆親、二位基良、基輔、参議經高、家光、範輔、殿上人頭、（實世）資季、資俊、伊成、親氏、時高、範賴、伊忠、宣實、兼宣、資能、六位三人、有親、隆盛、經光、（取松明、在御車前）御車、（居車榻）檢非違使康景、出車五兩、毛車半物車敦信云々、巳時許覺法印來談、（相門之次）今度基綱入洛之次、轉法院訴之次、定毫吐狂言、竹園有勝事等云々、來臨之次聊有被仰事、本意滿足催落涙、人口之可恐不始于今事歟、近衛末武來、歎無衣裳無術由、實不便事歟、今世之習俗、縱有其力、如此事憐愍、更非現當之勤、賢者不聞入事歟、不顧活計之俸祿、又無衣裝之恩賜、何爲哉、知三品返送草子、返事之次云、昨日参無殊事、自午上日脯、（自殿進御車仕丁裝束無沙汰、臨期被調、空迎々）、左大辨權辨在座、申始令出給、貞雲召人、兩人参着東上北面、被渡上童、騎馬所從相從、次賜暇退出、每事奉行、（奉承）其後参殿、（定納言上洛祗候）、即退出云々、初月不見、

三日、（戊辰）、天晴、去夜一條西洞院斬殺、又在高陽院廊之中云々、欲入人家、（一條）侍打合斬、（件老入道又負手云々）□七十人於大炊御門邊在縲者、如合戰、宛無恐憚之氣云々、京中騒固、甚無益事歟、

四日、己巳、朝天陰、讀訖止觀第五卷、（十一枚）、未時許宗雲法印來臨、補日吉別當、（勅定）、度且被示告、此職殊在此門跡、快修昌雲實詮等三代正之所歷也、殊自愛云々、親長朝臣不內覽、奏聞叙法橋、（山僧）、依此事自去比被止出仕云々、是近代每人事歟、

五日、（庚午、）天晴陰、朝間書第六卷、（十枚、）未時許定修下
山、談拜堂事、先着無動寺南前房給、請取印鎰宮、有識
二人昇之、定修、靜尊、（家信卿子、公圓僧正弟子、）又有信、尊家、（顯家卿子、大
貳、）隆慶、（隆宗卿子、大納言、）申繼成眞法眼、（教成子、左衛門督、）次參講堂中堂
給、各誦經、（定修异荒役、又數草座、隆慶房営、）奉行者兼不觸、不知其路、自
他失禮多、天已明、
（頭註）帶取繼已講、又取繼隆慶、
翌日參御社給、（大宮彼岸所、）寺家僧祿取、貞雲、成源、隆源、
（隆保子、）知圓、成寶夜前母死、社司祿有識十八人許取之、其夜
又歸登山、今日參前唐院、令開一宮給、成源爲假執當、
取宮盤御前、又取脂燭燃付之、（雖無其所驚異、）口物杉横角塗云
云、寶物等御覽、依多數略之、受戒事、御共隆源、成源歟
靡敎授、定修昇荒役、每事無爲、衆徒入興、參南山房延
年歸之間、無動寺法師帶兵具斬衆徒、甚喧々、極不得
心之至云々、授戒了參西塔、（尺迦堂、）窮屈申暇先下山云々、
即歸壬生訖、
六日、（辛未、）天晴、逆夜群盜、近日殊盛、無從之貧家危於
累卯、郭公舉日夜更不休止、入夜宮內卿送使可來之由
示之、所勞不起居之由答了、
七日、（壬申、）天晴、開文庫令拂書、入夜宰相來之次云、去
年於天王寺有及傷殺害童、自宮賜檢非違使、定修私語
使廳請出件童、相具渡晴大路宮御見物前、人々驚奇、
仰使廳又被召禁云々、至極道理、不足言之尾籠歟、凡此
僧心操萬事成此案、甚無由者也、不可親近、山三村庄
事、任道理被付本領家、可爲本地頭沙汰、猶有訴訟山
僧者、任法可被召禁由、關東申之、西塔僧徒三百人許、
半分爲貫首御門徒、大略承伏、自餘者致濫訴歟、可有
沙汰云々、去年沙汰實以爲非據、但已被下官符、今又
改易、是且依貫首懇切、去年被枉理歟、行幸日手輿負
態、爲左右幕府之營、去五日被進禁裏、作天德歌合左
右、洲濱風流地鋪等用錦、（金銀如例、）洲濱下入單重廿（少イ）云々、
今日關白殿令參法勝寺給、公卿十八人參由聞、初日許參
入公卿七八、辨加行香、月入殊早速、近日如此、
八日、（癸酉、）天晴、明日仙院御遠忌也、先日言談之次、語

申與心房有約束、率五人僧、秉燭之程被來臨、先如形被行餓、次各着座、二十五三昧修之、臨曉爲結願也、宰相來、（女房相具、）聽聞、（宰相歸了）讀經師講經、次念佛例時、次六道了、又念佛之間聞曉鐘、結願之後、僧又有餓事、各被歸了、

忠弘法師云、直物近々上下馳走云々、巷說、親長可被弁、親房流涕、（頭若大貳歟中云々、）貫首有闕者、資賴無是非歟、此兩三日又衆徒欲籠居云々、宣陽門院犬飼、（其名猿方、後白川院犬飼猿方子息、以倭犬又爲尼院寵人、）與殿下御厩舍人有諍論事、依御厩別當、於衆徒宅間註之間、論人忽取合衆徒、從者制止之間、猿猴憤、依優鳥歟、權門納言引之、仍衆徒籠居云云、通時朝臣懇望藏人頭云々、兄卿擧之、迦枝共職事器量歟、家時卿申大貳、（相門又納受云々、）

九日、甲戌、天晴、今夜御方違行幸云々、

十日、乙亥、天晴、辰後漸陰、午後雨灑、夜前行幸、右將軍、左金吾、盛納言、大理、拾遺、相公、戸部、左將宗平、資季、有資、資俊、實任、實淸、公有、伊忠、氏通、通行、右將實蔭、實經、伊成、親氏、賴氏、隆盛、少納言兼宣、直物十三日、或說不可有殊事、（右兵衛佐二人供奉云々、）有炎旱祈請云々、長者僧正被修、（三ヶ日歟、）陰雲漸疊、夜景猶雖陰雨不降、

（頭註）少將家定六月行幸未出仕云々、

十一日、丙子、朝天晴陰不定、書第六卷十一枚、入夜宰相來、昨日資雅中將來懇望、招實經少將知業赴桂方、路次告隆盛少將、（居住三條坊門、故左府亭、）候禁中之間、與實淸少將奔來、六人同乘行向、無指事歸、忠弘法師宅後分散山語之、（雖無由非依聞書之、）直物不可有殊事由、幕府說云々、

（頭註）後聞、無御祈、只神泉掃除云々、

與惠僧正加長者二人、

覺敎、（三長者、）定毫加之時辭長者了、

十二日、丁丑、朝天陰、辰後微雨灑、巳時漸寄、雨雖降地濕事猶不幾、終日陰、有涼氣、自朝着小袖及暮、年來未覺事也、還奇之、若猶不及暑熱之盛歟、涼忽成、求綿入物着之、時珍事歟、

十三日、戊寅、朝天猶陰、終日不晴、入夜雨暫降、今日直

物云々、
十四日、己卯、朝間陽景間見、陰雲不晴、任人内藏頭藤
隆綱、掃部允藤俊定、内宮役夫工功、左將監清原能成、鳳言院臨時功、
從三位顯平、日來巷說、已以虛誕歟、以盛宣、依彼家人行向傾也、
賀□□□示送之、寮務之間事自然聞及歟、其上只去職
可爲前官之由申請之處、不慮叙上階、可謂面目之由返
答、父祖共三位、於此身者年來雖成夕郎望、遂以叙了、
惣末代事、將相三諸大夫之外、不可有機緣事歟、訛兩
女子於棧敷、令禮不經、依行步不叶、不能寸步、懺法例
時經一部、諸家說古今有父母人、令明珠魚食云々、予有所存、如此令隨佛事、
頭註 後聞、直物延引、是只臨時小除目也、
十五日、庚辰、天晴、心神窮屈、臨晚休息、雜人說、殿下
右大臣殿令參孟蘭盆給云々、每年今日東北院邊雜人
相撲、叫喚聲入耳、自夕天無片雲、忽有涼氣、着裌衣對
月、治承以後此早涼未覺悟、今年盛夏猶不似近年、又
有此事、還奇歎者也、古人云、詩歌景氣皆以如此、於身未
逢此事、宰相來談、歸後自乘時々來臨、嫗彈箏、及曉鐘
之後、着綿衣付寢、
十六日、辛巳、霽、天清明也、侍從來、參綾宮云々、四ケ月有
病、不出仕由可語人由誂之、治部卿一昨日被免出仕、禁裏之御宥如云々、
黃昏新三位光臨、扶病相謁、拜賀着陣事等問答、上階
雖申所望不候由、猶有被仰旨、且依有恐、更申恐悅由、
涯分奉公可勵出仕由存之、尤可然由報應、月又無片
雲、此間暑氣、夜前南隣竹邊人魂見云々、依宰爾今夜令
修招魂祭、女房等夕行室町、亥時許歸、宰相々具即歸、
須臾雲忽生、或陰或晴、過停午付寢、又着綿衣、
十七日、壬午、朝天遂晴、夜月明、今夕殿下若君、相門御出、又
渡吉水給、宰相御共云々、山門衆徒遊宴、稱延年、此若宮有
見物之志由有御好、衆徒聞之、於吉水可舞云々、西塔
訴訟可磨滅由愁歎、又亂舞、頗始末不叶、叶追從歟、
頭註 後日部俊示送云、妙香院横川當谷與東塔衆會於西
塔者、密々雖見物不交云々、三村庄可給他庄由有上
仰云々、西塔南谷東谷貫首令仰給、北谷西谷之南北々、
尾文書櫃送院主房了云々、

十八日、癸未、天晴、書第六卷十七枚、暑熱殊甚、不能右筆、
昨夕若宮御共、宰相、衣裳、殿上人、自殿下被催、師季朝臣、能
忠、、、定平、、、實經、、、賴行束帶、挙送師、今夜衆徒
可舞、又北白川院御所勸修寺法眼嫌岐入道左府子御猶子、相具、南
京猨樂被參之由依被告仰、此女房密參、依貧僧居、依被仰參、過夜
半歸、月明、別當三位三人、具定、兩武衛、殿上人等見物云々、
南北之舞京中計會、若天下艾安歟、頗不甘心、於今日
者至于夜炎暑難堪、
頭註宰淸法印引送黑牛、頗雖老大、牛尾口口御室御牛安
居牛云々、不似涯分老也、後聞、山門之遊、家時卿乳
母等翟俗少々見物云々、
十九日、甲申、天晴、若宮歸給、宰相又俄參、師季實經定
平云々、
廿日、乙酉、欠、天晴、大宮禪尼來臨、來廿三日可召有馬湯之
由等也、近日每夜月日沒暗夜之後、更不經程、今夜趣
初夜鐘之間出山、年來未見事也、尤奇思、申時許欲法印
來臨、白地出、本寺、四月籠居之後、惣無被仰旨、今日未時許自
殿下給御書、中月來所勞子細了、後聞、入道從二位光盛
卿今日申時薨去云々、去正月依妻喪出家、自五六月之
比、依大腹水腫病、度々絕入蘇生、遂以滅亡、
廿一日、丙戌、天晴、覺法印引送黃牛、其體凡卑、依厭長髮上
牛相替之、午時許法眼信定、本信光法師也、以相國書狀來、可
爲知音云々、每月和歌可加歌云々、此法師謀書盜犯虛
言橫惑之外無他一得、年來寵人近習無双云々、前上皇
聞召其心操、新古今之時不被入作者、依玄行法印之符
謀、替名稱他人由叙法橋、一乘院僧正盲目非器、論義道
澄、同胞弟、乘信、異父兄弟、作出令一問答之故、依兩弟之力叙法
眼、今取權門之書來臨、可爲知音由承之、依所勞不對
面、每月會外聞似宴遊依有憚、自來月可止由、日來申
其衆由答申了、午時許備後來、俄而宰相來、經時刻成茂
來、爲題者賦物、又同之存歟由問之、答云、今日事偏
申付但州了、只身許所參也、及未斜但州相具前能登來
臨、相具風流物、已以過差、擬振花大外居二合、一合花、一合雜物、以
蒔繪爲花在上如紙、小器へにさら等也、一合積例花、舁居座中、又作小臺盤、色革、居五

十日併、（立蔀）殆存外事也、滿座入興、述歌賦何人何子、入夜終百、但州分懸物、次讀上歌了、以今月爲此事終、於來月以後者、可止由各相觸了、能居非人以之緩述心緒之由雖思企、事已似遊、不叶愁人身上、又世上和歌依老耄不堪、皆可辭退、私詠之條尤可有傍難、今日又盜可加作者云々、不逃者付萬事有魔姓、甚無由、仍禁斷也、月出又早速、亥時許各歸、卿二品腫物及灸、（但非飲水人、氣力猶如丁壯、定無爲歟云々、年七十五、）（頭註）

此法師所爲非恒規、上皇故殿皆所知食也、建仁之比於源內府許、宰相中將公經卿所詠歌依訛、每度相訪由稱之、即讒奏歟、上皇以彼歌信光詠由通具卿語之、

彼父子每度稱信光歌、甚不便、此犯者年來被賞翫、今如此、案之更有往事之疑、

近年稱時房使、乞取宰相御寶之、時房後聞之尋問之時、周章更雖持來、不取返云々、如此事年來每家事也、式部大夫孝行、行光子、今日加座、

先是禪尼來、

廿二日、丁亥、天晴、暑熱又難堪、尊勝寺八講結願、依無人難行由有催、參山宰相示送、後聞、於東洞院示事訖由歸云々、

廿三日、戊子、天晴、右將軍以使者、此狂僧說法聽聞亂舞可見由示給、暑熱殊難堪、法師稱性不知之間、答病發由、成後日約束、

廿四日、己丑、天晴、急雨間落、（地不濕、天不陰、）興心房被來坐受戒、此間心神不例、依殿下召頻參間、彌增氣由被談、花山入道右府又脫腫物及灸云々、夜深宿南棧敷、曉鐘歸、（此間擬月歟、）

廿五日、庚寅、天晴、暑熱無力、雖構進假臥、

廿六日、辛卯、天晴、雜人說、花山禪門及火針、非輕忽事云々、今日殿下御上表日云々、

廿七日、壬辰、天晴、（炎旱已涉日、）又巷說、卿二品病非輕云々、上皇往年宮人之中美濃、（元遊女、）一昨日終命云々、又夕云、危急歟、非所疑除火針之跡不癒、苦痛難堪云々、有處分

之沙汰、大略奉讓修明門院、往年以四御方爲子、今泉宮如孫、去年七條院事、爲此二品之發起、悉奉修明門院、今年事皆以被改歟、是又遂所仰而已、花山又物忩云
云、又下人云、宜陽門院同腫物御煩云々、近日此事多
云々、可恐、
廿八日、癸巳、天晴、近日雖天晴無夜露、草木多枯槁、入
夜宰相來、於吉田泉納涼、幕府、藤宰相賀經、尊賀、唯遊□勝賢事、又撲奕上下□□勝負云々、
花山獲麟、四位侍從幼稚之間、宣經卿攝政可當朝庭、庄少々可知云々、如此事必有經々違亂歟、同公猶有流言、竊以
此家已廢滅之期來歟、成範卿孫妻之積善、雖有三代相
將之榮花、若有盡期歟、失父之嫡子、爲綴綵之遺孤者、
前途定危歟、卿二品又以如待時、依苦痛如叫喚、果成
最初稱輕忽之由、及大事之後、付親成朝臣、稱不祥之
由云々、予問相門被訪丁寧歟由、別不承及由答之、雖
有建保之大事、其後又水魚、北山毀家之時、來門前下
車對面、付攬有懇志、於今如何、宜陽事不聞及云々、除
目事又不聞及、放生會依再催領狀了、上卿彪衆卿云
云、神事必可果其役事也、上卿又以神妙、於參議者具
前駈、束帶、或不具、有兩說、猶可具之由示了、

廿九日、甲午、天晴、有朝露云々、關東入道於本居所作堂
障子、書大和國名所、十ヶ所、予前宮內卿令詠、歌可押色紙
形由誂宰相、仍今朝腰折五首書送、葛木山、春、久米磐橋、同、多武峯、同、布留社、
夏初瀨山、同、前宮內、吉野山、春、三上山、三輪山、夏、龍田山、秋、春日山、同、秀歌多、可耻、行能
朝臣可書云々、世以雖處輕忽、此三人歿後、詠歌右筆誰
人乎、
卅日、乙未、天晴、已涉何月無雨露、井水已乾云々、織部
正通正受病不幾而死去、不聞其日、去春於御前預諸卿之舉、
拜一司之正、可謂道面目、年內終命、若非天之所許歟、
又禪閤近習左衛門尉高方見付腫物、五ヶ日而死云々、
近日如此事滿耳、浮生之老病厭可厭、近江栗本郡十九
鄉と云所、三村庄之替可被立替、西塔之衆徒當時用否
評定云々、宰相參社云々、

○八月小

一日、丙申、食巳、下朝天聊陰、午始急雨降、溜初落、即晴、爲溜初落、不
及濕地雨即止、入夜宰相來、幕下命也、屏風之題、三月桃
花、五月樗花、結埒所、可改他題由有沙汰、可相計云

云、今度不可交公事由可被替、文治例云々、其外事四季景物有限、又喚子鳥蓬莱等畫圖雖用之、如此事凡無計略、唯可有御計、然者藤山吹在一所、雖有一所歌、一首不可詠兩花、此兩花各別被成宜歟、栁替又石竹宜歟、橘又必不可爲替袖、可被相計乎由答申了、此事一向幕府可被行云々、其沙汰猶有御胝却者、屏風三季不可有事歟、他事如例、不聞及云々、

二日、丁酉、欠日、天晴、晩天晴、間陰雨雖灑不濕地、淨照房來、相伴翁盞欲赴肥後國云々、老病之身不期再會者歟、井水漸乾濁云々、今朝書訖止觀第六卷、書始七端、

四日、己亥、朝天又晴明、午時許與心房被來、案殿下之次、花山院禪門於今者不被起揚、唯臥床上常寢入、イヒキセクリ、開目之時正念不遂、宣經卿每事奉行、於食事不通、唯以氷如續命、待時之體歟云々、其術非大事、唯雜熱也、其身衰損無極之故、氣力難存云々、年五十七、二品減氣之由巷說云々、晩月見、

五日、庚子、天晴陰、少雨間落、不濕地、夜晴、朝間書第七卷九枚、今日午時入道右大臣臨終、正念遂以入滅云云、

六日、辛丑、天晴、去夜土御門高倉邊群盜殺家主云々、先々炎暑最中無此事、追年月衰亡之甚歟、午時許心寂房來談、日來灸足、久不出京云々、嵯峨邊萩皆盛開云云、此邊僅開始、廣澤池水乾失了、大井河猶以水淺云云、入夜宰相來、朔日自此家歸、腹病忽苦痛、喚貞行令取腹、服藥頗落居、其後未出仕、室町殿井久乾了、今日於入道宅沐浴、放生會供奉人上宰相之外未領狀、頭中將不行云云、

七日、壬寅、旱天無其期事歟、諸井皆乾、此家僅殘、其水已白濁、巳時許宰相來、未時許大炊御門中將來臨之次聞及、卿二品雁物更無減氣、大略待時之躰歟云々、朔比到坊中納言、宣基、少將賴基等在其家中、其比猶歿後事無云出人、禁忌之體也、但所領等悉進修明門院、於領家者讓中納言妻云々、今朝前兵衛佐成方ト云人送書狀、年來

更不知、近年又不聞在世山人也、年來住紀伊國、此間
欲赴關東、駑駘相訪乎由也、雖非知音、依察窮人之情
示付宰相了、明後日下向云々、二品之親姪近年雖放
光、其身已沈淪、原憲之上非憐愍之限、如予歟、成親卿
嫡孫已如百里奚、可悲又可恐、
八日、癸卯、旱天、夜無露、或山僧書狀云、近日山上無申
限、西塔三村庄事、依關東申粟本郡（十九鄕）、被寄替之處、
衆徒猶騷動、可企離山山申之間、貫首房領平方庄（彼御房領之中爲宗所也、江州、）可被寄替由有其聞、於西塔一院者落居歟由云
云、又粟本十九鄕之地頭分、可被寄三塔之惣領之由被
沙汰云々、是被擬將軍家御祈供料歟、件郡被補新地頭、
依山門訴皆以被止、而又件地頭分、被付山門之間、一
郡百姓殊以愁歎、件郡之中、又私領相傳衆徒多之間、不
受此事、連日大衆欲發、彼門徒雖妨之、他門徒等私領相
傳者幷百姓數百人登山、合力訴訟、更難落居、又去五月
之比、西塔良仙同宿衆徒鬪諍、依其事良仙門徒（梨本門跡）幷從者
數多、於山崎邊被殺害了、依其事南谷靜嚴律師學頭之
職幷中堂執行被停止之、執行東谷禪性律師ト云僧被
補之、學頭貫首御留守覺仙阿闍梨被補了、其外衆徒張
本被召之間（ママ）、其內性淵阿闍梨（梨本）、大蔭忿、殊以騷動、兩
方付惣別東西之坂兵具充滿、凡追日如此事次第加增、
唯佛法破滅之時至歟、可悲可歎云々、今日暑熱又難堪、
臨夜景宰相引送粟毛小馬、即以下人引送成方朝臣許、
甚以數奇、無由事也、少年見父祖之人、失時窮困難忍
之故也、
九日、甲辰、炎旱彌盛、入夜片月忽陰、雷電雨降、覺法印
來談、彼御邊當時指無見聞事云々、與心房又被來、仍
先逢、花山臨終依彼命不逢其時、（彼存可有禁忌由之旁心歟、）嵯峨當時
交如此事、上人二人（成海法眼弟子一人、公性僧都兄弟一人、）幷我禪房（不知其字、）
弟子上人等三人、善知識臨終神妙云々、卿二品自昨日
唯氣許通、今朝辰刻許氣絕之由有下人等說、又稱氣通
事不切由、法印及未時退歸、暑熱無爲方、
十日、乙巳、去夜雷雨雖不久土濕、曉天晴、午後黑雲雖
掩天雨未降、申後晴明、臨昏與心房音信云、依假召登

殿下、御腰遊聊御雜熱事云々、近日人定蹤歟、尤以不便、夜深宿忠弘泠泉、(方違、)一昨日宜秋門院奉具姫君令參籠春日給、北政所(御懐姙、御溶帶、)已令籠長谷給、稱以御懐姙自重之後、遊所御行甚不穩事歟、凡宜秋、東一條、北政所、姫君御前、定高卿、齋宮、幷私女子、其妻、相續南京經廻、侍諸大夫殿上人大飲醉鄉貪酒食、定是南京之費、不似範輔放光之時歟、去比親尊法印昇莫大埦飯向黃門宅、飲食衆會、長季、知家、經時、入道仲經卿、信盛等之濫云々、年來權勢之追從成謗人、最前之醉狂超過前事、極以不便、明曉鐘歸廬、凉夜已亥、

十一日、(丙午、)朝天遠晴、晝間陰、少雨聊灑、夕宰相來、自吉田(泉水絕了云々、)來、殿下御雜熱輕忽事、猶依恐思、抑而付大貮之由被仰、相門唯今參給云々、宰相去室町殿、可居私女房周防大炊御門小屋云々、是本自可然事也、貴所太不甘心、盛親痢病危急、放生會前駈更無其人云云、卿二品一定存生、成敗分明、至于家中雜物覺悟、令書目六行處分、臨終沙汰等自被加詞云々、定高卿家大會執行日第三度云々、親尊參幕下、自稱近習由云々、

十二日、(丁未、)朝天晴、(黑雲間見、)井水徐乾僅汲云々、宰相今日去室町殿云々、酉時地震、雖不荒其程久、日暮雨降、即休、終夜少雨間降、具惠僧正承御祈、(十日事歟、)有驗徵歟、

十三日、(戊申、)天陰、雨間灑、日入之程以後詣幕下亭、心閑謁申、粗陳心中區々之旨、自然夜深歸廬、曉鐘漸報、月陰晴、人云、鴨水頗增、若遠山雨降歟、

十四日、(己酉、)天晴、未後天陰、宰相先行八條、(相正屋、)夕可參八幡云々、今日不備行粧云々、明曉前駈成親朝臣、爲淸朝臣、(惟守、)侍伊員、有弘、光兼、(左門、)時廣、(右門、)忠康、(兵衛、)申時許大宮三位來臨、(參殿下之次、)謝返之後沐浴、

十五日、(庚戌、)自夜甚雨、辰後止、天漸晴、未後乍晴雨間降、與心房若信、可壞嵯峨舊堂者、

十六日、(辛亥、)天晴、昨今有所愼、稱物忌由閉門、金商七八月庚辰(戌、)辛巳(亥、)金日々木性人可愼、又西方有門之宅、不可居之由、有先人之命、仍年來愼此日、已及七旬之暮齡、此事去十三日申殿下、昨日御于高倉之由所傳也、

今月又當于癸酉之月、仍重於例年、下人說云、卿二品辰時許遂被終命、門前車漸散了云々、後聞、曉土葬云々、夕宰相消狀云、一昨日日入參者、上卿先斧云々、昨日遲明參上、宿所遠不聞亂聲、上卿辨已參向說之後也、追加之上卿、前駈四人、共侍二人、辨侍四五人歟、右衛門資能、右兵衛定具、馬助光衡、左門左兵不參、左近將二人、少將家定、通成、每事早速訖、神輿入御、辨經舞臺之中、上卿經家宰相經下、此間雨未降、供神物之間、大雨如注、行道之程漸止、舞樂、無雨氣、終日在座、不退下、相撲三四番、猶不豫、如此無爲早速、近年無之由、宮寺殊感送云々、近將相撲之間立神殿砌下、近年不云々、不知何年以後、不事乘歸京了、日入之程黑雲發、不見山月、月外漸晴、

十七日、壬子、終日晴陰、此三四日萩花盛開、與山房昨日運取堂丁由被來示、自佐渡、督典侍依病乞暇、入洛云云、

十八日、癸丑、天晴、風吹、靜俊註記如法經說下山、山上又落居云々、今日稱御靈之祭、上邊下人經營、着金銀錦繡渡、今出川相門被見物、今日書終止觀第七卷、書始第八卷、十五枚、入夜宰相來、駒牽上卿闕如、放生會日又假被催參勤、宰相別當少將定平盜馬二疋云々、明日可向督典侍、觀休寺、宿所者、

十九日、甲寅、朝天遠晴、今朝又書六枚、知家卿御屛風歌事、以予申旨申之處、有恩許之氣之旨、右幕下返事被示、仍告送此由、當居所艮方令立三間之假屋、三位返事、唯今自女院被仰此由、其狀送之、雖作七人山、猶皆者可爲八人之山也、即唯今參殿下之次、可來謝、又送書、今日有障、示不可有光臨由也、於殿下門前奉書由、使者持來返事、於彼一門堪能之人也、於予多年有其好、貞應元年大祀法皇以雅清卿被仰予、辭退申子細之次、近代彼家多詠之、高倉院吉例歟、於彼家當時堪能之由申之、過時之不遂稱重代、左大將家宣承之、於衆中未詠卅一字之人也、即死去、又稱一門之先達、家衡卿詠之、而炎衆有明晴之歌、得時與失時玄隔事歟、而今度又漏此人數、依人多川上臈云々、恰恰不便之故、謁幕下之次、委示此事、依被遂適被許歟、是又可謂本意、無隔心之人、便宜事存自他差別哉、此三四日鶺鴒小鳥、來鳴、炎暑雖如昨

夏、時節自至歟、蓋不見、古今歌稲負鳥有説々、(非不切事也、)予用小鳥之説、家隆卿多拾、(赤羽川欠鳥也、)□見之由披露云云、未知其説、其鳥尋常近邊不可來、此小鳥來鳴之時、貧賤計會、尤叶此鳥之歌也、唯以節物慰心緒、故記之、

入夜假臥、前左馬權頭長綱來、令叩門、扶起言談、依好歌來也、父朝臣七月五日赴關東、(近日可歸云々、)事次聞及、籠二品親家人坊門殿、(範光卿女、元按察典侍、)大宮殿、(入道内府女、權中將母、)權中納言、(實宣、)妾室、(頼平卿女、姫御前と云妾之、上皇御發心地時執幹、)少將頼基、(非人數、依無行方居北所歟、)處分五所進修明門、(中山家、)西御方、(當時隱岐庄々、中山之内一方、)坊門、(庄一、大溪宅、)大宮、(庄一、一志、)家中納言、(庄家共員數多、不委聞、)陰明門、(定勝房、法勝寺間、)綾小路、(嵯峨所領五云々、又發心之歟云々、)凡嵯峨若狭堂、(始作土御門二位依教成卿説、爲此人領、)我所造安樂心院進修明門云々、所謂時移事去歟、此處分其夫入道相國子息無温潤歟、修明門可令渡住中山給之由、依中行雖有其事、依此病當時御于安樂心院、近日可還御今出川云々、

(頭註)公清敦成各以家地迯日任參議、依公繼路被奪、道經大臣之時歟、

廿日、(乙卯、凶會、)朝天晴、朝霄止觀、中時許參大納言殿、(去比依有御消息也、扶病構參、)五辻大宮也、見參移漏、事次被仰事、松殿仰臨時祭庭座聽下座、參議着後座揖、經兩座中向南揖、一同故入道殿仰、予申、彼公迹作着沓座、揖脱沓給、是上説歟、命云、正説、只如故入道殿仰、此着沓事一之或説也、希有説也、全(垣下)可用之由不云由被仰、三獻勸杯、上卿居二獻、衛府之間、先起座、出仙花門也、漸執杯揖笏之間、衛府等託入也、又此等役人更不待騎事觸、只初獻二獻之人退時立出也、非内裏所、(如朝覲行幸、)居胡床、次將(臨時、)起座時不可寄砌、(内裏依入階下也、)只自我座後可出中門方也、每事同故殿仰、尤有興、着殿上之人、脱履懸右膝於長押(突膝、)外也、小板敷陣横座皆依突膝先突座上也、(是又同故入道殿仰、)但取笏文昇青瑣門之時、先突右膝、(是又同、)但着御前座時、(大臣依爲上可突膝、)納言依座末、只作立昇長押後、可突右膝裾懸、檻欄之時若有遺水者、不濕程ヲ計て取て懸也、(大臣)

月出山之後退出、(月色赤、)歸廬之間少輔入道自嵯來臨云云、仍於門下車入、即相謁、雖窮屈言談之後暫入、食事

了又出逢、及曉鐘付寢、
（頭註）西塔猶又不靜、本三村庄事云々、義村卒數多之勢入洛云々、是何料乎、不得心、
出行之間、八條三位長淸來門前、示此由歸云々、
廿一日、丙辰、天晴、曉更禪門歸、（一兩日可在淸閑寺邊、）忠弘入道示送、今日右大臣殿令渡殿下御所泉殿給、（御同宿、）右大將可被居宰相高倉町亭、（日來大將被坐、）壞渡殿下御（院御所跡也）造作三條坊門烏丸、依其事大將被立云々、未時許大宮三位來臨、熊々、來向之間、今朝頂有二禁、令見忠元朝臣之處、頗不輕忽由示云々、急可有療治由相示、不經程謝返、傳聞、從三位隆宗卿薨、（腹病不經程、）夕右幕下音信、唯今參殿下、（予一昨日逢今夜參可由、）明日可渡高倉、明後日來乎、今夕押小路宮親王宣旨云々、比丘尼之幸、當世不可勝計、
廿二日、丁巳、天晴、曉有涼氣、着綿衣、隆宗卿去比癈病之後、痢病日數增終命云々、長淸卿送書、來廿五日御方違行幸供奉事也、駐折紙送之、今日猶不着帷、初取入燈、
廿三日、戊午、天陰、間晴、自朝暑氣又如日來、橫川大納言殿御消息、依所勞下山、來廿七日可向有馬湯、（御座所橋左府者所云々、）及秉燭詣右將軍亭、（高倉、）心閑謁、先是於宰相宿所、少々問世間事、近日人云、少將隆盛於右少辨宅沈醉參內、狂亂之間禁中騷動、嚴父搦當由日來聞之、事有實閉籠萩戶、被追出之間、吐狂言等云々、凡末代醉狂大飲等超往事、甚以不便歟、暑氣又同日來、至夜歸廬、以時廣問秀能入道病、（二禁危云々、）
廿四日、己未、自辰時雨降、未後天晴、酉時雨又灑、時々念誦、又平臥、
廿五日、庚申、朝天晴、（左イ）書第八卷十八枚、秉燭之程、陵長途參入道大納言、（右府寢殿給借桐、）見參、（東一條院令借給、左府御座殿下九條殿、）明後日令下向有馬湯給、（一條相國新造湯屋云々、）自然移漏、聞曉鐘退出、但歸家鷄未鳴、即用方違、雖疑思鐘聲非一報了云々、
未粮乘車、路遊心神如無、
廿六日、辛酉、朝天晴、朝書三枚、伊勢前司淸定朝臣來談、本性好栽草樹云々、多問其事、大納言殿月來被仰

連歌事、依懈怠有恐、明後日午平臥可參由申訖、夕宰相來、向督典侍禪林寺、

廿七日、壬戌、天晴、宰相企灸治、爲引醫師取黄牛、引送黒牛、(秘蔵云々、)來月三日御室令修七條院御法事給、公卿參大切之由先日被仰、此灸治事日來依不聞及、不爛之間猶參哉由雖示送、數催時申灸治由訖云々、恩父相示事、公私本自不聞入、甚無芳心、(後聞、右大臣殿、大納言、右大將、中納言三人、經通、定高、賴資、參議經高、家光、)今度殿下第二度御表云々、只傳聞許也、初度御上表、公卿八人着座云々、近日事復保安以往歟、尤可然、右大臣殿、大納言殿、大炊大納言、(家嗣、)中納言經通、定高、賴資、宰相伊平、家光云々、右大將三條大、(實親、)土御門中、(通方、)兼領状、當日所勞云々、

(頭註)使宗平、勅答資季、資高朝臣草之、第三度孝範朝臣可書云々、

廿八日、癸亥、自遲明大雨、辰時漸休、巳時天晴、朝書終第八卷、(老後所願不圖及此從、尤以欣悦、)彼岸初日也、又是齋日、老病難治、不能斷葷、隨衰羸之甚、病力又以加增、悲而有餘、

廿九日、甲子、(晦、)自曉雨降、辰時休、入夜又雨、濟定(伊勢、)來談、身上訴訟之歎也、(尼張所領内二品得論人賂、)信實朝臣又來會、不詠御屏風歌之遺恨歟、依長保例、公卿許可詠由有沙汰者、非此限歟由答之、和歌之不運、過新古今不入此事、又如此、於歌道者交衆無益事歟者、一旦雖可然、先例之上何爲乎、鄰僧告送云、昨日、(廿八日彼岸初日、)於社頭大宮彼岸所兩門徒鬪諍、南谷衆徒勸彼岸、靑蓮院方欲着座、梨本過絶之間、於彼岸所及合戰、未曾有事云々、今夜又涼氣、

(頭註)伊勢語云、左府昨日俄絶入給、御子中納言此間居岡崎、聞之騎馬給云々、不知其後事、

○九月大

一日、乙丑、自夜雨降、終日濛々、適有涼氣、不聞世事、

二日、丙寅、通夜終日甚雨、大納言殿今月可有女房御產事云々、其以前連歌之與大切之由被仰、仍午時以雨隙參入、見參之間又甚雨、人皆不參云々、申時許歸廬、濟定云、今朝逢有長朝臣、此間欲入熊野精進屋、山門事

吹々之間、忽難遂宿願、昨今無他事云々、不聞他子細、凡世上之亂、逐日無落居之期歟、可悲之世也、

三日、丁卯、朝雨如沃、巳時陽景見、夕又雨降、書第九卷八枚、本草子七十七枚、依大卷、以卅九枚爲上卷、卷料紙卅枚、於大卷者、皆爲上下也、西方雖雲多、初月今年不見之月多、不聞世事、雨氣不止、心懶猶不能出門、

四日、戊辰、自朝雨又降、時々休、書第九卷十六枚、不聞世事、大納言殿昨日女房産給云々、

五日、己巳、自夜雨降、終日滂沱、書十七枚、

六日、庚午、終夜今朝甚雨、巳時休、午時陽景間見、書終第九卷、四枚餘、書始第十卷、五枚、未時天晴、

七日、辛未、朝天遠晴、書十枚、午後土左前司有長朝臣來臨、明後日入南山精進屋之由來觸、日來不書留、可謂本意、縮道之日數參三御山、十月三日可歸京云々、微陽已短、日沒甚急、此數ヶ月三日四日似無月、昨日之月如常、四日之月甚奇異歟、

八日、壬申、天晴陰、心寂房送草樹等、令栽之、夏梨、楸木也、眞木椿、大柑子、御山ツツヤ、白荻、高宗游、不似例游二云、猶不出、不見分、例蹢躅等也、今日書十四枚、禪尼近日不食之氣經數日、精進涉旬月、其身窮屈歟、依有善心而飮常斷歟、又無勞扶之術、念誦不怠、所積老身之衰損尤道理歟、甚不便、

九日、癸酉、天晴、今朝書六枚、召使來、請恒例酒肴云、前官舊老更不可然、尤尾籠事歟、縱望竹皮之來臨、更思菊酒之往事、感暮秋之景氣、拭重陽之老涙、懷舊之悲、不異陵園之配妾、只對庭柳短晷空暮、

十日、甲戌、天晴、今朝書八枚、殘三枚也、令築北角垣之壞、今日有出仕之志、巳後大風忽起發屋、恐落帽、日徐暮風不止、遂不出、

十一日、乙亥、朝天快晴、今朝書四枚、第十卷書訖、自去年十二月七日至于今日、終十卷之功、不圖迫七旬之暮齡遂此願、機緣之令然歟、尤以欣感、於今者又欲加點、申時許證寂房來臨、言談之間、入夜忠弘法師告云、大納言殿御產之後、七箇日依赤痢病昨夕逝去給云々、以知村送

清定朝臣之處、歸來云、大納言殿渡四條坊門給、御共勢州又參、雖別所依下人等相通、此宿所不混合者云々、夜深宿南棧敷、（九月節）明日歸忌日也、忘却了、連夜旅宿、極可有煩、月入山之間、開曉鐘歸、

十二日、丙子、天晴、朝自殿下給御書、屏風歌題引失、又可書進、午終許參大藏卿、申人々申事、（頭中將相右中辨等□）又平宰相參云々、明日仗議、法家勘文不審多、且又被問仰詞、有不審、（治部卿行）祇園所司與役夫工神部鬪諍事云々、先被問先例准據事、依法家勘申可及罪名沙汰歟、而已勘申罪名、頗不可然歟、付此勘文、諸卿若有難申事者、尤召儲勘者、重可被問之處、意久參熊野云々、定事不切歟由、內々示大藏卿云々、仰詞事遣召 親長朝臣可被尋、（此非只來又有御不審、然而已勘申之上、內內被改此狀、外聞可有不審、仍待群議也、）爲經朝臣又可停止僧徒之兵具由、仰南京長者宣草先覽之、依仰少々有直事等、相門曉被參詣春日云々、來月兵仗牛車之拜賀云々、參御前之後、不久退出、向右幕下亭、（宰相）拾謁、秉燭之程歸廬、依歸忌日、夜深如夜前宿南棧敷、開曉鐘歸來、

（頭註）見事體、仗議可延引歟、

十三日、丁丑、天晴、巳後風吹、借得證假房本、（付假名、不加朱點、）不點所書 止觀、本點猶不慥、甚以停滯、及未時 僅十餘枚了、休息及晚景、風拂雲、良夜月明、昨日出仕、連夜方違、終朝移點、筋力疲而不能出門、唯出南面望清光、但恨自六七月以來、慇有可奇事、每月不見初三月、今夜猶月輪多缺、其際猶微也、如尋常十一日許之月、游雲又滿天、雖無尋來人、不下格子、徒及深更、曉鐘之程、雲收盡、清光彌朗明、

十四日、戊寅、天晴、朝間移點、夕沐浴、夜深少雨雷鳴、

十五日、己卯、天晴、移點之後、懺法了、未始許與心房來坐受戒、日入參相門、秉燭以後奉謁、即歸、終夜無片雲、甚夜和同歟、

十六日、庚辰、天晴、至于未時移點、依不讀得借本之故太遲々、忠弘法師來次云、式部孝行對馬所領土民、爲强盜被擄掠、不能逃去、大强盜以此男補職事、令催諸同

類、雖有歸鄕之心、怖殺害而奉仕、去比適遇式部從者、遂隨之行式部宅、遂左右而密語、式部聞之、即向河東示此由、修理亮聞之、隨指示遣武士搦取、皆以承伏、依其數未盡、秘藏此事、當時猶搦取云々、爲人々大功歟、月出之間、今夜月廿日入即出、參大谷齋宮、初夜鐘程歸廬、押小路宮、去月親王宣旨、大腹水脹御病、醫家恐申云々、

十七日、辛巳、天晴陰、時雨間灑、與心房消息、自昨日未時許北政所俄令惱給、仍被召居在近邊小屋頻參上云々、例御邪氣歟、更不可緩怠、太不便事歟、未時許空體房鍐也來、一昨日入洛、依八幡別當招請行向、今廿日許可經廻、依在京態來由陳之、今年八十一云々、猶以騎馬無煩云々、退歸之後參殿、與三位入道暫言談、右大臣殿見參、殿下又出御、中納言參中雜事、雖聞護身音、彼御事不及披露歟、無殊事、人々申事等只如例、晩頭退出、今日又暑、衣下不着小袖着帷、燈猶在內、

十八日、壬午、夜大雨、朝天晴、朝移點、晝念誦之後、口熱欲飼蛭、蛭不付、仍今日不果之、覺法印書狀云、轉法院事、被補改之外、當時無他事由聞之云々、殊以感悅、夜月明、

十九日、癸未、天晴、移點八枚、訖、未時蛭飼、知宗安嘉門院奉書、兩庄課役桑絲五疋可進上、來月十日以前、末代召物非近江播磨之土産、雖難堪定、是有事故歟、不能對捍、入夜使者歸申、飯室入道殿止觀俗點本也、五帖給之、奉請之、感悅千廻、若寫得歟、可爲世々之結緣者歟、

廿日、甲申、天晴、此本帖、七八十枚、廿八枚移之、未時又蛭飼、昨日齒、今日下齒、依蛭少、昨日不終功、短晷空暮、夜深月出之程大雨降、

廿一日、乙酉、天晴、朝間點廿一枚、忠弘法師來、病者身雖極危、不能下歟、能州事更不可落居、仍來月五日欲下向者、實雖旅行之器、相公勤此事云々、不能制止、主從老身遠路難期後會歟、

廿二日、丙戌、朝天陰、終日不見陽景、朝移點、十五枚、未時許覺法印來臨、去十五日相國使者歸來、轉法院定毫還補之外、他事無爲之由被申、又自殿下同被進御書云云、七條院御正日、十六日、修明院御佛供養云々、例時布

施雅親卿沙汰之、十八日私正日了云々、又蛭飼、及
昏了、
廿三日、丁亥、天晴、移點十八枚、(第一卷終之、十三枚、第二卷始之、五枚、)(雖有山行之志、病氣不快、心中猶慵、風又吹、)
廿四日、戊子、天晴、自朝移點卅八枚、右兵衛督前修理
權大夫來臨、同時誦之、武衛向花山院正日佛事所之次
云々、(束帶、)土御門大納言、(今日無仙人、)聖覺法印如例、布施
五十、過差無極、法事日如此、(同誦師、)其日通方卿宗宣卿等
來云々、(今日二人同、)宣教卿偏奉行語此人云々、一昨日酉時
許、抑小路宮薨給云々、(親王宣旨以後不幾歟、)夜前近邊葬送了、
(二條四室歟、)彼御跡第尼宮相承給云々、武衛先歸、匠作暫言
談、(是又束帶、參內之次、)退出、秉燭之程參殿下、即參御前、白川宮
御事、行幸之有無、外記勘文、懸保依以日易月不延引、□
(爲此名忘、爲羽御女、)子內親王云々、(不知何宮、)冠治外祖母、匡子、十月延引、明年二
月被遂、已爲吉例、尤延引云々、除目、(京官、)來月九日信
成可奉行由被仰、(非長官濫由明日雖陣由申、五位奉行何事在乎哉、若有事故歟、)去月之比、關
東有勝寺、三宮(惟明親王、)孫王長髮餘其長云々、忽下向坐
八幡若宮拜殿、被觸下向由、太驚奇、急有可有御上洛由
申、歸京無其所、不元服、又無出家之計略、只可居住此
邊由雖懇望、付武士一人早令上洛、可然僧一人被仰付、
可有出家之由申公家、使武士送置醍醐邊云々、近年稱
片野宮、遊于江口神崎邊人云々、今夜禪尼請與心房、
修廿五三昧、雖窮屈時々聽聞、不及夜半早速了、
廿五日、己丑、天晴、朝點及未斜、(廿一枚、)近日又此癖歟、忘
他事、申酉時暫念誦、
廿六日、庚寅、天晴、朝點、(廿一枚、第二卷十五枚乾、第四卷六枚直之、以他本點乾、見合直之、北點多相違、摺改極有煩、)午以後依魚食休息、郁俊來談、山門不用新補學
頭之外、兩方無殊事云々、秉燭以後謁申右幕下、北政
所例御邪氣令發給、此御持病更發之時、惣只惘然、是
非無分別之間旁不穩、吉事可延引由、一日殿下御參
內雖令申給、猶不許、只拋萬事可被遂之由、御氣色之
上、又不及子細、猶有御營、凡萬事不合期、相門相共雖有
種々案等、裕拾如事不行、抑私老女房事、猶一定還思
食、無異議之由重被命、驚此事入忠弘法師宿所、示合此
由了、下向能登之後、誰人致其沙汰哉、甚難堪事也、亥

時許歸家、

廿七日、（辛卯、）朝天陰、辰後微雨間降、申後漸密、第四卷直點、（十五枚、）自相門可來由以使者示給、扶所勞詣向、此女房事等重被命、（具如先々中不許由、）巫法印親尊法印乍立相逢、即歸廬、入夜宿忠弘宅、（方違、）宰相來會、參議兼侍從衛府督關出來時必兼之、流例歟、於親能者本性不望之、（敗說カ）予又勿論辭歟了、右武衛申匠作之由、世已謳云々、昨日又示送、濕其恩者不便事者、可由申示了、曉鐘歸、

（頭註）侍從宰相在朝之時、於上﨟者雖兼任、下﨟一人不任衛府、

廿八日、（壬辰、）朝雨降、天晴陰、自朝至午直點、（廿枚、）

廿九日、（癸巳、）天晴、直點廿一枚、（上卷十五枚、下卷六枚、）面雖熱猶不尋常、以愚狀申按察、被申事申殿下、分叓事也、關國不幾成功、權門相競之間、所存依遲々由被仰、即遂其趣云々、日入以詣諸相國、咳病之由被示出、無面謁、又向幕府、出仕之間云々、空歸廬、

卅日、（甲午、）天晴、風冷雲慘、終日直點、終第四卷、（四十一枚、）興心房被過云々、北政所如令付減給、猶依仰候近邊云云、除目來五日、昇進分叓競望千萬云々、多是若少嬰兒也、尚少々世顏嗎何爲乎、菊藥初綻、秋花尤盛、閑庭只望之、不圖六十八年之秋、又如夢過、

〇十月大

一日、（乙未、）天晴、按察書狀昨今頻到來、以愚狀中入給、御返事送之、又有返事、又進入、（分叓名字事也、）宰相來、（灸治以後初出行云）云、御屏風大略詠出之、不似老後不堪、於予者遂事闕歟、

二日、（丙申、）天晴、朝移點廿枚、定隆持來點口、散少々不殘、面熱沃菊湯、短暑無程暮、夕入道法師來、老女房出仕之間、一度出立事注出之、無足爲限六十一貫云々、是只衣裝許歟、貧家之涯分、實無計略事歟、被處凡骨、爲振家耻、此營可謂前世之惡緣、

三日、（丁酉、）天晴、午上點十九枚、（本草子數也、）菊花盛開、紅葉飜色、日入以後詣相門、一昨日參北白河院、此女房事、以北政所御文委申入了、快然、內二品參會、加褒聰詞、又

參安嘉門院御方、同申入了由、如例惑事快然、自讃氣色之外無他、雖恐內々御意、有如然之仰歟、一旦可安堵之由申之、少々可助成之由有恩言等、雖不知始末、悅申退出、參殿下、只今自內退出之由被仰、按察懇切事重申之、凡諸國無闕、々國不幾、今日彼狀進入了、無左右仰之由被仰之、大將被參會、同時見參、入御之後、又借正御房御坐、予退出、天王寺惡徒等結構奉拂別當、（法親王、）積蓄於寺中、有制止歟、欲放火云々、山上梨本門徒某打破兵具禁制儀、又帶兵具下社頭馬場、所司等咎之間、三人及傷云々、別狂亂歟、一日、（不知其用、）多武峯惡僧張本一人召出、給武士訖、（於此殿下中門相具退出、）今一人賜檢非違使長親云々、

四日、（戊戌、）天晴、點十二枚訖、巳時笛師式賢來、相逢之間、大宮三位來臨、言談自然經時剋之後參殿、（中終、）巳御參內訖云々、空退出、日入之後、參宜秋門院、都護、武衛、備州相謁、昔別當三位、（宗賴卿室、）京極殿、（春花門、）春花門佐、參云々、京極殿事次聊言談、御懺法初夜時始、資季朝臣今一人、（不見分及晚、）取萩花僧、慈賢、成源、印圓、僧退下之後、少時退出、路遠歸家、夜深腰病極難堪、

五日、（己亥、）天晴、夜雨降、移點十四枚、以書狀申按察、每日消息、行能朝臣事等奏聞了、猶可申入由被仰、送此由了、宰相來、（炎治猶有煩嗽與、）右武衛申修理之由、更示告其闕事、付具實卿奏達、又付女房、天氣非不快、爭可申殿（下脫カ）乎、只可申幕下、賤老有存旨、更不可申子息事、武衛申事、同不能出詞、親姓之上、其闕似有所望、無由之故也、幕下、（依腰病不被參內、）宰相皆依招請、參向吉田云々、醉鄉之料耳、未時許心寂房來、令見面熱、推黃菊葉可冷由示之、申後大風又發屋、

六日、（庚子、）天晴、風猶不止、朝間巷說、藏人頭國々闕等無沙汰、下名可有之由風聞云々、巳時聞書見來、（書一紙□代不見）之、參議宣經、侍從□雅、（復任、）內舍人中原季有、（關白隨時給、）滕口輔、（臨時內給、）大監物中原師世、少監物、（當司院、）大舍人、璨子、明法博士中明能、音博士清隆尙、（本道舉、）玄蕃、（璨子內親王、）民大輔藤經成、（舉、）少丞磯部行継、大江有棟、主計允

□、兵部大輔長成、權大藤高嗣、刑部藤久康、北白川、少錄木道學清貞、ヤ、齋院門典藥權助和貞幸、攝部、臨時、中原清經、祭主孝、橘公原王、孫子內親、左京權亮管長尚、少進、安嘉門、修理、東一條勘解由判官、長官舉、伊豆守源信光、上野介藤朝光、加賀守善康俊、權守橘宣經、長門守源盛忠、筑前權守中文盛、左中將宣經、將監藤光成、藏人、藤行資、臨時、中盛經、初齋宮、將師中景清、道爽、右少將通氏、將監中盛經、初齋宮、同藤カ日奉良兼、臨時、左門尉源仲遠、藏人、滋野實綱、豐敎貫、中盛村、右門石上致業、齋宗盛員、左兵衛尉、日吉神寶、藤親說、神寶貞□、齋宗々繼、道爽、右兵衛尉、臨時、清原、石清水修造、平繁綱、齋宮當年、左馬允光良、父右衛門、紀朝臣、右馬權頭源有長、允平家經、臨時、平保知、後高倉去一臨時內給、兵庫允、某道、

寬喜元年　正三位公長、臨時、知家、左大臣建保六年松尾北野行幸、成實、臨時、正五下親氏、此兵部下、平經氏、臨時、藤經光、北白川去年、從五上資親、臨時、敎定、臨時、中師景、此音博士、從五下紀宗朝、民部、源時長、信光、□光、施藥院使丹波良允、從五下清業尙、

良元有子細云々、承久三年後高倉院此旨已御約束、而長甚以頼其例一日兼帶、後日可讓良元由申請、良元聞之、依爲妻父、後任者非訴由申、法皇有御感言御敎書等、而變改讓子息、仍以被御敎書等、自關東被申、先是與妻モ離別云々、日入以後詣向幕府、少々散不審、國々事、任人名字等被尋歟、可經程、下名可被任由有沙汰云々、藏人頭親房有懇望、哀憐欲被補之處、近日親房身有不祥云々、實是不運介然歟、義村深過絕殿下御事之由被聞食、恐惶無極、關東泰公之身與可然乎、此申披有上洛志由申之、將軍依抑留仰愁止、次男猶令參由內々申之、此事被伺問之處、右京大夫有此詞之由有此聞云々、聞食此事、可有勸賞、剩朝恩之條有事憚云云、親房嘗奮狀云々、依之親長又暫延引云々、人宿運、自他實可悲事歟、相門被申實經中將之間、其詞頗有過事、無此朝恩之程分限候歟、私有親昵之好、不可召仕、可追却由云々、此事將思食、無勅許之由、不被聞以前過分詞、有御不請之氣、除目夜無出御、無御對面云々、此事又背道理、凡聖明之世實可恐事歟、今夜內々被示殿下

御氣色之趣、尤可謂本意、心中抃悦、但非計略之限事也、老後一日之本望事、於御意非々據由有御存知、而更無其闕國、有親昵之人歟、内々相語計略哉之由也、彼卿本性、本自極不得心之人也、於予又逐年無其好、勿論事也、一日所申都督事、更非貪濁潤、一日居其官歟、若如頼賢相博事、相語哉之故所申也、可被申入由示達了、可悲、起居行歩猶以不輒之身、未抛此執心、自彈指者也、按察入道申給參川國歟、（本阿波和泉也、）相博泉、本望、阿波ニ可替由有沙汰歟云々、雖及深更大風猶不息、草木彌黄落、

七日、辛丑、天晴、朝點十六枚、（中巻十三枚、下巻三枚、）午時許但馬前司來談、及申時越前々司隆範、又來、近日吉事、宜秋門院極歟思召之由、見氣色猶有恐事歟、且可被示右幕下由示之、即忩出了、日入之後參殿下、右大臣殿見參、可獻舞姫人入道按察之外無其人云々、甚不便事歟、大炊大納言、（除明御共、參天王寺、）土御門中納言、（使頗遁云々、）有親等可責之由今日被仰云々、是今世人輕忽公事之故歟、奉公者無抽賞之故歟、右幕下被參、暫謁申、即被參御前、右大臣殿今夜依忩々不逢、明後日晝可來由被仰、仍退出、

八日、壬寅、天晴、終朝雖點、廿一枚之後念誦、定修來、按察一所事、又以書狀申殿下、可構出由懇心由被仰、又有書狀、仍答申其由、知宗所催之蔡經（緒カ）、隨尋出送彼朝臣許、如員數進、珍重之由返報、奉行人不可如數由存歟、朝暮期日彌近、心中極周章、

九日、癸卯、天陰、今日不點、巳時參殿、頗心閑見參、五節有親朝臣（出雲、）總領狀、公卿左衛門督、大炊御門大納言被責、權中納言實基、申妻重服、明年必可獻由申、除目之景氣少々相伺、御出被忩之間退出、向幕府、又示申存旨等、即歸家、曹侍惟宗宗弘依有事次、被拜諸司允名字哉由申之、件男令伺聞、曉更來、任木工允由告之、可謂過分、

十日、甲辰、自夜雨降、朝點十五枚、巳時許見聞書、權少外記中部範、（兼、）侍從藤家敦、内舍人二人、（臨時、）圖書允清成經、（功、）玄蕃藤光重、（臨時、）刑部丞藤盛家、（公卿勅使）

（神實）、少錄紀能久、木工宗弘（惟宗）、（臨時）、三宅清宗、（同）、掃部平家村、典藥允惟宗實茂、（祭奏）、同正職、（同）、屬中清景、（同）、和（左）泉源時長（大神）、（別當）、參河守藤範房、（資清範ィ宛）越中守藤高經、越後權守賀茂長宣、丹波守高階泰定、紀伊守小槻季綱、（兼右兵衛督）、淡路守藤資忠、（信盛）、肥前守藤家廣、大貳藤成實、右少將敦房、將監平頼親（北野大政所）、右少將藤公基、左門尉平家俊、坂上家澄、（法勝寺修理）、右門尉藤時頼、（鹿島使）、大江致重、（官盡功）、少志中原親茂、（築所功）、左兵尉藤良基、（住吉功）、中原行能、（臨時）、藤秀弘、（同）、右兵豐原信秋、中明直、（修東司小晴）、左馬允中元重、（宇佐神實）、右馬允藤良成、（木工寮小晴）、寛喜元年十月九日　從三位藤良實、（中將如元、時ィ）、正四下藤敦忠、正五下大中臣隆弘、同盛清、同孝晴、從五位上安部宣賢、源資國、藤實清、從五下中原師爲、（外記主計助如元）、高階泰定、外從五下大神宗□、使宣旨左門尉藤祐政、音博士隆尙、（可改書博士）、織部正親成、典藥助兼宗、左將監中盛經、止位記、午時許右兵衛督被過、日來顧涯分不申、先日聞修理闕、止督肥後國可任由申、夜前忽賜淡路、可獻五節由被仰之、

可謂面目、實存外之恩歟、尤可謂善政、今朝按察又有怨鬱之狀、即進覽、仰云、盡詞雖申之、閑可有沙汰由被仰、更非吹擧之微々、二品狀密々遣之、可一見、（左府國事可被計仰摘發、雖可悩懣、心閑可有沙汰由也、實不及求歟）、仍又示遣此由、甚無由申織也、予申之由已達天聽歟、（一日狀令奏覽給云々）、盜兩國之闕、閑可有沙汰之由、七旬之餘命、期何日哉之由、有怨望返事、頗以道理歟、

十一日、乙巳、夜雨止、朝天晴、朝點十五枚、（終第五卷）、唯對菊藥、短晷空暮、徒然之餘、乘月出一條室町辻、數刻待行幸、二品車過了、經時剋殿下御車、（室町北）、又久而先陣來、無諸衛、右兵衛、右衛門、左衛門督、左大將殿、近將十余人、範頼許也、見了歸、又出行今小路富小路小家、借新大夫局（宜秋門院）、隣家書讀文、暫待曉鐘歸來、

十二日、丙午、（十月節）、天晴、霜白、朝點十五枚、未時又留伺蛭、秉燭參殿、頗示閑見參、夜前伊平雅親卿如大將經櫻木北、甚奇事也、國々間事等散不審、右少辨光俊殿重成功欲給安房、成恨辭退、不便云々、公氏卿雖不成

終功又懇望、若可給肥後歟云々、按察事雖盡詞、當時無其闕、鬱憤極不便、退出之後沐浴、

十三日、丁未、天晴、朝點十九枚、午時許前宮內卿被過談、已移時剋、入夜被歸之後、詣右幕下、此官仕事等重尋申、亥時許歸廬、

十四日、戊申、天晴、朝點、至未時廿五枚、前匠作雖來臨、稱他行由不逢、左金吾書狀、五節事、（答有憚事由、）

十五日、己酉、霜結、天晴、早旦詣法輪寺、（已時參着、）乍車渡河、入嵯峨草庵、聊休息之間、午終歸廬、移點十枚、及昏了、入道按察以使者被示五節事、身上有卒爾答之由答之了、夜月無片雲、乾坤洞朗、

十六日、庚戌、天晴、心神疲、朝不點、入夜宰相來、（於相門又沈醉、）昨日北山室家崧所小堂供養（明慧房、）之間、法印（公暁、）險路顚倒、依轉頭出血之由嘲弄云々、能登新立庄（仲經卿女、）定高信盛引擧、過背勅定由狀、（內々上啓云々、）御敎書歟、私文歟、更不得心、幕下被申殿下、更不知食云々、檻臣自由謀書歟、彼等引擧事、始終必有祟歟、甚無由事也、

十七日、辛亥、朝天陰、陽景間見、申時微雨、朝點十五枚、臨昏右中將有教朝臣來臨、清談移漏、母堂所勞（老）病、加增、次第尫弱、臨時祭使被催、乍帶病者領狀有恐、若及後日無事歟、臨期雖卒爾可勤由申、安嘉門院御所（冷泉油小路、）地（三月主、）被召、可給其替之由、去夏內覽奏聞事切了、早可宛給由被仰、而信盛于今抑留、不重仰下云々、侍從行通（嫡男、）申兵衛佐、若得便宜歟、可申入由等也、若得隙歟、可申由答之、雨漸密、月出之後謝遣、

十八日、壬子、朝天陰、巳後晴、入夜雨間降、點廿三枚、午時許相國有招引之命、即詣向、前中納言（敎、）對面之間相待、退出之間乍立言談之後奉謁、官仕之間事也、明慧房爲我被來云々、即退出、自南庭被入、予下地相讓、後昇了退出、

十九日、癸丑、朝天漸晴、點十五枚、（第七殆訖、）侍從家通歸洛之由傳聞、數ヶ月在志深庄、非尋常之儀歟、未時許參殿、臨昏見參、中納言參會、多申雜事之間、自然經時刻、

月未出光白、之間歸廬、窮屈難堪、明日姫君令叙三位
給、可被補家司等、前大相國兵仗宣下、廿七日拜賀、官掌兄公史大夫下手、功從
者本鳥、郎人好氏官仕稱我從者、樂所遊成訴訟事、東寺一長者爲頭、治
部卿下部史、打破寺領庄庫、被運取納米等事、被召問治部、陳申事
等、　兩事被仰大史季繼事、信定朝臣傳申第三御表事、
御入内屋從可被觸仰公卿、前大相國、左府、右府、已上已存
知、大納言忠房、基嗣、右大將、領狀、實親、領狀、家嗣、中
納言通方、經通、高實、國通、定高、賴資、參議伊平、隆
親、經高、爲家、家光、三位實有、中將殿、不定云々、内裏御裝
束事、南殿御後壺可有立蔀、以東庇可爲公卿座、此兩事皆年來事、
母屋廂御調度皆新調、絲毛御車、又新調、件車貞信公御
車、先年燒了云々、文治被申請院、永久待賢門院新調御車云云、其車新院儲御時召
之、北狹東一條院又乘御、北車燒了云々、安嘉廳司皆新調歟、御名事、大府卿撰
彥子、似上東門院彰子之由遊申云々、　予文彥太子四字之内、二字不甘心
由申之、貴子是貞信公嫡女尙侍御名也、賢者失歟、尤
可有沙汰事也、親族拜可及家嗣卿等、定高賴資不可立
云々、

廿日、甲寅、自昨日時雨間降、浮雲又晴、未時許右幕下
消息、讃州一村多配、庇宣傳賜、是女房出仕之料、雖輕
微猶可相待者、入夜言家來、月來依灸治籠居之由陳
之、右武衞書狀之次、不獻五節、可遣後白河院法華堂
之由被仰云々、
廿一日、乙卯、霜如雪、朝天陰、未時許宰相來、相具火夫、灸猶
不癒、不出仕云々、
廿二日、丙辰、天晴、時雨間降、午時許詣今出川、被渡室
町亭了、即參殿下、中納言大藏卿同時見參、唯聞御經
營事、昨日第三御表孝範草、文章甚優也、但蒙昧甚、於
御前不能讀云々、使宗平朝臣、勅答資季朝臣如第二度、
廿七日姫君令參春日社給、南圓堂、長保例云々、東大寺同日、相國
兵仗拜賀、夕室町殿爲御覽渡御云々、此間退出了、
廿三日、丁巳、天晴、未時許宗淸法印相具弟子法眼來、
來年十三云々、容儀美麗、　言談之後歸了、及日入之後、詣今出川奉謁、
秉燭以後退出、廿七日供奉人當時領狀、右大將、大納言、
實親、中納言通方、中納言實基、別當、侍從宰相、三位中

將、此外藤中納言公氏、未觸殿上人、大略中將基氏、家定、少將實經、實濟、隆盛、兼輔、前左馬隆宣、左馬頭親季、侍從敎定、知宗、猶可催云々、言家費供奉忘由申、即許容告過了、

廿四日、（戊午、）天晴、點（第三從）卅枚、申時參殿、依御風氣無出御、中納言大府卿相謁、宜秋門院今日還御云々、夕退出、

廿五日、（己未、）天晴、點卅二枚、日已落、暫念誦、夜侍從來、

廿六日、（庚申、）天晴、點十四枚、自殿下給御書、行能朝臣申、寺領今日欲宜下、其名忘却、相尋可申、仍此由示彼朝臣許、返事云、蓮花王院領美作國□、即持參進入之、遣召右少辨云々、少時出御、被仰御名字間事、上東門院彰字立早久、此字殊吉也、欲追吉例、無其字、（二條院章子、待賢門院璋子已被用了、）彥子如何、（月來有沙汰、文彥太子四字之中二字可憚歟由予申之、）意子、（竊案醫師之音相通歟、）悟子、（頗宜、通、）婷子、（七旬反云々、尤宜歟之由申之、）恩子、（是又無難歟、）則子、（大府卿一昨日雖申宜由、則、天氣尤可忌由被仰、）內々被仰尋師季、今日雖申趣大略相同、大藏卿參入、又申此等事、右少辨參、行能朝臣事可宣下由被仰之、（尤可謂德政、八代之手跡、爭無抽賞乎、）御入內事等繁多、女房猶多未定事云々、日入之程退出、

廿七日、（辛酉、）天晴、今曉殿下姫君御參春日社、（庇御車、）中納言扈從、（新車、）殿上人諸大夫十餘人云々、出車三兩、（殿上人車、）其次令參東大寺南圓堂給云々、宗平朝臣、藤家定朝臣□□□有長朝臣已下歟、宰相今夕可供奉由、一日有本所命、而不參由又傳聞、依不審相尋、雖歎二度催、灸治不癒不參云々、尤可扶參事歟、秉燭以後出一條大路見物、人々漸會合歟、良久前陣進、先居飼舍人、（赤色、）殿上人爲先下臈歟、（地下二丈歟、）次諸大夫、次上臈隨身、被垂車簾、下臈隨身、（步、）雜色、次公卿過了、歸廬、宿東北小屋、聞曉鐘歸、

御拜賀供奉人

上達部

右大將殿　三條大納言殿　土御門中納言

權中納言　別當　三位中將

殿上人

師季朝臣　基氏朝臣　隆綱朝臣
實陰朝臣　家定朝臣　實經朝臣
兼輔朝臣　信時朝臣　實經朝臣
頼氏朝臣　實清朝臣　言家
知宗　親季　忠俊
公員　源仲康、成人、

前驅

長維朝臣　家長朝臣　守高
知宣　重綱　光經
忠廣　知仲　業綱
盛親　長政　季繼、知忠子、永光猶子、
忠泰、宗政子、　惟清　藤宗基、宗政子、
同仲光、藤行經子、

隨身

官人

秦兼廉　同武澄

番長

秦兼利　中臣近光

近衛

佐國近　下野武吉　佐光文
秦貞久　下野助久　秦經種

大將前驅

永光　重光　長宗
仲成　範昌　知資

廿八日、壬戌、天晴、點十六枚、申時許宰相來、夜部參出立所、布衣、被示人々事等傳之、往反馳走、已下立給之間出北門、於中御門大宮見物云々、三位中將殿、大將被褰車簾云々、乍乘車自二條堀河參入之間、殿上人皆可在車後、下車之後又扈從、於月華門外取松明、可進弓場之由被命人々、親疎一同、以宰相可存此儀由、被示含師季中將云々、此事不知可否、又先例供奉之上、又勿論事歟、日入以後參殿、殿下御參內了云々、小除目併事、右大臣殿見參之後退出、近江、光俊辨、顯平卿給下總、左府安

房、公氏卿肥後歟、大僧正辭法務、被申諸律師尋還云
云、
廿九日、癸亥、天晴、點十四枚、(第三巻七枚訖、第六巻七枚始、)午時許土御
門大納言被遣使者、(左衛門尉、)自相逢、子息少將五節出仕之
間事、答申所存了、申時許大宮三位來臨、被示合屏風
歌事、乘燭以後歸、夜前有僧事、無除目云々、右少辨
光俊、以御教書給近江國、(顯平卿國被召歟、可給替歟、不知、)三位息女俄被
召云々、定季卿女(東一條中納言局、)申不可乘毛車之由、申不参
云々、
卅日、甲子、天晴、風吹、終日點四十枚、申時許宰相來之
間、南方火、宰相即歸了、日入以後参殿下、火無程滅、
殿下無御出、右大臣殿御参内、唯今還御云々、火姉小路
室町邊、大臣殿唯今渡一條由被仰、少時参殿下御前、
親房朝臣傳申人々申事、左大辨申、東大寺修理料申一
州事、又伊賀庄新補地頭押領事、國事有御沙汰、依申
請周防、不被沙汰其替之間、遲々歟、庄事定毫已内々
闕闕東云々、其僧歸洛之後聞返事、重可仰由被仰、基定
卿申修理職事等也、入御訖退出、

○十一月大

一日、乙丑、凶會、天晴霜凝、朝間雪飛、點十七枚、夕侍從來、
一夜之儀、於月花門殿上人可取松明之由、於本所雖被
命、雜人狼藉、如相勝踐、不見及傍、唯於射場邊僅少々
取之歟、自内退出、又騎馬、参持明院殿之後、各分散、
殿下於大宮大路御覽、(諸大夫侍等少々在御車邊、)前座主宮新僧正如
例見物給云々、
二日、丙寅、天晴、霜如雪、點十四枚、申終許参殿、依召
参御前、牛物三人召出御覽、一人ハ神崎、二人ハ京中
者乎、各退出之後、又参御出居、東大寺僧綱已下群参、
不給周防國者不可歸寺、僧徒逐電、本寺可閉門戸由申
云々、末代僧徒嗷々、非恒規歟、明後日御奏聞、可被仰
勅答之趣由被仰合、(左大辨参會、有長朝臣傳仰、)
三日、丁卯、朝天晴陰、未時雨降、申時休、今日殿下令渡
室町殿給、先御名字被定了、頭親長朝臣爲勅使可参云
云、(從三位、)次御入内定了、殿下可有御拜賀云々、委次第未

聞之、御名𥶡子、（依立、𥶡作被撰也、）佺子、（此字仙人名云々、依佺子御名音歟、）此外彥子、（立久依上東門院云々、予文彥太子名不可然由申之人々同、）位子、（立人子由有難云々、）恩子、（無指難、無日殊吉例、）來可聞也、爲御拜賀御供宰相參云々、依按察兼日消息、毛車牛前駈馬等可借率由示付宰相訖、自料車借別當云々、未時許備州來談、（十五歲女子、秘歌參、吉事問也、）此間雨、酉時右兵衛督來臨、清談入夜、此間甚雨、雷鳴一聲、日來雨不降、今夜、如此人又有所言歟、淡路造法花堂事、極以存外、又有所思、若被催不日之功歟、猶欲申替亡國之由也、尤可然事歟、爲女院々司、爲禁裏近臣一分、法花堂之造營頗不可然由也、雨漸甚、一日頭中將家燒亡間、參內人盜衆、具實、範輔、成實卿等云々、右大臣殿、他人不見、

四日、戊辰、終夜寒雨、辰後漸晴、宰相注送、昨日先御名字定、殿下出御客亭、（南面三間、）右大臣殿、按察、右大將定高、經高、家光卿、御名𥶡子、（大藏卿勘申、）次覽日時當定文、忠高、其後親長（勅使、）參入、退出之後御拜賀、大臣殿、中納言爲家、師季朝臣、宗平朝臣、雅繼朝臣、定平朝臣、忠俊、賴行、能定、此間甚雨、御拜賀、雨止不取笠、去夜夜半以前川崎別當（好武勇惡僧也、栗本、）房（山僧地火路、）群盜（乘車云々、）入、取種々物云々、房主他行之間歟、此間依非分經營衣裝等尋求之、世無隱歟、極以怖畏、夜前左近將監重實（卜云、）男來、宰相家傳二字依如此者、大切所語寄也、入夜時廣來云、其男忽變改云々、不足言事歟、相門命云、今明可來、御屛風歌欲示合、明日可參由申之、

五日、己巳、天晴、早日參相門奉謁、御屛風歌被見、恩歌又隨身奉覽之、有變應之命等、今度殊風骵神妙、已秀逸由申之、極以快然、不經幾程退出、參殿、心閑見參、申承之間、右大臣殿令參給、（御四季、）有長朝臣參申、孝範朝臣申仙籍狀、尤可有哀憐由、頻加微言、大藏卿已御侍讀了云々、依東大寺僧徒訴申事、有御參內云々、此間退出、宰相來談、歸之後覺法印、知三品各光臨、三位云、東大寺又群參云々、我朝僧徒之體、更不足言事歟、

六日、庚午、天晴、宰相引送黑牛、長者僧正被過、（賀茂詣之次、）

高野僧徒已及合戰云々、不足言事歟、夕宰相來、東大寺僧又集會相門云々、訴訟之儀、左道背恒規、爲佛法不便之由、且被加敎訓之詞、頗承伏退出云々、

七日、辛未、終日天陰、巳時許暫晴、行能朝臣來臨、謝先日所申入之由也、聖代之德政、實可遺之由答了、今度御屛風一身可勤仕由、且自愛、又吉例之由陳之、崇德院有屛風、無清書之人、唯此一代云々、近衛院朝隆伊行書之、後白川、朝隆、二條、伊行、六條、同、高倉、朝方、安德、伊經、前院、同上、土御門、同、新院當今、自身書之、入內文治三人書之、一人奉仕、爲吉例歟由也、臨昏與心房來座、依藤大寬治五年十一月七日納言殿御忌日、聊可被修廿五三昧由、去月所申付也、寒夜雖無心、依懇志詠申之、爲曾孫之一分、假公卿之名字、報恩之志、雖輕微修之也、

八日、壬申、天晴、夕雨降、點廿枚、春日祭使少將公有朝臣云々、前宮內卿被見屛風歌、愚眼所及、今度歌頗非秀逸、而有讃氣云々、强不能褒貶、

九日、癸酉、朝後天漸晴、風寒、備後前司來談、宰相來會、愚歌三首詠改、今日淸書了、高檀紙七枚續之、端作、月次御屛風十二帖和歌

正月元日　如此書之、不書題子細、唯若來題等字也、　名字無官者如此歟、

加禮紙一枚切、放紙封之、書封字、日入之程持參進入了、中納言在御前、申雜事等、御入內路次、一條西行、宮城東大路北行、待賢門大路東行、町小路南行、自二條可入御、出車女房自十五日可參宿云々、十六日白晝爲乘車云々、和歌十二日早旦各參可撰由被仰、次參相門、秉燭以後、奉謁、只今參殿由有命、不及陵座退出了、

十日、甲戌、天晴、巳時詣相門、申三首詠改歌事、次參殿、御覽御馬、中納言在御前、多申雜事、今夕女房可參由申、申始許退出、少時宰相來、及秉燭侍從來、母儀相伴、又土御門殿黃門來臨、月出之後、相國參給殿下之由聞之、仍戌時許宰相先可參由示之、布衣、以近習申入參由、有聞食由歟、可被告由也、不經程早可參由告之、仍寄車、今夜有不具事、不具出車、車八葉良物、見新車、牛、宰相黃牛、童

藥師丸、（青白裏濃色衵、）車副、（退紅裝束、）裝束白衣、（單衣、）濃打柳表襲、今夜依非其式、隨在著本居衣裳濃張袴、予孫女（高倉、）着白衣生袴、（裳、）乘車後前駈二人、權守高階爲清、（在相公家、）藤清房、（侶範房弟云々、在宰家々、隨寄之、二人布衣著靴、但在車後、）侍左衞門尉伊員、（經淵口）同光兼、（經武者所、）兵衞尉忠康、（經所衆武者所、）雜色騎馬四人、（弁物三四人、）一條、四、今出川、北、無遮小路、四、室町、（北門留車、）前駈取松明廻北對北、可寄西方由示合了、客人等歸了、不經程歸來、（宰相寄車云々、）大相出逢給、今夜有子細、不入見參、近可候由以宜旨局被仰、太相又有恩言云々、參會爲本意、

十一日、乙亥、天晴、夜雨降、子丑時許雷鳴、朝點十三枚、未時許大宮三位來臨、歌四首許改直之由被觸、壬生三位又歌少々改由、返事之由被示、明日和歌可被許定、可被參由、予示送之、有所勞不可參云々、自殿下下給御歌披見、尤以神妙、日來依忩劇、風情不成之由被仰之處、御歌之躰尤宜、仍申其由了、

十二日、丙子、朝雨漸晴、陽景見、又陰、朝點、午時參殿、（布衣二衣單衣、）參御出居、（束帶）先是兩三位早參云々、予出障子上相逢之間、宰相又參入、又參御前、被書連歌、（猶遁々、）未時許大將被參云々、申時大相國參給、漸及日入（日猶陰、）出御二棟南面、（母屋御座、大相被參、）幕下廂奥、予在端座西方、宰相參、依懼遮座在東、前宮內依仰居中央程、知三位著東末、有長朝臣持參歌、於座中板讀上、隨宜合點、每廻不限一首、廻三許之後乘燭、（切灯臺、）春夏一卷讀了、又持參、秋冬卷又讀了、歌皆殊勝之由、各入興、上臈御歌皆宜、末座大略難加入歟、讀上了、有長朝臣退、自下臈各退出、入夜之後月殊明、土御門大納言被送使者、（不見守云々、）自相逢御入內之間、出仕人々事等被問、聞及事答申了、

十三日、丁丑、天晴、今日不點、依有召巳時參殿、歌等被仰、大略申定、但可被仰合相門之由申、巳及申始中納言參入、有□□□□□退出之間、大將被參、又有召歸參二棟方、被示合多改之、月出被出、納言猶在御前、臨時祭大略催出、於用途闕如由信盛申之、重杯宗平雅繼領狀云々、今夜帳臺出御、殿下、右大臣殿、大將、大炊御

門大納言、九條中納言被參云々、月明無片雲、思往事
退出、土御門大納言被送使、窮屈不相逢、
十四日、戊寅、天晴、早旦詣相門、奉謁、歌事猶被示合、
有不甘心事等、只今參入可申、先可持參此歌由被命、
所符書之二卷也、先參殿中其由、屛風已調、出在御前、但云、畫圖之體總て金物等甚
疎荒、末代事萬事如此歟、期日可直由被仰、行兼承之所謂也、給繪所也、少時相國被參、
於二棟南面又評定、被入替、今度書定了、有長讀上、又
書付之、

殿下五首　元日　鹿　田家　千鳥　[illegible]
大相八首　若菜　柳　櫻　更衣　菖蒲　秋風　月　[illegible]
大將六首　梅　早苗　菊　紅葉　氷　重陽
下官七首　霞　水鳥　葵　[illegible]　臨時祭　出　瓜（已上三首殊存外、）
宰相三首　山吹　郭公　網代（本有四首、有所思中止之、）
前宮內卿七首　網引　鷹狩　納涼　炭竈　六月祓　歳暮　野花
　依無指難、被備負數歟、
今度宜歌僅六月祓許尋常也、網代自去月秀逸之由自
讃披露、就心深云々、大將聞之、辭我宜歌被讓了、前院
御時被用天下第一歌、時移事去ル、予依近習舊勞貪取
歌之由、天下道俗男女疑思歟、甚無由、仍頗雖見苦歌、
狂員數不可被劣由申請之、三位知家、二首、藤、山井、此入歟今度又無殊事、雖如例構與、撰定了、有長朝臣可淸書由、被仰行能
朝臣、依召參入、於御屛者、明日可給、予先給之、可揮
字由申之、予申此由、但唯普通之假名ニ可書由被仰、
如此物多用眞名假名也、但有所存歟、少々可加由被仰、親定卿參見、
予來乍立相逢、示世事、退出、日暮又參西殿、兩女院御座此
亭、謁宜秋門御方人々、初夜鐘之後歸廬之後沐浴、候
女院之間、殿下又入御、仰云、炭竈歌相國猶有可入之
志云々、九首如何、家隆又可減乎、申云、於歌之□相門（歎イ）
□□被依優人所被入宮內□□□何事候哉、彼卿自難
歌已捨他人□□入所雖強無遺恨歟者、追可被仰行能
朝臣云々、稱案、九首頗自由事歟、
十五日、己卯、天晴、巳時許參殿、炭竈歌、猶相國被入了
由被仰、童御覽早速催云々、仍被忩御出、午終剋御裝
束了出御、白御衣、紫出衣、唐衣、殿上人遲參、親季一人候、予褰御

龍、前駈隨身四人、上臈冠如例、馳車行陣口見物、定平朝臣能定等參會、宰相不慮來會、自物見言談、東一條薫物御使祿可取、於內裏二獻勸盃可存由被催云々、永久帥殿參詣、勤仕給、先例尤爲面目、兩夜共參內、終夜見物、（具實光俊成實卿等候御所邊、）參入之體黙目、女房色々衣、（蘇朽紅袴、其）躰不可思議、又白衣濃袴女房二人交、（不同車、各染衣白衣相並、）又車一、一人乘、女房頤病云々、諸大夫無一人、不知耻之故歟、可悲、昨日殿上著座之殿上人舞了、貫首未舞最中、重長出下侍、升小板敷并長押亂舞、衆人解頤云々、別儀歟、（今年又此事出來、）資雅朝臣□□□夜々出仕云々、即□□□□雲遮晴、山月帶蝕出云々、少時□□□□如暗夜者、一時許後漸明復、未以後殊以洞朗、

十六日、（庚辰、）天晴、辰時許詣相門、御調度已下物、召細工等且被闕、申承參殿、御裝之間也、自然遲引、巳時御參內、（直衣、）宗平朝臣（束帶、）御共、（是爲御裝束也、）中納言（束帶、雖不參會付魚袋、後可解云々、）同參內、右大臣殿此殿裝束事、仰基邦、且被立御帳已下、以安嘉門院御調度母屋（決聽地）具被立內裏、於廂具者被用平等院御調度、（仍安嘉門院庇調度被預置相國御許、）此殿被用新造母屋庇調度、（相國被新造木地螺鈿也、）今度御屛風被立內裏、此殿舊屛風也、惟長出車、行事頻雖送使者、車未見、女房又皆只今由被召云々、御厩懸御簾敷高麗帖、爲出車女房御所、西第二間南西鈎上蔀爲車寄、以其內爲上臈休所、殿下八葉御車、（御牛飼、）侍二人能忠朝臣行迎其亭、（三條室町源大納言雅親卿家、）扈從參云々、具實卿女以東妻、（內北面、）爲休所、（車寄其妻戸云々、）乘出車之時、第一車可寄東面車寄、三位中將（實有、）召寄云々、第二已下可寄御厩東、（內北面、）東面妻戸、末々車可寄北對妻云々、可寄人雅繼、實經、能忠、資季、親季、能定等云々、御書使右少將顯定朝臣、（件作法依有亞相消息、伺御氣色、委注付送之訖、）被獻薫物所々、宜秋門、東一條、北白河、陰明之姬宮云云、安嘉門院被調獻御裝束、（無薫物、）仍內々可被進、（無御使云々、）當時無出來事、時刻推移之間、未時退出、自相門調預局雜具、棙、手洗、燈臺、炭取、炭櫃、（此局不居之、只居火桶、而不知案內遣之、仍送由有其命、）机、帳、蔀木三重織物、帷、每物可謂殊勝、皆悉蒔三浮線綾丸甚以美麗、自上可賜之由先日被仰、上臺雜仕

裝束于今無音、仍尋右京大夫付使賜之、雜仕紅梅匂、蘇色、帷、上童柳紅平衣袴、入夜之間上童女房等載車一兩、雜仕、ヒスマシ也、又乘之、以忠康令前行、可引導局由示之、宰相參會、可引導出日來雖誂付、東一條薫物使祿可取由被催參入、及剋限之間、雖參內之由示送、甚失本意、仍只令參共人伊員、光兼、金吾二人也、忠康、房任在內褻、可引導如形等由示含、此間雨已降、遺恨無極、從女乘車早速歸來、仍乘之出一條油小路邊見物、夜景不分別人面、又殿上人束七八人已過了云々、人數猶共多、見出仕物皆參歟、皆是縫腋蒔繪釼如例也、故改節會裝束也、取笠攫雨皮之間、每事不分明、御車過了、從騎親房朝臣出車十兩、課選半物車二兩、次殿下居飼四人、取松明、舍人前駈、十六人歟、御隨身如例、御車上臈、下臈隨身步行、次相國居飼舍人同前前駈、十二人歟、每事同前、次左府前駈五人、次右大臣殿、前駈六人、次大納言忠房、三人、基嗣卿、四人歟、右大將、前駈六人、御隨從五人、番頭、更無前駈歟、實親、家嗣、中納言通方、經通、國通、定高、賴資卿、參議伊平、如木、雜色取松明如何、經高、爲家、家光、三位實有、隨身取松明、次北政所出車三兩、殿上人車、半物車等也、見訖歸廬、忠康歸來云、武士固陣禁出入、但又門內見物女充滿、更無其所、此御方上下閉戶不通人、雖寄車更以無計略、構尋景親等、適通局女房之路奉下、又辛櫃等舁入局中、參入以前雜仕上童等共入局中了、所召歸也、事甚不便歟、不審無極、下總權守と云男、自今夜來住此家、

十七日、辛巳、夜雨止、天猶陰、雨間灑、夜前參入之間、無引導者、甚雖難堪無爲參入、被寄輦車之間、殿宣旨、宜秋門、相公三人參儲、奉仕殿下、大相、內、右府、幕下外、御坐云々、委事不聞及、窮屈偃臥、世事不聞、無音信人、

出車女房、

一、一條殿前內府、冷泉殿通□卿、　二、按察實朝明イ、別當公□、　三、衛門督親輔、民部卿定經、
四、兵衛督宗房、新宰相親房、　五、刑部親房、大貳有親、　六、權大夫資房、少將信實、
七、左衛門佐兼時、播磨仲基、　八、安倍忠久、成茂、　九、鴨佐通、賀茂□平、
十童女、辨□基、兵衛佐光時、

女房裝束、

入内日十八具、

萌木二亘（文二亘龜甲）龜甲織物唐衣、紅梅一亘鸚鵡唐草織物表着、紅打衣、色々袿五領、（淡色、蘇芳、紅梅、款冬、萌木、）紅草衣、摺裳、紅張袴、扇、（可被徴殿上人、）

露顕日十八具、

蒲萄染一亘鸚鵡唐草織物唐衣、（以銀押窠文、）梅二亘（文二亘鶴丸）龜甲織物（今度不可然也、紋上塗銀泥、以金）表着、紅打衣、紅梅匂袿五領、青單衣、裙裳、（永久例如此、青直水文、以錦爲腰、）紅張袴、扇、（可被徴殿上人、）

露顕日押出女房、

西一間、（新宰相東、兵□督、）二間、（衛門督東、）中間、（無押出、）四間、（按察四、別當東、）五間、（刑部卿西、大貳東、）東面南間、（少將南、播磨北、）二間（いつぬき、よろつ世、）三間童女、（辨南、兵衛佐、）

十八日、壬午、天晴、時々雨灑、點廿三枚、定修來、今夜北政所御退出云々、宰相進出車寄也云々、後聞、右大臣殿大將定高卿殿上人扈從、

十九日、癸未、天晴、巳時許參殿、中納言候御前、相國被仰之間也、露顕日事、祿事等多有沙汰、少時相國出給、行北山可立石由被申、宜秋門院今日還御之次渡御、此度被寄御車之間、（東面、）下地、東一條院御同車云々、藏人範賴參云、明日日吉使、四位侍從闕如了由、於今者相構事不闕之樣、有御計乎由有勅定云々、闕如歟、尤兼日可申沙汰、一昨日申此事、尤遲怠由被仰、此事非本分配、（外記イ）依親長朝臣與脱催廻之處、悉對捍五節之間、懈怠不申由申之、於今者力不及歟由被仰、內々以御使、又大貳三位家時等子息令參乎由被仰遣、不經程範賴歸參、少將實清朝臣依內裏仰領狀由申之、予參間以親房朝臣奉書、遣召行能朝臣、未時許參入、（束帶、）女院還御之後、以親房朝臣被仰今度御屏風清書、殊以感思食、且依爲長保吉例、雖非尋常馬故可給之也、召中門廊、御隨身二人、（下﨟、）引御馬、（糟毛、）行能朝臣下中門切妻沓脱、渡橋出庭取御馬綱、一拜退出、家面目何事過之乎、書樣存故實、殊有所思書之云々、春始ハ萬葉集之歌之體、其次如宣命書之、自余以只假名書之云々、今度月蝕皆既、先先雖皆既、如今度月輪其在所不見、偏如消失蝕、古老未

見、時剋又甚久、其變尤重云々、實可恐事也、於于七十年實不聞不見、司天等又恐申云々、泰忠朝臣國通伊憲等申旨大略同、前殿下今日又御參內云々、臨昏退出、

廿日、甲申、終夜今朝雨降、終日或止、或降、朝點十六枚、自所々辭屛風歌、自殿下賜御書、終日偃臥、

廿一日、乙酉、朝天漸晴、夜月又間晴、雨灑、朝菊湯沃頭、未時許法印來談、仁和寺御弟子宮、御不例、仍舍利會來月中旬被延、十一月雷鳴、仁和寺宮御愼由世謳歌云云、無指燈、但仁平、高野、嘉應五宮、御時、十一月雷鳴、十二月有不吉ノ御事、依之所稱歟云々、臨時祭使經行朝臣前兵衛佐、云々、女御殿御方依露顯以前、無如押出事云云、入夜宰相云、臨時祭御禊、酉時、又可參返立、可有出御云々、嚴重日御禊甚遲怠歟、御露顯日曉出御、頗無心事歟、定又及明朝歟、

廿二日、丙戌、天晴陰、入夜間微雨、終夜點十二枚、第八經訖、九卷始之、自殿下仰云、兼康奉書、女房名字可注進、此事定高卿頻申行、又出車之外不知女房之數、甚雖不可然書進了、此事后宮、院號、准后人可去之云々、准后名不知事多、仍申非由了、大原小僧能玄僧都弟子來談、定修又來、適依有餘卷受留侯世家、依有讀外傳之志也、

廿三日、丁亥、凶、朝陽晴、未晴又陰、殿下今日遊御冷泉殿云々、昨日儀粗聞、御書勅使頭中將、一獻雅繼、二獻師季、三獻伊平、四獻高實、五獻大將、取入御書女房、兼聞之、且賀妹、酉時許渡御、御劔、殿定朝臣、扈從殿下、相國、左右府、大將、公卿着座人、殿下、相國、左右府、定通卿、大將通方卿、經通、高實、國通、定高、伊平、隆親、一獻親長、二隆親、三定高、親族拜大臣四人、大將經通、高實、國通、定高、伊平、隆親、爲家、家光、實有、御乳母以下祿、取人定高、隆親、經高、爲家、家光、親族拜、兼日聞之、長保督忠忠輔等不限一門立、應保只殿下兄弟三人立給、文治兼光等相交、仍今度不可限貴称之由所被仰也、但長保殿上人立、近例不然云々、於其儀者、同永久大治等之例歟、仍記役人耳、

廿四日、戊子、凶會、陽景晴陰、沍寒、入夜宰相來、昨日終日候內裏、御屛風近習侍臣通弘御所御覽、每事快然、明日

相國初着直衣參内給、(公卿不屈從、殿上人三人、資經、資任、資清、)牛部車之眉ヲ如唐棟被造云々、主上又渡御云々、昨日同有渡御、(女房御共、内々儀、)

廿五日、己丑、天晴、霜如雪、女房昨日依御神事不參上、(大原野祭、)今日初着、無物具衣、仍今朝調送、紫染物重其裝柳衣ニ唐山吹唐衣也、午終許行今出河邊見物、及申時上臈隨身等來集、被出牛部車、轜給(小八葉之程、)五ヲ、袖ニ如五目被畳切、物見車也、棟如唐棟、前駈六人、上臈冠、(楯木花田赤色狩衣歟、)下臈又騎馬、資任朝臣乘舊車屈從、見了歸來之間、留守者云、大學頭朝臣來臨、(不被答、只著褻云々、)於事有芳心之詞之由依聞、及來謝之由云々、

廿六日、庚寅、天陰、雪霰間降、沍寒、以書狀謝昨日光臨、他事遺恨由於祭酒、(々々、)午始許參殿、孝範朝臣又申仙籍狀、有長朝臣申之、御方違行幸、今夕歸忌、(御本所、)不憚歟由被尋、在繼朝臣申云、雖御本所、於一宿者不憚之云云、大府卿同候御前、密々仰云、赤龍何瑞哉、儒卿申、堯母夢見赤龍、朝臨水、龍又現授圖書、件圖有人形、果有身生堯、堯貌即同彼圖、最吉相、即是天子之相也者、右大將夢、去廿二日夜、赤龍入殿下御口云々、最吉何事過之哉、御參内自然遲々及晩之間、日臈々々裝束之後、予強取老儒慣狀進御手、快然令懷中給了、予退出、窮屈甚而腰病難堪、今夜行幸持明院殿云々、別當入南山精進屋云々、大藏卿承仰、明旦參御室云々、

廿七日、辛卯、(神吉、)天陰、沍寒、未明大府卿可參由、密々告覺法印、月蝕皆既之變殊重、尤可被修大法、何法可宜哉、又有御勤仕由也、可被申云々、此御時未被修大法云云、午時出京、日入以前着宿所、秉燭以後奉幣、親成孫不來會、不申祝、行步不叶、進退失度、即歸宿所、成茂來談、女子官仕可扶持事等、亥時許參通夜、(指出廊、)

廿八日、壬辰、天晴、懺法訖歸宿所、鷄再鳴赴歸路、於大津天明、辰終歸家、纖月出山之後也、湖邊寒嵐吹氷、老骨失度、終日平臥、後聞、行幸供奉、(張綱、)具實、(川次、)盛兼、爲家、基保、實有、光俊、公長、長清、顯平、初供奉還御兩納言不候、

廿九日、癸巳、左右大將、朝天泣陰、午時許行能朝臣來臨、扶病相謁、御屏風叶御意之由欣悅、修明門院御發心地重介惱給云々、極寒之比非尋常事歟、可慭、昨日老骨猶以難堪、不能出行、傳聞、賴次二禁病危急云々、末代獨步者也、可惜可痛、

卅日、甲午、天晴、辰後陰、巳後雨雪隨風、故入道殿御忌日、恒例事等送醍醐僧許、雖奉迎持佛、於此事者不可違約束由所云置也、但於此佛前、與心房可被行廿五三昧由約束了、雨雪依有路煩、以車迎僧、秉燭以後修法訖行粥、又以車送、此間每日參殿下、被奉護身、仍坐此一條虛空藏堂云々、右大臣殿、此女房每事穩便言語分明、他人皆耻入、現未練氣色、不能問答由介語給云々、老者之得分歟、

○十二月小

一日、乙未、夜雪埋庭草、天晴、午時許詣今出河奉謁、參殿日蕑、兼參宮申召次長事、道理歟、久清已被補左了、右府生未定、兼朝左番長、又懇望云々、資親云、忠定卿自去月病惱、賜、此間增由云々、昏有旬御祓、秉燭以後退出、

二日、丙申、天晴、午時參殿、召次長、兼岑、兼脈、武信、勤命、久清左近年預事中、今日御參內、可被奏聞云々、辨有親役夫工奉行、與造宮司隆通不和、依此事不可辭由被仰、大法自十七日可始云々、大藏卿直衣參、日入之程退出、入夜宰相來、

一昨日御堂殿下、右大臣殿、賴資、經高、爲家、行香之間、殿下介入簾中給、右大臣殿已下皆下簀子、大臣殿即復座、自前介進給、賴資已下殿上人自簀子進入机南間云々、殿下入御之間下立、公卿各取笏如何、予所案撒釵笏了、何把笏乎、今日參內、參修明門院、自是可參御堂云々、已及深更、殿下御參遲々云々、不可然事歟、基良卿參入由聞之、依夜深參了、

三日、丁酉、天晴、入夜風雨、終夜不止、夜前宰相參、即殿下入御云々、右大臣殿、賴資、親定、基良、爲家、公長、宗宜卿、重長朝臣已下五六人云々、未時參殿、召次事兼岑天氣宜云々、夕退出、定修爲法成寺見聞來、夜深歸俊等相具出云々、

四日、戊戌、天晴、入夜微雨、終夜降、定修云、探題隆承之鯲、拔三尺釼追四方之人、昇道場猶欲斬堂上之人、濫惡所爲古今未聞云々、兵具禁制之最中、非器探題之所爲甚不便歟、如此事尤可被禁遏哉、今日定修令受文選兩都賦風秋興雪賦、夕歸、

五日、己亥、朝天晴、巳時參殿、隆承惡行兼被仰含、申可制止由、致狼藉依甚奇怪、可追下乎由被仰了、其身可被解官歟由被仰、尤可然由申、右大將被參、未時許退出、心寂房來云々、夜前殿下御堂御參、按察參入、行香自座前進、自簀子復座云々、左大辨自簀子進、兼令召次事、一昨日被仰下了、久濟左近年預御車副管領事同被仰了云々、皆是勅定、至極理也、右大將番長武信依召繼競望、不可出仕由怨訴云々、兵仗所望之同類歟、於殿下御隨身轉任者未被仰云々、入夜女房自禁裏退出、

六日、庚子、霜凝、天晴、午時許備州來、相逢、後參四條坊門大納言殿、九月凶事之後初參、見參移漏、入夜歸、夜深雨降、

七日、辛丑、朝天晴、午時參殿、中納言申雜事、大藏卿參會、夕退出、入夜女房歸參、昨日沐浴、

八日、壬寅、霜凝、天晴、孝範朝臣兩度送書、尋其所望事、

九日、癸卯、霜凝、天晴、去夜曉鐘之程炎上、即滅、花山院東小屋云々、彼家侍宿所群盜入放火、斬殺盜於近衛高倉辻云々、午時參殿、心閑見參、夕右大臣殿令參給、即令參內給、

十日、甲辰、沍陰、光行入道日來請取六十賀、其年六十七云々、更不得其赴關東心、餞別時歟、歲末貧老雖難堪無極、不堪謳賛、今朝書送二枚了、忠弘法師自北陸音信、國領悉雖爲新立庄、於國務無殊障難云々、此家小童爲家、依外祖引導、今日行向老尼宅、可爲猶子云々、件禪尼彼禪侶知行之庄領家也、年來和與之間、示付此兒事云々、入夜歸來、侍草子筥、入道來會扶持云々、今夜內侍所御神樂、本拍子陸範、末資雅、笛經行、篳篥俊、琴有資、笙能平、殿下御參、始終聞食云々、

十一日、乙巳、霜如雪、天快晴、入夜雪飛、詣相門、來十

五日兵仗辭退被上表云々、十七日孔雀經法始、一事以上有沙汰之由、信盛假來示、（先日雖少々被沙汰由、來臘之後無音、假仰此由、不足言非歟云々、）明年節分又可有行幸此亭云々、藤相公、尊實法印相謁、其後參殿下、自昨日御內裏云々、仍歸廬、宰相勤神今食云々、（非卜合、）上卿賴資自去々年每度勤云々、辨時兼、少納言爲綱、

十二日、（丙午、）天晴、雪白、欲參殿下、猶御內裏云々、仍謁右幕下、被參內之間、於西出居被謁、不經程歸廬、寒風出行甚無由、宰相稱入道可來由、爲相逢惣又夕可來由示了、夕告來臨忠弘宅之由、月出後行向、心閑言談、歸了後歸廬、夜深宿東北小屋、昨今風病甚不快、聞鐘歸來、月未入、

十三日、（丁未、）朝天陰沍、午時許伊勢前司清定來談之次云、禪閤內大臣憖可上表之由謳資給、聞憖說云々、未時許參殿、三位入道、能季卿參會、談往事、同時見參、僧正御坐、信定有長朝臣數多雜事等申之、夕退出、右兵衛督被來云々、言家來云、正月二日朝覲行幸爲給勸賞、可補院司之由被仰、又樂所襲可致沙汰、（勸賞者必預賞云々、）武衛又聞此事、多勸修寺等勸此事、可云合由被示云々、予云、勸樂所襲院司預賞由等年來之間、惣以不觸耳目、是自身不經、又非識者之故歟、被加院司之條、只可謂面目、尤可所望事歟、竊以、近代爲近衛司雖多不補判官代、以之爲凡卑歟、但故右兵衛督多年五位判官代（無官、）也、又以知光（幼少、）同補之、於家不卑事歟、院判官代何劣邦綱成親等從者乎、人心不同事歟、此侍從世間出世、惣不及教訓事歟、入夜微雨降云々、

十四日、（戊申、）朝天陰、午後晴、右武衛被過、淡州國務存外事等言談、夜前假可有朝覲行幸之由有其聞、不得心云々、今日家中令煤拂、歲月如馳又過臘月、每時節之推移、增殘涯之悲、未斜參殿、大藏卿督言談之間出御、二日朝覲行幸可候歟由申、仰云、不聞及、縱雖中下旬行幸、尤兼日可有沙汰、況元三事、爭無兼日沙汰乎之由被仰之間、有長朝臣持參按察入道消狀、隆親參熊野之間、只今承朝覲行幸可候由、院中事卒爾極不審之由

也、極被奇、依日暮入御、各退出、世間之儀極足奇、夜
小沐浴、
十五日、己酉、自夜甚雨、申終青天漸見、咳病殊增、後
聞、春日小路室町邊有火云々、不知之、今日荷前云々、
前大相國被上兵仗辭退表云々、
十六日、庚戌、朝天陰、雪飛降、朝覲行幸事、其沙汰出來
由、有長朝臣示送、荷前納言賴資、參議經高、三位光俊、
長淸、基定卿參云々、尊實法印被來談、未時許聊聞召
由參殿、依御風無出御云々、以維長給一卷物、可註加之
由被仰、給之退出、昨日兵仗辭退延引云々、朝覲行幸
又依雜叶延引、入夜女房退出、依有病氣也、
十七日、辛亥、天晴、未時許心寂房來、入夜宰相來、今日
孔雀經法被始、御室御參、與光俊卿參向奉引導、令參
二間給、有御對面令退下給、奉送退出、近習殿上人等
兩三直衣上絡取脂燭、職事信盛不催儲歟、是又不知案
內之故歟、若有出御者、御劔將可入、束帶可儲由、示基
氏朝臣了退出云々、末代職事貪欲偏頗之外不知事、堤
防甚不便、御佛名可有詣申由、資季不可令開於人之由
示氣色云々、一昨日宗平朝臣問此事、粗注送、遂彼人心
歟、一昨日火事、夫(左衛門尉)、殺其妻、我又自害、放火燒死云
云、或云、是又非本心、狂乱所爲云々、妻近江國住人、
夫右大辨侍云々、
十八日、壬子、天晴、沍寒甚烈、風吹乾草、微陽沒寒林、
女房有小雜熱、不歸參、
十九日、癸丑、霜沍、天晴、地上悉氷、午時許詣相門、即
奉謁之次、申參殿之由、聊有被傳申旨等、即參殿、覺乘僧
都參由聞之、於泉方相謁、今年滿八十云々、暫言談之後
參御前、所入闌林坊盜爲武士被搦、如此事尤可被行賞
之由所被申也、又法成寺丹波五ヶ庄(經時卿)、佛供已下皆闕
如由承及、如此事極不便候歟、又隆承狼藉事何樣沙汰
候哉、仰云、已被行了、隆承解官、止公請、付使廳被召
下手人也、弓場始明日被行、弓矢已下物具闕如、尋出
哉由被仰、仍私弓等取寄經御覽、射手勸了、所持弓矢
頗相替歟、仍猶有御尋、又於御出居、以兼康朝臣令書佛

名次第之間、人々云、北政所頗有御逆例事、但護身之外當時無他事、依窮屈、秉燭以後退出、猶以使者令伺聞、無別御事云々、
廿日、甲寅、天晴、巳一點許參殿、右大臣殿御料弓物具等依仰持參、弓、弓袋、矢、靫、弓懸、又夜前所書一卷物同進入、依仰猶書直之、年來言家許預置弓靫等令朝送之、仍又進入、殿下令加座給了時、先例借召預中將弓云々、件人若不持歟、爲用意猶內々可被具之料也、未時許職事範賴參、申公卿散狀、右大臣殿、右大將、土御門中納言、二條中納言、左門督、侍從宰相、左大辨云々、此中無射手、若公長卿爲上首歟、能射無納言、甚見苦事歟、賀茂正祝死去、爲新補者御尋、社司等被召云々、今日忩忙、明日可參由被仰、大藏卿參、及申時入御、予退出、夜深女房歸參、
廿一日、乙卯、天晴、少將教雅朝臣以使者、宿病逐日加增危急之由示送、甚不便事歟、就中鞠秘事故實獨相傳、甚可痛事歟、巳時許宰相來、夜前弓場始不審、早出參吉田、只今自吉田來、夜

前御室令參御加持給、有御對面、令退出給之間、催殿上人等、令取脂燭御送參、寬濟等殊令參會宜由又有御氣色、弓場始公卿、右大臣殿、右大將、大納言家嗣、中納言通方、具實、參議爲家、已下不審入無名門、三位公朝、顯平、所掌範賴、宗平、第一將、取御劒資季、第二將、召仰的カヘ日、殊經□□□□□、資俊、定平、親氏、氏通、已上出座、射手、公長卿、隆綱、定平、賴俊、顯平卿、家季、資俊、親氏氏通、隆藤、頃親長、誠人經光、四位能忠、今一人不見、役送、範賴、奉行不觸官、亥時觸催、當時無公事之時、陣座無監、出納俊基、主殿寮年預專一者、馳走、掌燈敷座云々、居衙重者、宗氏、宣實等歟、一昨日佛名、右內兩府、二獻抔內府取給、家良、通方、具實、賴資、基良、經高、爲家、家光、範輔、出居宗平、資季、有教、資俊、定平、具教、堂童子宗氏、貞時、宿申次將立弓場柱外、如宮文晴儀、宗平、資季、定平、具敎皆立云々、佛名弓場始、蒙衣女如五節群集、諸公事皆如此云々、今夜可參尊勝寺灌頂、分配具實卿上、安嘉門北白川御佛名皆過了、賀茂權祝保孝來云、正祝去十八日死去、轉正當其仁者、昨日社司可皆參由被仰、有申所勞輩云々、今日已暮、明日可參由被仰、是且子細爲有御尋歟、何被

行非據乎、早參可申披所存由示含了、侍從來、每度陳
四位所望事、(官途非有其期歟、)
廿二日、(丙辰、)天晴、風寒、詣相門、(午時、)被立車宿屋、(二間、)
(東有圖ノ所二間、)爲節分行幸御與宿云々、即奉謁、花山院入道處
分施法眼庄、(美濃國平家領、平家滅亡時沒官、自關東被渡姉妹所領之內、分一庄被讓兩女子、其一方當時所知行也、)
忽稱安嘉門御□成、成廳御下文、二品下使者之由、有
長子(有範)周章來告、件使者忩可張代、平家領故前大將沒
官之後又無領主、今所稱定謀書歟、更不可用之由、庄
家可答之由示含訖、如此事偏是宗行所行歟之由、有忩(恐カ)
怒之氣、如此不遜之殃、又聞此命定忩怨歟、事漸
甚無由、兼又訴、賴次分知之領賜御下文了云々、如
此事更無被仰合人々之沙汰、妄被行、甚不便事云々、
退出參室町殿、右大臣殿早御出云々、即參殿下、右大
臣殿官奏事有御習禮等、賀茂正祝死闕事、爲被尋仰、
祠官氏人五十人許參集云々、親房朝臣傳仰之、有其理
之輩、各無偏頗矯飾可申之由被仰下、久清參入、賀兼
俊子(賴次)三神庄事歟中、可有御沙汰之由等被仰、日入以
後退出、逢侍從、(敎定、)問兄少將所勞事、大略及大事由
答之、殊驚歎由可被傳由示付之、戌終許南方有火、(巽、)
河東云々、巷說、蓮花藏院燒亡云々、是又金物盜之所
爲歟、又云、尊勝寺巽塔云々、
廿三日、丁巳、自曉微雨、終日降、定修來、讀文選西京
賦月賦服鳥等、夕歸、夜前火蓮花藏院巽角塔二基、(先東三重、次西塔、)次二條南十一面堂、風不吹而滅了、金物盜所爲云
云、
廿四日、戊午、朝天陰、霧深、陽景漸晴、風烈雪飛、寒風
難堪、不出戶外、興心房被來之次受戒、故尼上忌日也、
今夜東一條院御佛名云々、(女院近日御不例、興心房依入夜殿仰御日□、減御云々、)
風雪慘烈、冱寒難堪、
廿五日、己未、夜雪、宿朝天晴、今日孔雀經法結願云々、
去夜佛名、九條中納言、宰相爲家、家光、三位長淸、基
定、四位院司能忠奉行、信盛、宣賢、高嗣、長氏、納言自
長押上進、不下而取祿、行香經僧座後云々、末祿之路
歟、(宰相行上臈不能用別路、示背て僧ナ向南令立云々、)承明門院姬君(土御門院息女、)日來令

悩給之由聞之、今日尋申、黄門局無申限 大事御由答之、（永暦歟、今年殊多、）此女房自幼稚奉付、定又周章歟、（母儀通宗相公女、承久三年也、）一腹皇子數多云々、今年二十歟、昨今如例精進、寒天病者念誦猶不堪、良算法印送勘文、明年三月九日其慎重云々、頽齡六十九、不圖長命也、將奈何乎、七十年在世、遂無資糧、欲知過去因此謂歟、

廿六日、（庚申、）天快晴、宰相參日吉云々、午時詣相門、昨日參女院、賴次三（說與）神庄事、急可返給之由申、即召知家令書下訖、綾小路宮參會給、尤可然由申給云々、昨日孔雀經結願賞被申請、兩ヶ事共以勅許、御弟子宮叙二品給事、（已叙仰、）上乘院法印（良惠、後法性寺殿御子、左府一腹、）任權僧正給、（於一家沈淪無例由年來歎息給、今年廿九、）但殿下於此事者、以追儺之次可被行由令申給云々、退去之間逢家長朝臣、暫言談、次參殿下、未時以後參御前、數箇奏事等無其隙、寺僧正御房御坐、明日參御加持、官奏可無骨歟之由令申給、官奏夜深歟、其以前不可指合由被仰、右大臣殿同令參給、御產猶及明春歟、殿下除夜可渡御一條殿、（當時右大臣殿御坐彼亭、）臨時客剋限若有御產御氣色者、如何之由雖申、更不可有別事之由被仰、覺寬法印爲御室御使參云々、昨日事令悅申給歟、予出相謁、無殊重之儀等、感悅之由相示、云折節云兩箇賞、殊欣感之由及落涙、殿下御返事之趣又以同、天變等候トモ、此修中不犯而過訖由承之、尤法驗候由等也、御室御書裝書關白殿御判、被入文宮、（近代多物由、背約、）昏黑入御之後退出、今日以兼友被補右府生、兼岑參入悅畏申云々、（於賴次所領事者、不承御氣色以前、事火錯出承被申云々、）賴稱被渡、左番長高階爲仲夜前群盜入家、元三出仕不可叶云々、致行（岡基子、）所勞已待時云々、

廿七日、（辛酉、）遲明寒降、辰後雪漸積、已以□□□□□甚雪、未後雪二尺、雖溜落不消、□保孝（近日轉正說、）來云、遂所望已轉正了、但本祝所知神領未被宛、所勤神事繁多之職、無其祿難勤、爲之如何、書消息示送有長朝臣許了、

廿八日、（壬戌、沒日、）天晴、庭雪漸解、午時許參右大臣殿、（室町殿、）依無伺候人早出、參殿、依御沐入御云々、與大藏卿言談、臨

時客止了、日來所存也、欲川尤不可被行歟、元三猶可御此殿、又立后猶延
引、可爲二月云々、忠文長保之例二月也、尤可然、言家所示之叙爵者事、
付右京大夫申入、於氏爵者去春申請、每事有恐、以臨
時爵被𢦏叙位示由也、不承御返事、重可伺由來示、日
沒程退出、京兆語云、去廿日從三位隆仲卿出家云々、
大納言隆房卿一男、母前院右衞門佐、自上皇御在位之
時昇殿近習、經右衞門佐右近少將、父卿辭大納言、申請叙留、去少將
叙正四位下、任内藏頭、叙三位、神樂催馬樂鳳笙傳家
秘曲悉受庭訓云々、本性以不及父祖之家跡爲怨望、不
好世間之交衆、況承久以後偏籠居、遂辭信濃之吏務、無
冠帶之志、此冬一門後輩無能藝之輩三人相並超越、彌
增遁世之本意歟、適繼家習道之輩又如此、以何識後輩
哉、可惜之人也、年五十云々、又云、故中納言長兼卿三
男前入道、名忠、去比有謀書之聞、詐任國司、取任料錢、其事以贋實法印
說先日聞、其兄長朝不拋忝爵、殺舍弟云々、或謀書、或殺
害、𧦅、恰不義非恒規歟、父卿誇稽古之自讚、輕當世之傍
輩、忝稱賢廉之由、偏吐驕慢之詞、老後漸背時儀、如被
棄置、光親卿超越位、從二之後、謳五噫謗朝議之由達于上
聞、又增不快、成恐書誓狀進于仙洞、其後屬文器量嫡男
逝亡、身忽中風、殆無分別而終命、遺跡已如滅亡、所殘
子息又如此、冥慮如何、不知可否者也、入夜宰相來、追
儺依無參人、中可參由、
廿九日、癸亥、晴、天晴、雪解、寒天窮屈不出行、念誦蟄居、臨昏
解除、入夜修鬼氣祭、南門、年始女房裝束調出、昏黑之後
送之云々、元日、薄萠木、紅單物、紅打、山吹表襲衣、紅染唐衣、二日、二色衣、
打衣單衣、同表織物、柳表襲、同唐衣、三日、表白紅梅、織物下、紅梅單衣、川仙文柳表
唐、已上張袴、四日、不着物具、紫匂、表近年流布染物、有文、又元日早
旦不着裝束以前料、りうもんの紅梅捻合單衣、浮線綾
柳唐衣、此御方不着薄衣、只着單衣、仍捻合云々、ネリヌキ小袖、上臈
二人、紅梅薄匂、後聞、紅單衣、雜仕有制着紅梅云々、
雜仕一人柳袙、紅單物、二藍帷、今一人色々袙、各着唐
綾小袖云々、少年之時不見聞物也、最勝光院供養日、
安元御賀三ヶ日、唐綾織物等五領三領、小袖女房皆着之、
尋常時只着平絹云々、於近年者上中下偏用如此物、京

中織手織出唐綾也、漸過夜半宰相書狀到來、上卿盛兼卿之外、辨少納言一人不參、小除目、玄蕃允平重信、木工允平光成、壹岐守清原宣業、左門尉平光□、從五位下藤保綱、藤兼高可爲本位、僧事權僧正良惠、權少僧都道智、法眼、左府御子、已講、此外猶有兩三人云々、法親王二品、孔雀經賞、建保二年除夜除名之時、予結政請印、歷十五年復本位、入之宿運可悲事歟、書付之間、聞曉鐘、竊以、此事不得心、年來沓五位抱臨此御過

御入內之間役人、後日基邦朝臣注進、奉行勘解由次官忠高、前甲斐守基邦、所役、或爲奉行家司、今始本位如何、

御入內、十一月十六日、內裏御直曹立御帳人、忠高、親氏、不參、經俊、

御調度役、　有長朝臣、重長、家國、盛親、家盛、敎行、　諸司官人等、

御出立所、立御帳并御調度事、　基邦、

御衾迎向右大將家人、　但馬守兼康、下家司、右史生康職、

童女裝束、　盛親、

打出刷事、　仲家、

勘御着裳日時事、　大膳權大夫在繼朝臣、

所々御使申次、　忠高、

敷圓座人、　主人爲仲、　使敎行、

東一條院御使、蒸物、左中將資季朝臣、　取祿人、女裝束、

平宰相、手長惟從、取蒸物進御所、兼敎、

北白河院御使、御衣、侍從能忠朝臣、　取祿人侍從、女裝束、

宰相、手長爲宣、取御衣進人、重長、

宜秋門院御使、蒸物、左中將師季朝臣、　取祿人、左大辨、手長忠茂、取蒸物、兼仲、

姬宮御使、蒸物、侍從賴行、　取祿人、白掛一重、右中將有敎朝臣、取蒸物、爲仲、

所々御使廳官仕丁等祿、　廳官六丈絹一疋、仕丁布二段、已上、政所沙汰、安嘉門院御衣內々被獻、

寄出車人、　一車三位中將、二車以下、能忠々々、資季々々、實經々々、親季々々、雅繼々々、能定、

刷衣人、　仲家、盛親、
御書勅使、　左近少將顯定朝臣、　申次、家司忠高、
敷勅使座人、　盛爲宣、　仲雅、　資爲仲、
召勅使人、　忠高、
一獻、　權右中辨爲經朝臣、（傳杯諸司官人、）　瓶子、兼敎、
敷垣下圓座人、　家國、
二獻、　土御門中納言、（手長兼仲、）　瓶子、宗氏、
勅使肴物、　兼康、敎行、
垣下肴物、　家國、
三獻、　二位新大納言、（傳盃重長、）瓶子、知宗、
祿幷御返事女房、
御倉小舍人勸杯、（上官五位、外記大夫友康、）瓶子、所司二分、（主計允宗尙、）
取祿人、（六位史二人、）　上官五位友宗、（史大夫、）
反閉、　在繼朝臣、取祿人、白褂、家國、
付御車人、　親房朝臣、（右京大夫）　有親朝臣、（左中辨）
諸司二分十二人、
（彈正□　圖書屬　右京屬　彈正忠　同　大膳進　修理進　圖書允　主計允）
宗重、久行、久則、康重、久茂、久忠、定廣、景重、宗尙、

（左門忠　左史生　右史生）
親康、康職、久賴、
寄御車人、右大臣殿、右大將、
路次行列供奉人、
師季〻〻、　宗平〻〻、　有敎〻〻、　實世〻〻、　親長〻〻、
資季〻〻、　基成〻〻、　時綱〻〻、　定平〻〻、　雅繼〻〻、
有資〻〻、　隆綱〻〻、　有親〻〻、　實蔭〻〻、　時兼〻〻、
爲經〻〻、　實經〻〻、　家定〻〻、　具敎〻〻、　隆盛〻〻、
兼輔〻〻、　顯定〻〻、　信時〻〻、　實任〻〻、　家任〻〻、
公有〻〻、　親氏〻〻、　實淸〻〻、　信盛〻〻、　光資〻〻、
知宗、　顯嗣、　忠高、　範賴、　雅俊、
宗氏、　敎信、　親季、　經氏、　經光、
能定、　宣實、　兼宣、　範繼、　忠俊、
經俊、（兵部權大輔）　公員、（兵衞佐）
地下公達、
有長〻〻、　言家、　重房、　資親、　敎定、　宗敎、　長信、
諸大夫、
資高〻〻、　家長〻〻、　業家〻〻、　有長〻〻、　兼敎、　親氏、

信說、業基、以忠、基邦、爲經、定俊、
爲綱、高嗣、頼俊、朝房、仲雅、知雅、
懷兼、敎行、
已上七十二人、（四カ）
御車、
御車副十二人、宗次、宗次、宗友、重弘、國友、正清
國吉、安清、宗次代、重吉代、國吉代、行友代、
武延代、
後騎人、親房朝臣、
出車、土御門大納言、源大納言、藤中納言、權中納
言、左衛門督、富小路中納言、右大辨、左兵衛督、
一條三位中將、右兵衛督、
前駈、兩別一人、左門尉大江盛範、平弘綱、中原行
景、藤俊親、紀久宗、中原氏秀、平季繼、惟宗頼景、
藤康光、右門尉三、季尙已上檳榔毛、
網代車二兩、頼氏朝臣車、右衛門尉知忠、實經朝臣
車、右衛門尉長康、

殿下前駈、維長、爲仲、懷定、時光、忠輔、基重、
家盛、成繼、忠泰、時長、
扈從公卿、前大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殿、
前駈六人、（宣長、家國、兼康、兼仲、兼長、藤頼季、）
二位大納言、二位新大納言、右大將、三條大納言、
大炊御門大納言、土御門中納言、高倉中納言、坊城
中納言、二條中納言、新藤中納言、二位宰相中將、
別當、平宰相、侍從宰相、左大辨、一條三位中將、
北政所出車三兩、（家定朝臣、前駈右衛門成季、實任朝臣、兵衛尉紀久家、頼俊、馬允藤通業、）
門路出車四兩、（八葉侍車、）扶持侍從近藤能親、左馬允紀朝宗、
御簾、左近將監藤光成、
付簾諸大夫、兼敎、親氏、惟長、爲仲、基邦、重長、
定俊、朝俊、朝房、高嗣、兼康、兼仲、敎行、
几帳役人、諸司二分同上、右大臣殿、（手長雅繼ミ、）右大將實
經ミ、
候近殿上人、資季ミ、雅繼ミ、實經ミ、
賜吉上祿、（白布廿段、）下家司家尙、久忠、

女房下車扶持人同上、
饗座公卿、左大臣、右大臣殿、三條大納言、高倉中
納言、二條中納言、新藤中納、言別、當平宰相、侍
從、宰相、左大辨、
初獻、頭中將、光成、傳之、瓶子、光成、
二獻、別當、懷兼傳之、瓶子、兼宣、
汁物陪膳、左大臣、有長〻、役爲仲　右大臣殿、陪膳同、
役重長、
三獻、高倉中納言懷兼傳之、瓶子、能定、
御膳事、敦御膳、不知之、　召内侍祿、女裝束、加綾衵一重、
内々進御臺所、
第二日、饗座、十七日、殿下　殿　土御門大納言　源大
納言、二條新藤中納言、侍從宰相、左大辨、
初獻、頭治部、盃光成、瓶子、同、
二獻、侍從宰相、盃教行、瓶子宗氏、
汁物、殿下、左中辨有親〻、役重長、右大臣殿、有長朝臣役、
三獻、賴資卿、瓶子知宗、

百五十六

第三日、殿下、右大臣殿、右大將、土御門中納言、
二條中納言、左衛門督、二位宰相中將、平宰相、左
大辨、
初獻、頭中將、盃光成、瓶子、同、
二獻、平宰相、盃忠兼、瓶子兵部、季房經俊、
汁物、殿下、爲經〻、右大臣殿、有長〻兼康、
三獻、左衛門督、盃基重、瓶子光、資御齋顯、廿二日、
刷打出、仲家、童女裝束、盛親、居公卿殿上人饗、兼被盛所女房右衛門
居之、諸司官人、右大將相具三夜餅被參取進、佐本、坂邦、
御膳勅使、頭中將、中次忠高、
敷帖、爲宣、懷兼、敷尚、以良、
召勅使、忠高、
初獻、雅繼〻、瓶子爲仲、
二獻、師季、瓶子惟長、
敷圓座人、基重、家盛、兼康、
居勅使肴物、基重、家盛、

三獻、二位宰相中將、（盃惟兼、）瓶子少納言、（兼宣、）垣下肴物以良、
四獻、九條中納言、傳盃惟長、瓶子經氏、
五獻、右大將、盃爲仲、瓶子光資、
撤肴物幷座初人、
掌灯、公卿座上、（基直、以良、忠泰、）座下、（家盛、爲仲、惟兼、）南廊、爲宣、忠泰、撤御座、（基直、以良、惟兼、）御倉小舍人座、（五師所來、）假庇、
勸盃、大江景康、（外記大夫、）瓶子、（諸司三分兼職、）取祿大江宗友、（史大夫、）
公卿座撤役、（不知之、依主上渡御也、）
女房殿上人以下祿、奉行家司、親房朝臣、藏人方信盛、
取女房祿人、定高卿、賴資卿、經高、隆親、（爲家、家光、）
供三夜餠人殿下、
參公卿、殿下、前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土御門大納言、右大將、大炊御門大納言、高倉中納言、九條中納言、坊城中納言、中左衞門督、新藤中、二位宰相中將、別當、平宰相、侍從宰相、左大辨、右大辨、一條三位中將、
著侍始家司職事、長朝、兼教、忠高、（家司、）親氏、惟長、基邦、兼宣、高嗣、（非吉書、）有官、厚尚、宗尚、行兼、政章、（所司、）藤俊清、同俊親、中原成季、同宣季、（所司、）乘、中原行繼、紀久氏、中原季有、
雜仕六人、賜當色、彌孫女、曾孫女、姓女、（已上大子、）千壽女、祇壽女、葵女、已上速、小舍人六人召付之、
廿六日御祈始、神事河臨御祓、在繼朝臣、使基邦、佛事仁王講、僧名、法橋遐眞、承舜、大法師與舜、御布施取、惟長、高嗣、基邦、
御湯殿始、辨所司沙汰之、
十二月八日被理三日夜餠、家司爲經〻、職事基邦、下家司親兼、廳守國近、
御露顯、主上渡御〻共、殿下、前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右大將、御劔、顯定朝臣、
著座、殿下、前太政大臣、左大臣、右大臣、土御門

大納言、右大將、土御門中納言、高倉中納言、九條中納言、坊城中納言、二條中納言、左衛門督、二位宰相中將、別當、
初獻、治部、瓶子藏人仲遠、
二獻、別當、瓶子宜實、
三獻、二條中納言、瓶子宗氏、
親族拜、中次、頭中將、
取御草鞋人、殿下、一條三位中將給之持參、女御殿御方又進、
下殿取紙燭、付女御々方燈呂事、右大臣殿、

寛喜二年

○正月大

一日、（甲子、歸忌、血忌、）朝天陰、午後雨雪交降、遥明奉拜神社、辨色讖法錫杖、阿彌陀經了、讀尋命經尊勝陀羅尼藥師經、巳時許齒固、即撤之、今年稱物詣之山、自然音信之人依無心也、及未尅雨猶雖交雪、徐欲積、萬頃同縞、千巖俱白、少時雪又止、雨猶降、所々拜禮定止歟、屬夜陰可被參節會之由示送宰相、存其旨之由答之、

二日、（乙丑、）朝天晴、宰相示送、昨夕參內、予始許小朝拜、殿下、右內府、右大將、三條大納言、（實親、）土御門中納言、（通方、）權中納言、（實基、）左衛門督、富小路中納言、（盛兼、）別當、平宰相、侍從宰相、右大辨、三位中將、（實有、）定高、家光卿早出、以下不立、兩頭信盛、經光、六位雖被尋不立、節會、（雨儀、）內辨、（內大臣、親長朝臣仰之、）外辨（不昇退出、）實親、通方、具實、盛兼、參議四人、別當二獻之程退出、御酒勅使、（經高、）宣命使、（爲家、）內辨具實、盛兼、三宰相給祿退出、（鷄鳴、）殿下拜禮、（今日歟、）北白川院（拜禮未定、若有者三日則當稱云々、）未時宰相來之間、右少辨同時來臨、不能隱居、先以相公令謝、次面謁謝返之、今日相公參幕府、右大臣殿、大相國、北白川院、此後可參殿拜禮云々、過夜半之程歟、宰相送使、北政所御產氣御、有長朝臣又送使者、驚起尋午僕之間、

鐘聲側聞、即參入、忠康等來車下云、御產早速成了、今一事遲々歟、即參上、宰相直衣云、於御產者大略不參以前成歟、大將參入給了、未被出、予廻寢殿巽方、南方第一二間件僧等候、大阿闍梨各加持、東面緣陰陽師五人歟、列座、御祓、其比人々少々候歟、尋侍聞之、御產今一度平安成了、例御邪氣事御云々、忍定事也、親房朝臣、有長朝臣、親季、布衣維長、衣冠兼仲、能忠朝臣直衣上括、等候、招出有長朝臣見氣色、當時猶非無爲歟、良久僧正御房殊加持、御音高打邪氣之響等聞、此後右京右馬兩人出來、無爲之由各悅氣、殿下可令參、宿內裏給之由兼有儀云々、維長御產奉行、催御隨身等、若有御出者、能忠朝臣兼仲之外無着冠人、定無人歟、宰相可令參御共由、以兼仲申入、御座成後頗經程了、仍先被申事由、隨仰可有御參內之由被仰、此後又經時刻所遣召之信盛適參入、爲御使參內、又以良久、仍予先退出了、外人一人不參、不聞歟、拜禮之儀問宰相、參之後、及一時許事始、右大臣殿、九條中納言、顯退被立、少將氏通在共取沓云々、二條中納言、平宰相、左右大辨、三位長淸、已上八人、殿上人兩頭、資季、定平、

辨三人、爲經、時兼、光俊、五位藏人三人、勸解由次官二人、家司只基邦一人、在光俊之中云々、公卿皆乍列、大臣殿令歸出給、定高已下皆跪云々、宰相其後參梶井宮、幸住院僧正座主御房云々、明日幕下可被參九條殿、可扈從云云、

三日、丙寅、天晴、入夜大雨、終夜不止、予歸家之間、東方漸明、付相公留置僕從不歸、日漸高、依不審又送使者、辰時許宰相退出、給祿之後ハ可產穢、早可出由以右京被仰、殿下無出御之儀由示送、但大相國被參、幕下未被出云々、甚奇思者也、申時許定修來、元三法師不可然、未練所爲歟、參吉水慈惠大師講之次云々、濕講師請朝思、述懷貧僧全不可憂事歟、今日御有樣不聞及、如當時者無爲歟、昏以宗弘爲被尋申與心房、御座無爲之後、例事經程之間、雖周章、巳時許之後、殊以無異神妙之由被答、

四日、丁卯、朝猶少雨、天陰、宰相示送、昨日參東一、宜秋、宜陽、宮司、嘉陽、陰明、參內、內府參女御方給、被奉入簾

中、次參北白河院、拜禮中納言迎方、實基、盛兼、參議隆
親、經高、爲家、範輔、三位光俊、長淸、殿上人親長朝臣、
基氏朝臣、實淸朝臣、光俊、知宗、親高、範頼、六位中次
親長云々、北政所今度頗御先令之間、幕下已産穢不參
所々之由、以宰相被申內裏云々、其後無別御事云々、
未時許參殿、（例男之外召具童色一人、）少時出御見參、僧正御房同御
座、（無產穢披露、猶懸尻御坐、但入簾中奉護身給、依御持僧也、）被仰雜事等之間、右大臣
殿、（非產穢、）自庭令參給、仍下地出南方、依無路便自南面出
中門廊、御共次將逆甚脩之交衆也、令廻車出西北門退
出、爲被奏敍位事、再三召治部、于今遲參云々、惣以不
法之人也、傳聞、常入座下侍、以主殿司令燒折松、六位
藏人於今者皆比肩交語、更無上下之禮云々、禁中無賢
首云々、中將又不仕、不堪、不見、不聞云々、仰云、元日
內辨無指遂失歟、依腹病一献之程退出了、但御膳遲々、
內辨自下殿被催、（大納言作法歟、）大納言猶於一門者、（九條殿大納言之時、被仰登議、）
仰登議催之、所被存不審、敍位執筆上勤仕云々、
入夜有叩門者、言家來云、參女院申四位事、二位參會、
殊被仰含、丁寧可奏之由被申、當年御給□、範繼母黄
門又懇切、二品又可奏之由領帖、兵衛佐光成上臈也、
右武衛聞之欝訴、此事不可申之由被仰、甚以不足言事
歟、殿父裔賞已讓、不及變改、此事又難治之由怨欝云
云、
五日、（戊辰、）夜雨止、朝天陰、去夜無量壽院、右大臣殿、
爲家、公長、經時卿、燈明聊乏少、次五位只一兩云々、
巳時參殿、進行能朝臣昨日示送帖、又有被仰事、出候
御前之間、中納言參、進闕東兩人書狀、時房泰時各別
書帖、（狀イ）其阿野少將上洛、此人被申事、付便宜可然之樣
可有披露由也、實（少將）直事云々、暫申雜事之間、右大將殿令
參給、如昨日下庭昇南面方之間、行步不叶顚倒、有長朝
臣見之來訪、但無殊損事、只老屈之令然耻而已、少時
令歸、參內給之後、又候御前、納言相共承雜事、詣女院
御給未被申所多、當時聞事、又頭親長朝臣進目六等、
少々伺見、申正三位、（實宗、）申從三位、（行能、）申正四位下、
有資、（匡司院當年、）資俊、定平、雅繼、爲上臈、不可抑當年給、四

人被叙何事在哉、各申尤可然由、申従四位上、實任、勘文、陰明門去年未給、其上臈殆十八許皆悉難叙歟、申四位勞階、通經、宗宣、基長、未公文不入勘文、兼教雅少輔申之、申正五位下者甚多、所謂侍従範継等也、經行宣陽門當年給不委聞、入御之後、黄門猶雜談、自然月入之後退出、終夜風雪、宿年眞言院板敷盗悉放取、長者僧正可被忩敷之由頻申、殿下又付職事奏之、忩可致沙汰之由被仰職事、經光其事只可被仰官之由、一度觸辨、全不示無板敷之由、已及今日、恒例之法、無可塗擴所由、僧正申之間、直被問職事、無板敷之由聞及之由申之、於今者不及是非沙汰、只雖假板欲令忩敷之處、近日職有若亡、小事猶不令期成功、又率爾難出來、只令堀川商賈板借渡、後日憖可返之由、欲被仰檢非違使、遣召長親之間、且此大事出來之由、被示仰相國御許、即御使行継、歸參、板敷可令敷、如此懈怠有若亡、職事尤可被感仰之由被申、商事合期之家、爲朝家尤公平事歟、

六日、己巳、曉後猶雪降、巳時見聞書、自去年依左府被叙乎従三位藤教忠正三位平山中請殿下給四位下、丹波能基、藤伊氏、宣陽門當年、藤雅継、源有資、宣旬院當年、従四位上大中臣隆朝、栗田宮功、藤範房、策、藤宗尙、同、藤實經、府、源家定、同、従四下安親元、源遠章、策、源通行、府、藤實直、同、正五下藤公親、藤公光、卜部兼継、従五位上源重光、久安四年平野行幸親宗賢賞、同兼有、宮主勞、同兼頼、御卜勞、従下一、藤盛季、侍従勞云々、同定信、同實春、同俊資、三人侍従勞、策、同季盛、御一、源時光、盛高門未給、藤俊季、陰明門當年、平頼度、臨時、従五下資世王、寛和御後、源仲業、職人、藤範尙、式部、同貞康、民部、中原師範、外記、藤隆氏、氏、源口氏、高階泰賢、雅子内親王當年、大中臣親淸、齋宮、紀吉衡、※イ 少納言範資子云々、操子、大江有棟、臨時、平經範、經高卿猶子 同、諸司十一人、左近右近外衛十五人 言家申四位事、昨日申殿下、自女院頻被申云々、其上不許、實力不及事歟、

七日、庚午、朝天晴、言家漏思苦惱、背帖状イ存例、右武衛防來其宅云々、午時參殿、仰云、加叙之豎事、大略叙位被定歟、薄面依人數多故所被留也、親房朝臣申立后日次事等、二月上中旬無吉日云々、遣召在継朝臣、右大臣殿令參給、今日令勤内辨給、今日出仕公卿、大納言一人、家嗣、中納言

二人、（通方、高實、）參議五人、（伊平、隆親、爲家、家、兩大辨、）召頭治部遲參、及申時大臣殿令參給、親長朝臣申旨、東大寺歲末被下宣旨、侍向五師、爲衆徒被斬殺了、惡徒所行更不足言事歟、末代出家爲法師者、只朝敵謀反武勇之外無他行歟、雖欲行善政、此法師原充滿之世、更無其術歟、加叙傳聞、正四位下資俊、（臨時、）定平、（被求出當賞云々、）正五位下政衡、（前博士、）從五位上伊賴、（伊平卿子歟、）叙爵二三人、今度姬君御湯殿悲角、南面、有此事、諸大夫三人衣冠打、（御湯自中門持參云云、自元三日也、）夜深宰相注送、加叙如聞、叙爵二人云々、左大辨、（入眼、宰相、）齒加叙、內辨、（右大臣殿、）外辨、（中門外、）左衛門督漸叙宣命使、加昇殿之間早出、參議三人始終可候由稱云々、依早參退出、

八日、辛未、終夜今朝雨降、陰晴、終日蕭沱、定修來、申已講草持來、全雖不可有其用、進入可任心之由答了、非厚緣者更不可被許、歸去之後、言家又來、雖已付厚紙一分、（信實母、）不遂入無其所得、當年給不許、母女房恐怒、仙院又有御鬱云々、（者イ）嚴重御給々之歟、最末下劣者不起入歟、又怨鬱不便事歟、終夜雨降、

九日、壬申、朝天漸晴、昨日御齋會、內府、大納言、（雅親、家良、）中納言、（盛兼、賴資、）參議隆親、經高、爲家、兩大辨、（兩大辨親行香、）亥時許事訖、參法成寺、內府、經高、爲家、家光、公長、每事陵遲、燈暗無役人等、甚不便、聞之悲慟之思無極、云而無益事歟、孝範朝臣送嫡男經範擧大內記之帖（状イ）草、尤足握翫、當時壯年儒之中拔群之器量（ニ）歟、日入以後詣相門、申近日視聽之鬱念、有同心歎息之氣、於今者非力之所及之由答給、萬事緩々懈怠、無勸否之賞罰事等也、眞言院板敷一昨日不日令敷訖之、（修匠百餘人召之、）又被盜取、明年依去年之例、可忿敷之由被誂仰歟、元日殿下亥時令參內給、親房取館移鞍、亥時進之故云々、更無遲怠之咎、黃門之成敗又驚耳目事多云々、是若末代相應之吉想、長生久視之善政歟、經範柱下事、殊可被加御詞之由申之、（全非私好、必可爲朝之要須也、）不經程歸廬之後雨降、

十日、癸酉、終夜今朝甚雨、終日不止、適依無寒氣、點止硯十二枚、

十一日、甲戌、朝天晴、點止硯十二枚、後聞、越後前司具兼

去三日逝去云々、宰相示送、昨日最勝光院御八講僧名定未剋之由、信盛依催語、先參殿下、御參內之間入見參、即參內、入夜殿下令參御堂給、信盛申請內覽、信盛、光俊、辨、六位史相待上卿（定高卿）之間、空及夜半、尋御堂之處、忠高云、今夜不出仕云々、未剋可催具由示送信盛云々、酔鄉之懈怠歟、仍不參御堂修正、殿下、右大臣殿、經時、長淸云々、追參御堂、殿下又還御、法勝寺辨光俊徒物僧名候陣、盛兼卿一人參寺始事云々、執權納言漸非恒規歟、未時許與心房被過談、謹身被召事無寸假、被仰付護摩供米以下事、合杓未下旅所、寒風聊難堪之由被密談、凡殿中之儀、云而無益、所詮無存忠人歟、法成寺佛供燈明以下又以如此云々、今日風吹之上、權臣酔鄉之翌日、參議愚父出仕、有譏言之疑、依無由終日假臥、

十二日、乙亥、霜凝、天晴、未後雨忽降、終夜不止、點十五枚、午時參殿、不見參、於御出居僧正御房見參、法務事不必守次第、去四被補哉之由去冬申之、座主競望、爲上﨟之由被仰、又不及強申之處、被補彼之後、御齋會可辭退之由本約束云々、仍今度被補歟、他僧事不可被行云々、暫見參之間、前大貳參、在御倚上方、（被聴近習歟、）于相替退立、雨漸甚雨、日蔵依無由也、有敎中將被過問由、留守者告之、御齋會覽、右大臣殿令參給、可有出立公卿數少之由、被催宰相云々、件日內論義之後可有行幸歟、每事如例遲々歟、不便歟、殿下此程頗御風氣之由聞之、今日御發癡之由兼救等云々、若御違例歟、氏寺恒例佛事皆無用途而退轉、僧徒吐怨言云々、長日臨時急事御祈等、悉無供米以下之實、被召仕之雜、淸貧與不忠如木石、每聞雖歎息、豈出口外哉、逆耳而彌被處嘲弄歟、云而無益、戌時許禁裡女房今年初退出、年始祗候女房不幾、於事如等閑、諸事無委沙汰歟、甚存外、每日渡御、終日爲御所、（大略如御此御方、）於今者偏如近習伺候云々、實可謂本懷、昨日雜仕御覽、（東西屏中門之內、）侍臣等自露臺方競見云々、右大將被候御前、明日又局々童女可御覽由內々有沙汰云々、定異様事等多歟、凡此御方至

于御簾御机帳、尤濫不法、聊不便云々、萬事存外聞旋者也、一日大納言三位、隆衡卿室、參此御方、以隆盛朝臣兼可參由示送、仍殊相謁、入内以後不退出入、上郎二人、源宰相、宣秋門、御乳母子、親房兩女、權大夫、左衛門佐、播磨、仲基、下郎等、年始參入、別當、公雅、新宰相、家房、許歟、聊以無入、世定誹謗歟、殿中事萬事只如此、歎息而有餘、

十三日、丙子、朝天漸晴、陽景見、午終大風、點十二枚、東地早梅初開、風雲飛而日空暮、夜又雨降、

十四日、乙丑、朝天猶陰、點十七枚、今日右大臣殿巳時令參御齋會給、可有出立、無人可參由、催宰相之由、一昨日示送、有敎中將內論義之出居、行幸指合無參人由答催、裝束如何之由昨日音信、只例綻腋可宜哉由答之、但不知時儀、相門行幸經營、私方遂被渡宰相吉田云々、風烈陽景不見、心傾不出戶外、夜深之後宿東北之小屋、左衛門佐と云女宅也、以之爲木所、夜中深泥也、乘輿廻門外、聞曉鐘歸、

十五日、戊寅、朝天猶陰、陽景不見、昨日御齋會、無大臣殿御參、宰相又不參、土中納言、賴納言、平宰、左大辨、出居有敎朝臣歟云々、行幸左右大將、家良、具實、盛兼、隆親、基輔、爲家、基保、實有、光俊、成實、資宗、顯平卿、次將左家定、中將、定平、有資、實任、公有、實清、敎房、伊忠、氏通、右基氏、雅繼、實蔭、實經、隆盛、兼輔、伊成、親氏、賴氏合點、遷御供奉、職事、兩頭、信盛、經光、奉行、法務宣下、他事不聞及云々、後聞、行幸被儲置物、以錦造厨子、以紫染物造手箱二合、各笠六納其中、置之、云猿手宮物廿、如唐垣入中、以誰緒爲筋爲厨子戶、蒔繪御草子箱入白物具、蒔繪御硯宮置之、御引直衣、御餘、臺盤所、以念々唐物等造簡袋御膳棚等、以唐赤根爲臺盤面、綠衫爲裹、桑純百疋入日記唐櫃、亦唐物造唐櫃、被居酒膳、右大將、左衛門督、宰相、右兵衛、宮內卿、親氏、隆盛、公有、基氏、家定朝臣等盃酌、亂舞遂曙、殿下、右大臣殿、以侍屋爲御宿所、遷御同令參給云々、基輔卿放列、入左右將中央橡參、乘御々輿之時稱警蹕云云、少々憶說歟、最勝光院御八講、每日公卿一人可參

之由辨光俊、催、節會以前可參由宰相示送、未斜與心房
被來坐、禪尼毎月受戒之間、又自殿被召被參、此間寓
直近邊小屋云々、御心地頗不快、幸有護身云々、予又
心神違例不出行、
十六日、己卯、霞聳鶯啼、巳後陰、適屬和暖、頭沃菊湯、
心熾、又返牛僕不出門戸、未時許侍從來、女院重以女
房奉書、可被申四品事於殿下由被仰云々、答神妙由、
雨漸密、非直也事歟、終夜甚雨、
十七日、庚辰、朝天晴、風又猛烈、宰相示送、昨日參最勝
光院、自曉會合吉田、入夜參節會、內辨右大臣殿、外辨
通方、具實、賴資、伊平、隆親、經高、爲家、家光卿、一獻之後
入御、內辨令退出給、通方卿行之、御酒勅使伊平、於軒
廊東二間取交名、未聞事歟、宣命使爲家、版位南二間、於三間
宣制、乍匠大理被召下臈、宣命奏之間、範賴落失、不見答而歸、於東
階下見付、更令求、依不求得、更以外記令書、黃厚紙、不共出來所、
納言有痛耻之氣色云々、未時許覺法印來談、爲御使詣
相門、依座吉田詣幕下謁申、又只今被向吉田、宰相相具歟、入
夜宰相來、今朝黃門送書、宣命失事歟、連日吉田、昨日酒、今
日小弓、又被馳馬、大將、前宰相、三位中將、尊法印寛經已下、
十八日辛巳、朝天陰、夜深後甚雨、點十七枚、第九卷訖、第十卷始、自
相門給書、來廿七日歟可見出也、兩度問答、午時許參殿、法務新僧
正、上乘院、參給云々、大藏卿誓言談之間出御、左右大臣殿
除目習禮、賴尙與人闕入筥文云々、明慧房被參、與大
藏卿參南弘庇聽聞、適參會結緣、尤感悅、無程被出、予
下地、其後於東庭御覽御馬之間、與大府卿退出了、明
日依平等院佛御體汗事、堅御物忌云々、
十九日、壬午、朝雨漸微、巳後休、未二點陽景晴、朝點十
二點、春日徒暮、宿鳥爭聲、
廿日、癸未、陽景晴陰、臨昏雨又灑、入夜微雨、朝點十七
枚、刑部少輔經範來臨、示柱下望事、今度事至極之道
理歟、明日可伺御氣色由答之、謝遣了、無提携事、而只
催老眠、
廿一日甲申、朝天漸晴、夜適見星、點十四枚、午時參殿、
大藏卿參會、子息柱下之慣帖、昨日付左衛門督進入、

而中右大臣之間也、先例等又賓以炳焉歟、前大貳參、三
人言談、無出御、大臣殿束帶令參御前給、除目習禮云
云、是又御遲怠歟、寒風難堪、申時退出、入夜有敎中將
來臨、面謁自然及深更、親房朝臣雜熱所勞云々、仍以
書帖狀イ問之、告之後無殊事云々、春日社司依召參云々、
神人訴事歟、
廿二日、乙酉、朝陽晴陰、午後陽景不見、朝點十二枚、於第
十卷、一部終功、心中欣悅、部後注記下山之次、付便奉返
飯室御本、二帖、申時許大宮三位被過談、參殿之次、未令參內
給云、除目畫之由昨日被仰、又以遲々歟、兼早速披露、本是兼時宅
遲無由事歟、今日又無殊聞事云々、宜秋門院當時御所
山在趙水燒失御所東地又有人夢等、令立去給、已後御殿下御所、信濃小路彼本御
所卜筮等不快、可被壞渡他所之由有議定等云々、乃乘
燭謝遣之、迹々御所宇治甚不便事歟、寄相居處之向有白癡下人、檢物云々、
與青侍鬪爭、搦取之間喧嘩、面縛給檢非違使友景云々、
如此事聊無由事也、白河院御世公卿之威、無是非打擲
下人等、已爲其時儀、武士惡僧充滿之世、只以無音、可
爲穩便、所聞驚也、
廿三日、丙戌、天遂晴、昨日除目午時催云々、入夜右大
臣殿令參給、即事始、右、內、大納言、定通、通方、不取筥大將家良、
實親、家嗣、中納言、公氏、通方、實基、高實、頼資、參議伊平、經高、爲
家、家光、範輔功過定、宣實下野、明日可被定乎、大藏少輔成
茂來門外、示女房、崇芳心之由、過三十日御產可入來
由以人云入、覺法眼來談、明惠房遺所被出立之由、時
俗如佛滅度悲歎、御室開食、以寬西法印狂可被止住之
由被仰、於亡父遺跡有追善之志、一二夏許可籠居由雖思
定、故被仰下之上、爭背仰旨哉、爲可思止之由被申、被
進其由書帖狀イ云々、尤穩便事歟、自相門被申鎭西御領忽
無其所之由、內々御案等未定云々、太不便事歟、
廿四日、丁亥、朝天陰、雪去夜深更事始、雅親、高實、具實、
盛兼卿筥文顯官擧、九條退出、定高參、加參議二人、爲家、
家光、始終候、鷄鳴退出、明後日廿六日立后兼宣旨云々、
早速存外、顯官申文老頭僅選入各一通云々、不足言事歟、當
座求等又書加云々、止觀調卷、今日書外題、十九卷第一第十八一卷二帙裹之、

日本漢文史籍叢刊

第三輯

維史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14664078
SS号=14664078